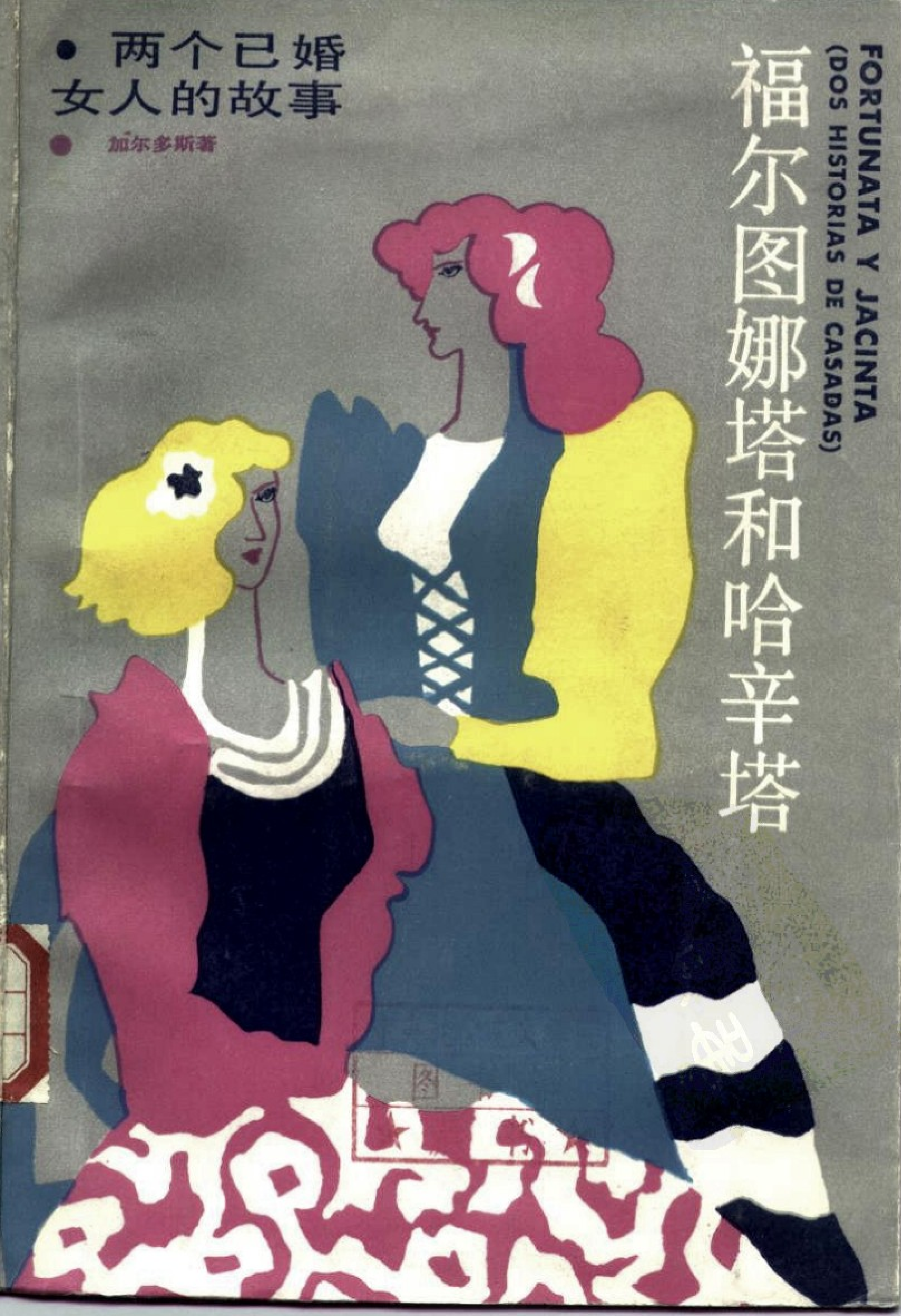
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加尔多斯著

FORTUNATA Y JACINTA
(DOS HISTORIAS DE CASADAS)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I 551.45/1 66085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孟宪臣 蒋宗曹 王晓理
王成家 顾文波 徐汝扬 译
●李德明 尹承东 校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

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1147/131
66084

20402830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孟宪臣　蒋宗曹　王晓理
王成家　顾文波　徐汝扬
●李德明　尹承东
校　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　书　館
★藏　书★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Benito Pérez Galdós

FORTUNATA Y JACINTA

(DOS HISTORIAS DE CASADAS)

本书根据 Editorial Porrúa, S.A.

Av. República Argentina, 15, México, 1975年版译出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孟宪臣　蒋宗曹　王晓理
王成家　顾文波　徐汝扬　译
李德明　尹承东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0.25　插页 4　字数 890,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500 册(内精装 750 册)

书号：10188·681

平装本定价(上下册)：8.15元　精装本定价(全)：10.25 元

前　言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是西班牙十九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是继文学大师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以极为旺盛的精力和辛勤耕耘的治学态度进行写作，一生著有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许多不朽名作，为世人所颂读。文学评论家们惯于把他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加尔多斯曾被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是由于西班牙皇家学院的反对而没有变为现实。在政治上，加尔多斯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三次当选为共和党议员。他的反教义、反君主专制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

加尔多斯于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耳马斯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晨病逝于马德里，享年七十七岁。父亲塞瓦斯蒂安·佩雷斯曾在独立战争中服过役，是个陆军中校；母亲多洛雷斯·加尔多斯是位性格倔强而刚毅的妇女。当时，加尔多斯家庭经济状况尚好，属于中产阶级家庭。一八五七年，加尔多斯在家乡的圣奥古斯丁学校就读中学。一八六一年，即他十八岁的时候，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报》。一八六二年，他创办了《火炬报》，获得学士学位。同年，他移居马德里，考进了中央大学法律专业。一八六八年革命前的那三四年，他学习法学的热情一落千丈，兴趣开始转向文学，于一八六

七年着手创作《金泉》，此书公开发表于一八七〇年。这是一本具有某种革命倾向的小说，尽管写得很成功，但只是到作家的名声四扬之后才被人们所注意和评论。从一八七三年起到一九一二年止，加尔多斯陆续写作和发表了《民族演义》这一巨著。全书具有五辑共四十六部的《民族演义》，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雄伟壮观的写照，它描写了从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自成起讫、独立完整、情节上又互相照应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移到社会小说上来。他首先于一八七六年在《西班牙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裴翡达夫人》，这是一部很富有战斗性的作品。当时正值议会辩论宗教问题，小说直接抨击了存在于社会和家庭中的宗教狂热。加尔多斯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之间创作了《葛罗丽娅》。对这部作品，他本人这样说过："《葛罗丽娅》全书，我奋战了十五天便写了出来。一天，我去太阳门附近，当我穿过蒙特拉大街和宇宙咖啡馆之间的一段街路时，突然产生了写作这部小说的想法。那想法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小说的第一部分的情节已经清晰地构思了出来。"①《莱昂·罗奇一家》发表于一八七八年。它和《葛罗丽娅》是这期间加尔多斯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都侧重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社会冲突多于心理描写。在《葛罗丽娅》和《莱昂·罗奇一家》之间，作家发表了一部他自己十分喜爱的小说，即《玛丽亚内拉》(1878)，作品用诗一般的

① 引自西班牙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克拉林(1852—1901)于一八八九年写的《论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文。

语言述说了主人公的悲苦。文学评论家们一般地把加尔多斯这一时期的作品划归为早期作品。

一八八一年发表的《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标志着加尔多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戈斯》(1884)、《禁区》(1884—1885)等。在这几部作品中，作家用文学形式阐明了自己对发生在那些岁月里的王朝复辟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书中某些人物的名字具有一定的寓意，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同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加尔多斯的创作旺盛期，许多作品具有别于前期作品的显著特点：书中的人物大部分以马德里作为活动舞台，而不用臆造的地理环境；人物身分的介绍不是用直接叙述的方式，而是穿插、融化在小说的情节之中；有些人物形象在不同的作品中重复出现；作家观察问题更为客观、思维也更成熟了。

一八八八年发表的《喵喵》是作家的创作转入后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半是描写理想人物和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有的转而以宗教为题材。《喵喵》描写的是一个失业老职员如何争取恢复工作而不得的故事。小说《探求隐情》(1888—1889)和《原来如此》(1889)描述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两书有一定的连续性。一八八九年开始创作、于一八九五年完成的多部头小说《托克马达》，为我们塑造和剖析了一个有别于欧洲其他文学大师笔下的吝啬鬼的形象。在此之后，加尔多斯又创作了多部小说。如：姐妹篇《纳萨林》(1895)和《哈尔玛》(1895)、《悲怜》(1897)、《祖父》(1897)；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没有理性的理性》，发表于一九一五年。

除《民族演义》和小说之外，加尔多斯还著有三十余种剧作，

其中有些是以他本人的小说原著改编过来的，如《裴翡达夫人》、《探求隐情》等。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于一八八七年第一次以四卷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这是加尔多斯最杰出的作品。小说描述了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六年间发生在马德里的一个爱情故事。当时，西班牙正值政治上多变的年代，君主立宪、共和、专制、王朝复辟交替出现。实际上，正酝酿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马德里虽然仍是手工业作坊的天下，但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已经开始发展起来。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给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某些新的变化。《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正是以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向读者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马德里的城市生活的图景。小说中的人物繁多，有商业资本家、贵族绅士、大小军官、政界人物、神学家、大学生、小摊贩、手工业者、下层市民、仆佣等，画面十分宏大。近年来，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成剧本，在西班牙的舞台上演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福尔图娜塔，出身十分贫苦，父母早亡。她虽然在姨妈家有一块落脚之地，但得不到母爱和家庭温暖。这个自幼无权受到教育和知识启迪的天真而善良的姑娘，去外界寻找自己的慰藉是件自然而在理的事。然而，不幸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爱情的悲剧，乃至整个人生的悲剧的阴影投到了她此时始足的生活道路上了。福尔图娜塔轻率地爱上了商业资本家巴尔多梅罗的独生儿子胡安尼托·圣克鲁斯。加尔多斯用大量的笔墨和篇幅，甚至几乎是不厌其烦地描绘了胡安尼托和福尔图娜塔之间出身的差异、家庭财富的悬殊、生活环境的不同，正是为了雄辩地告诉读者：两个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青年

男女是很难真诚相爱的。更何况胡安尼托是一个言而无信、人面兽心、满脑子社会“价值法则”的纨袴子弟。尽管福尔图娜塔除了对胡安尼托的爱情之外，对社会一无所求，然而社会偏偏不让她如愿以偿。她多次被胡安尼托蹂躏之后，结识了一个名叫马克西米利亚诺·鲁宾（人们简称他为马克西）的药剂师。马克西很快就真诚地爱慕上了福尔图娜塔，并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然而，这位药剂师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体弱多病，根本没有年轻人的那种活力。仍然象当初那样热恋着胡安尼托的福尔图娜塔，经过考虑之后，勉强答应了马克西的求爱。因为，福尔图娜塔在被胡安尼托多次抛弃之后曾沦为沿街拉客的妓女，她不愿再过那种令人羞辱和朝不保夕的生活了。这里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作家把福尔图娜塔对胡安尼托的爱描绘得很深，而描绘得越深，就越揭示了她爱情的悲剧性。我们在作品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胡安尼托屡次向她讲明“价值法则”和“社会准则”等等社会生活的信条，但深深爱着胡安尼托的福尔图娜塔继续受骗上当，为胡安尼托生了孩子，在她历尽沧桑、过早地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仍不能认清自己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和胡安尼托的丑恶面目。这确确实实是很令人悲怜的。

哈辛塔则是西班牙社会中有别于福尔图娜塔的另一类型的妇女形象。她的家庭境况要比福尔图娜塔优裕得多。她读书识字，识礼信教，擅长缝纫刺绣，善于操持家务，具有一般大家闺户之女的道德品质。她与胡安尼托的结合，与其说是两性相爱的结果，毋宁说是门第观念和金钱财富所促成。新婚伊始，她认为自己是很幸福的，然而她很快发现，除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之外她一无所有。她痴情地热恋着的丈夫胡安尼托对自己不忠，痛苦地忍受着夫妻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的、但她已视为“正常”的事件的

折磨，这是因为她错误地认为“法律和社会舆论”都在她一边。之后，她把希望和慰藉转而寄托在未来的子女身上，可是婚后两年之久不见有孕。为此，哈辛塔是那样焦虑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生儿育女的心情是那样强烈，以致心目中令人喜爱的儿子的形象常常幻现在自己的脑海里；她甚至处心积虑地寻找福尔图娜塔同胡安尼托的私生子，把别人家的孩子当作胡安尼托的孩子弄到自己手里。在加尔多斯的笔下，哈辛塔除了遭受着婚姻生活中种种不幸之外，似乎比福尔图娜塔还多了一层苦楚，忍受着不能生儿育女的痛苦。应该说，她和福尔图娜塔一样，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牺牲品，只是程度和类型有些不同罢了。

胡安尼托·圣克鲁斯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显贵的身世、作为独生子所受到的父母的溺爱、来自社会的影响，把他造就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贵族家庭的典型花花公子。对于他来说，接近或抛弃福尔图娜塔就如同拣起和扔掉某件物品一般，心中没有半点自谴之意，就是在他同哈辛塔完婚，福尔图娜塔也成了有夫之妇以后，他依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个天真无邪的女性；这是因为，满足自己的兽欲而不惜牺牲他人家庭幸福则是他的行动准则。那么，他同哈辛塔有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呢？在这一点上，加尔多斯虽然直接着墨不多，但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反面，即他同福尔图娜塔多次非法同居，与费内隆的遗孀奥罗拉的厮混的事实，会推断出是怎样一种状况的。胡安尼托同福尔图娜塔同居，就是抛弃了自己的妻子；而抛弃福尔图娜塔回到哈辛塔身边，并不表明他已“改邪归正”，只不过是在这个合法婚姻的“防空洞”里暂且栖身罢了。他的多次出穴，如果不是去勾引福尔图娜塔的话，那一定是去别处寻花问柳、与费内隆的遗孀奥罗拉厮混了。加尔多斯在第三部的第二章中，曾深刻而形象地暗示

给了读者这一事实。他写道，阿方索十二世进入马德里时，胡安尼托第二次抛弃了福尔图娜塔；西班牙染上了革命与和平这个间歇热的重疾，而这一病症也恰恰出现在了无所事事的公子哥儿胡安尼托的身上。这就是说，抛弃福尔图娜塔之后，他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防空洞”里。对于“唐璜”式人物的胡安尼托，克拉林称颂加尔多斯把这一形象刻画得“尽善尽美”、“恰到好处”①。不过，如果我们把胡安尼托同小说中的其他重要人物比较一下的话，便很容易地发现胡安尼托的人物形象不免有些苍白无力；起码应该说，客观效果是这样的，因为作者或许是有意这般描绘的，旨在让他作为第二线的人物在作品中出现，只是想通过他得以使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着力突出刻画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两个已婚女人的形象，描写她们的活动、思想和感情。

在整部小说中，马克西这个人物，无论在外表形态、心理活动，还是在言谈、举止诸方面都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他外相虽长得丑陋，但心地善良；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颇有“不自量力”之嫌，但读者会对他报以同情的。他对福尔图娜塔怀有真挚的爱，这同反复无常、无情无义的胡安尼托形成了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极其鲜明的对照。所以，如果我们说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是一对不尽相同的人物形象的话，那么，马克西和胡安尼托则可以看作是一对对立的典型人物了。马克西对福尔图娜塔的爱，正是对生活的爱，对未来的信念和向往，同时也是对世俗偏见的挑战，他要用事实表明自己是一个有性格的男子汉。他虽然有时不免做出一些力不从心的事情来，但在胡安尼托面前，仍不失为一个强者的形象。在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小说中，马克

---

① 引自克拉林的《致加尔多斯书信集》，马德里，一九六四年西班牙文版。

西也是一个把故事情节不断推向高潮的关键人物。同时，加尔多斯越是把他塑造得令人喜爱和怜悯，越是增强了福尔图娜塔的爱情的悲剧性。

除了上面介绍的几个主要人物外，“火鸡之妻”卢佩夫人也是描绘得十分成功的人物，她的外表形体、思想感情、心理活动都活龙活现地跃然于纸上。“尖辣椒”毛里西亚是一个心直口快、貌似粗野、实则善良纯朴的女性。至于吉列米娜·帕切科这个形象，西班牙文学评论家门内德斯-阿兰斯这样说：“我读过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但我敢于肯定，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当今的也好，古典的也好，西班牙的也好，外国的也好，塑造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圣女形象。”① “火鸡之妻”卢佩夫人、“尖辣椒”毛里西亚、吉列米娜·帕切科，同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一样，也是这部巨著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女性形象。杰拉尔德·布雷南在评论《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时曾这样说过：“除了托尔斯泰外，没有一个作家象加尔多斯这样深刻而细腻入微地描绘和揭示了女性的独特性格和感情。”②

在《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中，还有不少描绘得有血有肉、声色俱全的人物形象，如埃瓦里斯托·冈萨雷斯·费霍，埃斯图皮尼亚，等等，这里就不加细细评述了。

纵观西班牙古今文学史，象《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篇幅如此之长，人物如此繁多的小说是不多见的。一些文学评论家曾这样断言过，如果说有些作家描绘的是寥若晨星的几棵树木的话，那么加尔多斯在这部小说中呈现给读者的则是一幅浩瀚原

---

① 引自门内德斯-阿兰斯(生卒年月不详)的《〈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初析》一书，马德里，一九五二年西班牙文版。

② 引自英国文学评论家杰拉尔德·布雷南(1894—?)的《西班牙人民文学》一书。

始森林的美丽而壮观的图景了。关于《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获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门内德斯-阿兰斯称颂它“超越了加尔多斯本人一切小说所达到的艺术高度”。①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即使有些夸张的话，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小说同十九世纪的小说相比，如果说前者是二流音乐家的奏鸣曲的话，后者已是贝多芬和舒曼后期的交响乐章了”，② “而《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不仅是西班牙十九世纪的最佳小说，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十九世纪的最佳小说之一”。③《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确实是西班牙叙事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它描述的充满着美与丑斗争的爱情故事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在这部巨著中，加尔多斯的“创作技巧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④ 除了人物的描绘外，它在情节结构、街景速写、时空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一九八七年将是《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西班牙文版出版一百周年。我们在一百周年前夕把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奉献给我国读者，以此作为我们对本书作者的纪念。同时，希望它对促进和加强中、西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积极的影响。

李德明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西班牙马德里

---

① 门内德斯-阿兰斯：《〈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初析》，马德里，一九五二年西班牙文版。

②③ 系门内德斯-阿兰斯引用西班牙文学史专家门内德斯-佩拉约的话。原文出自后者于一八八七年发表的《论堂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书。

④ 引自华金·卡萨杜埃罗(1903—)的《加尔多斯生平与作品》一书，马德里，一九六一年西班牙文版。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的第一部由孟宪臣、蒋宗曹译，李德明、尹承东校；第二部由王晓理、徐汝扬译，李德明、尹承东校；第三部由顾文波、王成家译，尹承东、李德明校；第四部由王成家、孟宪臣译，尹承东、李德明校。此外，姜凤光参加了本书第二部的部分翻译，王继德参加了第四部的部分翻译。

重要人物表

胡安尼托·圣克鲁斯(又称"海豚")　哈辛塔的丈夫

巴尔多梅罗·圣克鲁斯　胡安尼托的父亲

巴尔瓦丽塔·阿纳伊斯　胡安尼托的母亲

古梅辛多·阿纳伊斯　哈辛塔的父亲，巴尔瓦丽塔的哥哥

伊莎贝尔·科尔德罗　古梅辛多·阿纳伊斯的妻子

哈辛塔(又称"天仙女")　胡安尼托的表妹、妻子

埃斯图皮尼亚(或称普拉西多)　胡安尼托家的佣人

福尔图娜塔(又称"皮图莎")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妻子

马克西米利亚诺(简称"马克西")　福尔图娜塔的丈夫，卢佩的侄子

胡安·巴勃罗　尼科拉斯的哥哥，卢佩的侄子

尼科拉斯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哥哥，卢佩的侄子

卢佩(又称"火鸡之妻")　豪雷吉的遗孀

帕皮托斯　卢佩家的女佣人

吉列米娜·帕切科(又称"教堂母老鼠")　孤儿院创始人

毛里西亚(又称"尖辣椒")　福尔图娜塔的女友

巴列斯特尔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朋友

埃瓦里斯托·费霍　陆军少校，福尔图娜塔的保护者

奥罗拉　胡安尼托的情妇

平塔多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的神父

赛贡达　福尔图娜塔的姨妈

何塞·伊斯基耶多(又称"大盘子")　福尔图娜塔的舅舅

目　次

第一部

第一章　胡安尼托·圣克鲁斯……3
第二章　圣克鲁斯和阿纳伊斯；马德里商业的历史回顾……16
第三章　埃斯图皮尼亚……52
第四章　“海豚”的失足和得救……72
第五章　新婚之行……83
第六章　关于这个显赫家庭的详细情况……125
第七章　老圣女、创业者吉列米娜……150
第八章　夫妻生活的篇章……169
第九章　出访贫民区……205
第十章　夫妻生活的新篇章……268
第十一章　结尾，亦即开头……327

第二部

第一章　马克西米利亚诺·鲁宾……347
第二章　一个拯救者的苦心和不幸……378
第三章　“火鸡之妻”堂娜卢佩……424
第四章　尼科拉斯和胡安·巴勃罗·鲁宾谋划新

的拯救计策和办法…… 450
第五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外…… 499
第六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内…… 512
第七章　婚礼和蜜月…… 572

第三部

第一章　古怪的习俗…… 651
第二章　复辟成功了…… 693
第三章　革命失败了…… 724
第四章　一堂实用哲学课…… 741
第五章　重归于好…… 816
第六章　心灵上的自然主义…… 839
第七章　想法……厚颜无耻的想法…… 917

第四部

第一章　万福马利亚大街…… 955
第二章　失眠症……1024
第三章　放荡……1065
第四章　新生活……1108
第五章　没有理智的理智……1122
章六章　结局……1158

第一部

第 一 章

胡安尼托·圣克鲁斯

一

我对胡安尼托·圣克鲁斯的了解，最初是来自哈辛托·玛丽亚·比利亚隆加的介绍。那时，我的知心朋友萨拉梅罗、华金尼托·佩斯① 和亚历杭德罗·米基斯都在上大学。他们并不全在同一个年级，虽说都听卡穆斯的课，但在学习罗马法时，他们就不在一起了。胡安尼托是诺瓦尔的学生，而比利亚隆加则从科罗纳多受业。他们也并不都是勤奋好学的人：萨拉梅罗处事很谨慎，态度严肃，他是那样的一种学生——坐在第一排，怡然自得地注视着正在授课的老师，还审慎地不时向老师颔首致意，以示对老师讲解有所领悟。胡安尼托和比利亚隆加则不然，他们老是坐在最后排的高座上，用披风把自己裹起来，与其说象大学生，还不如说象阴谋家。他们坐在那儿，窃窃私语，读小说书，画漫画，教授对他们提问时，他们交头接耳，互相提示。有一天，胡安尼托和米基斯居然带来炒锅（不知是在诺瓦尔还是乌里维讲解玄学的课堂上）煎了两个鸡蛋。诸如此类的闹剧，比利亚隆加还对我讲过许多，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一一笔录了。这几个人，除了那个梦想与席勒② 齐名的米基斯已于一八六四年去世以外，都在著名的圣但以理之夜③ 的骚动中大闹了一场；就连一

向循规蹈矩的萨拉梅罗，在那个喧嚣的夜晚，也怒气冲冲地吹起口哨，发出了野人般的尖叫声，他由此挨了一个老警察的两记耳光，总算没有遭到别的灾殃。然而，比利亚隆加和胡安尼托的运气就坏得多，因为比利亚隆加在肩膀上挨了一马刀，将养了两个月，方得痊愈；胡安尼托在皇家剧院附近的街角被捕，押到了警察局，和他一起被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还有几个正派的学生，以及几个不齿于人的流氓无赖。在监狱里，我的朋友胡安尼托被关了二十几个小时，设若不是他的德高望重、交游广阔的父亲在十一日那天把他营救出来的话，他肯定还会被继续囚禁下去。

哎哟！这一下可把堂巴尔多梅罗·圣克鲁斯④和巴尔瓦丽塔⑤吓坏了。从十日到十一日，真是一个难以度过的漫漫长夜！老两口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宝贝儿子了。胡安尼托是他们的独生子，所以尽管他们尚未年迈，但同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一样，一看到儿子，心里就美滋滋的，泛起了不可名状的欣悦。当胡安尼托面色苍白，饥肠辘辘，那张本来相当迷人的脸蛋变得十分憔悴，衣服撕得破破烂烂，象个乡巴佬似地回到家门时，他的母亲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是该数落他一顿，还是捧着他狂吻一阵。以忠厚老实闻名，以经营呢料生意发迹的堂巴尔多梅罗，是历史悠久的进步党一个虔诚的成员，但并不是煽动叛乱的“聚会社”的成员，因为他极力反对奥洛萨加⑥和普里莫⑦的反王朝倾

---

① 华金尼托·佩斯是华金·佩斯的昵称。
② 席勒(1759—1805)：德国剧作家，诗人。
③ 指一八六五年四月十日之夜。
④ “堂”用于男人名字之前，表示尊敬。
⑤ 巴尔瓦丽塔是巴尔巴拉的昵称。
⑥ 奥洛萨加(1805—1873)：西班牙政治家。
⑦ 胡安·普里莫(1814—1870)：西班牙将军。

向。这个社团的活动地点设在他的一位朋友兼亲戚的客厅里，堂曼努埃尔·坎特罗、堂西里洛·阿尔瓦雷斯和堂华金·阿吉雷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那儿聚会，堂帕斯库亚尔·马多斯有时也去。因此，从私人关系来判断，堂巴尔多梅罗不可能成为反政府的嫌疑分子。我想，他是在坎特罗的陪同下，到内务部晋见了冈萨雷斯·布拉沃①，然后，内务部才下达了释放那个破衣烂衫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胡安尼托的命令。

在胡安尼托攻读专业的最后几年，他身上发生了青年时代常有的一种关键性的变化。他一反顽皮捣蛋的常态，变得十分理智，大大地胜过了萨拉梅罗本人。胡安尼托不仅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学校的作业，而且还主动地通过课外阅读、朋友们之间的聊天以及演讲辩论等各种途径，进行自学。他不仅带着笔记本准时去听课，而且总是坐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地盯着老师，目不旁骛，仿佛老师是个新娘，他还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老师的讲解，仿佛在说："这我也知道，而且知道得比这还多。"下课时，他象有些人那样，截住老师，向老师请教课文中的难点或要求解答疑问。在校外，对科学的狂热使他终日激动不已。在那个时期，那些有抱负的、如饥似渴地猎取知识的学者们，还没有养成光顾科学文学协会的习惯。胡安尼托和其他大学生经常在特列里亚（古斯塔维托）家中聚会，进行激烈的争论。当别人热衷于打陀螺和放风筝的时候，他们却兴趣盎然地探讨着历史上最细微的哲学问题、法律问题、玄学问题以及其他理论学科的问题（那时，实验性的研究，包括种变说、达尔文或海克尔② 的学说等等，都

---

① 冈萨雷斯·布拉沃(1811—1871)：西班牙政治家。

② 海克尔(1834—1919)：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

还没有时行)。下一代的消遣方式产生了何等巨大的进步呀!同是这些孩子,假如出生在遥远的古代,在这样的年龄,大抵还只会吮着手指,靠干蠢事、说蠢话来消磨时光,——思念及此,使人不胜感慨。

胡安尼托将爸爸给他的钱全部放在大出版商巴依-巴依埃尔[1]的家里,作为他陆续购买书籍的费用。据比利亚隆加说,巴尔瓦丽塔有一天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亲自走进书店,在付清了孩子的欠款之后吩咐道,今后,凡是胡安尼托要的,什么大部头的书,都应如数供应,即使价钱再贵,厚得象弥撒书那样,也在所不惜。这位天使般的好心肠的太太,想把她的出于母爱的虚荣心适当地抑制一下。她认为,让自己的儿子在所有已经出世和即将出世的孩子中间显得至高无上的样子是会冒犯别人的。她也不想把事情张扬出去,不愿让别人知道我们可以称之为巴尔瓦丽塔的那种神秘的喜悦,内心的甜蜜和心灵的颂歌。只是偶尔由于不慎,她才吞吞吐吐地讲出诸如此类的话,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哎哟,这孩子!……读的书可真不少!我说,象这样的脑袋里总多少装着一点非凡的东西吧,对,准有点儿常人脑袋里所没有的东西吧……总之,他是把心思用在正道上的。"

胡安尼托不但学完了法律专业,同时还攻读哲学和文学。他的父母非常富有,不想让儿子经商;其实也没有必要经商,因为他们自己也早已不再是商人了。胡安尼托刚结业之后,身上立即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入了他成长中的第二个转变时期,这种转变时期标志着个人发展中的神秘的或成熟的一步。他突然对关于哲学或历史的某些细枝末节的剧烈论战失去了兴趣。过去,

---

① 法国人,当时在西班牙开业。

他为了证明“在东方文明中教士阶层拥有比国王更大的权势”而同古斯塔维托·特列里亚争得面红耳赤，古斯塔维托·特列里亚也猛然拍案，坚持“东方教士阶层的权势比不上国王”——现在，他认为这种唇枪舌剑是幼稚可笑的。还有，当华金尼托·佩斯盛气凌人地力图证明“一个理智的人永远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时，胡安尼托也不愿再卷到这种争论中去了。他已经失去了读书的癖好，甚至达到了与书绝缘的程度。巴尔瓦丽塔对儿子的这种变化十分高兴，她以为儿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已经汲干了知识的源泉。

胡安尼托当时二十四岁。有一天，我在费德里科·西马拉家中认识了他，那天费德里科·西马拉设午宴招待朋友们。确切的日期我已记不得了，但想必是在一八六九年前后，因为我记得，那次午宴上大家讲了许多关于菲格罗拉①、人头税和推倒圣克鲁斯教堂塔楼的事。胡安尼托长得活象他的父亲堂巴尔多梅罗，而且待人极为热情。他象某些人那样，在以自己的行为使你倾心之前，便以外貌使你着迷了。他用一个小时的言谈，可以比别人用其他各种实惠，赢得更多的朋友。他谈笑风生，见解脱俗，他的表达能力超过了他实际掌握的知识。似是而非的谬论，出自他的嘴巴，就比真理更为美妙动听。他衣着考究，仪表优雅，即使讲话过多，也容易被人原谅。他学识渊博，聪颖过人，使他同其他的青年同伴相比，处于优越的地位。尽管乍看上去，他同华金尼托·佩斯有些相象，然而在相处中可以看出，他们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佩斯性情轻率，智力愚钝，废话连篇，同他相比，

---

① 菲格罗拉(1816—1903)：西班牙财政家和政治家，共和国期间曾任参议院议长。

只能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浮躁之徒。

巴尔瓦丽塔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儿子，但她谨慎而有分寸，不敢当着女友们的面夸奖他，以免惹起她们的嫉妒。诚然，母爱使巴尔瓦丽塔欣喜莫名，但同时也使她惶惶不安，疑虑重重。她担心上帝会为了她的骄傲而惩罚自己；她担心宝贝儿子会同那些其貌不扬、庸庸碌碌的孩子一样突然夭折，因为形体的优美和情操的高尚并不使人具有免疫的能力。相反，那些最蠢、最丑、最邪恶的人却极不容易死去，仿佛死神对这些人并不发生兴趣。巴尔瓦丽塔苦于这种想法的折磨，企图用热烈的宗教信仰来加以摆脱。她祈祷时，一种内心的声音，一种极为细微的声音——这是守护神传来的密语——对她说，她的儿子不会在她之前死去。她对儿子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然而，这位慈祥的夫人却没有某些母亲那种扭捏作态的蠢举。因为有的母亲把自己的爱抚变成了怪癖，让人不堪卒睹。这怪癖对于受宠的孩子来讲，是一种腐蚀剂，使他们陷入歧途，走向堕落。巴尔瓦丽塔对儿子并不溺爱，她的慈爱恰到好处，有时在温柔中带些严厉。

可是，为什么过去和现在大家几乎只叫他胡安尼托·圣克鲁斯①？这一点，我确实无法解释。在马德里，有许多这种运用小名和爱称的事例，即使对待已经成年的人也是如此。直到几年以前，对于那位大名鼎鼎的《佩比塔·希梅尼斯》的作者，不管是不是他的朋友都称他为胡安尼托·巴莱拉②。马德里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妙的社会，因为它善于把礼貌和信任结合在一起。在

---

① 胡安尼托是胡安的昵称(小名)。

② 胡安·巴莱拉(1824—1905)：西班牙作家。《佩比塔·希梅尼斯》(1874)是他写得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这个社会里，同时有多少个佩佩①，马诺里多② 和帕科③ 。这些人即使在不同的领域成为风云人物之后，依然被世人这样亲切地称呼着；这种不拘礼节的称呼表明了西班牙人性格中特有的质朴和热情。事情的根源，也许要到家庭的温情或谦卑的习俗中去寻找；这些习俗不知怎的扩展到了社会生活之中。在某些人身上，小名可以和天意联系在一起。确实，有些马努埃尔，他们命里注定，生下来以后，要终身被称为马诺洛。总而言之，堂巴尔多梅罗·圣克鲁斯和巴尔瓦丽塔·阿纳伊斯的这位宝贝儿子，人们过去叫他胡安尼托，如今叫他胡安尼托，将来，也许直到他白发苍苍，直到那些从小看着他长大、逐渐改变着不拘礼节的习惯的人统统死光之后，人们还会叫他胡安尼托。

了解了他的立身处世和优越的景况之后，就可以知道，这位站在通向人间的成功之途门口的胡安尼托到底在考虑些什么了。他是一位如此英俊的、善于博得别人欢心和擅长修饰的小伙子，富贵人家的独生子，聪明，有学问，谈吐动人，反应敏捷，见解精辟，妙趣横生，总之，他是一位可以给他贴上“出类拔萃”社会标签的小伙子。他认为，探讨世界上是否存在过一种统一的原始语言，埃及是否曾是婆罗门的殖民地，中国是否绝对独立于这样或那样的亚洲文明之外，以及其他一些几年前曾使他废寝忘食的问题，是可笑的，徒劳无益的。他之所以对这些问题持这种态度，也在情理之中。他已经不再为这类事情操心了，没有他，别人也会去探讨这些问题的……“总而言之，”他说，“即使永远不去研究，又有何妨？”摸得到闻得着的世界，比那些支离破

---

① 佩佩是何塞的昵称。
② 马诺里多和马诺洛都是下文提到的马努埃尔的昵称。
③ 帕科是弗朗西斯科的昵称。

碎的生活知识，对他更有吸引力。这些知识，充其量只能显露在转瞬即逝的闪光之中，只能浮现在学习亦即迫使大脑获取智慧的火花之中。胡安尼托最后对自己宣布，投身生活而不寻求知识的人比那些愿意求知而不注重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比那些只会在书本上和书斋里讨生活的学者，更有学问。生活，就是交际，就是享受和痛苦，就是欲望和爱憎。而读书，只是一种虚假的、借债的生活；只是通过大脑的机能，通过他人的思想和感觉来受到益处；只是通过购买或欺骗，而不是通过劳动，来猎取人类真理的财富。胡安尼托的哲学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要进行精确的对比。他说，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他注意到，一个人亲自吃一块排骨和听人家介绍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吃了一块排骨，是迥然不同的。尽管人家可以讲得有声有色，可以淋漓尽致地描述吃排骨者的神情：怎样津津有味地咀嚼，怎样狼吞虎咽地下肚和怎样平静安详地消化，尽管听者可以理解，但毕竟没有实际的体会。

二

于是，巴尔瓦丽塔新的惊恐时期开始了。如果说，她以前的祈祷是安放在胡安尼托头上的避雷针，使他免遭斑疹、伤寒和天花的话，那么，她后来的祈祷是要使儿子摆脱另一些同样凶残的敌人。她害怕导致人身意外的胡闹，害怕损害健康和使灵魂堕落的热恋，害怕挥霍，害怕身心放荡，害怕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身世显赫的太太决心鼓起勇气监管好自己的儿子。她成了一位女检察官，对儿子严加查问，凡事无不干涉。有时苦口婆心，有时疾言厉色，尽管她在摆出这种架势时不大在行。对于胡安尼托的一举一动，她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弄个水落石出："看你身上

这个样子，到哪儿去了？……你是从哪儿回来的？……为什么昨天夜里三点钟才回家？……昨天我给你的一千雷阿尔① 你都花到哪里去了？……哎，你干吗在脸上洒了那么多香水？……”为了开脱，那罪犯只得绞尽脑汁去搜索合乎逻辑的回答，尽管这种逻辑只是某种一闪而过的光芒。他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一会儿理直气壮，一会儿恃宠撒娇。他十分清楚对手的弱点所在。不过，巴尔瓦丽塔是个既重情感又有心路的女人，她知道，该怎么做，怎么自卫。有些时候，儿子的娇声娇气的攻势如此凌厉，几乎使母亲的铁石心肠软了下来。不过，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她没有心软，她坚持要算帐，要盘问，要把宠儿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上的所作所为都弄清楚。为了忠于事实，我应该指出，胡安尼托犯有某些越轨行为是毫不足怪的。在这方面，正如看待一切不良行为一样，我们的进步如此之大，今天看来，那个英俊少年十五年前的恶作剧简直可以说是怯懦，相对地说，甚至堪称是一种模范行为。

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和蔼可亲的青年人有幸得到了第一次到巴黎旅行的机会。这是政府委派给比利亚隆加和费德里科·鲁伊斯的差事。比利亚隆加的任务是去购买农业机器，费德里科·鲁伊斯则是去购买天文仪器。堂巴尔多梅罗认为，他的孩子也应该参加这次旅行，开开眼界。巴尔瓦丽塔也不反对，尽管不免十分难过，担心儿子在法国首都会遭受比马德里更强劲的狂风袭击。除了离别的悲伤以外，她还担心法国的男男女女会把他“吞”掉，会轻而易举地把外国人偷得分文不剩，即使最有主见的年轻人也不免上当。她知道得清清楚楚，巴黎人很会利用

---

① 亦译“里亚尔”，西班牙银币单位名称。

别人的弱点，在这方面，马德里同法国巴黎相比，简直只是一个禁欲和苦修的地方。一天，她想到这些事情，想到即将同爱子分别，想到这个缺乏阅历的年轻人即将落入罗网，她想来想去，凄楚难忍，毅然离开家门，不惜破费钱财，以最庄严的方式去恳求神灵的怜悯。她首先想到的是委托圣希内斯教堂的神父做弥撒，这还不够，又吩咐要在孩子赴巴黎的整个期间，举行圣体展示仪式。当步入教堂时，她又想到，展示圣体过分讲究排场，有失对神的恭敬，于是临机改变初衷，要把大笔金钱保留下来，准备在病重或者弥留时再予动用。不过关于做弥撒的事，她始终没有反悔。她决定，请神父连续做弥撒，而且在那一周，布施了比平常更多的施舍。

当巴尔瓦丽塔把满腹心事告诉堂巴尔多梅罗时，丈夫哈哈大笑，对她说：

“这孩子品行端正。你让他去闹一闹、闯一闯吧。如今的青年人需要开动脑筋，长长见识。现在和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商人的孩子可以出去游玩，可以出去闯练。我们在结婚以前一直被管得死死的。那时的风俗习惯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亲爱的，文明发展得如此之快，真使人难以想象。今天有哪个父亲会为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上班时穿新靴而打他两记耳光？今天你怎么敢叫这样的小伙子跟家里人一起去做祈祷？今天的这些青年和过去的青年不一样了，为了娱乐，他们享有自由和自主。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们因此就是些坏孩子，不，决不能这样去看。如果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告诉你，今天的孩子不该再象从前的孩子那样唯命是从、胆小如鼠了。我还记得我年轻时的情景。天哪，那种生活是多么沉闷啊！我直到二十五岁时，见了女人或夫人，还只会说一声‘祝您万事如意’。没有人能

使我摆脱那种寒伧状态。我整个童年和青年的黄金时代都是在店铺和仓库里度过的。我的父亲很凶，对我毫不宽容。我就这样长大成人，养成了正直的思想和劳动的习惯，所以现在，现在……因此，今天我感激头上挨的那些拳头，因为那是我真正的老师。说到交际，我实在是个未开化的野人。我父母只许我同跟我一样腼腆拘谨的男孩子来往，我不会干任何淘气的勾当，我只是在书籍的封面上才见过女人的形象，我不会做任何游戏，不会讲一句有人情的普通话。每逢星期天，我妈妈不得不为我结上领带、戴好帽子，因为节日的所有衣饰都仿佛会从我身上丢失似的。这些事，你准记得很清楚，对了，你还笑过我好几次呢。当我的父亲告诉我……就这样，贴着我的脸，要我同你成亲的时候，我脊背上刹那间冒出了冷汗！……那种惶恐的心情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父母就这样把我们捏合在一起了，生米作成了熟饭。我们象猫儿一样配了婚，一切就此了事。结果很好。不过，有许多这样组合起来的家庭是十分不幸的！……多好笑！当母亲要我同你结婚的时候，我最害怕的是要承担同你说话的义务……没法，我只好跟你说点什么……啊呀呀，我出了多少冷汗哪！‘可是我能说什么呢？因为我只会说：祝您万事如意。如果出了这个格，我便成了放荡的人……’唉，我的上帝！有一件事我已经跟你讲过上千次了，就是当我母亲吩咐我穿上黑呢子大礼服带我到你家里去的时候，我是如何忍气吞声的。你准记得我那件漂亮的大礼服，记得我在你面前那副窘态。要不是有人帮助我，我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开始的几天，我怕你，我一连几个小时绞尽脑汁，考虑该怎样走进房间，该对你讲些什么话，该如何设法使自己不那么愚蠢可笑……不管怎么说，亲爱的，那种教育不好。今天不能用那种方式教育孩子。我嘛，

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胡安尼托大体上不会让我们失望。他出身于忠厚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人正派。因此，我很放心，很高兴地看到他变得越发聪明，见识大增，举止落落大方……”

“不，我的儿子用不着再学习举止大方，因为他从小就有这种风度……他在这方面并没有缺点。现在不是什么举止风度的问题，而是要注意别让那些妓女娼妇们把他毁掉……”

“我说，夫人：为了使青年人取得对恶习的免疫力，就得让他们了解什么是恶习，亲自见识一番。是的，亲爱的，要使他们知道恶习的滋味。一个男人，过了大半辈子对此事还只是可望而不可即，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不管是由于胆怯，还是由于行动受制。象我这样的人不多，这你太清楚了。不管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别的年轻人很少有象我这样忠贞专一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带有这个时代特点。胡安尼托生活在他的时代，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如果你坚持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不合时宜的古董或者一个古怪的人，一句话，象他父亲那样，那是会葬送他的前程的。”

这些道理并没有说服巴尔瓦丽塔，她心里仍然在嘀咕巴黎这个淫荡肮脏、处处布满暗礁和危险的地方，因为她听人讲过那儿可怕的秽行。似乎在这个大都会里到处都是妖艳的美女，她们身材很高，穿戴着最漂亮最时髦的服饰，看上去简直象公爵夫人。但是，一走近她们身旁，亲自听到她们讲话，便会发觉原来是些老荡妇，馋嘴婆，女醉鬼和贪财妇。她们可以把落入魔掌的倒霉鬼一个个地抢光剥净，敲骨吸髓。这些事情是卡萨-穆尼奥斯侯爵对她讲的，因为侯爵几乎每年盛夏都要到国外去游历一番。

压在那位卓越的夫人心上的石头，直到胡安尼托归来方才落地。该怎么讲呢！胡安尼托出乎意料地平安而返了。她平时对巴黎议论得那么多，以为儿子准会被糟蹋得骨瘦如柴，象个贫血病患者似地走进家门，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胡安尼托却比离家时更为英俊，容光焕发，气色很好，双目炯炯有神，显得更为活泼，总之，更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了。他思想开阔，判断准确，使大家为之愕然。巴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卡萨-穆尼奥斯侯爵对巴尔瓦丽塔说："对巴黎不该笼统而论。巴黎很坏，但也很好。"

第 二 章

圣克鲁斯和阿纳伊斯；
马德里商业的历史回顾

一

堂巴尔多梅罗·圣克鲁斯的父亲也叫做堂巴尔多梅罗·圣克鲁斯。他父亲从上个世纪起，就在马德里拉萨尔大街经营一家王国呢料店，这个旧址后来转入堂马乌罗·雷盖霍之手。老克鲁斯以最微贱的小贩起家，由于克勤克俭，不屈不挠，经营有方，这个一七九六年开业的无名小店主，到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五年间，已是京城马德里最有名气的富商大贾之一了。他既经营国产呢料，也经营进口呢料。堂巴尔多梅罗二世——为了区别于店铺的创始者，姑且这样称呼他——于一八四八年继承了这家商品繁多、远近驰名、具有可靠的信贷关系的商号，又继续经营了二十年之后，他把店铺转让给两个年轻的伙计——一个是他的侄子，另一个是他的外甥——，净得一千五百万雷阿尔，弃商荣休了。从此，人们称那店铺为“圣克鲁斯侄甥商行”，堂巴尔多梅罗和巴尔瓦丽塔把这侄甥两人亲切地称为“孩子们”。

在堂巴尔多梅罗一世经营期间，也就是从开张到一八四八年，店铺主要经营国货：埃斯卡拉伊和布拉多鲁恩戈的呢绒，布里乌埃加的台面呢，安特盖拉的毛围巾。在他经营的后期，店铺

已开始经营外货，一八四九年的关税改革，使堂巴尔多梅罗二世的生意大为兴隆。他不但同贝哈尔和阿尔科伊的工厂签订了合同，以便更好地倾销国货，而且进口了制作燕尾服的著名的色当① 呢和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五年间风靡一时的各种衣料，诸如帕登吉尔呢、阿纳斯科特呢、古毕卡呢和毛丝鼠皮之类，这些衣料都为现代成衣业的光荣历史增添了色彩。赚钱最多的是承包正规军和民防军的大衣和制服，当然，出售西班牙特有的斗篷，获利也相当可观，这种斗篷就象每餐必备的鹰嘴豆一般，永远不会过时。圣克鲁斯、布林加斯和胖子阿纳伊斯垄断了马德里的全部呢绒业，并向阿托查大街、拉克鲁斯大街和托莱多大街的店主们提供货源。

在承包正规军和民防军服装的业务上，圣克鲁斯、阿纳伊斯和布林加斯都没有出面，而是由一个名叫阿尔贝蒂的比利时人出面承包。此人是作进口呢绒生意的老手，但过去时运不佳。阿尔贝蒂精通行情，有活动能力，头脑机敏，即使没有书面合同，也是个说话算数信誉良好的人。在为军队承包加里西亚麻布衣服这一收入可观的买卖中，他是卡萨雷东达的得力助手。四十年前兵士身上的白裤子使他大发横财。从科鲁尼亚和比维罗运来的大捆大捆的衣物使卡萨雷东达和阿尔贝蒂的收入超过了圣克鲁斯和布林加斯在经营贝哈尔军服上的收入，但后者也没有什么怨言。一八五五年，阿尔贝蒂去世，留下了一大笔财产，由他的女儿继承。他的这个女儿当时已同廷托雷罗斯大街穆尼奥斯老五金店的继承人结了婚。

堂巴尔多梅罗二世沿袭了传统的经营方式。他从不知道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① 法国北部城市。

报上登广告，也不知道派人到邻省去扩大生意。在这家资金雄厚、远近闻名的商店里，“货好不愁无人买”这句俗话真个是天经地义。既不需要铃声招徕顾客，也不需要花言巧语进行欺骗，零售商们自会踏上通向巴尔多梅罗二世商店的道路。这家店办事有条有理，待人忠厚，价格稳定，现金买卖可以折价优待，分期付款可以互谅互让，给零售商们以很深的印象。在办公室里，仍然保持着巴尔多梅罗一世辛勤经营期间那些可敬的传统。在那儿，从来没有聘用过书信打字员——打字是印刷术在书法上的一种应用。所有来往信件，都由一位职员一丝不苟地用笔抄录，这位职员已在同一个书架前的同一张椅子上整整坐了四十年，他摸透了主人的习惯，几乎不看原稿就能把信准确无误地誊写清楚。直到堂巴尔多梅罗转让店铺时，这家商号还不知什么是米尺，依然使用布尔戈斯的巴拉① 的传统丈量方法。到了转让商店的前几年，圣克鲁斯老店还没有使用信封，只是把信纸折叠起来付邮。

这种守旧的作法并不意味着顽固不化和学识浅薄。相反，巴尔多梅罗二世是个精明人，很会经营，他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都只能在他的时代和范围中活动。他十分清楚地懂得，商业将经受深刻的变革，而他已无力指导商业沿着展现在面前的崭新而宽广的道路前进。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因为他想退出商界，好好休息一下。于是，他把铺子转让给了“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戚，并且在店里当了二十年伙计。两个孩子工作勤勤恳恳，头脑也很聪明。他们轮流到国外采购新产品，主要是一些上等衣料。顾客盈门，生意兴隆，使他

① 西班牙旧时长度单位，一巴拉合〇·八三五九米。

们不得不借助广告，接待推销员，派出采购员，迎合顾客，适应他们的要求，为顾客们特别是女顾客们开户立帐。由于“孩子们”扩大了营业，开始经营精纺毛料，美利奴的羊毛织品，女用的轻薄衣料、头巾、成衣和其他妇女用品，还设立门市部开展零售业务，于是遇上了付帐拖拉和欠帐不还的麻烦，使买卖亏损很大，好在他们拥有广泛的信贷关系，底子比较殷实。

相对地说，胖子阿纳伊斯的店铺要现代化些。他之所以成了呢料商人，是因为他不得不收下阿尔贝蒂的存货——一八四三年，阿尔贝蒂借过他一笔钱，后来，就拿这些存货偿还。阿纳伊斯只经营进口商品。当圣克鲁斯把老店转让给“孩子们”时，阿纳伊斯也打算效法，因为他已经十分富有，年事已高，大腹便便，他不想再操劳了。他要负责签发同伦敦之间商务往来的支票，并且还担任着两家保险公司的代表，这些事情已足以使他排遣时间了。此人只要咳嗽一声，楼房都会为之颤抖。他是个杰出的人物，强烈主张自由贸易，对英国崇拜得五体投地，终身没有婚娶。在圣克鲁斯和阿纳伊斯两家商行之间，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纠纷，相反，他们总是尽力相助。胖子阿纳伊斯和堂巴尔多梅罗在社交中总是象亲兄弟那样对待，在商业事务上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只是在关税问题上各持己见，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因为阿纳伊斯醉心于巴师夏① 的学说，常常出席交易所的聚会；他不单是带着耳朵去听，而且要发表演说，慷慨陈词，滔滔不绝，直到咳嗽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为止。他激烈反对一切非财政性的保护关税，而堂巴尔多梅罗却对任何事情都持温和态度，企图调和西班牙的商业和工业之间的利害冲突。“如果这些加泰

① 巴师夏(1801—1850)：法国经济学家，鼓吹自由贸易。

隆人① 只生产一些滑稽可笑的服饰，”阿纳伊斯咳嗽不止地说，“而且把百分之六十的红利分给股东……”

“瞧你，三句不离关税。”堂巴尔多梅罗回答说。“得了，我同意，我同意……”

堂巴尔多梅罗其实并没有妥协，阿纳伊斯也绝不让步，结果是两人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别有风趣的争吵倒可以使他们消磨时光。何况，这两位可敬的人士之间存在着亲戚关系：圣克鲁斯的妻子堂娜巴尔瓦丽塔是胖子阿纳伊斯的表妹，是经营中国呢料的商人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的女儿。如果进一步调查一下这两位马德里人的家谱，还不难发现，在阿纳伊斯家族和圣克鲁斯家族的各个分支之间有着共同的血缘，即特鲁希略家族的血缘。“咱俩是一家人，”胖子有一次兴奋地说，他喜欢直话直说。“依着你的母亲和我的祖母，咱俩都姓特鲁希略，没错。咱们都是马蒂亚斯·特鲁希略的后代，在那古老的动乱年代，他在托莱多大街开过马鞍行。这不是我胡诌，我家里的产权证明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因此，昨天我对我们的亲戚拉蒙·特鲁希略说过……你准知道，他已被封为伯爵了，……我对他说，在我们的族徽上应该画有马鞍和笼头的标记，并且还应该注明，我是属于巴比埃卡② 的……”

二

巴尔瓦丽塔·阿纳伊斯出生在波斯塔斯大街。她的家座落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小巷的拐角处，房子矮小得象只盒子，或者

---

① 亦译“卡塔卢尼亚人”，居住在西班牙东北境卡塔卢尼亚等地区。

② 巴比埃卡：西班牙古代民族英雄熙德的坐骑。

说，象一间存放布娃娃的小室。天花板伸手可及，楼梯陡峭，使登楼的人心里发怵，不由得默诵教义，祈求上帝保佑。房间象是罪犯们用来进行密谋的暗室。有些房间，要穿过厨房才能进入。有些房间，地板倾斜，在里边可以听见邻居呼吸的声音。还有一些房子，楼梯岌岌可危，只好靠砖石结构的小拱门支撑。由于缺乏钢筋和木料，这一带的建筑大量使用石膏。通常都是单扇花棂门，铺地的瓷砖上盖满尘土，闩不住门，玻璃靠铅条固定。经过最近二十年的更新，许多东西已经起了变化，但是住宅的狭窄依然如故。

巴尔瓦丽塔是在檀香的气息中长大的。东方的香料和绚丽的中国呢料，在她童稚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店里有两个同真人一般高大、身着中国官服的时装模特儿，一直象亲人似地甜蜜地印在巴尔瓦丽塔的脑海里，她的眼睛最初就从这两个模特儿身上学会了观察事物。当她还依偎在保姆怀里时，她首先注意到的东西便是这两个面孔呆板、身穿紫色盛装的木偶。当时，这位小姑娘还经常注视着另一个人，这个人也总是以纯朴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柔和的目光凝视着她。那是阿雍本人的肖像，是一幅跟真人同样大小的全身像，笔法豪放，神态逼真。这位异国艺术家的作品比比皆是，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象对我们自己的作品那样熟悉，但他的名字在西班牙却很少为人所知。他很有才气，是马尼拉头巾的刺绣专家，是把鲜艳美丽的花草枝叶印上织物的发明者，也是一位用花绸和飞鸟来歌唱爱情的多产的诗人。这位杰出的中国人赢得了西班牙妇女的感激，因为是他给她们送来了别具风格的华丽的大披巾，使她们大为生辉。这种马尼拉大披巾雅俗共赏，贵贱咸宜，对贵妇和吉卜赛女人都很相称。裹上这样的披巾，宛如置身在精美的图画之中。现代工业

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和这种充满纯朴的诗意的大披巾媲美。披巾上花卉盛开，柔软贴身，颜色素雅，风靡一时，巾边的流苏令人仿佛处于梦幻仙境一般眼花缭乱，光彩照人。这种漂亮的饰物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在民间，还有不少人精心保留着它，每逢一生中的重大时刻，在举行洗礼和婚礼的时候，把它从箱子里取出来，让它随着欢快的颂歌声随风飘荡，而在这种颂歌中，总有一节是献给祖国的。从正规的设计观点来看，这种大披巾似乎只是一种寻常的饰物。它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保留了原始的民间艺术的特点。尽管服装的时式变化无常，但是这种披巾，象神话，象童话，质朴大方，五彩缤纷，惹人喜爱。

不过，这种衣饰，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正如我们的手鼓和斗牛一般——，实际上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这些艺术品的使用者罢了。这披巾传到西班牙来，要归功于生活在世界的另一地区的一位艺术家，也就是那个名叫阿雍的人。他把他的全部生命和艺术都献给了我们。这位善良的人为了表达他对西班牙商人的谢意，竟把他和他十四个妻子的画像都寄到这儿来了。那些夫人僵直地站着，面容苍白，就象绘在瓷杯上的肖像一般。她们的脚，小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们的指甲，也长得令人难以置信。

巴尔瓦丽塔的种种智能就在观察这些事物中发展起来了。在最初的感觉中，刺绣的花卉给她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那些亮晶晶的丝线织成的花朵是如此娇艳，仿佛花上还凝结着晶莹的露珠似的。在生意兴隆的日子里，贵妇们纷至沓来，伙计们在柜台上打开成百上千条头巾，阴暗的店铺变成了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巴尔瓦丽塔简直以为那些花是可以摘下来，作成花束或花环，放在篮子里，插在自己的头发上的。她觉得这些可以采摘

的花瓣还在散发着香气。这倒不是言过其实，因为它们确实洋溢着亚洲包装箱中的檀香和奇异的树脂的混合气味，从而引起我们对佛教的神秘的联想。

后来，巴尔瓦丽塔又有机会欣赏店里各式各样美丽的折扇。折扇是店里的主要财源之一。当她看到妈妈怎样用手指将折扇从香气扑鼻的盒子中取出来，象专门经营这种商品的商人一般，熟练地打开折扇时，她真是为之惊讶不已。母亲能够敏捷地“刷”地一声将扇子打开，就是说，不使扇子受到丝毫损伤，却使顾客们看到扇子是多么精致，扇骨是多么柔滑而开合自如。当妈妈让她坐在柜台上，拿出扇子来，只准她看，不让她摸时，巴尔瓦丽塔的眼睛睁得象牛犊的眼睛那么大。看到扇上那些动人的画像，她简直出神了；那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国人，光洁的圆脸就跟玫瑰的叶子似的；他们一个个笑容可掬，虽说有点傻气，但都非常英俊。同样，那些亭台楼阁和罗勒丛般的灌木，也使巴尔瓦丽塔着迷……她哪里想到，那些灌木就是茶树，用它卷曲的叶子泡水喝是可以治肚子痛的……

还有，另外一些珍品在堂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女儿的幼小心灵和天真无邪的梦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母亲常常把这些珍贵的东西拿给她看，但总要事先告诫她不许动手。那是一些象牙制品，大概是供天使们在天国里消遣的。有雕刻的多层塔，有两舷插桨、随风扬帆的小船；还有装着手套、首饰、钮扣和一副副精巧的象棋的小盒子。看到母亲那种小心翼翼轻取轻放的样子，巴尔瓦丽塔以为珍藏在盒子里的是为病人准备的临终圣事的物品，或者是在教堂领圣餐时分发给人们的东西。多少个晚上，她睡下时，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十分难过，因为，她的愿望没有满足，没有让她亲手摸摸那些小玩艺儿。在如此严厉的禁令

面前，哪怕允许她用指尖触一下塔顶，她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连摸一摸也不准……最多只能让她在棋盘上摆一摆棋子，一边是白子，一边是红子——这种棋盘——当然不是最好的——是陈列在窗边用铁栅栏加以保护的玻璃橱中，因为当时店里还没有专供陈列用的橱窗。

巴尔瓦丽塔和她的哥哥古梅辛多是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和堂娜亚森松·特鲁希略仅有的一子一女。巴尔瓦丽塔到了学龄，便到由堂娜卡利斯塔开办的学校里去读书。这所学校座落在皇家大街，和菲埃尔·孔特拉斯特商店在同一幢房子里。阿纳伊斯的女儿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她们都住在附近街区，跟她同年。一个是卡雷塔斯大街药店老板莫雷诺的女儿，另一个是廷托雷罗斯大街五金店主穆尼奥斯的女儿。欧拉丽亚·穆尼奥斯非常虚荣，夸口说谁家的商店也赶不上她家的五金店，她家的店里到处都是很大很大的铁块，象堂娜卡利斯塔的靴筒那样大；很沉很沉，沉得四百个人都抬不起来；那情景让人看了真是好玩。她还说，她家有数不尽的铁锤、铁钩、铁锅，那铁锅很大，很大……“比这间房子还大”。何况，还有一包包的钉子呢！难道还有比这种钉子更美的东西吗？还有那些钥匙（看上去仿佛是银子做的）、熨斗、小炉和其他各式各样妙不可言的东西呢！这位姑娘说，她不要爸爸妈妈给她买布娃娃，因为她只要在铁锤上蒙块头巾就可以作出一个布娃娃来了。再说，她家的针有多少呢？数也数不清。因为全马德里的人都上她家去买针，她爸爸只好经常发信给制造商催货……她爸爸每天要收到几千封信，每封信上都散发着铁的气味……因为这些信是从英格兰寄来的，在英格兰，一切都是铁做的，连路都是用铁铺成的……“真的，亲爱的，真的。我爸爸对我讲过。他们的路是铁的，马车就

在铁上跑，真怪。”

欧拉丽亚·穆尼奥斯口袋里总是满满地装着各种小玩艺儿。她不时掏出来夸耀，使女友们惊讶不已。那是些大头钉(太头是金黄色的)、领扣、深蓝色的耳环、皮带卡子、砂纸和一些被打破了的残缺不全的样品的碎片。但是，她看得最贵重、只是偶尔才掏出来的东西是她搜集的商标。那是从废包装盒上剪下来的一片片的绿纸，上边印着众所周知的英国国徽，图案是绶带、豹① 和独角马。每张商标上都印有“伯明翰”字样。“你们看……就是这位伯明翰先生天天用英文给我爸爸写信。他们非常要好，伯明翰先生老是写信要我爸爸到他那儿去。前几天，他在一个装钉子的箱子里给我爸爸捎来一块熏火腿，有股烧焦的味道，还有一个大馅饼，你们看，有这么大，就象堂娜卡利斯塔的火盆一样，饼里边填了许多小葡萄干，可这饼就象尖辣椒那么辣。但是，好吃极啦，亲爱的，好吃极啦。”

药店老板莫雷诺的女儿也喜欢夸耀自己。她常常带来一些印有彩色人物和文字的纸片，关于某种药丸、油漆、或者染发剂的说明书。她一张张地拿出来，却把最吸引人的一件东西放在最后。那是一条头巾。她突然把头巾放到女友们的鼻子上，你闻闻。果然，她们闻到头巾散发着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水味，具体地说，闻到了那种“七盗贼”牌的香水味，女友们的傲气便马上打掉了一半。说时迟，那时快，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但是，她们慢慢地恢复过来了。欧拉丽亚是个一向傲慢得象孔雀、从不认输的姑娘，这一回，她拿来的法宝是一颗无头的金色螺丝，或者是一块据说可以做成镜子的滑石。不过，香气在大们的

① 原文如此，实为狮子。

脑海中留下的美好印象是很难抹掉的。五金店老板的女儿在听到那些委实不公正的评论之后，只好讪讪地把各种各样铁玩艺儿收起来。药店姑娘脸上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情说："唷，真恶心，亲爱的。收起来吧，快把这些粗玩艺儿收起来吧！"

巴尔瓦丽塔不肯甘拜下风。第二天，她为女友带来了一些十分奇特的马粪纸片，每张纸片上都写满了草体中国字。她把这纸片讲得神乎其神，不时地佯装拿出来让她们看，但马上又收起来，把姑娘们的好奇心逗到不可压抑的地步时，她猛然将纸片贴在女友们的鼻子上，以胜利的口吻说道："就是它，怎么样？"卡斯蒂塔和欧拉丽亚被那种亚洲的芳香愣住了，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妒忌。但是，到头来，面对阿纳伊斯的女儿带来的香味，她们只好放下架子认输，并且恳求她看在上帝的面上，让她们再看一看，再闻一闻。巴尔瓦丽塔不愿意轻易地拿出她的宝贝，刚刚把纸片凑近卡蒂斯塔和欧拉丽亚的朝天鼻子，就小心翼翼地缩了回来，露出一副舍不得的神气，象是唯恐香气会被女友们的鼻孔吸尽，就象烟从烟囱中跑掉那样。那股香味的作用可真是非同小可，最后，不仅那两个女友和其他出于好奇而凑过来的姑娘，就连那位经常接近富贵人家女学生的堂娜卡利斯塔，也只好抛开嫉妒的心情，承认只有出售菲律宾商品的店主的女儿才配有那么美妙的东西。

三

巴尔瓦丽塔和当地的其他一些女孩子，被她们的母亲打扮得花枝招展，梳着美女的发式，头上戴着压发梳和鲜花，肩上披着人们所说的"齐腰"马尼拉披巾。她们在为五月三日圣十字节募捐。她们聚集在波斯塔斯大街的门廊下，站在铺着红色锦缎

的桌子旁边，不停地敲击着银盘。那幢被称为“圣母柱廊”的房屋的主人，每当五月三日，都要举行热闹非凡的庆祝活动。他在至今仍然保存着的制造汤匙和手摇磨的作坊附近设置祭坛，祭坛上安放着用鲜花装饰起来的十字架，以及许多蜡烛和一些庆祝基督降生的人像和动物像。他还把圣母像（这也是至今仍然受到人们敬奉的）用香草装饰起来。那位加里西亚的汤匙制造商本人，一到这个节日，就要戴起帽子，披上红色的坎肩。大人稍不注意，小姑娘们便违抗命令跑到街上去，和别的募捐的小姑娘们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这条人行道跑到那条人行道，缠着过路的先生们不放，直到他们献出几分钱才肯罢休。巴尔瓦丽塔曾亲口向我们说过，对她来说，再没有比圣十字节的募捐更高兴的事了，在那些年代，绅士们比现在慷慨得多，他们不会使任何一个穿得漂漂亮亮、跟在他们身后拽着衣服要钱的女孩感到难堪。

阿纳伊斯的女儿在他父亲过世时已经受完了教育（当时的教育是很简单的，朗读时不必讲究抑扬顿挫，书写时不必符合规则，只要能结结巴巴地叙述某些事件，会一针一针地刺绣某些图案，也就可以过得去了）。父亲死后，她的意志和性格经历了各种繁重的事务的锻炼，她妈妈和哥哥在胖子阿纳伊斯的帮助下，着手清理了颇为混乱的家产。家里到底有多少头巾存货，帐本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点结果，发现比原来预料的要多。在地下室里，他们发现有好几包料子还没有打开，这真使他们喜出望外。除此之外，加的斯、库埃斯塔和鲁比奥的进口商发来通知说，有两大批货已经起运，正在途中，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这些过多的料子接受下来。实际上，那真是一种商业灾难，因为当时人们似乎已开始普遍喜欢购买成衣，即使是平民百姓，也象中产阶级那样讲究起穿戴来了。马尼拉的大披巾开始滞销，因为

另一种被称为“齐腰”式的长披巾价格比较便宜，在马德里销路很广（特别是在圣洛伦索节，那些被人轻视的顾客往往购买那种披巾）。那种披巾在巴伦西亚和马拉加也有可靠的销路。相反，售价达三千、四千、五千雷阿尔的大披巾，已成为一种奢侈品，很少有人购买，有时一连几个月都不见有人敢来问津。

在清理店里的资产时，阿纳伊斯的继承人发现，仅仅这种商品一项，就有价值不下五万杜罗的存货，他们知道一场危机就要临头了。他们花费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对商品进行分等、整理和定价，把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的帐本和从广州或加的斯商店寄来的信件和存货单，加以核对。已故阿纳伊斯所以订了这么多货，显然是因为没有看清行情。他被商业上的某种假象迷惑了。也许他过分喜爱这种商品了，因为与其说他是个商人，毋宁说他是个艺术家。他曾在菲律宾公司当过店员和股东，这家公司已于一八三三年倒闭。当他自己开始经营广州呢绒时，他满以为比谁都懂行。确实，他是个行家，但是他莽撞地相信这种商品是不会衰落的，他心目中，还存在着某些迷信，他觉得西班牙人民同那种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绸缎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东西，色彩越鲜艳，”阿纳伊斯常常这样说，“销路就越好。”

这时，在远东又出现了一位新的艺术家，一位终于使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大倒其霉的天才人物。这位革新家名叫申括。此人如果同阿雍相比，他们在佛教艺术上的地位，恰如贝多芬与莫扎特在音乐上的地位一样。申括改进了阿雍的艺术风格，使色调更加丰富多彩，变化万千。总之，他把那优雅动人、充满诗意的奏鸣曲，发展成了富有生活气息、旋律清新、大胆泼辣、雄浑有力的交响乐。堂博尼法西奥一看到这种申括式头巾的最初样

品，就赞不绝口。“太好啦！这真是神仙用的东西，”他说道，“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他未经慎重考虑就急于大批订货，铸成了商业上的大错。那位杰出人物没有来得及亲自估量这一错误的后果，因为他不久就去世了。

经过清点，折扇、马尼拉麻布、丝绸、马德拉斯的纺织品和象牙制品也都存货甚多，于是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整理。这样，巴尔瓦丽塔把从小看成是玩具，曾使她许多夜晚郁郁不欢的全部珍品终于转到了自己的手里。她虽然年纪尚幼，判断力不强，但对那些精致的东西却从不漠然视之——直到今天，她也会说，如果有个玲珑剔透的牙雕钟楼落在她手里，她真想将它揣在怀里拔腿就跑。

到了十五岁，巴尔瓦丽塔出落得非常俊俏。她身材苗条，线条清晰，皮肤柔嫩，面色红润，性格开朗，活泼俏皮。她还没有未婚夫，因为妈妈不允许她谈情说爱。好几个小伙子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缠住不放，结果徒劳无益。妈妈有自己的打算，并已着手作出万无一失的安排来实现她的计划。圣克鲁斯和阿纳伊斯两家是世交，历来过从甚密；而且，他们和特鲁希略家族都有亲属关系。堂巴尔多梅罗一世的妻子和已故阿纳伊斯的妻子是表姐妹，她们都是那棵粗壮大树上的花枝，都是托莱多大街马鞍行老板的后代。对她们的历史，胖子阿纳伊斯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两个表姐妹都有一个好主意，在互相告诉对方以后，她们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的心竟是不谋而合……“很清楚，这是天作之合……”两姐妹互相祝贺，决心把她们的想法变成幸福的现实。那个卖马具的厄斯特列马都拉人的后代一向以办事干净利索、说到做到而著名。她要巴尔多梅罗和巴尔瓦丽塔成婚。

阿纳伊斯的女儿曾多次见到过圣克鲁斯的儿子，但是从来

没有想过他会成为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不但没对她说过半句情话，而且从来没有象那些想讨她欢心的人那样脉脉含情地看过她一眼。巴尔多梅罗通达事理，容貌英俊，身强力壮，气色很好，但天资低下，愚笨得象个白痴，他寡言少语，每次讲的话都能数得出来。他的腼腆的性格同他魁梧的身材极不相称。他目光诚恳、亲切，象一条十分温顺的长卷毛狗。圣克鲁斯的儿子是个忠厚老实的典范，每天都按教会的规定，去教堂望弥撒；同家里人一起作祈祷；他可以在办公室里每天一连工作十小时以上，连头都不抬一下。父母给的钱，他总是存着不花。尽管他具有这些难得的天赋，但巴尔瓦丽塔在大街上，或在阿纳伊斯的商店里，或在家里——这种情况是很少的——见到他时，在巴尔瓦丽塔的眼里，他的样子同一袋煤或一匹布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某一个训诫日，妈妈和巴尔瓦丽塔在圣克鲁斯教堂做完忏悔和领受圣体后回来，当妈妈提出要她和巴尔多梅罗结婚时，她就象见到鬼怪那样惊呆了。她既不拐弯抹角，也不用外交辞令，直言不讳地说：啊，咱特鲁希略家的人办事可真干脆！……

巴尔瓦丽塔尽管是个敏捷果断的人，善于摆脱使她厌烦的追求者，但在这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却束手无策了。她不好意思告诉妈妈说，她根本不爱圣克鲁斯的儿子……她本想把这话说出来，但是妈妈却板起了面孔。那时，在妈妈紧锁的眉间，女儿看到了特鲁希略家族不容有任何违抗的门风。可怜的姑娘胆怯了，哎哟，多令人害怕啊！女儿知道，如果她说出什么不合妈妈心意的话，妈妈一定会愤怒得象头狮子似地暴跳起来。她想到这里，便象望弥撒一样，默默不语了。妈妈在那一天和以后几天连续找她谈话，要她赶快成婚，她要么点头默许，要么恭顺地开口表示同意。不过，她不断地扪心自问，既感到痛苦，又感到

安慰。她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心中只是模模糊糊地有那么一点影子。确实，她不爱她的未婚夫，可是她也不爱别的什么人。如果将来她会爱上某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就是她的未婚夫。

最奇怪的是，当婚期已定，巴尔多梅罗能够经常见到他的未婚妻时，他从来不提爱情的事，也不写一个字给她，尽管巴尔瓦丽塔的妈妈常常故意避开，让他们单独相处，给他们谈情说爱的机会，但是，他毫无表示……那个笨拙的美男子同她谈起话来总是平庸得很。他非常腼腆，他本人就象他所穿的色当上等毛料的燕尾服一般规规矩矩；而燕尾服经他一穿，简直就成了本店最佳料子的广告。巴尔多梅罗在谈话中，老是拾庞特霍斯伯爵的牙慧：前一年的霍乱；对修道士的屠杀；在修道院的废墟上将盖起许多壮观的建筑等等。如果呆在店铺里聊聊这些事儿，那还是颇为有趣的，不过，对于还没有恋爱过、然而希望有人爱上她的姑娘来说，可真是腻烦透了。

听着未婚夫的话，巴尔瓦丽塔忖道：这小伙子是在故作镇静，尽管是个傻大个儿，却没有勇气把心事吐露出来。“他爱我吗？”未婚妻心中老琢磨着。不久，她猜测：巴尔多梅罗没有明确对她表示爱情，完全是因为他愚钝怯懦，不知道怎样开口；但是，他一心一意地爱着她，他只是想从点滴小事做起，事事做得恰到好处，以此来博取她的欢心，表明他的爱情。无疑，最崇高的爱情是含情脉脉的爱情，最雄辩的嘴巴是紧紧地闭着的嘴巴。不过，姑娘并没有从这种自我安慰中平静下来，恐惧和犹豫不决使她整日坐卧不宁。“我是否也在不知不觉地爱着他呢！”姑娘这样想道。不，不爱！她反复地自问自答，诚实地思量着，发现自己根本不爱他。当然，她并不讨厌他，这为他们未来的相爱铺平了

道路。

一种索然无味的恋爱持续了好几个月，末了，巴尔多梅罗胆子大起来了，脑袋有点开窍了。他的嘴渐渐地“启封”，直到完全张开来，宛如一颗熟透的毛栗爆裂开来露出了它那美味的果实。正如大自然酝酿它的作品一样，“毛栗”一旦裂开，巴尔多梅罗就把他珍藏在心中的想法滔滔不绝地倾吐出来了。预定结婚的日子一八三五年五月三日终于到来了。他们在圣克鲁斯教堂举行了婚礼，仪式并不隆重；婚后，他们在男方安了家，那是拉莱尼亚广场最豪华的房子之一。

四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巴尔瓦丽塔精神恍惚，闷闷不乐，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惹得妈妈十分担忧。可是婚后两个月，在这对勉强凑合的夫妇之间，开始出现了相爱的征兆。巴尔多梅罗象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在办公室里不时哼着小调，常常借故提早回家，去找妻子说说话儿；一见到妻子，不管是在过道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总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结算帐目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地出点差错；他在信件上签字时，开始打破商业传统字体的惯例，别出心裁地加上粗大醒目的一笔，而且在收笔时还要往上一挑，仿佛在祈求上天的眷顾。他深居简出，常常对知交们说，再也没有比他更幸福的人了，即使让他当国王、当将军（和他同名的埃斯帕特罗① 就是一位将军），他也不干。巴尔瓦丽塔喜不自胜地对妈妈说，巴尔多梅罗对她非常体贴，两个人情投意合，没有比他更忠厚善良的了；还说，他天资聪颖，知道在什

---

①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1793—1879)：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么场合，以怎样方式来显露自己的资质。巴尔瓦丽塔每次回娘家，待不到十分钟，就开始心神不宁，迫不及待地寻找各种借口要回婆家，说："我该走了，我丈夫一个人在家呢。"

夫妻间的恩爱与日俱增，这使巴尔瓦丽塔的母亲掩饰着内心的喜悦对女儿说道："看来，我的女儿，你们简直要使《特鲁埃尔的情人》① 自愧不如了。"每天下午，两口子一同出去散步。堂巴尔多梅罗二世每次进戏院，总有妻子在身旁相陪。他们之间的爱情，日甚一日，月甚一月，年甚一年，形影不离，互敬互爱。婚后多年，仍然象处在蜜月之中。在丈夫眼里，妻子是圣洁可敬的女子；在妻子心中，丈夫是世上完美无缺值得爱恋的男人。这两颗心是如何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可就说来话长了。圣克鲁斯夫妇至今仍然健在，但愿他们俩长命百岁；他们是本世纪最幸福、最令人羡慕的一对。他们的名字，应该用金字写在主教令人厌恶的客厅里，以便千秋万代永远作世人的楷模，并且应该让神父们在诵读《保罗书信》② 时加上一段——用拉丁文或卡斯提亚语，——借以向世人介绍这对崇高的配偶。一八四一年，在马德里的一个凄惨的日子——莱昂将军③ 被枪杀的日子——里，当堂娜亚森松·特鲁希略离开这个世界时，她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认为，别的事情姑且不论，仅以她促成了那桩基督教婚事的功劳，就应该上邀天宠了。至于前一年死去的巴尔多梅罗的母亲

---

① 西班牙传说，被著名剧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约1582—1648)等搬上舞台。

② 《圣经·新约》中《使徒书信》的主要部分。传说是使徒保罗写给各地教会或个人的信。依次编为《罗马人书》、《哥林多书》(前、后卷)、《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书》(前、后卷)、《提摩太书》(前、后卷)、《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共十四卷。

③ 迭戈·德·莱昂(1807—1841)：西班牙将军，因阴谋反对伊莎贝尔二世女王被枪杀。

胡安娜·特鲁希略，她是没有资格争夺这份荣誉的，因为亚森松自会向天上诸神表明，在她的表姐之前，她早已想到了那桩伟大的姻缘。

无论时光还是生活中的琐事，都没有减弱这对恩爱夫妻的缠绵之情。老两口头上都添了银丝，可是堂巴尔多梅罗还是逢人便说，他仍然象新婚第一天那样钟情于他的妻子。他们携手散步，并肩看戏，缺了一个，另一个人也就提不起兴致来。在对全家来说具有纪念意义的所有幸福日子里，他们都互赠礼品；最使他们感到幸福的是，两个人身体都十分康健。圣克鲁斯先生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夫妇能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躺在他们从结婚开始睡了一辈子的同一张大床上双双归天。

我是在一八七〇年认识这对夫妇的。当时，堂巴尔多梅罗已经六十岁了，巴尔瓦丽塔是五十二岁。堂巴尔多梅罗是位仪表堂堂的先生，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红光满面，身体健壮，模样比许多四十岁的人还显得年轻。他牙齿齐全，步履轻捷，头脑机敏，性情安静，总是露出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的目光总是象纽芬兰的叭儿狗那样温驯。他的妻子，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是一位美女，我几乎要称她是一位绝代佳人。她的面孔就象刚采下来尚未萎蔫的玫瑰那样娇嫩，而她只用清水洗面，不涂任何化妆品。她保有满口理想的牙齿。即使不用胸衣，她的身段也比当地那些同年龄的老态干瘦的女人好看得多。她头上已是银霜一片，这反而使她显得比头发花白时更有姿色。她把头发高高地象蓬帕杜尔① 的假发一般优美地盘卷在头上，并且在前额处分开，使得好多人认为她比没有出现白发时更加漂亮。假

① 蓬帕杜尔(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

如巴尔瓦丽塔刻意打扮一下的话，那就可以肯定，她根本不象一个五十二岁的人，站在三十八、九岁的女人中间，谁也不会看出她比别人年长，因为她的面容和表情都和青年一样妩媚，她微微一笑，令人觉得比蜜还甜……如果她有意将自己打扮得风骚点的话，我是说……如果不象现在这样把上帝赋予她的风趣藏在心里，从而成为受人敬重的主妇的话，那么，许多男人就会纷至沓来，象苍蝇扑向由于过分成熟而开始起皱、表皮溢出大量糖汁的水果一般。

那么，胡安尼托的情况如何呢？

那对幸福无比的夫妇，从结婚第一年起，就盼望着胡安尼托出世。他们月复一月地期待着，恰象犹太人朝朝暮暮地巴望着见到耶稣一样。孩子迟迟不来，使他们不禁感到忧伤；但是，一想到他定会降生，便又振奋起来。既然他迟早会出世……那就耐心等着吧。而这个异常顽皮的孩子又偏偏要考验父母的耐心，迟迟十年没有露面，使他们痛苦难忍。这孩子只是让巴尔瓦丽塔在梦中见到他，在各个不同的孩童的面孔上看到他：他啃着攥紧的拳头；他的小脸藏在镶花边的帽子下；他渐渐长大了，肩上扛着小猎枪，眼里闪出淘气的光芒。正当夫妇抱怨上帝欺骗他们的时候，上帝终于打发胡安尼托降生了。那是一八四五年九月的一天，胡安尼托·圣克鲁斯来到了这个最幸福的家庭。全家人欢喜极了。孩子的教父胖子阿纳伊斯却对巴尔瓦丽塔说："你骗不了我。这里边有鬼。这孩子是你从孤儿院里抱来欺骗我们的……"呸！这些保护贸易主义者只不过是些乔装打扮的走私犯。

父母把儿子当作宝贝，给他安排了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并没有让他娇生惯养。堂巴尔多梅罗难以抑制自己泉水般的父爱，

他不想对儿子严加管教，也不想象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那样去教育儿子。假如妻子允许的话，他肯定会对孩子纵容到让他随心所欲的地步。为什么这个曾经受到堂巴尔多梅罗一世那么严厉的训教的人，却对儿子这般溺爱呢？这是教育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堂巴尔多梅罗对父亲的严格的家教和惩罚，对自己吃过的苦头，记忆犹新。父亲天天晚上逼着他同店员们一起作祈祷；在二十五岁以前，他从来没有单独出去散步过，每次出去都要由店员陪着；只是在复活节① 那一天，才有幸去看场戏。父母每年给他做一套新衣服，而且只准在星期日穿一穿。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八点，不是让他在办公室做事，就是派他到商店干活，从扛货包到写信件，什么都干。傍晚，他必须遵照父亲的吩咐在天黑之前点亮那支有四条烛芯的大蜡烛。至于游戏，除了玩玩纸牌以外，他什么都一窍不通。即使在他已经开始穿得衣冠楚楚以后的多年间，他口袋里还是不见分文。他只知道吃苦，做事，跟脏活打交道。奇怪的是，对堂巴尔多梅罗曾经如此有效的教育方法，对他的儿子却是收效甚微。这倒没有什么不合逻辑，而是当时的主导思想、亦即社会进步的具体成果。如果没有进步，世界将成为什么样子？堂巴尔多梅罗就是这样想的，他一想到这里，就想让孩子去自由发展。他多次从聚会在坎特罗家里的经济学家们那儿听到过这句名言：无为而治，任其发展……胖子阿纳伊斯和他的朋友、经济学家帕斯托认为，所有重大问题都会自行解决。堂佩德罗·马塔也持这种观点，他把医学上的观察疗法应用到社会和政治方面。大自然的万物都

---

① 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该教称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后第三日复活。据公元三二五年尼西亚会议规定，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于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为复活节。

可以自我治疗创伤，听其自然，不必去管。只要有空气，自身的修复力量是万能的，可以使一切复原。在社会环境影响下，意识决定着精神方面的各种感觉，因此，人们可以自己教育自己。堂巴尔多梅罗并不这样讲；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模糊认识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时髦而实用的话："世界在前进。"

胡安尼托倒还幸运，有妈妈在，他妈妈感情和理智并重，配合得尽善尽美。如有必要；她会严加管教；同时，她也善于宽容。如果说，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强迫一个上了大学和听萨尔梅龙① 讲课的孩子去拨着念珠做祈祷的话，那么，她也决不允许儿子对宗教的基本义务有所轻忽。孩子心里很清楚，如果逃避星期天的弥撒，下午就不能出去看戏；如果六月份拿不到好分数，口袋里就不会有钱，因而就看不成斗牛，不能和埃斯图皮尼亚（后面我会讲到这个人物）一起去郊游，不能用网和胶去捕鸟，至于其它所有一切用来解除劳累的娱乐活动，也就统统无从谈起了。

他在马萨瑙学校——那里供应一餐午饭——念中学时，妈妈每天晚上都帮他补习功课，象把羊毛装进坐垫里一样，把学过的课程一古脑儿地强行塞进他的脑子里去。看吧，这位夫人变成了个预言家，她能解释人类的全部科学，她能给孩子讲解书本上的一切难点，弄清楚所有疑问，就象使他能弄懂全部课程的上帝一般。只需指出，她也给儿子翻译拉丁文的习题——尽管她从不懂得这种语言——就可以表明，巴尔瓦丽塔夫人出于母爱，具有多么渊博的知识了。说实在话，她的翻译是自由式的，更确切地说，是自由主义的，近似蛊惑性的。不过，如果费德

---

① 萨尔梅龙(1837—1908)：西班牙政治家和哲学家，曾任第一共和国总统。

罗① 和西塞龙② 从这位女教师的肩上探过头去听讲的话，也不会感到不快的。女教师充分利用学生知道的那一丁点儿可怜的东西大加发挥。巴尔瓦丽塔还训练儿子的记忆力，使他解脱杂乱无用的知识，而用鹰嘴豆或菜豆把初等算术的问题讲解得清清楚楚；如果没有豆子帮忙，她的讲解就不可能那么引人入胜了。在讲大自然的历史的时候，这位女教师常常求助于雷蒂罗公园的狮子。只有对化学，母子俩才不由得相对而立，面面相觑，但是，最后，当她发现化学无非是药剂师摆弄的那些玩艺儿，无非是往试管里加多少井水的问题时，她便把分子式灌到儿子的脑海里去。总之，当胡安尼托在艺术中学毕业时，巴尔瓦丽塔高兴地宣布，通过这一阵忙忙碌碌，她自己已不知不觉地象堂娜贝阿特里兹·加林多③ 那样变成一位拉丁文专家了，变成一位通晓百科知识的教授了。

五

从一八四五年以来，在这位商店继承人妙趣横生的成长过程中，随着时光流转，圣克鲁斯的店铺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纯粹是一些表面上的变化，实质却依然如故。一八四九年前后，在办公室和店房里，开始添置了汽灯，四芯大蜡烛被工业进步的铁拳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从此销声匿迹了。钱柜里已经存入了圣费尔南多银行首批发行的纸币，不过这种纸币只能用在汇票的结算上，它的信誉还没有在顾客们中间建立起来。人们习惯于

① 费德罗(公元前30—公元44)：拉丁文神话作家。
② 西塞龙(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和作家。他的论文和文体，被誉为拉丁文的典范。
③ 贝阿特里兹·加林多(1475—1534)：西班牙人文学家，通常也被称为"拉丁文专家"。

把金属货币盛在钱袋里，不管统计多大数量的钱币都得靠毕达哥拉斯① 之类的数学家们亲自动手，因为金属货币种类繁多，斑驳陆离，——西班牙的古金币，卡塔卢尼亚的比塞塔，西班牙的杜罗，美洲的古银币，以及有棱有角的硬币等等——把人弄得头晕目眩。当时还没有邮戳，没有信封，也没有工业进步带来的其他成果。但是，店员们已经开始摆脱各种枷锁；他们再不是巴尔多梅罗一世时代的那种贱民了。过去，这些贱民只在星期天才能外出，并且必须结伴而行，必须穿清一色的工作服，就跟学生或者囚犯一般。后来，店员们根据个人的兴趣，可以到比利亚埃尔莫萨去参加豪华的舞会，也可以去参加普通的舞会。当然，那种祖辈相传的虔诚行为还没有变化：每天晚上还必须拨着念珠做祈祷。这一点，直到最近店铺转到“孩子们”手里时，才算成为历史。在堂巴尔多梅罗掌管的时候，店铺基本上没有偏离他父亲严格规定的轨道，因此，应该把他的父亲称为伟大的堂巴尔多梅罗，堂维生特·洛佩斯已经为他画了肖像，我们也已经有幸在他那位负有盛名的后代的大厅里欣赏过了。为了用进步来振兴那位杰出的堂巴尔多梅罗的事业，必须让整个马德里来一番变化：用遗产在修道院的废墟上建设一座崭新的城市；请庞特霍斯伯爵来把马德里整顿一新；让一八四九年和一八六八年的关税改革把马德里的全部商业弄得一片恐慌；请萨拉曼卡② 这位伟大的天才来设计第一批铁路，借助蒸汽的神力把马德里和巴黎之间的距离缩短到四十个小时——总之，要通过多次的战争和革命，对个人财富动一番大手术。

---

①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希腊数学家。

② 何塞·德·萨拉曼卡(1811—1883)：西班牙银行家和政治家，曾任财政大臣。马德里的主要铁路都是他主持修建的。

自从堂博尼法西奥去世以后，巴尔瓦丽塔的哥哥古梅辛多·阿纳伊斯的店铺也经受了严重的危机和重大的变迁。在妹妹巴尔瓦丽塔和圣克鲁斯结婚两年以后，古梅辛多同堂贝尼格诺·科尔德罗的女儿伊莎贝尔·科尔德罗结婚了。伊莎贝尔·科尔德罗是个能干的女人，有商人的眼力，那个信誉卓著的店铺就是靠她挽救过来的。由于已故的堂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晚年的错误，这个店铺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五年间生意不佳，只是由于它所销售的马翁市生产的轻纱细布直到一八五四年仍然供不应求，这家铺子才得以免遭倒闭的厄运。中国料子的销路已明显地下降了。奔驰不停的四轮马车，每天都把巴黎的新产品及时运到马德里。花色素淡的布匹开始缓慢地、然而不可阻挡地涌来，作为文明的象征出现在马德里。西班牙社会开始流行素雅的衣着，衣服的颜色变得深暗，五颜六色的欢快的王国的崩溃已成定局。红色的斗篷消失了，马尼拉的头巾不见了。贵族们已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把它们让给中产阶级去享受。而中产阶级也力图成为贵族，把这些东西交给平民，交给那些艳丽色彩最后的忠实的追求者。尽管人民以彩色画家和诗人的本能，象保护萨拉戈萨的蒙特莱隆公园和多面堡那样保护着西班牙的衣饰，但是，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神奇的色彩，被南国的太阳照得火红的迷人的天然画卷，已渐渐被逐出了市场。大披巾也徐徐地从美貌女性的肩上跌落，既然社会在固执地要使自己的外貌变得更加严肃，那么，除了裹上色彩素淡的服饰以外，就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我们处在北欧的影响之下，而这个该死的北欧却把它那阴沉沉的天空所特有的灰色强加给我们。高顶礼帽给人以威严之感，头上戴了那么个烟筒就使人神气十足。贵妇们如果不穿黑色、灰色、烟色、墨绿色或科林托葡萄干

色的衣服，就觉得有失身份。她们认为，色彩过分鲜艳，会使她们变得低贱，因为只有平民百姓才喜欢朱红、大黄、深灰和翠绿的色彩；这些平民如此酷爱彩色，他们这种感情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庄重的颜色不能在他们中间打开销路。平民们接受了深色斗篷，却镶上了鲜红的花边；妇女们戴起了深色的小帽子，可是披巾和头巾的色彩仍然鲜艳夺目；大衣甚至撑裙也改用了深色，可是披肩的颜色还是很嫩，比如天蓝色、玫瑰色和那不勒斯的金黄色之类。从一八四〇年以来，丝绸销路之所以不佳，不仅仅因为受到了来自欧洲的“庄重的颜色”的打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无法逃避的经济原因。

日益发达的交通运输给我们送来了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强大工业的使者。他们需要市场。当时还没有出现到非洲去寻找市场的热潮。他们到西班牙来倾销商品，用玻璃念珠来换取金砂，用毛织品、印花布和美利奴羊毛的织物来换取现金或艺术品。另外，还有一些使者则跑来掠夺我们的教堂和宫殿，把历代的祭服和祭坛上的锦缎，金线和银线的织物，刺绣精美的丝绒，以及其他西班牙工业的各种珍品洗劫一空。与此同时，早已降格成为吉卜赛女人饰物的精致的马尼拉披巾，也被抢得干干净净。和其他地方一样，马德里也受到了进步的另一个儿子即另一种贸易现象的影响。我这里是指英国航海事业的惊人发展和巨大的垄断能力。这种影响，很快在波斯塔斯大街那些偏僻的角落里显露出来了。中国的纺织品突然跌价。跌价的原因非常简单。英国人在新加坡建立了巨大的商品库，垄断了亚洲的贸易，使我们通过加的斯和好望角同那些遥远地区进行的贸易破产了。阿雍和申括不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转而成了英国人的朋友。这两位艺术家的后继者，多产而有灵感的金冲，用

英文同我们的商人通信，用英镑为他的货物标价。自从新加坡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出现以后，广州和上海的纺织品不再用多吨位的三桅帆船，不再用加的斯、费尔南德斯·德·卡斯特罗、库埃斯塔、鲁维奥的船主们的船转运了；漫长的好望角航线已成为过去，只是作为历史上的达·伽马① 和阿尔布克尔克② 的神奇的创举供后人凭吊。英国的巨轮开辟了新的航线，何况还有苏伊士铁路同它配合。

早在一八四〇年，直接从广州进口纺织品的商店，已无力和那些在利物浦订货的商店进行竞争了。波斯塔斯大街的小贩们，只能在马德里仅有的两、三家批发站里买进这种货物。多年之后，潮流再次发生变化，西班牙重新直接进口金冲的商品；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在一八六八年以后大力振兴商业，积累今天这样雄厚的资本。

古梅辛多·阿纳伊斯的商店也受到了破产的威胁，因为从菲律宾公司直接或间接批发货物的三四个大店不可能继续垄断中国的呢料和其他艺术品了。充斥马德里市场的纺织品，要比堂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的进货价格更为便宜，他只能不顾血本，把货物卖掉。为了补偿大拍卖的损失，必须赶快筹划新的业务，寻求新的道路；这可是古梅辛多的妻子伊莎贝尔·科尔德罗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她比丈夫聪明得多。伊莎贝尔虽然没有学过地理，但她知道，天底下有个新加坡，还有一个苏伊士海峡。

伊莎贝尔·科尔德罗看出了这种商业上的潮流，她不知道叫它什么名字，她不象丈夫那样一味诅咒英国人，她要想出最好

---

① 达·伽马(约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一四九七年自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于次年五月二十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

② 阿尔布克尔克(1453—1515)：葡萄牙航海家。

的办法来。适应什么潮流呢？当时最时髦的是经营新产品，北欧的灰色布料深受欢迎，法国和比利时产品销路很广，征服和同化了我们这一富有美感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民族。穿衣先于思想，当诗歌还没有被散文所代替时，毛料已把丝绸挤垮了。

“那么，我们来经营新产品吧，”伊莎贝尔对丈夫说道。她发现社会上有一股时装热，所有马德里人都想用素淡的颜色把自己打扮得高雅一些。再说，中产阶级当时正在崛起，他们把新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下设立的大小肥缺一抢而空，他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教会的全部庄园，使自己变成地主，他们还从国家预算中捞取好处，总之，他们要吸尽专制主义和教会的尸体的骨髓，创造自己的燕尾服帝国。当然，燕尾服只是一种象征；但这个帝国最有趣的是夫人们的服饰，那是它的强大力量的源泉。这些夫人们跳出了私生活的小圈子，走向社会，决定重大事件。啊，女服！谁不承认女服是我们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活力？也许，它是运动和生命的源泉。诸位可以稍稍寻思一下，这种女服意味着什么，有多大的价值，世界上最勤奋的城市用了多少财富和智慧来生产它！你们会不知不觉地想到时装衣褶里的整个中产阶级，想到那个以高顶礼帽作为顶峰的巨大金字塔，想到整个政治和行政机构，想到公债和铁路、预算和年金，想到保护国和社会党的议会制。

但是，古梅辛多和伊莎贝尔动手晚了一步，因为新产品业已被机灵的商人所垄断，他们抢先踏上了通向巴黎的道路。古梅辛多也到过巴黎；但是他没有眼力，只买了一些没有销路的古怪可笑的服装回来。不过，妻子伊莎贝尔没有灰心丧气。当她的丈夫束手无策的时候，她却是成竹在胸。她看到马德里的风气正在迅速变化，这个傲慢的宫廷不久将从土里土气的小村变成

文明的大都市。当时马德里除了它的名称和可笑的虚荣以外，没有大都市的任何特点，好比是个身穿绅士装，而衬衣却破烂肮脏的乡巴佬。这个粗鄙的人终于要变成真正的阔老爷了。伊莎贝尔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她预料到必然要从洛苏牙河引来生活用水，因为在那些炎热的夏季里，市政府仍然饮用一桶桶从井里汲出来的水，并且把它供应给贝罗和特哈的喷泉。那时，街上的门廊都肮脏不堪，人们手捧水罐，走东串西，连刮脸都要出来取水。

那个女人目光远大，她看到了未来，当她听人们讲到布拉沃·穆里略① 的宏伟计划时，好象她心里早就有了预感。马德里在几年之内就会大量地供应用水，大街和广场上都可以得到配给了。人们至少可以洗手洗脸了。有水洗手洗脸之后，还可以用水来洗洗其他部位了。在她看来，在未来的马德里，人们都能穿各种整洁的衬衣，女人们将会养成每日更衣的习惯，男人们也会变得同样干净利落。她从这里想到了经营白色纺织品的前景，这种想法十分强烈，在她的坚持下，终于逐渐地付诸实现。在堂巴尔多梅罗和阿纳伊斯的帮助下，古梅辛多开始进口英国的细白布，荷兰的洁白亚麻细布和苏格兰的格布，爱尔兰细麻布和马达普兰细布，阿尔萨斯的棉布和印花装饰布。这样，他家的店铺经过艰苦的努力慢慢恢复了元气，重新繁荣起来。除了白布之外，他们还经营厚锦缎，做褥垫的粗布，库特拉的餐布和桌布，于是在商店原来的招牌上又加了一个经营项目，把这些商品称为该店的专销货。后来，他们还经销花边和机织镶边，而且阿纳伊斯的订货是如此之多，以致瑞士有一家工厂是专门为他生

---

① 布拉沃·穆里略(1803—1873)：西班牙政治家 曾任财政部长、政府首脑。

产的。最后，撑裙布也使商店赚了很多钱。过去，伊莎贝尔·科尔德罗曾预感到洛苏牙运河的开凿，此刻她又预感到撑裙将会畅销——这种撑裙，法国人称之为“马拉科福”①，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明，象是一个病人从气球起飞中得到启发而想出来的。

从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店里经营的呢料和其它亚洲商品只限于传统的珍品了。在精致的木箱里，只保存着个把个象牙塔和少量色泽鲜艳的高价大披巾。古梅辛多是马德里最擅长折叠大披巾的人，因为你要知道，干这种活，比唆使不听话的狗去做事还要困难得多。除非训练有素的人，否则是叠不成样的。因此，许多贵妇披着大披巾参加化妆舞会之后，第二天就把它装在盒子里，送到古梅辛多·阿纳伊斯的店铺来，让他按照传统的手法，每三道花条折一下，每四个穗头叠一下，而且还要把边掖在里面，让中心图案露在上边。店里还保存着两个身穿清朝官服的模特儿。本来打算要撤走，因为这两个可怜的偶像已经有点破旧了。可是，巴尔瓦丽塔不同意撤走，这两个模特儿正好和阿雍先生的傻气忠厚的面容相映成趣，对她说来，看不到他们就象埋掉了家中的某一个人似的；而且她还扬言说，如果她哥哥执意要撤掉这两个模特儿，她就将它们搬到家中的饭厅里去，把它们和碗橱配置在一起。

六

伊莎贝尔·科尔德罗·德·阿纳伊斯这个不平凡的女人，具有商人的全部敏感和才智，善于运用各种经济手段。除此之

---

① 巴黎南郊专门生产撑裙的一个小村名。

外，上帝还赋予她奇异的生殖能力。当胡安尼托在一八四五年出世时，她已经生了五个孩子。在怀孕和分娩方面，她象每年定期开花结果的植物一样，是准时不误的。在那五个孩子之外，她还添上了十二个，总数共达十七个。她提起每个孩子时，总能把他们的生日同伊莎贝尔二世执政期间的各种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我的大儿子，”她说，“是在卡洛斯派的军队进逼马德里城下时出生的。我的哈辛塔的生日，同女王的婚礼只差几天。我的伊莎贝丽塔，恰巧在梅里诺① 神父刺杀国王陛下的那天降临人间。我一八五八年生的鲁佩尔蒂托，那天是圣胡安节，马德里的引水仪式就是在这一天举行的。”

谁要是看到那间狭小的房间，谁就会想到一条法则：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挤在同一块地方生活下去。《圣经》中提到的畜群就是被死神以此为借口进行削减的。如果十七个孩子都活下来的话，那就得只好把他们象花盆一样摆在阳台上，或者象鹦鹉那样关在笼子里挂起来。白喉和猩红热为那些稠密的庄稼起了间苗的作用。到了一八七〇年，便只剩下九个孩子了。头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匆匆而去了。其他的孩子隔几年，死一个，队伍逐步减员。有一年，具体的年份我不大清楚，一连死掉三个孩子，平均每四个月天折一个。但是，那些活过十岁的孩子，后来都正常地发育成长了。

我刚才说过，她有九个孩子。现在还要补充一句，九个孩子里，女孩占了七个。对于堂古梅辛多这个老实人来说，这真是一种灾难！你对这七个女孩有什么办法？等她们长大成人时，得

---

① 梅里诺(1769—1844)：曾参加了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到了反对王室的卡洛斯派一边。

配备一支军队来保护她们。怎样才能给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一个好婆家呢？上哪儿才能选到七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呢？当人们向古梅辛多提起这桩事情的时候，他都付之一笑，他相信自己的女人是一定能够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的。“你们等着瞧吧，”他说，“她会想尽办法找到七个第一流的女婿的。”但是，这位多产的女人心中却没谱儿。她想到女儿们的前途时，就闷闷不乐，为给丈夫生了那么一大堆孩子，造成这么大的经济负担，而深感内疚。她同小姑子巴尔瓦丽塔谈起这件事时，常常悔恨不已，觉得自己不该生那么多的女孩。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六〇年是她生育的高峰时期，常常是刚刚分娩四五个月，就又有孕在身了。对于巴尔瓦丽塔来说，根本不必打听便知道她嫂子又有喜了。“这一次，”她对伊莎贝尔说，“你要生个男孩了。”伊莎贝尔一脸怒容，抱怨自己多产成灾，对她小姑子说：“什么男孩女孩，这些礼物应该统统送给你们。上帝应该让你们家里每年添只金丝雀。”

店里赚钱不少，但是，阿纳伊斯夫妇并不富有，因为孩子们一个个地生下，又接二连三地死去，还有那么一大堆女孩子，因此，本来应该兴旺的日子终于过得并不宽裕。尽管伊莎贝尔善于持家理财，但日常的开销太大，伤了店里的元气。不过古梅辛多在生意上总算比较顺遂，虽说资本不多，可也没有欠债。伤脑筋的是要把七个女儿打发好，在她们的棘手的婚事办妥之前，家里是不可能有多大积蓄的。

二十年来，伊莎贝尔·科尔德罗的身体被拖垮了，面色苍白，身体变形，就跟那些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各个部分都脱离了原来位置的人似的。几乎认不出她从前也曾是一位容貌出众的女子了。同她交往的人无法想象她也有过娇美的岁月，因为她的便便大腹已经和她的肤色和鼻子一样，成了她的身体的

正常的组成部分了。在那种状况下，即使在难得的短短的不孕期间，她的活动也始终如一，直至卧床分娩那一天为止。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不知疲倦地操持着烦琐的家务。她既要张罗厨房里的事情，也要过问帐房里的事情，刚刚放下晚餐用的一平锅面包或一大锅土豆，就要跑到店铺去打听今天收到了多少帐单或汇票。她的主要任务是管教女儿们，不让她们懒散。年幼的女儿们和儿子们一样，都要上学，大女儿们则料理家务，帮助妈妈做针线活，或者将爸爸的旧衣裤翻新给男孩们穿。有个女儿心灵手巧，还会熨衣服。她们常常在厨房的水池里洗衣服，然后再缝缝补补。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女孩子都很会修饰。星期天，妈妈带着她们排队出去散步时，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谁见了都要望她们几眼。望弥撒时，她们在教堂里鱼贯而行，惹得教徒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这里应该说明，这几个女孩子都长得十分漂亮。从两个已经成年的大女儿到娃娃似的小女儿，她们排成一队，委实有趣，她们从人数到依次递减的身材都使人注目。熟人们一见她们进来，就说："堂娜伊莎贝尔带着她的展品来了。"妈妈梳妆得极为简朴，不戴任何饰物，长满雀斑的脸显得清癯而疲倦，除了这种庄重的神态之外，这位妇女已经没有任何迷人之处了。她走在前边，率领着那支队伍，象是圣诞节① 时赶着火鸡叫卖的人似的。

这位可怜的女人责任重大，她要历尽多少艰难才能胜利脱身呀！遇到巴尔瓦丽塔，伊莎贝尔总要跟她说说体己话："你看，亲爱的，有时我一连几个月都折腾得筋疲力尽，不知如何是好。

---

① 基督教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重要节日，教会规定于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守此节。

多亏上帝保佑，否则……你不知道，七个女孩子的衣服，要操多少心！男孩子，把他爹的破衣烂衫修修改改，缝缝补补，凑合着穿就是了。女孩子可不行呀！……这年头时装的花样真多，这笔开销！……你看到那匹蓝色的美利奴毛的呢料吗？一匹不够，我只好又买了十余巴拉。讲到穿鞋，我真不想跟你说！在家里，如果哪一个不穿麻布便鞋的话，非把我气疯不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我只好让一家人吃土豆和面包。今年我把炖肉从菜单里减掉了。我知道店员们心里不痛快，我哪里管得了这么多，谁待他们好，他们上谁家去好了。一担煤，转眼就象一阵风似地飞光啦，真没法叫人相信！才买回几十公斤油，没几天就……咳，就象被猫头鹰喝光了似的。我让埃斯图皮尼亚买来两三担土豆，亲爱的，不经吃，就象根本没有买来似的。”

家里开饭，要摆两桌。第一桌上，坐的是主人和主妇，七个女儿，最老的店员，再加上某一位亲戚，比如普里米蒂沃·科尔德罗，他从托莱多的庄园来到马德里后，就一直坐在第一桌。坐在第二桌上就餐的，是那些小店员和主人的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在塞贡多·科尔德罗的丝织花边店里当学徒。算起来共有十七、八张嘴。操持这样一个家，不管怎样的女人都会累坏的，然而看来伊莎贝尔还支持得住。女儿们一天天长大，叫妈妈操劳的事情也逐渐少了一些。可是，刚能喘过一口气来，又不得不去为另外一些事情操心了，因为“野狼”① 在紧追着她们不放，随时都在打她们的主意。那几个女孩子，品德并不坏，但是她们太年轻、太活泼和太天真了，连上帝也无法使她们逃脱从家中唯一的阳台外面或从圣克里斯托瓦尔街巷的窗外射进来的窥探的目

① 指追求姑娘的小伙子。

光。开始有人写信来了。那些天真无邪的秘密约会，即使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恋爱，也可以说是一种爱情的游戏了。堂娜伊莎贝尔把眼睛睁得灯笼般大，不让女儿们离开片刻。除了进行这种十分累人的监视以外，总还得带她们出去炫耀一番，看看能不能招徕顾主，也就是说替她们找到丈夫。为了使女儿们到处受到赞扬，那位把她们当作商品的能干女人只好重新打扮起来，带着她的“货物”去出席女友们的聚会；否则，女儿们就会把嘴撅得老高，那她可就受不了啦。星期二一块外出散步，也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女儿们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把旧衣服整修一新。妈妈神气地戴着手套，尽管皮手筒也可以把手焐得暖烘烘的，但毕竟不能使手指活动自如。她还特意穿上一身漂亮的开司米衣服。她年龄不大，但看上去已颇为苍老了。

在社会搏斗中，那位巾帼英雄始终坚守岗位；上帝终于赞赏她的功绩，仁慈地望了望她的“展品”，并且为之祝福。首先出阁的是二姑娘坎德拉丽娅。说实话，这桩婚事并不很理想。丈夫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在阿帕里西的寡妇的衬衣店里当店员，名叫佩佩·萨马涅戈，除了勤勤恳恳、忠厚老实之外，家中一无所有。此人的姓氏可以常常在小店铺的招牌上看到。他的叔父在玛丽亚大街当药剂师。他有一个表亲是做鱼虾生意的，还有一个表亲在克鲁斯大街上开一爿斗篷店。他另外一个表亲是放债的，其余的表亲同他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不是店员就是小贩。阿纳伊斯一家，开头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是转念一想：“别高不成低不就把女儿耽误了，随遇而安吧！七个女儿都得找婆家，只要男方正派能干就行了。”

随后结婚的是大女儿，名叫贝尼格纳，她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参加过波特罗战役的那位英雄祖父。这门婚事很美

满。新郎叫拉蒙·维伦达斯，是托莱多大街著名货币兑换商的长子，是户殷实人家。拉蒙·比柳恩达斯前妻死了，留下两个孩子。他的亲戚有穷有富。他的叔父堂卡耶塔诺·比柳恩达斯，娶了卡萨-穆尼奥斯侯爵的妹子欧拉丽娅，称得上是个百万富翁。在维伦达斯家族中，有一个是开酒馆的，还有一个经营着一家卖细棉布和台面呢的小店，字号"雅量"。在有钱的和没钱的比柳恩达斯之间，亲属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但亲戚毕竟是亲戚，其中许多人还互相来往，并且亲昵地以你相称。

三姑娘的名字叫哈辛塔，第二年也找到了对象。他可真是个人物！……不过，说到这里，我得收住话头，先表一表哈辛塔婚前的一些事儿。

第 三 章

埃斯图皮尼亚

一

阿纳伊斯的店铺里，在临圣克里斯托瓦尔街的铁窗前摆着三把维也纳弯木椅子。几年前，那儿放的是一条包着黑油布、没有靠背的长凳，再早是一个大空木箱子。多年以来，这是店里用来聚会的场所。每家店铺都有一处这样的地方，正如每家都有自己的柜台和保护神一样。在公共娱乐场所尚未出现的时代，这种聚会是商店提供的一种附属社会设施，因为尽管当时也有一些多少带有爱国性质的秘密社团、俱乐部和咖啡馆，但大多数安分守己的市民是不上那儿去的，他们宁愿聚在店里谈天说地。巴尔瓦丽塔对于儿时的这种聚会，还有一些模糊的印象。那时常常来她家的有，一个骨瘦如柴的修士——阿莱利神父；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先生——伊莎贝尔的爸爸；还有几个军人；其他的人，她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些人在她脑子里已同那两个身穿满清官服的模特儿混在一起了。

在聚谈中，不仅谈论时政和内战，而且论及商业。巴尔瓦丽塔记得，曾听人谈起市场上开始出现最初的火柴或火药，有人已经亲眼见过了。有种象小瓶一样的东西，将火柴放进去，拿出来时就点着了。她还听人讲到过最早的粗麻地毯，第一批弹簧床

垫和最初的铁路。在参加聚谈的人中间，有一位在外国见到过铁路，因为在当时的西班牙，铁路还没有影儿呢。聚会上还有人谈到纸币。几年之后，这种纸币才在马德里流通，但只用于银行的大宗付款。堂娜巴尔瓦丽塔记得，当有人第一次拿出纸币到店里来买东西时，大家都感到很新奇，可是当时谁都认为纸币不如古金币好。至于煤气，那更是后来的事儿了。

岁月慢慢流逝，阿纳伊斯的店铺逐渐起了变化，而聚谈会却依然是原来的样子。一些参加者走了，另一些人来了。巴尔瓦丽塔婚后，每逢外出散步或买东西回到店里休息时，都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现在已无法弄清发生在何年何月的闲闻琐事："今天上午，第三营的那些戴着新的绒球帽子的步枪手们走得多么神气！……""今天，公爵到卡拉特拉瓦教堂来望弥撒了。利纳赫和圣米格尔同公爵在一起……""埃斯图皮尼亚，您知道现在人们在议论些什么吗？据说，英国人要造铁船。"

这位名叫埃斯图皮尼亚的人，大概是各种聚谈会上有会必到的人物。如果他不到阿纳伊斯店里来聊天，人们就纷纷发问："埃斯图皮尼亚呢？他怎么啦？"他一来，大家便高兴地呼叫着迎接他；只要他在场，交谈就活跃起来了。我是在一八七一年认识这个人的，当时，他吹嘘自己曾目睹了西班牙十九世纪的全部历史。埃斯图皮尼亚生于一八〇三年，自称是梅索内罗·罗马诺斯① 的生辰兄弟，因为他俩都生于这一年的七月十九日。从他的一句话，就足以看出他对自己目击的这段历史具有何等渊博的知识了："我见过约瑟夫一世②，就象现在看见您一样。"当人

---

① 梅索内罗·罗马诺斯(1803－1882)：西班牙风俗派作家。

② 约瑟夫一世(1768－1844)：法国拿破仑一世之兄，一八〇八至一八一三年间为西班牙国王。

们问他“你见过昂古列姆① 公爵，威灵顿② 公爵吗？……”他洋洋得意地说“那还用问”。他的千篇一律的回答是：“就象我现在看见您一样。”如果谁要以怀疑的口气盘问他，他就怫然不悦。“难道我没看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③ 进来！……哼，简直就跟昨天的事情似的……”为了说明自己见多识广，他把一八四〇年九月一日马德里的事情讲得绘影绘声，就仿佛是上个星期刚刚发生的一样。他曾目睹坎特拉克④ 死去；亲眼看见了处死梅里诺神父的场面，当时“他埃斯图皮尼亚就站在断头台上”，因为他是“和善仁慈”教友会的成员；他还看见了奇科之死……不，不是亲眼看见，因为当时他在拉斯维拉斯大街上，只是听到了枪声；七月七日，他看见费尔南多七世在阳台上向民防士兵下令，要他们狠狠地打击国民卫队；一八三六年他又看到罗迪尔⑤ 和军曹加西亚在阳台上大声疾呼，发表演讲；他看到过奥唐奈⑥ 和埃斯帕特罗热烈拥抱，看到这位埃斯帕特罗单独向人民招手致意，而那个奥唐奈却无人理睬，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同一个阳台上；最后，还是在那些年头里，他在阳台上看到过一个人高声喊叫，说国王完蛋了。埃斯图皮尼亚所了解的历史，是一部写在阳台上的历史。

埃斯图皮尼亚的经商史是奇异而简单的。他年轻时就到阿

---

① 昂古列姆（1775—1844）：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长子。一八二三年曾率军出征西班牙。

② 威灵顿（1769—1852）：英国统帅，第一任威灵顿公爵，有“铁公爵”之称。在反对拿破仑战争中，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

③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1806—1878）：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第四个妻子，一八三三年费尔南多死后，她摄政至一八四〇年。

④ 坎特拉克（1787—1835）：西班牙将军，曾在美洲独立战争中服役多年。

⑤ 罗迪尔（1789—1853）：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⑥ 奥唐奈（1809—1867）：西班牙将军和自由派政治家。

纳伊斯铺子里当伙计，在那儿干了多年，由于对主人百分之百的忠诚，对店里的事情十分热心，因而一直深得主人的好感。尽管埃斯图皮尼亚有这些长处，但他却不是一个好店员。接待主顾时，他耽搁的时间太长。派他到海关送封信或办件事，要拖很久才回来，害得堂博尼法西奥多次以为他被抓走了。尽管普拉西多① 有种种毛病，但主人不能没有他，因为主人信任他，只要有他照料柜台和钱箱，阿纳伊斯和全家人便可放心地睡觉了。他如此忠诚可靠，同时又十分谦恭，即使任意打他骂他，他也逆来顺受。因而，当埃斯图皮尼亚一八三七年准备利用一份小小的遗产作为自己开业的资金，从而向主人告别时，阿纳伊斯感到十分难过。主人对他太了解了，预言他如自己开业经商，前景是不会美妙的。

埃斯图皮尼亚在马约尔广场面包店隔壁开了一家呢料店，他虽然指望生意兴隆，但心中无底，把握不大。因为资金有限，他没有雇佣店员。不过，他那里的聚谈会却是全区最热闹的。从这儿可以看出为什么该店赢利甚微，堂博尼法西奥的预言是多么正确了。埃斯图皮尼亚有一种先天的顽症，而自己并没有克服和改正这种顽症的力量。愈是似乎无害的癖好，愈是可怕和难以克服。他既不嗜酒，也不寻花问柳；既不赌博，也不奢华。他的顽症是聊天。为了闲谈片刻，他可以把天下最好的生意搁在一边。他的话匣子一开，天塌地陷也没法把它打断，宁肯让人割去舌头，也决不收住话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聊天的人都聚到他的店里来了。如果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有人进来买东西，埃斯图皮尼亚便马上板起面孔，仿佛来客是一个对他行诈的仇

---

① 即埃斯图皮尼亚。

人。假如顾客要的料子摆在柜台上，他便稍稍扬起脑袋，表示货物就放在那里，示意不得再打断他的清谈。但是，如果料子放在货架高处，他便往上瞟一眼，仿佛要上帝忍耐一下，恹恹地说道："您要黄色的台面呢吗？您瞧着办吧。我看幅面太窄，对您不合适。"还有的时候，他露出怀疑或者佯装怀疑的神情，不肯定店里是否有顾客所要的东西。"给孩子买帽子？油布遮檐的？……可能有几顶，但这种帽子眼下已不时兴了。"

埃斯图皮尼亚只爱玩纸牌，属于最佳玩牌能手之列。一玩起来，天塌下来也要把牌打到底。他对聊天和社交如此入迷，把全部身心都投了进去；如果没有这种人到店里相会，他的心便痒得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锁上店门，把钥匙装在口袋里，到别的店里去寻找烈性酒——谈天说地，一醉方休。圣诞节来临之际，广场上摆开了货摊，可怜的店主埃斯图皮尼亚再没有勇气待在那个肮脏的黑屋里。街上嘈杂的人声，耀眼的灯光，对他的生命犹如空气一般不可缺少。关上店门后，他就径直找货摊的女人聊天去了。他认识所有的女人，知道她们要卖些什么东西，对东家长西家短也无所不晓。埃斯图皮尼亚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店主：他们在商界的作用，似乎就是少做买卖，借以减缓供应过剩的灾祸，阻止那些大手大脚的消费者花钱。这种小店主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堂普拉西多，您这儿有蓝色的灯芯绒吗？""蓝色灯芯绒！谁让你这么讲究？有是有，对你来说，就是太贵啦。""您还是拿出来给我看一看……看我能不能设法……"于是，埃斯图皮尼亚使出全身的勇气，忍痛牺牲自己最珍贵的感情和兴趣，把衣料从货架上取下来。"给你看吧。你要不是真心想买，趁早别找麻烦，看这看那的！我可没有闲着！""您还有更好的料子吗？""我早就说过了，就是基督也会被这些女人弄得昏

头胀脑的。有一种更好的，有，太太，可你买不买？说呀！二十二个雷阿尔一米，一个夸尔托① 也不能少。”“但是，你得让我看看呀！……哎呀，您这个人可真怪！您以为我会把这布料吃掉吗？……”“二十二个雷阿尔。”“去您的吧！让雷公劈了您！”“让雷公劈了你，你这没教养的，爱顶嘴的，不要脸的……”

可是，他对贵夫人却彬彬有礼。语气是这般温顺：“您买古毕卡呢料吗？有，有。您要看上边的那种料子吗？我看，夫人，您不会买这种东西的……我是说，这是我的看法；我不是不想让你买……现在条格料子很时髦，我这儿现在没有。下个月可能进货。昨天我看见了堂坎迪多和女孩子们。啊呀，孩子们都长大了。马约尔先生好吗？自从那次我们一块去圣希内斯教堂以后，我一直没见过他！……”由于这种经商之道，开业以来每星期到埃斯图皮尼亚这里来光顾的顾客屈指可数。六年以后，连苍蝇也不飞进他店里去了。埃斯图皮尼亚每天早晨打开店门，清扫店铺，在门前的人行道上洒上水之后，就戴上绿色套袖，坐在柜台后边读市场信息报。朋友们陆续前来，同他称兄道弟，这些人对置身于孤独之中的埃斯图皮尼亚来说，简直象从挪亚方舟上放出来的鸽子②，为他带来了比橄榄枝更加重要的东西，带来了语言，对他来说，语言是生活中趣味无穷的花果，是能够满足他的癖好的灵魂的烈性酒，……他们整天在那儿谈论奇闻，议评政治，他们对门迪萨瓦尔③、卡拉特拉瓦④，对玛丽亚·克里斯

---

① 西班牙古铜币。

② 据《圣经·创世记》载，谓上帝因世人行恶，降洪水灭世；挪亚一家能持守正义，乃命其造方舟。挪亚率领全家并各种禽兽避入舟中。洪水经四十昼夜退落，他先放出乌鸦，未归；又放鸽子，鸽子口衔新拧下的橄榄叶子飞回，乃知水退，平安已到。西方文学以鸽子和橄榄枝作为和平的象征。

③ 门迪萨瓦尔(1790－1853)：西班牙政治家，一八三五年曾出任政府首脑。

④ 卡拉特拉瓦(1781－1847)：西班牙自由派政治家，杰出的演说家。

蒂娜，甚至对上帝，都亲昵地以你相称，他们用手指在柜台上横七竖八地划出战术路线制定作战计划，指出埃斯帕特罗必经的通道和比利亚雷亚尔镇的地理位置。他们也谈论行情，进货，以及教堂里的、民防军的、女人的和宫廷的新闻，一切能供饶舌的事都在他的话题之列。他们这样海阔天空地神聊，不必打开店里的钱柜，不必惊动量布的尺子，那把木制米尺老是安静地躺在那儿，几乎要象晚香玉一般返青开花了。月复一月地过去了，店里的货物原封未动，不进不出。到店里来的，净是些懒汉、骗子和好唠叨的老头。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天，埃斯图皮尼亚的全部财产被查封了，他怀着极大的痛苦，庄严地离开了店铺。

二

那位伟大的哲学家没有绝望；既来之，则安之，他在朋友们面前泰然自若，他的外表和平静的面容颇有苏格拉底① 的气度，——他相信苏格拉底辩才无碍，足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七个小时。埃斯图皮尼亚用存货抵偿了所有的债务，分文不少，保住了自己的名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他一文不名。他的全部家具，只是一把量布的尺子。他不得不另谋生计。到哪个行当去施展他的伟大才智呢？他想来想去，发现在他那巨大的贫穷中还保留着一种肯定受到许多人羡慕的资本：广泛的社交关系。他认识马德里的许多小店主和大批发商。大小店门对他无不畅通。他为人忠厚，品格高尚，特别由于上帝赐给他的那种非凡的口才，人们处处对他笑脸相迎。他交游甚广，又有这些长处，于是产生了去作呢料掮客的想法。堂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巴尔多梅罗·圣克鲁斯、胖子阿纳伊斯、布林加斯、莫雷诺、拉比亚诺以及其他呢料、麻布和新产品批发商，把一匹匹呢料交给他，叫他到各家商店兜售，以成交额的百分之二作为酬谢他的佣金。至高无上的圣母马利亚！还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吗？他选择这条谋生之路，真是无比正确，因为这是唯一适合他性格的职业。他整日不停地奔波着，脚踏百家门，在街上同数不尽的熟人寒暄，向他们的家人问候，这是他的最大乐趣，如果剥夺他干这件事情的权利，简直就象要他的命一样。埃斯图皮尼亚生来不是为了被圈在一家店铺的。如果没有大街，自由的空气，聊天，谈生意，问候，来往，询问和争吵，他就活不下去。他举止洒脱，忽而一本正经，忽而言谈不羁。有时他一个上午就走遍了托莱多大街，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阿托查大街和卡雷塔斯大街。

他这样混了几年。由于他花销很少——既没有家累，也没有恶习(饶舌不算恶习)，——作掮客的收入尽管微薄，也足以维持生活了。再说，不少大商巨贾都关照他。这个送他一件斗篷，那个送他一件衣料，另一个给他一顶帽子，或者一些食品和果脯。就是最傲慢的商家也邀他同桌进餐，这不仅是出于友谊，而且是为了自己，因为听他淋漓尽致地讲各种各样的趣闻是很好的消遣。他那妙趣横生的清谈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无所不知，二是从不讲别人坏话。万一走嘴说句骂人的话，那准是针对海关的，反正他从不指名道姓斥责某一个人。

埃斯图皮尼亚不仅是个掮客，同时也是个走私者。他使用种种巧妙的手法通过希利莫关卡，经他的手偷运进来的二十六支纱的汉堡料子多得不计其数。夜里，他在斗篷下藏个包袱，佯装乞丐，背着孩子，穿街走巷，干这种事没有人能胜过他。出现

危险时，他比任何人都机灵，塞给检查官一两个杜罗，总能逢凶化吉，所以大商店都央他解决同财政部的纠纷。财经方面的罪行是不在十诫范围之内的。就道德而论，当时的人民根本不把对财政部的欺骗看作是什么罪行。埃斯图皮尼亚就抱这种看法，他在那类事情上得手之后，良心上并不感到内疚。他认为，财政部宣称属于它的东西其实并不属于它，而是国家的，也就是说，是某个胡安的；因此，哄骗财政部，就是把属于某个胡安的东西归还给某个胡安。这种看法得到了民众的全力支持，为此涌现出民众自己的英雄和烈士。埃斯图皮尼亚坚持这种看法，他的热情半点不亚于任何一个安达卢西亚的好骑兵——尽管他只当过步兵，——再说，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一提到财政方面的事，他的心情总是闷闷的，而一提到私人财产，他的心情便豁然开朗。他是这样一个人，宁肯整日沉默不语，也不把别人的一个铜板据为己有。

巴尔瓦丽塔非常喜欢埃斯图皮尼亚。从她记事开始，就看见他在她家里。根据父亲对埃斯图皮尼亚的评价和自己亲身体会，巴尔瓦丽塔清楚地了解，那个饶舌者具有过人的才能和忠诚。她小的时候，埃斯图皮尼亚每天送她到皇家大街街口的学校去上学。圣诞节期间，他陪她到圣克鲁斯广场去看耶稣降生和赶集。当堂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病得快死的时候，普拉西多一直守候在旁，从生病到入葬，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埃斯图皮尼亚对堂博尼法西奥·阿纳伊斯一家肝胆相照，同他们同甘共苦。至于他在这个如此高贵家庭中的地位，既是朋友，又是奴仆；如果说巴尔瓦丽塔一年中有许多日子把他留在家里，可大部分时间还是让他跑腿送信和推销货物，他做这些事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有时他去塞瓦达广场采买某种时鲜的蔬菜，有时到

巴哈街去订货，他有时还要到马拉比利亚斯去，因为店里的熨衣服和织花边的女工都住在那里。圣克鲁斯的太太对那颗纯朴的心灵有着极大的影响，埃斯图皮尼亚对她如此敬畏，唯命是从，即使巴尔瓦丽塔对他说："普拉西多，给我从阳台上跳到大街上去，"这个老实巴交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命令。

时光荏苒，当埃斯图皮尼亚年近花甲，不再从事推销和走私的时候，他在圣克鲁斯家中接任了一桩非常轻巧的差事。因为他稳妥可靠，对主人忠心耿耿，所以巴尔瓦丽塔便把胡安尼托托付给他。胡安尼托在马萨瑙学校上学，每天由他接送，星期天和节日由他带着出去散步玩耍。那位母亲相信埃斯图皮尼亚一定会象慈父般地照管胡安尼托，并且深信，埃斯图皮尼亚宁肯自己让人杀死一百次，也不会允许谁来动一动"海豚"①（他常常这样称呼胡安尼托）的一根毫毛。埃斯图皮尼亚带他出去看斗牛，启发他了解这项技艺的奥秘，这时，孩子已象成人般地自负了，自以为是名副其实的马德里人。看到那野蛮而动人的表演，一老一少同样兴致勃勃。散场出来时，普拉西多对胡安尼托说，他自己也有过斗牛的英雄业绩。他年轻时，也曾弯着腰，抖动红披风，向公牛挑战。他有一套铠甲，斗牛技艺娴熟，从不违犯任何规则……胡安尼托向他表示，想看看那套铠甲，普拉西多回答说，许多年前，他的做裁缝的姐姐（愿上帝保佑她的在天之灵）把它改成了达甘索·德·阿瓦霍教堂中耶稣基督的长袍了。

除去清谈，埃斯图皮尼亚没有其他恶习，也不和低贱的人混在一起。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同坏人有过接触，那是在给侄子的一个孩子行洗礼时；这个侄子娶了一个赌徒当老婆。那件极不

---

① 西班牙语"delfín"一词有"海豚"之意。

愉快的事，使他终身难忘，羞惭莫名。他侄子这个小流氓，当时居然伙同狐朋狗党一起把他灌得酩酊大醉，偷偷地在他脑袋上打了一个大疱，打得如此凶狠，就是石头人也会晕倒。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烂醉如泥。每当想起这件蠢事，他脑海里就闪现出那天晚上令人作呕的情景，并且伤心至极。这些混蛋，竟这样来嘲弄一个有节制的人！他们居心不良，明目张胆地欺骗我，灌了我那么多酒，又凶残、粗野、毫无顾忌地拿我取乐。他们要他唱下流小调，尽管他坚决拒绝，但很可能他是真的唱了。虽说感官失灵，他还是意识到他们把他弄成了什么样子，自重使他夺门而走。他跑到外边，希望夜晚的空气会使头脑清醒些。但是，尽管他稍稍觉得轻松些，仍然头晕目眩，无法控制自己。走到卡瓦·德·圣米格尔街拐角处时，他看见了更夫，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看见了更夫的灯笼。更夫正在向古奇列罗斯大街方向走去。他把更夫当成了圣灵，连忙脱帽下跪，进行祈祷，嘴里还念念有词："愿上帝保佑，万事如意。"那些下流的嘲弄者，跟在他后边哈哈大笑，当发觉自己适才所做的荒唐事后，他三步并作两步，朝着近在咫尺的家奔去。他一直睡到天亮，第二天才恢复了常态。但是他的心象针扎一般，痛苦极了。为了这件事，他常常唉声叹气，闷闷不乐。一想到巴尔瓦丽塔有可能知道圣灵的大笑话，他伤心透了。幸好，她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明明知道了却一直佯装不知。

三

当我本人认识这位杰出的马德里人时，他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身体保养得很好。他身材偏矮，有点肥胖，稍稍有点驼背。谁想知道他的长相，不妨看看罗西尼① 晚年的模样。我们

罗西尼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的画像和照片，可以说也就是埃斯图皮尼亚本人的形象。埃斯图皮尼亚的头型，笑容，侧影，特别是那鹰钩鼻子，干瘪的嘴巴和狡黠的目光，都可以说就是罗西尼的带有嘲弄意味的引人注目的脸庞的翻版；老年人的身型，使他颇象一位滑稽演员。年龄使埃斯图皮尼亚逐渐同鹦鹉结成了某种亲缘关系。

他在晚年，即七十岁之后，衣着总是不合时宜，这并不完全由于贫穷，因为圣克鲁斯一家人关心他，从不让他缺少什么；而是出于一种传统意识，不愿意在自己的衣柜里添置时式新装。他戴的那顶扁平的礼帽，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东西；他常年披着一件绿呢斗篷，只在七、八、九三个月才脱下来。他头发稀疏，几乎可以说是秃顶，但又不戴假发。为了使脑袋免受教堂冷风的吹袭，他怀里揣着一顶黑帽子，一进教堂便戴上。他一向起得很早，清晨冒着凉风，首先要上圣克鲁斯教堂，再上圣托马斯教堂，最后还要上圣希内斯教堂。他把帽子压在耳根上，在教堂里望弥撒，同信徒和教堂执事们聊天，然后从这个祈祷室走到那个祈祷室作各种各样的祷告。离开时，他举手向圣像致意，就象向站在阳台上的某一个朋友致意那样。随后，他伸出手指沾沾圣水，脱掉帽子，向街上踱去。

一八六九年拆毁圣克鲁斯教堂的时候，埃斯图皮尼亚委实伤透了心。看到碎砖乱石在滚滚烟尘中飞落下来，即令被毁掉新巢的小鸟和被从栖身之处赶走的人，都比不上他那样悲伤。只是由于他是个硬汉子，才没有哭出声来。巴尔瓦丽塔是在那座令人崇敬的塔楼下长大成人的。她目睹那种亵渎神明的场面时

---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所以没有哭，只是因为她气得发疯了，愤怒代替了眼泪。听丈夫说堂尼古拉斯·里维罗① 是个伟大的人物，她百思不得其解。教堂不见了，被夷成了平地。直到随着时光的流逝，在那片神圣的地基上建起了房子以后，埃斯图皮尼亚仍然耿耿于怀。他可不是那种可以将就承认既成事实的人。在他的心目中，教堂仍然耸立在那儿，每当他从原来教堂门口那块地方走过时，他总要手划十字，脱掉帽子。

埃斯图皮尼亚是“和善仁慈”教友会的成员，这个教友会原来就设在拆毁了的教堂里。他经常到那儿的祈祷室里为死囚们作临终前的赎罪祷告，在这阴森可怕的时刻同他们交谈，安慰他们，向他们宣讲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何等愚蠢无聊，上帝是何等仁慈善良，他们将在天堂里过上何等美好的生活。这些可怜的犯人，在向刽子手伸出脖子之前，要是没有人对他们说些甜言蜜语，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希望呢！

埃斯图皮尼亚多少年如一日，每天上午十点钟结束这种宗教生活。十点钟一过，他在教堂里的那种忧伤严肃的神情便从罗西尼式的脸上消失了，重新成了店铺聚谈会上的那位和蔼、健谈和讨人喜欢的人。他不在圣克鲁斯家，就在比伦达家，或者阿纳伊斯家吃午饭。假如巴尔瓦丽塔不吩咐他办什么事情，他便去为捞碗饭吃而奔波，他一向扮演着象黑人那样干活的角色。这时，他的表面职业是代人招聘店员，据说，谁肯付出报酬，他便可以为他安排工作。他也确实为人卖过力，但大多数情况下纯属做戏。如果谁问他事情是否顺利，他便用油滑的腔调回答说，他不想披露自己赚得了多少大钱。“喂，我们要互相帮忙，不要发

① 尼古拉斯·里维罗(1814—1878)：西班牙政治家、演说家和法学家。

牢骚……这个月，就算不满四十……我至少安置了三十个小伙子……”

埃斯图皮尼亚住在卡瓦·德·圣米格尔大街，马约尔广场西侧的一幢房子是他的栖身之处。由于那里的房子地基比广场低得多，所以显得上部高大庄严，底部宽广，看上去象座堡垒。如果从广场数起，埃斯图皮尼亚是住在第四层；从地下室数起，他就在第七层。在马德里，没有比这更高的建筑了，要爬上最高层，必须攀登一百二十道台阶。正如埃斯图皮尼亚傲然表明的那样，台阶全由石头砌成，这是他住处唯一值得称道的东西。正因台阶从地下室到顶端阁楼全系石砌，每层房子的台阶都显得阴森森的，这个大建筑物，仿佛是神话中的城堡。埃斯图皮尼亚不会忘记这种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讲，倒使他成了个有趣的人物，因为沿着埃斯科里亚尔① 那样的台阶爬到他家里和邻居的孩子们爬破木梯子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埃斯图皮尼亚为攀登那些久磨发光的花岗石台阶感到骄傲，但这骄傲却解除不了他的疲乏。于是我的这位朋友便求助于他的友好街邻来缩短石阶的距离。一个叫达马索·特鲁希略的人在广场上开了一家“百合花”鞋店，他允许埃斯图皮尼亚穿越自己的家门。这鞋店有个房门通向地下室的石阶，从那儿抄近路，埃斯图皮尼亚可以少爬三十级台阶。

对于所有人来说，埃斯图皮尼亚这个喜欢饶舌的人的住所是个神秘之地，因为谁也没有到那里去过，道理很简单，他只在夜里睡觉时才回家。而白天，他纵然疾病缠身，也要出去溜达，不愿留在家里。他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但是，年龄不饶人，一

① 指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建于一五六三年，位于山坡上，建筑物最高处达九十五米，需沿台阶爬上去。

八六九年十二月的一天，这个大人物从他经常光顾的场所消失了。很快有消息说，埃斯图皮尼亚病倒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许多店铺伙计都登上石阶前去打听这位交游甚广的病人的病情，原来他右腿患了急性风湿病。巴尔瓦丽塔立刻派出了她的医生，她觉得这还不够，又吩咐胡安尼托去看望他。“海豚”高高兴兴地去了。

这里要详细表一表“海豚”对他家这位老仆人兼朋友的这次探视，因为胡安尼托万一没有作这次拜访，这个故事也就无从写起了。硬要去写，势必面目全非。这是真的，因为随便哪一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有故事发生的，只不过不是这里描写的这个故事罢了。

四

胡安尼托认出了十一号门牌，那是一家禽蛋店。无疑，要进去就会踩着鸡毛和蛋壳。他向两个正在煺鸡毛的女人打听，她们指着一个屏风说，这就是十一号的楼梯口。在马德里老区的那座典型的建筑物里，门厅同店铺是两码事。胡安尼托这下子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埃斯图皮尼亚的靴子上经常挂着各种家禽的羽毛。他走出店门的时候，就象他刚才进来时那样，脚上又踩上了鸡毛，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没法绕开这满是鸡毛和血迹的地方。看到那些可怜的小动物被宰割的情景，他心里十分难过。刚煺完毛，它们就被拎着脑袋吊起来，不过，尾巴上仍然保留着羽毛，仿佛是对它们的悲惨命运的嘲弄。在进口的左边，“海豚”看到放着这家店子收购的一箱箱的鸡蛋。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为了满足口福和食欲，他们不仅宰掉了这些鸡，而且还要吃掉它们的子孙后代。在入口的右边，在那阴暗而肮脏的过道里，

一个满身血迹的“凶手”正在对一只只的活鸡处以绞刑。他熟练地拧着这些受害者的脖子，动作干净利落。他把鸡狠狠地拧一下，还没等它死透就递给煺毛女工，随后又顺手抓起另一只照章办理。到处都是鸡笼，里边装满了大小不等的活鸡。这些家禽饥渴而疲倦地从笼子的缝隙中伸出红色的脑袋，想呼吸一点空气；这些不幸的囚犯们，在受刑的前夕，还在你争我夺地为探出一点脖子而相互争斗着。

看过这个令人不快的场面，闻着鸡笼的臭味，听了那么多受害者的击翅声、啄斗声和咯咯的叫声，胡安尼托便开始攀登那著名的花岗石阶梯。石阶是黑色的，已经磨损。拾级而上，确实，仿佛进入城堡或国家的监狱之中。楼梯的扶手是砖石结构，外表涂了一层石膏，上面画满了道道，污言秽语和各种蠢话。紧靠大街的那一边，镶着牢固的铁栏杆，使这座建筑物的外表装饰得格外威严。当胡安尼托从一个房间的门口走过时，门正敞开着，他不由自主地往里面看了一眼，因为他对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他本想不会看到什么，但毕竟看到了点东西，而且突然使他动了情。原来里面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高高的个儿……那姑娘象是在窥视着，她也和胡安尼托同样好奇，想看看究竟是谁在这个时候在爬那个鬼楼梯。姑娘围着浅蓝色的头巾，肩上裹着大披巾，看到“海豚”的时候，她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就是说，她饶有风姿地抱起双臂，耸耸肩膀。通常马德里妇女将自己藏到披巾里去就是这种姿势。这个动作，倒有点儿象母鸡展起羽毛，然后徐徐收起，恢复原状。

看见那个姑娘，又见她长得标致，衣饰得体，胡安尼托不但不觉羞怯，反而想去同她攀谈。

“埃斯图皮尼亚先生住在这儿吗？”他问道。

“您是问堂普拉西多吗？……他住在最高一层。”姑娘往外走了几步，回答道。

胡安尼托心中暗想：“你走出来的目的是让我看看你的脚。好漂亮的靴子。……”姑娘发现这小伙子在看她，便把一只戴着红色露指手套的手从披巾下抽出来，举到嘴边。年轻的胡安尼托满怀着信心，禁不住问道：

“您在吃什么，姑娘？”

“您没有看见吗？”姑娘一边给他看一边说。“鸡蛋。”

“生鸡蛋！”

姑娘举止非常优雅，再次将裂了口的鸡蛋送到嘴边，吸了一口。

“您怎么吃这种粘乎乎的生东西。”胡安尼托说，他找不出别的更好的话头。

“这比煎着炒着的好吃。您想尝尝吗？”姑娘回答说，把蛋壳中剩下的蛋清递给“海豚”。

姑娘手指中间淌着透明的粘稠东西。胡安尼托很想接过来，但是终于没有去接，一看到生鸡蛋，他就感到恶心。

“不吃，谢谢您。”

于是姑娘就把鸡蛋啜光，把蛋壳扔掉。蛋壳在墙脚下摔得粉碎。姑娘用手帕擦着手指，胡安尼托觉得有了说话的机会，可是这时楼下传来了一个可怕的声音：福尔图娜！……当即，姑娘从扶手上探下身去，高声应着“就来”。这“就来”两个字的声音是如此尖锐，胡安尼托简直以为自己的耳膜快要被刺破了。尤其是那个“就”字，真象是一块钢板在另一块钢板上滑动而发出的那种尖利的颤抖声。姑娘一边象小鸟似地喊着“就来，就来”，一边顺着楼梯飞滚般地直冲下去，眼看她消失了，听到她的衣服啪嗒

啪嗒打在石阶上，胡安尼托提心吊胆，只怕她摔死了。最后，一切都归于寂静，年轻人又继续艰苦地往上爬去，在楼梯上他再没有看到任何人，连苍蝇都没有看到一只，除了他自己的脚步声，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埃斯图皮尼亚看到胡安尼托进来，喜出望外，病几乎好了一大半。这位健谈家没有躺在床上，而是靠在一张大沙发椅里。他不喜欢躺在床上。他的下半身用毯子和破布裹了起来，仿佛是个缠起来的木乃伊！那顶在教堂里用的针织黑帽，把他的头，甚至耳朵都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对这个病人来讲，没有人跟他聊天比风湿病的疼痛更为难忍。因为那个侍候他的女人，就是那个叫堂娜布里希达，或称女管家，待人十分冷淡，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埃斯图皮尼亚没有书，因为他不需要从书本中获取知识。他的图书馆就是社会，他的课本就是世人新鲜动听的话语。他的学问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即使祈祷他也用不着什么祈祷书文的祷文，因为所有的祷文他都熟记在脑子里。在他看来，印出来的东西是些没有内容的空话，胡涂乱抹的东西，毫无用处。埃斯图皮尼亚最不敬重的一个人就是谷登堡①。但是，病中无聊使他产生了一种愿望，要找一个我们称之为书籍的交谈者来陪伴他。他东寻西找，没有找到任何印刷品。最后，布里希达在一个满是灰尘的大箱子里找到一本又大又厚的书，那书是属于一八四〇年曾住在这房子里的一个还俗的修士的。埃斯图皮尼亚恭恭敬敬地打开这本书，原来是《鲁戈教区教士通报》第十一卷。由于没有别的东西，他只好硬着头皮攻读，从头到尾，象祷告那样用低声正确地读出每个音节，没有漏过一个字。任何障碍都不能

① 谷登堡(1400?—1468)：德国人，曾从事和完成了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印刷的研究工作。

使他半途而废。遇到每一个长长的难懂的拉丁字，他都毫不犹豫地去啃。书中的牧师书，宗教决议书，罗马教皇训谕和其他有趣的章节，这些是唯一能够使他解脱寂寞孤凄的良药。最妙的是，如此枯燥无味的内容，他竟读得津津有味。有些段落，他从头至尾反复读过两遍，脸上挂着笑，咀嚼着每句话的意思。随便哪个不知详情的旁观者，看到埃斯图皮尼亚读书的那种神情，都会认为他在读保尔·德·科克① 的长篇巨著呢。

“这东西真好。”看到胡安尼托在发笑，埃斯图皮尼亚一边说一边把书收起来。

“海豚”的来访使他感激不尽，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看到他那么英俊、年轻、文雅，真是喜欢极了。即使“海豚”曾经二十次当过他的儿子，他也不会比现在更深情地凝视着他。他轻轻地拍着“海豚”的膝盖，详尽地询问家中的每一个成员，从第一号人物巴尔瓦丽塔起，一直问到那只小猫。“海豚”一一作答，满足了这位朋友的好奇心之后，反过来向他问起那幢房子中的住户情况。“都是些好人，”埃斯图皮尼亚回答说。“只是个别房客晚上有些吵闹。这房产是属于莫雷诺·伊斯拉先生的，从明年起可能由我当二房东。他希望我代管，你妈妈已经跟我谈过了。我回答说，我对她一切唯命是从……这房子很好，石头地基，多体面……你知道，楼梯也是石头的，只不过高了点，这你大概已看到了，下次再来的时候，如果你想少爬三十级台阶，可以从‘百合花’店穿进来，就是广场上的那个鞋店，你是认识达马索·特鲁希略的。如果你不认识他，只要说：‘我想去看埃斯图皮尼亚，’他就会让你通过的。”

---

①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小说家。

又过一个星期，埃斯图皮尼亚还是没有出门，“海豚”天天去看他。对了，每天都去看他！胡安尼托真是乐此不疲，不过，他没有从鞋店穿进去，他每次都从低洼地区的那条巷子里的那家禽蛋店走进去，显然，他是不怕爬楼梯的。

第四章

“海豚”的失足和得救

一

几天过去之后，埃斯图皮尼亚恢复了健康，又开始走动了，尽管有点跛。这时，巴尔瓦丽塔发现儿子染上了新的爱好，不很正常，她心中很是不安。年近二十五岁的“海豚”有时高兴得象个孩子，有时又满面愁容，闭门不出。新的兆头还不止于此。母亲本着敏锐的观察力，觉得儿子的习惯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外边交往的伙伴也大有异于先前了。这种变化，她是在儿子的声调和词汇的某些微妙的变化中发现的。儿子把字母“*ll*”① 的音拖得很长，就象下等人发辅音“y”② 那样。他嘴里总是离不开形象的习语和粗野的词句，这使母亲厌恶透了。如果晚上她能跟在儿子后边，看看他同什么样的人混在一起，她甘愿不惜一切代价。肯定不是一些正派人，这是她可以断定的。

巴尔瓦丽塔断定儿子染上了流氓习性，首先从他的服饰上就足以一目了然。“海豚”穿的那件短披肩的斗篷，缀满了穗头和金银绦带。一到晚上，他就戴上一顶宽檐礼帽——说真话，他戴上那礼帽显得很漂亮，——两鬓露出一绺绺弯曲而蓬松的头发。一天，家里来了个教堂执事模样的裁缝，他是专为斗牛士、下等人和屠夫做紧身衣裤的。但还没等他亮出尺子，堂娜巴尔

瓦丽塔差--点让那个可怜的家伙从楼梯上滚下去。

“你真的也想穿那种牛仔裤吗?”巴尔瓦丽塔对儿子说,她不掩饰自己的愤怒。“男人们穿上这种裤子,双腿显得又细又长,简直象是鹳鸟的腿了。”

一旦开了火,夫人便连珠炮似地斥责起他的儿子来,骂他眼下说话和穿衣都不成体统。儿子笑着,设法搪塞,母亲寸步不让,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要害问题,切断了他的退路。“晚上你都上哪儿去了?跟谁去鬼混了?”“海豚”回答说,还是过去那些老朋友。撒谎,除了比利亚隆加——他也牛里牛气地穿上了短披肩斗篷,戴着宽檐礼帽,跟“海豚”一起东游西逛——之外,所有的老同学都已不登他的家门了。巴尔瓦丽塔列举了萨拉梅罗、华金尼托·佩斯,还有古斯塔维托·特列里亚的名字。“干吗不同他们比?萨拉梅罗二十六岁就当上了议员和内务部次官,据说里维罗想推荐华金尼托·佩斯去当省长。古斯塔维托·特列里亚经常写文章,发表论文,博得人们交口称赞。可你和比利亚隆加呢?你们在怎样打发日子,不学好,尽和那些长发披肩、好吃懒做的人混在一起。”再说,“海豚”在七十年代竟然迷上了斗牛,每次必到,没有一天不定座,还常常到牧场去看斗牛。母亲惴惴不安。每逢听说她的宝贝儿子同斗牛士在一起时,她就火冒三丈……

“哼,胡安尼托,看样子我们母子非闹翻不可了。你要是把穿牛仔裤、短上衣和透明靴的瘦高个子的人带到家里来,我非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我从来是说到做到,不要以为我下不了手:抄起一把笤帚,把你们从这楼梯上赶下去……”

---

①② 均为西班牙语小写字母,“ll”近似汉语中的“耶”字音,“y”近似汉语中的“伊”字音。

这种怒火常常在笑声、亲吻、不再重犯的誓言和言归于好的动人的场面中熄灭，因为胡安尼托总是为自己文饰，让妈妈息怒。

一天，巴尔瓦丽塔得知儿子经常到塞拉达城门、古奇列罗斯大街和卡瓦·德·圣米格尔那些地方去，便委托埃斯图皮尼亚监视他，埃斯图皮尼亚欣然遵命，象演戏似的压低声音向巴尔瓦丽塔报告情况："昨天晚上，他到古奇列罗斯大街去了。在博廷侄子的馅饼店里吃晚饭……这您知道吧，夫人？比利亚隆加先生也在。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样子是……我怎么说好呢？是个戴着圆礼帽，穿着镶花边短斗篷的那种人。看上去既象个小偷，又象个装模作样的少爷。"

"有女人？……"巴尔瓦丽塔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两个，夫人，有两个女人。"埃斯图皮尼亚说，同时用力伸出两个指头，强调他所说的数目。"我没看清她们的脸，只看到她们披着棕褐色的披巾，罩着蓝色的围裙，靴子很时髦，戴着头巾，……总之，是两个很好看的女人。"

第二个星期，埃斯图皮尼亚再次来告密：

"夫人，夫人……"

"什么事？"

"昨天和前天胡安尼托到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的一家店里去了。这家店是专卖奶妈们用的首饰和珊瑚项饰的……"

"他在那儿干什么了？"

"整个下午和晚上他都待在那儿。这是对面麻绳店的佩佩·巴列霍告诉我的，我让他好好盯着点儿。"

"卖首饰和珊瑚项饰的？"

"是的，夫人，是一家三等首饰店，它的全部东西也不值六个

杜罗。我可从来没上那里去过，这是一家刚刚开业的新店，不过我可以去打听清楚。外表看起来很简陋。从一个玻璃门进去，这玻璃门也是门廊的入口。玻璃上写着：‘乳母礼品商店’……从前有个叫布拉沃的人在那儿开表店，后来，这个人得了肠梗阻死掉了。”

突然，埃斯图皮尼亚的报告中断了。巴尔瓦丽塔反复追问，可那令人恼火的饶舌者居然一无所知。请注意，对于这个人来说如此守口如瓶，简直是莫大的牺牲；当他不得不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就等于割掉了舌头。有时候，他那无足轻重、含糊其辞的密告，好象不是为了揭发，而是为了遮盖：“喔，没有什么，夫人。我看到胡安尼托坐在一辆出租马车上，就他一个人，在太阳门那儿……我说……是在安琪尔广场……他和比利亚隆加在一起……两个人有说有笑……准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所有的告发都是这样的，蠢话、遁词、搪塞……两者必居其一：要么埃斯图皮尼亚真的一无所知，要么他不愿说出来惹得夫人生气。

这样过了十个月。巴尔瓦丽塔不断追问着埃斯图皮尼亚，而埃斯图皮尼亚总是不愿意、或者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到了一八七〇年五月前后，胡安尼托开始放弃那些使母亲大为不悦的粗野习惯。巴尔瓦丽塔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发现了一些征兆，说明这个年轻人在许多方面有了缓慢的但是可喜的变化。不消说，夫人真是喜出望外。虽说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但巴尔瓦丽塔终于放了心，只要儿子改过自新，知道不知道他那些胡闹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慢慢地，“海豚”又恢复了常态。自从那天晚上——他回家很晚，脸色通红，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以后，他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儿子那段未被了解的生活中，妈妈隐隐约

约地看到，定会有些谈情说爱的事儿，整日价纵酒狂欢，也许还有玩笑和吵架。但是，只要他抛弃那种放荡生活，就象不可避免的更年期那样从此结束，她就一切可以原谅，再不追究。“这是今天的男孩子谁也逃不掉的一种麻疹。”她说。“我的孩子走上正道了，愿上帝保他平安无事。”

巴尔瓦丽塔还发现，“海豚”对送到家来的便条和信件很关心，与其说他在盼望，还不如说他在害怕。他常常吩咐仆人们，对送信的人说他不在家，任何信件和便条都不要收。他有点心神不定。妈妈很高兴：“我们得留神观察，他象是想割断一切联系。这就好了。”当她同丈夫谈起这件事时，堂巴尔多梅罗——在他身上，开明思想多于家长的权威观念（这是时代的烙印）——提出一个防范计划，巴尔瓦丽塔欣然同意。“我说，亲爱的，最好我今天就跟市长谈谈，他是我们的朋友，让他给我们派两个警察，万一不三不四的男女来送信，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

巴尔瓦丽塔的计划要比这个更好。他们在普伦西亚早已租好房子，准备去那里度夏，启程的日期定在七月八日或十日。巴尔瓦丽塔对自己即将见效的谋略深信不疑，儿子一定会得救的。她把儿子叫来，劈头说道：“明天咱们就到普伦西亚去。”

她一边说着一边仔细地注意儿子的表情。“海豚”最初显得很高兴，随后便沉思不语了。

“不过，您得给我两三天时间。我还有些事情要办理……”

“你有什么事，孩子？还不就是玩啦，耍啦。如果你真的有事要办，听我的，先放一放，以后再办好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圣彼得节① 那天，父母和儿子便到北方去了。巴尔瓦丽塔觉得自己胜利了，喜不自胜。一路上她

① 六月二十九日为此节日。

这样想着："现在我的儿子就得受我管教了，再也不会逃掉了。"他们安顿了下来，那避暑的房舍跟宫殿一样华丽，他们高兴得难以描述。"海豚"原来身体欠佳，在这儿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满面红光，谈起话来兴致勃勃，肌肉也丰满了。妈妈胸有成竹，静待时机，时机一到，她会知道怎样去顺利地解决那个难题的，因为她是个精明人，她知道要捕捉小鸟就得施展什么样的花招。无疑上帝在帮助她，因为儿子并没有反抗的迹象。

"这么说吧，"她在一次精心安排的交谈之后这样说道。"你该结婚了。我已经给你找好了妻子。你还是个孩子，什么都得妈妈为你准备好。有朝一日我离开了你，看你怎生是好！所以我想把你交给一个好人手里……你不要笑，笑什么，这是正经话，我什么都得操心：扣子掉了，要给你钉上，我还要为你选择终身伴侣，我死以后才好有人疼你爱你。你想，我能叫你受苦吗？……不会。那你就别吭声了，把你的未来交给我来安排好啦。我们当母亲的有一种本能，我是说有些母亲。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当母亲的不会搞错，我们就象教皇那样绝对正确……"

巴尔瓦丽塔为儿子选定的妻子是他的表妹哈辛塔，也就是她哥哥古梅辛多·阿纳伊斯的三女儿。事有凑巧，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古梅辛多和伊莎贝尔·科尔德罗带着那群孩子也到了普伦西亚，他们住在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坎德拉丽娅没有来，留在马德里，贝尼格纳则去拉雷多了。

胡安尼托对母亲的建议不置可否，只是彬彬有礼地答道，他要考虑考虑。但是他心中有个声音告诉他，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和圣灵是有联系的，她的计划一定万无一失的。

二

哈辛塔这姑娘，品行很好，谦恭，文静，温柔，而且长得十分秀气。她那双美丽的眼睛表明，她已经成熟了，或者说，她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候了。巴尔瓦丽塔对她的几个侄女都非常喜欢；不过，她最疼爱的是哈辛塔，她总是把她带在身边，视同掌上明珠。但是，包括哈辛塔的妈妈本人在内，谁也没有想到巴尔瓦丽塔抚育哈辛塔是为了要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亲戚们都认定，圣克鲁斯夫妇将在穆尼奥斯家族、特鲁希略家族或者其他名门望族的姑娘身上打主意。但是巴尔瓦丽塔没有这样去想。当她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丈夫堂巴尔多梅罗时，丈夫十分高兴，因为他也这样想过。

我已经说过，“海豚”答应要考虑这件事，但这绝不等于说我们要压制一个人在这种重大事情上表达自己的意志。换言之，胡安尼托的自尊心胜于感情，要装出一副自由选择配偶的样子，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他不仅嘴上说要考虑，而且当真作出了考虑的样子，独自在那岩石林立的地方散步，自欺欺人地喃喃自语：“这真使我伤透了脑筋！”因为婚姻大事极为严肃，可得好好思量思量。他是个十分善于做戏的人，对即将临头的事要再三忖度，看看以什么方式，摆出一副世界上最严肃最认真的神气对妈妈说：“妈妈，这个问题我深入研究过了，我认真地权衡了利弊，真的，尽管有利有弊，我还是准备同意您的想法。”

这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想表示自己是个有头脑的男子汉。母亲则想在儿子身上重建权威，就象在儿子失足以前一样。挫折使那个浪子懂得了自行其是对他是多么有害，因此，他听从了母亲的话，按照她的意愿办事，抛弃了他那前途堪虞的冒险生活。

糟糕的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同哈辛塔结婚。他基本上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妹妹，而不是表妹。两个人小的时候（哈辛塔比“海豚”小一岁零几个月）曾睡在一起。哈辛塔为了“海豚”抢走自己的布娃娃，或者胡安尼托为了哈辛塔把自己的小士兵投到火里烧掉，他们曾满脸泪痕地互相指责。胡安尼托常把哈辛塔的布娃娃的房子毁掉，惹她发火，“哎呀！”于是，哈辛塔就把胡安尼托的小马扔到水盆里淹死，以示报复……“哎呀！”为了一个骑骆驼的“博士”①，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最后都受到了惩罚，——巴尔瓦丽塔象敲鼓那样，轮番着打他们的屁股。这一切都是由于哈辛塔割掉了胡安尼托的黑色“博士”的骆驼尾巴。可不要以为是真骆驼的尾巴，而是说猪鬃做的玩具……一个骂哈辛塔，“你这嫉妒婆”，另一个骂胡安尼托，“就你爱告状”，两个人慢慢长大了，一种神秘感使他们互相恭恭敬敬，不再亲吻，只是象兄妹那样亲密相待了。哈辛塔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都整日在巴尔瓦丽塔家中度过，巴尔瓦丽塔毫无戒心地让儿子和侄女长时间地单独相处。因为，尽管都是二十岁的人了，情窦渐开，但两人待在一起时，总是傻里傻气的，从来都没有想到命运会把他们系在一起的。

从兄妹变成情侣，在胡安尼托这个青年看来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本来是敢作敢为的人——这一点跟他父母很不相同，——但站在那朵在他家长大的鲜花面前，他却感到胆怯了。他以为他们睡过的并排放在一起的摇篮是不可能变成洞房中的

① 据《圣经·马太福音》载，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之后，有三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在东方看到犹太人之王的星在这里，因此特来朝拜，故亦称“东方三博士”。每年一月六日，为了纪念这个传统习俗，家长要买玩具赠给孩子。

双人床的。不过，除了死亡之外，天下事都有一种补救的办法。胡安尼托惊讶地看到，他刚一努力实现那种变化，困难就象食盐入水那样消失了。他觉得是座大山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巴掌，从兄妹之情到恋人之情的转变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表妹开初也表示吃惊，有些害羞，也说要考虑考虑。当然，巴尔瓦丽塔确实是让他们考虑了一番。不管怎么说吧，在冰层打破后的第四天，他们已经完全象一对未婚夫妻了。他们在一生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整天偎在一起，倾诉衷情。当地风光为这种新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巨石如林，波涛万顷，海滩上蜗牛比比皆是，绿色的草原，一道道篱笆，漫长的幽径，遍地是灌木、羊齿植物和地衣；黄昏时分，在农舍的凹陷的屋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天上飘着灰色的云朵；阳光把沙滩映得一片金黄；张张白帆点缀在无垠的海面上；海水有时呈蓝，有时泛绿，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波涛汹涌；天际驰来的轮船，船上烟囱冒出的浓烟染黑了天空；高山阵雨；在这迷人的诗情画意的景色中突然发生的种种事件，都给这对情人提供了条件，赋予他们灵感，使他们尽情地履行那条伟大的自然法则。

哈辛塔身材适中，风姿要比她的容貌更美，通俗点儿说，她是一个令人动情的女子。她肤色白嫩，眼中闪着快乐的光芒，含情脉脉，讨人喜欢。由于善于掌握面部肌肉的活动和丰富多彩的表情变化，她在说话时比静默时更为迷人。她家里人口众多，生活比较拮据，没有条件添置华丽的服装。不过，她能以秀逸的风姿取胜。不管怎样俗气的衣服，一旦穿在她身上，总是得体宜人，稍事修饰，就会成为一位高雅的女子。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的。她的纤巧的体格，白玉般的容貌，表明她是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美人：大自然赐予她们的年华是短暂的，如果在生活中遇

到第一次不幸或者生儿育女以后，转瞬间就变得憔悴了。

巴尔瓦丽塔抚养过哈辛塔，知道她具有非凡的美德。哈辛塔有一颗善良的心，她牢记巴尔瓦丽塔的抚育之情。因此，巴尔瓦丽塔也为自己把哈辛塔选作儿媳而感到骄傲。在她看来，在哈辛塔长大以后，连她童年时的固执的性格也成了令人称道的优点，因为柔顺得象蜜糖一般的女人并不可取，应该有点个性，才能应付某些困境。

胡安尼托定亲的消息象炸弹般地落在阿纳伊斯家中，不过这颗炸弹爆炸时带来的不是灾难和死亡，而是希望和幸福。要知道，从财产、美德和才华等各个方面来看，“海豚”都可以称之为天之骄子。古梅辛多·阿纳伊斯高兴得晕头转向。看到了这件事，却以为自己在做梦。尽管有人认为那对情人如胶似漆有点过分，但他还是觉得不够，应当更亲昵些才好。伊莎贝尔激动不已，她在回到马德里后，还想要送点什么东西给胡安尼托，她生来受穷的命运实在经受不住那么大的幸福。她在最近几年也曾幻想过这件婚事，但最美好的幻想，总归只是幻想，难以变成现实。她从来不敢向女儿的姑妈提起这件事，唯恐人家取笑她异想天开，不自量力。

善良的夫人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件喜事遍告一切亲朋至友，她整天把这件事挂在嘴边。由于操劳过度和多次分娩，她身体已是虚弱到了极点，如今却精神焕发，全力为女儿筹办婚礼，发疯般地四出奔波购置衣物、用具和其他东西。她想得多么周到！安排得多么别致！没有任何疏忽！不过，在繁忙之中，不时地有悲观的预感涌上她的心头，她常常忧虑地唉声叹气：“这真是在作梦！……我大概不能亲眼看到了！……”不祥的预感终于应验了，那不安的喜悦，好象暗藏的大火，吞噬了她的短暂的余

生。十二月末的一天早晨，伊莎贝尔·科尔德罗正待在家中的餐厅里，突然象遭受雷击一般重重地倒在地上。她患了严重的脑溢血，当天晚上就过世了，临终时，她的丈夫和哭得泪人般的子女们守候在她身旁。她发病之后再没有恢复知觉，没说一句话，也没有呻吟一声。用通俗的话说，她的死真比小鸟还惨。邻居和朋友们都说，她是由于过分的喜悦而死去的。这位了不起的妇女，女豪杰，终身奋斗的英烈，十七个孩子的母亲，刚刚闻到幸福的气息就醉倒了，而且一醉不起。她的死亡就和她的孩子每次降生一样，是和许多重大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仿佛历史是在绕着她转，希望同她拉上某种关系。伊莎贝尔·科尔德罗的死和堂胡安·普里莫的死只差几小时，他们一前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 五 章

新 婚 之 行

一

胡安尼托和哈辛塔于一八七一年五月成婚。堂巴尔多梅罗颇有见地地说，青年人在举行婚礼以后立即到国外去旅行，真是一件时髦的事。他又说，他真不明白，为什么放着西班牙那么多的好玩的地方不去，偏偏要出国，又是法国又是意大利什么的。当年他和巴尔瓦丽塔结婚时，哪儿也没有去过，连昌贝里① 都没有去过。婚后唯一出国旅行的，只有奥苏纳的伯爵堂佩德罗。如今真是世道大变了！……甚至那个在邮电大楼附近露天摆摊卖领带的小贩贝里吉略·雷冬多，也到巴黎走了一趟……胡安尼托完全同意父亲的看法。由于还在服丧，他们在婚礼上接受祝福以后，只在自己家中简单地用了一顿午餐，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埃斯图皮尼亚想说几句祝酒词，还没张嘴就被巴尔瓦丽塔挡了回去。这对新婚夫妇，含着眼泪，吻别亲人，赶到火车站。凌晨三点到达了布尔戈斯，这是他们旅行的第一站。尽管天气很冷，夜幕沉沉，他们还是感到很愉快，好象有说不完的情话，并且不时爽朗地笑着。但是，欢乐并不能驱走哈辛塔内心深处的惧怕——岂止惧怕，有时简直可以说是恐怖。汽车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发出的响声，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旅店的脚步声，丑陋的

客房和家具，这一切混杂着城市的糟粕和乡村的精华，更增加了她的凄凉和惊恐。她颤抖了。她对丈夫怀着多么强烈的爱情！……怎样才能把两种截然相反的希望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让自己的丈夫走开呢还是让丈夫待在身边。要是丈夫离去，留下她一个人，那就会象面临死亡一般；然而如果他待在身边，狂热地把她拥在怀里，她也会吓得发抖的。她希望他不要离去，守在身边，但要文静些。

第二天，他们很晚才去教堂。现在，哈辛塔学会了不少东西，她已经学会说恋人之间的情话了。过去，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会儿不吐不快，再也压抑不住了。她没有一点羞涩之意，脱口就是“我爱你这样说得明明白白，……你就是我的一切”，还不时地要问丈夫爱不爱她，愿不愿和她白头偕老。哈辛塔时不时地就这么问上一句，胡安尼托装模作样学着小孩子撒娇的腔调回答说“细”，把“是”字说成“细”，这是头天晚上他教给她的，意思是“你也爱我？”而且还以世上最庄重的口气，讲了其他一些讨厌的蠢话，幼稚的话。在教堂里，当教堂司事背过脸去为他们指点祈祷室和圣器的时候，这对夫妇竟乘机在神圣的祭坛前或在某个陵墓的雕像后面，飞快地偷吻一下。胡安尼托不愧是情场上的行家、浪荡公子，这类事在他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胡安尼托的那些亵渎神明的举动很使哈辛塔心惊肉跳，但是她容忍着，她想到上帝，深信当他看到那种场面时会转过头去的，因为他是人类之爱的源泉，一向宽宏大量。

哈辛塔和胡安尼托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无论欣赏一件艺术珍品，还是碰到不顺心的事，他们都开心地吃吃发笑。饭菜不

---

① 西班牙马德里城内的一个区。

可口，笑；到加尔都西会① 修道院去，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笑；听乌埃尔加斯修道院② 的圣器看管人讲千奇百怪的传闻，说什么女修道院院长戴上了主教冠，凌驾于神父之上，笑；此外，不管哈辛塔说什么，哪怕是世上非常严肃的事，胡安尼托都兴致勃勃地倾听，觉得十分惬意。而每当胡安尼托讲出什么荒唐的事，她总是放声大笑。胡安尼托有时说几句粗言俗语，她更是开心，而且一遍遍地学着说，想牢记在脑海里。即使这些话本身并不风趣，他也会说得绘声绘色，犹如语言中的“漫画”一样。

对于情人和欣喜若狂的人来说，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而去。不论是哈辛塔还是她的丈夫，他们还没有很好地领悟玩味一下，时光就消失了。特别是哈辛塔，总要想一下子才能悟出已是愉快旅程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不过，尽管她不能确切地记住是第几天，爱情却在一天一天地加深。当一个人感到在现实中是一个胜利者的时候，他便想纵观一下过去，看看过去的事情是否对他有利，因为那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无法回避。哈辛塔对自己目前在爱情上的胜利得意洋洋，可是哈辛塔对胡安尼托婚前的事情只略有风闻，为此实感不安。他们彼此相亲相爱，信任与日俱增，胡安尼托开始天真起来，渐渐地随便和哈辛塔吐露心事、暴露自己的秘密了。胡安尼托没有觉察到哈辛塔不安的心情，因为她是个洁白无瑕的女人。她以前从未有过未婚夫，连只是盯着她看一阵，脸上露出伤心失望神情的小伙子也未接触过。哈辛塔确实有施展她批评的广阔天地。她说批评就批评，夫妻间

---

① 加尔都西会：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一〇八四年由法国人圣布鲁诺(约1032－1101)创立，因创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

② 乌埃尔加斯修道院：一一八七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阿方索八 世在布 尔加斯附近建造的一所西多会修道院。

不应该有任何秘密。这是她做“宗教法庭法官”以前以不安的心情所公布的第一道法律。

哈辛塔用“亲爱的”这个词(这是他教给她的)称她的丈夫，并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丈夫不免有些心烦。当时，他们正在布尔戈斯的林荫大道上漫步。这林荫大道笔直地伸向遥远的天边，犹如梦魇中的小路。她得到的回答是亲切的，但是闪烁其词，吞吞吐吐。哈辛塔何必费心打听那件放荡的事情！真是愚蠢！……那是男孩子的事！当今的青年人，如果不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不了解生活本身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况，不亲身体验每一种爱的感情，那么他所接受的教育就不是完善的，什么纯粹的学习，纯粹的教育……她问的不是有关爱情的事，因为有关爱情的事完全可以照直说出来。胡安尼托在爱上他的妻子以前，从没真正体会到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哈辛塔对胡安尼托坚信不移。可是，相信是一码事，好奇心又是另一码事。胡安尼托爱她，这她毫不怀疑。但是，我的先生，她是想知道他的一些情场小史。夫妻之间应该一直是相互信任，难道不是这样吗？夫妻间如果秘而不宣，那就不可能和睦安宁。那好吧，哈辛塔就是想好好读几段丈夫婚前的秘史。因为过去的事情，对夫妻的婚姻教育是大有帮助的！妻子得把事情掌握得一清二楚，才能好好提防，丈夫稍有越轨行为……就可将他束手就擒。

“你得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否则，我就让你不得安宁。”

这些话是在火车上说的。当时火车正汽笛长鸣，行驶在潘科尔沃峡谷。胡安尼托欣赏着向车后迅速退去的景色，好象看到了自己的心灵。铁路两旁重重黑影就是哈辛塔对他提出的尖锐问题。可是，胡安尼托这个狡猾的无赖，只是淡淡一笑，虽然

满口答应以后详细交代，可实际上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把实质问题回避掉了。

“哼，你在骗我！……别在那儿兜圈子了，你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不但听说过，而且亲眼看到过。你妈妈就生过你的气，因为你当时简直成了小流氓……坏蛋；这一点也没有说错。”

丈夫依然守口如瓶，但哈辛塔一点儿也不生气，她那女性的灵敏嗅觉告诉她，不宜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要是别的女人，那时一定会把嘴撅得老高，可是她却不然。她认为一方面追问不懈，一方面又对他装作亲昵，这样便可以巧妙地达到目的。这时，火车开到里约哈境内，钻进了一个隧道，哈辛塔这样说道：

“你敢和我打赌吗？你啥也不说，我也会把你的老底都端出来。”

火车冒着黑烟长啸着驶出了隧道，多情郎象演戏似地紧紧把她搂在怀里一阵狂吻，同时大声说道：

“你这个香甜的美人儿，我有什么事可以向你隐瞒的？……我爱你，你瞧，真想把你吃下去……你这个好奇大王，刺探专家！真够呛！你想知道吗？那好，我告诉你，这样你会更爱我。”

“更爱你？太有意思了！这可不容易啊！”

“等我们到萨拉戈萨再给你说吧。”

“不行，现在就说。”

“现在？”

“对。”

“不行……到萨拉戈萨再说，说起来话可长着呢，也叫人腻烦。”

“越长越好……说吧，说给我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会笑话我的。好吧，我说……那是去年十二月前后的事……噢，不对，是前年十二月……瞧，你已经在笑了！”

“好，我一定不笑，我装成个大傻瓜好了。”

“好吧，那我接着说下去……刚才我正要告诉你，我认识了一个姑娘，……这是青年人常有的事。不过，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有一天……一位长得活象鹦鹉的名叫埃斯图皮尼亚的老先生突然病倒了……自然，他的朋友都去看望他……其中，有个人，正当沿着石砌的楼梯往上爬时，碰上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啜生鸡蛋，……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二

“啜生鸡蛋……真恶心！”哈辛塔叫了起来，吐了一口唾沫，“爱上吃生鸡蛋的女人，居然有这种男人！”

“说句公道话，她长得蛮漂亮，你生气吗？”

“哼，我凭什么生气！往下说吧，把生鸡蛋给了你，你也吃啦……”

“没有。那天的事就到此为止。第二天我又去了，又碰上了她。”

“就是说，她喜欢你了，正等着你呢。”

“海豚”不想细述，只是大略地说了说，诚惶诚恐地把粗俗不雅的事情一笔带过。然而哈辛塔有一种天性，善于使用“钩子”，凡她想知道的东西，总能“钩”到一些。巴尔瓦丽塔费尽心机没能问出来的情况如今已披露了一些……那个吃生鸡蛋的女人是谁？……原来是一个被她姨妈收养的孤女，她姨妈在卡瓦·德·圣米格尔大街开禽蛋店。啊！赛贡达·伊斯基耶多！……人家又叫她“蜜嘴婆”，这女人太怪了！……那张嘴！……能拐善骗！……她

是个寡妇，据说和一个斗牛士姘居。“好，不讲这些题外话了。第二次我去的时候，看见她坐在石头台阶上，正在哭泣。”

“碰到谁了，是她姨妈吗？”

“不是，是那个外甥女。姨妈刚刚狠狠地骂了她一顿，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野婆子还在楼梯下呼哧呼哧喘粗气呢……我安慰她几句，然后就在她身边坐下来。”

“你真不知道害臊！”

“于是我们聊了起来。那时既没有人上楼，也没有人下楼。姑娘心眼实在，天真无邪，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直言不讳。好，我再往下说……第三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她。我老远就发现她在对我笑。我们简单说了几句话，我就随她到家中去了。我认识了她的姨妈，也和她聊了一阵子。一天下午，斗牛士睡完午觉起来，我看见他刚才睡觉的地方摆满了大筐，到处是鸡毛。他一走到我跟前，就把大爪子伸过来，所谓大爪子就是那个家伙的一双粗手。我拉住了他的手。他邀我去喝酒。我盛情难却，喝了几杯。我和比利亚隆加很快就同那一家人混熟了……你别笑……真的，是比利亚隆加把我引向那种生活的，因为他被那儿的一个姑娘迷住了，就象我被赛贡达的外甥女迷住一样。”

“哪个姑娘更漂亮？”

“我的那个。”“海豚”洋洋得意地脱口而出。“我的那个，……她真是一只小美猴，可惜目不识丁。你想，她能上学念书吗！那些人真可怜！和比利亚隆加谈到了他们的痛苦生活。事实上我们有责任……这些事必须亲眼看看，……确实是这样，亲爱的，他们的心脏很健康，应该把手放在他们的心口上摸一摸，……但是，他们的心脏有时不是在跳动，而是在踢打……至于那个不幸的姑娘，……正象我刚才给你说的，她象一只小猴子，野得很。可

是，她心肠很好，心肠很好，……可怜的‘心肝儿’！”

听到“海豚”脱口喊出这一亲昵的称呼，哈辛塔立刻怫然不悦，皱起眉头。原来这个亲昵称呼是她的情人从前用过的东西，现在却象一件穿脏了的衣服或戴旧了的首饰那样，由她继承下来了。一念及此，她怒不可遏，举起手来就朝胡安尼托这个流氓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作为一种打情骂俏，又出自一个女人之手，这记耳光也着实够响亮的了。

“瞧，你还是生气了。真是莫名其妙。我只是把发生的事情如实讲给你听……算了，算了，别再说下去了。”

“不行，不行，我没有生气。你得讲下去，不然，我再给你一记耳光。”

“我不想讲了……我认为这段历史是不光彩的，想把它抹掉，压根儿不想再提起它……这段插曲实在荒唐可笑，提起来令人无地自容。人往往由于年轻作出些不体面的事来，不过只要汲取教训，变得自爱，变得心灵纯洁，那是可以得到谅解的。你为什么硬逼我说那些我想忘掉的事呢？是不是为了让我一想起它就感到内疚，使自己知道不配享受今天所享受的幸福爱情？亲爱的，是不是这样？”

“我原谅你了。”妻子说道，一边理着自己被胡安尼托在激动时弄乱了的头发。“我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女人，我不要求你办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我知道，男人们婚前总免不了干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不过，今后你如果再干这种事情，我可就不能容忍了；过去的事情，我决不放在心上。”

哈辛塔的这些话，也许是诚心而认真的。但是她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相反，变得更强烈了。到了萨拉戈萨城，夫妻俩在皮拉尔教堂望弥撒后，到塞欧大教堂参观，她的好奇心又重

新燃烧起来。

“能不能给我再讲一点……”当他们在大教堂后边幽静而富有诗意的街道上信步漫游时，哈辛塔又这样说道。

胡安尼托的脸立刻拉长了。

“你怎么这样傻！我只不过是好奇，想知道一下，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我会生气吗？……哎呀，你这个小傻瓜！我不会生气的，你的这些风流韵事只是使我开心。这些事一定很动人……昨天晚上我想了这些事，甚至还梦见了一会儿那个吃生鸡蛋的姑娘、她的姨妈和那个又丑又滑稽的姨父。真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只觉得好笑，确实如此；啊呀！看到你这个绅士把头发留到耳梢，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和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厮混，我觉得很有趣。好吧，让我替你说下去吧。后来……你们爱上了，你爱她漂亮，她爱你粗犷，你把她从她姨妈家里勾引出来，在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找了个窝。”

胡安尼托用眼睛盯着他的妻子，笑了。他知道，那不是哈辛塔猜出来的，肯定是早已有所耳闻，至少是听说过那条街的名字。他想还是采取诙谐的态度为好，于是说道：

“你知道那条街的名字，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埃斯图皮尼亚一直在监视着我，还不断向妈妈去报告，这些我都知道。”

“喂，你到底是怎样把她弄到手的？……”

“嘿，就几天的工夫。在下等人中间，无论干什么事都很干脆痛快。一个人好好的，不知什么时候就自杀了。爱情的事也是这样。一天，我对她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离家跟我走吧。’我以为她是不会同意的。”

“你错了……难道你不知道，她在家里尽挨打呀！”

“她拿起了披肩，对我说：‘走吧。’我们不能走卡瓦大街，便从一家叫‘百合花’的鞋店出来。我要对你说：老百姓就是这样，说干就干，从不喜欢拖沓。”

哈辛塔低头不语，与其说她是在用眼睛看着她丈夫，不如说是在看着地板。

“后来自然就是订约结婚了。”他一边说，一边拿眼睛死死地盯着哈辛塔，不安地观察她有何表示。

尽管哈辛塔没有亲眼见过吃了撕毁婚约苦头的那个女人，但是她对那种可恶的婚约是有充分了解的，因为看过不少这种内容的话剧、地方剧、乃至喜剧。那是作为戏剧手段搬上舞台的，有时使观众声泪俱下，有时使他们仰面大笑。她又看了丈夫一眼，见他淡淡地笑着，显然，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于是她拧了他一把，面色愠怒，说道：

“对，嘴巴上海誓山盟，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愚弄，一种欺骗，一种卑鄙行为。男人们都是这样！……事后却说人家……那傻姑娘发现受骗之后，她没有跟你闹，挖你的双眼吗？……要是我的话……”

“要是你，你也不会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要是我，一定要挖出……流氓……无赖……别说了，我不想听下去了。”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我跟你说我并不真心爱她，你就跟我发火，同情她……如果当时我真心爱上了她，把她从家中接出来，和她结婚，实现我的诺言，那你又该怎么样呢？”

“啊，你这个无赖！”哈辛塔嗔怪地叫道，但口气很轻松。“幸好我是在大街上，不然，我会狠狠地揪你两下子，把你头发一绺

缀地掀下来……你敢跟我说同她结婚，你敢跟我说！……你敢跟我说！”

胡安尼托纵声大笑，整个寂静空旷的小广场上回荡着奇特的回响，使夫妻俩都感到惊异。广场周围是一幢幢古老的穆德哈尔式① 的砖房，门廊里，石头雕刻的史前巨人肩上扛着棍棒；木刻的飞檐，颜色单一，情调十分沉郁。红锈斑斑的铁栅栏里，房门紧闭，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到处空荡荡的，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这儿没有旁人，亲爱的，”丈夫一边笑着，一边摘掉礼帽，“你想闹就闹，反正没人知道。”

说完，胡安尼托拔腿向前跑去，哈辛塔举着阳伞紧紧追赶，“你追得上我吗？”“当然追得上！”“看我追上不把你打死……”他们在那长满野草、高低不平的土地上奔跑着，胡安尼托笑个不停，哈辛塔累得喘不过气来，面颊绯红，眼睛湿润。最后，她“啪”的一声用阳伞打了胡安尼托一下，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胡安尼托抚摩着被打的地方。

“从这儿走，”胡安尼托指着一个拱形门说，那是唯一的通路。

他们穿过那个“隧道”，“隧道”的另一端也是一个同样幽静而神秘的小广场。一进“隧道”，这对爱人一句话没说就拥抱起来，紧紧地搂在一起，长时间地接吻，悄悄说着温情的贴心话。

“你看，这可真够味儿，谁能想到在大街上还……”

“别这样，要是让人家看见……”哈辛塔绯红着脸喃喃地说。虽然那个角落是萨拉戈萨城最僻静的地方，但毕竟不是卧室。

---

① 系指西班牙复国后仍居住在西班牙中部地区的阿拉伯人的建筑风格。

“看见更好，……如果真的看见了，就请他们忍耐一会儿吧！”

两个人又紧紧地抱在一起，低声地说着情意缠绵的话。

“不会有人来……”他说。“我看这儿压根儿就没有人来过，至少有两个世纪没有人往这儿看上一眼了……”

“你不要说话，好象有脚步声……”

“脚步声？……真的吗？……”

“是的，有脚步声。”

真的有人朝这儿走来了。但是不知道踏在卵石上的脚步声是从哪儿传过来的。突然，在两幢房屋之间闪出一个黑影。原来是一位老神父。胡安尼托和哈辛塔赶紧挽起胳臂，大大方方地往前走去。神父从他们身旁走过时，使劲地瞪了他们一眼。

“瞧他那样子，”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同他靠得更紧了。“他好象认出了我们的面孔。”

“认出我们什么来了？”

“看到我们正在那儿……干蠢事。”

“看见就看见吧……那有什么关系？”

“喂，”当他们走到一处不太荒凉的地方时，哈辛塔说。“别再给我讲你的情史啦。我不想听了。到此为止。”

说完，她笑了起来，笑个没完。“海豚”一再问她，为什么那么高兴，她的回答是：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发笑吗？我在想，如果你把一个披着披肩，戴着戒指，包着头巾的媳妇领到家中，她目不识丁，满嘴土话，连声‘再见’都说不清楚，你妈妈该是一副什么表情呢！”

三

“咱们别谈过去的事儿了。”

“再也别谈了……对你的那些蠢事，我也笑够了。说实在的，我认为，你还算是有眼力的……另外，你对我说的一切，我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肯定，你很快就厌弃了她。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有教养的男子怎么能同平民百姓的女儿结成良缘呢！美好的幻想消失之后，结果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她土里土气，身上一股洋葱味，满嘴粗话……这使他……我仿佛亲眼看到了……使他大倒胃口，于是就吵嘴了。老百姓总是邋遢的。这种下层女人不管脸洗得多干净，老百姓终究是老百姓。房子不能只看外表，应该看看里边，对人也不能光看脸蛋，还得看他身上。”

当天下午，他们参观了卡门城门和举世无双的圣恩格拉西亚城墙。他们看到的东西，以后再没有看到。接着，他们又到托雷罗树林漫步。哈辛塔确实累了，把身体靠在丈夫的胳膊上，她说：

“我还想知道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你只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保证不再问别的问题了。那幢座落在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上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亲爱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吧，我告诉你吧。那是一幢普普通通的房子，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里……住着那位姑娘的一个舅舅，也就是卖蛋女人的哥哥。他可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我这辈子还没见到象他那样走南闯北的奇人，他什么都干过：服过苦役，参加过街垒战，冬天当斗牛士，还贩过牲口。啊！何塞·伊斯基耶多！……你要是看到他那副长相，听到

他讲话，一定会忍俊不住。这个人迷上了一个银器店老板的遗孀，欣然同这个不幸的女人结了婚。这两口子，也真稀罕，根本合不来，整天吵吵闹闹，当然也只是动动嘴而已……那是个怎样的商店呀，亲爱的，乱糟糟的，叫人看不下去！开始，是男人一个人酗酒，后来夫妇俩都喝得醉醺醺的。你可以问问比利亚隆加，他能绘声绘色地把那里的热闹情景讲给你听，保证你发笑。真叫人没法相信，我竟然会在那种场合中厮混！男子汉怎么能那个样子！我可算瞎了眼，叫那些下贱的东西迷住了我的心窍。”

“姨妈看到外甥女被人污辱，一定气得发疯了吧？”

“开始是气得要命……我告诉你……”“海豚”说道，他想拐弯抹角地回避“污辱”这个字眼。“但主要不是为了什么污辱，主要是因为外甥女逃离家门。她需要这可怜的姑娘留在家里做家务。这种贱民就是狠毒。他们的道德使人无法理解！应该说，他们连起码的道德也没有。一开始，赛贡达天天到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的那家铺子里去，和她兄嫂闹，‘你这样，你那样……’地说个不停。你简直无法想象。听到她大吵大闹，我和比利亚隆加在阁楼上笑得前仰后合。一个人这样下去会堕落到何等地步呀！那时我真傻，好象离开了那些贱民就活不下去。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心肝，一天，那个斗牛士，就是赛贡达的那个姘夫突然来了。这个人和我的朋友伊斯基耶多很合不来……他们在那儿互相说的那些话！……惹得四邻八舍都从家里探出头来听。”

“我真不理解，这些粗俗的东西怎么能使你那么开心呀！”

“我自己也不理解。我想我那时候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既不象从前的我，也不象现在的我。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亲爱的，我被那个下贱的姑娘迷住了，整个的心被她占去了，不知

为什么一下子精神痴呆起来。”

“你知道我现在想要你干什么吗?”哈辛塔猛然间说道,“喂,我要你就此打住,别再说下去了,我不愿意听那种事情。你说得对,你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我一直在想,你那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简直无法捉摸。我爱你,愿你象你自己描述的那样,现在的你已经同过去的你完全不同了。”

“你说得对,你很爱我,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请你稍等一下,为了把故事讲完,我还要补充一件你会感到惊奇的事情。伊斯基耶多和赛贡达兄妹之间,伊斯基耶多和斗牛士之间,姨妈和外甥女之间尽管吵得天翻地覆,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却统统言归于好,友好相处了。”

“这可真少见,他们怎么啦?”

“老百姓是没有尊严的。他们一切受感情支配,从私利出发。好在我和比利亚隆加有足够的钱供他们狂饮作乐,他们轮番来掏我们的腰包,不久,他们就老是聚在那里酗酒,弹吉他,唱小调《你过来》,大口大口地吃火腿片。他们每天寻欢作乐,直至深夜。他们不再干活,店铺也不再营业。在不出去露宿野营的日子,晚饭总要吃到东方破晓,闹得四邻不安,把巡警也招惹来了。那时,我和比利亚隆加就象两个醉生梦死的糊涂虫……”

“哎哟,你们真成了两个无赖!……可是,亲爱的,下雨了……雨点已经落到我的鼻尖上了……你看到了没有?快点,我们要挨淋了。”

天公不作美,整个旅途,直到巴塞罗那,一直下着雨。这对夫妇倚着车窗,欣赏雨景,绵绵细雨从天空不断地斜落下来,组成一道雨幕。火车停靠时,就能听到水珠从车厢顶上滴嗒滴嗒流下来的声音。天气很凉,即使不算冷,看着车站上积着雨水,

铁路职工淋得湿漉漉的，赶来乘车的农民头上都顶着麻袋片，也不禁使人感到寒意。机车上滴着水，同时喷射着火星，货车厢的大油布上积满一洼洼的雨水，象是一个个小湖泊，如果小鸟们那天口渴的话，一定会探到那儿去喝水的。

尽管阴雨连绵，景色凄迷，可是哈辛塔和她丈夫仍然兴趣盎然。只是因为车厢里还有别的旅客，这时新婚夫妇才不便做亲嘴和拥抱的爱抚动作。一到巴塞罗那城，他们回想起在火车上装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禁失笑，因为当着那么多陌生人的面，他们无法谈情说爱。在巴塞罗那，哈辛塔看到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喧哗不止，眼睛应接不暇，心情十分愉快。他们高高兴兴地参观了规模宏大的巴特略① 和塞尔特② 工厂，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参观人类为征服大自然而发明的各种奇妙的武器。整整三天，那个被诱奸的喝生鸡蛋的姑娘和那家只会狂欢作乐的庸人，统统被遗忘了，或者说，他们统统被淹没在被熏黑了的机器的轰鸣声和织布机的咔嚓声中了。哈辛塔出神地看着雅卡尔③ 织布机，弄不清这些满是孔洞的纸板是怎样引针送线的。她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奇迹。真了不起啊！“这些东西，你天天见到它，却没有想过它是怎样做成的，也没有想到要去探求它的来历。我们太笨了，看到了绵羊竟想不到我们身上穿的大衣是从它身上取来的。谁能说女衫和裙子是树上长出来的呢？但它们确是来源于棉花！颜色呢？没有人去问它是怎样来的。洋红出自胭脂虫，黑色出自一种酸橘子，绿色和蓝色则来

---

① 巴特略(生卒年月不详)：西班牙工业家，同弟弟胡安在巴塞罗那城开办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纺织厂。

② 塞尔特(生卒年月不详)：西班牙工业家，在巴塞罗那开办机织地毯厂。

③ 雅卡尔(1752—1834)：法国发明家，发明了提花织布机，也称雅卡尔织布机。

自石煤。最奇怪的是，当我们看到一头驴子时，怎么也想不到它的皮可以用来制作响鼓。谁想得到火柴的原料是骨头？谁想得到马尾在羊肠弦上滑动就能发出小提琴的声音？”

这位女观察家的联想并没有到此为止。当她漫步于对人有益的工业领域时，她的高尚的心灵充满着博爱之情，她那机敏的头脑正在思考着社会问题。“你无法想象，”她在离开某一个车间时对丈夫说，“看到那些不幸的姑娘辛辛苦苦地干活，却挣不了几个钱，连衣服都买不起，我是多么难过呀。她们没有受过教育，简直同机器一样无知……确切地说，应该是痛苦……我说她们无知，因为一旦有坏人来引诱她们，她们马上就会上钩……这不能说是劣行，因为她们这样想，‘宁肯做个坏女人，也胜过做一部好机器。’”

“我的新娘子成了个哲学家了。”

“去你的吧……你说，我讲得有没有道理？……好，别谈这些了。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你快说，快说呀！”

第二天，他们登上蒂比达博山①。放眼望去，广阔的巴塞罗那城平展展地躺在他们脚下。烟囱林立，浓烟滚滚，表明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劳动着。哈辛塔看着这一切，突然靠在丈夫身上说：

“我还想知道一件事，你得告诉我……这是最后一件事。”

话才出口，她又后悔了。因为她要问的这件事，一方面使她好奇，另一方面又觉得实在难以启齿。最好能找到一种委婉的方式来探询……她搜索枯肠，怎么也找不到恰当的词儿表达。这也怨不得她，她在前一天晚上究竟是想到还是梦到过这件事，她

① 蒂比达博山：高五百三十二米，在巴塞罗那城，风景秀丽，是宗教圣地。

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任何人都会想到要把这种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她是这样判断的："我丈夫和那女人到底勾搭了多久，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不论时间长短，都可能……都可能有过孩子了。"有"孩子"这样的话，实在说不出口。哈辛塔不敢这样问，她想用"后代"或"家人"这类词儿代替，但总是欲言又止。

"不说了，没有什么了。"

"你不是说要问我吗？究竟是什么事？"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问也罢。你就别管了！"

"这可把我憋得怪难受的……刚才说要问点什么，转眼又不问了。这真费人思量，叫人没法琢磨。行，你就把它藏好吧……别让苍蝇飞来弄脏了。我说，亲爱的，不想放枪，何必瞄准？"

"枪总是要放的……不过要看时机，亲爱的。"

"现在就说吧！什么事呀？"

"没什么……没什么。"

胡安尼托注视着哈辛塔，变得严肃起来。他在猜测哈辛塔藏在心里的问题。她狡黠的微笑和眼神几乎把她想说的那个词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们对视着，微笑着，谁也不说话。妻子心中想道："瓜熟蒂落。我们会建立起最大的信任的，到了能够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时候再说吧……到底生没生过'小鸡蛋'，我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

四

哈辛塔学识甚浅，读书很少，对艺术一窍不通。然而，从巴塞罗那到巴伦西亚的途中，映入眼帘的地中海沿岸饶有诗意的风光令她陶醉了。铁路左侧，在蔚蓝的大海和绿油油的田野之间，

镶嵌着一个个的海边小镇。不时出现一片片蓝色的橄榄林，枝叶间闪烁着银色的光芒。远处，葡萄园披着华丽的绿装，使景色更加优美迷人。船上三角形的白帆，低矮的白色小舍，一式平顶的建筑物，使胡安尼托想到了古希腊的艺术观点和自然风光。他就象读过一些书的人那样，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从君士坦丁堡谈到希腊，谈到古代阿拉贡国徽上面的条纹和小鱼的标记。为了显示博学，他又搬出了腓尼基殖民地；对此哈辛塔一无所知，也没有知道的必要。他又谈了普罗西达和复活节前夕的西西里起义①，谈到堂哈伊梅·德·阿拉贡②，罗赫尔·德·弗洛尔③和东罗马帝国，奥苏纳和那不勒斯的公爵④，威尼斯和贝德玛尔侯爵⑤，玛萨尼埃罗⑥，波尔基亚家族⑦，列潘托⑧，堂胡安·德·奥斯特利亚⑨，古帆船和海盗，塞万提斯和梅尔塞兹修道院的神父。

火车沿地中海海滨风驰电掣般向前驶去。哈辛塔津津有味地听着丈夫的宏论，心中想着这样的问题："生活在这儿的人是幸福的还是跟内地的村民一样悲惨的？那些内地人不知道土耳

① 一二八二年，普罗西达(1210—1299)杀死了西西里岛上的法国人，把该岛的统治权交给了西班牙阿拉贡的国王佩德罗三世。

② 哈伊梅·德·阿拉贡(1296—1334)：西班牙乌尔赫尔的伯爵。

③ 罗赫尔·德·弗洛尔(1266—1307)：西班牙的一名战将，曾率领卡塔卢尼亚雇佣军出征希腊。

④ 奥苏纳和那不勒斯的公爵，指特勒斯·吉隆(1579—1624)：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曾任西西里总督。

⑤ 贝德玛尔侯爵，指阿尔丰索·德·库埃瓦(1572—1655)：西班牙政治家。

⑥ 玛萨尼埃罗，原名托马索·阿尼埃里略（1623—1667)：意大利渔民，曾领导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

⑦ 波尔基亚家族，是西班牙血统的意大利家族。其家庭成员亚历杭特德六世，于一四九二年至一五〇三年间任教皇。

⑧ 列潘托，希腊海滨城市。一五七一年，胡安·德·奥斯特利亚在此大败土耳其人。塞万提斯在这次战役中失去一条胳膊。

⑨ 胡安·德·奥斯特利亚(1545—1578)：卡洛斯五世的私生子，指挥过不少著名的战役。

其的苏丹王，也不知道堂胡安·德·奥斯特利亚的领航舰。因为这儿的人大概意识不到自己是生活在天堂里。穷人，不管是住在希腊还是住在赫塔费①，穷人总归是穷人。”

这一天风和日丽，埃布罗河的滚滚流水和三角洲上的一片片沼泽地展现在哈辛塔和胡安尼托眼前，当地美丽的自然景色使他们心旷神怡。火车终于驶进了奇妙的巴伦西亚地区。首先迎面而来的是一片一片的角豆树，它们象从四面八方翩然而至。哈辛塔凝视着，感到头晕目眩。它们时而奔来眼底，茂密的枝叶触及车窗，时而飞向山头，时而躲进小丘背后，时而又重新露面，好象在跳小步舞②，在同电线杆嬉戏玩耍。

他们在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时，阴雨不止，现在天气转好了。灿烂的阳光照得大地一片金黄，新婚夫妇的心情也象万里晴空一般豁然开朗。看着角豆树翩翩起舞，看着小鸟成排地栖息在电线上，哈辛塔笑逐颜开。

“看！看那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无赖，竟敢嘲弄火车，嘲弄我们。”

“看那些电线，多象五线谱呀！看，升上去了，看，降下来了。那五线谱仿佛是用浓墨印在蓝天上似的，那天空就象剧院里的还没有挂好的一块幕布在飘动。”

“我说的全是些充满诗情画意、美丽新奇的东西，”哈辛塔笑着说。“但是吃的东西不多。亲爱的，说实在话，我可真是饿坏了。醒得那么早，原野里的空气又这般清新，现在我胃口大开，真想美美地吃一顿。”

“我看还是不说这些吧，免得让你扫兴。我们很快就要到一

---

① 西班牙小城镇，距马德里十八公里。

② 系指十七世纪法国的一种双人舞。

个有餐馆的车站了。如果找不到餐馆，我们就随便买些吃的，哪怕只是面包圈或干面包也好……出门旅行，少不了会碰上这类意想不到的事。挺着点，亲爱的，来，吻我一下，爱情可以充饥。”

“那我就吻你三下吧；不过，到下一站，你可得留心点，亲爱的，看看能买到点什么。你知道我现在想吃什么吗？”

“一块牛排？”

“不。”

“那你想吃什么？”

“一块半牛排。”

“我看能有一个半橘子也就不错了。”

一站又一站过去了，但不见一个餐馆。最后，不知是在哪一个车站，一个女人摆了张桌子在卖烧酒、面包圈、蚁酸糕饼，还有……“那是什么呀？”

“油炸鸟！”胡安尼托下去时，哈辛塔喊道。“买一打……不，买两打，听见了没有！”

火车又徐徐开动了。两口子促膝对坐，把包着一堆炸鸟的油渍纸放在中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们饿坏了。

“啊，其味无穷！瞧这胸脯……真肥，给你吃。”

“不，你吃，你吃。”

哈辛塔用手撕着鸟肉送进胡安尼托嘴里，胡安尼托也用鸟肉来喂哈辛塔。哈辛塔说，她一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可口的食品。

“这一只又嫩又肥……可怜的小天使！这只倒霉的鸟，说不定它昨天还同伙伴们一起高高兴兴栖在电线上呢！它样子很美，看到火车通过时便说，‘瞧车里这些野东西。’……最野的

人——猎手——来了，‘砰’的一声，使我们今天得以大开口福。鸟肉真香。这顿午餐，我是心满意足啦。”

“我也很满意。现在我们来尝尝糕饼吧！蚁酸能帮助消化。”

“什么酸？……”

“蚁酸，亲爱的。不必去管它，是掺在面里的。快吃吧，味道好极啦。”

饱餐之后，他们体力得到恢复，精神也愉快起来。

“现在看角豆树不再头晕目眩了。”哈辛塔说。“让它们跳吧，尽情地跳吧！你看那些房子，上边爬满了葡萄藤！那是什么？是橘子树吗？多香啊！”

车厢里只剩下这一对情侣了。真是求之不得！胡安尼托坐在车窗旁，哈辛塔坐在他腿上。丈夫用胳膊扶着妻子的腰肢。他们不时地交谈几句，哈辛塔天真地评论着眼前掠过的一切。但有时两人又默默不语。突然，哈辛塔向丈夫转过身去，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爽爽快快地问：

“你还没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呢！”

“谁？”胡安尼托怔住了。

“你那位心上人呀，你的……她过去叫什么名字，或者说，现在叫什么名字……我想，她大概还活着。”

“我不知道……管她呢。看你，怎么这会儿又问起这个来了！”

“因为我刚才想到了她，是突然想到的。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刚才我看到一棵小树上晾着几条肉色的内裙。你一定会说，这又怎么啦……当然，这也没什么。但是，你该知道，人的脑子是会把各种事物联想起来的。今天早晨，当装行李的手推车

吱吱呀呀地过去时，我也想起了这件事。你信不信，昨天晚上你熄灯的那会儿，我也想到了这件事。我觉得那火焰仿佛是一个女人的垂死呻吟：啊！她死了。我知道，这都是些胡思乱想，可是脑子里总是出现这些非常奇怪的东西。那么，我说，亲爱的，你会把这件事痛痛快快地告诉我了，是不是？”

“什么事？”

“名字呗！”

“别再跟我提什么名字不名字了！”

“你这位先生可真有点无情无义了！”哈辛塔一边说着，一边拥抱胡安尼托。“好吧，那你就保守秘密吧，亲爱的，请原谅。不过你可得当心点，别让人家把你那宝贝偷了去。那好，我们就都把话藏在心里吧。我还是和从前一样。你别以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知道了她的名字，我口袋里又能多点什么？”

“她的名字很难听……我想忘掉它，你也别让我再想起它。”胡安尼托不耐烦地说，“我一个字也不告诉你，知道吗？”

“谢谢，你真是太可爱了……不过，你如果以为我是嫉妒，那就错了。你是在做作。我不嫉妒，你不必装腔作势。”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究竟看见了什么，反正，话题转移了。风景越来越美，田野宛如一座大花园。这儿的农业，技术发达，精耕细作。长着许多名贵的柑橘树，终年常绿，花香扑鼻，金色的果实累累，是历代诗人吟咏最多的嘉树之一。在巴伦西亚地区，柑橘遍地都是，多得诗人们都把它视作野刺蓟了。整整齐齐、精心管理的农田，令人赏心悦目。嫩绿的蔬菜盖满沟畦，把大地打扮得花团锦簇，胜似画卷，某些地块就象供刺绣用的稀麻布一般。这千变万化的绿色王国，与其说是出自大自然无形的巨手，倒不如说是由艺术家的彩笔描绘出来的。到处是鲜花和柔嫩的

灌木丛。车站上，巨大的槐树把它们的枝杈一直伸到铁道上空。男人们穿着肥腿裤，头扎布巾，一副摩尔人的扮相。女人们穿着花布衣衫，额头上梳着刘海，个个花枝招展。

“什么树上结荸荠呀？”哈辛塔问道，她想学点知识。

胡安尼托答不上来，因为他也不知道荸荠是从什么鬼树上长出来的。巴伦西亚就要到了。车厢里又进来了几个人，可是夫妻俩并没有离开车窗。蓝盈盈的大海时而在他们眼前出现，看海看得久了，天空在他们眼里也变得碧绿了。

“萨贡托①！”

啊，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名字呀！当他们发现这个用歪歪斜斜的字迹新写的站名时，简直不敢相信。人类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的萨贡托城的名字就这样天天淹没在机车的滚滚浓烟之中。胡安尼托早就想显示一下自己博学，这块牌子的出现，为他送来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什么，什么呀？”哈辛塔十分惊异地问道。“啊！萨贡托，……一个名字！这里肯定发生过什么战乱。但是，打那以后，大概这地方下过许多雨。你别那么激动，亲爱的，平静些吧。干吗总是那么‘啊！噢！……’的，都是因为那些蠢货……”

“亲爱的，你在说什么？”

“没错，我的心肝，都是因为那些蠢货……我不愿回顾那些历史……都是因为他们干过那些野蛮的事情。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些蠢货称为英雄豪杰吧。现在你该闭上嘴了，我觉得你象个布尔戈斯的大傻瓜。”

哈辛塔继续观赏那花园般的田园景色。在一片青翠之中，

① 西班牙东部沿海的历史名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城内古迹甚多。

呈现出一座尖顶上插着十字架的草房。在荆棘篱笆中间，她看到了一些枝杈稀疏，而叶子却是十分肥硕的、奇怪的植物，这引起了哈辛塔的兴趣。

“你看，你看，那树长得多古怪可笑呀，大概是结仙人掌果的树吧？”

“不对，亲爱的，仙人掌果是一种低矮的植物结的，它的叶子上长满了尖刺。你看到的是龙舌兰，用它可以做绳子。”

“这儿有针茅吗？”

“这我可不知道，应该是有的吧。”

列车形成一道长长的曲线。旅客们远远望见一片巨大的建筑群，雪白和葱绿相互掩映，时而躲到茂密的树丛之后，时而又映入人们的眼帘。

“我们已到了巴伦西亚了，亲爱的，你看那儿。”

据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说，巴伦西亚是世界上选址最好的城市，它处在坦荡无垠的原野之中。片刻之后，这对夫妻钻进一辆带篷双轮马车，在这座田野之城的狭窄弯曲的街道上消失了。

“这地方真有意思，亲爱的……真象是座屏风……他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啊？”

“肯定是拉到一家小旅店去。”

半夜时分，他们在大街上散过步、又在“公主”大剧院欣赏了半场歌剧《非洲女人》之后，拖着疲倦的步子回到了旅店。哈辛塔不知怎地，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内心深处的那个小虫子又跑出来骚扰她了。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件事，但表面上只装出好奇的样子。胡安尼托找出种种遁辞，不愿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

“你别缠我了，亲爱的……我对你说过了，我想忘掉这件事……”

“不过，我的心肝，只要把名字告诉我，别的我一概不问。你把嘴巴张开一秒钟，这有什么为难的呢？……我不会跟你闹，小傻瓜。”

哈辛塔一边说着，一边摘掉帽子，脱下大衣，然后又卸去内衣、裙子和裙撑，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椅子上。她累极了，恨不得马上睡下。丈夫同样把一件件衣服脱下放好。他佯装情绪很好，其实哈辛塔的好奇心使他不悦。最后，经不住妻子一再追问，只好下了决心。当他们已经躺下时，胡安尼托懒洋洋地从嘴里吐出这样一些话：

“好吧，我跟你说吧，可是有个条件，你永远不许再提这个名字，连稍稍暗示一下也不行……懂吗？她叫……”

“谢谢上帝，亲爱的。”

他吞吞吐吐，难以出口，哈辛塔帮助他说。

“她叫福……”

“福纳里娜？”

“不，叫福尔……图娜……”

“福尔图娜塔！”

“这回……啊，你满意了吧！”

“满意了，你真好，太可爱了，我就喜欢你这样子。”

过了一会儿，她甜蜜地进入了梦乡……夫妇双双都进入了梦乡。

五

“我有个新的想法，你知道吗？”两天之后，胡安尼托在巴伦

西亚火车站这样对他的妻子说。“我想不必急急忙忙地赶回马德里。我们可以到塞维利亚去玩两天。我准备给家里打个电报。”

哈辛塔立刻沉下了脸。她早就在想念姐妹、爸爸，想念姑父母，也就是公婆了。但是，丈夫要把那次愉快旅行延长几天的想法，很快打动了她的心。坐在火车的翅膀上旅行，颇有点象乘坐在神话中的巨龙身上，对青年人来说，这是多么惬意，多么有趣呀！……

列车在富饶的胡卡尔河畔飞驰，经过层层橘林的阿尔西腊和景色宜人的哈提瓦，到了具有浓厚封建色调的蒙特萨和寒冷贫瘠的阿耳芒萨。葡萄园渐渐稀少了。光秃秃的大地告诉他们已经到达了燥热的卡斯蒂利亚境内。

火车象一条巨犬，在荒凉的原野上奔跑着，嗅着铁轨，对着降落在无垠的平原上的夜幕发出阵阵吠叫。一切都是那么单调乏味，电线杆，山羊，水塘，灌木丛，灰色的土地，还有那漫长的地平线，大海仿佛正在那儿掠过。机车喷出的浓烟缓缓地飘向天际。女护路工举着绿旗子，表示列车可以沿着不见尽头的铁路通行无阻，一直奔向远方。一群群的小鸟在低空盘旋。每一站总是姗姗来迟，仿佛站上藏着什么宝贝不愿让人看见似的……哈辛塔睡着了，胡安尼托也进入了梦乡。曼查地区的风物好象是一服沉闷的催眠剂。最后，他们在阿尔卡萨·德·圣胡安下了车，当时正值午夜，两个人都挨了冻。他们在那儿等候转往安达卢西亚的火车，喝过可可茶，又重新坐上了火车；火车驶入曼查地区的另一地段，即最有名的阿尔加马西耶斯卡地方。

在曼查平原的一夜十分狼狈，两个人只有一条毯子，靠依偎在一起取暖。科尔多瓦终于到了。他们在那儿下车，一共只有

一天，又是休息，又是参观清真寺，时间实在不够用。但是，他们多么盼望尽早投入举世无双的名城塞维利亚的怀抱之中啊！……于是他们再次登车前进。大约是晚上九点钟，他们到达了这座富有浪漫色彩和充满欢声笑语的城市。这儿的安达卢西亚人把“s”的音误发成“c”，举止优雅，谈吐风趣。据我了解，当时胡安尼托和哈辛塔大概在那儿待了十天左右，他们兴致勃勃地饱览了各种瑰丽的建筑和独具一格的自然景色。他们不知厌倦地、好奇地观看那些过着和平生活的来往行人，迎面而来的是一道道友好的目光和一张张盈盈的笑脸。最使哈辛塔着迷的是塞维利亚的一种风俗：庭院布置得象是花园，各种陈设齐全，连垂下来的杜鹃花的枝条也在抚弄着钢琴的键盘，仿佛也要弹奏一曲似的。还有一件事也使哈辛塔赞赏不已：所有的女人，即使是沿街讨饭的老妇，头上都戴着鲜花。不戴鲜花，在头发上随便插一片绿叶，那是卖身拉客的标志。

一天下午，胡安尼托和哈辛塔走进了特里亚纳的一家酒馆。这是胡安尼托的主意，他认为，需要全面了解当地的一切，了解当地的居民。他们一个个都是天生的艺术家，是言如绘画的诗人。上天赐给他们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才能：遇到任何事情，都保持幽默诙谐的态度，生活一旦变成了玩笑，就使人感到好过得多了。胡安尼托喝了很多酒，因为他主张对事物要有实际体验，他认为要完全适应安达卢西亚的生活，透彻地了解它，就必须开怀畅饮，把这里的白酒喝个够。哈辛塔只尝了一口，尽管别人说这种酒有龙达山① 苹果的味道，她却觉得又涩又酸，难以下咽。

夫妇俩兴冲冲地回到旅店。一进门，看到餐厅里一片热闹，

---

① 在西班牙加的斯和马拉加两省交界处。

原来正在举行婚宴。新郎和新娘是直布罗陀的两个英国化了的西班牙人。有人邀请胡安尼托夫妇入席，他们谢绝了，只喝了点香槟酒，以示尊重，不使别人扫兴。一个令人讨厌的英国人非让他们喝白酒不可。这个英国人在说西班牙语时翘着嘴，咬着牙，好象要把每个词都咀嚼一番。

“实在不能再喝了，非常感谢。”

“噢，——噢！是吗？……”

餐厅里充满了欢乐，人们互相打趣，有些笑话已流于庸俗。在那个令人讨厌的英国人一再要求下，胡安尼托只好让步，从他手里接过酒杯，低声说道：

“你已经醉糊涂了。”

幸好，英国人没有听懂……哈辛塔却听得清清楚楚，认为事情不妙。英国人要大家安静，用他的那张已经麻木的嘴劝那些最年轻的人不要胡闹。其实最需要安静的是他自己，不能让他再喝了，应该把他的杯子夺下来，他的嘴巴已经不是嘴巴，而是漏斗。正当胡安尼托开始嘲弄那个英国人时，哈辛塔预感到要出乱子，当机立断，拽着丈夫的胳膊把他拖走了。

“我真高兴，”哈辛塔拉着胡安尼托上楼时，他说，“多亏你把我拖开了，你不知道我多么讨厌那个英国佬，看他那嘴又密又白的牙齿，那股殷勤劲，还穿着一双平底鞋，真叫人看不惯……要是再多待一分钟，我准会揍他两个耳光……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回到房里，夫妻俩面对面坐下来，议论了一会刚才在餐厅里碰到的那些滑稽可笑的人，以及那些含糊不清、似含恶意的语言。胡安尼托说话不多，看上去有点不安。忽然间，他又要下楼去，但他妻子极力反对，两人争执起来。哈辛塔没法，只好把门

锁上。

“你做得对，”他一边说着，一边颓然倒在椅子上。“我还是留在这儿好……因为我要是一下去，看到英国佬那副殷勤劲儿，我肯定会揍他……我也学过拳击。”

他真的作了个拳击动作。夫人表情严肃。

“你该睡了。”她说。

“还早着呢……咱们再聊一会吧……你不困吧？我也不困。让我陪陪你吧。这是我的义务，我懂得履行义务，是的，夫人。我对自己的义务是一丝不苟的……”

哈辛塔已经脱掉了帽子和大衣。胡安尼托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颠动起来，使她感到如孩子骑在马上一般。他仍然唠唠叨叨地表白自己的义务感，说自己总是首先为家庭着想。他长时间地抖动着腿，妻子感到不耐烦了，起身回到原来的椅子上。那时，他便在房间里大步地踱来踱去。

“我最喜欢守在妻子身边。”他说，眼睛并不看她。“我爱你爱得神魂颠倒，就象戏文里说的那样。愿上帝赐福给我母亲，是她让我同你结合的……”

胡安尼托跪在哈辛塔跟前，吻她的手。她满腹狐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想笑，可是笑不出来。胡安尼托的声调也变了，带着哭腔对她说：

“我太蠢了，没有看出你的美德！从前我天天见到你，就象驴子看着鲜花一样，不敢去吃！我吃的是牛蒡草！……噢，原谅我吧，原谅我吧……那时我瞎了眼睛，同流氓一起鬼混。那时我真……怎么说好呢？我就象一个吉卜赛人，亲爱的。恶习和粗野积在我的心上……使我堕落……哈辛塔，请你别这样望着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我撒谎，现在就让我死在这儿。今天晚上

我认清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错事。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的了，象是受到了启发，受到了鼓舞……我已振作起来，请你相信我……我更加爱你，小天使，小鸽子，我要给你立个金祭坛来赞美你。”

“上帝啊，今天太阳可是从西边出来了！”妻子已经无法掩饰她的不悦，叫了起来。“干吗你还不休息呢？”

“休息！我能休息！……我有多少事情要对你说呀！亲爱的。”胡安尼托补充说。他实在走得累了，拿了个小凳子坐在妻子的脚下。“请你原谅我过去的不诚实。有些事我不好意思告诉你。现在我不能不讲了，我的良心象一个装满了的箱子，就要翻过来，掉下来了……对了，对了，我要同过去的一切决裂……我告诉你以后，你肯原谅我的，肯不肯？请你说肯……在人们生活中，有些时候，我是说，在男人们的生活中，有些时候是可怕的，亲爱的。你是理解的……那时，我不了解你，我就象人类在耶稣到来之前一样，浑浑噩噩，脑子一点儿也不开窍……是的。你不要责备我，不，不要责备我；别在没有听我说之前，就责备我……”

哈辛塔不知说什么好。两个人注目对视了一会儿，胡安尼托终于以平静的声调说道：

“如果你见到了她！……福尔图娜塔的眼睛就象两颗星星，活象加尔默罗的圣母的眼睛；这幅圣母像原来放在圣托马斯教堂，现在放在圣希内斯教堂里。你要不信，可以去问埃斯图皮尼亚，你可以去问……啊，福尔图娜塔的手非常粗糙，因为她天天干活，可是她的心灵，天真无邪……她没有受过教育；那张漂亮的嘴，有时会把一些字母吃掉，有时把一些字母搞错。她把‘聪明’说成‘聪民’，把‘回来’说成‘肥来’，把‘这样’说成‘吉样’，她从

小就喂养'众生'(畜生)。你知道她所说的'众生'是什么吗？就是鸡。后来，她在怀里喂小鸽。小鸽只会从它母亲嘴里接东西吃，她就把它们揣在怀里。啊，你知道她的胸部有多么漂亮呀！但是被鸽子抓出了一道道的伤痕。她嘴里含着豌豆和水，嘴对嘴地喂鸽子，她就是那些小鸽子的妈妈……她用身子给它们取暖……她模仿鸽子咕咕咕的叫声，给它们唱催眠曲……给它们唱保姆的歌谣……可怜的福尔图娜塔，可怜的'皮图莎'①，我跟你说过人家叫她'皮图莎'吗？没有吧？……那么现在我告诉你，请你把她这个绰号记住……我把她抛弃了……对……我抛弃了她，这一点也请你记住：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扔了她，骗了她，对她撒过很多谎，使她以为我要和她结婚。你看清楚了吗？我是个流氓，无赖……请你允许我谴责自己过去的一切吧……是的，我的全部胡说八道的话她都信以为真……下等人是非常单纯的，他们傻得很。只要你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什么都会相信……我骗了她，毁了她的名誉，我还那样心安理得。男人，我是说我们这些公子哥儿，都是些卑鄙无耻的家伙，把老百姓女儿的名誉当作儿戏。你别这样看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是对的；我坏透了，只配受你鄙视；因为……你说过：女人是上帝创造的，是不是？而我，把她玩够了，就把她扔在大街上……真的，她的命运和母狗没有什么不同……请你相信这个事实。"

六

哈辛塔慌了，吓得半死，难过得要命，不知如何是好。

---

① 西班牙语"皮图莎"(pitusa)，意为"美人"。

“亲爱的，”她给丈夫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尖叫起来。“你怎么啦！……看在圣母马利亚的份上，别那么激动。你在说胡话。”

“不，不，不是说胡话，是悔恨。”胡安尼托说这话时，身子一晃，险些摔倒，不得不赶忙用手扶地。“你以为是我喝醉了的缘故吗？……啊，不！亲爱的，你不要宽慰我。这是因为我良心发现，我的良心升到了脖颈，升到了头上，我心情沉重，难以保持平衡了……让我跪在你面前，把我的过失全部讲出来，求你原谅……你别走，别把我一个人丢下，看在上帝面上……你要上哪儿去？你没看到我多伤心吗？”

“我看到的是……唉，我的上帝！胡安尼托，请看在上帝的面上，镇静点，你别再胡言乱语了。躺下吧，我来给你倒杯茶喝。”

“我干吗想喝茶？胆小鬼……”他傲慢无礼地说道，哈辛塔不禁滚滚泪落。“茶！……我要的是你的原谅，人类的原谅，我冒犯了人类，侮辱了人类，践踏了人类，你说对不对？在人们的生活中，我是说，在男人的生活中，有时一个人需要长一千张嘴，就象唱拉拉拉音符一般，同时向女人请求原谅……这样，一个人就可能成为一支合唱队……是的，是的……因为我过去是个坏蛋，你别说我不是，别这么说……”

哈辛塔发现丈夫在抽泣，然而，是真的在哭还是在开玩笑？

“胡安尼托，天啊，你把我折磨死了。”

“不，我的亲爱的。”他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反驳道，“你没有看见我在哭吗？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人吧……我过去堕落到了极点……因为‘皮图莎’非常崇拜我……我对你说实话。”

这时他抬起头来，神情比较平静了。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最重要的是要讲讲真心话，……她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她认为我与众不同，她认为我慷慨大方，有绅士风度，举止庄重，人品高尚，完美无缺……高尚！多么辛辣的讽刺！撒谎者竟成了高尚的人！我说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只因为穿了一件燕尾服就能称得上是庄重！……人类是多么善于做戏呀！穷人总是处在底层，富人总是为所欲为。我是一个富人……你说，我难道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吗？……美好的幻想逐渐破灭了。美丽的野花只能一时迷人，后来就令人生厌了……我感到自己背在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大蒜的味儿使我恶心。你可以相信，那时我甚至希望‘皮图莎’是个坏女人，好心安理得地把她一脚踢开……然而，她不是……绝不可能……她是个坏女人？不，她好极了！……如果我要她为我跳到火里去，她也当真会纵身而入！大家天天在她家中寻欢作乐，今天好，明天坏……唱歌，弹吉他……何塞·伊斯基耶多——我们都叫他‘大盘子’，因为他吃饭用的盘子就象瓦盆那么大——经常把姑娘们介绍给斗牛士……我和比利亚隆加见机行事，有时唆使他们打架斗殴，有时又劝他们和解……不管他们是喜是怒，‘皮图莎’总是吓得打哆嗦……你知道后来我怎么想吗？我想，再也不到那个讨厌的家里去……最后，我和比利亚隆加决定溜之大吉，永不登门。一天晚上，又大打出手，以至动了刀子，差一点我们都倒在血泊中……那些‘文雅’的话至今还留在我的耳旁：‘乌龟王八，淫棍，无赖，脏猪！……’这种生活真是不堪设想，你说是吗？我们已经厌烦到极点了。连‘皮图莎’也惹我生厌了，就象那些脏话一样……一天，我骗她说要‘回去’，可是再也没去……正如比利亚隆加说的，一刀两断……那时我的良心上仍然有点什么，有点藕断丝连……然而，我把丝剪

断了……福尔图娜塔到处找我，我只好跟她玩捉迷藏，她找到这儿，我藏到那儿，……我象一条鳗鱼，溜来溜去，她怎么也捉不住我。我看到的最后一个人是伊斯基耶多，一天我在我家的楼梯上碰到了他。他威胁我，他说，‘皮图莎’怀孕已经五个月了……怀孕五个月了！……我耸了耸肩膀……我们干上了，二话没说……我把这条胳膊一伸，‘啪’一下子，伊斯基耶多就退下了一段楼梯，我又来了一下，他又退下一段楼梯，最后他脑袋朝下……”

胡安尼托讲最后这些话时，完全是一副厚颜无耻的神气。他继续坐在地上，伸着双腿，一只胳膊靠在椅子上。哈辛塔吓得发抖，感到浑身冰凉，牙齿磕碰得格格作响。她象一座雕像，矗立在屋子中央，看着丈夫的那副可怜相，什么也不敢问，不敢要丈夫解释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你母亲的面上！”她终于开腔了，一方面出于疼爱，一方面出于害怕。“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该躺下，你该睡了。闭上嘴，别说了。”

“闭嘴！……别说！啊！我的妻子，我的爱妻，你是救我的天使……你是我的耶稣……你真的原谅我吗？……你说呀，说‘原谅’。”

他突然站起来，他试图走动……但是他不能。他很快地转了个身，倒在沙发上，双手捂着眼睛，低沉地说道：

“多么可怕的恶梦！”

哈辛塔向他走去，两臂搂着他的脖子，象哄孩子一般为他唱催眠曲。

由于过度兴奋，胡安尼托的脑袋已经变得麻木愚钝了。他的开始镇静的神经又兴奋起来。突然，他又动弹了一阵，仿佛有

什么东西在他身上跳动，嘴里还发出几个音节。他终于安静下来，睡熟了。半夜时分，哈辛塔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弄到床上打发他睡下。他酣然大睡。这一夜，他的妻子却无法入睡，因为想起那令人不快的一切，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第二天，胡安尼托似乎有点难为情。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昨天晚上作的蠢事。他想到自己出丑的样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他不敢和妻子谈及上一天发生的事情，她也同样小心翼翼，不但对那事只字不提，而且和往常一样对丈夫和蔼亲热。后来他忍不住想解释一下，于是，先对妻子说了一大堆恭维话，随后言归正传：

“亲爱的，原谅我，昨天晚上我打扰了你……我那时肯定非常可厌……全是我不好！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你说，昨天晚上我到底说了些什么蠢话，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啊，你说了很多，很多……幸好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在场。”

“说真的，昨天我是叫人受不了了吧？”

“你说的是……”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向你保证，我有生以来没有象昨天晚上那样酩酊大醉过。这都怪那个该死的英国人，我非找他算帐不可。天哪，当时我是一副什么样子呀！……我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呀？……亲爱的，你别把这事放在心上，我说的许多事情肯定都不是真的。真丢人！你生气了吗？没有，确实没有必要。……”

“真的，因为你那时……”

哈辛塔没好意思把“喝醉”这个可怕的词儿说出口。

“你说呀，亲爱的，你说我‘喝醉’了，这个说法比较中听，也

可以减轻一点我的过错的严重性。”

“好吧，你那时‘喝醉’了，你不必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怎么？我说了什么伤害你的话吗？”

“没有，只是说了许多上流社会的高雅动听的话，我听不太懂。至于别的事情，倒是清清楚楚，明白无误的。你为你心爱的‘皮图莎’伤心痛哭，骂自己是流氓无赖，因为你抛弃了她。真的，你当时那副神态可真叫人捉摸不定。”

“好了，亲爱的，现在我头脑清醒了，让我来给你说两句话，好叫你别把我看得那么坏。”

这对夫妻沿着德利西亚斯林荫道散步，走到一处空旷无人的地方，面朝着河中流水，找了一条凳子坐下，谈了一会儿。哈辛塔凝视着丈夫，简直想用眼睛把他吞下去，一边忖度着他会讲些什么，一边审察他讲的是不是肺腑之言。他说的是真话吗？有真有假。他的表白，就象古代喜剧一样，是经过加工以后的真实。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把事情的原委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因为，先生……当他答应了自己的婚事，爱上了他的未婚妻，从普伦西亚回来的时候，他很想知道福尔图娜塔的行踪，他已经许久不曾听到她的消息了。这不是由于对她一往情深，仅仅是出于同情，如果她境况不佳的话，他愿意拉她一把。“大盘子”那时不在马德里，他的老婆也已去世。斗牛士这个魔鬼也下落不明；只知道赛贡达早已把禽蛋店转让出去了，她在原来的铺子附近靠楼梯的地方弄了一间小房，又开了一个“小铺”。这间小屋，既是她的居室，又用来准备咖啡，每天早晨卖给那些做买卖的人。四个粗碗，两把椅子，一张桌子，这就是她的小铺的全部家当。余下的时间，她在普尔皮蒂略开的一家酒店里干杂活。她手头拮据，身体十分衰弱，过去聚谈会上的旧相识见了她，简

直难以认出她来了。

“那么另一个女人呢？……”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七

胡安尼托并没有及时做出应有的回答，他用手杖在地上划来划去，最后支支吾吾地说：

“我知道，实际上我有……”

哈辛塔怜悯他，没有让他把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说出来，她帮他说了出来，使胡安尼托如释重负。

“我想见她一面……东找西找……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找到……怎么？你不相信？从那以后我干什么事都没有心思了。接着你妈妈突然病故了，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想那件事。我对你什么也不隐瞒，说实在的，我心里感到内疚……今年一月前后，当我正在准备办理诉讼程序时，赛贡达的一个女友告诉我，‘皮图莎’已经离开了马德里。她上哪儿去了？和谁一起走的？当时我不知道，以后也没听人说过。现在我可以对你发誓，我从此没有见过她，也没听到过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妻子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叹气，但她从心里感到难过。凭她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她认为丈夫是有责任的，因为，这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哈辛塔对丈夫抛弃“皮图莎”这件事只能这样看，尽管这种抛弃意味着合法的爱情战胜了罪恶的爱情，婚姻战胜了姘居。……他们没有时间继续闲聊了，因为那天下午他们得赶到加的斯城去，需要收拾行李，临走还得买些精致的小纪念品。每到一地，他们总要买些小礼物，准备带回马德里送人。忙碌了一天，又上街买东西，再加上辞行，夫妻俩早已把那些不愉快的想法置诸脑后，到了下午，就全然忘得一

干二净了。

三天之后，那个小虫子又在哈辛塔的脑海里蠕动起来。突然，那件事又无端涌上了她神秘的心头，究竟是怎样诱发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有时，联想是完全违反逻辑的，离奇古怪的，甚至是可笑的。谁能相信哈辛塔听到有人在街上叫卖螃蟹就联想到福尔图娜塔呢？也许好奇者说得不无道理，嘴巴和那个女人又有什么相关呢！确实是风马牛不相及。

夫妻俩从加的斯乘邮车返程。他们不想在任何地方逗留，准备直达马德里。他们兴致冲冲，巴望着看到家人，送给他们每人一份礼物。尽管哈辛塔有件心事，但她拿定主意不再旧话重提，而是深深埋在心中，直到时光将它永远抹掉。然而，当他们到达赫雷斯车站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个人，使他们把打算忘却的事情又勾了起来。啊，……他们看见了在那个不愉快的晚上遇到的该死的英国人正在从车站酒馆里出来，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们，走上前来，彬彬有礼、亲亲热热地同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喝啤酒。当他离去时，胡安尼托破口大骂，扬言有朝一日非揍他两巴掌不可，那英国人早就欠着他这笔债。

“那天晚上我醉到那步田地，对你讲了那些离奇的事情，都怪这个多事的家伙……”

他们又开始谈论起来，直到再次扯到了那个“难题”上。哈辛塔不想把事情压在心里了，于是脱口而出：

“女人真可怜！”她感慨地说。“女人总是倒楣！”

“亲爱的，对问题要仔细分析，要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环境……”胡安尼托象惯常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他想用这种辩证法来证明他想证明的一切。

哈辛塔接受了丈夫的爱抚，她没有生气。但是，在她的心灵

中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奇怪现象：两种感情在打架，在交替地消长。由于她崇敬丈夫，她为他抛弃了另一个女人、爱上了她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是强烈的，而且即使在十全十美的人身上也是永远存在的。另一种感情发自她的正直的心灵深处，如同一块石头压在她高贵的心上，使她为那个素不相识的女人遭到侮辱和遗弃而鸣不平。尽管"海豚"把事情说得不那么严重，但他毕竟侮辱了人类。哈辛塔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自己的这种感情。她在爱情上的胜利并不妨碍她看到：在她的战利品下边有一个被压扁了的牺牲品。也许这个牺牲品是罪有应得，但她这个胜利者与那个牺牲品的遭遇难道就毫不相干了吗？她对那个牺牲品确实也怀有一点发自内心的同情。

目光敏锐的胡安尼托早已看出了妻子的这种感情，他想使她从那种怜悯的苦恼中摆脱出来，因为，毫无疑问，那个女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因此，他开动了整个坚实而闪闪发光的推理的机器，宣扬他在人生的轻浮的买卖和肤浅的书籍中学到的那套哲理。"亲爱的，应该面对现实。人类社会有两个，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社会并不是单纯用思想可以治理的。如果那样，我们可就糟了……我并不象人们第一眼看到的那么坏。请你注意，人们受的教育不同、阶级不同、为人处事也就不同。这种话天主十诫中并没有说，然而，现实却是这样。人们的社会行动是有自己的规则的，这些规则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写着，但是人们可以感觉到，而且不容违犯。我犯了过错，这没有人怀疑，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再和那些人厮混下去，假如我实现对'皮图莎'的许诺，事情会是怎样呢？……我不想再说了，我看见你在笑哩，这就证明，我做的是荒唐事，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在那时看来象是一条阳关大道，现在看来却是独木桥。关于道德问题，是非决定

于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当时我只能那么做，为了拯救自己……别的我才不管呢。世界就是这样。我应该拯救自己，对不对呢？既然应该，那就只有从那只沉船上跳下来，别无旁择。在遇难者中间，免不了有人要淹死……具体谈到抛弃这个问题，也有许多话可以说。有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应该看事实……我曾经找过她，想要帮助她，但她不想露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她的命运就是这样：我去找她，她不见我。”

谁曾想到，现在这个高谈阔论能言善辩的人，就在几天前，因为喝了点烈性酒，便把心里的真情全部倒了出来，仿佛一个人喝了高效呕吐剂，把肚子里的一切一点不剩地吐出来一样。尔后，在他头脑清醒、恢复常态之后，就又变成了知多识广、善用心计的读书人，讲起话来连一个脏字儿也不带，心中的脏东西一点也不流露。这颇象一个滑稽演员，尽管他只是由于爱好干了一阵子，可是他还是把那些五光十色的花布总藏在屋角里，不让人看见，不让人知道。他处处变得规规矩矩，说话十分得体，装得完全象个文质彬彬的书生，给自己的思想穿上了大礼服，给自己的舌头穿上了熨领衬衣。

哈辛塔阅历尚浅，她被丈夫富有魅力的话弄得晕头转向。她非常爱他，也许正是因为他具有这些善辩的天资或是别的什么，他说的一切她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尽管这种相信更多的是出自感情而不是发自内心。他们谈了好长时间，有时也夹杂一些谨慎的亲昵动作（因为在塞维利亚有旅客上车，他们再也不能拥抱亲吻了）。夜幕慢慢地降临到西班牙，这对在这块大地上旅行的新婚夫妇，当火车穿过德斯佩尼亚佩罗斯山峡时睡着了。他们做了一个美梦，梦到两个人深深相爱。一觉醒来时，已经到了阿耳卡萨尔。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快就可以到达马德里，

可以看到亲人，可以跟他们说说旅途上的见闻（只是不讲那天晚上的小插曲），并且可以向他们赠送礼物。

他们送给埃斯图皮尼亚的礼物是一根手杖，把柄上雕着个鹦鹉头。

第 六 章

关于这个显赫家庭的详细情况

一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个幸福的家庭始终是那么宁静和睦。在马德里再也找不出比圣克鲁斯这老少两代夫妇更为融洽的家庭了，再也找不出象巴尔瓦丽塔和哈辛塔这样性情相投的婆媳了。我常常看到她俩在一起，我敢对天起誓，看上去，她们年岁相差无几。巴尔瓦丽塔已经五十三岁了，可是风韵犹存，身段优美，牙齿好得叫人诧异。诚然，她的头发跟蓬帕杜尔的头发一样，几乎全白了，随着年华老去，好象撒上了一层白粉。但使她显得年轻的，主要是她始终如一的温柔，优美而慈祥的微笑，这笑容使她容光焕发。

说实在，那四个人不应该抱怨自己命运不好。有些人，有些家庭，上帝把一切都给了他们，但他们还是没完没了地伸手，因为在人的本性中有一种乞讨的恶习。真的，就拿圣克鲁斯一家来说吧，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富裕，受到众人尊敬，自己也相亲相爱。他们还缺少什么呢？看来什么也不缺。但在他们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还在乞求。即使全面优越的环境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只要有一样好处没有让他得到，人的天生的缺点或不知足的陋习就会使他渴望得到上帝所没有赐给他的那

唯一的一点。健康、爱情、财富、安宁和别的优越条件并不能使哈辛塔满足；结婚一年以后——更不用说两年以后了，——她焦急地渴望得到她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可怜的年轻人！她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孩子。

开始，哈辛塔只是感到有点不安，有点焦急，但很快就变得思想痛苦和精神空虚了。按照巴尔瓦丽塔的说法，基督徒不应为没有后代而失望。上帝给了他们那么多的东西，只有那一件没有给他们。这只好听天由命了。要赞美万能的上帝的手，它随时可以赐福，也随时可以拿走。

巴尔瓦丽塔这样安慰着她的儿媳，她爱她就象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然而，她在内心里和哈辛塔一样，巴望生个男孩来传种接代，增添全家人生活的乐趣。为了不加重儿媳的痛苦，她把这一热烈的欲望深深埋在心中；尽管如此，她仍然焦虑地注意着一切可能是有了后代的征兆。然而，望穿了双眼也没用！又过了一年，又过了两年，没有，还是没有，甚至连一点模模糊糊的苗头也没有——这种苗头，常常可以使那些梦想做母亲的女人心情激动，甚至因而说些蠢话、作些蠢事。

“别着急，孩子。”巴尔瓦丽塔对侄女说。“你还年轻，别愁没有孩子，肯定会有的，等到儿女缠身的时候，你也会象你妈那样感到腻烦的，那时你就会祈求上帝别叫你再生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样多好呀！孩子会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惹人生气，又是出麻疹，又是生白喉……我真不愿跟你讲当主妇的那些事！……真遭罪！……简直成了奴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是不是吃饭了，吃了消不消化，是不是摔交了，摔破头没有。然后又是这个嗜好，那个嗜好，是不是学坏了……是否用心读书……天知道还有些什么事呢！……”

哈辛塔并不信服，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想在卧室内有些“金丝雀”，哪怕他们一个个都是丑八怪，患佝偻病；哪怕他们都是调皮蛋，病包儿或傻瓜；哪怕她会被男孩子活活气死；这一切，她都不在乎。她的两个姐姐象她妈妈一样每年都生孩子，而她却一个也不生，连点影子也没有。使她最憋气的是坎德拉丽娅和一个穷鬼结了婚，一胎生了两个，而她呢，这么有钱却连半个也没有！……无疑，上帝已年老昏聩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件事。圣克鲁斯一家极为受人尊重和富有，社交很广，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领域都有他们的朋友。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我们这一代——这一代人在其他方面是不幸的，——看到各个阶级幸福地混合到一起了，更确切地说，各个阶级和睦相处了。在这点上，我们的国家胜过其他国家，在那儿，他们有许多关于平等的重大历史案件尚待判决。在这儿，由于西班牙人的民主精神，又由于贵族们并不把头衔看得很重，所以这类问题轻而易举地和平解决了。一种全国性的大通病——官欲，——也促成了这种各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办公室成了嫁接各种历史枝杈的树干，戴上王冠的贵族和为拿到大学毕业证书而自命不凡的平民就在这些枝杈上结成了朋友，然后，由朋友又很快结成亲戚。这种联合是件好事，正是由于它，我们不怕社会战争的传染，因为我们的血液中天生就有一种软弱无害的社会主义，靠了官僚阶级、贫困和西班牙人都能受到的学校教育的帮助，各个阶级不知不觉就混合到一起了。他们的成员互相渗透，组成了一张把全国民众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密网。在我们中间，出身并不意味着什么。至于贵族头衔，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人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受教育是好是坏，愚蠢还是聪明，即精神世界的不同，这是起永久作用的，是精神本身的属性。

另外一个起积极作用、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金钱，这是一个经济原则问题，这些经济原则如同物理定律一样不可改变，要想改变它，犹如要喝干大海一样难。

圣克鲁斯和阿纳伊斯两家的亲戚朋友关系可以说是这个各个社会阶级幸福的混合体的典型。不过，谁有勇气对这两家庞杂的社会关系作一番统计呢？这些关系宛如一棵枝叶茂密的巨树，更象一株藤萝那样盘根错节，上吊下垂，最后淹没在浓密的枝叶中间。试图作这种统计只有求助于埃斯图皮尼亚，他对马德里所有商家的历史以及半个世纪来全部联系情况都了如指掌。“胖子”阿纳伊斯也非常爱谈祖系的事和攀亲挂友，还专门爱打听一些富户们过去卑贱的出身情况，着重指出某些人家结亲并不门当户对。在他看来，严格地说，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民主得以存在，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我们西班牙社会。在阿纳伊斯和埃斯图皮尼亚的一次交谈中，讲到了下列这些事情。

二

我们已经知道圣克鲁斯的母亲和古梅辛多、巴尔瓦丽塔·阿纳伊斯的母亲是亲戚，他们两家又都是来自厄斯特列马都拉和阿尔瓦达的特鲁希略家族。当今特鲁希略和费尔南德斯银行的那所威严而坚固的房子就是属于这个家族的。巴尔瓦丽塔是那个银行家的远房亲戚。特鲁希略家族的第一个伯爵和著名的商人卡萨雷东达的一个女儿联姻，这商人是专靠出卖科鲁尼亚和比维罗两家公司的大批军装给部队和民防军而大发其财的。卡萨雷东达侯爵的另一个女儿和格拉维利纳斯公爵结了婚。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贵族和现代的商业是何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在加的斯有一家古老而殷实的商号，它在社会上那千丝万缕的联系，超过任何一家。这家的主人就是名扬四海的博尼利亚，他先是靠进口头巾发了家，继而又开银行，酿酒，他的一个女儿和企业主桑切斯·博廷结为夫妻，这对夫妻的女儿一个成了米尼奥将军的夫人，一个成为特列里亚侯爵夫人，他们还生了个儿子，叫亚历杭德罗·桑切斯·博廷；博尼利亚的二女儿和马德里的莫雷诺家族的一个后代成了亲，莫雷诺是五行业联合会和圣费尔南多银行的创建人之一；博尼利亚的第三个女儿和特拉斯塔玛拉公爵结发，生下了儿子佩皮托·特拉斯塔玛拉。博尼利亚的独生子和特鲁希略家族的一个姑娘结了亲。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雷诺家族，她是从梅纳山谷迁来的，庞大无比，其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境况也不一样。阿纳伊斯和埃斯图皮尼亚两个人就曾争论过莫雷诺家族过去是开药店还是鞣皮店的问题，结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是的，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弄清楚，除非来个狂热的调查家，他们甚至能够数出挪亚① 头发的数目和传说中他第一次喝醉酒时东倒西歪地拐了多少弯。然而，人们也确知，在本世纪初，一个莫雷诺和一个伊斯拉-博尼利亚结了婚，他们开办了一家银行，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三五年间在靠近教堂的圣克鲁斯山坡上，后来迁到庞特霍斯小广场。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候，一个莫雷诺当法官，一个在海军服役，一个在陆军，一个在教堂任职。到一八七〇年，银行那栋房子的所有权已经从莫雷诺家族手里转入鲁伊斯·奥乔亚家族和他们的公司了，但堂马努埃尔·莫雷诺-伊斯拉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股东之一。我们已经了解了莫雷诺家族

---

① 《圣经》故事中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

的旁系支脉，他们中间，有莫雷诺-伊斯拉，有莫雷诺-巴列霍，也有莫雷诺-鲁维奥，或者说，既有富有的莫雷诺，也有贫穷的莫雷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相当疏远，甚至根本不再往来，也不认为彼此存在着亲缘关系。巴尔瓦丽塔的那个傲气十足的女友卡斯蒂塔·莫雷诺——她们同在皇家大街的学校里上过学，——就是出身于富有的莫雷诺家族，后来由于生活的变迁，也成了贫穷的莫雷诺家族。她和萨马涅戈大家族中的一个药剂师结了婚，这个家族在这儿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个富有的莫雷诺家族姑娘和一个二流的贵族结了婚，此人叫帕切科，是格拉维利纳公爵的弟弟。这对夫妻生了吉列米娜·帕切科，这个女子我们以后会介绍她。你们看，莫雷诺家族的一枝树杈是怎样伸入了格拉维利纳家族茂密的枝叶中间，在那里特鲁希略家族的树枝也五股三杈地伸入进来，而这个特鲁希略家族早已和马德里的阿纳伊斯家族和加的斯的博尼利亚家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乱线团”，那错综复杂的关系分也分不清。

还有一些值得说的。堂帕斯库亚尔·穆尼奥斯是廷托雷罗斯大街大名鼎鼎的五金店老板，他是南市区威信极高的进步人士，是马德里的竞选能手和政治家，他和莫雷诺家的一个女儿结了婚。至于这个女人是哪一支系的我则说不清楚，反正和加的斯的梅迪萨瓦尔和博尼利亚都是亲戚。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卡萨-穆尼奥斯侯爵，和阿尔维特的女儿结了婚。这个阿尔维特经常在承包和政府做呢料和麻布生意时露面。欧拉丽亚·莫雷诺也是堂帕斯库亚尔的女儿，是眼下伯爵的姐姐，她和堂卡耶塔诺·比柳恩达斯成婚。卡耶塔诺·比柳恩达斯是个很富的房产主，老进步分子。现在我们暂且把这些头绪撇开，留待以后再叙。

和莫雷诺家族一样，萨玛涅戈家族也是来自梅纳山谷，其家庭成员不计其数。我们已经知道哈辛塔的姐姐，古梅辛多·阿纳伊斯的第二个女儿，和佩佩·萨马涅戈结了婚。佩佩是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一个破产药房老板的儿子……有许多萨马涅戈是作小生意的，打开店堂索引，就会发现有下面这类名字：萨马涅戈药店，位于阿维·玛丽亚大街（店主是卡斯蒂塔·莫雷诺的丈夫）；萨马涅戈屠宰店，位于马尔多纳达斯大街；还有不上索引的，有一个萨马涅戈是债主，还是半个法官；有一个是银行收款员；有一个在博托内拉斯大街开丝绸店，另外还有几个是商店店员。交易所的那个经纪人萨马涅戈是以上这些人的堂兄。

古梅辛多·阿纳伊斯的大女儿和拉蒙·比柳恩达斯结了婚，比柳恩达斯当时是拖着两个儿子的鳏夫，是托莱多大街有名的银行家，他的银行是马德里货币兑换量最大的一家。比柳恩达斯的一个兄弟和阿帕里西的遗孀的一个女儿结为夫妻，阿帕里西是开设衬衣店的，佩佩·萨马涅戈就在那里当过店员。这对比柳恩达斯兄弟的叔叔堂卡耶塔诺·比柳恩达斯，是个有点进步倾向的人，富有的房产主，是欧拉丽亚·穆尼奥斯的丈夫。他是在塞斯佩德斯以前靠经营皮革发家的。至此已经把前面的遗留问题交待清楚了。

现在还有几个分支，看起来是孤立的，其实并不然。但是谁能把这棵巨大藤萝的盘根错节、枝杈纵横的神秘的宗族关系搞清楚呢？谁能弄清达马索·特鲁希略（就是那个在马约尔广场开"百合花"鞋铺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正属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特鲁希略家族呢？又有哪一个调查人能够下一番功夫，弄清楚座落在恩科敏达大街名叫"高雅"的简陋的披巾店的主人是不是真

的属于比柳恩达斯家族的富户呢？有人说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绳索店的主人佩佩·莫雷诺-巴列霍是堂马努埃尔·莫雷诺-伊斯拉的堂兄，后者却是个生活奢华的富翁。据说工资微薄的职员阿纳伊斯是巴尔瓦丽塔的亲戚。有一个穆尼奥斯-阿帕里西，在拉斯特罗附近卖牛羊肚，人家说他是卡萨-穆尼奥斯侯爵及其妹妹的表兄，其妹妹就是阿帕里西的遗孀。最后还必须说明一下，有那么一个特鲁希略，是耶稣会会员，他自称也属于这一家系。还有赫赫名声的普拉森西亚的主教、修道士路易斯·莫雷诺-伊斯拉和博尼利亚。同样，内务部副部长萨拉梅罗的妻子也姓特鲁希略，也应属这一家族，但她的第一个姓是鲁伊斯·奥乔亚。她是现今主持着莫雷诺银行的那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女儿。

巴尔瓦丽塔并不和上面所有这些人都有来往。对许多地位太高的人她总是回避；对那些地位太低的人她也不予理睬。她的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她认可的亲戚，人数并不多，但是范围很广，包括各种身份的人。在同一天，当她去散步或上街买东西时，常常会遇到鲁伊斯·奥乔亚，遇到米尼奥将军夫人，遇到阿德拉·特鲁希略，遇到某一个富有的比柳恩达斯和另一个穷困的比柳恩达斯，遇到萨马涅戈一个捕鱼的亲戚和格拉维利纳斯公爵夫人，遇到法官莫雷诺-巴列霍和医生莫雷诺·鲁维奥，遇到卖草帽的莫雷诺·豪雷吉和受俸牧师阿帕里西，还会遇到几位店员，她都要比较热情地同他们一一问候。总之，她要同那么多的不同类型的人打招呼，设若没有她这一分精明，准会把名字和称呼弄个一塌糊涂。

即使记忆力最强的人，看到这个象迷宫一样的马德里宗族关系图也会晕头转向。条条支系错综复杂，忽而消失，忽而又出

现，上上下下千转百回，有时汇到一起，有时分道扬镳，在它们的汇合处或分岔口还发出新杈，长出新芽，形成新的交叉。看看这些繁茂的枝叶怎样在末梢交叉接触是颇为有趣的。例如佩皮托·特拉斯塔玛拉，他取了个堂阿方索十一世① 私生子的名字，他去找债主坎迪多·萨马涅戈借钱，而坎迪多又是“贫困少爷保护会”的成员。

三

圣克鲁斯一家住在庞特霍斯大街自己家的房子里，这所房子面对着与该大厅同名的小广场，是他们从已故的阿帕里西手中买来的一份产业，阿帕里西原来是“菲律宾公司”的股东之一。主人们占了房子的主要部分，面积宽大，拥有十二个临街的阳台，室内陈设甚为讲究。不管用哪一家最现代化的宾馆，巴尔瓦丽塔都不同意交换，因为她觉得现代化的建筑楼梯太多，而且四面没有围墙。她宅第里的房间多得很，所有的房间都连在一起，从客厅一直可以走到厨房。不管用多新、通风多好、样式多漂亮的村舍与她居住的这个市区调换，她都不会答应。在她看来，这里是马德里市中心，而且是她出生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萨拉曼卡区毕竟是乡村……这位善良的太太实在太爱她的生身地了。她认为，谁要是早晨听不到挑水夫在庞特霍斯泉水中用水桶汲水的声响；谁要是早晚听不到邮车的喧闹声；谁要是不时时得到波斯塔斯大街微风的吹拂；谁要是圣诞节时听不到圣克鲁斯广场的桑本巴② 和手鼓声；谁要是听不见邮电大楼的钟声——这钟声听起来就象在自己家里那么清晰响亮；谁要是看不见银行

① 阿方索十一世(1311—1350)：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

② 一种在圣诞节演奏的民间乐器。

的收款员扛着钱袋走过，看不到邮递员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出，他就等于没有住在马德里。巴尔瓦丽塔早就习惯了周围的嘈杂声，仿佛那些声音是她的密友，没有它们她就无法生活。

她们的房子那么多，两对夫妇住在里面空荡荡的，有些房间还闲着。他们有一个稍微显得古旧的、带有三个阳台的大厅。大厅的左侧是巴尔瓦丽塔的会客室。接下去是另一个房间，最后才是她的卧室。大厅的右侧是胡安尼托的办公室，之所以叫它办公室并不是因为胡安尼托真的在里面办什么公，而是因为里面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一瓶墨水，旁边还有两个漂亮的书架。这是一个陈设讲究而舒适的房间。紧挨着这个房间的是哈辛塔的小会客室，它是全家布置得最阔气、最漂亮和唯一墙上挂着布帷的房间，别的房间的墙壁用贴墙纸糊着，这些贴墙纸画面粗劣，主要画的是灰鼠和金斑鸠。这间屋子里还挂着几幅漂亮的水彩画，那是胡安尼托购买的；此外，还有两三幅精心挑选的素雅的油画，并非出于什么名家之手，它只是表明胡安尼托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观。室内的家具都按照时兴的作法，用绸缎或长毛绒和丝织品蒙罩着，看上去既不显得独特也不显得俗气。接着就是那对年轻夫妇的卧室，他们的卧室与父母的卧室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老两口睡的是一张双人床，小两口睡的是两张分开的单人床。年轻夫妻的愈疮木床很考究，挂着蓝绸帐子；而父母的床恰似一副红木脚手架，床头又高又大，床身宛如圣周四的圣体龛。小夫妻的卧室和用品间相通。再往后有两个大房间，这是哈辛塔给孩子们预备的……如果上帝给他们孩子的话。这两间屋子里的小家具都是别的屋子更新家具时撤下来的，杂乱无章，很不整齐。不过，至于最后怎样布置这两间空房子，哈辛塔早已胸有成竹，待到那个时刻到来，她会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

条的。

餐厅在里面，有三扇窗户朝着院子，里面摆着一张大饭桌，几个胡桃木碗橱，碗橱里放着精致的中国瓷器。椅子照例都是皮制的。墙上贴着一幅橡树剪纸，还挂着几条丝带和绘得还不坏的油画，油画画的是酒馆，那儿自然是摆着西瓜、死兔子、鳕鱼块，那鱼画得如此逼真，仿佛还散发着腥味。同样，堂巴尔多梅罗的办公室也在里边。

圣克鲁斯家包租了一辆四轮马车，经常可以看到他们驱车游玩。这辆马车非常普通，并不引人注意。胡安尼托有时还雇一辆四轮敞篷车，他驾驭得很好。另外，他还有一匹马。但是他总是喜新厌旧，一匹马骑不了几天就感到不中意了，想卖掉再买一匹。两对夫妇的日子过得美满而幸福，但他们从不喜欢炫耀自己，不喜欢出头露面，不让报界称他们是什么东道主。他们吃得很好。一家人不拘礼节，只是家长有些威风，常能看到一些下层人和其他一些败落了的高贵人士和他们在一起用餐。他们没有戴白帽子的专门厨师，只有一个精于安排、技术高超的老厨娘，她不比任何名师逊色。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女人给她作帮手，更确切点说，那是她带的两个徒弟。

每个月初，巴尔瓦丽塔从丈夫那儿得到一千杜罗。堂巴尔多梅罗每月总收入为两万五千比索，部分来自于房租，部分来自西班牙银行的股份，其余的来自他过去经营的商店中的股份。他每学期给儿子二千杜罗，作为他的零用，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再给儿子一些钱，让他自己经营一点买卖，然而儿子一向懒散惯了，不愿去操那份心。剩下的钱，巴尔多梅罗就积存起来，或者每年买些股票，或者筹划着再买座房子。太太在每月拿到的一千杜罗中也给“海豚”两三千雷阿尔，其余的用作日常花销以及

婆媳两人的零用。在钱的分配上，她们处理得恰到好处，从不因多一个或少一个杜罗闹得不愉快。家务活婆媳俩一起照料，但主要的是婆婆当家，在这件事上，她颇有点独揽的气派，但很讲究方式。贤慧的媳妇对此并不反抗，当看到自己的某个意见被独断专行的婆婆否定时，总是顺从忍耐。巴尔瓦丽塔是家中总管，丈夫每月把钱如数交给了太太之后，就一切不再过问，只是在避暑期间有所不同。太太把每月应该付的钱都及时付上，从租车费到订《公正报》的报费，如此复杂的各项开支，她根本不需算计，连账本也不需要。她的数学才能实在令人钦佩，一个月也没有超支过，这在花钱如流水的大户人家实在难能可贵。到了月底，他们家总有点盈余，于是便用这钱捐赠给某些慈善机关，这些事以后会讲到。哈辛塔省下不少婆婆给她的零用钱。她不喜欢总是买新衣服，让时装设计师发她的财。她自幼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如此根深蒂固，尽管她手中从不缺钱，为了节省，每逢要作新衣或修补衣服时，她也仍然要把裁缝请到家里来。别的人家的夫人有的没有她那么富裕，也都是到外边订制衣服。此外，她不必发愁自己剩下的钱派何用场，她的姐姐坎德拉丽娅拉扯着一大群孩子，日子很艰难。她的那些未婚的妹妹也都经常得到她的馈赠，今天给这个一顶时髦的帽子，明天给那个一块头巾，后天又给另一个一条披肩，有时甚至把刚从巴黎进口的整身女装送给了她们。

他们在皇家剧院定了头等包厢，这是堂巴尔多梅罗想出的主意。其实，堂巴尔多梅罗本人不喜欢看歌剧，他只是希望巴尔瓦丽塔去看，以便在就寝时或醒来时给他讲述皇家大剧院的所见所闻。皇家剧院对巴尔瓦丽塔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但她还是欣然答应去看戏，为的是能让哈辛塔去剧院。实际上，哈辛

塔也没有多少兴趣，只不过这样可以把她的那些尚未婚配的妹妹们带去开开眼界，于是她便欣然而往。设若不是这样，那些妹妹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种福份。胡安尼托酷爱音乐，他天天和他的六个朋友坐在舞台和乐队之间高高的包厢里欣赏演奏。

圣克鲁斯家的女士们在剧场里并不引人注目，即使偶尔有人朝她们那儿瞅上一眼，那也只是为了看看端庄地坐在第一排的几位年轻女郎。巴尔瓦丽塔常常坐在前排，为的是用望远镜环顾周围，以便给巴尔多梅罗讲些除了布景和剧情以外的事情。哈辛塔两个已婚的姐姐，坎德拉丽娅和贝尼格纳，偶尔去一次剧院，而哈辛塔几乎是每次必到，但是，她并不觉得有多大意思。这位受上帝娇宠的女人，在这多灾多难的尘世间，却得天独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她却经常抱怨说她对一切都感到乏味。这个人人羡慕的女人却羡慕着随便哪一个怀里抱着用破布裹着的婴儿、赤脚行走在大街上的穷苦妇女。看到任何孩子，她都不由得发呆，不管是由英国家庭女教师带领的身穿海军服的富人的孩子，还是衣衫褴褛、淌着鼻涕、头上满是皮屑、手中拿着啃过的面包的穷孩子。她不仅仅想要一个孩子，而且想要一大群孩子围在她身边：从顽皮的、讲话没完没了的四五岁的小“无赖”到只会吃奶、握着小拳头傻笑的几个月的婴儿。她的这种伤感情绪时刻都流露出来，有时是因为看到一群怀抱肮脏书籍、肩挎石板去上学的孩子，有时是因为看到有个衣不蔽体的早熟小乞丐（这孩子故意把肉体裸露出来以博取人们的同情）光着一双长满冻疮的脚朝她走来。当她看到慈善学校的小学生穿着镶金边的制服、戴着手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象小骑士一样威风凛凛时，她恨不得用眼睛把他们一个个吞下去。那些穿着玫瑰色或天蓝色

衣衫在普拉多广场上玩捉小鸡游戏，宛如从树上刚刚掉下来的鲜花般的女孩子；那些用破旧不堪的头巾包头的穷苦的小姑娘；那些在商店门前扶着墙壁刚刚学步的小孩子；那些一边吸着母亲的奶头一边偷偷地用眼角瞅着过来观望的行人的婴儿；那些在大街或地基上胡打乱闹、互相扔石子、甚至撕破衣服惹得母亲大为恼火的捣蛋鬼；那些在狂欢节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双手卡腰、走路左摇右晃的姑娘们；那些为五月圣十字节征集募捐的女孩子们；那些已经长大成人、开始用上手杖和在学校里获奖的孩子们；那些在晚场演出中，当舞台上出现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时不禁大喊大叫，分散了演员的注意力，得罪了观众的孩子们……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所有的孩子她都同样喜欢。

四

哈辛塔一心只想做母亲，很快便对自己优裕的生活条件兴趣索然了。这种情况恰似空气对所有人那样，它是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可人们却对它视而不见。上帝这是在干什么，他那儿有无数的孩子，为什么连一个也不送给哈辛塔呢？天主究竟是怎样想的呢？看那个坎德拉丽娅，几乎吃穿都顾不上，却每年生一个！……而人们还说什么上帝是公正的……对，上天的公正可真棒……对，我们早已看清楚了……哈辛塔成天这样胡思乱想，犹如是个偏执狂，为了使自己不出丑——她的言行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她不得不强迫自己理智些。她想的事情是那样稀奇古怪！……她的痛苦有着非常离奇的间歇、在长时间的平静之后，又变得更加凶猛和剧烈，仿佛是一种时刻都会猝然爆发的慢性病。有时在街上或者在家中听到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或者看到一点什么，她的脑子会一下子象烈火般地燃烧起

来，想到那件事，胸中十分憋闷，心里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惊恐。

为了宽慰自己，哈辛塔便去关心和疼爱姐姐们的孩子。她深深地爱着这些孩子，但总觉得她和小外甥们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孩子不是她的，不是她自己生的，没有一条神秘的线能天然地将他们联接在一起。真正和她联接在一起的孩子只是存在于她的头脑之中，她必须象点燃冶炼炉一样把自己的思维点燃扇旺，这样她才能感到做母亲的真正幸福和欢乐。一天晚上，吃饭前她从姐姐坎德拉丽娅家中出来回到自己家中去。姐妹俩为一件区区小事发生了争执。哈辛塔过于娇惯萨马涅戈的大儿子、三岁的佩皮托。她接二连三地给他买一些贵重的玩具，如客厅里摆设的中国瓷像，可一到他手马上就摔碎了。这还不说，她还由着他的性子，爱吃什么就买什么。

“啊！如果你真的做了妈妈，就不会这样了……”

“我不做妈妈更好……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与我毫不相干。请原谅，亲爱的。看你脾气真大！”

“假如我不生气，哼……”

“算了吧，真是个娇气包！”

姐妹俩为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不知争吵过多少次，但每次都是过一会儿就又笑起来，言归于好。然而，那天晚上，当哈辛塔离开时仍怒气未息，真想大哭一场。她从来没有象这会儿那样强烈地渴望生孩子。姐姐的话使她受到了羞辱。由于她十分疼爱外甥，姐姐生气了，那除了嫉妒还能是什么呢？……好吧，等她有了孩子，她连别人看都不让看……她激动万分地从伊莱拉斯大街一口气跑到庞特霍斯大街，一路上谁也没有看见。天上下着小雨，可她连伞也忘记打开。橱窗里的瓦斯灯已经点亮，然而，一向喜欢看新产品的哈辛塔没有在任何地方停下来。到

了庞特霍斯小广场的拐角，当她正要穿过大街走进对面自己的家门时，蓦地听到有点声响，她站住了，霎时只感到周身冰冷。她停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着，好象那声音来自地下，来自大街上的石缝里。很明显，那是一种呻吟，是一种动物哀求救援和保护、反对遗弃和死亡的呼声。那哀怨痛苦的声音异常尖厉刺耳，与其说是一个生命发出的，毋宁说是拨弄小提琴那稍带刺耳的最高音弦的最高音节发出的声音。那声音是这样的："咪"、"咪"……哈辛塔注视着地面，无疑，那痛苦的声音是来自地下。这声音钻进她忧伤的肺腑，如同一根钢针刺痛着她的心。她俯下身去东找西寻，最后终于在靠近广场这一边的人行道旁发现一条水沟，按照市政建设的术语叫吸水沟，街上的水就是从这类沟槽流进下水道的。没错，声音就是从那儿来的。没错，声音就是从那儿来的，那凄惨的声音使这个"海豚"之妻感到惊慌失措，感到痛苦，从而产生了一种无可比拟的怜悯。她身上全部母性的自豪感，那幻想做母亲的陶醉在她心灵中积累起来的全部温情，顿时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于是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喊着"咪咪"来回答那地下的"咪咪"声。

她该向谁求助呢？

"德奥格拉西亚斯！"她高声叫着门房。

幸好门房正在"和平"街拐弯处和一个邮车夫聊天，听到她的呼唤，马上跑到她的身边。

"德奥格拉西亚斯……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快去看看……"小姐浑身颤抖着，脸色煞白。

门房倾听了一会，然后趴在地上，随即以狡猾而快活的神情看着主人说：

"啊！这是……噢！是儿只扔进下水道的小猫。"

“小猫！……你敢肯定……你敢肯定是小猫吗？”

“是的，是小猫，小姐。说不定是对面书店里的那只母猫的小猫，它昨晚下崽啦，哪能养活那么多！……”

哈辛塔弯身细听，“咪咪”声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微弱，几乎听不见了。

“把它弄出来。”主人以不容争辩的命令口气说。

德奥格拉西亚斯又一次趴在地上，挽起袖子，把胳膊伸进沟里。哈辛塔无法察觉他脸上流露出的怀疑，甚至可以说是嘲弄的神情。雨下大了，水开始沿着水沟流进下水道，发出一种油煎般的响声，几乎把那细弱的“咪咪”声淹没了。然而，哈辛塔却一直听得清清楚楚。门房仰起脸，一副自负的神气，好象一个人乞求上帝援助那样，笑眯眯地说：

“小姐，够不着，猫已掉在很深的地方了……深极了。”

“这块石板不能掀起来吗？”她提醒说，一边在石板上使劲地跺着。

“这块石板？”他一边重复着，一边站了起来，两眼盯着女主人，似乎看着一个说话值得怀疑的人。“要把它掀开，得去找市政府……副市长阿帕里丝先生就住在隔壁……但是……”

两人又竖起耳朵听着。

“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更加自负地说，“它们淹死啦……”

这个大笨蛋不知道这些话是怎样刺痛着主人的心。虽说如此，哈辛塔似乎还是听得见水沟深处的呻吟声。不过，后来就消失了。她开始看到她那高尚的恻隐之心和她所怜悯的渺小的对象是多么不相称。雨下得更大了，水沟吞着激流，流水在下水道口碰到石壁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泛起浪花……哈辛塔拔腿往家里跑去，很快上了楼。她的神经十分紧张，心胸异常压抑，丈

夫和公婆都以为她生病了。这一夜，那水沟中的“咪咪”声一直回旋在她的耳边，使她心烦意乱，痛苦难言，也许是神经错乱。不过，她无法控制自己。天啊，如果婆婆从德奥格拉西亚斯那儿知道了这件事情，她该怎样讥笑她呀！一想到巴尔瓦丽塔会走进来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气对她说：

“啊呀，亲爱的，那么说你叫德奥格拉西亚斯钻到阴沟里去救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是确有其事了？……”

她顿时双颊绯红，羞愧得无地自容，只是在丈夫发誓严守秘密的情况下，她才对他讲了有关小猫的事情。她对他什么也不隐瞒，尤其喜欢把心中渴望做母亲的徒劳的荒唐想法如实告诉他。自然，聪明的胡安尼托对一位没有孩子的女性的这些胡思乱想是体谅的。她鼓起勇气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他听，要是在白天，有很多事情难以启口，然而在夜间，只有亲密无间的夫妻俩，便可以讲了，因为这种场合非常适宜，那些话仿佛是自己毫不费力地从嘴里涌出来的。总之，对这件事的议论，可以认为她的事情似乎要转变了。

五

巴尔瓦丽塔不该嘲笑儿媳妇想孩子想得发疯，完全不应该。难道她自己没有癖好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确实，她比哈辛塔能够使自己事事如意，使自己的想法得到实现。她是个有怪癖的女人，对自己享受到的一切已经感到乏味，而媳妇则因为没有得到渴望得到的东西而备受折磨。一个是因为处处得到满足而得意忘形，一个是因为得不到满足而忧心忡忡。

巴尔瓦丽塔有一个爱买东西的毛病。她是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是说，为买东西而买东西。她买东西，完全是一种乐趣。没有

比逛上一阵商店，然后带着一大堆东西回家更使她高兴的事了。虽说那些东西并不多余，但也不是绝对的需要。不过，她总是按自己的财力办事，从不把事情做得过分，这一点恰恰表现出她那富商的精明。

她的这种癖好简直到了不能自制的程度，圣克鲁斯家的这位太太不仅逛豪华的商店，也去市场，而且一个一个地走遍。圣米格尔广场上的小货摊，卡萨大街上的鸡鸭店和圣地亚哥小巷的牛肉店也是她光顾的地方。堂娜巴尔瓦丽塔在这一带真是无人不晓，以致那些女摊贩都拼命地争夺这位高贵的顾主，甚至为此撕破情面争吵起来。

不管到市场还是到商店，她都有一位难得的助手，这位帮她打探的人似乎以为做这些事情便可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他就是埃斯图皮尼亚，他住在卡瓦·德·圣米格尔大街，天亮一起床，他就用那老鹰般的目光，察看一遍广场上的货摊。清晨，当人们还在酒馆里或流动咖啡摊上用早点的时候，他已经下楼来，先到小摊上瞧瞧，打听一下市场上货情况，了解一下行情。然后，披好呢斗篷来到圣希内斯教堂，有时，他到达那里时，教堂司事还没有开门，这时，他便和那些比他到得更早的虔诚的女教徒们聊天。有的女教徒甚至把巧克力壶和酒精炉都带了来，就在教堂的门廊里准备早餐。门一开，大家蜂拥而入，好象是到观众拥挤的剧场去抢位子。然后，弥撒开始了，头三、四个人里没有巴尔瓦丽塔太太。当见到她来时，埃斯图皮尼亚便慢慢向她凑过去，他象个幽灵般地越过一条条板凳，直到坐在她的身边小声祈祷。埃斯图皮尼亚有许多话要对她讲，为了能全部告诉她，只好不时中断祈祷。

“赫尔曼神父主持的弥撒在多洛雷斯教堂马上就开始……

今天马丁内斯的商店来鳗鱼，他们让我看了拉雷多发来的电报……你是福星①；上帝保佑你②……没有菜花，因为维亚比西奥萨的脚夫没能来到，他们迷了路……雨下得太大了……有造化的耶稣是你的腹中之果③……”

有时，她在凳子的一端，他在她后边离开一段距离，两个人时而跪下，时而坐着，好长时间谁也不说话。尽管埃斯图皮尼亚嘴上不说，看得出他感到乏味。这时他多么希望有个迟到的女教徒和懒惰的男教徒凑过来问他有关弥撒的事啊！“这轮弥撒能赶得上吗？”他会十分礼貌地说能还是不能，如果作出否定的回答，他还会再补充点什么来安慰询问者：

“但是，请您放心吧。克萨达神父马上就到，他是个火暴脾气的人……”

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找人聊聊天而已。

巴尔瓦丽塔静静地祈祷好久之后，转过身来，以同这种神圣地方很不相宜的傲慢态度对埃斯图皮尼亚说：

“喂，你那位‘聋子’朋友坑得我们好苦啊！”

“为什么呢？太太。”

“我让你告诉他给我半斤里脊。你知道他给我送来的是什么吗？一大块后肘子，一小块前肘子，尽是筋头巴脑的……就这样对待顾客呀！以后啥也不买他的啦，都是你干的好事……这就是你保护的好人！……”

说完，巴尔瓦丽塔又接着祷告，而埃斯图皮尼亚对“聋子”多好呀，可他竟这样不讲信用……再也不保荐他了。不过，他非去找“聋子”讲清楚不可。还有别的人家也埋怨“聋子”给了他们血

---

①②③ 这是祈祷圣母马利亚一段话中的几句。

脖子，那是最坏的肉，其实人家要的是后臀尖。现在人们都如此不讲公德，谁也不敢保荐了。有几天早晨，他们一见面，埃斯图皮尼亚就这样唠叨着：

“今天市场上东西真多呀！鹧鸪好极了，太太，不能再好了，货真价实！”

“我再不要鹧鸪了。今天我们得去找找潘塔莱翁，看看他有没有好羊羔肉。我想买一条上等牛舌头，再看看有没有嫩牛肉。”

“牛肉嫩极了，太太，就象鳕鱼。”

“好吧，叫他们送一块上等里脊和一扇排骨。你记住，可不能象那天一样，别跟我来这一套。”

“放心吧……太太明天有客人吗？”

“有客人。有什么鱼没有？”

“我已经定下了鲑鱼，说不定明天会来……今天只有烂虾。”

望弥撒之后，他们俩就去马约尔大街走走，纯粹是为了看点新鲜东西，找点思想寄托，一个是爱勤勤恳恳为别人操心办事，一个是手中有那么多钱不花不快。他们并非天天都只关心吃的东西，人们也多次听到埃斯图皮尼亚这么说：

“太太，太太，可别忘了到你甥侄开的店里转转。他们新进了印花布……成色好极了！”

听他这么说，巴尔瓦丽塔就中断了祈祷，但脸上仍显得很虔诚的样子，问道：

“有枝叶花纹的吗？啊，好极了，还嵌金。这可是眼下最时兴的。”

埃斯图皮尼亚在门廊里等候她，一见面她就提议道：

“我们到‘孩子们’的店里去瞧瞧。”

"孩子们"把印花布拿给巴尔瓦丽塔看，还拿出一些锦缎，那同样是当时的热门货。这一天，这位购物成癖的太太没有来得及给儿媳买衣服；媳妇常常把自己的衣物送给自己的姐妹。

有时，我们还能听到下边这类不伦不类的对话：

"太太，太太，这轮弥撒已经赶不上了。没有关系，一会儿还有神父先生的侄子主持的弥撒，他是又一个富吉拉神父，马上就要出来了……普拉食品店已经到了小干酪……我说不上叫什么名字。"

"现在或者将来要死的时候① ……想起来……如果象你那天叫我买的英国小面包圈一样，闻起来味道都变了！……就象圣伊西多尔② 的婚礼那么年久。"

尽管巴尔瓦丽塔数落了埃斯图皮尼亚一顿，出了教堂，两个人仍然到了普拉食品店，开头她只想买两磅科林多葡萄干做英国糕点。但是，一到那儿巴尔瓦丽塔买这购那，一下子花了八九百雷阿尔。埃斯图皮尼亚往柜台里面探头探脑，欣赏着那个无所不包的食品博物馆中的大量新食品，还不断地评头论足。有时他品尝一块杏仁可可饼干，那真象托莱多的杏仁糖；有时他根据味道就可以品出茶叶和香料是多么高级。这时候，太太正在让一个店员给她拿东西，那是萨马涅戈家族的人，而且她还说，钱都花光了。巴尔瓦丽塔嘴里不断地说着不再买了，然而，在买了些做汤的菜泥以后，又买了日本糖球、面筋、英国酱油、海龟肉汤、十二瓶萨因特-埃米洛牌酒，这是胡安尼托最喜欢喝的酒；一箱特制香槟，这是巴尔多梅罗爱喝的；一个鲣鱼罐头，一些香

---

① 这是向耶稣祈祷时的话。

② 伊西多尔(约560--636)：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拉丁教父。生于西班牙卡塔赫纳，六〇一年继承其兄任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

菌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巴尔瓦丽塔的钱包总是装得满满地带在身边，买东西花些钱，只不过动动零头，而且她马上又会补起来。

“喂，小伙子们，把这些东西都立即送到家里去。”埃斯图皮尼亚临走时，指着太太买的一大堆东西用命令的口气对店员说。

“啊呀，你还是规矩点吧。”堂娜巴尔瓦丽塔说，一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时，她正巧看见店主人从店铺的后门走出来，一边脱掉丝帽，一边百般亲切地和他的女顾主打招呼。

“我们是顺更经过这儿，孩子……啊，这个店的主人多会做买卖呀！……我再也不进这个门了。再见，再见。”

“明天见，太太。吻您的脚……给巴尔多梅罗先生买了这么多东西呀！……埃斯图皮尼亚，愿上帝保佑你。”

“师傅……愿你康健！”

有的东西她总是大批地买，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从卖主那里直接提货。巴尔瓦丽塔太太实际上是个商人，想方设法弄到价廉物美的东西，然而，这些想法与现实又有多大的距离呀！如果没有能干的经纪人、伟大的埃斯图皮尼亚相助，她根本无法办到。瞧吧，为了买到大批鲜蛋，这个天大的好人那股东奔西跑的卖命劲儿！……卡瓦大街的鸡蛋商人个个对他十分敬重，而他也傲气十足地对人家说：“咱们可以按规矩办事，也可以不按规矩办事，先来看看货色，然而再来议价……别着急，伙计，别着急。”于是，他对着阳光一个一个地检查，掂了又掂，又节外生枝说人家的鸡蛋如何不新鲜。如果发现有某个家伙欺骗了他，那可会闹到天上去。埃斯图皮尼亚会象一头发怒的狮子找着来算帐，扬言要告到副市长那儿去，叫市政府来检查，甚至以处绞刑

来威胁人家。

买酒的事，埃斯图皮尼亚托付给了卡瓦·巴哈大街卖酒的人，他们常到阿甘达、塔兰贡或者萨格拉进货，埃斯图皮尼亚就通过一个中间人买上一批或者买若干瓶，再找一个熟悉的车把式帮着运回来。一定要信得过的牌子，真正的纯酒。要是买可可，普拉西多就更活跃、更卖力气了。巴尔瓦丽塔太太只要一张口，他就会东奔西跑，拼上命把东西买到手。他常到加略① 商店买高级可可、食糖和桂皮，然后找一个小伙子，在他的亲自监视下，一直扛到加工可可的店里去。圣克鲁斯一家人从来不喝机器加工的可可，只饮用手工做的。埃斯图皮尼亚象一只苍蝇整天围着那个加工可可的工人打转转，看他是否工作得一丝不苟，在这种事情上，可不容有半点疏忽。

巴尔瓦丽塔有时是买些大件物品，有时是买点零碎东西，但是，什么也不买的日子是从来没有的。假如没有大件中意的东西买，这个购物成癖的女人就买副手套呀、别针呀、去污粉呀、发卡呀，或者随便什么花上个把雷阿尔就可买到的精致小物品带回家。她给儿子买的礼物不计其数，有从未用过的领带，从未缝到衣服上的钮扣。哈辛塔总是高高兴兴地收下婆婆送她的东西。然后，她就一件一件地转送给已婚的或未婚的姐妹们，只把那些不便送人的东西留下。圣克鲁斯家的这位太太对白色的衣服及餐巾桌布有着特殊的兴趣。她常从哥哥的布店里成匹成匹地买荷兰细布、马达普兰细布和其他的上等细白麻布。堂巴尔多梅罗二世和堂胡安② 一世这对父子的衣服够穿一个世纪的。

巴尔瓦丽塔太太亲自为父子俩提供香烟。父亲抽雪茄，儿子

① 西班牙文"gallo"的音译，意为"公鸡"。
② 指胡安尼托。

抽纸烟。埃斯图皮尼亚负责把这种漏税的危险品从一个狡猾家伙的烟店里买回来，这烟是偷着卖的。当把一盒盒的香烟藏在他绿斗篷下穿越马德里的大街时，埃斯图皮尼亚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他为自己愚弄了财政部的那帮笨蛋而自鸣得意，同时也联想起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然而，到了一八七一和一八七二年那些自由的年代，事情就不同了……财政警察不太管这类事了。可是，胆子大的走私贩是多么愿意同这些人打上一场遭遇战，以向世人表明，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够把税务部门搞垮。巴尔瓦丽塔一盒一盒地检查，验牌子，闻闻香烟的气味，讨价还价，然后排出一些她最中意的付给好价钱。堂巴尔多梅罗手头从来不缺各种好烟，这位店员出身的宽厚善良的先生，在他的某些固习中，仍然保留着把好烟留到星期天抽这一条戒律。

第 七 章

老圣女、创业者吉列米娜

一

在所有来串门的人中，最受圣克鲁斯全家欢迎的，要算是吉列米娜·帕切科了。她就住在邻院，是莫雷诺·伊斯拉的姨母，鲁易斯·奥乔亚的表妹。她的这两个亲戚都是老莫雷诺银行的股东。圣克鲁斯和吉列米娜两家的阳台紧挨在一起，堂娜巴尔瓦丽塔只要轻轻敲敲玻璃，对方便会应声而来，她们就可以站在各自的阳台上交谈。

吉列米娜到圣克鲁斯家来，就象回到自己家中一样，不需要任何客套和礼节。在巴尔瓦丽塔的客厅里，她已经有了固定的位置，不论是闲坐还是织袜子、缝衣服，她总是坐在那张矮椅上面。她每次来，都随身带着一个包包或一个针线筐。她只要戴上眼镜，拿起针线做活，便整夜不再停手。不管别的房间里来了什么人，她总是端坐不动，对谁也不应酬。圣克鲁斯家的常客，如：卡萨-穆尼奥斯侯爵，阿帕里西① 和费德里科·鲁伊斯，他们觉得她坐在那儿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换个地方反倒成了怪事了。无论是外人还是家人，对这位高贵的女士都很尊敬，几乎可以说是到了崇拜的程度。她生来就纤巧典雅，尽管她不象巴尔瓦丽塔那样满头银霜，但也有了不少白发。她面色红润，嘴角带笑，说

话娓娓动听，衣着十分俭朴。

吉列米娜有时也到圣克鲁斯家来用餐，但说得确切一点，只是坐在他们餐桌跟前喝口汤，别的只是品尝品尝而已。堂巴尔多梅罗常常为此不快，对她说：

“亲爱的，如果你这么见外，今后就别来我家了。我发现你连最爱吃的东西都没吃。你别骗我了，我记得很清楚，你爱吃鹌鹑，你在我父亲家里说过多次，可现在鹌鹑摆在你面前，你就是不吃。什么，你不想吃！……这东西是吃不腻的。你连面包也没有动……我说，吉列米娜，这样下去咱们还算什么朋友呢……”

巴尔瓦丽塔十分体贴她的朋友，不象堂巴尔多梅罗那样左劝右让，而是一切由她，爱吃就吃，不吃也不勉强。如果恰巧“胖子”阿纳伊斯也在饭桌上，他便会善意地开玩笑：据说远古时的圣神是不吃东西的。

“可是圣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② 说过，吃东西并不会伤害灵魂。”

机灵的吉列米娜也不示弱，她没有沉默，而是同样风趣地回答那些玩笑，从来没有露过愠色。吃完饭，客人们便散开来，有的去喝咖啡，玩纸牌，有的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聊天说笑话，而吉列米娜又坐在她的矮椅子上忙起针线活来。哈辛塔坐在她身旁，不时帮她做点什么，她对那些活感到十分亲切，因为吉列米娜手里那些无袖女衫哪、短裤和内衣哪，全是为某一群童男童女

---

① 此处的阿帕里西是另一个人。

② 圣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1567—1622)：法国高级教士，日内瓦主教和圣母访问教的创始人。

准备的。

提起这位杰出的女人，谁也赶不上萨拉梅罗了解得那么清楚，他的妻子就是她表哥鲁伊斯-奥乔亚的女儿。他表示在他这位高尚的亲戚逝世以后，就要动笔给她写一篇传记。即使在她健在之时，凡属她的情况，他也愿意不吝提供，并且明确无误地纠正那些有关吉列米娜二十五年来投身于慈善事业的种种粗俗失实的流言。有人说，是爱情的不幸促使她笃信上帝，后来便从事慈善事业的宣传工作，终于成了慈善机关的成员。萨拉梅罗断言，这种看法是虚妄的。因为吉列米娜生就天姿国色，孤傲自赏，从来就没有恋爱过。即使有过这种事情，别人也无从得知，这是一个埋在她心底的秘密。她家里的人都说，是母亲的死对她刺激太大了，所以她决心“献身于永生的上帝”。不过，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生来就不是过修炼生活的人。她富于幻想，积极肯干，有进取心。凡事她都有自己的见解，又象男人一般具有首创精神。精神方面的法规并不使她为难，但物质上的戒律却令她难以接受。因此，她从未想到过要加入天主教界任何比较严格的教门。她不甘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坐在那儿“戈里，戈里”打哈欠，也不会成为慈善协会队伍中的一名英勇战士。燃烧在胸中的炽烈激情使她不能俯首听命，而只能使她不受任何约束地去干一番事业。她坚韧不拔，具有某些左右世界命运的伟大的领导天才和组织能力。这个女人，设若她想干点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犹如一颗出膛的子弹，一往直前，既不拐弯，也不停留，坚定而镇静。如果在路途中遇到荆棘，她便毫不犹豫地将它踩在脚下，继续迈着鲜血淋淋的双脚前进。

起初，她和一些同她要好的贵妇联合在一起，这些人已经建立了家庭救济协会，但是，吉列米娜很快就将女友们抛在后边。

因为她们做这件事是出于虚荣，有时显得勉勉强强，而她则充满激情，一片热忱，甚至将自己依法继承的财产的一半花在这项事业上了。这样过了两年，人们发现她已完全放弃了贵妇那种时髦的衣着打扮。天冷时，她穿上黑色美利奴羊毛织的素色衣服，披着暗色的大围巾，穿着宽大难看的呢料鞋子。从此以后，她一生也便总是这般装束了。

吉列米娜所在的慈善协会并不能满足她的雄心壮志，她还想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做一些困难重重、在别人看来简直是无法实现的事情。于是，她的创业者的才华显露了出来，使得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大为震惊。她的几个女友断言她是发疯了，因为她想创办一个孤儿院，并且长期为它提供资金。这个孜孜不倦的创业者从来没有灰心，孤儿院终于建成了。头三年，一方面靠她那继承财产的剩余部分，一方面靠她富有的亲戚们的捐赠，总算勉强维持了过来。但是不久，机构开始扩大，象人间的贫困那样涨大和扩展开来，所需经费成倍增长，大得可怕。吉列米娜只好把法定继承财产的剩余部分全部典当出去，后来又被迫卖掉。多亏她的亲戚们慷慨解囊，她才不至于把孤儿院的孩子们打发到街上去讨饭养活他们自己和她这个创业者。与此同时，她还在育婴堂和医院区的穷人中间定期进行大量施舍，供给很多孩子衣穿，给老人发放衣服，给病人赠送药品，向所有的人提供食物和各种救济。为了不中断这种乐善好施的作为和把孤儿院维持下去，她不得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到什么地方去弄钱？用什么办法去弄到钱？亲戚朋友们已被刮到如此地步，设若再把绳子拉紧一点，很可能要崩断了。那些最慷慨的人开始对她冷眼相待，而那些守财奴，当她去征集募捐时则避而不见。

“有一天，”吉列米娜停下手里的针线活，对巴尔瓦丽塔的几

个朋友说，“事情发展到十分难熬的地步。早晨起来，我收容的上帝的二十三个孩子，象兔子般地挤在萨尔萨尔大街一间低矮而潮湿的破房子里，没有吃的了。东找西凑，总算把那一天对付过去。但是，第二天怎么办？我已经没有钱，别人也不会再给我。我也不知我该需要多少法内格① 菜豆，二十几双麻鞋，大量食油。我除了念珠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典当和出卖的了。我的堂兄弟们曾经多次帮助我摆脱困境，如今也无能为力了……而我不好意思再去求他们。我的侄子马诺罗一向是我的安慰者，可惜他当时远在伦敦。即使我的堂兄巴莱里亚诺能够帮我给这二十三个孩子(加上我共二十四口)管几天饭，以后的日子又怎么办呢？真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了。那就用另外的办法和途径去弄钱吧。

“那一天，对我来说可真是个考验。又恰逢是多洛雷斯圣母日，星期五，天哪，我仿佛觉得有七把利剑插在这儿……从脑门前闪过道道寒光。我需要想个办法，不仅是办法，而且要拿出勇气。对，需要为了事业不惜赴汤蹈火的勇气……蓦地，我发现我如此渴望的勇气产生了，它就象士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的勇气那么巨大无比……我蒙上头巾跑到街上去。我已经下定决心。也许你们不相信，那时我高兴极了，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在这以前，我只是向朋友们要求资助，从此以后，我要向所有的人求助了，两只手这样伸着，从这家走到那家……我首先跑到一个外国公爵夫人家中，我和她素不相识。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把我当成了疯子。可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给了我施舍，随后为了给自己鼓劲和一鼓作气把事情干到底，

① 西班牙计量单位，一法内格约等于二二·五升或五五·五升。

整整两天，我上东家的楼，按西家的铃，一刻也没有停脚。这家把我打发到那家，我真不愿告诉你们我所遭受的侮辱，吃到多少闭门羹和看到多少白眼。但是，美好的琼浆玉液一滴滴地落下来了……不久，我看到事情发展得比我预料的要好。有些人几乎是对我热情接待，但是多数人还是冷冰冰的，支吾搪塞，找出种种托词，一毛不拔。‘您看，到处都要花钱……可是没有什么收入……政府的税收把一切都拿走了，……’我宽慰他们说：‘给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就行了。’这家给一个硬币，那家给一杜罗，另一家给五张或十张小纸币……也有的地方分文不给。可是，我是那样心满意足。哎哟！先生们，干这事可要遇到很多风险和挫折。一天，是谁建议的我已记不清了，我到了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去。原来是为了捉弄我。事情是这样的，我敲了门，走进去，从里边走出三四个丑陋的女人……哎呀，我的天！她们是妓女！……见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拔腿就走。‘但是，不，’我心中想，‘我不能走。看看是否能从她们那儿得到点钱。’她们对我破口大骂，其中一个走进屋里拿出个笤帚来要打我。你们想想，我怎么办？吓坏了吗？才不是呢！我走进去跟她们实话实说，……但说得非常客气……我不发火！……你们不相信吗？我还是从她们那儿抠出钱来啦。说来你们会吃惊的，会吃惊的……那个手持笤帚出来的最蛮不讲理的女人，两天后到我家来了，她送来一枚法国银币。

“好吧……你们看，由于我经常乞求施舍，我的脸渐渐变成了今天这样呆板难看。我不懂什么叫轻蔑，也不懂什么叫羞辱。我已经失掉了廉耻。我的皮肤不因害羞而变红，我的耳朵能听得进任何难听的话。人们可以叫我‘犹太狗’，也可以叫我‘东方明珠’，这对我都一样……我除了自己的目标之外，什么也不顾

及。我朝着这个目标勇往直前，在所不计。这给了我那么大的勇气和信心，使得我什么都敢干。我敢向最普通的工人讨钱，也敢要求国王布施。你们听听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我说：'我去见见堂阿马德奥① 吧。'于是我就去求见。到了那儿，进去了，他很庄严地接见了我。我泰然自若地跟他讲了我的收容所的情况，并且告诉他我希望得到皇家的慷慨资助。'你办了个养老院？'他问我。'不，先生，是个孤儿院。''有好多孩子吗？'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和蔼地看着我。他真是一位人物！多么善于辞令！他下令给了我六千里阿尔……后来我又晋谒了玛丽亚·维多利亚②。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夫人呀！她让我坐到她身边，平等相待。她对孤儿院的所有情况都感兴趣，我只好对她一一介绍……她想知道，孩子们吃的是些什么，穿的是些什么……总之，我们交上了朋友。她要我天天到她那儿去……第二天，她就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大堆衣服、布头，并且让她的孩子们按月给孤儿院捐款。

"你们已经看到了，就这样，东求西求，总算解决了孤儿院孩子们每天的吃饭问题。定期的捐款迅速增加，以致一年以后，我竟在阿尔布凯克大街买下了一幢房子。这幢房子的院子很大，宽敞舒适。我开了个鞋店，让大一点的孩子们在那儿干活，还办了两所学校，让他们读书识字。去年是六十个孩子，如今增加到一百一十个了。少不了要受些苦，但我们总算能凑合着过去。有的日子要饿肚子，有的日子又一下子送来许多吃食。当看到食品库空空如也的时候，我就象革命者们说的那样，'上街去'。晚

① 阿马德奥·德·萨博亚(1845—1890)：意大利国王的王子，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间任西班牙国王。

② 玛丽亚·维多利亚(1847—1876)：西班牙王后，是阿马德奥的妻子。

上回来时，我已为那么多张嘴找到吃的面包了。有时我还给他们加菜……你们想不到吧？今天我就让他们吃上了米饭，喝上了牛奶，说不定我的某些施主也并不吃得比这更好呢。看看最后我能不能达到目的，说来也不过如此，我想为他们建一幢新楼房，象大殿一般宽敞舒适，布局合理，安排得好一些，各类房间都有，能容纳下二三百个孤儿，让他们过过快乐的生活，受受教育，一个个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

二

“一座‘特别’的大楼。”卡萨-穆尼奥斯侯爵将信将疑地说，当时他也在场。

“对，先生，‘特……别’。”吉列米娜回答说，把“特别”这个拉丁字说得很重。“其实您早就知道了。您不知道我已经有了地皮和图纸，目前正在挖地基吗？您知道这座楼座落在哪儿吗？就在米卡埃拉斯修道院附近，也就是在那个专门收容和教育坏女人的地方的前边。建筑师和设计师免费为我工作。现在我不仅需要钱，而且还需要砖瓦。所以……”

“您记得石料店吗？”阿帕里西很有兴趣地问，他是个很有影响的石料商人。

“记得，先生。您想给点石头吗？”

“我从金达莱拉石料店拨给您六十立方米方石，薄礼一份，不足挂齿。”阿帕里西说，神情既庄严又慷慨。

“什么价钱？”吉列米娜眨巴着眼睛，用织袜针指着他问道。

“分文不取……无偿资助。”

“谢谢，愿上帝报答您。那么，侯爵，您给我点什么呢？”

“我……我在卡雷拉盖房子，剩下了两架工字形铁梁，您要

吗？”

“岂有不要之理！我是来者不拒，哪怕一把旧钥匙，楼房建成后也是有用的。你们知道昨天我把什么带回家吗？四块厨房的瓷砖，一个水龙头和三包铁环。什么都有用，朋友。如果哪个砖瓦厂给我几块砖，我也要，并且能立刻派上用场。你们看到小鸟作巢吗？我就要象小鸟一样，这儿叼一根稻草，那儿衔一根麦秸，把我的孤儿宫造好。我已经跟巴尔瓦丽塔讲过，一个弯钉子也不要扔，一块破板子也不要扔。用过的邮票可以卖钱，火柴盒也可以卖钱……你们知道我是用什么买了孤儿院的大洗脸台吗？把蜡烛头攒起来论斤卖。有一天，人家送给我一只俄国皮箱。也许诸位先生会说：‘这有什么用？’有用，我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帮我绘图的设计师……你们看到这位正在听我讲话的卡萨-穆尼奥斯侯爵送给我两架工字形铁梁吗？好，我还能继续从他那儿要到东西呢，你们信不信，敢不敢打赌？怎么？你们以为在瓦列加斯开着那么多大石膏店的侯爵先生会对我见死不救吗？”

“吉列米娜，”卡萨-穆尼奥斯颇为激动地宣布，“我给您两百公担白石膏，每公担九个雷阿尔。”

“我说得不错吧？就这样定了。那么鲁伊斯先生，你能帮我点什么吗？”

“敬爱的女士，我连个钉子也没有，连块木片也没有。不过，为了使我的灵魂得救，我向您发誓，我要找个星期天到郊外去偷块瓦给您……偷两块，偷三块，偷十多块……还有，如果您想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两个喜剧，关于《伊比利亚联盟》和《瑞士消防组织》的小册子以及关于《城堡》的一部著作全部奉送。每样送十本，你拿去碰碰命运，说不定会发笔财呢！”

“你们看见了吗？吗哪① 从天而降了，从天而降了。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动手干起来……我的朋友巴尔多梅罗肯定也会给我点什么的。”

“我出钟，”那位很有名气的商人说。“如果还要的话，我再出避雷针，出风向标。既然阿帕里西朋友提供了楼基方面的东西，我愿意提供楼顶上的用品，这座楼算从他开始，由我结束。”

“奠基石是由我出定了，别人谁也抢不走。”阿帕里西自豪地说。

“我们还要出点什么，对吧，巴尔多梅罗？”巴尔瓦丽塔说。“例如，整个小教堂，加上它所需要的管风琴、祭坛和神像……”

“随你的便好了，亲爱的。咱们对米卡埃拉斯修道院捐献过不少东西。那所楼房几乎一半材料是我们布施的。现在该捐赠给吉列米娜了。她是了解我们的景况的。”

围着孤儿院创建人的那伙人渐渐散去了。有些人无疑认为刚才谈的事情只不过是说说笑话，他们到大厅里一本正经地去谈政治和生意经了。堂巴尔多梅罗那天晚上想玩玩纸牌，那是马德里商家传统的高尚游戏。他等着佩佩·萨马涅戈进来，佩佩是玩牌的老行家。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厅里便只听到打牌的喧嚷声了。

三位女人单独待在一起继续讨论吉列米娜盖房子的计划，吉列米娜仍是不停地做着针线活，哈辛塔在一旁帮着她。很久以来，哈辛塔就对吉列米娜主持的事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仅暗地尽量资助她，而且见到她做针线活就插手，一做就是几个

---

① 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天降食物”。据《圣经·出埃及记》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旷野绝粮，得天降食物，其色白而粒细，形如芫荽菜子，有蜜糕一般滋味，以色列人不识，彼此对问：“吗哪？”因而得名。

小时，也不觉得劳累。因为她觉得做孩子的衣服是一种安慰，仿佛那些袖子是要穿在赤裸裸的刚出生的婴儿的小胳膊上似的。她已经到阿尔布凯克大街的孤儿院去看过两次，还陪吉列米娜到贫民窟去过一次，看望那儿住着育婴堂、医院的穷苦人。

她全然不了解社会问题，第一次访问南市区后不胜感慨。“多么不平等呀！”她沮丧地说，“有的人那么富，有的人那么穷，这样不公道，我看世界非垮台不可。只要富人把他们多余的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穷人，一切都解决了。究竟什么是多余的……咱们得去了解了解。”

吉列米娜肯定地说，为了不在那贫困的场景前面吓倒，需要有坚强的信念。

“因为，确实有不少好人，”她说，“但是，也有许多忘恩负义之辈。对穷人来说，缺乏教育比贫困更不利。贫穷本身可以损害人们的心灵，使许多人颓丧，甚至堕落。有人就曾骂过我，向我身上扔屎块和烂菜帮子，骂我是巫婆……”

巴尔瓦丽塔那天晚上一心想着建筑问题，因此她不放过任何机会。这时正巧莫雷诺·伊斯拉进来了，大家高兴得叫了起来。吉列米娜把他招呼到身边说：

“您有作填料的碎砖石吗？”

三个女人见他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莫名其妙，都忍不住笑了。莫雷诺是个杰出人物，大约四十五岁光景，单身汉，极为富有，他的情趣几乎完全象个英国人，因此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度过。他修长瘦削，身体虚弱，气色不好。

“您问我有没有作填料的碎砖石……是您要吗？”

“您就痛痛快快地回答好了，别象加利西亚人似的，总是答非所问。既然您正在拆房子，那就应该有碎砖石，是不是？”

“是的，我有……极好的石头，一车六十个雷阿尔，你想要的石头大量供应。碎砖每车八个雷阿尔……啊，我真傻！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这个假善人在用盖孤儿院的幻影来骗你们哪……小心点，千万别上她当呀。她还没有放第一块基石就把我们带到圣贝纳迪诺海峡① 去了。”

“闭上你的嘴吧！谁不知道你是个小气鬼。我什么也不要你的，吝啬鬼，守财奴。你把石头留着吧，到最后算总帐的那一天，会给你放到天平上去的。那时你就会知道，丧钟一响，天平会从吝啬一侧倾斜过来，把石头压到你身上来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你才会说：‘上帝啊，快把石头和碎砖挪开吧，它会使我落地狱的。’那时，我们大伙就说：‘不，不，不要给他挪开……再给他加上点，他太坏了。’”

“只要把你从我身上刮的大大小小的钱币放到天平的另一端，我就可以得救了。”莫雷诺一边说，一边笑，一边用手抚摸他姨妈的脸。

“你别贫嘴，小外甥。如果你觉得这样值得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大无赖，高利贷者，铁公鸡。”吉列米娜乐呵呵地开玩笑说，“你们是些什么人呀？你正在推倒一个街区的旧房子盖别墅，却对穷人敲骨吸髓，难道你还觉得不够吗？”

“你们别理这只‘教堂母老鼠’，”莫雷诺说，一边坐到巴尔瓦丽塔和哈辛塔中间。“她正在使我破产。我眼看不得不到乡下去，因为她让我没法活了。我处处都得提防。我正在家里穿衣服……忽然听到有点动静，好象是小偷走路的声音。我看了看，发现有个影子，我喊了一声……是她，进来了一只母老鼠，别无

① 圣贝纳迪诺海峡位于菲律宾东部。菲律宾在一五六五至一八九八年间曾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他人，正想从家具中间溜走。尽管我赶快跑过去，但是，衣架上的衣服全已囊空如洗，背心口袋里的钱全部给我的亲爱的姨妈搜刮走了。”

女创业者被他这番打趣逗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

“你过来，你这个无赖。”她一边说，一边擦着笑出来的眼泪。“对你就不值得使用正当手段。喂，孩子，偷你东西的人……你知道有这么句俗话：‘偷你东西的人直升天堂。’”

“对你来说，是直升教养院……”

“闭上你的嘴吧，傻瓜。你别揭我的老底，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很有趣的对话没有再继续下去，因为大厅里的人一再招呼莫雷诺过去。从会客厅里传来了热烈的谈话声，有些人的声音很激动，其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有胡安尼托、比利亚隆加和萨拉梅罗的声音，他们刚刚进去。

莫雷诺到那儿去了。吉列米娜还笑声未止，就对女友们说道：

“他真象个大天使……你们不知道这个人多么善良，他的心肠是上帝授予的。”

巴尔瓦丽塔为大厅里一片喧哗声感到不安。她进去探听了一番，回来说：

“孩子们，国王要出走了。”

“你说什么，夫人！”

“就是堂哥马德奥和这些人吵得不亦乐乎，他把王冠从窗户扔了出去，还说：‘你们和魔鬼纠缠去吧。’”

“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吉列米娜惊叫起来，叹了口气，而后又静静地做起她的针线活来。

哈辛塔也走到大厅去，她主要不是去探听消息，而是去看看她的丈夫，那一天，他没有回家吃饭。

“喂！”吉列米娜拉住她悄悄地说，两个人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只要从他那儿弄到二十个杜罗就够了。”

三

“证券交易所里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是十点钟的时候在交易所外边听说的。”比利亚隆加说。“我到俱乐部送信回来，路过交易所，听说公债已经跌到二十了。”

“先生们，我们一定要等它跌到十。”卡萨-穆尼奥斯侯爵以一种哈姆雷特① 式的语气说。

“可银行股票是一百七十五呀！……”堂巴尔多梅罗喊道，他整理了一下头发，愁眉不展地往地上看了一眼。

“请原谅，朋友。”莫雷诺·伊斯拉纠正道。“是一百七十二。如果您愿意出一百七十买我的股票的话，我马上转让。我再也不想要可爱的祖国的股票了。明天我就回伦敦。”

“做得对，”阿帕里西说道，摆出一副预言家的神气说。“这里肯定要有一场大风波。”

“先生们，我们不必听到风就是雨。”卡萨-穆尼奥斯侯爵说，他喜欢高瞻远瞩地处理问题。“这位宽厚的先生厌倦了，只好一走了事。他说过：‘到此为止吧。’我若处在他的境地，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可能会乱一阵，喊喊共和国之类的口号。但是，诸位都知道，国家是不会死掉的……”

“冲击来自外国。”阿帕里西说，“我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法

---

① 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的主人公。

国……”

“我们不要把问题搅混，先生们。”卡萨-穆尼奥斯说，俨然一副议员的面孔。“如果要我说真话，那我就告诉你们，我并不害怕共和国，我怕的是共和主义。”

他向所有的人扫了一眼，看看对这句话有何反应。毫无疑问，他那句话激起的窃窃私语说明这句话已受到了赞扬。

“侯爵先生，”阿帕里西很想同他较量一番，于是这样说道。“西班牙人民是高尚的人民……在危险的时刻，他们会挺身而出……”

“那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侯爵急忙说道，显得快快不乐，同时用威胁的目光看着阿帕里西，“您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

阿帕里西，这个业主和市议员，向来好为人师，但是，在卡萨-穆尼奥斯侯爵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了。侯爵从不允许别人把事情强加于他，而且事事必占上风。两人中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斗争，都想对事情发表自己的综合性的看法，以此压倒对方。外人只能有时从他们之间的互不让步的目光中发现这两个思想上的竞技者在意识方面的角斗。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比利亚隆加说，他早已发现阿帕里西和卡萨-穆尼奥斯在遣词造句上进行着对抗和竞争。他们相互挑战，看谁把话说得更加温文尔雅。设若侯爵拿出“混淆”、“特殊”、“独特”或其他拉丁词汇卖弄一番，阿帕里西立刻就会绞尽脑汁找出诸如“思想上的联系”之类的精辟的语言予以回敬。有时，当阿帕里西宣布某种东西是人民的“美好的宿愿”的胜利时，卡萨-穆尼奥斯马上就会灵机一动，吐出“理想的目标”一词，从而将他的对手彻底击败。

据比利亚隆加说，几年前，卡萨-穆尼奥斯讲话便颠三倒四。

比利亚隆加再三发誓说，当卡萨-穆尼奥斯尚未被封为侯爵时曾说过“大门神秘地敞开着”这样的话，但此事从未得到证实。如果把这些玩笑抛在一边，应该说侯爵是位非常受人尊敬、极为平易近人、待人十分和善的人，他对家人和朋友都好极了。他和堂巴尔多梅罗同年，不过，他显得比较苍老。他一口假牙，染过的连鬓胡子红得发亮，同那未染的头发形成显明的对照。阿帕里西看来年轻得多。他生着一双小脚，两只漂亮的手，红红的脸膛，蓄着中国式的栗色胡子，大眼睛，光秃秃的头顶给人以才华非凡的印象。他对这一切洋洋自得。这位终身议员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面部表情，有如嗅到一种十分难闻的味道似的，鼻子和上唇总是紧缩着。除此之外，应该说他是个忠厚人，对谁也不欠债。他开过一爿木材店，据说有一个时期他把巴尔萨因的森林经营得井井有条。他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却喜欢装出一副读书人的样子。据无赖比利亚隆加说，阿帕里西多年前曾经常引用伽利略① 的一句话：“地球毕竟在转动”，但是这个可悲的人并不懂得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他以为这句名言的意思是“以防万一”。比利亚隆加还不止一次听他这样说：

“看来不会下雨，不过我还是把伞带上为好，‘地球毕竟在转动’。”

哈辛塔抓住丈夫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问道：

“怎么，亲爱的，筑起街垒了吗？”

“没有，亲爱的，没有什么事，放心好了。”

“今天晚上你不再出去了吧？……你看，如果你出去，会把

---

①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一六三二年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托勒玫的地心体系，支持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遭到罗马教廷圣职部判罪管制。

我吓死的。”

“好吧，不出去……怎么了……你在找什么？”

哈辛塔笑着把手伸进丈夫的燕尾服里边，摸索着他胸前的口袋。

“哎呀，我本想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把你的钱包掏到手呢……”

“好哇，你这个扒手……”

“去你的！我不会……这事干得最出色的是吉列米娜，她可以不动声色就把马诺洛·莫雷诺的钱从坎肩口袋里掏走……你看……”

哈辛塔把到手的钱包打开了。

“我想把这张二十杜罗的钞票拿走，你生气吗？你等着这钱用吗？”

“我不会生气，真的，你拿去好了。”

“我拿去给吉列米娜。妈妈已经给了她两个杜罗，她还差一点钱才能凑够，她明天要为孤儿院付一个季度的房租。”

“海豚”没有说话，只是热烈地用力握着妻子的双手，纸币在她手中被攥皱了。

吉列米娜看看钱已凑够了，便放下手里的活计，披上披肩，当即向两位夫人告别，急匆匆地穿过大厅。

“抓住她，抓住她！”莫雷诺喊道。“她肯定拿走了什么。先生们，你们的手表都还在吗？巴尔瓦丽塔，基督耗子的披肩下藏着一个包……这儿原来不是有一副银烛台吗？”

这些趣语引起一阵哄笑，吉列米娜脸上挂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笑容，环视大家，扬长而去，她的笑容仿佛是一种对大家的祝福。

接着，大家又愤愤然地谈起了国王出走这一十分有趣的问题。每个人都象预言家似地高谈阔论，仿佛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准确的预测。比利亚隆加好象已经看到堂卡洛斯① 进入了马德里；卡萨-穆尼奥斯侯爵主张应当完全取缔一切蛊惑人心的红色宣传和白色宣传，他讲得慷慨激昂，仿佛这些东西就画在对面墙上似的；前内务部副部长萨拉梅罗断言，下一个国王必然是阿方索②；市议员则说，阿方索主义至今还只是一团迷雾。阿帕里西本人和费德里科·鲁伊斯异口同声地预言……活见鬼！他们不怕什么共和国，就象他们已经见过似的……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我们这些人过分敏感，稍遇时机不利，便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我向你们保证，”阿帕里西说道，把手按在胸口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没有一点事儿。这儿根本不了解西班牙人民……我为他们担保，我敢拿我的脑袋担保，啊呀……”

莫雷诺不作任何预测，只是说：“为防不测，明天我就到伦敦去。”

这个有钱的光棍，以对祖国毫无感情为荣，他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外人，以致认为西班牙一无是处。剧作家、饮食、铁路、工业，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低劣得可怜。他常说，这里的店员不会用纸包装任何一磅重的东西。

“您去买点什么，不仅缺斤少两，而且收费极高，用纸包的东西半路上就散了。老实说，我们是个劣等民族，已经无可救药了。”

---

① 卡洛斯·马利阿（1848—1909）：自一八八六年起是卡洛斯派追求西班牙王位者。

② 阿方索·卡洛斯（1849—1936）：卡洛斯·马利阿的弟弟，自一九三二年起为卡洛斯派追求西班牙王位者。

堂巴尔多梅罗以感伤的语调说出了一句明智的话：

“要是胡安·普里莫还活着该有多好呀！……”胡安尼托和萨马涅戈离开了男人们的圈子，同哈辛塔和堂娜巴尔瓦丽塔聊天去了，为的是解除她们的恐惧。不会开枪，不会发生骚乱……也不必作什么准备……啊！巴尔瓦丽塔早已在盘算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了。如果第二天街上还没有筑起街垒的话，她就准备和埃斯图皮尼亚动手去筑了。

人们渐渐散去。已是午夜十二点了。阿帕里西和卡萨-穆尼奥斯到交易所附近去打听消息，走之前，自然又吵了一番嘴。职业市议员极为激动，鼻子和上唇收缩得更加厉害，仿佛闻到了一种似乎是粪便的臭味。萨拉梅罗想到内务部去，他约“海豚”一起走，但是妻子拽着“海豚”的胳膊，“海豚”拒绝一起出去……

“我的太太不让我去。”

“我的老朋友，”比利亚隆加说，“你变成一个反立宪分子了。”

最后只剩下巴尔多梅罗一家人。堂巴尔多梅罗和巴尔瓦丽塔吻过儿子和媳妇，就进了卧室。哈辛塔和丈夫也上床休息去了。

第 八 章

夫妻生活的篇章

一

刚刚躺下，哈辛塔就发现她丈夫已酣然入梦了。可她怎么也睡不着，两眼死死盯着丈夫睡的那张床。她以为丈夫在说梦话……但仔细一听，原来并不是梦话，而是一阵阵没有规律的鼾声。他睡觉时总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姿势不当。那天晚上谈论的政治问题很快从哈辛塔的脑子里消失了。什么共和呀，君主政体呀，堂阿马德奥应该留任还是出走呀，这与她又有何相干？她所关心的是她那无情无义的丈夫的举止行为，此刻他正在她身边香甜地睡着。她认为胡安尼托无疑有点放荡，这一点，他的父母是不可能发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不象她那样总守着他。这个用情不专的男人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在家里说的做的无不循规蹈矩，对妻子是那样地一往情深……对了，人们都以为他是她未婚的恋人呢。只有看穿他的外表才能发现他的蠢行丑态，她只有掌握一些反面材料，才能够看清楚众人和父母给这个道貌岸然的“海豚”戴上的光环是什么东西。她婆婆说胡安尼托是个百里挑一的好丈夫。真是一个流氓成性的家伙！每当婆婆说她儿子千好万好的时候，她无可作答……只是气忿忿地说：“太太，世界上没有象他这样的好丈夫，没有，不会有，我这

样说，因为我心里有数。”

那天晚上，哈辛塔一直寻思了半夜，正如她自己说的，把一桩桩事情联系起来，想从一些孤立的事情中分析胡安尼托到底是个什么人。说真的，那一桩桩事情对她想弄清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比方说，某日某时，胡安尼托沉思了一阵子之后，突然起身走了；某日某时，胡安尼托收到一封信后精神十分沮丧，她找来找去，怎么也没有找到那封信；某日某时，她和婆婆巴尔瓦丽塔在普莱西亚多斯大街行走时，看到胡安尼托心事重重地匆匆走来。胡安尼托一见到她们时悚然一惊，但很快又控制了自己。这些事，没有一桩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毫无疑问，丈夫对她不忠实，有事瞒着她。

有时，她把这些想法抛到一边，因为胡安尼托善于装腔作势，不让妻子抓住理由生他的气。如同伤口贴上了止痛膏，哈辛塔的痛苦得到了些安慰。可是，不知为什么，天长日久，她不知怎么，又慢慢地陷入了原来的苦境。她的性情变得很特别；一般地说，她很平静，不大去想这类事情，可是因为一件什么事，一句不在意的话或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那个顽固的想法又突然向她袭来，好象有一只无形大手从远处向她投来一镖，刺在她的脑袋上。哈辛塔目光敏锐，言行谨慎，聪颖过人。丈夫的最微不足道的表情变化，说话声音的高低，这一切她都偷偷地看在眼里。她越是留心观察，越是装出微笑的样子，对他表示亲热，以掩饰自己在监视他，就象生物学家暗中用放大镜观察蜜蜂的活动那样。她还善于提出一些狡黠的问题，那是用树叶遮盖起来的真正的陷阱。可是，胡安尼托并不是一个轻易上钩的人！

那个诡计多端的负心郎早就准备好了一大堆漂亮话：

“没有永久的蜜月，那是……是不可思议的。强烈的爱情乃

是一种小孩的心理，是和严肃的成人格格不入的。丈夫想的是他自己的事情，妻子想的是家务，他们与其说是情人，倒不如说是朋友。亲爱的，就连鸽子到了一定的时候也是这样……理智地相爱呀。”

听到这样的话，哈辛塔笑了，但她绝不同意这种肮脏的做法。最有趣的是，他吹嘘自己是个大忙人，真是个大骗子！除了闲逛戏耍，他无所事事！……他父亲象个黑奴一样辛辛苦苦地操劳一辈子，难道就是为这位亲王坐享清福吗……总之，无论发生什么，哈辛塔不准备放弃谦恭谨慎的态度。她确信胡安尼托不会闹出满城风雨的事来，只要不出丑闻，事情也就算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有蛀虫的，寄生虫从内部蛀咬，靠别人而赖以生存。哈辛塔有两个难处：丈夫对她不亲，又无望做妈妈。她耐心地承受着这两桩苦楚，只求不再发生更倒霉的事。

她有自尊心，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就是对“海豚”本人也没有谈过。忽然，一天晚上，胡安尼托打开了话匣子，又说又笑，找机会和她亲热。哈辛塔对他以诚相待，无话不说，把心里想的和盘托出。

“你在欺骗我，事情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傻瓜……傻瓜是你。”

胡安尼托听到哈辛塔的这些话不禁失笑，哈辛塔立刻捂住他的嘴，不让他笑出声来。之后，他柔情绵绵地摆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可是，他的理由听起来是多么空洞无味呀！哈辛塔比丈夫更知道怎样才叫真情相爱！现在轮到她笑了，把他那不堪一击的理由驳得体无完肤……后来，睡意袭来，夫妇都被那甜美的困倦征服了，他们双双进入了梦境……列位请看，事情就这样完结了，胡安尼托改邪归正了，或者说，至少是似乎改邪归

正了。

作为生活的艺术家，胡安尼托具有高超的技艺，有一套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的本领。他能应付各种局面，知道如何享受、娱乐，以满足人性的那种欲望的神秘要求。需知，这种欲望过于强烈，就会变成病癖。在人类天性的神秘的深处，也同社会表面所看到的经常更新时装一样，隔上一段时间就需要改换一下口味。胡安尼托就是这样一个人。每隔一定时间——几乎是有规律的——他东游西逛玩腻之后，就又迷上了他容貌俊秀温情可爱的妻子，仿佛是别人的爱妻。这样，抚摩千次目睹万遍的旧物也成了新颖难得的珍品了。一篇文章，由于熟知而厌弃，可是当你快要把它忘记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其味甚浓，而再次研读。何况，哈辛塔对他温情脉脉，毫无虚情假意，更无矫揉造作之态，也促使他迷途知返。“海豚“游过了惊涛骇浪之后，重新回到始发港，他感到她是他的幸福所在，那是真正的幸福，是他从未享受过的幸福。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敢同他争夺妻子的纯真的爱情，他好象决心重新做人了。

其实，应该承认胡安尼托是爱他的妻子的。即使在他背弃夫妻之情达到顶点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忘记把哈辛塔放在心上，尽管仍然惦记着那些经常光顾的许多角落和街巷。不论他的爱好和怪癖多么千变万化，都未能动摇他对哈辛塔的爱，他是通过法律和宗教仪式同哈辛塔结为夫妻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品行，胡安尼托敬慕哈辛塔具有他所没有的美德，以他的见解，他认为自己有没有那些美德是无关紧要的。正因为如此，他从不谦卑地认为自己不配做这位贞洁女子的丈夫，因为他的自尊心是高于一切的。他还认为，他理应在下层世界里享尽幸福。他怪癖缠身，举止谨慎，万事皆通，才华出众，渴望享尽人间的乐

趣，使物质的东西精神化。他不满足于被他买来的或征服的女性，不满足于得到娇媚的女性，他也要品尝一下贤德女性。当然必须是那种没有为人所征服过的贤德女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贤德了。他所喜欢的是真正的贤德女性，胡安尼托对这种女性抱着极大的欲望。

二

从前面的讲述中，不难看出“海豚”是个十足的游手好闲之徒。结婚的时候，父亲堂巴尔多梅罗曾经建议他动用几千雷阿尔去做生意，或者跑跑交易所，或者随便干点投机买卖。胡安尼托接受了父亲的建议，然而，后果却不能使父亲满意。他发誓从此洗手不干，因为成败难测，使他夜不成寐。堂巴尔多梅罗同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有自己的传统的理想：父辈们尽量多操劳些以使子孙们坐享其成。这位好心的老先生，就象艺术家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看到儿子悠然消遣，老人的心里也感到莫大欣慰。然而，他越是自鸣得意地欣赏这件作品，他那制作这件艺术品的双手就越感到痛疼和疲劳。

还应该指出，胡安尼托不是挥霍无度的青年人。他花钱是有节制的；只有当他绝望之时，才大手大脚一番。这时，美德才向他探出和蔼可亲具有魅力的面孔。他秉性撙节，能用两个比塞达买到的东西，他决不花三个比塞达去买。不论在什么场合，让他多掏出点钱，如割他的肉一般；他和那些慷慨大方一掷千金的公子不一样。正因为他懂得金钱的重要性，所以他知道怎样象生意人那样，用较少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恨不得从五个杜罗或二十个杜罗的一张钞票里挤出更多的“油水”来。大手大脚的人玩一次用的钱，胡安尼托却能用来玩上两次。

他是一个精于理财的人，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也会装出慷慨大方的样子来。他做事不过分，即使嗜欲偶尔把他拖到万丈深渊之边，他也总是适可而止，悬崖勒马。胡安尼托的父母最为满足的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当今这个腐败的时代，他们的儿子和其他大多数人家的孩子不一样，他从不欺骗他们。

也许，堂巴尔多梅罗曾经希望“海豚”在政治上一显身手。啊！如果他投身到政治生涯里去，肯定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的夫人巴尔瓦丽塔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政治，政治，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嘛！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你争我吵，不做任何有益的事……”

堂巴尔多梅罗二世有些担心的是，他的儿子不象他那样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在一八七三年仍然和一八四五年一样，坚持应该有更多的自由，也应该有更多的暴力；自由和宗教信仰可以和睦共处，对那些搞肮脏政治交易的人应该逮捕，并且严加惩治。

胡安尼托在政治上左右摇摆。在普里莫执政时代，他极力支持蒙彭谢尔① 公爵登基，“你们还是清醒些吧，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是个好家长。”

后来，堂阿马德奥当了国王，“海豚”成了个十足的共和分子，听他讲话，叫人不寒而栗。

“君主政体行不通了，必须看到这一点。有人说，西班牙不具备实行共和制的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嘛。你要一个人学会游泳，就得让他下水。不喝几口水是学不会的……失败是成功之

---

① 蒙彭谢尔（1824—1890）：即安东尼奥·玛丽亚·菲力普，是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一世的儿子。一八四二年参加西班牙军队，一八五九年被宣布为西班牙的亲王，一八六八年因被指控谋反而流放。

母……如果不相信，请看法国，那里多么繁荣，人是多么明智，多么富有爱国热忱……他们付出五十亿法郎的方法……”

后来，到了二月十一日。起初，他觉得一切合他的意。“真了不起，整个欧洲都对我们刮目相看。任其议论，西班牙人民是有伟大感情的。”

然而，两个月之后，他便心灰意冷，悲观失望了。

“这是可耻的骗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个称职的政府，在我们这里非得有一个手持大棒的人来统治不可。”

慢慢地，胡安尼托变成了一个阿方索① 思想的狂热维护者。

“天啊，我的儿子，”堂巴尔多梅罗直率地说，“这怎么可能呢！”

说着，又把“普里莫绝不能”一类的话搬了出来。巴尔瓦丽塔则站在流放的亲王② 一边。又因为人们的感情都有极大的共同之处，所以妇女们都打心里支持和维护亲王。哈辛塔则远远地离开支持阿方索的妇女，她说：

“阿方索还是个孩子呢！”这是她的唯一理由。

圣克鲁斯家族的这位继承人把自己看作一位大人物，他心满意足，仿佛他生就是大人物，是个好人。

“因为我，”他努力把真心话说得谦虚一些。“我不是人所不齿的败类。我承认许多人比我高明，例如，我的妻子；但是，比我低劣的人也大有人在，大有人在！”

他相貌非凡，常常暗暗自语，洋洋得意地自我夸耀：

“我多俊啊！我的妻子说得对，没有比我更有感情的人了。

---

① 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一八七四年继任西班牙国王。

② 指上文提到的蒙彭谢尔亲王。

这个可怜的人痴情地爱着我……当然，我也同样爱着她，我仪表堂堂，衣饰华丽，在时装和待人接物上，我看……我们有点那个……”

在家里，别人都要听胡安尼托的，他是太上皇，大家都要让着他一点，这不仅因为疼爱他，纵容他，还因为他长了一张少有的甜嘴，能说会道，博得了大家的欢心。最柔顺的是哈辛塔，如果她的丈夫把白的说成是黑的，她不敢在家人面前说这是白的。她真心地爱着他，不仅爱他的外表，而且爱他的才华。至于全家都说胡安尼托品德如何完美无缺，哈辛塔对这一点是始终怀疑的。可是怀疑终究只是怀疑。她自己独据怀疑的阵地，有说不出的苦楚，她常常这样说：“我莫非在无病呻吟吗？我真的象别人说的那样是最幸福的女人吗？真的，还是假的？”

她这样思前想后，安慰着自己，铲除内心的疑虑，如同鞭笞肉体，使之听从命运的安排一样。她唯一担心的是没有子嗣。“一切都可以忍受，”她说，“就是没有孩子不行。如果我有个孩子他会给我解除许多痛苦，我也就无暇乱想这些事了。”她思虑过度，脑子里充满了幻象和奇观。晚上，她刚一入睡，就觉得热乎乎的东西触摸她的胸脯，有人用嘴巴吮吸乳房，舌头还不时地舔动着，结果她惊醒了。她意识到原来是空梦一场，因而更加难过，禁不住长叹一声“唉！”胡安尼托躺在另一张床上对她说道：

“怎么了，亲爱的？……做恶梦了？”

“是的，亲爱的，一场恶梦。”但她不想如实说出来，怕胡安尼托讥笑她。

他们的房子很大，哈辛塔觉得一道道走廊阴森可怕，这是因为走廊里听不到孩子跑动的声音。家里人盼望她早日生儿育女，把房间都准备停当了，可是如今空荡荡的；她是那样悲惨，在

怪癖发作时，不忍走进那些房间。晚上，当她看到慈祥乐观的堂巴尔多梅罗——穿一套细黑呢衣服，全身整洁，容光焕发——从街上回来时，她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爷爷就得有孙子，这在世上才合乎逻辑。哈辛塔自语道："孩子们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爷爷呀！"

一天晚上，她勉勉强强地去皇家剧院看戏。这一天和前一天晚上她都待在姐姐坎德拉丽娅家里，因为姐姐的小女儿病了。由于心情不佳，打不起精神来，盼望演出快点结束。然而，倒霉的是演奏瓦格纳① 的作品，长极了；胡安尼托和所有喜欢该剧的人都称颂音乐美极了，然而她却一点也不喜欢。她听不懂嘛，这也可能，在她眼里只有意大利音乐：越是明快，用小风琴演奏的曲子她越喜欢。她让妹妹们坐在前排，然后就坐到后排的一把椅子上。三个姑娘——小巴尔瓦丽塔，伊莎贝尔，安德烈娅——非常高兴，她们觉得小伙子们从顶层楼座和包厢那里不断射来求爱的目光。池座那里也有人通过望远镜牢牢地盯住她们。堂娜巴尔瓦丽塔没有来。演到第四场时，哈辛塔厌烦极了。她不时地望望丈夫的包厢，但是看不到他。他在哪里呢？她想着想着将那漂亮脑袋垂到了胸前，好象对歌剧作者，伟大的瓦格纳表示敬仰之情。最后她听到的是一段描述曲，乐队的演奏犹如夏天之夜围着人们飞来飞去的蚊虫发出的嗡嗡叫声。伴着这软绵绵的乐曲，哈辛塔慢慢地进入了梦乡。这个脑海中的梦虽然紧张、短暂，但是那么香甜，一切都那么真切和有趣，犹如身临其境一般。这样甜美的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往往要比感官接触到外界事物还要深刻。哈辛塔梦见自己好象是在家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并致力于歌剧创作。

里，又象是不在家里……屋里的一切都用雪白的绸缎罩着，并且还摆着鲜花，这是她和巴尔瓦丽塔前一天在“孩子们”家见到过的……她坐在鸭绒垫子上，一个漂亮的小男孩顿着膝盖爬到她身上，先用手够着她的脸蛋儿，接着又把手插到她的怀里。“去，躲开，……别淘气……真叫人恶心！丑死了，小猫才干这事呢……”可是，那孩子说什么也不听。孩子只穿一件荷兰细布衬衣，把他那细皮嫩肉的身体贴在妈妈真丝外衣上，不住地往下滑动。那真丝外衣是法国宪兵蓝的，是她前几个星期送给姐姐坎德拉丽娅的……“别，别……别动，走开……别淘气……”孩子还是不听她的，真叫人讨厌，这孩子太淘气了。孩子想把她的外衣扣子解开，把手伸进去。后来那孩子用头碰撞她的胸脯。看看一无所获，他就板起面孔来，严肃极了，象个大人似的。他用明亮湿润的大眼睛瞪着她，恨不得用那眼睛和嘴巴把人间一切悲痛都表现出来。当年亚当被逐出伊甸园① 时，也不会这样留恋他失去的幸福的。哈辛塔想笑，可是不能笑，因为那个孩子瞪着大眼睛刺痛她的心。这个小大人看着母亲有好一阵子，用他的目光把母亲的决心给熔化了。哈辛塔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撕裂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解开了一个扣子……然后又一个。但是，孩子的脸色依然那么严肃。母亲惊呆了……又解开了第三个扣子……孩子仍然没有变化；他的面容和目光还是那么严肃，令人望而生畏……第四个，第五个扣子解开了……所有的扣子都解开了，衣服被拉得唰唰作响。哈辛塔记不得解开了多少扣子，可能是一百个，一千个……她一点也记不清……孩

① 亚当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类始祖。据传，上帝将亚当和妻子夏娃安置在伊甸园中，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后因违上帝之命，偷吃禁果，被驱逐出园。

子的脸流露着疑惑之情，依然如前严肃。最后，哈辛塔把手伸到衣服里，把孩子渴望得到的东西拉出来。她看了看孩子，心想他看见这么丰腴美好的东西一定会息怒的……孩子仍然毫无反应；于是她抱起孩子的脑袋，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不管孩子愿意与否，就把那东西往他嘴里塞……然而，他的嘴巴没有反应，双唇动也不动。他如同一尊雕像。哈辛塔感到有东西轻轻地触摸她的皮肤，那是石膏样的东西，表面粗糙满是灰尘。那轻轻的触摸使她颤抖，使她惊愕。这时她睁开双眼，看到几个妹妹仍然坐在那里；戏台上挂着彩色的幕布，顶层楼座上坐满了观众。过了好一会，才明白过来，自己坐在什么地方，意识到刚才是一场梦。她羞愧地把颤动的手伸到怀里……乐队还在演奏蚊子嗡嗡叫一样的曲子，她朝包厢那儿看了看，发现费德里科·鲁伊斯在那儿，他可是一个音乐迷，头向前仰靠着，微微张着嘴巴，津津有味地欣赏和玩味着小提琴用低音演奏的迷人曲子，如一股清澈甘美的泉水直流到他的嘴里，完全陶醉在艺术的享受之中。她看到包厢里还有几个狂热的音乐迷。这时歌剧已经演完了第四场，胡安尼托仍然没有露面。

三

如果大人物所经历的一切都值得记载下来的话，那么，在一张美洲日历上，一八七三年十二月的一天，会找到这段文字："某日，胡安尼托患了重感冒。由于无法离家外出，他脾气很坏。"他靠壁炉坐着，腰部以下包在一条虎皮样的被子里，帽子一直拉到耳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身旁的椅子上有三四张，应该说有好几张报纸。哈辛塔看他那无可奈何的样子，拿他开玩笑。胡安尼托听了她的玩笑，感到很开心，佯装要打她的样子；拉她的胳

膊，抓她的脸蛋，摇晃她的脑袋，然后打她耳光。打得好狠呀！还用大棒子满身打她，用手指狠狠地掐她、捅她。最后又在她头上左一拳右一拳乱打一通，并且卡她的脖子，按她的头，这样仍不解气，又使劲地胳肢她，同时嘴里还凶狠地说道：

“我的小心肝，你也会开玩笑了！……我来教教你这个小丑怎样开玩笑吧！先让我好好地教训你一下，看你以后还想不想……”

哈辛塔笑得前仰后合，“海豚”带着有点严肃的语气继续说道：“我不是那种爱逛大街的人，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埋怨我好了。有不少男人脚一踏上大街，三四天家里见不到他的面。这些人应该向我学习。”

“混帐，你还跟我饶舌呢！”哈辛塔反驳道，一边擦着胳肢时笑出来的眼泪。“我知道有的男人还不如你，可是谁能保证你是头号的好人？”

胡安尼托摇了摇头，作出威胁她的样子。哈辛塔赶紧远远地离开他，生怕他再象刚才那样使劲胳肢她。

“你对人要求太苛刻了。”丈夫说道，他因妻子没有把他看作完美无缺的人而感到委屈。

哈辛塔挤眉撅嘴，作了个怪相，意思是说：“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那样我会辩不过你的。”也确实是这样，“海豚”很有两手，无理也能辩三分。

“好啦，”她说，“我们别再闹了。你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我正是来问这个的。”堂娜巴尔瓦丽塔来到了门口说，“你想吃什么都行，但我得告诉你，我给你弄来几只云雀，味道鲜美，就象埃斯图皮尼亚说的，是‘佳肴’。”

“随便给我端来点什么吧，我快饿死啦。”

巴尔瓦丽塔和哈辛塔两位夫人走后，胡安尼托又想了一会他的妻子，暗暗地赞颂她长得多美啊！他干的那种见不得人的事还没有完结，哈辛塔已经宽恕他了。胡安尼托患感冒的前几天，我的这位人物正处在反复无常天性的非常阶段，或者叫做波动阶段吧，每到这种时期他都远离冒险生活而靠近他的妻子。那些惯于过放荡生活的人，有时会渴望过一过正当生活。如同放荡生活所证明的那样，正当生活也能考查出他们是否有持之以恒的决心。胡安尼托处在这种境况的时候，也想正正当当地生活下去，甚至认为能这样长期生活下去。哈辛塔很高兴，她想："我又把他征服了。如果他永远学好该多好呀！……如果我能一下子把他永远争取过来，叫那些野花野草再不敢勾引他……"

堂巴尔多梅罗在去餐厅之前，进来看他儿子。

"这是怎么啦，孩子？我早就说过：你不要穿那么多。你和比利亚隆加有什么急事！都夜里十二点钟了，你们俩还站在内务部的那个街角上闲聊！那里是钻石般的好地方！我看见你了。我和银行董事会的坎得罗从那走过。说真的，我们是迷失了方向。这种乱糟糟的状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终止。股票跌到一百三十八了！……您进来啊，阿帕里西……那是阿帕里西，他和我们一块吃午饭。"

议员走进来，向圣克鲁斯父子问好。

"你看过那些报纸了吗？"父亲问他，同时把夹鼻眼镜戴上，他只有看东西才戴它。"你看《时代报》吧，把《公正报》给我……好啊，一切都会好的。可怜的西班牙！股票跌到一百三十八……公债跌到十三。"

"什么，十三？……您大概想这样吧。"终身议员提醒说，"昨天晚上在交易所降到了十一啦，谁也不想买。这真是天灾呀！"

终身议员又摆出他那嗅到不祥之兆的东西时常常表现出来的神态，同时补充说，他早就预见到现在要发生这种事，并且和他天天预言的几乎一点不差。堂巴尔多梅罗把他的朋友丢在一边，自己高声朗读起每日新闻来。

“某某盗匪集团闯进某某镇子里，把镇上的档案付之一炬，抢走了军粮，扬长而去……匪帮逃走以后，某某队伍奉命追捕匪首，然后……”“喂！”堂巴尔多梅罗没有念完，停下来说，“我们也来弄点吃的吧！侯爵不来了，我们不等他了。”

这时，胡安尼托的佣人布拉斯走了进来，手中拿着病人进食用的餐桌。不一会，哈辛塔端着饭菜进来了。阿帕里西一见她就打招呼说：

“吉列米娜让我给你带来一个口信……今天不准备到‘烦人’教堂去慈善游行了，她没有空，正在忙着弄打地基的碎砖。盖楼的地方已经腾好了……花钱不多，好些车正在那里给她干活，有的白干，有的只给一点钱，有的帮干半天，有的干上两小时，这样一立方连五个雷阿尔都用不上。我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大本事。当她去察看工程进展情况时，似乎拉车的骡子也认识她，见了她特别卖劲……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向来认为她这个楼就没有必要盖，我早就这么认为……”

“真是奇迹，奇迹。”堂巴尔多梅罗一边朝餐厅走，一边说。

“你呢？”屋子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俩了，这时胡安尼托向妻子问道：“你在这里吃，还是到那边去吃？”

“你愿意我在这儿吃吗？我两个地方都去吃。你妈妈说，我太娇养你了。”

“吃吧，馋鬼。”他用叉子递给她一块小饼。

吃过后，哈辛塔就跑到餐厅里。过了一会又笑着回来了。

“亲爱的，我还给你留了块云雀肉，是胸脯上的。吃吧，张开嘴。”

哈辛塔拿起叉子，把肉吞下后笑了起来。

“他们那里真热闹！”

“侯爵来了，他一坐到桌子上，阿帕里西就和他争吵起来了。”

“他们说了些什么？”

“阿帕里西断言君主制行不通，后来又用拉丁语说，‘就是因为这个’和另外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胡安尼托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侯爵肯定大发雷霆了。”

“他只是闷闷地吃饭，心里盘算着如何报复。过一会儿，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你吃小鳕鱼吗？吃牛排吗？”

“拿来吧，什么都行，只要快一些。”

她马上端来一盘鱼。

“亲爱的，他被击败了。”

“谁？”

“侯爵把阿帕里西击败了……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快说，快点说。”

“他首先用拉丁语当面对他的对头说，‘你这是痴人说梦’，不容他喘息，紧接着又用拉丁语说‘令人讨厌’。果然，他的对手被弄得目瞪口呆，木然而立。”

“太有趣了！我们一起来喝咖啡吧。”胡安尼托说，“快过来呀。你的脸多红啊！”

“我笑得太多了。”

“你太叫人喜爱了……”

“我马上回来……我去看看那边的情况。阿帕里西很生卡斯特拉尔① 的气，他说萨尔梅龙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没有听他的劝告……”

“阿帕里西的劝告！”

“是的，侯爵提心吊胆，担心‘工人群众’起来。”

哈辛塔到餐厅去了，她带回了最新消息，说：

“亲爱的，你要是在场的话，一定得笑死。可怜的穆尼奥斯！他的对手又复活了，正在那里对他进行巧妙的反击……你想想看。现在阿帕里西正在那里大讲特讲，说他看到顽固分子放的一枚炮弹，还有一支贝尔达步枪……他不说弹孔，而说‘小洞’。到处都是小洞，侯爵愕然不知所措。”

她不说了，因为穆尼奥斯侯爵进来问候胡安尼托。他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烟。

“喂，胡安尼托……你怎么‘被排除在外’了？怎么了？……流鼻涕？那好，有鼻涕就得让它全流出来……对，我……”他刚要说“我滚蛋了”，但看见阿帕里西进来（哈辛塔和她丈夫是这样认为的）就改了口说：

“……我要告辞了。”

大约三点钟，屋子里就又剩下丈夫和妻子两人了；他坐在靠背椅子上看报纸，她在整理房间，屋子里很乱。巴尔瓦丽塔去买东西了。佣人进来说，有一个人求见“少爷”。

“他不会客，这你是知道的。”少奶奶说着接过名片念道：“何塞·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国内外出版物推销商。”

“叫他进来，立即进来。”胡安尼托急得从座位上跳起来命令

---

① 卡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政治家，演说家，第一共和国第四任总统。

道，“这个疯子真叫人开心。你会看见我们怎样笑破肚皮的……笑够了，我们把他轰出去。他最有趣了！……前几天我在佩斯家见到过他，可把我们乐坏了。”

一会儿，进来一个人，这人骨瘦如柴，满脸疙瘩，一副病相。他的红头发看上去比鬃毛还硬；穿着一件不知几百年前的衣服，破烂不堪；一条红领带，线都绽开了；脚上穿着一双叫人笑掉牙的破鞋。一只手托着一顶“捧场牌”破礼帽，无疑那是这个牌号的创始人制作的第一顶礼帽。另一只手拿着一捆精装书刊订阅说明册，这册子又破又旧，金色的封面已经模糊难辨了。哈辛塔一见他这个正派人穿着如此破烂的衣服，心里就产生了怜悯的感情，当看到他谈吐落落大方，毫不拘谨，有如社交老手时就倍感怜悯。

“喂，伊多先生……很高兴见到你！”胡安尼托故作严肃之态。“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的？”

“请问，您喜欢《名门之女》吗？”

哈辛塔和她丈夫对视了一下。

“还有《圣经中的妇女》，”伊多指着破皮说明册继续说，“那天在佩斯先生家里，胡安尼托先生曾经对我说，想了解一下我有幸代表的巴塞罗那名家印书馆的出版物……喜欢《宫廷淑女》、《宗教迫害》、《劳动之子》、《伟大的发明》、《异教诸神》吗？……”

四

“够了，够了！别再点更多的书名了，我也不看那些说明册。我对您说过，我不喜欢预订书刊。常常丢失，叫人伤脑筋……我很想读一本全集，但这不急。您东奔西跑一定很累了，想喝一杯吗？”

“非常感谢。我从来不喝酒。”

“不喝？可那天我们在华金家里见面时他说您喝醉了……那是可以理解的，高兴吗……”

“对不起，胡安尼托先生。”伊多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喝，从来没有喝醉过。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激动起来，我就是那个样子，神经紧张，眼睛冒火星……全身颤抖。瞧见了吧？我又犯这毛病了。您看，堂胡安尼托，左眼皮跳得多厉害呀！左边的颚骨也在跳动。看见了吧？……全身都处在紧张状态。说实话，这样没法活下去。医生们对我说，要多吃肉。可我吃了肉以后更糟糕。啊呀！我简直就象闹钟的发条一样……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告辞了……”

“喂，不能走，休息一下，会好的。您喝杯水吧。”

哈辛塔对胡安尼托没有放他走很不高兴，她想，这个全身痉挛的人要是倒在屋内实在叫人恶心和可怕。看见胡安尼托还在坚持要他喝水，她就咬着耳朵小声说：

“这个可怜鬼是饿了。”

“喂，伊多先生，”她说道，“您吃块牛排吧？”

堂胡安尼托没有作声，脸上现出深刻的怀疑表情。伊多的目光越来越令人惊异，眼皮和面部肌肉痉挛得更厉害了。

“请您原谅，太太……我的头已经不听使唤了，一切不能自主了。您问我是不是吃一块……”

“一块牛排。”

“我的脑袋不好使……我象是患了健忘症，什么也记不住。您告诉我什么东西叫牛排？”他又补充说，用手摸了摸比鬃毛还要硬的头发，记忆力就是从那里溜掉的，电流就是从那里流入他的身体。“也许您说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带一根骨头

的肉吧?”

“您说得对。我叫人给您拿一块来吧。”

“夫人,不必劳驾你,我叫人去取。”

“给他拿两块来。”少爷说,一想到能看到一个饿鬼吃东西的样子他高兴极了。

哈辛塔出去了。趁她不在时,伊多诉说了他的悲惨命运。

“在我们国家,堂胡安尼托先生,文人没有保障。我当过小学教师,我写过优美的文学作品,可是现在不得不四处奔跑,做出版物的推销商,为的是给我的孩子挣口饭吃……人们都这么对我说:如果我生在法国,肯定有别墅住了……”

“那是毫无疑问的。您没看见,咱们这哪有人看书学习?想看书学习的寥寥无几,可是又没有钱……”

“这是自然的。”伊多还这么说道,不时地用焦虑的目光扫视四周,看看牛排是否拿来了。

哈辛塔手里端着盘子走了进来。后面紧跟着仆人布拉斯,他端着中午少爷吃饭时用的那张小桌子,上面有餐具,餐巾,小面包,酒杯,果酒。看到这些佳肴,伊多掩饰不住他那副饥肠辘辘的狼狈相,也不说句致谢的话,只是神经质地傻笑着,这说明他要犯他称为触电的痉挛病了。哈辛塔又坐到丈夫身边,惊恐而同情地看着可怜的伊多先生。伊多先生将出版物说明册和从不戴在头上的帽子全部丢在地上,象饿狼似地向牛排扑去……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什么:

“多谢……说实在的,不接受你们的盛情邀请那就显得缺乏教养了……不是我胃口好……当然啦……我中午吃得很饱……但是,怎能辜负你们的好意呢?太感谢你们了……”

“我发现一件事,亲爱的伊多先生。”胡安尼托说道。

“什么?”

“您吃东西不咀嚼。”

“噢！您是说希望我咀嚼?”

“不，咀嚼不咀嚼对我倒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因为我没有牙…… 我吃东西就象火鸡。当然……我这样觉得痛快。”

“您不想喝一点吗?”

“半杯够了……酒对我的身体没有好处；不过，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他一边吃着，眼皮和肌肉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好象向伊多提出抗议。只见他的胳膊和全身都在一阵紧似一阵地抽搐着，犹如谁在胳肢他一样。

“你看这里，”胡安尼托说，“有一个马德里最漂亮的女人。”

他对哈辛塔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等着瞧吧，精彩的东西在后头呢。”

“真的吗?”

“当然啦。丈夫很不配她。她丈夫丑极了，你会看见的。”

“我的老婆……妮卡诺拉……”伊多低声咕哝着，嘴里在嚼着最后一口东西，“胜似美第奇美神……容美肤嫩……”

“我很想认识认识那位绝代美人！……”胡安尼托说。

伊多先生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盘子里只剩下几根骨头。他深深地喘了口气，把手放到胸口上，用粗哑的声音说：

“她虽然外表美似鲜花……可是伪善得很，她心毒如蛇。”

哈辛塔看见他那目光不寒而栗，示意丈夫赶快让他走开。然而，胡安尼托还想拿他再开开心，进而用话刺激那个可怜的先生，叫他把话全倒出来。

“您过来，亲爱的伊多先生。您妻子象圣徒一样贞洁，您还有什么不满她的呢？”

“圣徒，圣徒！”伊多重复着他的话，同时垂下头拿眼瞟着胡安尼托。那双眼睛如果是长在别人脸上一定要吓死人，“很好，我的先生，那您凭什么这样断言呢？”

“大家都这么说。”

“大家说也不一定对。”伊多伸长脖子喊了起来，他异常激动。“众人不了解底细。”

“不过，冷静些，可怜的先生。”哈辛塔终于鼓起勇气说。“您妻子愿意怎样，和我们没有关系。”

“和你们没有关系！……”伊多就象街头演员那样声调极其悲痛地说，“我早就知道，除了我这个做丈夫的，我这个把声誉看作高于一切的被凌辱的男人之外，这种事和谁也没有关系。”

“当然，主要与她的男人有关系。”胡安尼托说，想再刺激他一下。“伊多是位软性子的先生。”

“太太，”这位不幸的人对哈辛塔补充说，那双眼睛把她瞅得有点发抖。“为了叫您知道我这样正派的男人为什么要大发雷霆，我可以告诉您说，我的老婆……与人通——奸！”

他用令人恐怖的吼声说出这几个字，同时从座位上站起来，把双臂伸开，犹如丑角演员诅咒时常常表演的那样。哈辛塔用手抱着头。她不忍心再往下观看那丑陋的表演了。她把仆人叫了来，让他把这位出版物的不幸推销商带出去。然而，胡安尼托还想取乐一番，于是安慰他说：

“请坐，伊多先生，别这么激动。对这种事应该有耐心。”

“耐心！耐心！”伊多喊道，他每当处在触电式的发抖状态中，总得重复别人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好象非得咀嚼一下这句

话才过意，尽管他没有牙齿。

“是的，对这种伤脑筋的事有什么办法呢，任它去好了。虽然这种事会使人感到有些难忍，但到头来，如有些人说的，男人会逐渐习惯的。”

“习惯！胡安尼托先生，可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呢？……”

他重又把头垂到胸前，不让人看见他的眼睛在瞧着什么，然后，又突然闭上双目，如同斗牛低下头准备攻击一般。这时，脖子上的肉瘤胀得比他的红色领带还要红。他象一只火鸡，在和另一只火鸡角斗一样，变得非常凶残。

“面子，见鬼去吧！”胡安尼托说，“不过是一种人之常情……”

伊多一步步地向胡安尼托走去，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用他那发怒的火鸡眼睛紧盯着胡安尼托。他停了好大一会儿没有言语。这时，哈辛塔向她丈夫靠过去，好象要保护他免遭袭击。这个可怜的人说上面那些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好象讲什么秘密心事一样，继而逐渐提高嗓门，最后用宏亮的声音说道：

“如果您发现，您的美第奇美神一样漂亮的妻子，细皮嫩肉的妻子，长着天鹅脖子的妻子，有着一对如明星一样晶亮眼睛的妻子……如果您发现，您那如痴如狂爱慕的美似天女的妻子以前是那样纯洁无瑕，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您发现她现在失节，和一位大公爵私自幽会，和西班牙的一位大人物幽会，对，先生，她和某某大名鼎鼎的公爵……”

“唉哟，那就严重了，很严重了。”胡安尼托说着变得比法官还严肃，“您肯定真有其事吗？”

“我当然敢肯定啦……是我亲眼看见过的，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他尽量压抑着声音，仿佛要哭出声来。

“那么，亲爱的堂伊多先生，”胡安尼托装作不那么严肃了，而是现出悲痛的样子。“您为什么不和那位公爵痛痛快快地决斗一场呢？”

“决斗……和我决斗？”伊多讽刺地反驳道，“傻子才决斗呢？这种事要用另外的方法解决。”

伊多又把声音放低了，然后声嘶力竭地说：

“我要伸张正义，我向您发誓……我要再次当场捉奸，当场捉奸，堂胡安尼托先生。到那时你将会看到我一剑结果他们两个人的狗命……这就是报仇，就是法律……用一把剑。我那时将冷静地活下去，象以往一样。我将举着沾满这两个狗男女鲜血的双手走出来，并且大声疾呼：‘有妇之夫们，你们都来学学我的榜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你们看看这双伸张正义的手！看看吧，亲吻一下吧……’于是，大家都会来的，都会来吻我的手。那时，我就成了专门叫人吻手的人，许多许多人都来吻它……”

不幸的伊多痉挛得叫人怜悯，他站在屋子中央，不由自主，左右摇摆，面对胡安尼托夫妇，他没有一点尊敬的表情。他以一只脚后跟为轴旋转起来，他已行无主、言无衷了。佣人站在门口不住地笑着，只要一声令下，他就把那个滑稽演员赶到大街上去。胡安尼托给布拉斯打了个手势，同时低声对妻子说：“给他两个杜罗吧。”可怜的堂伊多让人领到门口，一句感谢的话和道别之词也没有。布拉斯把第一顶“高帽子”给他戴在头上，将说明册放在一只手上，太太给的那两个杜罗放在另一只手上。门关上了，只听到这个触电一样颤抖的人走下楼梯时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我觉得这样并不叫人开心。”哈辛塔表示反对说。“我感到害怕。这人真可怜呀！穷困，没有饭吃，才把他弄成了那个样

子。”

“你还不知道，这是最轻的，没有伤害他。每一次去华金家时，我们都逗他骂他老婆‘通奸’。一说到他老婆与西班牙的一个大人物私通他就犯病。在别的场合，谈起来头头是道，象个好人。上帝呀，他怎么得了这种病呢？那就是你说的，无食下肚。他也写小说，写了许多通奸方面的小说。他只以菜豆充饥，因而脑子坏了。”

他们没有继续谈论疯子的事。晚上，哈辛塔把保存的满是污垢的伊多的地址给了吉列米娜，让她的这位朋友外出时救济他一下。这位出版物推销商的家庭（望河街十二号），果然值得关照一下。吉列米娜了解他的家，那里她有好多主顾。她到那儿之后，把那个狗窝一般的寒舍的情况对其女友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一番。他的妻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整日地干活，身体虚弱，面黄肌瘦，只剩得一把骨头，天生的一副丑态。伊多挣钱很少，手头上几乎分文没有。全家就靠大儿子和女儿养活，儿子是个排字工人，女儿是个娇艳的姑娘，正在学习理发。

伊多来访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布拉斯进来禀告说，那个硬头发的人求见，要和少奶奶讲话。他今天和颜悦色。哈辛塔去了，还没有走到那儿，就把钱包打了开来。

“太太，”伊多接过她给的钱之后说，“我非常感谢您慷慨相助；可是，您不知道我在光着身子，没有上衣穿吗？我是说，我身上这件衣服已经破得遮不住身体了……当然啦，如果太太您有胡安尼托先生不想再穿的裤子的话……”

“啊，有……我找找看。你以后来吧。”

“事情是这样的：吉列米娜太太确实是个大好人，她给我们

买肉，买面包，还给了我妻子妮卡诺拉一条被子，我们把这看成是上帝的恩惠。在家里，我们就用我的衣服当被子，她的衣服当褥子……”

“您放心吧，伊多先生，我一定给您找几件好穿的衣服。您和我丈夫的身材差不多。”

“您太好了……非常感激，太太。不过，太太，您听我说，我句句是实话：我是需要大人衣服，可是更需要小孩子衣服，我有没有穿的没关系，只要孩子们能穿上就行了。我只有一件衬衣；有时晚上我睡下以后，妻子给我洗洗，第二天再穿……这没有关系。我的孩子应该有穿的，我要是得肺炎死了才好哩。”

“我没有孩子。”太太说，她象伊多说“我没有衣服”那样悲伤。

哈辛塔很惊讶，这个出版物推销商头脑竟然如此清楚，一点看不出他神经有什么问题。

“太太没有孩子……太遗憾了！”伊多感慨地说，“上帝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不明白，太太没有孩子，那么孩子都给了谁呢？我是说……这位上帝先生尽管比谁都聪明，可是在一些事情上还不如我聪明哩。”

哈辛塔觉得伊多的这些话是那样有理，竟然把站在她面前的人看成是个举世无双的哲学家，于是，又施舍给他一些钱。

“我没有孩子，”她重复说，“不过，我想起来了，我姐姐们有……”

“万分感谢太太，如果您能给几件大衣就更好了。那天堂娜吉列米娜给我们的邻居孩子的大衣，我们很喜欢。”

“堂娜吉列米娜给了邻居而没有给你们？……啊！您放心吧，我非训斥她一顿不可。”

伊多被太太这种慈悲心肠感动了，更加相信她了。在会客室里，他又向前走了几步，放低了声音对太太说：

“堂娜吉列米娜分给他们一些毛料斗篷，还有别的东西，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华金太太和一个外号叫‘调皮鬼’的小孩子……您不认识他吗？太太。那是我邻居何塞·伊斯基耶多养的小孩。他可是一个好人呀，也象我一样不幸……我不想和‘调皮鬼’争宠。我知道，应该把最好的东西给那个孩子，因为他是你们家的。”

“喂，您说什么啊？您说的是谁呀？”哈辛塔怀疑他又“触电”了。果然，她好象看到他的眼皮又有了跳动的迹象。

“我说的那个‘调皮鬼’，”伊多继续说，他露出亲切的样子，把声音压得更低，“只有三岁，乖极了，是一个叫福尔图娜塔女人的孩子，这个女人很坏，太太，很坏……我见过这个女人一面，只见过一面。她漂亮极了，可是太轻浮。我的邻居把什么都告诉了我……我说过，那个‘调皮鬼’很惹人喜爱，聪明伶俐，心眼多极了！……四邻五舍都喜欢他。我非常喜欢他，把他当作亲儿子。是何塞先生收养了他，不知是从哪里抱来的，孩子是被他的生母扔掉的……”

哈辛塔听了这席话，顿时头晕目眩，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听了伊多这么说，她不知从何处问起好。福尔图娜塔！“调皮鬼”！……是不是那个写小说的人凭空编造出来的呢？

“那好吧……”哈辛塔说道，她终于冷静了，“您说的那些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胡说八道？……我听说您写过小说，您从事写作，可是吃得不好，因而脑子不好。”

“我对太太起誓，我说的如同福音书一样千真万确。”伊多说着把手放到心口上，“何塞·伊斯基耶多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他。他在孔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曾开过首饰店，店铺很大……专卖妇女用品……我不知道‘调皮鬼’是不是在那儿出生的；但我确实知道，那孩子是您的丈夫胡安尼托先生的儿子。”

“您疯了！”太太顿时怒形于色，又气又恨，“大骗子……快滚开！”

她把他推到门口，同时用眼睛四处张望，看看会客室和走廊里有没有人，生怕这种丢人的事被别人知道。还好，幸亏没有一个人。伊多先生连连赔礼，可是并没有因为叫他“疯子”而显得茫然。

“如果太太不相信我，”他不想多说了，“您可以去打听打听我的邻居们……”

哈辛塔把他叫住，想让他再详细说说。

“您说那个何塞·伊斯基耶多……不过，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您快走开吧。”

伊多走出门廊，哈辛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伊多想开口补充点什么，哈辛塔想叫住他。那时，她好象透过门——犹如玻璃一样——看见伊多那跳动的眼皮和火鸡样的脸，不禁产生了憎恶之意，如同他是一头害人的野兽。

“不，我不能开……”她想，“他是一条毒蛇……鬼东西！他装疯卖傻，为的是讨人同情，给他钱。”

然而，当听到他走下楼梯时，她又想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情况。这当儿，巴尔瓦丽塔和埃斯图皮尼亚抱着买的东西走上楼来。哈辛塔刚从门上的小窗口看见他们，就惊恐万状地朝屋内跑去，担心他们看出她被那个该死的家伙弄得心慌意乱的神态。

五

可怜的哈辛塔那天是多么难过呀！别人说的她全然不知道，她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成了精神上的聋子和瞎子，应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聋子和瞎子。一条毒蛇缠绕在她身体里，头伸到脑髓里，尾巴留在胸膛间，吞噬着她的思维细胞和所有感官神经，外表看上去几乎失去了生机。她想大哭一场；然而，如果家里人看见她哭得泪人一般会说什么呢？一定说原因是……一想到这些事，种种苦楚一起涌上她的心头；只有宽慰的海潮冲刷她心头的痛苦时，才略微感到轻松。那一定是骗人的话，那个家伙一定是疯了！……他是个蹩脚的小说家。他写的东西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他总想把充满菌毒的虚构故事搬到现实中来。是的，是的，是这样；不可能是别的，是充满菌毒的幻觉。只有在不三不四的小说里，才有那种奇怪的孩子。他们的出场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罢了。当然啦，他说的可能是一堆谎话，但也可能不是。想到这里，她那稍稍宽慰的心又压上了重铅。这时，这条毒蛇非但没有松开它的身躯，而是缠得更紧了。

那天，魔鬼显了灵，胡安尼托的感冒加重了。从未见过他这样任性和娇惯的病人，总让妻子待在他身边。他发现哈辛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郁郁寡欢，就生气地对她说：

“孩子，你怎么的了？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因为我喜欢……我病得全身发软，烦得要命，难受得很，而你却对我是这副冷冰冰的面孔。看在上帝的面上，笑笑吧。”

哈辛塔是个十分温顺的女人，她抑制住心中的痛苦，装出高兴的样子。“海豚”就忍受不了这么一点病。他——喷嚏不断，担心病情加重；他气急败坏地大声擤鼻涕，想使脑袋清醒一下。

“耐心点养病，孩子，”母亲对他说，“如果得重病，看你怎么办？”

“打我一枪吧，妈妈。我受不了。越是擤鼻涕，越觉得脑袋发沉。我水也喝够了。让水见鬼去吧！我什么也不想喝了。我的胃都变成了水宫。还叫我耐心养病！什么时候我没有耐心呀！明天我就到街上去。”

“我们不让你出去。”

“至少你们笑笑，给我讲点什么，叫我开开心。哈辛塔，坐到我身边来，看着我。”

“我不是在看着你嘛，你头上裹块头巾，好看极了，鼻子是红的，两只眼睛就象一对红番茄……”

“好啊，我就喜欢你开开玩笑……我一定把我的伤风传染给你。不，我再不吃糖了。叫我吃这么多糖，我都成了糖罐了。妈妈……”

“什么事？”

甲

“明天我能好吗？天啊，你们可怜可怜我吧，叫我好受些，我烦死了，老是出汗。如果不穿好盖好就咳嗽，穿得多盖得多，我又受不了……妈妈，哈辛塔，快想办法让我散散心吧，把埃斯图皮尼亚叫来，让我和他说一会笑话。”

屋里又只剩下哈辛塔和她的丈夫了。她再次想起了那个老问题。丈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她从背后看了看他。

“啊，你这样欺骗我！……”尽管疯子可恨可憎，但此时她开始认为他说的是真话。人总是有心数的，她一定揣度出“调皮鬼”的令人讨厌的故事确实真有其事。有些事，特别是坏事，偏偏确有其事。这位不幸的妻子顿时怒火满腔！……犹如斗鸡就要上场搏斗一样。看着丈夫的头就在她面前，她恨不得揪下那

撮从丝头巾边角露出来的头发。

“多让人恼火呀!”哈辛塔这样想道,紧紧地咬着那两排漂亮的牙齿。“这样重大的事,你瞒着! ……你与别的女人生了个儿子,又把他活活遗弃了……”

她眼前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见了,好象全身在颤抖。那个神秘的、没有见到过的“调皮鬼”是她丈夫的杰作。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她不得不为之作难。这正是缠绕在她心头上的毒蛇呀……

“不过,那个可怜的孩子何罪之有? ……”这时她心软了下来,“他,他这个流氓! ……”

看着丈夫的头,她多么想揪下一撮头发来,或者当头给他一棒! ……谁说一棒? ……两棒,三棒,狠狠地打他四大棒子,教训教训他免得他再施行骗术。

“喂,亲爱的,你在我背后干什么呢?”他头也不转地嘟囔了一句,“我说你今天总是傻呆呆的,过来,亲爱的。”

“您想干吗?”

“亲爱的,替我办件事。”

丈夫对哈辛塔如此亲昵,打几大棒子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她松开牙关,转过身去,走到他面前。

“再给我盖上一条毯子,我觉得身上有点冷。”

哈辛塔去找毯子。她边走边想道:“在塞维利亚时胡安尼托对我说过,曾设法帮助过那女人。那时他想见见那个女人,可是没有见到。后来,她的母亲死了;又过了一些时候,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我对天发誓要把这事弄得一清二楚,如果……(想到这时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如果真的我不能给他生孩子,别的女人给他生了……”

她给他盖上毯子，说："盖好，你这个不要脸的。"说这话的时候，哈辛塔没有对丈夫掩饰她严厉的表情。过了一小会儿，丈夫又娇声娇气地说：

"哈辛蒂利亚①，我的心肝，我的天使，你过来呀。你别把你的丈夫的那些丑事放在心上。"

"我很高兴你承认自己做了丑事。你有什么事？"

"我要你爱我，要你疼爱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你们承受不了我这样折腾。喂，把糖水递给我……要凉一点，知道吗？我渴极了。"

哈辛塔把水端给了他，随手摸了摸他的手和额头。

"你看我发烧吗？"

"你真会装相。叫人拿你没办法，你比孩子还调皮。"

"喂，亲爱的，《通讯报》来的时候，给我读读。我很想知道一下萨尔梅龙的情况。过一会给我读《时代报》。你太好了！我越看你，越觉得你美，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妻子长得如同绝代佳人。谁也不能给我抢走……我病魔缠身，软弱无力，没有你我怎么行呢！……"

"别提你那个病了！你呻吟的是……"

这时，堂娜巴尔瓦丽塔走了进来，并且厉声说道："上床，上床，孩子。都晚上了，在椅子上会受凉的。"

"好吧，我上床，妈妈。我不说了，我听你们这两个'暴君'的……我是个小绵羊。布拉斯，布拉斯，这个该死的东西钻到哪儿去了？"

天啊，婆媳俩费了多大周折才使他躺下来。不管他说什么，

---

① 系哈辛塔的昵称。

她们都不生气。“哈辛塔拿块丝头巾给我围在脖子上……亲爱的，别围得那么紧呀，快把我勒死了……去吧，去吧，你不会弄，妈妈你来给我围上……不，给我拿下来，你们俩谁也不会围头巾。哪有这么笨的人！”

过了一会儿。

“妈呀，《通讯报》来了吗？”

“没有，孩子。你别掀开被子。把胳膊放进去。哈辛塔，把他的胳膊盖一盖。”

“好了，好了。胳膊已经盖好了。还要把胳膊往里放吗？你们真是想把我憋死不成……你们把一大箱被子都盖到我身上了。哈辛塔，给我揭去一层，把我压死了……喂，亲爱的别那样，再往上拉拉，……我的脖颈冰凉。妈妈，我看你们不大爱照顾我。这样下去，我一辈子也好不了。你们马上要去吃饭了。就剩下布拉斯陪我吗？”

“不，小傻瓜，哈辛塔在这陪你吃。”

妻子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拿话打搅她。

“你没在吃东西，你不想吃；你有心事；你有话不说……你不告诉我。说实在的，我一直在担心，心想你别病了。你一定得吃东西，坚持一下……你不吃东西，是不是想让我生气？……你过来，亲爱的，把头放在这儿。我不生气，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为了你高兴，我可宁愿一辈子得感冒……把那个苹果给我削一点……好极了！让我吮一下你的指头……”

这时候，晚上常来坐坐的人一个个相继而至。

“妈妈，看在耶稣的面上，千万别让阿帕里西到我这儿来……他又该说啥都‘清楚’了……这也‘清楚’，那也‘清楚’。如果你们让他来，我非把他轰走不可。”

“得了，别胡言乱语了，说不定他会进来看看你，不过会很快离去的。谁进来了？……啊！好象是吉列米娜……”

“她我也不想见。我最讨厌她说盖楼的事。她可真着了迷，发疯了。昨天晚上她说了一通，什么六尺①的圆木三十八个雷阿尔一根，一尺四寸的横梁十六个雷阿尔一根，把我搞得头嗡嗡作响。千万别让她进来。砖多少钱，木头多少钱，我才不管那种事情呢……妈妈，你就站在这儿看着吧，除了埃斯图皮尼亚谁也别让进来。埃斯图皮尼亚，你快来吧，跟我说说你的那些闪烁荣光的事，你是怎样在希利蒙附近抓走私犯的，又是怎样在圣希内斯拱形门用鞭子把人家抽得皮开肉绽的……你快来说：‘鹦鹉，把腿伸给我。’”

“你太不懂事了！埃斯图皮尼亚九、十点钟就睡觉了，你不知这个吗？早上五点他必须到教堂，把圣希内斯教堂的司事叫醒，那个教堂司事睡得很死。”

“难道就因为圣希内斯教堂的司事是个睡虫，我就这么没趣地过一晚上吗？快把他叫来吧，我多么想和他谈谈话呀！只有他能使我开心。”

“孩子，看在上帝的面上，把胳膊拿进去。”

“不，罗西尼②不来，我就不放在被子里，而且还要把整个身子都露出来。”

埃斯图皮尼亚来了，给他讲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很遗憾笔者不能在此重复。光听他讲，胡安尼托并不满足，他要拿他开心。胡安尼托想起埃斯图皮尼亚跟他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于是说：

---

① 西班牙的长度单位，一尺为〇·二八米。

② 罗西尼为意大利作曲家；此处借指埃斯图皮尼亚。

“喂，埃斯图皮尼亚，给我们说说你那件趣闻，你是怎样拜倒在一个守夜人面前的，你还以为那是耶稣的圣体呢……”

一听他这么说，那位心地善良的老人，聊天大王不知如何是好。他吞吞吐吐地否认这件事，结结巴巴地说：“谁跟你说的这种谣言？”

胡安尼托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埃斯图皮尼亚，告诉我，你有过女朋友吗？”

“去，去你的吧，胡安尼托，”埃斯图皮尼亚说着站起来准备走了，“你今天尽说逗趣的话呀！”

巴尔瓦丽塔非常尊重埃斯图皮尼亚。当她看到儿子开了如此过火的玩笑，出来解围说：

“孩子，别这么叫人讨厌……让埃斯图皮尼亚走吧！你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哪里知道起大早人的苦楚。”

他们闲聊时，哈辛塔离开了房间一会。她在客厅里见到了好几个人，有卡萨-穆尼奥斯，拉蒙·比柳恩达斯，堂巴莱里亚诺·鲁易斯-奥乔亚，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正在谈论政治，个个面带惧色，活象一些谋反的家伙。在巴尔瓦丽塔房间里，她看见吉列米娜在那个老地方用粗线织袜子。她单独与吉列米娜待了一小会，把第二天上午的计划和她说了说。她们俩要一起去望河大街，因为哈辛塔很想去救济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一个傻里傻气的出版物推销商。

“我以后跟你说，我们必须长谈一次。”

两人嘀嘀咕咕足有一刻钟，直到看见巴尔瓦丽塔进来才停止。

“孩子，快去吧，叫你好半天了。你别离开他。要把他当作孩子那样看待。”

“亲爱的，你就这样把我丢下走开了……好狠心啊！”“海豚”一见他妻子进来就嚷了起来，“你就这样照顾病人啊！这叫什么呀……不是拿人当狗吗？”

“我的心肝，我走的时候，妈妈和埃斯图皮尼亚都在这儿呀！原谅我，我这不是回来了嘛。”

看来哈辛塔高兴了，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把头低下去，就象哄一个三岁孩子那样哄她的丈夫。

“我的乖孩子真机灵呀！……我来打他一顿……记住，这下是替你妈妈打的，这下是替你爸爸打的，这一下狠一点……是替你的亲戚……”

“太舒服了！”

“你一点也不爱我。”

“得了，我看你才不爱我呢。”

“不对，爱你，我敢对上帝发誓。”

“那你对我的爱有多大呢？”

“这么大。”

“爱得不够。”

“那么从这到西贝莱斯喷泉那么大……不，大到天边吧……这下你满意了吧？”

“满意了。”

哈辛塔变得严肃起来。

“把这个枕头给我正一正。”

“这样行吗？”

“不，再高点。”

“好了吧？”

“不行，低一点……好极了。现在给我搔搔痒，这儿，肩膀这

儿。”

“是这儿吗？”

“往下一点……往上一点……对……用点劲……啊，太舒服了，我的心肝，你太好了！……有你这样好的妻子，我太幸福了！……”

“只有你生病的时候才跟我说这样的话，……我非和你算总帐不可。”

“是的，我不好……你打我吧。”

“来，我来打。”

“你把我吃掉吧……”

“我是要吃你，咬掉你一块肉下来。”

“啊哟，啊哟，别这么来劲，叫人看见多不好意思呀！”

“他们会以为我们发疯了，神魂颠倒了。”哈辛塔若有悲伤地笑着说。

“这种事不该让任何人看见……”

“闭上眼睛，快睡吧，噢，噢……”

“对了，你想让我快点睡，然后你好溜掉，去给疯婆吉列米娜打气。我看她之所以这样异想天开，责任全在你，因为你最鼓动她盖楼了……你又在想让我闭上眼睛，你好走开。陪着我不如和她聊天有意思。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我睡着了，你必须守着我，别让我掀掉被子。”

“好了，好了，我守着你。”

他入睡了，可是霎时间又睁开了眼睛，他首先看到哈辛塔正在用两只眼睛爱抚地盯着他。当他真地睡着的时候，女哨兵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跑到了吉列米娜那里长谈去了。

第 九 章

出 访 贫 民 区

一

第二天，胡安尼托几乎还是老样子。上午，巴尔瓦丽塔和埃斯图皮尼亚兴致勃勃地在大街上奔走着。从一个商店到另一个商店，忙着采购圣诞节用品。哈辛塔趁这机会同吉列米娜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了丈夫和比利亚隆加；她撒谎说已许愿要到帕洛玛圣母教堂去望弥撒。两位夫人的衣着打扮是那样的不同，犹如女仆伴着主人而行。哈辛塔穿件浅色长大衣；而吉列米娜的装束则极为平常。

哈辛塔心事重重，托莱多大街的喧闹也难以打断她内心的思索。从城门到圣伊西特罗整条大街两旁的零摊小铺正在准备开张营业，歪歪扭扭的木架上和乱糟糟的麻布上摆着各种杂品，小鼓，日用陶瓷，小刀小剪，阿尔卡拉斯铜器以及五花八门的家什器皿。哈辛塔从这些东西面前走过，无心顾及都是些什么，只模模糊糊有那么一点印象。我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好象哈辛塔站在那里不动，而那五彩缤纷的大街如同一道幕布在她面前滑过，幕布上有：挂在铁钩上成串的海枣；白光闪闪的小剪刀吊在长杆上来回摆动，象是攀缘植物的嫩枝；一堆一堆无花果已经腐烂得不堪入目；成方成块的果仁糖如同刚从采石厂运来的

方方正正的石块；橄榄油浸透了木桶；一个妇女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个鸟笼，里面有两只驯熟了的小鸟；接着是一筐筐或一堆堆的金黄色柑橘；街面上水泄不通，难以行走；在来去匆忙的人群脚下，是一堆堆坛罐和器皿；随着车辆的通过，石子街道也跟着震动起来，行人和日用百货也象跟着节奏跳舞一样。男人们手中拿着许多各种颜色的头巾，在行人面前摇动，象是故意挑逗人似的。妇女们用刺耳的声音高声叫卖，拉着人们一定要买她们的东西。哈辛塔看见四周的墙上伸展着飘动的布料，蓝色、红色和绿色的细布从一个店铺伸到另一个店铺，她顿时眼花缭乱。布的上面用别针别着一些常见的颜色耀眼的三角头巾，深受下层居民的喜爱。有一些窗口，露出的橙黄色耀人眼目，使人有说不出的难受；土产的朱砂颜色也很刺眼；洋红色给人以酸感；钴色给人以剧毒感觉；绿色犹如蜥蜴的肚皮；椴树黄颇有诗意，但又具有痨病色调，如同在《茶花女》① 里描述的那样。店门都敞开着，店外披红挂绿，店里也是五光十色。店员们或趴在柜台上，或拿着尺子量布，或在闲谈聊天。有的店员来回走动，两手拨动着东西，仿佛在头巾的海洋里游泳一样。店主的美好感情处处可及。如果店里有一根柱子，他们也要装饰一番，给它戴上胸罩，围上衬裙，红、黑、白，各色俱全，使人感到和谐而协调，赏心悦目。

哈辛塔看见面前站着一些彬彬有礼的人物，那是些服装模特儿。有的贵妇打扮，穿着撑裙；有的绅士模样，穿着成套的毛

---

① 小仲马(1824—1895)：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一八四八年写成成名作《茶花女》，紧接着又把这部小说编成剧本，于一八五二年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后来，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威尔地(1813—1901)于一八五三年把《茶花女》改编成歌剧，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

料服装。然后看到的是帽子，整个店里从这头到那头挂着数不尽的帽子。还有用木棍撑起来的大衣、皮袄和其他服装，有点象缺腿少头的人。最后，哈辛塔什么也不想看了，只是注视着一些挂在架子上迎风摆动的黄色小人。那是一套套缝在一起的呢料衣裤，刹那间看上去象些硫磺颜色的人。也有红色的，啊，红色的东西是那样之多，似乎到了一个血染的天地。红色布料，红色马具，红色的阿拉伯特色的脖套和笼头。酒馆的大门也是血红色的，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很多家，哈辛塔感到吃惊。吉列米娜不禁失声叫道：

“堕落到了何等地步！这里是酒馆，那里是酒馆，一切罪孽都渊源于此。”

当哈辛塔快到目的地时，她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所碰到的小孩子身上。胡安尼托夫人对那里竟有那么多的母亲感到惊愕，几乎每走一步都要碰上一位抱小孩的妈妈。婴儿裹在大布巾里十分安详，从妈妈的肩上只能看到那些未来公民的脑袋。有的孩子转过头来，从帽盔下露出小圆脸蛋和活泼的小眼睛，面对行人微笑着。还有一些孩子哭丧着脸，象是初降人世就被厄运拦了路。哈辛塔还看到了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被送往墓地的死孩子。孩子躺在棺木匣里，随便由一位大叔象扛猎枪那样扛在肩上。她想那个孩子一定十分安详，面色蜡黄。

“这儿就是。”吉列米娜在沿巴斯特罗街走了一段路又拐了一个街角之后说道。

转眼工夫她们来到了一个方形院落，哈辛塔朝上方看了看，那儿有两排装有栏杆的阳台，固定栏杆的木柱涂成黄褐色。阳台上晒着很多衣服，很多黄色的衬裙，很多羊皮。她还听到一种象蜜蜂的乱哄哄的声音。院子里几乎全是泥地，只有几小段铺

了石子，年龄大小不等的男孩和女孩正在玩耍。一个长腿小姑娘，头上戴了块满是破洞的红头巾，用阿帕里西的话说，全是小风眼；另一个女孩戴了块白头巾，还有一个什么也没有戴，头发乱蓬蓬的。这一个穿一双布鞋子，那一个穿白腰薄皮靴，但满是皱折，后跟歪扭着。至于小孩子，更是千奇百怪。有的挎着书包准备上学；有的赤着脚东游西逛。从穿着来看，差别不大，说话更没有什么不同，语言粗野，声调难听。

“孩子……瞧着点……看我敲碎你的脑袋……听——听见了没有？……”

“你看见没有那个风流的姑娘？”吉列米娜对她朋友讲，“她是伊多的一个女儿……那一个，象蚂蚱一样蹦跳的那一个……哎！小姑娘……你们听到没有……过来。”

院子里的所有男孩和女孩都转过头来看着两位夫人，他们一边闹着一边现出敬畏的表情，最后一个个变得鸦雀无声了，谁也不敢走过去。这时候，有七、八只鸽子一步步走过去，鸽子的羽毛是棕褐色的，彩虹般的脖子闪闪发光，每只都长得很肥大，很漂亮。鸽子非常自信，象风流少女一样摇摆着身子，嘴里不时地啄食着地上的东西，它们是那样的驯顺，到了两位夫人跟前也不害怕。突然，鸽子腾空飞起，落到了房顶上。有几家，女人们正把席子拿出来晾晒，或在搬动桌椅板凳。另外几家冒出团团烟雾：那是在打扫时扬起来的灰尘。有的女人正在梳饰长长的油光光的发辫，有的正梳理金色长发，所有女人的头发都如同乱草一样，象面纱遮盖着脸面。还有的女人拖着便鞋，正从那天赐的石子路走出来，她们一看到来了生人，便转身跑回去告诉邻居们；于是，消息很快传开，许多妇女把头探出窗外。她们有的已梳理完毕，有的还披头散发。

“喂！孩子们，过来。”吉列米娜又叫了起来。

孩子们三三五五地一步步向她们走过去，仿佛要发动攻势似的。有几个胆子大的孩子背着手，用轻蔑无礼的目光看着两位夫人。其中一个显然自以为是个大老爷的孩子，从头上摘下当帽子使用的破布，问哈辛塔和吉列米娜要找谁。

“你是伊多的孩子吗？”

小孩回答说不是。这时，那个长腿姑娘从人群中走出来，她头发蓬乱，穿着破鞋，用手把聚集在两位夫人周围的孩子都推开。

“你爸爸在上面吗？”

小姑娘回答说在上面，并且马上变成了一个“治安警察”了。她不让任何人靠前；她要所有的顽皮的孩童都走开，由她自己带着两位夫人上去。

“真讨厌！多烦人！……你们什么都想插只手……靠后点，靠后……都躲开，让条路。”

她希望走在前面开道，恨不得有个小铃铛边走边敲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访问。

“姑娘，你不必陪我们了，”吉列米娜说，她不愿任何人为她如此声张。“知道你爸爸妈妈在家就够了。”

但是，长腿姑娘根本不理睬吉列米娜的话。有个女人坐在阶梯的第一道台阶上，叫卖着一筐不甚新鲜的无花果，由于她没有马上让开路，那姑娘的鞋子差一点踢在她脸上……

“丑老太婆，到你该呆的地方去！……滚开，不然我一脚踢死你！……”

她们上了楼，哈辛塔很想好好看一下院子里那些顽皮的孩子。她看到院子的尽头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其中的一个头发

金黄，大约三岁的样子。他们玩烂泥，那是世界上最廉价的玩具。他们把泥揉好，做成硬币大小的泥饼。那个女孩年龄大些，她用细砖砌了个小炉灶，她的右边放着一堆大大小小的面包和糕点，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用那儿取之不竭的泥巴做成的。胡安尼托的夫人在远处观察着这几个孩子。“是不是其中有他？”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不敢问那个长腿姑娘。在阶梯最后一个台阶又遇到了障碍：两个半大不大的姑娘和三个娃娃，其中一个还不大懂事，挡住了她们的去路。孩子们在搓细砂子玩，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包在布里，躺在地上，手和脚都露在外面，大声哭叫着，可是没有人理他。两个姑娘在地上铺了砂子，然后每隔一段竖上一根小棍，拉上绳子，挂上破布。这是她们自己仿造的破衣烂衫晾晒场。

“天哪！你们这伙小混蛋！”长腿姑娘象治安警卫员一样气愤地叫起来，但是毫无效果。“当心，看你们在什么地方……滚开！滚开！……胖丫头，快把你弟弟抱起来，要不我们把他给踏扁了。”

她摆出一副权威者的架势训斥别人，可是孩子们却当作耳边风。一个孩子肚皮贴着地面，用四条腿爬着走，另一个抓了几把砂子，用砂子洗脸。这很自然，因为他们用砂子代替水。

“喂，孩子们，靠边一点。”吉列米娜对孩子们说。这时，长腿姑娘用脚把晒衣场一股脑儿地全捣毁了。她叫嚷着说：“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没别的地方玩了？别玩这个了！……”

长腿姑娘立刻冲到前面把所有挡路的东西一扫而光。那两个姑娘象拿洋娃娃一样，挽起了弟弟们，给他们包了包屁股，飞也似地顺着走廊跑了。

“咱们走吧，”吉列米娜对她们的向导说，“你也是个……不

要和她们吵架……”

二

她们继续顺着走廊向前走去，走廊上到处摆着东西。不是一个生着火的大盆——为了使炭块烧得旺些，里面插着一根铁管通风，——就是一堆堆羊皮和衬里；不是一筐衣服，就是一个水缸。从每家每户开着的门窗里都有声音传出来，有吵架声，也有欢乐的喧闹声。可以看到厨房里有砂锅架在火炭上，门旁放着洗衣木盆，在简陋的房间里摆着必用的斗橱，上面罩着一块油布，墙上有神坛，那里挂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广告或讽刺与幽默画报上剪下来的彩色石印画和很多的照片。她们走过的一所房子原来是一家鞋店，鞋匠钉鞋的敲打声，伴着哼哼呀呀的小调，听起来极不协调，不堪入耳。再往那边，一架缝纫机在“嗒嗒”作响，好奇的妇女们把脑袋和身子探出窗外。这里有一个病人躺在床上，那里是一对夫妻在高声吵架。有几个邻居是认识吉列米娜的，便恭敬地向她打招呼问候。有人对哈辛塔那漂亮的打扮发生了兴趣，投去羡慕的目光。再往前边一点，有两家正说三道四，语言尖刻无礼。

“马里亚娜太太，你看没看见咱们屁股后头有了沙 发 椅子了？哈，哈，哈！”

吉列米娜停下脚步，看了看她的女友，说：“那些玩笑可不是对着我的，你很难想象这些人对大撑裙是多么厌恶，这表明了他们有一种感情……怎么说呢？一种美感，他们比发明这种蠢笨累赘东西的法国懒汉们的美感要高得多。”

哈辛塔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她还是笑了笑。吉列米娜向后退了两步，说：

“哎！夫人们，大家各做各的活吧，不要老缠着一个和你们无关的人。”

接着，她在一家房门前停住了，用指关节敲了敲门。

“塞维里亚娜太太不在家。”邻居的一个女人说，“夫人，您要不要给她留个口信？……”

“不需要，我改天再来看她。”

她们在主要过道里走了两个来回，便来到一个隧道模样的地方，里面的住户也都有门牌号码。长腿姑娘领着她们上了五六个台阶，到了另一院子的过道，这个地方比前一个更难看，更脏，更阴暗。这两个院子相比，第一个有点贵族特点，可以称做是名门望族的家宅。两个院同属于一个房主，因此连在一起，中间有一道社会阶梯，亦即称之为“阶层”的高低之差。至于住房，第二阶层比之第一阶层要狭窄，要简陋。墙壁上的白色灰皮成块成块地往下掉，铁钉子在墙上划了些横七竖八的道子，象是人们怒火满腔时干的；在几户人家的大门上有用铅笔写下的诗句，文理不通，低级下流；木器上的油漆几乎全都脱光，脏得不堪目睹；空气污浊，从门窗散发出来的烟气污秽，令人恶心。哈辛塔虽走访过这样的一些走廊上的住家，但从未见到过那一家如此阴暗潮湿、臭气熏天。

“怎么样？漂亮姑娘，害怕了？”吉列米娜对她说，“你认为这是‘皇家剧院’还是费尔南-努涅斯①的宅第？鼓起勇气来，到这种地方来必须具备两条：慈善和胆量。”

举目仰望一下屋顶，“海豚”夫人看到上面乱糟糟地晾着羊皮、细肠和羊身上的其他下水。从那里随风飘来阵阵使人恶心

① 费尔南-努涅斯(1778—1822)：西班牙外交家，多次出任大使。

的气味。在那高低不平的屋顶上，有很多只小猫在东窜西跳，一只只瘦骨嶙峋，眯着睡眼，身上的毛杂乱地立着，露出一副可怕的样子。还有几只小猫落到过道上来，躺在那里晒太阳；但那些野性十足的猫却常年在屋顶上生活和繁殖，捕捉晾衣场上的佳肴——老鼠。

从两位夫人身边走过的有衣衫褴褛的人们，有拄棍探路行走的瞎子，有头戴绒帽、腿穿军裤的残废人，形容可怕。哈辛塔紧贴着墙壁走，以便给那些人让开道路。哈辛塔和吉列米娜碰到的女人中，有的头裹纱巾，身上披着棕褐色的大披肩，用手拉着披肩的一角，捂着嘴。她们仿佛是摩尔人，只露出一只眼睛和一点点鼻子。有几个长得倒还秀气，但十有八九身材消瘦，面如白纸，挺着肚子，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

伴随着油炸食品的气味和令人烦闷的气氛，从打开着的窗户里传出叽叽喳喳的谈话声。可以辨出讲话的人带有地方口音，最后的几个音节拖得很长。这种地方音源于马德里，是当时在士兵中流行的安达卢西亚和阿拉贡的混杂口音，所有那些好摆大男子架子的人都学着操这种口音。

又有一群孩子挡住了她们的去路，看到这些孩子，不要说哈辛塔，就是看惯了古怪东西的吉列米娜也呆若木鸡了。要不是孩子们的笑声驱散了可怕的感觉，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真要把她们吓得魂不附体了。那群野人里，有两个十一、二岁的高个孩子，还有一个小女孩和另外两个半大的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不得而知。他们每个人都是黑脸黑手，可能是用鞋油或最浓的日本黑漆涂抹的。这一个在脸上涂了几道道；那一个画上一副眼镜；另一个勾画上两撇小胡子；还有的画眼眉，涂鬓角，乱涂乱抹，整个脸就象在染缸里染过了一般。小一点的孩子根本没

有人样，脸和手全抹着肮脏的烟灰，活象些猴子、鬼怪或地狱里的魔鬼。

“你们这些鬼东西！……”长腿姑娘看到那些可怕的面容叫了起来，“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不要脸的，怎么不学好，小猪猡们！……”

“我的上帝……”吉列米娜划着个十字，叫了起来。“你看见没有？……”

孩子们不声不响地看着哈辛塔和吉列米娜，心里乐滋滋的，为自己可怕的面孔使二位如此美貌的夫人感到吃惊和害怕而洋洋得意。一个小孩要用手去抓哈辛塔的大衣，长腿姑娘立刻尖叫起来：

“滚一边去，离远一点！猪猡，多恶心……别用你们的脏手把两位夫人的衣服弄脏。”

“我的上帝！……这群畜生……别碰我们……这不能怪你们，是你们妈妈不好，也许是她们放纵你们这样胡闹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姑娘，这两个大个子是你的弟弟。”

那两个被说到的孩子笑了笑，点着野人一样的脑袋称是，在那胜似黑炭的脸上露出了乳白色的牙齿和比樱桃还红的双唇。他们开始感到害羞了，不知怎样才好。这时，从他们身旁的房门里冲出来一个粗野的女人，她抓着一个涂花脸的小姑娘，掀起裙子，就照着屁股上连连打起来，噼噼啪啪的痛打声，连前院都听得到。不一会又出来一位怒容满面的母亲，她比母狼还凶猛，抓住一个魔鬼样的孩子，劈脸就是几巴掌。她倒不怕把手弄脏，因为她的手和孩子的脸一样脏。

“小杂种，畜生！看你弄成了什么样子！”

接着又有好几个母亲怒气冲冲地走出来，个个照章办理，好

不热闹！孩子们顿时眼泪顺着黑脸流下来，泪水立刻染成了黑色。

“我宰了你！混蛋，强盗……”

“这些不是妮卡诺拉太太使用的该死的颜料嘛。我的上帝呀！妮卡诺拉太太，你怎么让这些孩子们……”

一看到哈辛塔和吉列米娜，一个叫嚷得最凶的女人马上平息下来。她是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的妻子，只见她面色阴郁，和那些野孩子一样，脸上是一道道的黑漆，两只手也黑得不见皮肤。面对两位夫人的来访，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请进吧，夫人……看我这个样子，请原谅。”

吉列米娜和哈辛塔走进伊多的家，里面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客厅和两间更窄小和阴暗的卧室，来人一见就不禁发问“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屋里摆着一个斗橱，挂着神通四海的基督像，家人以及死去孩子的照片都已褪了色。厨房是一个冷冰冰的黑洞，到处是灰尘，铁锅翻着身放着，瓮破缸碎，木洗衣盆里堆满了还没有洗的破衣烂衫，上面落满了尘土。小厅里，铺地的砖块大都活动不稳，脚踩下去咯咯作响。墙壁黑似煤炭，有几处用手掌东一道西一道抹了些白灰，黑白相间，异常分明。来人一定以为那里是鬼魂出没之地，至少以为幻灯机在墙上投下了种种图影。维托里亚沙发椅是一件最令人注目的家具，一看就知道，谁要是坐上去，很难保证他的安全。另外两三把椅子也是很令人担心的。最好的那一把，也很难说四腿很稳。哈辛塔看到那奇特的墙壁上贴着有插图的出版物广告和卷烟纸盒的宣传画以及只有封皮的美国年历，那都是几年前的东西了。

两位夫人最为好奇的是放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大案板，这案板几乎占去了整个空间。另外一张象是裱糊匠用的桌子，是用板

凳支起来的，上面放着大包大包或一卷一卷的写字纸。桌子的一头紧紧地码着一令令的白纸；另一头也是一令令地摆放着，不过这些纸带有黑边，变成了殡丧用纸了。

伊多在木案上把纸一张张展开，一个姑娘，可能就是罗西塔，在数着已经画好黑边的丧纸，并且把纸一令令地分着放起来。妮卡诺拉请求两位夫人谅解她继续做活。这个女人年龄并不算太大，但长得一副老相，看得出她从前并不是很美貌的。也许年轻时候长得丰满些；但现在布满皱纹，干瘪得象只空皮口袋。说真的，看不出那是胸脯，那是肚子。她嘴唇突出，十分难看。如果说她表现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脾气暴躁，容易激动，但是从面部表情上还看不出什么，如同许多人一样，面容和内心往往是不一致的。妮卡诺拉是个在生活上饱经风霜的不幸女人，她心地善良有余，通情达理不足。生活对她来说就是战斗，她虽然身经百战，但从没胜利过，从没喘过一口气。她现在只能忍耐，只能听天由命了。她很不顺心，那张长长的嘴巴使她丑上加丑。“美第奇美神”的眼睛有病，眼皮红肿，总流眼泪，睫毛全都脱光了，为此，人们说她是“左眼哭她爸，右眼哭她妈”。

哈辛塔自己不知道该更同情哪一个，是同情天生丑相的妮卡诺拉，还是更同情一想到妮卡诺拉是“美神”就如同过电一般的丈夫。伊多在两位夫人面前显得很拘谨。看到吉列米娜所坐的椅子开始呻吟，并预示着要散架的样子，伊多先生忙跑出去，从邻居家拿来一把椅子换上。罗西塔长得俊俏，但弱不经风，面黄肌瘦，没有一点血色。她的头梳得很引人注目，鬈曲的发型，打了很多发蜡，油光锃亮。

“夫人，你用颜料在干什么？”吉列米娜问妮卡诺拉。

“我是治丧妇。”

“我们是治丧的人。”伊多笑着说，他为能有机会开这样的玩笑十分得意。这已是老掉牙的玩笑，已经不知开了多少次了。

“他讲什么？”吉列米娜吃惊地问道。

“闭上你的嘴，别胡说八道。”妮卡诺拉这样训斥她的丈夫。

“我是治丧妇，就是说描画丧纸的。没有别的活可做的时候，我就拿回几令纸，我自己把纸涂上黑边，象两位夫人看到的那样。批发商一令纸付一个雷阿尔。我把纸涂上黑边，一天不停地干，可以积攒六、七个雷阿尔。可是时令不好，没有多少纸可涂，所有治丧妇都闲了起来，夫人……当然啦，这是因为死人少了，要不就是不给死人送纸……喂！”她冲着丈夫叫了一声，伊多身子不禁颤抖了一下。“你在那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分。”

伊多象聆听一个杰出演说家演讲那样，听他妻子的讲话；被妻子一叫，他突然从陶醉中醒过来，开始分点。所谓分点，就是把纸象阶梯形一张张码起来，留出同样大小的纸边，以便涂上黑色。由于哈辛塔很注意观察伊多先生的动作，伊多故意要露一手，以熟练技术和敏捷动作，细心分点，纸边的宽窄全都一样，象是用刀切的一般，让人看上去十分喜欢。罗西塔一声不响地把纸码放起来。妮卡诺拉看了看丈夫，向哈辛塔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今天他表现不错。”然后象用模印机那样，开始用笔刷子在纸上迅速地刷起来。

“征订出版物，”吉列米娜问，“能挣点吃的吗？”

伊多刚要张口明快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的妻子立刻把话接过去，弄得伊多瞠目结舌，愣了好一阵子。

“征订，”“美第奇美神”说，“那简直是一场灾祸。我们家伊多运气不好……他太老实，谁都愚弄他。现在的人都变了，夫人；有的订户不付钱，就是跟在屁股后面要也不行。上个月，我

们这位伊多丢了一张四百雷阿尔的票子，管事的人向他要钱，硬要从他应得的奖金里扣除。过了好久，我们才付清那笔钱，连糊口的一点钱也被老板敲诈了去。”

一提到丢钱这件事，伊多就没有抬起眼睛，一直低头忙着干活。不小心丢了钱就象犯了弥天大罪一样，使伊多没脸见人。

“我看你们，”吉列米娜说，“首先要把那两个野小子和那淘气的小女儿送到学校去。”

“我不送他们上学，孩子穿得破破烂烂无法见人。”

“没关系。这位好心肠的夫人和我可以给孩子们几件衣服。大孩子能挣点钱了吗？”

“他在一家印刷厂干活，能给我挣五个雷阿尔。可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去赫塔费或莱加内斯斗小牛就是三四天不见他的人影。他想当斗牛士，我们真替他愁死了。下午杀牛的时候，他到屠宰场去；在家里睡大觉时，梦里他还叫着说他把小旗子插到了……”

“那么你，”哈辛塔问罗西塔，“做什么活？”

罗西塔满面绯红，她刚要回答，妈妈代表全家说了话，把话接过去了。

“给人家梳头……跟着一个邻居老师傅学徒，她已经有了几个顾客。当然啦，人家现在还不给她工钱……她死板得很，手里挣不到钱，还干的什么劲。我告诉她不要傻里傻气，要多长点心眼；可……您看她那个样，跟她爸爸一样，不是上大当，就是上小当，总是受骗。”

吉列米娜掏出了几张戏票一样的证券给了这一家可怜的人，用这些钱可以买豆子、面包和肉类，足够半个星期吃的；接着她说要告辞了。可哈辛塔却不想这么快就离去，她到那里有自

己的目的，一无所获就回去，她是不甘心的。有好几次她要问伊多先生，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伊多用眼睛看着她，好象是说："我等你问'调皮鬼'的事都快等疯了。"最后，哈辛塔决心就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打破沉默，她站起身来，朝伊多走了几步。伊多没等她走近，就很快走出了房间，不一会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返了回来。

三

"我的上帝啊！……"吉列米娜一看到那孩子走进屋就叫了起来，在场其他人也发出了同样的惊叫。只见那孩子满脸涂得漆黑一片，没有一点地方能看到他的皮色。他两手全是鞋油，身上的衣服被其他孩子当成了擦手布。"调皮鬼"头发乌黑，黑脸蛋上的嘴唇显得格外红润，比最纯的红珊瑚还红，小牙齿闪闪发亮，象是玻璃制成的，他的舌头如同一瓣红玫瑰，为了叫人相信他是一个"黑"孩子，他使劲地把舌头伸在外面。

"多可怕！……啊，'调皮鬼'！……我的上帝！怎么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喂，看你成了什么了！……"

邻居的女人们都围拢到门口来，一边说一边笑。哈辛塔惊呆了，心里很难受。她脑子里闪过了一个个奇怪的念头：这就是罪过的污痕，就连这天真的孩子也给笼罩上了阴影；这涂着可怕黑脸的孩子还在乐，对大家都凝目注视他很得意，尽管实际上都在戏弄他。妮卡诺拉放下手里的黑漆，跑到那些淘气孩子和长腿姑娘的后面，跟着吵嚷起来。那小黑孩天不怕地不怕，伸出脏手去抓一直看着他的那位漂亮夫人。

"躲开！鬼东西……把手放下。"大家对他喊了起来。

看到大家不让他伸手碰人，而自己那副模样又惹得众人哈

哈大笑，小家伙在人群中间急得直跺脚，伸长了舌头，举着象爪子一样的十根指头。在他看来，这样做是象一个吃人的凶恶动物，起码是想吃人。

这时传来踢脚的声音和孩子的呜咽声，原来是妮卡诺拉在气急败坏地打她的孩子。“调皮鬼”把自己当猴耍了一阵子之后便感到厌烦了，因为谁都不让他靠身，所以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在这种扫兴的情况下，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去；可是他知道那黑灰加口水的鬼味道，很快把手拿了出来。

“这会不会有毒？”哈辛塔不安地说。“快给他洗一洗吧；为什么不给他洗呀？”

“你多漂亮！小胡安尼托，”伊多对孩子说，“这位夫人想亲亲你！”

哈辛塔多么想抚摩一下孩子呀，她抓住孩子的一绺头发——这是唯一没有涂上黑色的地方。

“可怜的孩子，你好吗！……”

突然，小胡安尼托想要哭。他不吐舌头了，只是呼哧呼哧地喘气。

“那位伊斯基耶多先生在不在？”哈辛塔把伊多拉到一边问道，“我要和他谈谈，他住在哪里？”

“夫人，”伊多斯文地回答，“他家的门锁着……铁将军把门，锁得严严实实的。”

“我想见一见他，我有话跟他讲。”

“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在需要的情况下，这位出版物推销商喜欢打官腔。

“哎！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吉列米娜不耐烦地说，“改日我们再来。”

“好，我们再来……可是要给孩子洗一洗……可怜的孩子！脸上粘着这么多东西该多难受。你说说，小傻瓜，你要不要洗洗？”

“调皮鬼”点了点头表示愿意，他越发伤心难过，差一点要放声大哭起来。邻居们都认为应该给孩子洗一洗；可是一些人家里没有水，而另外一些人家又舍不得为此费水。最后从那边突然出来一个吉卜赛人模样的女人，她身材很矮，穿着细布花裙，肩上搭着一条头巾，头发挺立，赤陶色的大胖脸。她想在哈辛塔和吉列米娜面前给左邻右舍做个样子，她说家里有水，可以给那个小天使洗个澡。那女人在嬉笑的人群面前将孩子带走了。孩子走在前面，抽噎着，他为自己的黑脸有点难为情，觉得没脸见人。其他孩子跟在后面起哄，那个直发女人不时地吓唬孩子们要他们躲开，不然也要给他们涂个大黑脸。人群走过走廊的拐角，在那个又窄又脏的台阶上消失了。哈辛塔真想跟上去，可是吉列米娜连忙拦住她。

“我的孩子，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好了，我们走……我的事情已经有点眉目了。”哈辛塔说着，但仍站在走廊里不动，望着屋顶，那上面只有一个样子可怕的棚子，里面晾着一些皮子。尽管这时候孤儿院创立者吉列米娜急着要走，但是还是同伊多先生简单地谈了谈。

“您家里的事已经做完了吧？”

“全都做完了，夫人。最后几令纸也分点完了。我去外边转转，凉快一下。”

“好极了，……您是需要活动活动……喂，您一边乘凉，一边给我做点事。”

“听候夫人吩咐。”

"您从这出去到隆达大街……继续往下走，左边有座瓦斯厂，绕过去，您明白吗？……您知道普尔加斯车站吧？明白就好，因为车站前面一点有幢楼房正在施工……厂房工程已经完工，现在正建一个很高很高的烟囱，那里要安装'电锯'……听懂了没有？您不要耽搁时间。到里面之后，问工地的看守，她姓帕切科……和我一个姓。您对他讲：'我是来给堂娜吉列米娜取砖的。'"

伊多象孩子背书一样重复了一遍：

"我是来取砖的，还有……"

"那个工厂的厂主答应给我七十块砖，他只剩下七十块砖……东西不多；但对我来说不管多少都有用……好了；您取了砖，送到我的工地，……我要用这些砖。"

"送到工地去？什么工地？"

"看您这人，在昌贝里……我的收容所……您傻了？"

"啊！夫人，请原谅，……我一听到工地这个字，还以为是篇文学作品① 呢。"

"如果您一趟搬不完，就搬两趟。"

"或者三趟，四趟……我很高兴去做这件事……如果需要的话，有多少砖，我就搬多少趟，也心甘情愿。"

"我吩咐您干的事情，要是你干得好，可以得到一顶九成新的圆顶毡帽……那是昨天在家里由别人送给我的，我把它保存起来留给帮我忙的朋友……您愿不愿意干？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去吧，再见，再见。"

伊多和他的妻子十分殷勤，把哈辛塔和吉列米娜送到临街

① 在西班牙语里，工地和作品是一个字。

的大门口。为了早点赶到家，她们在托莱多大街叫了辆马车。伊多高高兴兴地去做孤儿院创建者吉列米娜托他办的事去了。说实在的，那并不是他理想的美差，但那事是慈善举动，会使他从粗俗变得高尚。伊多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忙着搬运，他满意的是路上七十块砖一块也没有打破。他心中无比喜悦，一点也不感到疲倦，而他最高兴的事，是哈辛塔把他叫到一旁，悄悄地给了他一个杜罗。他没有把钱放在坎肩的衣兜里，怕被妮卡诺拉发现，而是小心翼翼地藏在一条贴身的腰带里，那腰带是为了保护心口的。因为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那一个杜罗是夫人偷偷给的，没有被家人的饥饿目光瞧见。夫人这样给他是有用意的，伊多认为不这样看这事就是对施主的不敬。他一定要把这件财宝存放好，千方百计地把它保存好，不让妮卡诺拉看见，更不能落入她的魔爪……因为要是让她发现了，我的上帝！……

那一夜他辗转反侧，害怕妻子那敏锐的目光发现他腰间藏的私货。那个可恨的女人，象是闻到了钱的味道，因此，他是那样的忐忑不安，好象怎么躺着都不安全，以为妻子能透过衣服看到他的钱。吃晚饭的时候，全家人都很高兴，好长时间没有那么愉快地吃晚餐了。但是伊多一躺在床上，心中又惴惴不安起来，他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两手放在腰间；要不然，在那凸凹不平的草垫上夫妻两人翻身时，妻子的手会触到钱的，钱就会百分之百地被抢走。他睡不着觉，其实他是一只眼在睡觉，另一只眼却睁着，时刻精心地保护着他的私货。最糟糕的是，妻子看到他那样地折腾，而且把身子弯成S形，以为他犯了痉挛的老毛病。治这种病的最好办法是按摩。一听妮卡诺拉提出要给他按摩按摩，伊多吓得心惊肉跳，怕事情被发现，钱被夺走。

“现在事情不妙。”他在想。可是，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个点

子。他说他什么地方都不疼，只是觉得冷。他没有再多加解释，转身对着墙壁，象浆糊粘在那里一样，假装睡起觉来。熬到天亮，伊多的心才踏实下来，他打起精神，好好洗了个脸，然后系上红领带，颇为神气。

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因为"好好洗个脸"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还有罗西塔很晚才把水打回来。妮卡诺拉一大早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买东西了。家里人见面都咧着嘴笑，最高兴的是伊多先生，因为……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四

伊多上了街，拐了个弯就直奔望河街。这条街是那样的陡峭，要想不在那石子路上摔跤滚坡，真需要有点杂技演员的本领。伊多象孩子一样，一口气走下了这条街，来到一片叫做"新大陆"的平地。他如同出笼的小鸟，心境豁然开阔。他尽情地往肺里吸着空气，又象老母鸡似地抖了抖身子。光芒四射的阳光使他心花怒放，清澈蔚蓝的天空使他心旷神怡。伊多先生犹如孩子那样纯真，象名副其实的诗人那样富有感情，他总是满怀激情，富于想象。他所看到的一切都随着他心境变迁而变大或缩小。当他高兴的时候，眼前的一切东西便都披上了美丽的盛装；按他自己最喜欢的话说，万物向他微笑。而他苦恼——这种苦恼是经常发生的——的时候，美好的事情便变得丑陋、暗淡，象是蒙上了黑纱……对他来讲，说蒙上一块裹尸布更为恰当。那一天，此人格外高兴，幸福的激情使他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孩子气，都富有诗意。为此，他觉得"新大陆"这块年久失修、地球上最丑恶的地方，是座最美丽的广场。他走到隆达大街，用艺术家的目光看看这儿，瞧瞧那儿。那边是托莱多城门，嘿！多么雄伟

的建筑啊！另一边是瓦斯工厂……啊！工业上的奇迹！……然后是那明朗的天空和市郊卡拉瓦切尔的远景，这远景依稀可见，仿佛还伴随着大海的细语，消失在广阔无垠的天际……多么宏伟壮观的大自然！……走着，走着，他突然对公共教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面对着那些举目皆是文笔不通的标牌，他简直要笑掉大牙了。

伊多先生看到一堵墙上写着“不准晒衣，也不准钉钉”，他叫了起来：

“见鬼去吧！……无知之辈！……中间用上两个连词‘和’和‘也’，可惜你空披一张人皮，你就不看看第一个连词是连接两个肯定句，而第二个连接两个否定句？……我这个可以给全马德里讲授语法和纠正语病的人竟落得连口饭都吃不上……政府为什么不授予我，噢，为什么不给一定的报酬，来委托我监督检查各种标牌？……笨蛋，真该受罚！看，又来了，‘出租房间’① ……好嘛，我的先生，您又把几个字母同大米饭一块吃掉了。咳，要是政府任命我当街头正字员，你们就看我的……看，又来了，‘禁止② ……’我说应是禁止驴叫③ 。”

伊多正在开心地进行他所擅长的文学批评的时候，有三个人迎面朝他走来。这三人腿穿紧身短裤，足登高筒靴，身着短大衣，头戴无檐帽，头发盖着前额，露出一副不知羞耻的样子。这种打扮在马德里非常时髦，纯系流氓集团之人。他们三人中，一个是扒手，另一个是绑票的，第三个是游手好闲之徒。伊多认识

---

① 西班牙文中，“房间”的正确拼法是“cuarto”，而这里写成“qarto”，有的字母写错，有的字母被吃掉了。

② 西班牙文中变位动词“禁止”的正确写法是“prohibe”，而现在写成“proive”，将字母“h”丢掉，还将字母“b”拼写成“v”，故完全写错了。

③ 此处是对写错字者的一种戏谑。

他们，因为当他们只要不被关进萨拉德罗监狱里，就住在他那个院子里。他不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他真想在他们每人的屁股上踢一脚；可是他不敢这样做。修改标牌字句和改造这些人是两回事。

“早啊，”三个无业游民嬉皮笑脸地向他打招呼了，伊多听了不禁吓得浑身是鸡皮疙瘩，因为这时他想起了那个杜罗，如果靠近他们，唯恐那钱被抢走。他离得远远地，对他们彬彬有礼地说：

“上帝保佑诸位……多多保重。”说完加快脚步赶快跑开了，直到看不见那三个人才放下心来。

“我需要美餐一顿。”正字家心中在想，于是他开始在脑子里回忆着他最爱吃的饭菜。在托莱多城门附近，他碰上了一个制做糖罐子的邻居，两人正好在一家门前刚攀谈了几句话，又走过来一个小手鼓的油漆工，他也是邻居。这两位邻居邀他去喝两杯。“去你们的吧，乡巴佬……”伊多心里想，他向两人道了声谢谢，就同他们分手了。走了一阵子，他在隆达大街右侧看到一家小饭馆……“吃馆子！”突然这个想法闪过他的脑际。不一会，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来到了一家叫塔特拉的店门前，那里有两盆落满尘土的花，画着玩球和赌钱的标记，还画有一只黑手伸着一个手指指着入口。伊多下不了决心是否进去。吃肉不好消化……一吃肉就犯那个怪毛病，来了那股邪劲，把妮卡诺拉当成是“美第奇美神”。但是他记得医生总是嘱咐他吃肉，而且肉越生越好。这时候，在他内心深处发出了呼叫，要他“吃肉！吃肉！吃肉！”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呼声和欲望，这是身体所急需的，他就象酒鬼见了美酒而不让他喝那样的难忍。

最后，他忍不住了，便一头钻进了小饭馆。那里面的餐桌桌

面破旧，油漆脱落。他找了个桌子坐下，用手指敲着桌子叫服务员。服务员原来是塔特拉本人，这个人很胖，穿着浅黄上衣，系着黑格绿布围裙。离伊多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火炉，炉里生着炭火，上面烧着一根铁窗栏杆大小的铁条，正烤着大串大串的牛排。火烧得很旺，牛排烤得焦黄流油，香味扑鼻。

“牛排，”他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朋友走了进来，那人早就看到他了，当然要进来了。

“喂，伊斯基耶多，我的朋友……上帝保佑您。”

“我看到您到这里来了，老师，我就说：管他那一套，和我同名① 的朋友聊一聊……”

来人毫不客气地坐下了，把两个臂肘放在桌子上，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同名朋友。那目光或是无所表示，或是示意要伊多请他吃饭。伊多为人慷慨大方，只是没时间请伊斯基耶多而已。他补充了一句很谨慎的话：

“老朋友，不过您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杜罗……凑合着吃点吧……”

那位朋友做了个满不在乎的表情，这时塔特拉过来照顾他们，他放了两把牛角柄餐刀，肮脏的餐巾和咸盐瓶。伊斯基耶多要了酒之后，对伊多说：“难道我是个乡巴佬？真气人……倒霉透了。”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深表同情，眼睛一直注视着他的朋友。这位朋友俨然象一位厌世的大人物，面对世间接连不断的争斗，他的性情十分烦躁。伊斯基耶多看上去有五十岁的样子，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眼睛炯炯有神，显得高贵，充满活力。他

① 他们两人名字都叫何塞。

诚然是西班牙人，但更象意大利人，在一八七三年以后的全面恢复王朝统治的年代里，我们那些著名画家所最宠爱的模特儿也为之逊色。

“很高兴见到您，我的同名朋友，”伊多说，这时牛排已经放在桌子上了。“我有些重要事情要告诉您。事情是这样的，胡安尼托先生的夫人哈辛塔昨天到我家去了，她问起了孩子的事，而且还看了看孩子……她并没有看清楚，因为那孩子满脸弄得黑炭一样……然后她打听您在什么地方，由于您不在家，所以她还会再来……”

伊斯基耶多可能是饿极了，他一看到牛排，就摆出了跃跃欲试的神气，“圣主保佑，开火吧！”他没有回答朋友讲的话，朝着牛排猛烈地开火。伊多也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真是狼吞虎咽。好长一阵子，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埋头吃饭。最后伊斯基耶多用刀把使劲地敲了一下桌子，开了腔：

“去他妈的共和国……纯属扯淡！”

伊多点头表示同意。

“共和党人是大杂烩！……流氓，无赖，伪君子，比奴颜卑膝的保守党人更坏，比保守党人还可恨！”伊斯基耶多暴跳如雷，一个劲地说下去。“对我，对我不重用，在他妈这块土地上，我是为共和国立战功最多的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养大的乌鸦——挖了自己的眼睛。啊，马尔托斯① 先生，菲格拉斯② 先生，皮·马卡尔③ 先生……现在对忠心耿耿的伊斯基耶多翻脸不认了，因为咱穿得破烂不堪……可是，过去呢，当我伊斯基耶多在马德

---

① 马尔托斯-莫拉加斯(1830—1893)：西班牙政治家和法学家。
② 菲格拉斯(1819—1882)：西班牙政治家，第一共和国首任总统。
③ 皮·马卡尔(1824—1901)：西班牙政治家，曾任第一共和国总统。

里育婴堂举足轻重的时候，可是，现在比塞拉① 把我们一脚给踢到街上，于是……他妈的！我们现在一钱不值了，要是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得了势，我可以向他们那些大人物发誓，我们将有一场好戏。”

五

伊多越听越来劲，尽管他没听懂“好戏”是什么意思，也许谁也不懂这个词。伊斯基耶多用这个词是表示浴血战斗、吵架和类似的东西。他一杯接着一杯的喝酒，他很有酒量，头脑依然十分清醒。

“您知道，老师，他们那些人生气的是我本人到过卡塔赫纳……我说，那是极大的光荣，他妈的！我们在那里的人全是名副其实的自由党人。老朋友，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没有别的，就是为了他妈的自由而流血。一八五四年时，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在进行巷战。不信，可以去问问死去的堂帕斯库亚尔·穆尼奥斯，他原是开五金店的，就是卡萨-穆尼奥斯侯爵的父亲，这个人在这一带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有一天，他低声对我说：‘大盘子’老朋友，帮一把。后来，我和堂帕斯库亚尔一起进了王宫，堂帕斯库亚尔上去和王后谈话，不一会就拿着一份王后签字的文件回来了，那文件将给保守党以沉重打击。堂帕斯库亚尔叫我在一根木棍上系上一条白头巾，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喊：‘停火，停火！’……一八五六年时，我当上了民兵中尉，奥唐奈怕得我要死，他对部下讲：‘要是没人给我把伊斯基耶多捉住，我们就是毫无战绩。’一八六六年我当炮兵，我和我的战友索科罗曾在莱加

---

① 比塞拉(1823--1896)：西班牙政治家，曾多次出任首相府大臣。

尼托斯大街的一个街角放炮……一八六八年年圣周期间，我在银行站岗，防止偷盗，我对银行的人说，要是有盗贼敢从那儿经过，我叫他脑袋搬家……以后到论功行赏的时候，普切塔被安排在别墅当警卫，莫切拉被……而我却被一脚踢了出来。算起来我要求并不高，只不过想当个小邮差，送送邮件，可是我一无所获……我去找比塞拉，您猜猜，他能认识我吗？真可气！我对他讲，我是伊斯基耶多，外号叫'大盘子'，他摇了摇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旦爬到顶，梯子有何用。'后来，我娶了亲成了家，糊里糊涂混日子。当他妈的共和国建立的时候，我的德梅特里娅死去了，日子实在没法过了；这时我去找皮·马卡尔先生，我是这样对他讲的，我说：'皮·马卡尔先生，我来这里是想找个差事干干……'真气人，看样子他对我很反感，因为他是做了大官啦，他说他没有什么差事叫我做。于是一个看门的家伙把我给撵到了大街上！真他妈的混蛋！要是卡尔沃·阿森西奥① 活着就好了！那人真是礼贤下士的正人君子。失去了这样的朋友，真是令人痛心！那时候，整个育婴堂都在我们手中，而到了大选年代，谁也不理我们，谁也不理我们！……可我的那个朋友却不同，和他们大不相同……他经常拉着我的手，同我一起进咖啡馆，有时也去酒馆喝一杯……那人比圣母还平和、开明。可是，现在这些人？……人们常说：既不是自由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什么也不是。您看那个皮·马卡尔……是一个好事之徒，卡斯特拉尔？也是好事之徒。萨尔梅龙？也是好事之徒。罗加·巴尔西亚②？也是一路货色。以后，要是再发生情况，他们来找

① 卡尔沃·阿森西奥(1821—1863)：西班牙作家。
② 罗加·巴尔西亚(1824—1885)：西班牙政治家。

我们帮忙的话，可我呀？……我是不想再动弹了，打仗这买卖我受够了。要是共和国垮台，那就让它垮了吧；要是老百姓受苦，那就让他们受苦去吧。”

他仰头又干了一杯。伊多对他那种高谈阔论和无限酒量深为佩服。停了一会，伊斯基耶多冷笑了一下，又继续说道：

“听说他们要把阿方索搬出来……真可恼！我看搬出来也可以，这看起来和把蒂尔索① 搬出来是一样的。人们常说：黑白都一样。您仔细听我说，去年我在阿尔科伊，顽固派把我坑害苦了。我参加了卡略萨·德恩萨里亚战役，对着国民宪兵猛烈开火。那真是一场好戏！一会跑到这儿，一会跳到那儿，不过，我很快就退了出来，因为他们雇佣我一天才给半个杜罗，而那些吃喝玩乐的人根本不上火线。我对自己说：‘亲爱的何塞，你还是重新当你的自由党人吧，保守党这一套对你不合适。’有一天晚上，我就溜走了，很快跑到了巴塞罗那，在那里我饿极了，老师，我差一点呜乎哀哉。唉！老朋友，要不是在那里正好碰上我外甥女福尔图娜塔……对她我就不多讲了。她救了我……她是个好姑娘，我用她给我的钱，买了他妈的火车票，就来到了马德里……”

伊多对伊斯基耶多东拉西扯和粗鲁的言词有点厌烦了。他说：“那时候，您就收养了那个宝贝孩子……”

伊多想在今天长篇大论的谈话中寻找他写小说的素材；可是自认高明、富有理智的伊斯基耶多看不起小说这东西，为此，他也就不提那一段艰辛的经历了。

“我找到委员们，并同他们进行面谈，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讲：‘先生们，我们是驻扎下来，还是不驻扎下来？……’因为如

---

① 蒂尔索(约1582—1648)：西班牙喜剧作家。

果不驻扎下来，肯定会有好戏。他们竟然嘲笑我……真混蛋！原来他们已经卖身给极端保守党了！……您知道吗，老朋友，那些无耻之徒是怎样嘲笑我的吗？其实这也没什么，因为我没有文化。不过不完全如此，他妈的！因为我已经能读书了，尽管还读不好。至于写字，我是不会，一写字就弄得满手是墨水……算了！一句话：国家坏就坏在那些大作家、大记者和大编辑们的这套神学思想上了。”

伊多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因此过了好一会他还没有表示支持这个观点，可是伊斯基耶多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臂，最后他不得不点头表示同意，但心里有自己的看法，只是由于强迫他才勉强赞成这种谬论的。

“那时候，我心爱的老朋友，我看到他们要把我送到牢房去，要我忏悔，于是，我穿上军装，跑到了卡塔赫纳。啊！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真他妈的！要我当内务大臣，可我说，不，不，不。我这个人不喜欢耍威风。就这样我们登上了军舰驶向我心爱的大海。那时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给了我一个海军大尉的军衔，正好在孔特雷拉斯将军部下服役。他跟我很熟，不分你我。啊，那人真了不起，他的舰艇很大！他戴上那顶红帽子，活象一个苏丹王。那是军人的光荣。阿利坎特，阿吉拉斯，在两地来回穿梭。要是情况允许的话，老朋友，我们可以走遍世界，到各处都停泊一下……奥兰①！啊！多可怕的情景呀！法国人的那副面孔，没有一个基督教徒看得惯……我离开了那里，回到了可爱的西班牙，不声不响地进入马德里，心里感到是那样的痛快……我怕什么？……我去见了那些神学家们，我对那些好事之徒说：‘我

① 又译“瓦赫兰”，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一五〇九至一七〇八年间曾由西班牙管辖。

已经回来了，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为了他妈的自由拼命战斗了一生的人……既然你们不想用我……那干脆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算了……'您听见了没有？他们根本不理睬我。骂，到宫廷里骂，人民已经忍受不下去了。我说有必要把部队驻扎在马德里四周，向宫廷开火，向王宫开火，向他妈的大臣们开火，向慈善堂、向国民宪兵司令部、向蓄水库一齐开火。完了之后，做它几个绞刑架，把卡斯特拉尔，皮·马卡尔，菲格拉斯，马尔托斯，比塞拉，还有其他一些人统统绞死，因为他们是保守派，保守派……"

六

他接连说了六遍，"因为他们是保守派"，声音一遍比一遍高，最后那一遍远在托莱多桥也可能听到。伊多对这位大人物的令人吃惊的谈话感到非常茫然，因为他是一位最不幸的英雄，是一个最没人问津的牺牲品。他那副厌世的面容和无精打采的表情，当然是由于他年近半百还没有找到归宿而造成的；三十年的努力和失败，使他完全丧失了奋进的勇气。伊斯基耶多曾做过牲口经纪人，小麦贩子，入过革命党，当过队长，经营过工厂，制作过蜡烛，是一家赌场的主要顾客，当过一家赌场的老板。他曾两次和贵妇结过婚，他经历过各种不同的事情，有许多机会，可是他那吉凶莫测的命运没有一次受益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结了婚；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他又是个光棍。他既靠自己，又靠别人，日子总是不好过，不好过，他妈的！

生活不安宁，今日这样，明日那样，他还当过看守，所有这些给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人们常常谈论他的很多可怕的事情。说他的第二个妻子德梅特里

娅是他杀的，他还犯了其他罪恶、暴行和不法行为。这些都不是真的。需要说清楚的是，他之所以有坏的名声是因为他好吹牛说大话，满脑子想入非非的革命。他的政治生涯大部分是臆造出来的，现在相信他那一套的人已寥寥无几。在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当中，伊多是最坚信不移的一个。直言说了吧，他从没有到过卡塔赫纳，由于他昼夜想那个好地方，竟然想到了这样一种地步，那就是把自己头脑的想象说成确有其事，大谈在那里的可怕的“好戏”，而且夸夸其谈，蒙骗那些傻瓜蛋。不过，关于卡略萨战役一事，好象还是可信的。

还可以肯定，“大盘子”并不是个英勇善战的人，关于这一点，不必担心会有任何历史材料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尽管他是那样地自命不凡，但他那无畏战士的名声，象其他所有虚假荣誉一样，已经开始沉没了。在我讲的那个时期，其名声已臭到这样程度，就连“大盘子”本人的虚荣心已提不起来了。他开始认为自己一钱不值了，当他所用的赖以弄钱的卑鄙手段一无所就的时候，便失望地自言自语，自嘲地说：“我连牛马也不如，笨如铁板一块，我什么也干不了。”一想到自己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还不会拿笔，只能结结巴巴地读一点书，便产生了自卑感。他不掩饰为此产生的痛苦，那一天他真诚地对他同名朋友谈了这个问题。

“没有文化是最伤脑筋的事……他妈的！我要是有文化……您要知道，就是因为没有文化，皮·马卡尔才敢对我表示厌烦的情绪。”

伊多没有吭声。他弯着身子，因为要消化吃下去的两块大牛排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伊斯基耶多没有注意到他朋友的眼皮在可怕地颤动着，脖子和脸上的肉疙瘩充了血，红涨得象是要裂

开似的。他也没有注意到伊多已经坐立不安了，他在椅子上左挪右动，如坐针毡。伊斯基耶多又抱怨起他的命运来，他脱口说道：

“根本不重用立过汗马功劳的正直人士。那么多的好事之徒都受到了器重，而对我们老朋友，对您我这样的人材，竟然无人过问，这对他们是个损失，因为您，他妈的！您是纠正粗制滥造标牌的大师，而我……我……”

“大盘子”一心想飞黄腾达，但又怀才不遇，这时候，他的虚荣心突然一落千丈，他泄气了，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我……我只能拉拉大板车。”他在心里这样想。然后，他低下那英武非凡的脑袋，想了一会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如此悲惨。伊多对他朋友的恭维完全无动于衷，他沉浸在悲伤、怀疑、可怕和不信任的深思中。悲观失望在折磨着伊斯基耶多，他借酒浇愁，脑子里闪过了三十年的不得志的经历……不过，有一点值得特别说一说，在悲伤中他感到有人附耳对他甜蜜地说：“你还有点用……不要恼火……”但是他并不信这话。“如果我真的有用场，我对这个说我有用的人的爱将胜过对我父母的爱，”他这样想，“可是，我这块材料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呢？”这个不幸的人和很多人一样，大半生在外面徘徊，到处奔波，不能在命运给他安排的地方安稳栖身。许多人至死无法达到这一点。伊斯基耶多五十一岁那年才在上帝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安排好的位子上落座，我们满可以称之为那是个光荣的位子。我讲这话过了一年，我得到确切消息说，那颗没有轨道的行星归回了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大盘子”最终发现了他的命运所在，发现了只有他才能胜任的事情。他安居乐业了，他有了用场了，而且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甚至出了大名，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录用他，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

重。人不论贵贱，皆可成为某一方面的贤能，那个不走运的江湖浪子，徘徊了半个世纪之后，由于他英武潇洒的仪表，竟成了当代历史画的非凡的模特儿。当给他披挂上精致的盔甲，或穿上华丽的朝服和教士的长袍的时候，便可看到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材。可以把他打扮成心血来潮梦想成仙得道的甘迪亚①大公爵，或扮成威尼斯议会上的贝德玛尔②侯爵，或扮成在断头台上的胡安·德·拉努萨③，或扮成欺诈佛兰德人的威风凛凛的阿尔瓦④。最绝妙的是，他这个粗俗无知的人倒有一种天生的贵人相，深感自己有大人物的仪容，并且善于用那令人佩服的面部表情表现出来。

这一切都是后话，只不过是“大盘子”那简单头脑里一种对荣华富贵的模模糊糊的预感。这位英雄叹了一口粗气，那位诗人叹了一口更粗的气。伊多看着他的朋友干咳了两三下，然后把手搭在朋友的肩上，用铜铃般的声音对他说：

“您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对您不公道；可我比您更不幸，老朋友，要知道，最大的不幸莫过于耻辱。”

“可恨的共和国，可憎的共和国！”“大盘子”叫了起来，他猛力拍了一下桌子，整个饭馆都震动了起来。

“什么事都可以忍受过去，”伊多压低声音痛苦地说，“唯独夫妻间的不忠不能原谅。这种事谈起来太可怕了，亲爱的老朋友，我拉下老脸张扬我自己的丑事……但是，说实在的，一个人

---

① 甘迪亚：西班牙大戏剧家蒂尔索同名作品里的人物。

② 贝德玛尔(1572—1655)：西班牙著名的外交家，在策划反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阴谋活动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③ 胡安·德·拉努萨(1564？—1591)：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时出任大法官，因释放被国王判处死刑的安东尼奥·佩雷斯而于一五九一年被砍头。

④ 阿尔瓦(1508—1582)：曾任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将军。

有时候也不能沉默，沉默不语就是犯罪，是这样的，先生……我这个人没做过什么错事，社会为什么要这样嘲弄我呢？本人难道不是模范丈夫，模范父亲吗？我什么时候跟别的女人勾搭过？什么时候？……说出来嘛！”

突然，他象一只弹起的皮球，笃地站了起来……他心中感到压抑，焦躁不安，一股怒气使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在这少见的精神失常的状态下，他并没有忘记付饭钱，他把那个杜罗给了塔特拉，拿起了找回来的零钱。

“尊贵的朋友，”伊多贴着伊斯基耶多耳边说，“请您不要陪着我……您对我的好意，我全都记在心里。但是，我必须一个人走，是的，先生，只能一个人走；我要当场把他们捉住……嘘！别讲话！……法律授权于我，要小心谨慎……可怕，太可怕了……我说，别作声！”

他箭似地匆忙走出店门。伊斯基耶多和塔特拉看着他奔跑的样子，格格地大笑着。可怜的伊多一心奔他的路，路上有什么全然不顾，差一点把一个瞎子撞倒在地，把一个妇女的盛花生和松子的篮子碰翻。他穿过了隆达大街和“新大陆”，来到了望河街，一鼓作气爬上了大坡。一路上他胡思乱想，做出各种怪相，两眼冒火，下唇撅得老高。他对路上的行人和东西根本无心看上一眼，径直跑回家门，进了院门，上了台阶，穿过了一条走廊，来到了另一条走廊，很快就到了他的家。门关着，但没有上锁。他先把耳朵贴在锁眼上，窥听里面的动静，接着冷不防地把门推开，发出了一声惊人的喊叫：

“你这个养-——养汉子的！”

“我的基督！他又犯了登革热病了，真叫人受不了……”妮卡诺拉惊叫着，但不一会她的心定下来，“我可怜的伊多，今天又

给灌糊涂了……”

伊多迈着大步进到屋里，象乡间卖艺人那样满嘴粗言俗语，眼珠瞪得又大又圆，用低沉的语调重复着那句难听的话：

“你这个养——养汉子的！”

“我的上帝！”可怜的女人一边叫道，一边把手里的活计放到身边。那天她不是染纸，而是在做针线活。“你吃过饭了，是不是？……那我们白给你做啦。”

妮卡诺拉看着他，既感到可怜又感到生气，心里已经平静多了，因为对这种事她已经习以为常了。

“你病得很厉害……亲爱的，今天你怎么啦？哪个该死的家伙灌你了……要是叫我捉住……来，伊多，你要躺下……”

“上帝呀！爸爸，”在爸爸后面进来的罗西塔说，“你别吓我们了……你别胡思乱想了。”

伊多用力打了个手势让女儿离开他，他象个小丑一样继续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地走着。他好象是在搜家，不是探着头看看散发着臭气的卧室，就是用一只脚跟转了一个圈，不是摸摸墙壁，就是用眼睛查看椅子底下，他的眼珠转来转去，样子很凶，还作出大惊小怪的样子。如果不怜悯他，劝他别这样做，真会叫人笑掉牙的。左邻右舍对老好人伊多的登革热病十分开心，都纷纷拥挤到走廊上来了。妮卡诺拉从门里走了出来。

“今天闹得真厉害……我要是捉住请他吃火腿肉的那个该死的家伙，非……”

“你给我过来，贱娘们！”怒气冲冲的丈夫抓住妻子的一只胳臂嚷道。

要知道，伊多不管闹得怎么厉害，他并不粗暴。这也许因为他的力气很小，也许因为他天性软弱，他从未野蛮行事过。就是

说他从不用手伤人。妮卡诺拉抓着他的两只胳臂，他又是挣扎又是跺脚，粗声粗气地发泄他心中的愤懑。

“你现在不能再瞒着我……我看见了，我看见他了。”

“你看见谁了，亲爱的？……啊！对了，你看见公爵了。对，他是在这……我倒忘了……不要脸的公爵，想霸占你那心爱的人！”

伊多好不容易从妻子那钳子般的双手中挣脱出来，又闹起洋相来。妮卡诺拉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任其发作，这样会很快过去的，于是她把孩子们丢在那里的一个小鼓槌塞在伊多的手里，推着他的后背……

“你就要了我们的命吧，走，走，我们到那里去，到房间里多舒服……你再用点劲，亲爱的；使点劲，把我们的肚肠掏出来算了……”

伊多东倒西歪地进了一间卧室，两腿跪在一张床上，拿着鼓槌就打了起来，他一边打，一边嘟囔：

“男女通奸不得好报！”

在走廊里看热闹的人听了都忍不住放声大笑。妮卡诺拉对那些人说：

“他很快就会过去的，打得越是厉害，他闹的时间越短。”

“对，对，让两个人一块死……让你们见见血……我的仇得报了，我的名誉洗……洗刷干净了。”他嘴里叨念着，手里打得越来越软了，最后一头趴在褥子上。他两条腿还在床外，脸贴在枕头上，嘴里还在咕哝着脏话，不一会工夫，便闭上了嘴，打起鼾来。妮卡诺拉给他翻了身，让他脸朝上躺着，喘气方便，接着又把他两条腿放到床上，把鼓槌从他手里拿下来，伊多象个死人一样听由摆布。妮卡诺拉给他正了正枕头，又给他宽了一下衣服。这

时伊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昏睡阶段，尽管他胡话梦语不断，但他身子纹丝不动，因为他的眼睛怕光紧闭着，他象头死猪一样熟睡着。

“美第奇美神”从屋里出来的时候，看见哈辛塔凑到窗户上看热闹，使女在陪着她。

七

哈辛塔只赶上看到那场戏的一个尾巴，她感到可怕。

“最可怕的时候过去了。”妮卡诺拉迎上来说，“病犯得很厉害……不过，他不伤人。真可怜，吃点什么东西都这么闹一通。”

“真少见！”哈辛塔说着走进了屋。

“他一吃肉……对，夫人；医生说他脑子好象已经痴呆，因为长期以来他总是在写些关于坏女人的东西，而只吃些破瓜烂豆……穷啊，夫人，猪狗一样的日子。您不知道，他可是个大好人哪！……他安静的时候，从不惹事，也不说谎……他连个跳蚤都不敢打。这两年，为了能让孩子吃上饭，他连块面包都不吃。您都看见了，夫人，我多命苦。伊多两年前被这种怪事迷了心窍，整夜不眠，脑子里编造出一些故事……写那些不守贞节的太太，风骚卖俏的女人和一些不正派的公爵胡乱勾搭……丈夫大发雷霆……看他编的东西！一天上午，他用格纸誊写故事，字迹工整，看起来很舒服。后来他得了伤寒，病得很重，象是不行了，我们都以为他要离开我们了。病痊愈后留下了这脑子发登革热的病，他一吃有营养的东西，就要犯这登革热病。他犯病是一阵阵的，夫人，有时候犯得很轻，有时候犯得很厉害，只要从屠宰场前面走过，他的眼皮就跳起来，嘴里也就胡说八道了。俗语

说得好，夫人，肉① 是心灵之敌……您听他都说的是什么呀……说我和别人通奸，和一个公爵私通，您看我这副模样……”

妮卡诺拉以为她那伤心的叙述会打动来客，但事情不象她想象的那样，哈辛塔对此并不感兴趣。哈辛塔看到妮卡诺拉没有提及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干脆直截了当地点了出来。

“对不起，”她竭力把话说得温和些，“我时间不多，我想和那个叫堂……何塞·伊斯基耶多谈谈。”

“听候您的吩咐。”门口有人答了话，哈辛塔抬头一看，面前出现了“大盘子”那潇洒的仪表，她觉得此人并不象人们所刻画的那样粗暴。

哈辛塔说想和他谈谈，他彬彬有礼地请哈辛塔到他家里去谈。主仆二人向十七号走去，那是伊斯基耶多的住房。

“‘调皮鬼’在哪儿？”路上哈辛塔问道。

伊斯基耶多看了看在院子里玩耍的几个孩子，可是“调皮鬼”并不在那里，于是他便放开嗓门叫了一声。靠近十七号的走廊拐角处有五六个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其中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瞎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弹吉他。他的胳臂太短，摸不到吉他把的顶端。他把吉他倒过来放在膝盖上，琴面和琴弦朝上，右手抚弦，左手弹拨。这个小瞎子姿势优美，漂亮的小手抚弄琴弦，奏出十分悦耳动听的乐曲，他那肃穆刚劲的手法有力地表现了平民百姓那内心痛苦的感情。小音乐家的头左右晃动，象是洋娃娃钢丝弹簧的脖子上的脑袋一样，眼眶里的两个死眼珠子一刻不停地转来转去，在拨弄了好大一会之后，他放声唱起来：

---

① 这是双关语。在宗教上，肉有肉欲之意。

佩帕，你这位吉卜赛姑娘……娘……娘……

这个“娘”字拖得很长很长，声调如同流水波浪，忽而升高，忽而压低，当听众听得不耐烦的时候，小瞎子把声音收住，转到下一句歌词：

妈妈生下你的时候……

听众焦急地期待着往下听。这时候，小音乐家从肺腑深处发出的呻吟声、惨叫声，就象小狗被拉住了尾巴时在叫喊一样：

啊咿，啊咿，啊咿！……

最后一句歌词是：

光妈妈的鼻翼
就翕动了七次。

响起一阵笑声、闹声、踏脚声……在小歌手的旁边，还有一个年纪很老的瞎子，晒得黑黑的，满脸皱纹，象是老树皮一样，他头上戴着皮帽子，身上的棕褐色斗篷补丁多得看不到原样了。从他那得意的笑容来看，他是那段令人发噱的歌词的作者。他也是小瞎子的老师，也许还是小瞎子的父亲，他在教儿子学艺。哈辛塔对那群人看了一眼，在围拢来的听众中，有一个小孩很令人注目，哈辛塔不禁心中一惊。那是“调皮鬼”，他坐在两个瞎子之间，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另一只手放在嘴里，在全神贯注地听着

弹唱。

“他在那里。”哈辛塔对伊斯基耶多说，这时伊斯基耶多从人群里把孩子拉了出来准备带走。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当孩子的脸上涂得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哈辛塔觉得他很象胡安尼托，而现在可以看出孩子的本来模样，尽管孩子的脸不那么干净，和胡安尼托相象之处竟然丝毫不见了。

“不象，”哈辛塔心里想到，她又高兴又失望。这时候，伊斯基耶多指着家门请她进去。

哈辛塔主仆后来讲起这段事情时说，她们进到那个狭小、肮脏、杂乱的小房间，看到众人称为“大盘子”的那人把门关上时，她们是那样害怕，两人都想跳窗出去喊人救命。哈辛塔瞟了使女一眼，看看她是不是勇敢镇定，可是使女拉法埃拉竟吓得象个死人一样。

“这个强盗，”哈辛塔想，“不让我们吭一声就把我们卡死吗！”

只是听到近处有吉他声和围在两个盲人四周围的人们的说笑声，她的心才稍稍平静一些。伊斯基耶多把房间里仅有的两把椅子让出来给客人坐，他自己坐在一个箱子上，把“调皮鬼”放在膝盖上。

拉法埃拉说，如果那时遭到那个魔鬼的攻击，她已想好了有效的自卫计划，就是说，一旦发现对方有一点敌意动作，她就扑上去抓住他的胡子。如果那一瞬间她的小姐机敏地操起靠近手边的通炉铁条，冷不防扎到对方的眼里，事情就解决了。

伊斯基耶多家里除了这两把椅子和这个箱子之外，没有别的家具，没有五斗橱，没有床，什么也没有。在那间阴暗的卧室

里可能有一张破床，墙上挂着一个很漂亮的大玻璃镜框，透过玻璃可看到里面有两根乌黑的辫子，那辫子很美，象蟒蛇一样盘着，还有根丝绸带子，上面写着这样的字：我的女儿！

“这头发是谁的？”哈辛塔高声问道，好奇心使她暂且忘掉了害怕。

“是我老婆的女儿的。”“大盘子”拉着脸回答，同时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镜框。

“我还以为这是……”哈辛塔犹豫了一下，没敢把话讲完，“那么，剪过辫子的姑娘现在哪里？”

“在坟墓里。”伊斯基耶多叫了起来，那声音与其象人，毋宁说象野兽。

哈辛塔仔细地看了看小“调皮鬼”……真怪，她又觉得他和那个大“调皮鬼”很相象。她又看了看，越看越象。“我的上帝！”她叫了一声。这时候，伊斯基耶多先生对孩子说话了，他的声调有些粗鲁，但对他来说那是相当温和的了。

“去，小脏鬼，去亲亲这位夫人。”

孩子站在那里，不肯向前迈步，他象是害怕了，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哈辛塔。哈辛塔看到过许许多多美丽的眼睛，可是象这孩子的眼睛却从未见到过。那眼睛象是牟利罗① 画的小耶稣的眼睛。

“过来，过来。”她学着妈妈拍着双手叫孩子的动作叫“调皮鬼”过来。

“调皮鬼”却显得很严肃，他两颊羞得通红。孩子们很容易丢弃这种羞怯，变得十分调皮。

---

①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画家。

“这孩子可有心眼，但是见了阔气的人物就认生。”伊斯基耶多说着便把孩子推到哈辛塔跟前。

“是个好孩子，”哈辛塔说着，在那小脏脸上吻了一下，孩子的脸上仍然散发着黑漆味。“你昨天又说又笑，还伸小舌头给我看，今天怎么不说话啦？”

这句话开了小胡安尼托的口，他虽然没有说话，但小嘴一咧，笑得犹如天使一般。哈辛塔也笑了，可是她的心突然感到被打击了一下，双眼发黑，她觉得那孩子讨人喜欢的笑脸和丈夫的脸一模一样，她认为，圣克鲁斯家族的人长相都差不多，刚才孩子害羞时的红脸不就是这样吗？“这孩子就是，就是……”她这样想到，她坚信自己的看法，同时又把孩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她在孩子的脸庞上除了看到了她所喜爱的五官外，也还发现有陌生的东西。于是，一股无名之火涌上了她的心头，这怒火曾搅得她天天心神不安。她把愤怒的目光射向孩子，想从他那天真无邪的脸上找到他令人讨厌和罪恶多端的母亲的特色。她开口讲话了，可是她金属般的嗓音完全变了，发出的声音竟然象是低沉的吉他琴声：“伊斯基耶多先生，您这儿有您外甥女的照片吗？”

如果伊斯基耶多回答说有，她将会一头扑向照片。但是并没有这样的照片，没有倒是件好事。好大一会，哈辛塔没有作声，她觉得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这说明，她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这时候，“调皮鬼”却很快和她熟悉了。孩子羞羞答答地用手指触动哈辛塔戴的古币手镯，当他看到对这种冒犯的举止那个漂亮的夫人不但没有说他，反而把他紧紧地拉过来贴在身上时，他又用手抚弄夫人的别针和大披巾的穗子，他对皮手套特别感兴趣，那个东西有很松软的长毛，还有个洞，手伸到里面热乎乎

的。

哈辛塔把孩子放在她的膝盖上坐着，心里想着这无依无靠的孩子是那么值得怜悯和爱抚，她也就不那么痛苦了。她看了看孩子身上穿的破衣服，不禁一阵心酸。自己丈夫的儿子弄得如此衣不遮体，脚趾伸露在外面！……她用手抚摩着孩子的鬈发，她那颗善良的心立刻立下誓愿，一定要把别的女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那样疼爱。野小孩一个劲儿地观看夫人的手套，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假手，而且还能把真手放在假手里面。

“可怜的孩子！”哈辛塔看着“调皮鬼”的那满是破洞的衣服，心疼地叫了起来。

孩子的一只膀子和半边屁股都露在外面，哈辛塔爱怜地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嫩肉，心里在想，这孩子从来也没有尝受过母亲的温暖，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身上总是那样的冰冷。

“你来摸摸，你来摸摸，”她对使女说，“冻死这孩子了。”

接着她问伊斯基耶多先生：“您怎么给这可怜的孩子穿得这样破烂？”

“我穷啊，夫人，”伊斯基耶多嘟哝了一句，他的话总是显得那么生硬，“人家不给我工作……都因为我老实……”

他准备拉开话匣子重述他的政治悲剧，但哈辛塔没有理睬他。这时候小胡安尼托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竟敢把手放在夫人的脸上，当然那是小心翼翼的。

“我给你带几双漂亮的靴子来。”一心想做养母的哈辛塔向孩子许诺说。说着在孩子的脏耳朵上吻了一下。

小家伙抬起一只脚来。这脚成什么样子了！怎能让人忍心看下去呀。那脚上穿的是乱草和破皮缝起来的鞋子，上面满是泥巴，前面还有一个大窟窿，一排冻得红红的脚趾头露在外

面。

“上帝保佑！”拉法埃拉放声笑了起来，“伊斯基耶多先生，您穷得连……”

“家贫如洗……”

“我要把你打扮得漂亮些！……你看吧，给你穿上一件好看的衣服，戴上小礼帽，穿上漂亮的皮靴。”

小淘气鬼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高兴得把眼睛睁得老大……人类有许多弱点，人们认为表现在孩子身上的第一条就是自负，小胡安尼托知道要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于是就咧嘴笑起来。不过，象他那么大孩子的思想和感情是变化无常的。“调皮鬼”突然拍了一下巴掌，粗粗地叹了一口气，这是小孩子特有的一种表情，意思是说：“这个我不希罕，我还是走我的吧。”哈辛塔用力拉住他。

“我们说正经的吧，伊斯基耶多先生，”夫人索性把问题提了出来，“我已经从您的邻居那里知道了这孩子的母亲是谁。事情明摆着，您无力抚养和教育这个孩子，我要把他带走。”

伊斯基耶多想着如何回答。

“不瞒夫人说……我……说实在的，我喜欢他，我爱他，既然在我家，我就把他当儿子……看在孩子父亲的面上，请夫人救救他，把孩子留下，我要抚养他。”

“不行，这样对待他，我于心不忍。我们将以朋友相交，我要把这可怜的小天使带到我家去。您爱他，为的是什么呢？让孩子在这种肮脏的院落里，跟小流氓们厮混吗？……我是要帮助你的，你想要什么？官衔？还是钱？”

“如果，夫人，”伊斯基耶多反复考虑了半天才说出这句话来。他狡猾地暗示说，“您给我……”

“您说说看，什么？……”

“夫人和卡斯特拉尔很熟……此人很讨厌我，你和皮·马卡尔先生也熟。”

“别给我提这先生那先生的……我本人不能给您任何职务。”

“要是不给我个帕尔多宫① 总管当当，那孩子就得留在这里……他妈的！”伊斯基耶多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看样子他不是在用话回答，而是用他那魁梧的身材来回答。

“当帕尔多宫的总管！好，这差事是给您留的。我要回去和我丈夫讲讲，他将要来认这小胡安尼托，要通过法院把这孩子要回来，因为他母亲已经不要他了。”

拉法埃拉说，“大盘子”一听这话，当时有点慌乱，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双手抱起孩子，以他独有的方式亲吻了一番，说：

“谁爱你？孩子……你爱谁？我的小宝贝。”

孩子两手搂住了伊斯基耶多的脖子。

“我现在不阻止您，今后也不阻止您爱这个孩子，你可以常来看他。”夫人一边说，一边呆呆地看着小胡安尼托。“明天我再来，我希望能说服您……至于帕尔多宫总管的事，您别以为我说不行就不行，也可能行……我不能肯定……”

伊斯基耶多变得温和了一些。

“算了，算了，”哈辛塔心想，“这个人真会讨价还价，我对付不了这号人。明天我要和吉列米娜一起来，到那时候……我仍然在这里见到您。”

---

① 帕尔多宫始建于十六世纪。现为国家元首官邸。

“对您来说，”停了一会，哈辛塔提高嗓音说，“最好不过的是要一笔钱。我认为祖国现在处境很困难。”

伊斯基耶多叹了一口气，把孩子放在地上。

“一个人为了西班牙的自由奋斗了整整一生……”

“可是，我的上帝，您还要让西班牙人更自由些吗？”

“不……这么说说……这是恩将仇报……您要知道，比塞拉、卡斯特拉尔和其他一些好事之徒，所有这些人都有负于我。”

“这事太怪了。”

吉他的弦声和两个瞎子的歌声越来越响了，和“咚咚”的圣诞鼓声融合在一起了。

“你有鼓敲吗？”哈辛塔问孩子。她一问完话，孩子就连连摇头表示没有。

“太可怜了！看你连个鼓都没有！……今天我就给你买一个，现在就去买，亲我一下？”

“调皮鬼”亲了哈辛塔一下，他脸皮开始有点厚了。哈辛塔拿出了一小包糖果，孩子馋得扑了上去，他要看看夫人从那纸包里拿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当哈辛塔把一块糖放到他嘴里的时候，小胡安尼托高兴得笑了。

“应该怎么谢谢？”伊斯基耶多问孩子。

怎么问这种话呢，孩子根本不懂得在接到别人东西时还要表示感谢。

哈辛塔再一次把孩子抱起来端详了一番，孩子和胡安尼托相象的地方又模糊不清了。莫非不是！……还是应该好好打听一下，不要匆忙行事，这事要由吉列米娜去办。突然，“调皮鬼”看了看哈辛塔，把嘴里的糖块吐出来，让她舔一舔。

“不，小傻瓜，我还有糖呢。”

孩子看到自己的好意没被理睬，便向哈辛塔伸出了舌头。

“这小调皮！还跟我开玩笑！……”

“调皮鬼”越发有了兴头，他又把舌头伸了出来，在整个那次谈话中他第一次开口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

“妓女。”

哈辛塔和使女都忍不住笑了，小胡安尼托也咧着嘴笑起来，他笑得很惹人喜欢。接着他又说了一遍那句话，还不时地拍手鼓掌。

“您教他些什么呀？……”

“喂，孩子，别说那话……”

“你喜欢我吗？”“海豚”夫人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说。

孩子用眼睛盯着伊斯基耶多。

“你说喜欢，可是有一条，你不能跟她走……知道吗？不能跟她走，你更喜欢你的伊斯基耶多爸爸，宝贝……必须让你爸爸当总管才行。”

伊斯基耶多又把孩子抱了过去。哈辛塔要告辞了，她决定改日再来，在她女友吉列米娜的帮助下把事情办成功。

“再见，再见，明天见，小胡安尼托。”她吻了吻孩子的手，没法吻脸，因为他的脸上满是粘糊糊的糖。

“再见了，小宝宝，”拉法埃拉捏了捏小胡安尼托露在外面的脚趾头说。

哈辛塔和拉法埃拉出了门。尽管人们认为伊斯基耶多不知礼节，但他喜欢充文明人物，他抱着孩子走出门辞送客人，他还摇动孩子的小手让他向两位客人致意，直到她们拐过了巴斯特罗街，他才抱着孩子回家。

八

第二天上午九点，哈辛塔和使女又来到那里，她们在等候吉列米娜。吉列米娜说，等她处理完了普尔加斯车站的一些事情，便和她的女友在那里会面。吉列米娜收到了两车皮方石，她并且说动了北方公司经理，让他用该公司的起重机免费为她卸车……为了这件事，她跑了多少路呀！最后，事情总算办成了，不过，她还想叫已经赚了很多钱的这个公司把方石运到工地，这样还可以让那些孤苦伶仃的孤儿坐几趟车。

哈辛塔和拉法埃拉一进院，便看到小胡安尼托在那里玩耍。她俩叫了他一声，但他不上前。他在远处看着她俩笑，将手指头放在嘴里。她们象斗牛士向斗牛刺去扎枪引逗斗牛前来冲撞那样，把带来的小鼓拿给他看，小胡安尼托一看到小鼓，便飞快地跑了过来。他高兴得又蹦又跳，他是那样不老实，哈辛塔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小鼓给他套在脖子上。他每只手拿着一个鼓槌，开始敲打起来。别的孩子看了都很羡慕；小胡安尼托在那些垃圾堆里跑呀跳呀，他什么都不顾，只是一个劲地敲鼓。

哈辛塔和拉法埃拉上楼去了。使女拿着一大包东西，那是夫人给那些贫民带来的礼物。妇女们好奇地从家门走了出来，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不多一会，乱哄哄的人群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她给妮卡诺拉太太带了件羊羔大斗篷；给伊多大叔一顶礼帽和一件巴荣纳① 产的毛料坎肩；给罗西塔的是五个闪光耀眼的硬币——杜罗……”

---

① 法国西南沿海城市。

“送给九号的瘫痪者一条被子；恩卡纳西翁太太有风湿病，给了她一件法兰绒的衣服；给曼哈瓦卡斯大叔送了一大瓶药膏，叫什么‘皮托福费多’①……您知道，就是去年我给我女儿的那东西，给了她以后死活要不回来了……”

“我看见曼哈瓦卡斯把那东西典当了，要不就是把它换了酒……”

“听说她们想买伊斯基耶多先生的那个孩子，准备出三万杜罗的价钱……还要叫他当总管……”

“什么总管？……”

“她们象是傻瓜蛋……他那人只能给共和分子当马夫……”

因为吉列米娜还没有到，哈辛塔有些着急了。这时候，三、四个女人一起和她讲话，用夸张的语调诉说着各自家里的贫苦。这一个说家里的两个孩子没鞋穿。另一个说有鞋穿没鞋穿无关紧要，问题是她没有孩子，因为都死光了；她感到孤苦，心中难过，人们说她得了肺病。第三个女人有五个孩子，现在又怀着一个，肚子大得把裙子撑离地面有半巴拉多高，眼看就要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去卷烟厂干活了，所以家里穷得叮当响。第四个女人的丈夫失去了工作能力，因为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胸部受伤，疼痛难忍，有时还吐血，已经卧床三个多月了。面对着这一桩桩的不幸，哈辛塔心中好似压上了铅块，对于人们如此深重的灾难，她有了比较广泛的了解。在她生活的那种豪华富贵的世界里，她也不可能知道贫寒王国是如此之大。现在，不管她如何极目远望，也看不到这苦海的边缘。她对于每一个人都给予安慰和鼓励，并答应尽其一切力量帮助他们。尽管她家底不

---

① 系“pitofufito”的音译。

算薄，但也不可能满足那么多的要求。人越围越多，拥挤不堪，哈辛塔感到透不过气来。她往前走了几步，每走一步都看到新的令人同情的面孔。在乐施善心的哈辛塔面前，人们的苦难和不幸在增长，他们要求得到布施。哈辛塔走访了几户人家，出来之后心如刀绞。这时她再来到走廊，对她女友迟迟不来十分焦躁不安。她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拉动她的开司米裙子，她转身一看，原来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小姑娘长得很漂亮，身上干干净净，头上还插了一朵小花。

“夫人，”女孩温柔羞怯地说，她吐字十分清楚，“您看到我的围裙了吗？”

她说着，并一把抓起她的蓝布裙裙沿让哈辛塔看。裙子刚刚熨过，没有一点污迹和皱褶。

“是的……我看到了。”哈辛塔对女孩的那种妖媚和娇态感到惊叹。“你很漂亮，裙子也是……好看极了。”

“我今天第一次穿……我不会把裙子弄脏的，我不下楼到院里去。”小女孩把鼻翼一鼓得意地说。

“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阿多拉松。”

“你真漂亮……真叫人喜欢。”

“这孩子，”一个邻居说，“是一个很坏的女人的女儿，大家都叫这个女人‘尖辣椒’毛里西亚。她在这里住过两次，她曾被弄到修道院里去过。后来她逃了出来，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

“可怜的孩子……她妈妈好狠心。”

“她认了她姨塞维里亚娜做妈妈，塞维里亚娜待她如亲生女儿，一直抚养着她。夫人，您不认识塞维里亚娜？”

“我从我朋友那里听说过她。”

“对了，吉列米娜夫人对她可好了……她和毛里西亚的妈妈都是熨烫女工……塞维里亚娜！……这个女人到哪里去了？”

“买东西去了。”阿多拉松说。

“好，你是个很好的小姐。”

小姑娘听见叫她小姐，心里美滋滋的。

“夫人，”小姑娘用她那清脆的银铃般的嗓音和清清楚楚的吐字讨取哈辛塔的欢心，“那一天，我没有涂花脸玩。……”

“你没有涂……这我知道了。你很干净……”

“我没涂，我才不涂呢。”姑娘把脖子用力一扭，特别强调那个“不”字。“那些脏猪猡想给我涂，可我不让他们涂。”

哈辛塔和拉法埃拉简直着了迷。她们从没有见过那么俊俏，那么庄重的女孩，她象哈辛塔一样，叫人越看越爱看。衣服整齐干净，看上去十分舒服。裙子上打着补钉，但很干净。鞋子已经破旧，但保护得很好，那条围裙出自一双巧手。

就在这时，阿多拉松的姨母兼养母来了。只见她衣着讲究，高高的身材，长得十分秀气，她是一个纸商的妻子，是那大杂院里最体面的房客，也可以说是大杂院里最有钱的人。她住在外院的一套最好的房间，她自己没儿没女，所以，哈辛塔对她深表同情。两人一见如故。哈辛塔对小姑娘是那么亲热，使得塞维里亚娜极为敬佩，她把哈辛塔让到家里，请她坐在一张称为维也纳造的椅子上。哈辛塔认为这种家具在那些贫民窟里算是豪华的物品了。

“我的主人吉列米娜呢？”塞维里亚娜问道，“我知道，她现在每天都到这里来。您还不认识我吧？我母亲过去在吉列米娜家做熨衣工……我和我妹妹毛里西亚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我听吉列米娜说起过你们……”

塞维里亚娜放下了装满刚买来东西的提篮，解下披风和头巾，她掩饰不住她那颗激动的虚荣心。星期天在家欢聚的居民当中，有一个很常见的习惯，那就是从市场上满载而归的人总要在左邻右舍的羡慕的目光下，夸耀一番自己买的物品。塞维里亚娜开始摆出她办的货了，她把手伸得长长的，以让门外的人都能看见……

“你们看，硬花甘蓝……里脊肉……带骨羊肉……苣荬菜……”

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塞维里亚娜象拿战利品似的，神气活现地给大家亮出了这最后一件东西。

“兔子！”五、六个人齐声叫了起来……

“亲爱的，您可真能花费呀！”

“亲爱的，花七个雷阿尔，我看值得。”

哈辛塔出于礼貌，不得不恭维这位主妇几句，她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些东西，称赞价廉物美。

接着她们又讲起阿多拉松。小姑娘老是拉着哈辛塔的衣裙，塞维里亚娜开口说：

“这个小姑娘是我妹妹毛里西亚的孩子……吉列米娜把我妹妹送进了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可她跳墙逃了出来，现在我们正在找她回来，想把她送回修道院。”

“我对那个修道院的情况很熟，”胡安尼托夫人说，“我是米卡埃拉斯修道院院长的好朋友，在那里她们一定能管教好她……您要相信她们会做出奇迹来的……”

“可她很坏呀……夫人，太坏了。”塞维里亚娜叹了一口粗气，“她把这孩子丢给了我，不过累不着我们；要知道，我从心眼里疼爱这孩子，就象我亲生的那样……我自己的孩子一生下来

就死了；我那胡安·安东尼奥也特别喜欢这孩子，简直是离了她昼夜心神不宁。这孩子就是喜欢打扮，是这样，真把我烦死啦。她是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中生长的，那些人教了她一些歪门邪道，什么在脸上涂脂抹粉，在街上走的时候，身子摇来晃去……我和这姑娘讲了，要是她不给我改掉这些坏毛病，我就打断她的脊背骨……啊！看你，看你这没心眼的东西！这孩子的好处是从来不弄脏衣服，爱洗手，洗胳臂，洗脸，还洗身子哪，夫人。只要是我买块香皂，她很快就知道放在哪里。她那股梳洗打扮的劲呀！可以说，她已经给我打碎了三面镜子。有一天……夫人，您知道她在做什么吗？她是在用一块烧焦的软木描眼眉呢。”

阿多拉松听着讲她的事，羞得满面绯红。

“她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哈辛塔不停地抚摸着那光洁而美丽的脸蛋说。

接着，她转了话题。这使小姑娘非常感激，她两眼看着为她解了围的哈辛塔，从心底里钦佩她。

“您家里很漂亮。”

“对我们这种靠手艺吃饭的人来说，还算过得去……夫人知道，我们家就是你的家。这房子对我们来说很大，不过有一个女友住在这儿和我做伴。她叫堂娜富恩桑塔，是一位司令官先生的遗孀。我丈夫是个平和善良的人，他每天给我挣十四个雷阿尔，一点癖好也没有。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很富裕。”

哈辛塔看了一下屋里，感到很新奇，那里有擦得精光发亮的五斗橱，放有无数精细小物的神坛，穿红裤、系黄扣军服的军人照片；还有两幅很漂亮的画：万能基督和安乐圣母，一幅很大的满是霉污的“努曼西亚”① 石印彩色画，还有一幅小的临摹刺绣，

绣有用带子连在一起的两颗相爱的心。

时候不早了，哈辛塔焦躁不安。最后，她走到走廊里，看到她的女友急促地走来……

“你可别生我的气，亲爱的；你不知道，普尔加斯车站那些扯皮的事弄得我头晕目眩。没有政府的明确命令什么事也办不了。我的名片，根本没人理睬。今天下午我还得回去，石头扔在那里没人管，工程也停下来了……好吧，还是谈我们的事吧。那个要吃人的家伙现在在哪儿？再见了，塞维里亚娜……我现在没工夫和你闲聊，过一会我们再谈。”

她们向前走去，寻找伊斯基耶多的住处，邻居们总是围着她们。阿多拉松扯着哈辛塔的衣裙跟在后面寸步不离，象是侍从跟随在国王后面一样，前面是长腿姑娘鸣锣开道，那一天她的腿好象更长了，头发更蓬乱了。哈辛塔以前曾给她过一双靴子，但她母亲只许她星期日穿，姑娘对此很不以为然。

十七号的门虚掩着，吉列米娜上去把门推开。她进去一看，吃了一惊，站在面前的不是她要找的“大盘子”先生，而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容丑怪的女人。只见她满身穿红，腰部粗短，脸上似乎盖了一层铁锈，黑里透蓝的头发满是油垢。那个丑妇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齿。她告诉两位夫人说伊斯基耶多不在家，但马上就会回来。这个女人是楼上的邻居，由于她在阿尔甘苏埃拉大街街角处有一个油炸鸡小铺，人们都习惯叫她卖鸡婆，她常给那位浪荡先生来整理家务。每个月都来给他打扫一次房间，用棍子弹打一下被褥。当“调皮鬼”那张可爱的小脸弄得满是污垢时，她帮忙擦洗。她还常给那位了不起的人物做几

①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侵入西班牙，完全摧毁了努曼西亚这座古城。这里指的是阿列雷·维拉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所画的一幅名画。

样可口的菜，比如油炸飞鸟，炒猪血，有时用苣荬拌个凉菜，里面足足地放上大蒜和欧蒔萝籽①。

不多一会伊斯基耶多回来了，那个丑妇马上走了出去。拉法埃拉恐怖地看着她，心里不断地祷告上帝让她快些走开。伊斯基耶多老是喘粗气，好象手头的生意累得他无力支撑似的。他把帽子摘下来扔到一个角落里，用一条揉成团的手绢在那高贵的脸上擦了擦汗，然后这样吼道：

“我刚从比塞拉那里来……你们欢迎我吗？他是不欢迎我的……他太狂妄自大了，他太狂！……都怪我落得个一钱不值。”

“您冷静一下，伊斯基耶多先生，”哈辛塔有她女友陪着，感到胆子大多了。

屋里只有两把椅子，拉法埃拉便坐在那个箱子上，而那位大人物没有地方坐，只得站着，但是不一会他到那边拿了个空篮子，口朝下放在那里，这位体面人物舒舒服服地坐在了上面。

九

我敢说那次谈话是令人难忘的。从头几句话里伊斯基耶多就意识到他面前的对手是一个比他要老练得多的外交家。堂娜吉列米娜言语有力，面带笑容，总是使他无言答对。伊斯基耶多承认自己面对这位女士的“神学思想”发了慌，乱了套，因为她一定是很虔诚的新天主教徒，而他，说实话，却不会同新天主教徒打交道。

“这么说，伊斯基耶多先生，”吉列米娜笑着说，“您已经知

① --种调味品。

道，我这位女朋友想收养那个可怜的孩子，孩子在您身边受不到良好的教育……这是一种双重的慈善之举，只要您不太苛求我们，我们也是会帮助您的……”

“他妈的，怎么遇上了这么一个巫婆！”“大盘子”心想，他嘴里哼哼哈哈，心里在琢磨着如何对答。过了一会他大声说道：

“我已经和夫人谈过了，如果夫人想要‘调皮鬼’，那就请和卡斯特拉尔谈一谈……”

“任命您当大臣，是吧……伊斯基耶多先生，您别对我们来那一套，您以为我们都是些笨蛋吗？您的胃口可真不小……您这个人什么也干不成，因为您不识字。”

这句话在伊斯基耶多的虚荣心上猛地击了一棒，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但他仍然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势，两手放在胸前，反驳说：

“夫人，您说的不识字问题，并不完全正确，我是说那并不完全对……说真的，这纯系捏造。纯粹是戏弄我们，因为我们穷。要知道，穷并不是什么耻辱。”

“穷本身确实不是耻辱，但也不是什么光荣。同意吗？我认为一些穷人，他们忠厚老实，但也有的穷人是满肚子坏水。”

“我为人是百分之百的正派……是不是？”

“啊！是的……大家都说自己正派；但是不是如此并不难以证明。您是怎么生活的？贩卖驴马；后来就是耍手腕，寻衅打架……”

“这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光明正大的……真他妈的！”牲口贩子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说。“你们这些娘们！……”

哈辛塔这时牙齿打颤。拉法埃拉想出去叫人，但她吓得两

腿发软，象瘫痪了一样。

“哈，哈，哈……您叫我们娘们……”吉列米娜象是听了个下流笑话，哈哈大笑起来。“去您的吧，先生阁下……您以为跟我们来这一套，我们就沉不住气了吗？这一套东西我领教得多了。不是有人骂基督骂得更厉害吗！”

“夫人……夫人……不要把基督搬出来，您知道，我一直在忍耐着……在忍耐着……”

“我们更是在忍耐着。”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就……”

“您的为人，我们一清二楚，您是个游手好闲，野性十足的人……是的，伙计，我说话从不反悔……您以为我怕您吗？来，快把那把刀拿出来……”

“我跟女人家不动这个……”

“跟男人你也不敢……您大概以为摆出这么一副架势就把我们吓住了……您还是请坐吧，别装腔作势了，这只能吓唬小孩子，可我不吃这一套。再说，您这人除了野性十足外，还是个江湖骗子，因为您从来没去过卡塔赫纳，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您所说的关于革命的事，只是心血来潮讲讲而已。我是从最了解您的人那里知道这一切的……啊！你这个可怜的男子汉，您知道您给了我们怎样的印象吗？极大的遗憾，遗憾得无法弥补……”

伊斯基耶多为之愕然，犹如千斤重锤轧在他脖子上一样。他在篮子上坐下来，用目光扫视着地板。拉法埃拉和哈辛塔松了口气，她们深深地钦佩吉列米娜的勇敢精神，把她看成一个万能的神仙。

“那么好，”吉列米娜继续说道，她挤弄着双眼，每当要讲重

要事情时她都这样，“我们把孩子带走，给您留下一笔生活费……”

“我拿那么一点可怜的报酬有何用？您以为我出卖自己吗？”

“啊！多新鲜……您，这怎么是出卖呢？并没人收买您呀。这不是收买，而是赈济，您不能说您不需要这钱……”

“一句话，不多罗嗦……”伊斯基耶多突然说，“如果让我当总管……”

“只给一笔钱，就此而已……”

“我不同意，说什么我也不同意！”

“好，好，您不用那么大声吼叫，我们也不是聋子。您不必如此，您这样和一个如此……伟大的革命家的身份不太相称。……”

“您惹我发火……”

“要个官职，是不是，要是不成，我们的事情就告吹了吗？您真是固执呀！当总管必须是当总管的材料，伊斯基耶多先生，我们先别开玩笑了，我很同情您，我坦率地说，我觉得您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坏，您要我说真话吗？您是一个很不幸的人，您从没有参与过什么犯罪活动，可您也不是一个聪颖过人的人。”

伊斯基耶多把头抬了起来，看了看吉列米娜，刚才的怒气消了，他那诚挚的目光似乎默认了吉列米娜对他的评价。

“我一直这样看，您这个上帝的儿子不是坏人。有人说您杀死了您的第二个妻子……一派胡言！说您拦路打劫……纯系谎言！说您在街垒战中开枪打了许多人……流言蜚语！”

“别提这些了，别提了，别提了。”伊斯基耶多痛苦地低声说道。

“您为了糊口而奋斗了一生，可从来没有尝过胜利的味道，您没有……说真的，一心高攀权贵的人不是聪明的人，一无所能，不劳动，只会吹牛说大话，说敢生吃小孩。老是讲共和国和行政区，其实这种人甚至最简单的工作也干不了……怎么样？我说得对不对？这就是您的写照，是不是？……”

“大盘子”一声不吭了，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在砖地上扫来扫去，象是在用目光打扫地板似的，吉列米娜的话如同人类无法驳辩的真理在他心中回响着。

“后来，”吉列米娜补充说，“您这个可怜的人不得不依靠肮脏的手段以求生活，总是要活下去的……对于贫苦必须以宽容之心对之，干点坏事也情有可原。”

吉列米娜讲了上面最后一些看法之后，又稍稍停顿了一会，这时，不幸的伊斯基耶多有如陷于万丈深渊沉思起来，他看到了自己真正的面貌，自尊心的伪装被剥得精光；他想了想以前常常想过的事情，心里说：“我真是一头老实的骡子，我伊斯基耶多连蚊子都不会打死，这个可恨的圣徒还真有点眼力。”

吉列米娜一直盯着伊斯基耶多的眼睛，只见他的眼睛眨了几下，流露出挑逗的情味。怎样猜透他的心理，这也是一大本事。看起来象是假话，其实不然，吉列米娜猜透了他的心理；停了一会又讲了这么一番话。

“什么要让卡斯特拉尔器重您，只不过嘴上说说罢了。您自己连做梦也不会相信。您讲这个只不过为了蒙蔽象伊多和其他同伊多一样的傻瓜而已……对于一个只会划十字代替签字的人，能给他安排什么官职呢？您总是夸耀自己怎么怎么革命，给我们带来什么共和国，并创建了卡塔赫纳行政区……后来，人家高升了，唯独您成了受迫害的人，可是您小看我们，并称呼我们

娘们，您宣扬要做高官领厚禄，您高兴……您坦率地告诉我们，给您找个看大门的差事，您满意吗？”

伊斯基耶多的心骤然一跳，这种激动的心情被吉列米娜看得一清二楚，她憋不住笑了起来，用手拍了拍伊斯基耶多的膝盖，重复说：

“您是不是真的满意？……喂，亲爱的，看在我们大家信仰耶稣的面上，您照实说了吧。”

牲口贩子的眼里闪着光。突然一笑，激动地问：

“给大臣看门？”

“不是，亲爱的，没有那么高……西班牙人就是这样，总是好高骛远，想吃官饭……可我说的是给一般人家看门。”

伊斯基耶多皱了一下眉头。他朝思暮想的是能够穿上佩有金丝玉带的军服。于是，他又从思想的深渊里浮了上来，围绕着给一般人家看门这个问题思索着。他曾说过，他已经厌倦了，到处奔波而仅能过上牛马一样的生活。还有什么能比那个娘们——也许她是圣母的侄女——给介绍的工作更轻松舒服呢？……因为现在他已上了年纪，已不是寻欢作乐的时候了。看大门的差事意味着饭碗有了保证，活儿又不重；要是给大户人家看门，还是能够穿上军服的……他本想满口答应下来，可这时候他的最大的毛病——自尊心——作起怪来，这种在他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的毛病发出了一声令人惧怕的吼叫。真是不可救药的人。他开始摇头了，情绪低落了；他轻蔑地看了一下左右，说道：

“看大门！……太低三下四。”

“可以看得出来……您念念不忘梦里曾当过内务大臣，也就是说，您老是想着得到这个任命……尽管我觉得您自己也清楚

这一切都是您那个杰出的脑袋编造出来的。依我看，您和伊多，还有其他和你们一样的人可以编写出有趣的小说。啊！穷苦，没饭吃，竟然使这些可怜人的脑袋想入非非！……归根结底，伊斯基耶多先生……”

伊斯基耶多站了起来，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为了表示他的清高便这样说：

“我的人格和地位不允许我……问题就是这样：我愿意干，但是我不能干，不能干。如果你们因为把我的宝贝夺走而救助我的话，我必须恪守我的荣誉。”

“上帝保佑，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了钱上！……”

哈辛塔看到云开天晴……但很快又阴了起来，原来那个家伙居心不良，他从屋角迸出了这样一句没料到的话：

“唉！……那么……就一千个杜罗吧，一言为定。”

“一千个杜罗，”吉列米娜说道，“圣母保佑啊！让我们把这钱留给我们自己吧，说什么也不能给这么多。”

“少一分一文也不行。”

“行不行？如果您是经纪人，我也可以是经纪人。”

哈辛塔已经在考虑如何凑齐这一千杜罗了。起先她觉得这数目太大，后来又觉得并不算多。她从各个角度权衡这笔钱良久。

“少一个也不行，硬币和银行钞票都一样。但是数目一定要够，一文不能少。”

“这个，这个，我们要讲信用……您好大的口气！您本人连同您全家加在一起也不值一千个夸尔托①，至于一千个杜

① 西班牙钱币名称很多，当时通用的有杜罗，雷阿尔，夸尔托等。一个杜罗等于二十个雷阿尔，或约等于一百六十五个夸尔托。

罗……算了吧，两千个雷阿尔，您愿不愿意？”

伊斯基耶多做了个轻蔑的表情。

“什么？惹我们生气？……算了吧，您留着您那小天使吧。讨厌的家伙，您以为我们真的相信了‘调皮鬼’是这位夫人丈夫的儿子吗？你有什么证据？”

“这和本人没什么关系……但是问题很清楚，他是孩子的生身之父，”伊斯基耶多满面怒容地反驳说，“他是我外甥女的儿子的生身之父，也就是小胡安尼托的父亲。”

“您有洗礼证明吗？”

“有，”那个蛮横的家伙看了看拉法埃拉坐的那个箱子。

“算了，您不用拿啦，有证明也说明不了什么。您所说的关于生身之父的问题，是真是假，我们要去问问能够证明这个问题的人。”

伊斯基耶多搔着额头，仿佛要从脑袋里掏出一个计策来。一提到胡安尼托，一下子使他想起了他在胡安尼托家从台阶上悲惨地滚下来的情景。这时，哈辛塔想给他那个数字的一半钱，以求问题的解决。吉列米娜已经从神色上看出了哈辛塔打算让步，于是先站起来说，不让哈辛塔说话。

“伊斯基耶多先生，请好好看着您那宝贝儿子吧，您骗不了我们。”

“女士……他妈的！我是个好人，本人从不骗人，是不是这样？”他色厉内荏地反驳说。

“您为人可亲……可对您的那一套伎俩，我们难以理解。您真的以为这位夫人很想夺去这个孩子吗！她这是一种癖好，仅仅是一种癖好而已。这位纯朴的夫人一直渴望要孩子……这是一种痴情的癖好，因为上帝没有给她孩子，为什么这样？上帝很

清楚……她一看到'调皮鬼'，就可怜他，喜欢他……但这个小东西要价太高了。在这两个院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可是我的上帝……难道您以为这里只有你的那个宝贝？……那个叫阿多拉松的小姑娘，很漂亮……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她带走，因为塞维里亚娜她听我的……再见吧……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好象要说：'调皮鬼'是胡安尼托家族的血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现在我们就去同我女友的丈夫讲讲这件事，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和皮·马卡尔以'你'相称，和卡斯特拉尔共进午餐，和萨尔梅龙是同一个奶妈养大的……让他看看您干的事。如果孩子果真是他的，他一定会向你要的；如果不是，那我替你感到遗憾。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傻瓜蛋，钱就没有了，看门的差事也吹了，两手空空了。”

伊斯基耶多被这一连串的辛辣难驳的话弄得惶惑不安，在她的长篇大论中，吉列米娜用“你”称呼起伊斯基耶多来……接着，吉列米娜把哈辛塔和拉法埃拉推到门口，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个不知说什么才好的可怜虫慈善地笑了笑，又对他说道：

“请原谅我这样生硬地对待你，不过这是你自己找的……我这人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我生气了。但是，我在离开这之前，我不能不给你点施舍，并且对你加以忠告。施舍就是这个，拿着吧，买点面包。”

她伸出手来，递给伊斯基耶多两个杜罗；看到他不接，就把钱放在了一把椅子上面。

“再说忠告，你这个人什么都干不成。你一无所长，甚至不配当小工，因为你懒惰，不想卖力气。就是干清道夫你也不够格，递送广告牌的差事也干不来……但是，不幸的家伙，在这个

美好的宇宙大作坊里，每一个上帝的儿子都有自己的事可做；你生来可以从事一件了不起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使你获得很大荣誉，每天吃穿不愁。大傻瓜，这个你还不明白？……你真是一个蠢人！……你说说看：难道你没有对着镜子照过吗？你从来没有想到吗？……你象是个呆子……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可以当画家的模特儿……明白吗？那就是他们给你穿上神仙衣服，或穿上绅士服装，或打扮成上帝，然后给你画张像……因为你生得一副好相貌，面容、身材、表情，总之，除了心灵之外，你的一切都是崇高和美丽的……你本人长得十分洒脱，太洒脱了……好了，我可以打赌，你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伊斯基耶多对他自己的妙材高用飘飘然起来。想象中的荣誉象火光一样从面前闪过，……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画家们的模特儿……一定挣钱不少！穿穿衣服，做做表情，还能赚钱，哈！……“大盘子”走到梳妆镜前，照了照自己，但是看不太清楚……

“你可别忘了……不管到哪一个相馆，你都是个人物，把你那宝贝放在身上背着，将使人们看到一个最漂亮的圣克里斯托瓦尔①。再见吧，再见……”

① 圣克里斯托瓦尔：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于公元二五〇年殉难。是汽车驾驶员的守护神，节日为七月二十三日。

第十章

夫妻生活的新篇章

一

顺着走廊往外走的时候，吉列米娜对她的女友说："你太幼稚了……你不会和这种人打交道。这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好了，'调皮鬼'是你的，我心中有数。你要是叫那个混蛋的企图得逞，他从你身上捞的钱比育婴堂所有孩子加上他们的父母值的钱还要多。你打算给他多少钱？一万雷阿尔？那你把这些钱给我，如果我用比这个数少的钱把孩子弄到手，剩下的那些便用于我的工程。"

在塞维里亚娜的厅堂里谈了一会之后，她们在两个院里各式各样人们的前呼后拥之下离开了。哈辛塔和拉法埃拉瞪着大眼到处找小胡安尼托，可是哪儿也看不到他。

那一天是二十二号，胡安尼托的病更重了，这是由于他的烦躁和急于求愈的心情所造成的。他刚起床一会儿，只好又躺下去，哼哼唉唉，叫着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痛，那儿痛，其实全都不存在。家里人知道他的怪毛病，并没有大惊小怪。巴尔瓦丽塔不时地劝他休息和忍耐。他一夜没有安宁，但是第二天，即二十三号他却睡了整整一个上午，因此，哈辛塔得以在拉法埃拉的陪同下，再一次去了望河街。这次走访一无所获，贵夫

人十分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她既没有看到“调皮鬼”，也没有看见伊斯基耶多。塞维里亚娜对她说早一会儿吉列米娜已经去过，她和那人谈了好长时间，那人肩上扛着小孩，毫无疑问是在练习装扮圣克里斯托瓦尔。哈辛塔那天出远门，唯一的收获是又一次证明了她深受那些住户的爱戴，取得了人心。男男女女把她围在当中，几乎就要把她抬起来了。还听到有人叫了一声“行好万岁”。人们把她编进歌谣里来唱，虽然不那么悦耳动听，但都是出于真心实意。伊多一家在那个赞歌音乐会上，也放声唱了起来。伊多穿着哈辛塔送给他的一件合身衣服，戴着九成新的咖啡色平毡帽，精神抖擞，叫人看了很顺眼。这“捧场牌”的第一顶帽子是一系列交易和转卖的目标，直到某一个邻居用两个夸尔托将它买下，这个邻居在狂欢节上是专门承担这种让孩子抢无花果的游戏的。

阿多拉松看到堂娜哈辛塔到来就一直跟随着她。哈辛塔成了那个女孩心中崇拜的偶像。面对着哈辛塔，她象傻了似的，两眼直溜溜地看着她。要是哈辛塔摸一摸她的脸蛋，或吻一吻她，可怜的姑娘就会激动得发抖，全身象通了暖流一般。她把头藏在哈辛塔的披风里，紧紧贴着哈辛塔的身子，以此来表示她对哈辛塔的崇拜，她包得是那样的紧，象是要把披巾穿个洞似的。看到堂娜哈辛塔走了，她就象掉了魂似的，塞维里亚娜必须板起面孔数落她一顿，她才能恢复常态。那一天，夫人给她带了一双非常好看的小靴子，还答应给她带衣服、耳坠和一个嵌有一颗精致宝石的戒指，这宝石有鹰嘴豆那么大，也许比鹰嘴豆还要大点，差不多和榛子一般大。

一回到家里，哈辛塔就迫切想知道吉列米娜那里有否进展。她在凉台上叫她，但她不在家。据女佣人说，可能要晚上回来，

因为她必须第三次到普尔加斯车站，还要察看她的工程和到阿尔布克尔克大街的孤儿院去。

那一天，胡安尼托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正当全家人准备坐上餐桌的时候，巴尔多梅罗从街上回来了，他神态极为自然地说他中了彩。巴尔瓦丽塔听了这个消息非常平静，似乎还有点难过。因为她并不喜欢那一大笔从天而降的外财，甚至觉得还烦扰了他们。就象我们说的，上帝在这件事上颇为不公，因为他们不需要中彩派任何用场，按道理这彩应该给那些为了改变命运而买彩票的穷苦人。那一天有多少人因为连老本都捞不回来而感到痛苦呀！在二十三号揭大彩的时候，马德里象是一个绝望之国，因为……真是罕见！谁也没有轮得上。但必须要有一个人碰上，以便使人相信有人中头彩。

堂巴尔多梅罗非常镇静，中彩对他来讲是无所谓的事。由于习惯或癖好，也许是出于义务，每年他都要买一张整数彩票，他拿邻居的身分证，或拿其他证明纯西班牙人身分的证件，总能捞点小钱，不亏本或得点小小的彩。这一年，他竟然得了二十五万雷阿尔。和以往一样，包括很多股份，因此，有一万二千五百个杜罗要在各种不同身分和财产的许多人中间分配。如果说几个富人拿到大钱；那么很多穷人也会得到一些好处。堂巴尔多梅罗把名单拿到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念，并且计算着每个人应得的份额。大家听他念，就象听圣伊尔德丰索学校的孩子们在算术课上唱答数一样。

“两个‘孩子’出了十分之二，应得五万雷阿尔。比利亚隆加，十分之一，得二万五千雷阿尔。萨马涅戈得二万五千雷阿尔。”

堂巴尔多梅罗正好在唱到佩佩·萨马涅戈的名字和应得钱

款时，萨马涅戈在门口出现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开始拥抱包括佣人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

“欧拉丽亚·穆尼奥斯，十分之一，得二万五千雷阿尔。小贝尼格纳，二十分之一，一万二千五百雷阿尔，费德里科·鲁伊斯，两个杜罗，五千雷阿尔。现在轮到所有凑钱很少的人了。德奥格拉西亚斯、拉法埃拉和布拉斯每人十个雷阿尔加在一起出的，他们应得一千二百五十雷阿尔。”

“烧炭工，烧炭工呢？”巴尔瓦丽塔说，她很关心最下一层的中彩人。

“烧炭工投了十个雷阿尔；我们的名厨胡安娜，二十；卖肉的，十五……还有，还有：帮厨佩帕，五个雷阿尔，她妹妹也是五个雷阿尔。这些人共得六百五十雷阿尔。”

“这太少了！”

“亲爱的，这可不是我自己随意说的，是用算术算出来的。”

消息迅速传开，入股人闻讯纷纷赶来了。厨娘、帮厨和其他佣人竟贸然打破礼仪家规，来到了餐厅门口，一个个满面春风，探头倾听老爷轮唱到他们身上的钱数。哈辛塔夫人是第一个把喜讯带到厨房的。帮厨一想到用微不足道的五个雷阿尔至少要换来三百万雷阿尔，她一下子昏了过去。埃斯图皮尼亚一得知发生的事情，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沿街寻找中了彩的人，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萨马涅戈也是他报的喜。当他发现所有中彩的人都通知到了的时候，便逢熟人就讲一通，惹得人人讨嫌，而他个人什么也没有捞到！

关于这件事，巴尔瓦丽塔郑重其事地对她丈夫讲：

“亲爱的，可怜的普拉西多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掩饰不住自己的痛苦，他出去通报消息是为了不让我们从他脸上看出他

正在强咽后悔药。”

“亲爱的，这不能怪我……您还记得他手里拿着半个杜罗掂来掂去，最后吝啬地说：‘要我去得那个钱，还不如用我这可爱的硬币去喝我的茴芹酒……’那就让他去喝他的酒去吧！”

“怪可怜的！……你就把他列在名单上吧。”

堂巴尔多梅罗有点严厉地看了看夫人。违章的做法他觉得是很严重的事情。

“看你，把他列上算了，这有什么了不起？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堂巴尔多梅罗以其家长特有的宽宏大量笑了笑，又一次拿出了名单和铅笔，大声叫道：

“罗西尼，十个雷阿尔，应得一千二百五十。”

所有在场的人都急忙向这位得益者祝贺，而埃斯图皮尼亚本人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犹豫不决，以为别人在拿他开心。

“不，我没有……”

巴尔瓦丽塔瞪了他几眼，把他的话打回去。夫人那么瞪他，他只好不吭气了。

“这个幸运的普拉西多赶上了机会，”巴尔多梅罗对他的儿媳说，“不买彩票，也中彩。”

“普拉西多，”哈辛塔开心地笑着叫起来，“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

“可是，如果我……”埃斯图皮尼亚又一次嘟哝说，在他的心里，除了走私的事外，什么是正义一向清清楚楚。

“可是，傻瓜……你的脑袋干什么用了！”巴尔瓦丽塔很恼火地说，“你给了我半个杜罗买彩票，怎么忘记了！”

“我……您这么说……总之……真的，我的脑袋，完全，有点

不好用了……”

给人的印象是，埃斯图皮尼亚已经完全相信他出了钱。

“当我们讲我们是最好的号码 时……” 巴尔多 梅罗自豪地说，“彩票发售人一把号码交给我，我就预料到会中彩的。”

“由于彩票的号码好……”埃斯图皮尼亚补充说，“毫无疑问要中。”

“一定会中，这我早已看到。”萨马涅戈真是太高兴了，他这样肯定地说，“连续三个四，接下去是个零，最后来个八！……必中无疑。”

萨马涅戈想出了点子，要敲锣打鼓庆祝这一大喜事，埃斯图皮尼亚则建议所有中彩的人都到厨房敲锅击盆热闹一番。但是，巴尔瓦丽塔不允许大吵大嚷，她看到费德里科·鲁伊斯、欧拉丽亚·穆尼奥斯，还有一个“孩子”里卡尔多·圣克鲁斯走进来之后就吩咐打开六瓶香槟酒。

欢闹声传到了胡安尼托的房间，听着妻子和佣人在讲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讲着埃斯图皮尼亚中彩的奇迹时，他感到很惬意。自然，不消说他笑了起来。关在房间里产生的烦闷很快又使他发起脾气来，胡安尼托气呼呼地对妻子说：

“真不象话，真不象话。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你再去和那些白痴们开心去吧。彩票！多落后的东西！应该取消。它不利于节约，是懒汉们在碰运气。搞彩票这一套不可能使国家繁荣……怎么？你又要走了。好一个照顾病人！我问你，你整个上午到街上去到底搞什么鬼名堂？来，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想知道，因为这已是天天如此了。”

哈辛塔不慌不忙地、笑眯眯地找出了她的理由。她不得不撒点谎。她说她上午去买基督降生像、红蜡烛和其他送给坎得

拉丽娅的孩子们的小玩艺了。

“那么，”胡安尼托在被单里翻转着身子反驳说，“你给我讲讲，妈妈和埃斯图皮尼亚为什么闲着没事去找店员们的麻烦，而且还死记硬背胡安尼托家的铺子……来，你给我把这个解释清楚……”

中彩人们的喧闹正在趋向平息，吉列米娜的到来又重新热闹起来了。她在家时就听到了消息，进屋便嚷着说：“每人必须拿出百分之二十五用于我的工程……要是不给的话，上帝和圣约瑟① 要叫你们先甜后苦，乐极生悲。”

“百分之二十五，我们这小户人家可担当不起，”堂巴尔多梅罗说，“你去和圣约瑟商量商量，肯定他会说我有理。”

“异教徒！……”吉列米娜假装嗔怒地说，“地地道道的异教徒……你骗取了国家的钱，其实那是教会的钱，现在却想拒绝捐助我的工程，拒绝救济穷人……别人百分之二十五，你要拿百分之五十……就这样定了。要不，叫你不得好报，把钱花在买药上。何去何从，任你选择。”

“不，我亲爱的夫人，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你是一毛不拔，吝啬鬼。现在事情进行得还好，我觉得……上礼拜纯漆卖十个雷阿尔，现在要我付出十一个半，褐色的是十个半。我到处奔跑，材料的价格涨上了天……”

萨马涅戈一定要女圣人喝杯香槟酒。

“酒鬼，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叫我喝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打算什么时候要钱，明天吗？你准备好，我赏你一顿大锤，叫你活不成。”

---

① 约瑟：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系马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节日为三月十七日。

不一会儿，吉列米娜和哈辛塔远远离开了别人，到一个僻静的角落谈了起来。

“你已经可以放心了，”吉列米娜说，“‘调皮鬼’是你的了。今天下午我把这事办妥了。你不知道我和那个家伙吵成什么样子，那个蛮横无礼的鬼东西对我一口一个他妈的，我都记不清他说了多少个他妈的。他从那个箱子里拿出了洗礼登记证，那是一张臭烘烘的变了色的破纸，什么也证明不了。孩子是，还是不是……天知道！但是，既然你有贵人溺爱孩子这个怪毛病，上帝会保佑你的……你所做的这一切，我都觉得不正常。你应该把事情和你丈夫先讲讲。可你想来个出其不意，取得戏剧效果。那我们看吧……你知道，亲爱的，说定了的事就不能改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伊斯基耶多说通，最后，他终于以拿六千五百雷阿尔答应了。一万雷阿尔除去六千五百雷阿尔，余下的钱可就归我了，我是受之无愧……明天午后我还要去一趟，你也要去，并把那些神圣的金钱带上。”

哈辛塔不胜喜欢。她的愿望实现了，从此有了解闷的玩物了。这事办得真有些孩子气，但她这样做有她的道理。她所想出的把“调皮鬼”介绍给家中人并带到家里去的计划，说明她颇有心计。她想眼下什么也不应该告诉胡安尼托，先把她的发现物寄放在姐姐坎得拉丽娅家中，直到把他抚育到能给家人介绍为止。然后，她就说这是在大街上抱来的无依无靠的孤儿……关于孩子的妈妈可能是谁，一句话也不提，孩子的爸爸可能是谁，更是不提了。一切的关键在于观察胡安尼托在看到孩子时的脸部表情。神秘的血统之声能告诉他点什么吗？他从可怜孩子的面容上能不能辨认出那个女人的面容呢？由于这件事情富有戏剧性，哈辛塔根本不顾它本身应有的发展过程。她想象着

将要发生的那种情景：负情人的不知所措，请求她的原谅以及她所预测到的许多象小说似的情节，这在她的心中产生了一种类似作家写作和作曲的欢愉，但她也觉得有点羞耻，在那样高尚的心灵里也能产生这种感情。

二

巴尔瓦丽塔走进了胡安尼托的房间，叫他喝了一杯掺了白兰地酒的茶。餐厅里的喧闹还在继续，但情绪平和多了。

“现在，”妈妈说，“他们把话题扯到政治上了。萨马涅戈说，不砍他二、三百人的脑袋，就不会有和平。侯爵不赞成流血，埃斯图皮尼亚就问他，为什么叫他当议员他没有接受。这一问，他发怔了，他说他不想掺合在……”

“他没有这么说。”胡安尼托突然说道，茶也不喝了。

“就是这么说的，孩子；他说他不想掺合在这些……我也不知道说的是掺合在些什么事情中。”

“他没有这么说，妈妈。你别篡改人家的原话。”

“不过，孩子，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尽管是你亲耳听到的，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没有这么说……真是活见鬼！”

“那是为什么？”

“侯爵是不可能说掺合这个词……我拿脑袋担保，他是说的参与……我知道文人雅士们是怎么讲话的。”

巴尔瓦丽塔哈哈大笑起来。

“是的……你说得对，是这样，是这样……他不想参与……”

“你看这不是吗？……哈辛塔！”

“什么事？亲爱的。”

“你告诉一下阿巴里西，叫他马上来一趟。”

“来做什么？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当他知道为什么叫他，立刻就会到这里来。”

“可是到底来干什么呢？”

“没什么，你以为他能轻易放过‘参与’这个词吗？我想知道那只苍蝇怎么摆脱出来……”

两位夫人在给胡安尼托整理床铺时，还觉得刚才的事情可笑。吉列米娜已经不辞而别，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离去。十二点钟以前，一切复归平静。父母嘱咐哈辛塔好好照看胡安尼托，别让他蹬了被子，然后便回到了他们的房间。胡安尼托似乎睡熟了，妻子也躺下了，但她毫无倦意，她主要是用心守护，而不是休息。没过一个小时，胡安尼托焦躁不安地醒来了，并开始有点胡言乱语起来。哈辛塔以为他在说梦话，便从床上坐起来，但是，胡安尼托不是说梦话，而是身体不舒服，感到烦躁。哈辛塔极力用温存的话语安慰他，可他听不进去。

“你要我去叫人吗？”

“不，已经很晚了，我不想惊动……是我心情不好，醒后再也睡不着了。你瞧，我已经整整一天待在这个烦闷的床上，床单是热的，可我身上却发冷。”

哈辛塔披上了晨衣，到丈夫床边坐下来。她觉得丈夫有点发烧，更糟糕的是还把臂膀露在外面，还蹬掉了被子。哈辛塔怕他受凉，耐心地要他安静下来。眼看说也无效时，她便脱下晨衣，钻进了丈夫的被窝里，准备陪他过夜。她象对孩子一样，用力把他搂在怀里，哼着催眠曲哄他睡觉。这法还真灵，他有点安静下来了，他就喜欢别人疼爱他、关心他。在他失眠的时候，还要别人陪他聊天。当妻子以母亲般的爱抚，双手搂住他，紧紧地

把他贴在自己身上，把自己身上的温暖传给他，以讨取他的欢心时，他是怎样地撒娇啊！在妻子这样的爱抚下，不久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哈辛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直注意观察他是不是睡着了，是不是在低声抱怨，是不是在出虚汗。就这样，她清清楚楚地听到太阳门的钟响，一点，一点半，两点，钟声是那样的清晰，似乎在自己家里发出的声响一般。卧室里，细瓷灯罩透出了柔和的亮光。

过了好一会，胡安尼托一动没动。这时候，哈辛塔陷于沉思之中，她把脑子里的想法统统掏了出来，就象一个吝啬鬼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把所有的钱拿出来，一个个地数，一个个地检查，看看里面是否有假的。突然，她想起了准备骗丈夫的新花招，心情激动不已，她为自己那幼稚的报复行为感到得意。顿时，“调皮鬼”的形象固执地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出现在她的眼前，她在看着他！孩子面容的那些陌生部分是他妈妈面容的缩影，这使哈辛塔心乱如麻，丧气扫兴。于是，她感到一股痒劲，对，是那常常向她袭来的天真的恼怒产生的痒劲，她还感到双臂要去搂紧胡安尼托，用力地搂紧，以使那个负心人感到善良人的满腔怒火。但是为了不使他醒来，实际上她的胳臂一点也没有去搂紧他。她似乎发现他浑身发抖打寒战，她搂住了他。对，但那是温柔的搂抱。她紧紧地贴着他，以便尽可能多给他一些温暖。当他呻吟和气喘的时候，她轻轻地拍着他的脊背，给他哼催眠曲；为了两手能连续不断地拍他，每当想知道他是不是出汗时，她便用鼻子或面颊贴近他的前额。

大约在夜里三点钟，胡安尼托睁开了眼，完全睡醒了。他看了看妻子，妻子的脸和自己的脸挨得很近，只有二三寸远。

“我现在好多了！”他亲切地对妻子说，“我出了汗，已经不发

冷了。你，你没有睡？啊？头彩落在我的头上了，你就是我的头彩。你真是太好了！”

“你头还疼吗？”

“一点也不疼了，我好了；但是我失眠，睡不着。看来你也睡不着，给我讲点什么吧。来，告诉我，今天上午你到哪里去了？”

“数修士时，少了一个。在我们姐妹们问妈妈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妈妈就这么回答我们。”

“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你到哪里去了？”

哈辛塔笑了起来，她想同丈夫俏皮地开个玩笑。

“看你这高兴劲，你笑什么？”

“我在笑你，……男人们真好奇！圣马利亚！你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了，我们有这个权利。”

“一个女人就不能出去买东西……”

“才不是去买东西呢，同妈妈和埃斯图皮尼亚争着干，这不可能。你没有去买东西。”

“是去买东西了。”

“那你买的什么？”

“买布料。”

“给我做衬衣？这我有……我想会有好几十件呢。”

“是给你做衬衣的，但我要给你做得小一点。”

“小一点！”

“是的，我还在给你做几个非常惹人喜欢的围嘴。”

“给我，给我做围嘴！”

“对，傻瓜，怕你流口水。”

“哈辛塔！”

“算了，……就是最愚蠢的人看了也会发笑。你会看到是什么衬衣！袖子是这样的……最多能放进你的一个指头。”

“你真的在做？……喂，你正经点……你要是笑，我便什么也不相信。”

“你看我有多严肃？……只是你逗得我笑……算了，以后我会郑重其事地和你谈一谈，现在我要搞点家当。”

“去你的吧，我才不想听你那一套……开玩笑！”

“是真的。”

“可是……”

“要我告诉你吗？你说要不要我告诉你？”

夫妻俩相互看了好久，一个满面笑容，一个笑容满面，你吻吻我，我吻吻你。

“真讨厌！……快点告诉我……”

“那好吧……我要有孩子了。”

“哈辛塔！你说什么？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胡安尼托叫了起来，他是那样兴奋，以致妻子不得不让他冷静下来。

“哎，正经点。你要是跟别人讲，我就不说了。”

“你是在开玩笑……要是真的，你早就会声张起来……就凭你那性急劲！连聋子你也会早告诉的。不过，你说说，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不过，你这个人……让我来，让我去声张。”

“傻瓜……疯子……你要安静点，要不我可要打你了。”

“把全家人叫起来，让大家都知道……咳！你是在做戏吧？对了，我从你眼睛里看出来了。”

“你要是不老实，我可不给你往下讲了……”

“好吧，我老实……可你讲呀，是你推测的，还是……？”

“是确确实实的。”

“你有把握？”

“就象是我现在看见你那样有把握，我好象觉得孩子在走廊里跑呢……又活泼又机灵！……象小天使那么好看，象他爸爸那样淘气。”

“我的天哪！你这是未卜先知！还没有生出来你就知道是小子，而且还和我一样淘气。”

哈辛塔都不能笑了，两个人贴得那样紧，好象哈辛塔用丈夫的嘴在笑，而丈夫身上的汗象是出自于妻子的汗毛孔。

“好哇，我的夫人，你竟一直对我保着密！”胡安尼托疑惑地补充说道。

“你高兴吗？”

“我为什么不高兴？要是真的，我现在马上就把全家叫起来，让大家都知道，我敢肯定，爸爸会戴上礼帽，大踏步地跑到街上去买一个神娃娃回来。不过，我们走着瞧吧。你讲清楚，这将在什么时候？”

“快了。”

“六个月？五个月？”

“还要快。”

“三个月？”

“还要快……就要生了，就要生了。”

“算了吧！……瞧你这玩笑开过头了吧。这么说用不着十月怀胎罗？根本没影子的事，谁也没有看出你已怀孕了。”

“因为我在瞒着人哪。”

“是的，因为你盼子心切，你瞒着是想让大家知道后大吃一

惊，派埃斯图皮尼亚带着钱去登报。”

“我已经告诉你没有一定的日子，确实没有。等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心服口服了。”

“可是我看到谁呀？”

“看……看到你的儿子呗，看到你那心爱的小宝宝。”

“我同你说正经的，你把我给弄糊涂了。如果是玩笑，可你又那么认真坚持；要是真的吧，你保密保不到现在。”

哈辛塔觉得玩笑不能再开下去了，想就此收场，好催促丈夫睡觉，因为激动的谈话可能有碍他的身体。

“我们有的是时间谈这事；”她说，“好了……你慢慢会信服的。”

“好吧。”胡安尼托学着被哄着睡觉的孩子的腔调天真烂漫地说。

“看你能不能睡着……闭上眼睛。你真的爱我吗？”

“胜过爱我自己。可是亲爱的，你有多大的劲啊！怎搂得我这么紧！”

“你要是欺骗我，我可饶不了你，我就这样，这样……”

“哎哟！”

“象揉饼干一样把你揉碎。”

“好极了。”

“现在睡觉，噢，噢，噢！……”

这些哄孩子的话，每说一句他们就忍不住笑一阵。某些话设若白天在大庭广众下讲是荒唐可笑的，而在闺房之乐中却显得是迷人的。过了一小会，胡安尼托把眼睛睁开，以成人的腔调说：

“真的你要有一个孩子？……”

“嘘……睡觉，噢，噢，噢！……”

哈辛塔轻声地哼着催眠曲，同时用手拍打着丈夫的脊背。

“人在幼年是多么的幸福；”胡安尼托咕哝着说，“躺在妈妈的怀里，得到妈妈的温暖，还有……”

又睡了一会，胡安尼托醒了，他象娇惯的吃奶孩子一样，装着啼哭的样子，尖声叫起来：

“妈妈……妈妈……”

“做什么？”

“我要吃奶。”

哈辛塔忍俊不禁。

“现在不行……奶头脏死了……多没羞……”

他们俩就这样天真地逗着玩，这是消磨时间和表示亲热的一种方式。

“吃奶吧，”哈辛塔把一个手指头放进胡安尼托的嘴里说，于是胡安尼托就吸吮起来，并说真好吃。另外，还说了一些只能在那种情况下，在晚上，在甜蜜的夫妻恩爱中才能说的傻话。

“要是有人听到我们说的话，那会怎样耻笑我们呀！”

“可是谁也听不到……已经四点钟了，太晚了！”

“应当说太早了。埃斯图皮尼亚马上要起床去叫醒圣希内斯教堂的执事了，他该多冷呀！……”

“我们在这儿铺得厚盖得暖，多舒服！”

“所以我感到困了，我的宝贝。”

“我也想睡，心肝。”

夫妻俩象一对天使一般，脸贴着脸睡着了。

三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巴尔瓦丽塔吩咐哈辛塔做一些家务活，这使她大为不快。不过，留在家里倒也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她在一直为之不安的问题上打开了局面。巴尔瓦丽塔叫她一天不要出门，可是由于事先约好必须出去，她只好把那件棘手的事对婆婆讲明，并且请婆婆原谅以前没有把那个秘密告诉她。婆婆对收养小胡安尼托的想法并不热心，这使哈辛塔心中无比难过。

“你知道这件事有多难办吗？这样无缘无故的……从天上落下来一个孩子。有什么证据证明就是那个孩子？……不是别人想骗你吧？你觉得真的相象吗？是不是你的幻觉？……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很不清楚……这样去发现孩子象小说所描写的那样……”

哈辛塔心里极为沮丧。她原来想婆婆听了会欣喜异常的，可事情并不是这样。巴尔瓦丽塔紧锁眉头，忧虑不安，冷冰冰地说：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过，不管怎么样，你把他领出来，先隐匿起来，等到看见……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我去和你丈夫说说，就说贝尼格纳病了，你去看她了。”

这次谈话之后，哈辛塔便来到了姐姐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并商定，在告诉胡安尼托和巴尔多梅罗之前，孩子先放在她那儿。

“看看他们将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吧。”哈辛塔长长地叹了口气补充说。

那天下午，哈辛塔就象疯了似的。她把“调皮鬼”已经看成

自己的亲生儿子，收养孩子的想法对她来说已经不可更改，因此她对于婆婆和她想法不一感到愤愤不平。

拉法埃拉和她的主人在贝尼格纳家中会面，现在她们来到了托莱多大街的下街。她们带了些零钱准备施舍给穷人，另外还带了些小物品，其中有哈辛塔答应送给阿多拉松的戒指，那件首饰很漂亮，是那天拉法埃拉在减价市场上花一个半雷阿尔买来的，上面嵌着一颗很大而且琢磨得很精细的宝石。宝石闪光耀眼，即使有眼力的珠宝商看了也会惊讶不已。这颗宝石是用最好的实心玻璃磨制成的。她们刚进第一个院子的走廊，马上就被一群群妇女和小孩围起来。为了避免引起妒忌和眼红，哈辛塔不得不分给每人一点东西。有的人拿到一个比塞塔，有的人得到一个杜罗或是半个杜罗。有几个象塞维里亚娜那样的人，只要亲切地向她们问候一下，她们就心满意足了。这里顺便提一句，为了那天晚上的见面，塞维里亚娜已经买好了一棵很好的紫色卷心菜、腌排骨，还买了适量的海鲷。也有一些人对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不满意。哈辛塔挨家挨户地问他们晚饭吃得怎么样。有的女人提着海鲷进了家门，另外有些女人买不起别的东西，只能带些干果回来。她看到很多女人提着从“柑橘”咖啡馆买来的杏仁牛奶罐上去了，几乎家家户户的厨房都散发出油炸食品的香味和传出杯盘相击的声音。这个吻一吻哈辛塔给的杜罗，那个把杜罗抛到空中，然后又嘻嘻哈哈地接住，嘴里叫道：“飞呀，飞呀，飞到广场去。”他们顺着台阶往外走，走到下面的商店去了。有的人准备大吃一顿，来上一个牛头，一磅下酒的碎牛肉或牛杂碎；还有什么猪肝、猪肺、猪血和更低级的猪杂碎。那些最富有的人家，则十分神气地用小锤敲果仁糖吃。有的女人从外面带回个石榴，还严严实实地藏着，生怕别人看见。贫民窟

的居民中，谁也比不上阿多拉松幸福，女友们都非常羡慕她。她买到的那件首饰很精致，成色也很好，而且是花了大钱的。她把戒指戴在手指上，还把手握起来，故意显示一番。就是穿着堂娜哈辛塔给的耀眼崭新的鞋子的小姑娘，也想用鞋子换那颗奇妙的、光芒四射的宝石。阿多拉松戴着戒指在两条走廊里炫耀了一番之后，又紧贴到哈辛塔身边，象个小猪一样，用后背蹭着她的身子。

“我不会忘记你的，阿多拉松。”哈辛塔说，她象是用这句话宣布她不会很快再回到这里。

两个院里鼓声震耳欲聋，讲话时必须高声吼叫别人方能听到。当敲打汽油筒的响声也夹杂进来的时候，简陋的房屋几乎要倒塌了。在打击乐停止的短暂时间里，可以听到一只画眉在学唱列戈颂歌① 所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句歌词。在望河街有人在拉摇把风琴；在巴斯特罗街另一个风琴也响了起来。两琴对拉，各不相让，喧闹不已，简直象一场难解难分的激烈的乐曲战。一边拉波尔卡舞曲，一边拉行板，宛如两只狂怒的狸猫在厮打，声音凄楚刺耳。乐器声、击鼓声、卖无花果老妇的吆喝声，加上左邻右舍的喊叫声、孩子们的欢笑以及鸡鸣狗叫，使得哈辛塔的脑袋变成了蜂窝，嗡嗡作响。

东西分完之后，哈辛塔来到了十七号。吉列米娜已经在那里等急了，伊斯基耶多和“调皮鬼”也在。伊斯基耶多装出一副和孩子难舍难分的痛苦模样。在这之前，吉列米娜已经把那可怜的酬金交付给他。

“走吧，少费时间。”吉列米娜说罢，拉着孩子就要走，而孩子

① 列戈(1785—1823)：为西班牙将军和爱国者，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颂歌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为西班牙国歌。

却似乎有点害怕。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就愿意跟你走……”“调皮鬼”果断地说，乖巧地咧着嘴笑了。

三个女人也大笑起来，没想到孩子如此风趣和痛快。伊斯基耶多搔了搔他那高贵的脑袋，说了这样的话：

“夫人……无论如何，你可别叫他现在哭。”

“这你就不要管了……好了，我们走吧。”

小胡安尼托又不想走了。她们哄着他，答应给他买个神娃娃，还给他买很多好吃的东西。最后，孩子被带走了。

“我已经答应伊斯基耶多先生，”吉列米娜说，“将设法给他找个职业，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名片给了他，叫他去找一位最出名的画家。这位画家目前画一幅出色的画，叫‘善良的小偷’。好吧……上帝保佑他。”

未来的模特儿彬彬有礼地向夫人们告了别，夫人们离开了。拉法埃拉抱着孩子。时值十二月末，白天很短，当她们离开伊斯基耶多家的时候，夜幕已开始降临。天寒地冻，冷风刺骨，空空荡荡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无遮无盖的星星，闪烁着颤抖的冷光，象是在打寒战。在巴斯特罗街上，“调皮鬼”闹了起来。他那漂亮的小脸蛋阴沉着，象是说：“这些大姨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呀?”他开始抓抓脑袋，然后伤心地叫了起来：

“爸爸，爸爸……”

“你那个何塞爸爸有什么要紧？你想要个玩具琴吗？你想要什么就说吧。”

“我要橄榄果。”他撅着小嘴说，“不，我不要橄榄果，我要一条鱼。”

“要一条鱼？……现在就给你买去。”未来的妈妈极度紧张，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她的心象天上的寒星那样颤抖。

在托莱多大街上，又响起了那令人生厌的风琴声，同样是两支乐曲争高低，一首是《马斯科塔》轻快的乐曲，一首是《塞米拉米斯》交响乐。双方在相隔大约三十步远的地方，疯狂地对奏，相互对奏，你敲我打，一起加入到自己奏出的那混杂的不协调的乐曲声中。最后，《塞米拉米斯》交响乐占了上风，以其庄重的韵律自鸣得意地回响着，与此同时，其对手的音调逐渐减弱，呻吟之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大街的嘈杂人声之中。

三个女人难以走快，因为迎面沿街下来的人太多，他们回家心切，急急忙忙地走着。工人们提着装了工资的钱袋，妇女们拿着刚买回的粗食淡饭，孩子们脖子上缠着围巾，肩上扛着玩具琴，手里拿着做工粗糙的神娃娃和到家之前已敲打得破烂不堪的小鼓。包着头巾的姑娘们三五成群，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有的拿着一瓶酒，有的捧着杏仁奶罐；另有一些姑娘蹦蹦跳跳地从食品店里出来，停在卖小鼓的铺子前，乘人看不见的时候，在小鼓上偷偷敲两下听听声音。在水产铺里，马拉加特里亚人在清洗鲷鱼，不时地把鱼鳞扔到人群中去。同时，一个穿着肥大的黑裤子、系着绿格围裙的人站在门外，声嘶力竭地叫喊：“今天刚出海的鲜鱼，新鲜极了！……”锃光闪亮的大玻璃罩灯照着一个个鱼槽，槽里有鳎鱼、沙丁鱼和鲷鱼，还有一筐筐的蛤蜊。肉铺里传出了“砰砰砰”的砍肉声，称盘不时高高低低，碰在大理石柜台上发出非常奇特的声音，犹如一种神秘的欢乐乐曲。在那些市区，有些店掌柜的不仅夸耀物美，而且还赞誉品种繁多。为了招徕过往行人，他们象演戏一般把货品说得神乎其神。哈辛塔看到店铺门外矗立着用装青果的桶垒起的有一层高的金字塔，杏仁糖

盒子摆起来的祭坛，还有用葡萄干做成的胜利纪念品和用枣树枝做成的装饰着花环的凯旋门。上上下下挂着西班牙旗标，旗上写着富有诗意的文字："糕点通四海"，或"人间果仁天堂"……再往前看是"为皮奥九世陛下所称赞的阿斯托尔加的黄油面包"。就在这家店门口，站着两个店员，身穿可笑的燕尾服，头戴扁平的礼帽，两只脏手，油头垢面，他们高声夸赞着商品，并且让人先尝后买。有一个果仁糖流动商贩想出了一个奇妙的招牌，以便打败他的竞争对手，减弱神气的商店老板们的锐气。他用的是什么招牌呢？因为宣扬物美价廉已经司空见惯，没多大意思，我们的那位流动商贩便在他那最大的一方杏仁糖上插了个小旗，小旗上写着："卫生果仁糖"。人们也已看出了……其他果仁糖可能要多香甜有多香甜，但是并不卫生。

"我要鱼……""调皮鬼"嘟哝道，一面不高兴地搓着眼睛。

"你看，"拉法埃拉说，"你妈妈去给你买一条甜鱼。"

"爸爸，爸爸……"小家伙又哭又叫。

"你是想要个手鼓？……是的，要个特别响的大手鼓，是吧？"

三个女人想方设法不让孩子哭，要什么就给什么。买了手鼓之后，他又说要橘子，橘子也给他买了。天黑了下来，行走更加艰难，人行道狭窄，又湿又滑，每走一步都要和涌进来的人相撞。

"你看，你看，多么好看的神娃娃！"哈辛塔为了叫他别闹这样哄着他。"这些小孩多漂亮呀！还有一条大鱼，大极了，全是糕点做的，你可以把它整个吞下去。"

"好大，好大！"

有时他安静下来，但是突然又发起脾气，哭闹不止，而且两

只脚悬空又踢又蹬。身体虚弱的拉法埃拉再也抱不住他了。吉列米娜把他接过去说：

“给我……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听话……哎，小老爷，跟你讲别哭……”

“调皮鬼”朝着吉列米娜的头撞了一下。

“看我不把你摔死……看我不用鞭子抽你！……这个小东西真赖皮，简直不象话！……”

“我要根手杖……他妈的！”

“要根手杖吗？……我们去给你买，孩子，只要你不哭……我们看看现在到哪儿能买到手杖。”

“正好，”吉列米娜说，“买橄榄木的，打人疼的，好教训他别耍赖皮。”

就这样，她们好不容易到了比柳恩达斯家门口，那时天完全黑下来了。她们穿过店堂到了后面，哈辛塔疲倦不堪地倒在一个装满五个杜罗的钱币的钱袋上。吉列米娜把“调皮鬼”安放在一个胀鼓鼓的大包上，大包里装着……一千个金币！

四

正在点钱和结帐的店员们把成筒的金币和用皮筋捆着的成打的银行钞票放在铁皮柜子里。另有一个人在一张桌子上清点破旧的比塞塔，然后用一个铲子象收扁豆一样把它收起来。他们经手那么多钱，丝毫不当回事，仿佛那袋里装的全是土豆，那成打的钞票是一捆捆破布。哈辛塔看了这个场面不禁有些害怕。她每次来到这里总象进了教堂一样有点肃然起敬，因为假如她内衣里装着一张四千雷阿尔的票子也会紧张不安的。

拉蒙·比柳恩达斯不在家，但贝尼格纳马上下楼来，她首先

仔细地观察妹妹给她带来的那件圣诞节礼物的脏脸。

“怎么，你觉得不象他吗？……”哈辛塔略有愠色。

“说真的，妹妹……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象一个模子出来的。”哈辛塔斩钉截铁地说，她想以其绝对的肯定意见把所有可能产生的疑团打消。

“可能……”

吉列米娜要告辞了，她请求店员们把她带的三个金币换成钞票。

“你们可得给我一点奖，”她对他们说，“请给百分之三的雷阿尔。要是不给的话，我就到阿尔米东商业公所去，那儿比你们要善行乐施。”

正在这时，店主回来了，他把吉列米娜的钱拿在手里看了看，笑着说：

“是假的……里面掺了假。”

“我看您这个人才掺了假，”吉列米娜逗趣地反驳着，其他人也笑了起来，“每个人要给我一个比塞塔的奖。”

“怎么涨价这么快！……您想要我们的命。”

“您是自找，税务官们。”

比柳恩达斯从身边的一堆钱中拿了两个杜罗，连同换好的票子一起给了吉列米娜。

“去吧……别罗嗦了……”

“谢谢，我就知道您……”

“哎！堂娜吉列米娜，您稍等一会，”拉蒙补充说，“我听说，当您的工程钱不够时，您就在圣约瑟神的脖子上挂一块砖头化缘要钱，不知是真是假？”

“圣约瑟先生不需要我们给他挂什么东西，他总是让我们万

事如意……那么好吧，晚安；那个小老爷留到你这儿了。你们得首先把他放在水里泡一泡，好让他身上的污垢软化掉下来。”

拉蒙看了看“调皮鬼”。看来他也怀疑孩子象胡安尼托。贝尼格纳微微笑着，要不是顾及亲姐妹的情面，她早就把“调皮鬼”当作敲起来声音不正的假钱，并且会说：“这是冒牌货，至少是掺了假的。”

“我们先给他洗一洗。”

“他不会愿意洗的，”哈辛塔说，“他从来没见到过水，我们到上面去吧。”

她们把孩子带到上面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先把身上穿的又脏又破的衣服剥光，然后端来一大盆水。哈辛塔把手指头放进水里试温，担心地说：

“太凉了吧？太热了吧？可怜的小天使，这可要委屈你一会了！”

贝尼格纳不管那一套，抓住孩子的胳膊和两条腿，“扑通”一声把他放到盆里了。我的基督！“调皮鬼”没命地叫唤起来，叫得马约尔广场都能听得到。贝尼格纳在他身上擦了肥皂，使劲地搓了又搓，她对孩子的哭闹全然不顾，仿佛那是欢乐的表示。只是哈辛塔心肠软，她搅动着盆里的水，想让孩子感到这是很好玩的。最后，孩子终于受完了罪，哈辛塔把他从水中抱出来，用一条大浴巾裹好，紧紧地搂在怀里对他说，现在他可漂亮啦。哈辛塔的亲切和温暖使孩子平静下来，不再嚎叫，只是低声抽泣。由于洗得干净，又刚从水里出来，“调皮鬼”的脸蛋红润发光，好似红苹果。她们擦干他的身子，那微弯的小胳膊，细嫩的皮肤和极为秀美的体型，不时引起夫人们的赞叹：“真象个圣婴耶稣！……这娃娃真俊！”

接着，她们开始给他穿衣服。一个人给他穿袜子，另一个人给他穿一件很漂亮的衬衣。“调皮鬼”不愿穿衣服，又闹起脾气来。她们拿来一面镜子，让他自己照一照，看他是不是由于自爱和自负而高兴起来。

“现在吃晚饭了……你想吃吗？”

“调皮鬼”把嘴张大，打了几个呵欠，意思是他很想吃饭。

“啊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你等着，给你吃的东西可香啦……”

“土豆！”他饿得叫起来。

“看你，什么土豆？要吃蛋糕，杏仁汤……”

“我要土豆，他妈的。”他跺着脚重复说。

“好吧，土豆就土豆，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衣服已经穿好了。新衣服是那样合身，象是专门为他做的一样。“调皮鬼”走进比柳恩达斯孩子们的房间，那里放着供他们玩耍的神娃娃，孩子们看到了“调皮鬼”，没有起哄喧闹。开始他们感到突然，接着象是高兴的样子，最后产生了妒忌和猜疑的感情。那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两个女孩已快长成大姑娘了，是拉蒙前妻所生，贝尼格纳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

小胡安尼托面对着神娃娃发起呆来。他关于人类自由和集体财产的思想所做的第一个表示是用手去摸彩色蜡烛。有位姑娘对这种粗野无礼的行为是那样反感，马上拼命地尖叫起来，差一点没有闹出一场风波。

“啊，我的上帝！”贝尼格纳惊叫道，“这个小野孩子会给我们找麻烦的……”

“我要给他买很多蜡烛。”哈辛塔说，“孩子你喜欢蜡烛，对吗？”

他主要喜欢的是填饱肚子，因为他又打开了呵欠，似乎饿得够呛。

“去吃饭，去吃饭。”贝尼格纳把所有孩子都叫到一起。于是，她把一大堆火鸡放在孩子们的面前。饭已给孩子们准备好了，因为那天晚上父母要到卡耶达诺叔叔家去吃晚饭。

哈辛塔忘记了一切，甚至连回家也忘了。在她给“调皮鬼”洗澡和穿衣时，根本没有想到时间。当她发现时间已经很晚时，便急急忙忙披上披风，和“调皮鬼”告别。她和孩子亲了又亲，吻了又吻。

“看你那个亲热劲，亲爱的！”姐姐笑着对妹妹说。在某种意义上，姐姐说得对，因为哈辛塔几乎要哭了。

二十四日上午，巴尔瓦丽塔做了些什么事呢？让我们来看看吧。她刚走进圣希内斯教堂，埃斯图皮尼亚就象冲击的猎狗一般向她跑来，一边搓手一边说：

“加利西亚的牡蛎到货了，我没想到鲑鱼也到了！昨晚我一夜没睡，不过肯定我们可以弄到手。是今天火车拉来的。”

不管伟大的罗西尼怎么坚持说他那一天虔诚地望了弥撒，我也不会相信。更有甚者，当神父把手指举向圣体时，可以肯定埃斯图皮尼亚没有象以往那样受感化，也没有象往常捶胸捶得那么响。他的思想开了小差，只是想着怎么轻而易举地买到东西。他觉得那天做弥撒的时间特别长，长得受不了，真想贸然而坦率地和神父说说，让他快点结束。最后巴尔瓦丽塔夫人和她的朋友总算走出了教堂。埃斯图皮尼亚总爱献殷勤，让人觉得什么棘手的事一到他手便会马到成功。他做什么事都竭尽全力，只是爱故意把困难夸大以表现自己：

“依我看来，”他以俾斯麦① 向信不过沙俄的威廉② 皇帝进奏的语调说，“‘小台阶’的火鸡不都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肥。今天我一出门就到那里挨个掂了掂分量，坦率地说，我看还是买冈萨雷斯的。这家的阉鸡又肥又大……我也掂了一下分量。总之，您看着办吧。”

他们来到古奇列罗斯大街买鸡，卖鸡人在一旁轰赶着，埃斯图皮尼亚捉起来，放下，放下，又捉起来，整整折腾了两个钟点，而且对卖主的态度非常粗暴。他用他手上的硬功夫掂分量，分毫不差。他们在那里花了相当多的钱之后，又转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到拉内罗店里，选了些传统的农家蛇形杏仁酥，还花了一个多钟头买布。

“夫人今天所要买的东西，”埃斯图皮尼亚故意装作很累的样子，气喘吁吁地说，“最好是开一个单子，这样我们就什么也不会忘掉了。”

巴尔瓦丽塔急于想知道儿子昨晚睡得怎样，他们在十点半就赶回家中。这时哈辛塔把“调皮鬼”的事向婆婆讲明，婆婆主要感到惊讶，而不是高兴，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胡安尼托的病情那天大有好转，巴尔瓦丽塔放了心，便又和她的随从兼外交大臣到街上去了。还有些东西没买全，大部分是赠送家里亲戚朋友的。贵夫人一直在想着儿媳妇讲的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孙子呢？这件事很麻烦……胡安尼托的儿子！是真的吗？至高无上的圣母马利亚，多好的消息呀！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小孙孙！咳！这都是胡思乱想闹出来的……她有些怕……可是，这一切是不是哈辛塔凭空想象和天真幼稚的产物？算了，算了，等晚上睡

---

①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② 威廉一世(1797—1888)：普鲁士王国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

时，她一定要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巴尔多梅罗。

这天上午第二次出来又买了些东西。当两个人提着大包小包回家时，巴尔瓦丽塔在圣克鲁斯小广场停下来，她仔细地端详起神娃娃来。看来她想买一个。埃斯图皮尼亚开始纳闷了，他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圣克鲁斯家亲戚的孩子们都分到了神娃娃，夫人怎么又对这种东西感起兴趣来了呢。当看到夫人象开玩笑似地选中了一个最漂亮的神娃娃，而且果真买下来时，埃斯图皮尼亚更加感到惊讶。他刚要张口问："夫人，这个神娃娃是给谁买的？"但出于对夫人的尊重，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当他们登上家门口的台阶时，埃斯图皮尼亚老人更感到迷惑和奇怪了。巴尔瓦丽塔带有点神秘的口气对他说：

"把这些包给我拿着，你把这个东西放在斗篷下面，在我们进门的时候，不要给任何人看见。"

这样遮遮掩掩是什么意思？买回一个神娃娃象走私似的！作为走私的老手，埃斯图皮尼亚干净利落地让私货过了关。夫人从埃斯图皮尼亚手里接过神娃娃，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自己的卧室，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她用一条手绢盖好，人不知鬼不觉地藏进了她的玻璃柜子的最上面的一格。

在那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杰出的夫人一直忙个没完。埃斯图皮尼亚进进出出，看看还漏掉什么东西没有买，因为他知道，当人们以为什么都不缺了的时候，往往忘掉了最重要的东西。天黑了，哈辛塔还没有回家，巴尔瓦丽塔心中很不安。当看到哈辛塔拖着疲乏的步子，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狼狈地回家时，巴尔瓦丽塔跟她进屋并关起了门。在哈辛塔换衣服的时候，她一本正经地对儿媳妇说：

"孩子，你好象疯了……看你是在哪儿弄成这个样子……是

为了给我领孙子回家……今天下午，我几次要想把你这糊涂行为告诉巴尔多梅罗，可我没敢对他讲……你应该想到，这件事非同小可……”

这样的责备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巴尔瓦丽塔夫人应当考虑，他们没完没了地买东西，有这样那样的癖好，难道不允许别人有什么癖好吗？她训斥还不算，还发了一通议论，给可怜的哈辛塔浇了一瓢凉水。

“那个娃娃做我的孙子，倒是便宜了我。可你就没想到孩子妈妈那个破货可能会出面要孩子，使我们不得不打一场叫人头痛的官司？”

“她已经把孩子抛弃了，怎么还会出来要回孩子呢？”哈辛塔心中不服地回答，她想表现出对这类麻烦事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态度。

“会的，你要相信她会出面要的……你太简单了。”

“她要是来要，我就不给她。”哈辛塔蛮横地、斩钉截铁地说，“我就说，这是我的孩子，是我生的，谁要说不是，就请拿出证据来……走着瞧，请给我拿出证据来。”

正在换衣服的哈辛塔这时十分激动和气愤，她把衣服敞开，拍着胸脯和腹部，巴尔瓦丽塔企图做出严肃的样子，但是她没能做到。

“不，你应该拿出证据证明孩子是你生的……不过，你别发疯了，现在先冷静下来，咱们明天再谈。”

“啊，妈妈！”儿媳妇也软了下来，“您是没有看见那个孩子！……”

巴尔瓦丽塔刚拉门要走，又回转身来走到儿媳身边说：

“那么，是象吗？……你肯定象吗？……”

"您是不是想看看他？想看，还是不想看？"

"好吧，孩子，我们是要看他一看……不是我不相信……我需要证据，确确实实的证据……我不相信，可能是一种幻觉产生的相象，只要是胡安尼托没有打消我的疑团，我还是认为，你的'调皮鬼'应该去的地方是孤儿院。"

五

那天晚上，富有的胡安尼托家的晚饭极为丰盛和愉快。实际上不是晚饭，而是一次推迟了的晚宴。由于这家人不喜欢熬夜，晚宴严格地控制在一定时间之内。火鸡和阉鸡是准备以后几天吃的，那天晚上餐桌上摆的全是属于龙宫里的东西。只是给胡安尼托上了肉。那天他身体已经好多了，可以上餐桌吃饭了。这次夜餐堪称是一次真正主教大宴，鱼鳖虾蟹、各种海味，应有尽有。每道菜都很讲究，烹调得味美可口，可谓天堂之乐。餐桌上有二十五人，看得出，来宾中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上面讲过，家族的攀缘藤往那儿伸出了各种繁茂的枝芽。来宾中有卡萨-穆尼奥斯侯爵，出身金融贵族，有一位叫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是格拉维利纳斯公爵的弟弟，出身老贵族，他和特鲁希略家族结了亲。这两家的结合实在是门当户对，一家是高贵的阿尔瓦子孙，另一家是廷托雷罗斯大街地地道道的五金行老板帕斯库亚尔·穆尼奥斯的后代。餐桌的另一边，我们看到差不多象店员打扮的萨马涅戈，他紧挨着大银行家鲁伊斯-奥乔亚。比利亚隆加代表议会，阿巴里西代表市政，华金·佩斯代表法院，而费德里科·鲁伊斯一人同时代表着很多方面：新闻、文学、哲学、音乐评论、侦探、社会经济、考古和化肥公司。穿着细料礼服的埃斯图皮尼亚代表哪一方面呢？毫无疑问，他是

代表老商界，波斯塔斯街的老传统和走私贩子。由于他为人十分虔诚，也许还代表老一辈的宗教信仰。堂马努埃尔·莫雷诺·伊斯拉那天晚上没有出席，但是“胖子”阿纳伊斯和古梅辛多·阿纳伊斯却领着巴尔瓦丽塔第二，安德烈娅和伊萨贝尔这三个姑娘来做客了。这三姐妹和姐姐哈辛塔相比大为逊色。哈辛塔那天穿了件红底黑、白条格的素淡衣服，显得格外苗条秀气。巴尔瓦丽塔也打扮得很入时。每当众口赞赏海味种类繁多、味道鲜美的时候，埃斯图皮尼亚便从他餐桌尽头的座位上把巴尔瓦丽塔偷扫几眼。在不瞟他的偶像的时候，他便低声和邻座的人交谈，不停地将那鹦鹉般的身影从一边晃到另一边。

饭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都兴高采烈，胃口很好。胡安尼托这个无赖，为了让阿巴里西和鲁伊斯高兴，便向他俩劝酒。这两个人好要酒疯。他用雪利酒没有把他们灌醉，最后用香槟把他们灌醉了。阿巴里西喝醉时，总是表现出一种为了民族光荣而迸发出的激情。伴随酒醉而来的是大谈爱国，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因为他说起话来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为特拉法尔加海战①中的英雄们干杯，为卡亚俄②海战中的英雄们干杯，还为其他海上的英雄们干杯；此人是如此激动，嗅觉迟钝的鼻子向上翘着，自称丘鲁卡③和门德斯·努涅斯④是他的爸爸。鲁伊斯也大谈爱国主义和英雄；但他喜欢谈陆战，而且用一

① 特拉法尔加：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南部的岬角。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国、西班牙海军联合舰队和英国海军舰队在这儿进行了大海战，结果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军战败。

② 卡亚俄：秘鲁中部濒海城市。一八六六年五月西班牙舰队在这儿打了一仗，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③ 丘鲁卡(1761—1805)：西班牙海军将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牺牲。

④ 门德斯·努涅斯(1824—1869)：西班牙海军将领，曾指挥西班牙舰队轰炸卡亚俄港，但未获成功。

种有点残忍的语调。他搬出了得土安①和萨拉戈萨②两大战役，破口大骂外国人。最后他说："我们的未来在非洲，海峡只不过是西班牙的一条小溪。"突然，伟大的埃斯图皮尼亚站了起来，他酒杯在手，大家莫名其妙地、沉静不语地看着他，接着，他发表了简洁的讲话。尽管他没有醉，但却非常激动，似乎哭了。他为崇高的商号干杯，为胡安尼托家高贵的先生们干杯，为……说到这里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下，然后亲切地看了哈辛塔一眼……也许是出于他的希望……猜想和信仰，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为高贵的家庭早生贵子而干杯。

哈辛塔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所有的人，包括胡安尼托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赞赏埃斯图皮尼亚的风趣。饭后，人们在大厅谈古论今，哈辛塔翻来复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丈夫还没有醒，她就出去望弥撒了。在圣希内斯教堂望完弥撒之后，她便到贝尼格纳家去。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使人十分伤心的场面。所有的小外甥都正在又吵又嚷，谁说也不听，一见她进来，便都跑来告状。看，小胡安尼托干的好事！他眼里根本没有上帝！……他把神娃娃的头都给揪下来了……最可恨的是他干这事时还笑，好象很好玩。真该死！他不要脸，好狠心，是个刽子手。就这样，伊萨贝尔、帕基托和其他孩子都纷纷出来作证，你一言，我一语，乱糟糟地吵成一团。由于气愤已极，一个个连话都讲不清楚了。他们踮着脚尖，拉住姨妈，争先恐后地抢着讲。可是，那个可恶的小混蛋在哪里呢？小胡安尼托那聪明而调皮的脸蛋出现在哈辛塔面前。他看到哈辛塔，有点发愣，不知如何

① 得土安：摩洛哥北部城市。一八六〇年，西班牙军队与摩洛哥军队发生了一场大战，结果西班牙大胜并侵占了这座城市。

② 萨拉戈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一八〇八年西班牙人民在这儿与法国侵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是好地靠到了墙边。哈辛塔忍住笑，装着严肃的样子走过去叫他讲讲干了些什么坏事。连神娃娃的头都给揪下来了！……“调皮鬼”不好意思起来，把脸转到一边，一个手指放在鼻孔里……养母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掏不出来，这时候孩子们又发狂似地一齐指控“调皮鬼”。他们谴责他干尽了坏事，嘲笑他粗野，缺乏教养。

“姨妈，你不知道，”拉莫娜边说边笑，“他吃橘子皮。”

“猪猡！”

另一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出来揭发说，那天上午，他看见小胡安尼托在厨房里啃土豆皮，太肮脏了。

哈辛塔吻了吻小罪犯，对此，孩子们都很惊奇。

“看你这围兜多么漂亮。”

小胡安尼托的围兜似乎是用来擦过地板似的，全身衣服也脏得使人难以目睹。

“姨妈，”伊萨贝莉塔① 委屈地说，“你是没看见……他老是在地上爬，还象驴一样的尥蹶子。他跑到垃圾堆里去，抓起一把一把的灰朝我们脸上扬……”

贝尼格纳望好弥撒后回来了，她证实了所有那些事情，尽管语气是宽容的。

“亲爱的，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野小子。可怜的小东西……看得出他以前是在些什么人中间长大的。”

“说得对……正因为这样，以后我们才要教养他。”

“他说话可粗野了！……把拉蒙给乐坏了！……你是不知道他那大老粗的话多么使拉蒙开心。昨晚叫他把我们闹得不亦乐

---

① 系伊萨贝尔的昵称。

乎。他要找他那个何塞爸爸，还想念他住过的‘猪圈’……可怜的小东西！今天上午他在我大厅里撒尿。等我赶到时，他已经撩起了围裙……谢天谢地，他没有想到往小圆桌上撒，而是尿在焦炭箱里……我不得不把大厅的门锁上，要不，他什么都给我毁坏了。你看见他是怎么对待神娃娃的吗？拉蒙很喜欢他，他又上街去买神娃娃了……除了他，谁受得了这样的胡闹？你真不知道昨晚这里那股热闹劲。所有孩子都一齐哭起来，可他却抓起神娃娃在地上乱摔。”

“可怜的孩子！”哈辛塔抚摩着她的养子叫了起来。为了不让其他孩子妒忌，她也抚摩了他们。“你们不知道他和你们受的教育不一样？他以后会学好的。是吧？我的儿子。（小胡安尼托点了点头，看上了哈辛塔的耳坠）……是的；哎，你可别扯掉我的耳朵……你们大家要成为好小朋友，要象亲兄弟一样。对吗？小胡安尼托，你以后再也不会弄坏神娃娃了……是不是呀？好了，他是说到做到的。拉蒙西塔，你是老大，你要教着他点，别跟他打架。”

“他最不要脸，他还要吃蜡烛呢。”拉蒙西塔说道，她不想和解。

“蜡烛不是吃的，不能吃，是用火点的东西……你们看着，他很快什么事情都能学会……别以为他不行。”

“他老是用手抓饭吃，真叫人没办法。”贝尼格纳笑着说。

“夫人，看你说的，他长了这么大，从来就没有见过叉子，你要他怎么会用呢？……可他一定能学会的……你没看到他多聪明吗？”

比柳恩达斯买了些神娃娃进来了。

“好了，看看这些娃娃能不能免上断头台。”

“调皮鬼”看着娃娃，不怀好意地笑了。其他孩子赶快上去把娃娃拿起来，做好了一切防备，以免它们遭野小子袭击，然而“调皮鬼”站在养母身边一动也不动。这就和动物一样，小孩子早熟的强烈本能使他紧紧地依偎着哈辛塔，只要她在，他就不离开一步……他象小狗一样，很快就从周围的人中识别出主人，并摇头摆尾地凑到她身边，向她表示亲热。

哈辛塔以妈妈自居，心中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她要以全部的心血疼爱那个可怜的孩子。孩子是另一个女人生的，这是事实。但是，一和她本人的幸福和小胡安尼托相比，这一想法便逐渐淡薄了。是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已经死去了，即使还活着，也一样，反正她已经把孩子抛弃了。对于哈辛塔来讲，只要是她丈夫的儿子就够了，就值得爱。贝尼格纳爱她丈夫前妻的孩子，不是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吗？那么，她对小胡安尼托也象是自己亲生的一样。没有什么好讲的，忘掉一切，决不后悔。在一时感情冲动之下，夫人脑子里产生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计划。“通过吉列米娜帮忙，”她想，“我来一个小题大作，就说孩子是从育婴堂领出来的，这样不论在什么时候，谁也不能把孩子要走。她会办好这件事，搞一个合法的证件……我们将成为骗子手，但上帝会保佑我们的骗局的。”

她抱起孩子吻了又吻，叫他做个好孩子，不要干坏事。小胡安尼托一被放到地上，就抓起了比柳恩达斯的手杖，令人惊慌地直扑神娃娃。比柳恩达斯并不阻拦他，只是笑着叫道：

“我的钱啊！再见喽！哎！……救命啊！警察！”

屋子里充满了惊恐不安的齐声喊叫。拉蒙西塔的表情十分严肃，她真的以为应该把警察叫来。

“‘调皮鬼’，过来，这要不得。”哈辛塔边叫边跑过去把他

捉住。

有一点使得这位少妇高兴的是，小胡安尼托除了她，谁的话他都不听。不过对她的话也并非全听，小胡安尼托狡猾地看了看她，停止了自己的进攻行动。

“孩子已经和我搞熟悉了，”她在想，“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妈妈，我要真的当他的妈妈了……好，好了，我要竭尽全力教育他。”

最特别的是，当她要告辞时，“调皮鬼”也要跟她一起走。

“我还要回来，我的宝贝孩子，我还要回来的……你们看，他和我多亲！你们看见了吗？你们都要好好玩，别吵架。要是谁坏，我就不喜欢谁……”

六

不亲眼看看儿媳妇给她买的宝贝孙子，巴尔瓦丽塔的怀疑就难以消除，因此，也就下不了决心。是真还是假，夫人想要见见面，观察一下。在胡安尼托有人作陪的时候，婆媳俩找了个借口，出了家门，直奔贝尼格纳家去。路上，哈辛塔又一次试探婆婆的态度，希望她的偏见已经打消，但她发现巴尔瓦丽塔和前天一样，脸色还是那么严肃，满腹疑虑的样子，哈辛塔心中很难过。

“巴尔多梅罗觉得不是个滋味，他说要有证据……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事你做得太轻率了……”

当巴尔瓦丽塔进了贝尼格纳的家门看到了“调皮鬼”时，她的脸非但没有开朗起来，反而更加阴沉了。她仔细地端详着给她介绍的孙子，一句话没有说，然后又看了看儿媳妇。哈辛塔心中焦躁不安，喉咙象哽住一样，说不出话来。当哈辛塔准备听到

断然拒绝的话语时，这位奶奶却突然高兴地拼命叫起来：

“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小宝宝！过来，过来，让我来抱抱。”

她用力地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调皮鬼”不愿意叫她抱，不禁尖叫了一声。

“我的好孩子！……小心肝……你多福气，多俊！……好小子，小宝贝；亲亲奶奶。”

“你看象吗？”哈辛塔不知怎么说才好，这样问了一句。正象俗语所说，巴尔瓦丽塔看得简直入迷了。

“象的，象的，”巴尔瓦丽塔上下打量着孩子，“象极了，孩子，太象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我觉得看到他就象看到了四岁时的胡安尼托。”

哈辛塔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从孩子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夫人更为仔细地端详着孩子的面容补充说，“那个贱货长得蛮漂亮……这孩子真是十全十美。”

夫人再一次抱起孩子吻起来。

“没什么可说的了，孩子，”她果断地说，“带他回家。”

哈辛塔要的就是这句话，但是巴尔瓦丽塔马上又改了口：

“不……我们先别急，先要和你丈夫讲一讲。今晚你一定要把这事告诉他，我回去再探探巴尔多梅罗的口气……不错，是很象，象极了……”

“那您以前还怀疑哪！”

“你要我怎么说哪……是要怀疑的，这种事是要很慎重的。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我昨晚都梦见这个娃娃了，你信不信呀？昨天，我不由自主地买了个神娃娃。我没动脑筋就买

了……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老是在想这件事。”

“我就知道您一见这孩子……”

“我的上帝！今天商店都关门了！”巴尔瓦丽塔沮丧地叫道，“要是商店开门，我马上就去给他买套小海员服，配上‘努曼西亚’牌的帽子，穿起来多好看！我的宝贝，过来，别跑；我真喜欢你，我是你奶奶！这些傻孩子告诉我黑国王的骆驼① 摔碎了，好，我的心肝，摔得好，我要给我孩子买一大堆骆驼和国王，黑的，白的，各种颜色的都有。”

哈辛塔开始妒忌了。不过当她看到小胡安尼托不愿意叫奶奶抱，而是从奶奶怀里挣脱出来找他“真正的”妈妈时，她才放了心。在我们所说的场面中，又开始了对小胡安尼托的指控，说他干了一连串的各种各样的野蛮事。五个检察官围着两位夫人，以最富有诋毁性的语言，各自诉说自己的委屈。上帝保佑，看小胡安尼托干过的好事！他拿了伊萨贝莉塔的一只靴子，放在盛满水的脸盆里，让它象鸭子一样地游水。

“啊！真有意思！”巴尔瓦丽塔叫了起来，在小胡安尼托的脸上吻了又吻。

后来，小胡安尼托把自己的鞋脱掉，因为他脏惯了，总喜欢赤着脚在地上走。

“啊！好极了！……”

他还把袜子也脱掉去赶猫，抓住猫尾巴，甩了好些圈……弄得可怜的小猫发起脾气来……小胡安尼托还爬到饭桌上，拿着棍子捅灯……

“啊！有趣极了！你们看，真是倒霉！”巴尔瓦丽塔长长地叹

---

① 一种玩具。

口气说道："今天商店都关门了，……因为一定要给他买小衣服，买很多很多……在'孩子'商店里有一些花袜子和针织小衣服，做得很漂亮……我的小天使，过来，过来跟奶奶……啊！……这个小淘气已经和你熟了，除了你他谁也不跟。"

"当然罗……"哈辛塔得意地说，"不过，不！他不光是跟我，他是个好孩子，是吗？也喜欢奶奶，对吗？"

告辞之后，婆媳俩走到街上又胡乱地扯了一阵，最后说定：就在那天晚上她们分别向各自的丈夫谈这件事。

那天是二十五日，家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胡安尼托感到疲乏、头痛，早早吃完饭回房去了。妻子没敢对他说什么，准备第二天再说。她早已准备好了全部要讲的话，她相信她会毫不含糊地、倒背如流地讲出来。二十六日上午，胡安尼托刚起床，巴尔多梅罗就走进了儿子的房间，父子俩关在屋里约有半个小时。两位夫人在客厅里等着，急切地想知道谈话结果。巴尔瓦丽塔的话是令人沮丧的：

"孩子，巴尔多梅罗不太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说这需要证据……你看，要证据；关于相象一事，他说可能是我们的幻觉……现在我们看看胡安尼托是怎么说的吧。"

婆媳两人是那样性急，希望听到一点父子俩的谈话，但是一句也听不见。谈话声音很低，有时象是胡安尼托在笑。她们费尽心机还是无法很快地把那折磨人的疑团解开。象是魔鬼作祟，正当巴尔多梅罗从儿子房间走出来时，偏偏比利亚隆加和费德里科·鲁伊斯这两个不速之客进了书房。前者缠住巴尔多梅罗谈向国库贷款问题，把自己和别人的钱出借，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捞回百分之百。后者直接钻进了胡安尼托的房间，哈辛塔无法再和丈夫谈话。但是当她看到胡安尼托笑着向她投来狡黠

而带点嘲弄的目光时，她很吃惊。

大家都去用午餐了，秘密仍然没有揭开。哈辛塔说，她从来没有象那时那样想给某人一顿耳光，把他打翻在地，再踹上几脚。鲁伊斯坐在她和丈夫之间，象只蜜蜂一样嗡嗡乱叫，没完没了地谈些乏味的、令人厌烦的事儿。哈辛塔真想把他活活宰了。这个该死的家伙那段时间却对古城堡着了迷，正在调查研究西班牙所有保留下来的差不多快要倒塌的古城堡。他要写一部关于纹章学、考古学和惊人的兵法学巨著。说真的，即使这部书写得再好，也毫无用处。他那套捕风捉影、言过其实的东西真是腻味人，什么这些废墟是拜占庭的呀，那些废墟是伊斯兰教的呀，或者另外一些又是什么混居摩尔人中间的西班牙人影响的具有罗马特点的古炮呀。

“噢！科卡古堡！还有图雷加诺城堡呢？……但是，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别尔索城堡……啊！别尔索堡！……那个地区拥有惊人的财富。”

原来他所谓的财富是些颓墙断壁，风化腐朽的屋檐和一块块石头往下掉的堡垒。鲁伊斯瞪着失望的眼睛，叉着双手，两肩耸得同耳朵一样高，说：

“在庞费拉达城堡有一个窗户……咳……至今我说不出个究竟……”

也许他认为，从那个窗户里能够看见上帝和整个天宫。“去你的窗户吧！”对这顿午饭十分反感的哈辛塔心中想，“我真想把你和你那些该死的古城堡从那个窗户一起扔到大街上去。”

比利亚隆加和巴尔多梅罗对于那位令人难以忍受的朋友的激昂情绪丝毫没有注意，他们在专心地谈论着正经事情。

“因为，您可以设想一下……国家银行行长……发放长期定

息公债，并且如实发给期票，利息是百分之十二，您看看合算不合算吧……”

“真是难以想象……可怜的国家啊！”

有一小会工夫，只剩下胡安尼托和妻子单独在一起，他们可以互相说几句话了。哈辛塔正要问胡安尼托，胡安尼托竟抢在妻子之前，以亲切的口吻说了一句话，使哈辛塔愣住了。他说：

“亲爱的，你来，那么说，我们有小孩子了？”

不可能再作解释了，因为谈话变得象吵架一样，而且又来了几位朋友，大家又说又笑，捉住费德里科·鲁伊斯不放，拿他的古城堡开心，并且一本正经地问他是不是把所有的古城堡一个也不漏地全研究过了。后来，话题又转到政治上。哈辛塔大失所望，在她能和婆婆交谈时，婆婆满面愁容对她说：

“糟糕了，孩子，糟糕了。”

晚上，又一次聚餐，饭后是聊天，而且有很多人。哈辛塔一直熬到夜间十二点。客人一个个地告辞了。她真想把所有窗户打开，拿块桌布象赶苍蝇一样，把所有人一下子赶出去。当她和丈夫单独在一起时，她感到自己的家就象天堂一样。但是她的心里有如此大的焦虑，以致难以享受夫妻的恩爱。最后，两个人总算单独到了卧室。

胡安尼托象是抓洋娃娃一样，抓着妻子说：

“亲爱的，你的感情是天使的感情，不过，你的心飞到了天上，想入非非起来。你受骗了，你上了人家的圈套。”

“看在上帝面上，别对我这么说。”哈辛塔嘴里嘟哝着，她想说话，但半天说不出来。

“如果最初你就对我讲……”胡安尼托非常亲切地说，“可你

一直瞒着我，现在你是自食其果……咳！女人家！所有女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当她们想象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时候，(这是司空见惯的)就做起她们凭空虚构的文章来……”

可怜的夫人心乱如麻，不知讲什么才好。

“那个何塞·伊斯基耶多……”

“他是个无赖，他把你给戏弄了……只有象你这样天真幼稚的人，才会落入如此拙劣的圈套。使我吃惊的是伊斯基耶多怎么能想出这种主意来……他是那样的笨，笨极啦，在他那个脑袋瓜里不会有这种发明。尽管他很粗野，也不是个诚实的人，但表面看起来象是很正经的人。不，这个人想不出这样巧妙的骗局。要不我把他看错了，要不这主意出之于一个靠吃菜豆过活的小说家的脑袋。”

“可怜的伊多他也干不出来……”

“明明是欺骗，这错不了。你不必怀疑。说孩子是我的儿子这个最初的想法应是他的主意。这是由于他的猜疑和伤感艺术家的灵感而想出来的，而另一个得到启发就说：‘干吧，这里有笔买卖。’伊斯基耶多他自己是想不出来的，这一点我敢肯定。”

哈辛塔很懊恼，她想不顾一切地进行辩解。

“小胡安尼托是你的儿子，你别否认。”她哭着反驳说。

“我对你发誓他不是……你想要我怎么对你发誓？啊！我的上帝！我现在想起来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是伊斯基耶多前妻闺女的儿子。可怜的尼科拉萨！生下孩子她就死了。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要是我那儿子活着，应是同这孩子同年，他们只差三个月。”

“要是他活着！”

“要是他活着……是的……你听我把话给你讲得多清楚。这

就是说，他已经死去了。”

“你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这事，”哈辛塔严肃地说，“你最后给我讲的是……我知道是什么……我真不愿意回忆这些事，不过，尽管不愿意，可老是在我脑子里打转转。你对我讲：‘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我想帮助她，但是没有找到她。’我问你，这是不是你对我讲的？”

“是的，这是真的，半点不假。但是，以后还有另外的插曲，我从来没有对你讲过，因为没有什么必要。那是我们结婚一年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时我们正过着十分甜蜜和睦的生活……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对妻子讲的，因为女人心眼窄，想不开，过于心细，而你尤其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总是沉不住气，又吵又闹，不去考虑具体情况，不看做事的动机，所以我便闭口不谈，我坚信我沉默是对的。发生的事对我并非不利，我完全可以告诉你，可是，要是你误解了呢？现在到了对你讲明的时机了，瞧瞧你是怎样一种看法。我可以向你保证再没有其他事了。我要对你讲的，是我对你讲的故事的最后一节。事情就是这样，讲完了，……天色已晚，亲爱的，我们睡吧。明天……”

七

“不行，不行，不行！”哈辛塔又气又急地叫起来，“现在就说……你看我急成这个样子能够睡得着吗？”

“那我可要上床了，亲爱的，”胡安尼托说完准备就寝，“我对你讲的事情将使人毛骨悚然。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我给你讲是为了证明你受骗了。看你哭丧着脸，要不是因为这事相当凄惨，我早就对你讲了，让你笑一笑……你将会心服口服！对这种荒唐事，你不要焦急。你这个人心肠太好了。习惯在天上飞

的天使，在地上走的时候就寸步难行了。”

把小胡安尼托收做自己的儿子，象亲生儿子一样地抚养他、教育他，这在哈辛塔的思想上已经扎下了根。由于一个证据，由于有她所要忘掉的那个讨厌女人掺入的一个情节，把小胡安尼托从她身边夺走，她感到伤心极了。特别是她仍在喜欢“调皮鬼”，她对小胡安尼托那种特有的亲昵和溺爱，使她反对把孩子扔到大街上去。即使她的丈夫、婆婆和所有的人都嘲笑她，并把她当成疯子和荒唐可笑的人，她也决不抛弃孩子。

“现在，”胡安尼托盖好了被子继续说道，“你和你那小说告别吧，与伊多和伊斯基耶多两位天才的伟大发明家再见吧……现在，我再接着往下讲……我最后一次对你讲的是……”

“是她离开了马德里，你打听不到她的下落。这是在塞维利亚你对我讲的。”

“你的记性真好啊！时间如同流水，在我们结婚后的一天，你突然走进我的房间……你给了我一封信。”

“我？”

“是你。信是带给我的。我打开一看，顿时有点发愣了……当时你问我什么事，我对你说：‘没什么，是可怜的巴列多尔的妈妈要我求市长给巴列多尔找个工作……’我拿了礼帽就上街了。”

“她又回到了马德里，她给你写信，叫你去……”哈辛塔坐到床边，眼睛盯着丈夫，压低声音说道。

“就是说，她是找别人给我写的信，因为可怜的姑娘她不会写……‘先生，你必须到那里去一趟。’你要相信，你可怜的丈夫去的时候，心情是很不好的。你难以想象她的复活使得我多么作难，因为我原以为她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她现在

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为什么要来找我？'我心里想，'肯定这其中有孩子问题。'这事使我心情很沉重。'但是，说到底，有什么法子呢？……'我一走上阴暗的台阶，心里就这样想。那所房子座落在奥尔塔莱萨大街，看样子象是客栈，下面有一家棺木商店。是什么事呢？是那不幸的女人带着她的儿子来到了马德里，干脆把话说明了，也是我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男人，是个穷光蛋，这没有什么稀奇……可怜的孩子一到马德里就病倒了。可怜的女人处境很困难。她能找谁呢？当然要找我。我对她讲：'你做得完全对……'最不幸的是那可怜的孩子患了白喉症，而且已经垂危。当我赶到的时候……说出来你会象我当时一样地感到难受……是的，当我赶到的时候，可怜的孩子已经快断气了。看到她哭得象泪人儿一般，我对她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当然了，要是早告诉，我还可以带一两个好医生来，天知道，说不定能把孩子救活的。"

哈辛塔默不作声，害怕得说不出话来。

"你当时没有哭吗？"这是她想出的第一句话。

"我可以向你肯定，我那一阵……咳！那一阵真是难受极了！但是，在家里，在你面前，我必须装作没事似的。那天晚上，你去皇宫，我也去了；但我向你发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象那天晚上一样感到内疚的悲痛。你大概不记得了……当时你什么也不知道。"

"那……"

"一切全完了。我在楼下商店里给孩子买了个最漂亮的蓝色小棺材，把它放在一辆十分排场的马车上，由两匹装饰着羽毛的马拉到了公墓。没有什么人陪送，只有福尔图娜塔的丈夫和老板娘的丈夫，或是她的什么人。你看事情有多巧，在雷德·德·圣路

易斯，我碰到了妈妈……她问我：‘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我是从莫雷诺·巴列霍家来，他今天摔断了一条腿。’我说这话是真的，他从马上掉下来，一条腿被摔断了。在和妈妈说话的时候，我看到拉着小蓝棺材的马车沿着蒙特拉街走下去消失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把这些事情早告诉你，不是要给你带来很多苦恼、妒忌和麻烦吗？”

“也许不会，”妻子叹了一口粗气说，“这要看以后的情况，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所有以后的事情都很平庸无奇。自从把孩子埋葬之后，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到孩子妈妈匆匆离去。你可以相信我，我对她失掉了任何兴趣。唯一的感情是对她所遭不幸的同情，她和那个粗野、残暴的家伙很难一起生活。那个男人虐待她，连气都不让她喘一口。可怜的女人！当那个男人还在公墓的时候，我就对她说：‘你怎么能同这个野兽一起生活，受他的气？’她回答我说：‘除了这个野兽之外没有任何人保护我。我简直不敢看他那副模样；但是出于感恩……’这种生活是很痛苦的，既讨厌他，又感激他。你看到了，亲爱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不幸，多少穷困……好了，我再接着往下讲。那不幸的一对使得我很头痛。那个家伙是市集上摆摊卖货的小贩，他企图寻求一个村镇的司库职务。这畜生好大的口气！他的苛刻要求，甚至逼得我够呛。我很快就明白了，他想敲诈我一笔钱。可怜的福尔图娜塔对我一言不发。那个畜生不准许她看我一眼，而且没有他在场，不许跟我讲话。她是那样地怕他，在他面前头不敢抬，眼不敢睁。听老板娘对我讲，有一天晚上，那个粗暴的家伙想把她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她看了我一眼。他就是这样说的……你可以相信我，那天晚上，福尔图娜塔在我身上激起的只是怜悯。

她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她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她又瘦又脏，穿着破衣烂衫，身上散发着臭味。贫困、猪狗一样的生活，加上和那个野人在一起，使她的动人魅力失掉大半。过了三天，我实在受不住那个野兽的苛求，我全部同意了。我只能说这句话：'金银搭桥，躲着仇人走。'诈骗我一笔钱，我不在乎，只要看到他们离开就可以了。我出了钱，条件是他们马上就走。先落个清静，然后万事大吉。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亲爱的，使我高兴的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那两个人的消息。"

哈辛塔的目光一直盯在床单的图案上，丈夫抓住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她嘴里不住地在说，"可怜的'调皮鬼'，可怜的小胡安尼托！"突然，一个念头象鞭挞一样闪进了她的脑海，使她从垂头丧气的精神状态中重新振作起来。那是最后一个信念，这信念疯狂地在作垂死挣扎。任何东西都不甘心于死亡，而过错也许是最不甘心自己死亡的。当过错由于通常所讲的荒唐而败露时，出于自爱它还要做出绝望的努力以延长其存在。哈辛塔从破灭的幻想中，找出了最后一个理由，也是最后的一招，也许因为她已再无他计可施，她就果断地拿出了最后一着。

"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可能是真的，我不去怀疑。但是，我只讲一句话：孩子象你，这又如何解释呢？"

一听到这句话，胡安尼托立刻大笑起来。

"象我！没有的事，也根本不可能有。这只有在你的想象中存在。那么大小的孩子，你想象他象谁，他就象谁。你现在再去好好看看他，不带偏见地仔细观察一下他的面容。不带偏见，而且要认真，你知道吗？……如果在这之后，你还觉得象，那就是活见鬼了。"

哈辛塔按照丈夫嘱咐，不带偏见在脑子里想了想孩子的面

容，真的……尽管有些模糊，还是象，但这种象却慢慢地消失了。在这注定要失败的绝望之中，夫人又施出了另外一招。

“你妈妈也觉得他很象你。”

“都是你使她的头脑发热。你和妈妈是中邪了。我承认这个家里需要有个孩子。我和你们一样，也很想要孩子。但是，亲爱的，孩子不能到商店里去找，也不能由埃斯图皮尼亚象装香烟一样放在斗篷下面带回来。至于你说的象，你要知道，傻瓜，这只不过是由于那可恶的寻找儿子的神话使你思想兴奋过度了。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如果作为历史，事情是虚假的，作为小说是低级庸俗的。要是不信，你注意看看帮你完成这一业绩的人。伊多，一个骗子手；伊斯基耶多，一个绅士阶级的疯子；吉列米娜，一个疯疯癫癫的圣女，最终也要成为疯子。接着又来了妈妈，她看到你发呆，也就犯起傻来。她和你一样，心肠太好，因而分不清是非。由于你们过于好心，请相信，有时需要把你们捆起来。不，你别笑，对那些太好太好心肠的人，到一定时候别无他法，只有把他们捆起来。”

哈辛塔苦笑了一下，丈夫非常亲切地抚摩着她，竭力安慰她，请求她躺下睡觉，哈辛塔终于同意了。

“明天，”她说，“你要和我一起去看看他。”

“看谁？……看尼科拉萨的孩子？我去？”

“即使仅仅出于好奇也要去……你就当做他是我们两个怪癖人买的东西。假如我们买了一只小狗，你就不想看看吗？”

“好吧，我去。不过，这要明天妈妈让我出门才成……这很有可能，我关在家里真要烦死了。”

哈辛塔在她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工夫，她发现丈夫已经睡熟。她没有困意，心里还在想着刚才听到的事情。那是多么

凄惨的情景！真是苦海无边！她对“调皮鬼”也想了很多，“他以为我现在越发喜欢他了。可怜的孩子，多好看，多惹人爱，可他不象……不过，我肯定他象……说这是幻觉！怎么能是幻觉呢？别跟我胡说八道了。他笑的时候，那小鼻子一皱，那眼眉……”就这样，她一直想到很晚才睡。

二十八日上午，望弥撒回来，巴尔瓦丽塔进了小两口的房间，对他们说天气很好，胡安尼托可以多穿点衣服到外面去走走。

“你们要辆车，到雷蒂罗转一转吧。”

哈辛塔想的正是这个，胡安尼托也一样。不过他们去的不是雷蒂罗，而是到了拉蒙·比柳恩达斯的家。拉蒙当时正在书房，看到他们进来，就陪着到了上房，想看一下那认子的场面，他以为会是令人感伤和富有戏剧性的。当看到胡安尼托见到孩子丝毫不动声色，没有一点父子感情的时候，他和贝尼格纳都感到非常意外。

“哎，机灵鬼，”胡安尼托坐了下来，抓着孩子的双手说，“确实长得挺漂亮，遗憾的是他不是我们的……你别急，夫人；真正的、合法的、我们自己亲生的小胡安尼托，或是哈维拉女神送来的小胡安尼托，很快就会降临的。”

贝尼格纳和拉蒙注视着哈辛塔。

“我们来看一下，”胡安尼托把自己当作看台，继续说，“你们都到这儿来，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不要有任何顾虑，说一说，这个孩子象不象我。”

一片沉默。贝尼格纳终于开腔了：

“说真的……我……我从一开头就没有看出象来。”

“我……我要说的和贝尼格纳一样。”

哈辛塔掩饰不住内心的混乱。

“你们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我……问题是你们没有好好注意看……总而言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能否认他很漂亮吗？”

“啊！这不否认……他将来必定成为一个大无赖。什么大人什么孩子，他爸爸起先是个游手好闲者，后来是普尔皮蒂略赌场的赌棍。”

“赌棍！这是什么意思？”

“噢！一个伟大的职业……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孩子的爸爸可能在休达流浪。”

“这，这不可能。”哈辛塔气愤地说，“你也来侮辱我的孩子？把他给我……孩子，你爸爸不是……对吗？”

大家都笑了起来。哈辛塔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她以亲吻孩子安慰自己，并说：

“你们看，他对我多么亲。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抛弃他，他是我的。”

“似乎你是花了钱的。”

八

孩子两手搂住哈辛塔的脖子，眼睛怀恨地瞪着其他人，象是对侮辱他身世感到气愤。其他孩子带他出去玩了，走之前，哈辛塔又唠唠叨叨地千嘱咐万叮咛，为此，贝尼格纳劝她不要对小胡安尼托如此亲昵。

“你住嘴……我说了，我不能抛弃他。我要把他领回家。”

“你疯了？”胡安尼托正颜厉色地说。

“没有，我清醒得很。”

“我看，你要慎重……我也不是说要把他扔到大街上，而是要把他送到孤儿院里去。这是个好办法，对孩子没有什么不好。”

“送到孤儿院里去！”哈辛塔叫道，脸涨得通红，“为的是要把他给我送到坟场……叫他吃那些残羹剩饭！”

“你想些什么？你简直是个孩子，你从哪儿听到孤儿们吃得这样差？夫人，夫人，你完全是个浪漫主义者。”

贝尼格纳和她丈夫使劲点了点头，表示浪漫主义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

“我也想保护他，”胡安尼托坚决地说，他尊重妻子的感情，谅解她的夸张的言语，“孩子脱离伊斯基耶多之手，到我们这里，这是他的造化。不过我们不要含糊。保护他是一回事，带他回家是另一回事。即使我想使你满意，那还需有我父亲的允许。你的好心肠使你胡思乱想。你说对吗，贝尼格纳？我曾对她说过，对那些太好太好心肠的人，有时要把他们捆起来。她这个人是个天使，傻乎乎地以为尘世是天堂。尘世不是天堂，对吧，拉蒙？我们的行动不能建立在天使的见解上。要是象她想的那样，天使们想到的和感觉到的一切都付诸实践，那尘世的生活将是怎样的呀，谁也无法想象。我们的思想应该建立在普遍的思想上，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道德环境。我完全懂得应当追求十全十美，但是不能践踏世界本身的和谐，那好了！……世界的和谐，你要知道，是一部巨大的机器，这部机器是由残缺不全的东西奇妙地结合而成的。啊，我说服你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哈辛塔满面愁容地回答。她被丈夫的奇谈怪论弄得有点糊涂了。

哈辛塔对胡安尼托的才智和博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他的

话很少表示异议。尽管她内心持有某些自己的独立见解，但谦虚和服从不允许她表露出来。就在她回答“是的，是的”之后没过十秒钟，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能有什么事，还不是小胡安尼托又在胡闹了！贝尼格纳一想就明白了，她慌忙跑到了餐厅，可怕的叫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勇敢的孩子们干得好！”胡安尼托说这话时，拉蒙·比柳恩达斯正想离开到他的书房去。哈辛塔也向餐厅跑去，过了一会，她慌慌张张地回来了。

“你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餐厅里放了一盘奶拌米饭，小胡安尼托踏着一把椅子上去，用手抓着吃起来……就这样，这样，他吃饱后，就把米饭倒在地上，用门帘擦手。”

这时候，传来了贝尼格纳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要打死……你……下流的东西，野小子！”

其他孩子也喊着叫着过来了。哈辛塔抱怨他们说：

“你们这些傻瓜就没有看见他在干什么吗？怎么不早来告诉一声？是不是你们故意要他这样做，事后好取笑他和这样大嚷大叫？”

“夫人，你快把他带走，快把这个小老虎从我家领走。”贝尼格纳怒气冲冲地走进来说，“加尔默罗的圣母！我的一盘奶拌米饭全完了！”

拉蒙的孩子一个个高兴地跳起来。

“都怪你们，笨蛋，是你们撺弄他干的。”姨妈冲着外甥们说，她是要找个人出气。

“你要给他来洗，”怒气冲冲的贝尼格纳说，“你，你，你看他

给我把门帘弄成什么样子了！”

“好，夫人，我来给他洗，你别着急。”

“还要叫我给他穿得干干净净的，我办不到。我自己的孩子就够我受的了……算了。”

“得了，你别这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

哈辛塔和丈夫到餐厅去了。看到“调皮鬼”脸上、手上和衣服上抹的全是油，他那个样子，真叫人感到可笑。

“好，勇敢的人们干得好！”胡安尼托站在小野孩的面前叫道，“手抓奶拌大米饭，这小子真叫我喜欢。”

“我把你给宰了，淘气鬼，”养母蹲在孩子跟前忍着笑对他说，“你弄得可真漂亮……你看，这要用多少肥皂给你洗。”

在给“调皮鬼”洗的时候，拉蒙家里的孩子把姨父围起来，爬在他的腿上，搂住他的脖子，对他讲野小子干的一大堆坏事。他不光吃蜡烛，还舔盘子，然后……把刀叉扔到地上。当爸爸拉蒙训他时，他就伸伸舌头说“他妈的”和其他一些脏话。还有呢……他干了一件很不知羞耻的事情，哎呀！他把衣服从后面撩起来，嬉皮笑脸地转过身，撅起小屁股给人看。

胡安尼托欲严肃而不能。最后，哈辛塔拉着小罪犯的手回来了。孩子已经洗过，换上了干净衣服。不一会，贝尼格纳也进来了，她完全消了气，站在妹夫面前一本正经地说：

“你手头有一个杜罗没有？我现在没有零钱。”

胡安尼托急忙掏出一个杜罗，在他把钱放在贝尼格纳手里的一刹那，哈辛塔和孩子们放声大笑起来，胡安尼托上了当。

“亲爱的，叫你把我给骗了。我忘了今天是愚人节①。你行，

---

① 愚人节为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有两手。开始我有点奇怪，怎么在这么有钱的家庭里还缺少零钱。”

“你们拿去吧，”贝尼格纳对孩子们说，“你们的姨父请你们吃糖。”

“愚人上当受骗，”胡安尼托笑着说，“我看我夫人想叫我们上大当，受大骗。”

“骗我，没有门儿，”贝尼格纳反驳说，“对这件事我们在这已经谈过很多，说真的，孩子可能是真的，但要说象，我们却看不出来。假如果然这个野小子不是咱们自家的人……我高兴极了，我请你们给我把他弄走，我自己这些孩子就够我头疼的了。”

临走时，哈辛塔和丈夫请求贝尼格纳把孩子再留一天。他们将很快做出决定。

那一天，哈辛塔听了很多刺耳话，但是最使她吃惊和伤心的是巴尔瓦丽塔悄悄对她讲的一番话。

“巴尔多梅罗对你这个过火的玩笑很不满意。胡安尼托对他都讲清楚了，没有这么个儿子，简直离谱太远。说真的，你太性急了。至于象不象的事，说心里话，孩子一点也不象，确确实实一点也不象。”

只听到哈辛塔说了这样一句话。

“可是您……圣母啊！也……”哈辛塔硬着头皮大着胆子说，“您也认为……”

“问题是你的幻觉把我给感染了，”婆婆竭力为自己的过失辩解，“胡安尼托说这是怪癖；我把它叫作幻觉。幻觉就象天花一样传染。固定不变的想法也是传染的。你看，正因为这样，我是那么害怕疯子，一站在他们的身边，我就吓得没了魂似的。问题是当一个疯子靠近我，并做怪相时，我也就会学着他做起来。

我们是些会模仿的猴子……是的，你要相信，象的问题那是幻觉。我们两个……我小点声对你说，咱们俩做了件荒唐可笑的事。现在怎么办呢？你脑子里不要想把孩子带回家来。巴尔多梅罗不同意，他是很有道理的。我……我对你说真的吧，我也爱上了那孩子。唉！他那野性子真好玩。他是那样的漂亮！那眼睛，那鼻子……那小嘴，那两片嘴唇！尤其是那小嘴撅起来的时候。来，你来看看我给他买的洋娃娃。”

她把哈辛塔带到更衣室。在拿出洋娃娃看了之后，她说：

“这里还有很多私货。你看，今天上午我到商店去了……你看这些东西：花袜子，蓝色针织衣服，英国式的。你看这顶‘努曼西亚’牌的帽子，这是我的怪癖。孩子要是穿起来，好看极了。我向你发誓，我要是不看着他头上戴着这顶帽子，我心里是会难受的。”

哈辛塔听了和看了这一切，不禁愁眉紧锁。

“您是不知道他今天上午干的事！”哈辛塔把奶拌米饭的事讲了一遍。

“啊！我的上帝！多好玩！他那是想吃东西……我和你说实在的，要不是因为巴尔多梅罗和胡安尼托不同意，我就把他领回家来了……啊！我和你说过心里话，一个女人身边，要是没有一个叫人喜欢的小孩子，日子真没法过。亲爱的孩子，你没能给我们生个孩子，对全家是个很大的不幸。”

这句话刺伤了哈辛塔的心，她全身颤抖，象箭穿心似地难受。

“是的，这个家很……很乏味。缺少个孩子吵啊，闹啊，淘气啊，搅得大家头昏脑胀才好哪！每当我和巴尔多梅罗讲到这件事时，他总笑话我；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情愿让孩子骑在背

上而他自己在地上爬的人。”

“既然贝尼格纳不愿收留他，”媳妇说，“又不可能带到家里来，那我们把他放到坎德拉丽娅家好了。我每月给姐姐一点钱，别让孩子成为人家的一个沉重负担。”

“我觉得你想得很好，非常非常的好。你现在就象刚生了小猫的老猫，今天把小猫藏在这儿，明天把小猫藏在那儿。”

“那有什么办法？……送到孤儿院不行。这个他们别想……胡安尼托一时心血来潮想了些什么呀！不管是谁，永远不能把他往坟场里送，到处是土，风吹雨打。他觉得把那个可怜的孩子装在棺材里是很自然的事……是的，那里面倒是清静。”

“把孩子放在坎德拉丽娅家花用的钱由我来出，”巴尔瓦丽塔象小孩子们商量着做淘气事似地悄悄地对儿媳说。“我觉得我首先要给他买张小床，你看怎么样？”

哈辛塔认为很好。这次谈话订出了个计划，给了她以很大的安慰，她沉浸在做母亲的幸福之中。但是她时运不佳，就在那一天，或是第二天，堂巴尔多梅罗打破了她的一场美梦。公公把她叫到书房，训导她说：

“亲爱的孩子，巴尔瓦丽塔对我说，你现在思想很混乱，不知道该把那个孩子怎样处理。你别着急，一切都会处理好的。因为你现在心乱如麻，我们不把他扔到大街上去。以后你最好别感情用事……那样寸步难行。凡事都要克制，孩子，即使是高尚的感情冲动也要克制……胡安尼托说得对，天真烂漫的行为会把社会搞乱。因为我们大家都执意要做十全十美的人，于是就互不相让，那岂不是会互相拳打脚踢地斗起来……好吧，我对你说，这可怜的孩子由我来保护，但是不能进这个家，因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也不能去我们的亲戚家，因为那样做象是为掩人

耳目。”

哈辛塔不同意这些意见，但出于对公公的尊敬，她失去了勇气，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多加争辩。

“因此，”可敬的先生拉着儿媳的双手继续说，“你买的这个小家伙将放到吉列米娜的孤儿院去……你不要皱眉头，在那里孩子算是有福了，我已经和那圣女讲过了。我出钱让他得到应有的教育和培养。他可能学一门手艺，谁知道，也许可能攻一门专业，一切要看他自己有没有出息。我觉得你不太同意我的意见。可你想一想，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别的路子可走……他在那里是够享福的。吃得好，穿得好……昨天，我给吉列米娜四匹马德里产的布料，让她给孩子们做外套。你看吧，孩子们穿起来会多漂亮。感谢上帝，孩子们吃得也很饱。你注意看一下，如果不是这样，孩子们怎么会有丰满的面颊，苹果似的脸蛋。很多孩子想和吉列米娜孤儿院的孩子们一样的神气，打扮得一样漂亮。这些孩子们的父亲花钱给他们买礼服，孩子们的妈妈羡慕孤儿院的孩子，经常在那周围转。”

哈辛塔慢慢地被说服了。她越来越感到没有勇气去反对那个杰出人物的道理了。

“是的，你来看我这里。”巴尔多梅罗高兴地说，“我也喜欢那个娃娃……就是说连我也没有避免你们往家领孩子的怪癖的传染。巴尔瓦丽塔对我讲这事时，她是那样坚信是我的孙子，而我自己也信以为真。说实在的，我要的是证据……不过，就在等待证据的同时，我也有些疯癫起来……这是老头们的事情！那一整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尽量不顺巴尔瓦丽塔的话说，也不叫她拖着走。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们要沉着，不见到证据，不莽撞从事……’可是，我想着想着这事，我现在对你说实话，就到

街上去了。我不禁哑然失笑，自己也不知怎么的，迷迷糊糊就进了联合市场，并且……”

堂巴尔多梅罗露出了慈父般的微笑，而且越笑越厉害，他打开桌子抽屉，取出了一件用纸包着的东西。

“就给他买了这个……是个小手风琴。我想，当你们把孩子领回家的时候，我就送给孩子这个……你看，这乐器多好看，声音多美妙……花了二十四个雷阿尔。”

他抓住手风琴的两侧，便开始一张一弛地拉起来，吱吱嗡嗡地拉了好几个来回。哈辛塔笑了，同时眼角上流出了两滴泪水。这时，巴尔瓦丽塔突然闯进来了，她说：

“多动人的音乐！我看看，我看看。”

“没什么，亲爱的，”心地善良的巴尔多梅罗先生自我坦白地说，“我的头脑也发热了，我只是不愿意说出来而已。当你告诉我关于孙子的故事时，吱，嗡，我简直想跑到街上去，在没有行人看见的情况下，拉起手风琴来。不过，既然这琴是为了孩子买的，吱，嗡，那就送给他吧……你们看怎么样？”

“喂，拿来给我，”巴尔瓦丽塔高兴地说，她性急手痒，要拉一拉这儿童乐器。“啊！败家子，在这种嗜好上给我花钱。把它给我……我来拉一拉……吱，嗡……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玩艺儿听起来很有味。看来它可以使全家人快乐。”

她走到走廊里拉了起来，并对哈辛塔说：

“好漂亮的玩具……对吧？你快披上披风，我们马上就给孩子送去，吱，嗡。”

第十一章

结尾，亦即开头

一

谁是当家者，谁就说了算。“调皮鬼”的问题按照巴尔多梅罗的意思解决了。一天上午，吉列米娜亲自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把他安置在那里。哈辛塔三天两头去看望他，婆婆差不多每次都陪她一同前往。孩子倍加娇惯，孤儿院的创办人吉列米娜不得不出面干预，她严厉地责怪她的这两位好友，甚至有好几次干脆把她们拒之门外。在那倒霉的一年最后几天，哈辛塔忧伤得令人担心，“调皮鬼”这段故事难堪而可笑的结局使最聪颖的人也一蹶不振。尔后又发生了些区区小事，或者说不足挂齿的事；尽管事情本身虽微不足道，但对一个象泄了气的皮球的人来说，其重压有胜于高山。因为自从胡安尼托病愈能够外出上街之后，他再也不象生病时关在家里时那么话多，那么撒娇，那么多情了。夜里那种相亲相爱，情投意合的情景也不见了。“海豚”故作严肃，有理智。他天性就是如此，然而，他太矫揉造作，仿佛要表现得懂事些，将感冒时那股孩子气忘得一干二净。他对妻子总是和颜悦色，体贴关心，然而感情上热不起来；有时，甚至流露出瞧不起她的表情。哈辛塔则是哑巴吃黄连，不对任何人道说自己的苦楚。她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注意观察丈夫的一举一动，

脑子里的问号越来越大，设法找到丈夫这些天来情绪变化的原因。她首先想到了卡萨-穆尼奥斯的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不免有些疑心，因为她曾偶尔听到一些议论，从胡安尼托和他的至友比利亚隆加的一次谈话中也听到一鳞半爪。但转念一想，她又觉得这不免有些荒唐。后来，她又想到她的一个女友，此人是莫雷诺·巴列霍的妻子，丈夫是一个本钱不多的销售新产品的小店主。这个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挥金如土，她有个情夫，人们对她无不议论。哈辛塔觉得这个情夫可能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哪怕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件小事，只要有可能证明这一点，她都不放过。她不止一次地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弄得坐卧不安，而不住地在地上跺脚。然而，她不得不控制自己，否则她真会扑向他，揪着他的头发指责说："你这个流氓……假正经，"或者骂些夫妻间吵架时用的话语。最使她难受的是，每当胡安尼托举止有素，表现得象正人君子，而使人觉得他在社会上是一位态度平和，卓识远见的模范丈夫时，就更加爱他；胡安尼托越是一本正经，她越是疑心重重，因为经验告诉她，而且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亦即"海豚"对家里人用理智的言词大讲特讲什么时，肯定背地作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继之而来的那些日子，在西班牙历史上以一系列重要事件而著称。胡安尼托美满而幸福的一家如同我们大家一样，对这些重要事件议论不休。一八七四年一月三日……帕维亚① 发动了政变！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没有更好的事可议论了。时局急转而下，投票箱推翻在地，西班牙人是乐于接受政体上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的。巴尔多梅罗说，此事太好了，军队又一次挽救了

① 帕维亚(1827—1895)：西班牙将军，一八七四年发动政变以后，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

苦难深重的西班牙民族。公债降到十一，银行股票降到一百三十八。信贷一落千丈。战争和无政府状态年复一年，就象阿巴里西说的，我们处在一场“大火的低温阶段”，今天一个比塞塔，明天不知贬值到什么样子。

大家都盼望比利亚隆加快来，以便给他们说说二日夜里到三日凌晨那次重要会议的情况，因为他出席了会议，并且在红靠背椅子入座，然而，这位国家代表却迟迟不来。最后，在一月六日的显现节① 上午露了面。哈辛塔到客厅时，正好碰上比利亚隆加进来。

“早上好，老朋友……你们在这里好吗？那个魔王起来了没有？”

哈辛塔并不希望见到这位可恨的老朋友。她对他反感，认为是他把自己的丈夫引上了歧途，使他对她不忠。

“爸爸出去了。”她不很高兴地说，“太遗憾了，见不到您，谁给他说说那些事呀！……您很害怕，是吗？胡安尼托说，您当时钻到凳子底下去了。”

“哪有的事！大笑话！胡安尼托也出去了？”

“没有。他正在穿衣服，请进吧！”

于是，哈辛塔跟在比利亚隆加身后进了客厅。每当比利亚隆加和胡安尼托这两位知交凑到一起把门关起来说话的时候，她总是把那红扑扑的耳朵贴近关得不甚严实的房门，听听他们说些什么。比利亚隆加停下脚步等候她进去告诉胡安尼托。

“怎么？那个该死的来了？”

---

① 显现节：亦译“主显节”。据《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中载，传说耶稣曾先后三次向世人显示其神性。教会规定一月六日为此节日。

“是啊，我来了，鬼东西。”

“快进来，你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看到你多高兴啊……”

朋友进去了。哈辛塔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用意不纯。此时，她多么想躲到门帘后面偷听这两个无赖的密谈呀！不行，她必须到餐厅去做婆婆巴尔瓦丽塔吩咐的事情……不过，她一会儿又回来转一转，听听他俩在议论些什么……

“说呀，朋友。快说呀，我们想你都想病了。”

比利亚隆加当着哈辛塔的面讲述起来，可是她一离开，他就现出一副鬼脸。两人不约而同地朝门口瞧了瞧。知心朋友确认胡安尼托的妻子走远了时，才转过脸来，如同阴谋家一样，用颤抖的声音对胡安尼托说：

“喂，你知道……我给你带来什么消息吗？……你知道我见到了谁吗？你老婆没有偷听吧？”

“没有，放心吧。”他一边扣内衣扣子一边说。

“我看到了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人……这人就在此地。”

“谁？”

“福尔图娜塔……你想象不出她变化有多大。真是天壤之别！她漂亮极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见到她，我都愣住了。”

这时他们听到哈辛塔的脚步声。她掀开帘子走来时，比利亚隆加突然话题一转，说：

“不，老兄，你没有弄懂我的意思，会议是下午开始的，八点钟休会。休会期间，人们都暗中活动起来。我四处探听……咳，坏了，坏了。内阁沸腾了……面对这些阴谋诡计，你想那些人都瞎了眼吗！……在皇宫之外正在策划阴谋，萨拉梅罗和我一会进去，一会出来，轮流着到格雷达街上的一幢房子去给塞拉

诺①和托佩特②和别的人递送情报。”“我的将军，真不理解，那平静的地方……沸腾了。把卡斯特拉尔推翻了。总而言之，马上就见分晓了。”“快回去瞧瞧，投票没有？”“我看会投。”“快把结果报来。”

“投票的结果，”胡安尼托说，“和卡斯特拉尔所希望的完全相反。你说，如果对他有利的话，将会怎么样呢？”

“他无能为力。确实如此。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卡斯特拉尔讲……”

哈辛塔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拉法埃拉进来叫她，她只好退出。

“谢天谢地，又剩下我们两个了。”胡安尼托的好朋友见哈辛塔走了，这样说，“她不会听到我们讲话吧？”

“听到什么呢？……看你吓得那个样子！你倒快说呀，在哪儿见到了她？”

“昨天晚上……我在瑞士咖啡馆待到十点，后来我又到皇家咖啡馆呆了一会。从那儿出来时，我又心血来潮到布拉格咖啡馆去看看华金尼托·佩斯是否在那里，我有一件事必须得告诉他。进去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在右边一张桌子上有一对男女……我一下子愣住了，死死地看着他们……原来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太太的打扮……我怎么跟你说呢？很时髦，与众不同。‘这张面孔好熟悉呀！’我首先这样想。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不是该死的女人福尔图娜塔吗！……’我再详细地给你描绘，你也想象

---

① 塞拉诺(1810—1885)：西班牙自由党首领。一八六八年发动九月革命，把伊莎贝尔二世赶下王座。

② 托佩特 (1821—1885)：西班牙军人，政治家。是一八六八年发动九月革命、推翻伊莎贝尔二世的倡导者之一。

不出她的变化有多大……你不亲眼见到她，是不会相信的。她美极了。我敢肯定，她去过巴黎。不去那里是绝对不可能打扮成那个样子。我设法靠她近些，想听听她怎么讲话。'她怎么讲话呢？'我自言自语。身段，衣饰，只要有钱，服装设计师完全可以把你打扮起来。但是，言谈……亲爱的，你要是见到她，也会象我一样呆若木鸡。你会说，她那是瞬间的姿色，她没有贵妇人的风度……一句话，没有贵妇的高雅风度，她身上还缺点什么……但这样并不等于说，她不令人动情，她能……我看，你要是见了她，一定会情火熊熊的。你还可能记得她那无与伦比的身段吧，还记得她那模特儿般的美丽胸脯吧，如此漂亮的女性，如果文明不去发掘，并进而把她介绍给世人，她将被埋没终生。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如果这个美人被发掘利用！……'现在，你已充分地开发过她。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说：'人民就是一个采石场，从这个采石场能产生伟大思想和绝代佳人。尔后，才智，艺术，灵巧的双手，挑选原料，并进行雕琢……'亲爱的，那儿有你的佳作……她被雕琢得天仙美女一般，真是迷人……多么动人的线条啊！……当然啦，讲起话来粗俗得很。我偷偷地凑近她。我看出她是认识我的，我的目光使她尴尬……真是可怜！她虽然打扮得那么妖艳，但并不能掩盖她满身的俗气，我也说不上是怎样的平民百姓的俗气，大概就是那种拘谨之态与厚颜无耻的混杂物；她知道自己缺才少德，然而，自信能够征服……啊，这样的姑娘！征服我们这些比她们高贵的男人……当然，我并不敢断言，从仪表上看我们比她们高贵……总之，她漂亮极了。我那时想，她身上不知洒了多少香水，才换来那么大变化。可是，咳！女人学起这一套来可快极了，快极了。讲究起穿饰来也是不日便成为行家。我敢打赌，她

仍然没有学会读书识字……女人向来如此。可是，她们说是我们把她们引上了邪路。不过，回到我们开始说的上来，她美若绝代佳人。香水，华丽的衣饰，入时的装束，穿丝挂绒，还有女帽……”

“还戴着帽子！”胡安尼托不禁惊叫起来。

“是啊，你想象不出那顶帽子对她多么合适呀！好象她一直就是戴着它似的……你还记得她头围着头巾，还打个花结吗？……那是没有说的了！判若两人！……我要对你说的……有才能的女人学啥会啥。西班牙人是了不起的，他们学起打扮来快着呢……如果你见到她的话，肯定……说心里话，我那时被她迷住了，神魂颠倒……”

啊，天哪！哈辛塔进来了，比利亚隆加立即煞车，改变话题……

“我说，我被弄得神魂颠倒了。萨尔梅龙的演说实在令人敬佩……最敬佩的是……似乎他那张流放归子的脸，他那目不斜视的眼神，他那温文尔雅的表情还在我眼前。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我想：‘你的哲学观过时了，你干得好啊！等着看热闹的吧！’后来，卡斯特拉尔也讲了话。多好的演说呀！真有勇气！他长得多高大呀！我觉得他能碰到天花板。他讲话结束时说：投票，投票表决……”

哈辛塔也没有说什么就出来了。她早就知道，她不在场时那两个骗子在讲别的事。她此时离去了，但她准备回来，准备悄悄地回来。

“那么，那个男的……是谁呢？”“海豚”问道，好奇心烧得他难忍。

二

"我告诉你……一见到他，我就想：'这个人好面熟啊！'但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是谁来。这时，华金也进来了，我们俩谈起来……他也想看看那个男的究竟是谁。我们俩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原来两天前在国库总监的办公室里我们见过那个家伙。我记得当时总监和他商谈向英国购买枪支的付款问题。他操卡塔卢尼亚口音，留着山羊胡子，鬓角……五十来岁，一副叫人讨厌的模样。你听我说，我和华金使劲地看她，那个家伙起了疑心。她连个眼色也不给我们传递……好象有点羞涩……可她面带羞容时更是媚人！你还记得她身着黑色衣服、没有血色的脸蛋吧？现在好多了，面部和身上丰满得多了。"

胡安尼托不禁有些心慌意乱。这时传来巴尔瓦丽塔的声音，她和儿媳妇正走进屋来。

"我突然出去了……"比利亚隆加继续说，"告诉朋友们已经开始投票了……听您吩咐，巴尔瓦丽塔……我很好，您好吗？这儿我正在讲……说那时我跑出去……"

"到格雷达大街去。"

"不是……朋友们都转移到阿尔卡拉大街的一栋房子里去了，就是卡萨-伊鲁霍的那所房子，窗户面对国防部大楼的公园……我到那以后，一看他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我和他们凑到临布埃纳维斯塔大街的窗户，我啥也没有看见……'你们还等到什么时候呢？你们在想些什么呢？……'说实在的，我认为政变流产了，帕维亚不敢把军队拉到街上。塞拉诺急不可耐地擦了擦污脏的玻璃，可是下面仍然一无所见。'我的将军，'我对他说，'我看到下面有一条黑带子。'那时，夜黑漆漆的，好象带子一下

子变成了墙基石……‘您再仔细瞧瞧，是不是一队人？’‘他们贴着墙在干什么？’‘你看，你看，那些黑影移动起来了，好象一条蛇盘绕着整个楼房，现在又散开了……您看见了吗？……队头向斜坡移动了。’‘是兵。’将军小声说。这时，萨拉梅罗进来了，他气喘吁吁，大半个舌头伸到嘴外，说：‘还在投票呢。开头萨尔梅龙占优势，现在卡斯特拉尔压过了他……九票……可是议会还有半数人没投票呢……’大家都是一副焦虑的面容……那时，轮到我去看投票的最后结果了……快点，快点，我立刻踏上土耳其大街，到议会大厦时碰上了一个新闻记者，他正从里面出来。‘提案现已占十票的优势。关键的政府部门由我们掌握了。’卡斯特拉尔败得惨呀！……我进去了，大厅里后面几排人正在投票。我扫了一眼，就出来了。我在拐弯处转了一会儿，心里想着刚才在布埃纳维斯塔大街看到的情景。一条黑乎乎的人带围着它……菲格拉斯从有挂钟的那个楼梯出来，对我说：‘您怎么看？今天晚上会出事吗？’我对他说：‘老师，放心吧，什么也不会发生……’‘我看，’他狡黠地说，‘这真是活见鬼。’我也笑了。不一会，一个守门人走了过去，他泰然无事地对我说，在佛罗林大街有部队。‘真的吗？你看错了吧？哪儿来的兵呀！’我装着没有听见。我把脸贴到门上往外瞧。‘我哪里也不去了，’我想，一边瞅着那张桌子，‘现在，你们等着瞧好看的吧……’正在宣布投票的结果。一个一个地宣读投票人的名字，无一遗漏。突然，一个军官带着几个新兵从费尔南多门那边角落里走了过来，站在靠近桌子的那个楼梯口，一动也不动。这伙人就象戏台上跑龙套的人一样。这时，从另一个门进来一个国民卫队的陆军上校。”

“那是伊格莱西亚斯上校，”巴尔瓦丽塔打断他的话，恨不得马上结束这个话题。“国家得救了……好了，到此为止吧；比利

亚隆加，我看你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我看在这儿吃吧。”胡安尼托接着说：“今天我绝不放你走。快点，妈妈，时候不早了。”

巴尔瓦丽塔太太和哈辛塔出去了。

“那么萨尔梅龙有什么反应呢？”

“我只注意卡斯特拉尔，只见他用手捂着眼睛说：‘无耻！’这时桌子那里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喊叫声，抗议声，从有挂钟的那个门，我看到一堆人，全站着……看不清谁主持会议。新兵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突然，走廊上砰的一声，响了一枪……”

“接着一片混乱……喂，你快点告诉我一件事，我老想着它，你刚才说她还戴着一顶帽子，是吧？”

“谁啊？……啊，你说她呀？对，是戴一顶帽子，标致极了。”这位好朋友一字一板地说，仿佛继续讲那历史故事一样，“穿一身蓝，真漂亮！披着一件天鹅绒大衣……”

“你在开玩笑吧？披着一件天鹅绒大衣。”

“哎呀……有皮子，那件大衣十分华丽，她穿起来很相称……”

哈辛塔走了进来，没有事先通知她的到来。比利亚隆加马上接着他刚才讲的大衣话题发挥起来。他的话，宛如一个垂钓的浮标，为风所动。

“我穿的大衣……那件皮大衣……在那次事件中被人把衣领撕了下来，我是说那个皮领子……”

“就是你藏在凳子底下时撕下来的吧？”

“我从来就没有往凳子底下藏过，你别挖苦我了。我和别人一样，听到吵声就溜之大吉了。”

“你看，亲爱的妻子，”胡安尼托说着把那件刚穿上的坎肩脱

下来指给哈辛塔看，“你看，最下面的扣子就要掉了。劳驾你给我缝上，或者告诉拉法埃拉，让她给我缝上；不然，请把伊格莱西亚斯上校叫来。”

“叫他到这里来。”哈辛塔气鼓鼓地说着出去了。

“我说，朋友，我好狼狈呀！”比利亚隆加尽力控制不笑出声来。“她知道那事吗？好吧，再往下听。她还戴着蓝宝石耳环，由她那浅棕色的皮肤衬托着，真是姿色绝佳。天啊，那耳朵和耳环漂亮极了！你要是见了她，一定会动情的。看到他们站了起来，我们就设法跟上去，看看他们究竟在何处下榻。咖啡馆里人人都把眼睛集中在她身上。这时，看上去她是一副傲然面孔，可是隐藏不住她的羞怯。我们也出去了，盯上他们……跟在他们身后，走过了阿尔卡拉街，佩利格罗斯大街，卡瓦列罗·德格拉西亚大街；他们在前，我们在后。最后来到了科尔米略大街停下来。他们叫了更夫，门打开了，进去了。那栋房子在路北，在石膏塑像店和牛奶店中间……就在那里。”

哈辛塔手里拿着坎肩走了进来。

“喂……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了，亲爱的，十分感谢。这个魔鬼说，那时他一点也不害怕，心不跳，腿不软地走了出来……我才不信呢。”

“可是，怕什么？……我还有一个秘密告诉你们……听了这个以后，你们肯定会感到惊奇的。帕维亚布置在各个街口的大炮都是空的，无炮弹。你们知道议会后来发生了什么吗？仅仅朝天上放了两枪，共和国议会代表就一轰而散。那个场面，就象树上的一群小鸟，听到有人在树下拍了两巴掌，一下子全吓跑了。”

“午饭上桌了。可以入席了。”妻子说，她走在前头，沉默

不语。

哈辛塔听到了片言只语，她觉得与宫廷，与伊格莱西亚斯上校，与内阁毫不相干。无疑，他们一定有事背着她。必须揭开这个秘密，跟踪他们，弄个水落石出。席间，又说起了老话题，比利亚隆加绘声绘色地讲给巴尔多梅罗听，并且添枝加叶，说得有血有肉。

“啊，卡斯特拉尔回敬得相当有力。他说：‘那个联邦宪法？……你们在卡塔赫纳就烧掉了。’”

“他说得多好呀！”

“唯一坚持不离开那里的是迪亚斯·金特罗，他大喊大叫，还和国民卫队推推拉拉……议员们，还有议长都从挂钟的那个门溜到了图书馆，等候放他们出去。卡斯特拉尔和他的两个朋友从佛罗林大街溜走了，回到家后，胆囊炎又发作了。”

在这幕历史悲剧中，这些谈话或者说这些零散的消息，如同从一个盛满葡萄的篮子里把成串的都取走之后，只剩下一些散串的，然而，都是些熟透了的，也许因此是最香甜的。

三

几天之后，眼力锐敏的哈辛塔发现丈夫每次回家时都显得疲惫不堪，似乎跑了许多路。他如同一个掮客，进东家出西家，串大街溜小巷，招徕生意，然而，找不到主顾。他垂头丧气，象是丢了钱一样；他心急如焚，犹如猎手，转了好几座山而一无所获；他又象个健忘的艺术家，其价无比的绝妙灵感，或者完美的形象，突然从记忆中消失，因而感到极度失望。他的妻子则生怕吃醋，想方设法试探他。但他守口如瓶，把想法埋在心里，当她试探加紧时，他则埋得更深。

可怜的胡安尼托朝思暮想，心灵深处在经受着可怕的折磨。他出访，探听，东寻西找，然而使比利亚隆加神魂颠倒的那个女人就是踪影不见。难道这是他的挚友的幻觉和虚构吗？比利亚隆加说的那栋楼房的女看守开通极了，问她的事情无所不答，可她提供的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是，在二楼有一位先生和一位漂亮的女人住过两天。后来就离去了。……女看守声称，好象那位先生乘火车走了，而那个女人……或者说那个女的，留在了马德里。不过，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得自己亲自查访。他煞费心机绞尽脑汁地思索，但怎么也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嫌弃讨厌的女人此刻强烈地吸引着他，唤起了他的极大好奇心，点燃了他的情火？都是她的体态，迷人的体态，超群的姿色所致。正因为如此，这位可怜而不幸的，被遗弃的，散发恶臭的姑娘而今变成了一个妩媚迷人，身洁颜丽的女郎，使得那些本世纪的孤芳自赏的上等人也拜倒在她的脚下，可以说她那令人赞叹的变化是我们丝绸时代的象征。“这只不过是好奇，百分之百的好奇心……”胡安尼托自言自语地说，他心里焦急难耐，“肯定，我见到她时，一定会觉得她乏味无趣的，不过，我得见到她，无论如何得见到她……不见到她，我是不相信她会变样的。”这个想法是那样缭绕在他的心头，四处寻找她毫无结果时，他心如刀绞，疼痛越演越烈，乃至最后他竟然觉得面临着无法弥补的巨大不幸。真是给他头上浇油，一天，比利亚隆加带来了新消息：

“我打听到了，那个男的是个骗子……已经不在马德里了。关于枪的事，纯属欺人之谈……无中生有。”

“可是，她……”

“昨天，华金尼托·佩斯看到过她……喂，你冷静点，她不会

给你什么的。你是说她在哪里？我也说不上是什么大街。街倒没有什么重要。这回她穿得极为朴素……也许你象我一样会说：天鹅绒大衣呢？……帽子呢？蓝宝石耳环呢？……好象华金尼托·佩斯说她仍然戴着蓝宝石耳环……不，他没有说。即使戴着，也看不到，因为她头上包着头巾呢，而且一直包到下颌；她披着一条破旧的黑色大披肩，手里拎着一大包衣物……你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说不清楚吧？我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手里拎的是大衣，也许还有其它衣物……”

“就好象你亲眼见到一样。”胡安尼托反应很快，马上点破了他，“华金尼托·佩斯看到她进了当铺。”

“你这家伙，真心领神会！……老奸巨猾……”

“不过，没有看到她出来？没有跟上去看看她住在哪里？”

“这是你的事了……要不是有别的事的话，他肯定会跟上她的。你别忘了，我的朋友，华金尼托·佩斯是税务局的，正好那天下午有会，而咱们的这位朋友总是按时赴会的。”

听到这个消息，胡安尼托沉思起来，心绪不佳；他心情矛盾，颇有些神经质。心底的那个老毛病重犯而且加重了。为什么他占有她的时候，他瞧不起她，而现在她样子变了以后，又为什么那么需要她呢？……这个邪恶的念头，唉！总是停留在他脑海里，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可怜的哈辛塔处心积虑地想知道一肚子鬼心眼的丈夫究竟被什么迷住了心窍。他对她总是那么体贴，那么亲切；他不叫她有任何抱怨；而要做到这点，他不得不开动他那损缺了的想象力，把他的妻子想象成另一个模样，肩宽个高，更富有女人气，皮肤白净……而且还戴着一副蓝宝石耳环……如果哈辛塔看出他的灵魂深处藏着这个秘密的话，肯定会提出离婚的。然而，他把

秘密埋得很深，比万丈深渊还要深，哪怕哈辛塔用上整个地球的铅块作铅坠，也是碰不到底的。

胡安尼托疯也似地，日甚一日地四处寻找，各种地方他都去了个遍，什么名声坏的，神秘莫测的，众人常去的地方他都去问过。他爬过多少高楼大厦，可还是找不到。于是他一层一层地走下来，去他曾经去过的地方和以前不曾去过的地方。他碰到了一些熟悉而友好的面孔，当然也碰上过许多陌生的令人作呕的面孔。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他都不放过，向他们打听消息，为他那好奇心找一服灵丹妙药。不管屋子里住着何等下流的人，他都要敲门探询。他怀着一颗急切的心东寻西问，许多人认为那是出于人道主义。他象一位悲痛欲绝的父亲，象一位兄长，在寻找陷入恐怖境地中的亲人。他企图用慈善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为自己这种坐立不安的心情辩解。“这是一个良心问题。象我这样一个对她负有责任的人，怎么能眼看着她穷困潦倒，或者误入歧途呢？……啊，我的妻子会原谅我的；可是妻子，不论她多么聪明能干，也不可能发现我这样做有什么道德方面的原因。”

夜里，当他在大街上走动时，看到个穿一身黑或一身棕褐色衣服的女人，满以为是他要找的那一位，于是赶忙跑上去……一看原来不是。有时，他好象远远地发现了她，可是她瞬间消失在人群里，如同一滴水淹没在大海里一般。那些忽隐忽现不断移动的人影好象被街角和门廊遮挡着，他被吸引过去，他被惊呆了，他看到许许多多女人，有的在暗处，有的被店铺射出的灯光照耀着；可是他要寻找的那个女人始终不露身影。他有时只身一人，有时由比利亚隆加陪着，走遍了马德里的咖啡馆，偶尔也出入一些酒馆。他确信，不在这里就在那里能够找到她。然而，他人一到，他头脑中的那个形象转瞬间便从现实中消失了。“看

来，我走到哪里，她就从哪里消失。”他懊丧地自语，“越是想见到她，越是见不到。”比利亚隆加劝他耐心些，可是他的朋友却心急如焚。他一反过去的冷静性格，抱怨起自己来，说象他这样一个严肃持重，善于保持冷静的人，怎么能让一个古怪的念头，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好奇心所驱使，以致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

“这是神经质，对吧，比利亚隆加？真是折磨人……就象一个人生了病，说胡话，希望能收到一封信，可是这封信总是不到。说实在的，我比这个人还严重。”

一天晚上，寒气袭人，“海豚”回到家里时并不太晚，但他心情沮丧。他感觉不舒服，可又说不出怎么不舒服。一进门就坐到一把扶手椅上，身子朝一边歪着，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他的爱妻赶忙过来，他那副神态，哼哼呀呀的呻吟声，把她吓坏了。胡安尼托的脸色格外难看，不过人生了病，都是那个样子的。

“你怎么了，亲爱的？”

见胡安尼托用手压着身子的左侧，起初哈辛塔以为丈夫被谁用匕首刺伤了，惊叫了一声……可是仔细一看，身上并无血迹……

“啊！你是痛吧？……你这个可怜鬼！是冻的……你等等，我来给你敷一块热毛巾……再用山金花酊给你按摩一下……”

巴尔瓦丽塔进来了，她惊愕地看着儿子，非但没有上前安抚他，反而责骂了他一顿，说这几天北风干冷干冷的，不知当心。这时，胡安尼托打起哆嗦来，上牙碰下牙。他冻得那么厉害，呻吟声断续而不连贯。他病得很重，母亲和妻子恐怖地对视了一下，似乎在询问对方该怎么办……马德里就是这样。每天夜晚一个

人到大街上去偷猎，可是猎获物在哪里呢？这儿放一枪，那儿放一枪，一无所获。他就是打不到所要猎获的动物。然而，当他扫兴而归时，肺炎从他背后袭来，瞄准他，对他开了一枪，把他击倒了。

1886年1月于马德里

第二部

第一章

马克西米利亚诺·鲁宾

一

在狩猎大街和圣菲力浦·内利大街之间，有一条首饰大街，那里从久远的年代起就一直座落着一家生意兴隆的金银器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家金银器店，在一八六八年革命的头几天就倒闭了。两个历史悠久的东西是同一天垮掉的：一个是王朝，另一个就是这家小店。如果说这家小店的历史不如西班牙君主制度那么古老的话，起码要比波旁家族史要久远，因为它创建于一六四〇年，正如货架上的一个木牌上歪歪扭扭写着的那样。这家店铺只有一处门脸儿，门的上方挂着一个小匾，上书：鲁宾。

费德里科·鲁伊斯多年来养成了这样一个怪癖，不止一次撰文论述《犹太种族在现代西班牙虽没被证实但实则存在的痕迹》（杂志出版商将这些文章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并免费出版）。他认为鲁宾是犹太人的姓。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之后，有几个继续留在西班牙皈依他教的犹太人用了这个姓。“在米兰人街、呢绒布料街和首饰大街，居住着几家杀害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的后裔至今还生活在我们当中，不过已经失去了犹太人的外表和人种的特征。”这段话出自那位多产著作家之口。他用大半篇文

章证明不是鲁宾，而应该是鲁文。由于无人提出异议，他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同当今某些撰写学术论文的学者相比，他的信念和干劲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那些学术论文既没有人阅读，出版商也不付稿酬。公正地说，印出来就算不错了。我是不愿张冠李戴的；我觉得我这位朋友关于犹太教的全部论述纯粹是脑袋发热的产物。尽管时过境迁，这种讨厌的东西仍没有绝种。我清楚地记得，那家小店最后一个主人——堂尼科拉斯·鲁宾是个老基督教徒。他未曾想到过，他的祖先会是长尾巴法利赛人① 或是那些在圣周出来巡行的高鼻子刽子手。

堂尼科拉斯·鲁宾一死，店子随之倒闭。多年以来，此店债台高筑，生意每况愈下，只是靠债权人对店主的个人周济，生意才勉强维持下来。店主的朋友们说，破产的原因是尼科拉斯·鲁宾的妻子行为不端。这个生活没有条理、动辄吵架骂街的女人，过分贪图享受，甚至达到力不能及的程度。她的放荡和轻浮引得众人议论纷纷。他们夫妻匆匆结合，匆匆分居，中间几经令人费解的“破镜”和“重圆”。丈夫有时暴跳如雷，有时却低声下气。他五次把妻子撵出家门，又五次还清她所欠的债务把她接回来。人们都说，马克西米利亚娜·略伦特是个漂亮的、爱卖弄风情的女子。那小小的店铺如何容得下这样的女人。一八六七年，上帝把她带走了。第二年，由于静脉曲张而血管破裂，可怜的尼科拉斯·鲁宾也一命归天，给孩子们只留下家产和店务上的臭名声，外加一笔巨债——就是卖掉全部店产也难以还清。债权人把商店席卷一空，甚至连那个只能当劈柴的货架都没有放过。这货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利瓦雷斯伯-公爵② 时代。

① 古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标榜恪守宗教礼仪，其实根本没有宗教观念。
② 奥利瓦雷斯(1587—1645)，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那位不幸的商人有三个儿子。请注意他们的名字和父亲去世时的年龄：

胡安·巴勃罗，二十八岁。

尼科拉斯，二十五岁。

马克西米利亚诺，十九岁。

三个儿子在长相和身材上毫无共同之处，要煞费苦心才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点同胞兄弟的特征。由于三兄弟相貌各不相同，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说他们不是同父所生。这可能是诬蔑，也可能不是；但是这里应该交代一下，读者可以自作结论。现在我记起来了，他们有一点点共同之处，就是三个人都患有严重的偏头痛。胡安·巴勃罗是个美男子，热情、健美、身材适中，谈吐风趣，聪颖过人。尼科拉斯面貌丑陋、粗俗，有一张大红脸，因为得过天花，上面坑坑洼洼的，象只筛子 。他浑身多毛，甚至鼻孔和耳朵都生得几缕。马克西米利亚诺瘦骨嶙峋，身体虚弱，整日价没精打采，外表毫无优雅可言。他七个月便早产落地，靠奶瓶和一头母山羊长大。

父亲死后，尼科拉斯，即那个长毛兽（请读者记住他们的特征，不要混淆），去了托莱多，和舅舅马特奥·萨卡里亚斯·略伦特住在一起。在“高贵淑女”教堂任职的舅舅把他送进了神学院，当上了神父。胡安·巴勃罗、马克西米利亚诺和姑母瓜达卢佩·鲁宾生活在一起。姑夫豪雷吉已不在人世，姑母有个外号，叫“火鸡之妻”卢佩。她原先住在萨拉曼卡区，后来搬到昌贝里区。她的身份如此特殊，请注意，以后我要详加介绍。三兄弟还有个姨妈住在阿尔卡里亚的一个村子里。姨妈是个寡妇，没有儿女，倒还富有。这位夫人身板硬朗，所以她的遗产是难以指望的。

胡安·巴勃罗看到除了干活没有别的出路，便开始自行谋生。他对金银器店恨之入骨，每逢路过一个金银器店时，就好象头痛病猛然发作。他和一个人作起了卖鱼的生意。他们将鱼收购来，然后在火车站或塞巴达广场把成筐鲜鱼和成桶腌鱼大宗卖出。可是，头几个月里，他就和搭伙人很合不来，于是，胡安·巴勃罗毅然离开鱼市，去当商业推销员。两年间，他带着一箱箱的货样在铁路上走南闯北，从巴塞罗那到韦尔瓦，从蓬特维德拉到阿尔梅里亚，没有哪个地方他没有去过。当然他想方设法能在马德里多住几天。他推销毡帽和索尔特维利亚的鞋子，把各种商品说明书撒遍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就如把吸墨粉撒在纸上一般。有一段时期，他推销巧克力，头巾，披肩，罐头，祈祷书，甚至牙签。他勤奋、诚实，及时上缴收取的资金，深得委托人的器重。可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混的，总是穷得叮当响，经常愁眉苦脸，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他闲暇时光顾咖啡馆，邀朋聚友，在他所到之处尽情地大吃大喝，因此，挣来的钱象流水似地花掉了。他把这样生活的恶果，归咎为生来命苦。他推销的货物品种多得不可胜数，以致效果日渐不佳，有的商店开始不信任他。这位推销员也跑够了，常常大发雷霆，对小贩们骂骂咧咧；他渴望改变一下生活，换个挣钱多的工作。

胡安·巴勃罗永生永世都不能忘记在圣伊西德罗大街遇到童年时期一位朋友的那个日子。那位朋友是个通常被人们称作辛勃罗人① 的议员。善于辞令的胡安·巴勃罗对他大谈特谈自己对商人生活的厌倦和对管理工作的向往，朋友被他说动了心，答应给他找个工作。过了一个月，鲁宾便不知在哪个省当上

① 古代日德兰半岛的一个部落。

了警官。可是，他那倒霉的命运总是不放过他：三个月后，政治形势一变，我的鲁宾便丢了饭碗。可他已经爱上了查阅黑名单的工作，一心想当职员，想方设法要弄到个职业。我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可是，对某些性格特殊的人来说，甚至失业都是一种痛苦而甜蜜的享受，因为，谋求一官半职的兴奋心情使这种性格变得更为突出，以致很多人一旦得到工作，也便命归西天了。刺激给人以生命，突然镇静下来便一命呜呼。胡安·巴勃罗很喜欢到咖啡馆去，骂骂政府，猜测一下任命的事儿，到各部去转转，在政府大厦的街角或议会大门口等候他的保护人；一见他前来，便老虎似地跳着扑上去。任命终于下来了。可是，真见鬼！厄运死死地拖着他！因为对他的种种差事说得多恶心都不为过分。不是什么秘密警察的事儿，便是与监狱或苦役场有关的事儿。

与此同时，他还得照管自己的小弟弟。可怜的孩子一直遭受着疾病的折磨，胡安·巴勃罗对他又疼爱又怜悯。长到二十岁，小弟弟身体健壮了些，只是时不时还闹些小病。胡安·巴勃罗眼看他身体日渐好转，决定让他学一门手艺，以免象他自己那样在立业之年由于没有固定的职业而虚度了年华，毁了一生。鲁宾家的大儿子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先天不足”，如果说有点才华的话，也没有得到条件发展。“噢，如果爸爸当初让我攻读一门学业，”他想道，“那末今天我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干点事情了！……”

不久，他又受到一次新的打击，正当他梦想晋升时，却被撤了职。我们这位先生只好将两手插在衣兜里，在马德里东游西逛，或者钻进这个或那个咖啡馆里聊大天，侈谈时政。每次谈话内容都离不开政局、战争以及西班牙政客们如何无耻、下流和可

笑！应该狠狠地对付那些家伙！这样那些急性子爱发脾气的人就可以出出气。那一次，胡安·巴勃罗已经完全绝望了，因为他的人（他强调指出那是“我的人”）个个不得志，垂头丧气，而又正值政界台风骤起。有时候，这位穷困潦倒的失业者正在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结果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立他的政治主张。因为稳固的思想……天主没有赋予他；他读书很少，他的观点来自于咖啡馆里听到的和报纸上宣传的材料。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自由派，不管是谁，只要这个人信口开河，他就称他是什么学说的创始人，实际上他连学说这个词的含义都不懂。他忽而莫名其妙地对人权表现出疯狂的热情；忽而在听到政府将挥舞大棒并且要对人权横加干预时，他的心里却乐开了花。

正是这个时候，尼科拉斯·鲁宾——长毛小神父，突然出现在马德里，我不知道他想钻进军队的教士团还是大教堂，反正他有自己的企图。兄弟俩在郊外散步时，曾多次进行过单独密谈。结果有一天，胡安·巴勃罗脸上挂着笑容出现在咖啡馆，直言不讳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俨然摆出一副先知的神气，仰着脑袋高谈阔论，讲述他为什么蔑视当前的形势。在咖啡馆里，人们对如此行事的人，还带有一点点敬意，甚至有点羡慕，以为他们知晓什么国家机密，或了解什么重大阴谋。

“鲁宾这位朋友，”当鲁宾不在场时，堂巴西略·安德烈斯·德·拉卡尼亚总是坐在桌子的固定位置上说，“我看他在跟我们要花招。假如要人家给他个差事，那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吧。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是联邦共和国还是什么？真怪！我们得琢磨一下！……要不，他到堂普拉克塞德斯面前搬弄是非怎么办？好吧，先生们，让他去这样做吧。我不怕奸细。”

这事发生在一八七二年末。一天，鲁宾突然说他要到国外去，重操推销员的旧业。他从马德里消失了。几个月后，在咖啡馆的聚谈会上有人悄声议论说他在叛乱集团里，堂卡洛斯已任命他为皇室财政长官或军需官。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购买了枪支，在格塔里亚① 附近偷偷上岸，化装后来到马德里。一八七三年夏季又去曼查和安达卢西亚。其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燃起了一堆堆的巨大的火焰，而且每个西班牙人都往上添加干柴，政府则在一旁扇风。

二

胡安·巴勃罗在对自己的估计上总是不切实际，从而走了许多弯路，可是，安排小弟弟学药剂学这步棋却走对了。有许多人干起事来荒谬绝伦，然而在规劝和教导他人时却表现出超群的远见和卓识，对自己的命运捉摸不定，但对别人的前途却看得一清二楚。在决定让小弟弟攻读药剂学这一问题上，已故的尼科拉斯·鲁宾和全家的一位好朋友（万福马利亚街生意兴隆的药房老板、药剂师萨马涅戈，此人答应收留马西米利亚诺当助手，以便将来主持店务），起了重大作用。

马克西米利亚诺一八六九年开始攻读学业。他的哥哥和姑母不厌其烦地吹嘘药剂学是门好专业，学好了可以挣大钱，因为成药十分昂贵，而原料却便宜得很，不过是井水呀，炉灰呀，花盆土呀，等等罢了。可怜的孩子顺从惯了，一切言听计从。他对药剂学和其他任何专业都没有兴趣；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学习的积极性和求知的欲望。他的身体如此虚弱，一年中大部分时间

---

① 西班牙吉普斯夸省北部港口。

都在病中度过。在科学的道路上，他一向是两眼漆黑，有的东西不打许多结是无法记住的。他的记忆力极差，对一些概念如同猎鹰一样漫天搜寻；可是，“老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飞掉，弄得他只好仰视天空，目瞪口呆。

在学业上迈出的最初几步是极其艰辛的。早上，惰性和体弱使他舍不得离开热被窝。可怜的堂娜卢佩很难叫醒他。堂娜卢佩起得很早，然后在酣然大睡的小伙子头旁敲敲打打，然而那震耳欲聋的声响多半对他不起作用。卢佩胳肢他，把猫放在他的被窝里，扯掉他的被子——当然不让他得感冒——，也无济于事。这位大学士为了休养机体，睡呀睡呀，把他叫醒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堂娜卢佩在这件事情上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

小伙子还是学了起来，他打算完成这项差事，但是由于智力所限，成效甚微。堂娜卢佩经常帮助他学习功课，当他泄气时便热情鼓励他；在他为考试临近而心急如焚、心惊胆战时，这位夫人便戴上头巾，去找老师们说情；这样，小伙子尽管分数不好，却勉强也能门门及格。如果不生病，他是能准时去上课的，而且带的便条纸、笔记本和练习本最多。他背着大书包走进教室，听老师讲课是那样的认真，连一个音节都不放过。

他身材矮小，而且很不匀称，身体弱得几乎风一吹就会倒下似的，他脑袋扁平，头发稀疏而平直。当他和哥哥尼科拉斯在一起时，谁见到都说，哥哥应该给弟弟一些头发。尼科拉斯把全家的头发都长到了自己的头上，所以，马克西米利亚诺的脑袋肯定不到三十岁就会秃光的。他的皮肤象孩子那样光洁和细嫩，又象柔弱女子那样白皙透明。他鼻骨又塌又软，仿佛由面团捏成，而后又被砸了一下，结果不仅奇丑无比，而且有碍呼吸，无疑这是他白天黑夜总是张着嘴巴的原因。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

东倒西歪，好在那满嘴倒霉的牙齿不太找他的麻烦，可是一旦牙痛起来，他就会叫得震天响！另外，他还患有鼻炎，这种慢性鼻炎使得他整天鼻流清涕，内火上升。由于他在逐步掌握药剂学知识，便自己使用起各种各样的钾碘化合物，走路时用一根细管子吸药物蒸汽或别的什么鬼玩意儿。

不管怎么说，马克西米利亚诺根本没有指望学好药剂学。然而，这位天生不幸者——与其说他是一个人，毋宁说是行尸走肉——，也还是另有一番打算的。入学两三年后，那个软体动物开始具有人类心弦的颤音；这位先天的盲者开始隐约看到生命之星的伟大和奥妙之处。堂娜卢佩住在萨拉曼卡区里被称为“鸟市”的地方。马克西米利亚诺从三楼的窗户看得见军校的学生，因为当时这所学校座落在塞拉诺大街旧门牌四十号。简直无法想象他是如何羡慕那些年轻的学生。这些学生军裤上的蓝色边饰、大盖军帽、衣领上绣着橡树叶子的礼服和佩剑……使他心醉神迷。哎呀，这样小的孩子就佩戴宝剑了！有时，马克西米利亚诺夜里梦见自己也有了宝剑，蓄着小胡子，穿着军服，甚至不住说着梦话。醒来时，也仍然在胡思乱想，以为自己长高了许多，并且两腿笔直，身体也不再前倾，鼻子端正，满头黑发，风度潇洒，一副公子哥儿模样。唉，真是倒霉！如果外表不这般怪陋，让他学军事的话，他将会怎样勤学苦练呀！只要多摸摸书本，肯定会有出息，就是没有生命的木头，摩擦时间长了也会生火的呀。

每个星期六下午，学生们肩扛步枪去操练时，马克西米利亚诺都尾随而去，观看他们的演习。那种壮观的场面使他的心直到星期一才能平静下来。在课堂上，环境的宁静和课程的单调使人昏昏欲睡，于是他开始遐想联翩，结果完全走了神。在老师讲解酊剂的治疗作用时，他看到的却是军校学生在研究野战战

术，犹如透过一片彩色玻璃看见一处美景一般。

上植物课时，同学们仿效林耐① 的专门学科中的系统命名法，互相起外号取乐。一个叫阿纳克雷托的孩子文质彬彬，一副少爷打扮，他们便叫他殷勤的阿纳克雷托；恩西纳斯身材矮小，被叫作“高杆山毛榉”；奥尔梅多生性懒散，“野榆树”的绰号对他再合适不过了；纳西索·普埃尔塔又丑又脏，臭气冲天，得了个“香水仙”的外号；另一个家境贫穷、干小职员工作的学生，大家叫他“坐办公室的哥伦布”；最后是马克西米利亚诺·鲁宾，他长相极丑，笨手笨脚，才疏学浅，在班上一直被人叫作“粗俗的鲁宾”。

一八七四年伊始，马克西米利亚诺已年满二十五岁，然而看上去还不满二十。他没有胡子，但疙瘩倒不少，满脸密密麻麻的。二十三岁上，他得了一次热病，差点送命；可是病愈后，倒显得比原先结实了一些：呼吸不再那么吃力，鼻涕也不那么流了，甚至连该死的牙也好象文明待他了。他不再使用大剂量的碘化物和用细管吸药物蒸汽了。只有偏头痛仍很顽固，好似讨厌的朋友定期来拜访，使他感到心惊肉跳。胡安·巴勃罗那时候已进了卡洛斯的皇室，堂娜卢佩任马克西米利亚诺自由交往，心想他不会染上恶习，他其貌不扬，又胆小如鼠。除此之外，姑母还给一些零花钱让他出外消遣，她觉得侄子不会乱花钱。小伙子开始知道积蓄了。他有一只陶土罐，里面装着两个哥哥来马德里时给他的银币和金币。他衣着讲究，喜欢做既便宜又时髦的衣装，而且象珍爱眼珠那样爱护。这样他突然变得自负了，认为自己并不象人们说的那样丑陋。他有一件时髦的红色大斗篷。每

① 林耐(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

到晚上，他便披上它，坐上有轨电车，一直玩到十一点，偶尔也超过十二点。那时候，堂娜卢佩迁居到昌贝里区，因为那儿有租金便宜的房子。马克西米利亚诺渐渐地失去了对军校学生生活的迷恋。

他一年年地长大了，可是腼腆胆小的性格不仅没有改掉反而严重了。他觉得大家都耻笑他，把他看得可有可无、一无所用。无疑，他过分小看了自己，自卑感使他逃避社交生活。当他不得不去拜访某人时，一看见房子便感到毛骨悚然，真所谓望而生畏。他在街上转来转去不敢进入，唯恐别人另眼看他，而且心里盘算着该说些什么话，十次有八次是一言不发。他对一些人敬而远之，一见到他们迎面走来，便躲到对面人行道上去，然而这些人从未伤害过他，相反，他们是他父亲的朋友，或者是堂娜卢佩和胡安·巴勃罗的朋友。当他与朋友去喝咖啡时，如果只有两三个人，他就心情舒畅，无拘无束，甚至口若悬河，无所不谈。可是，如果人多到七八个时，他便沉默不语，对任何事也发表不出看法。即使被迫发表意见，或者因为人家想拿他开心，或者有人无恶意地问他什么，他也是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如果天气不太冷，他宁愿裹在呢绒斗篷里在街上闲逛，浏览橱窗，察看来往行人，听瞎子唱歌，透过咖啡馆的窗户往里张望。在游逛中，他能充分地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但却不感到疲劳。他越走越有劲，头脑发热，以致这位年轻的流浪者以为自己在过着历险生活，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光怪陆离，这更加使他想入非非。有些发育晚的重病人，精力往往显得很充沛，想象力显得很丰富。起初，马克西米利亚诺看见女人并不怎么注意；但是，不久，他便开始细心观察起来，哪

些漂亮，哪些不漂亮，并且出于猎奇而尾随一个，碰上另一个更漂亮的便丢下前一个。他很快学会了分别等级，也就是说，有了眼力，他能立即识别谁个正派，谁个不正派。有时候朋友“野榆树”陪他游逛，引导他打破沉闷不语的状态，于是马克西米利亚诺结识了几个见过不止一次而且他认为十分漂亮的女子。可是，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沾染恶习：那些他与之一起度过愉快时刻的女人，过后他都感到厌恶。如果在街上再见到她们，他立刻转身而去。

他喜欢独自漫步，而不要奥尔梅多陪伴，因为有他在会使他分心。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最大乐趣在于海阔天空地思索和想象，他任其想象插上翅膀去自由自在地飞翔，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他走呀，走呀，心中的乐曲随着两腿的节拍在颤动，他陶醉了。如果遇上美貌的女子——她们或者只身行走，或者成双而行，或者成群，或者头戴纱巾，或者肩披斗篷——，他便高兴得暗暗自语说她们是正派女人，而且尾随她们，直到目送她们走进某幢房子。“正派女人！但愿有个正派女人爱上我！”他这样幻想着……但是不该去想这种事。因为只要一想到要对某个正派女人说话，他就会心惊肉跳。甚至在家里只要发现鲁菲妮塔·托克马达或萨马涅戈的太太和她女儿奥林比娅在场，便会一头钻进厨房，以避免看见和她们打招呼！……

三

这样，那位厌世者与其说靠外部感官，毋宁说靠内心激情而生活着。他以前形如牡蛎，如今变成了富有灵感的诗人。他靠着面包和幻想过着双重生活。有时候，他感到那幻想生活是那么美好而高尚，以致当转入面包生活时便感到精疲力竭，精神十

分不快。马克西米利亚诺有时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往往发生在夜晚和他独自漫步的时候。有时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名军官，身材长高了许多，长着一个鹰钩鼻子，肌肉发达，脑袋也……从不疼痛了；有时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精明强干的美男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条有理，敢于向最难以接近的女子献殷勤，身处女人之中如鱼得水。我在前面说过，他的头脑逐渐发热，甚至认为这一切都已成为现实。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以往，他会变得和疯人院的病人一模一样。幸运的是这种状况象偏头痛一样逐渐逝去，但是，一进入梦乡，幻觉便重新占据了地盘，他的脑袋里充满荒唐可笑的事情和情趣盎然的历险生活，他又成了大公无私、敢于自我牺牲、勇猛盖世和行为高尚的英雄。醒来时，现实的理性和睡梦中的幻觉常常混淆在一起，在他头脑中真假难分，他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清醒过来。马克西米利亚诺力图重返梦境去捕捉那美好的形象，于是再次合上眼睛，然而那些形象却已隐匿不见了。“可是，说实在，”他说，“为什么一件事要比另一件事更真实呢？为什么白天发生的事不可以是梦境，而夜晚发生的事不可以是真实的生活呢？这只是怎样称呼罢了。我们完全可以把醒着称为睡觉，把起床称做躺下……我为什么不可以在我穿衣服时说：‘马克西米利亚诺，现在你正躺下睡觉。今天夜里够你受的，恶梦不断，也就是说，要上动物药物学课’……”

“野榆树”是个热情的小伙子，人长得挺秀气，性格开朗，头脑有点简单。在粗俗的鲁宾的所有同学中，“野榆树”最喜欢他。马克西米利亚诺对他不但热情相待，而且还有几分敬重。奥尔梅多的生活不大检点。他每个月搬一次家，夜间出没于不三不四的人光顾的地方，干尽种种荒唐事儿，仿佛那是他必修的一门课

程。近来，他和一个叫费利西亚娜的风骚的、老于世故的女人同居，自以为比别人多两手，仿佛同女人鬼混是一门专业，学完后方能获得一纸堂堂男子汉的文凭。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她，她也尽量克勤克俭，有时手头拮据，有时还算阔绰，但她总是无所谓。奥尔梅多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有钱时便请朋友们在他的公馆吃鳕鱼，摆出一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神气，他这是模仿保罗·德·柯克① 的小说中描写的巴黎风度，但是学得不大象。费利西亚娜是巴伦西亚人，她很会做米饭，但是，收拾餐具和餐桌她是不管的。奥尔梅多干任何事都有兴致，而且有条不紊。他不爱酒却喝得烂醉，他不会唱歌却唱名歌名曲，他摔碎吉他，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在他看来，浪子就应该这样，在世界上混出点“名堂”来，让别人瞧瞧，正如有的人想当共济会员或十字军骑士一般。如果有人出卖浪子的专用制服的话，奥尔梅多一定会高高兴兴地买来一套穿上的，他感到遗憾的是，穿上这套制服外出时没有徽章、绶带、羽饰或袖章可佩戴。不过他会暗暗自语：“你们看，我多神气。”实际上，他是个不幸的人，那种行为无非是青春发育期的恶习的延续罢了。

马克西米利亚诺从不参加奥尔梅多的家宴，虽然这位朋友总是邀请他。相反，他很关心费利西亚娜的身体，仿佛她是位贵妇人，对此，奥尔梅多也郑重其事地说：

“她身体欠佳。我今天已吩咐奥尔菲拉来家里。”

这位奥尔菲拉是医学系最高年级的学生，名字和那位名医相同。他给朋友和朋友的女友们治病，换句话说，是开处方。

有一天，奥尔梅多下课后对鲁宾说：

---

① 保罗·德·柯克(1793—1871)：法国作家。

“你如愿意，到我家来吧，那儿有个女人……是费利西亚娜的朋友，她在找工作期间住在我们家里。”

“正派吗？”鲁宾问，那语气说明他很看重女人正派与否。

“正派！正派个屁！”浪荡公子笑着喊道，“可是，你以为世界上有你称之为正派的女人吗？……”

他对这一点再敢肯定不过了，他说话时帽子歪向右边太阳穴，那是表示他对人类腐败的看法的一个重要标记。正派女人早已没有了。这是一位对社会和恶习了如指掌的人的结论。奥尔梅多对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儿时他曾有过怀疑，不过如同经过生理过渡时期，象换牙一样“新陈代谢”了。只有流过口水之后才会成为具有另一种思想和另一种风度的大人。

“那么是个不正派的女人罗！……”马克西米利亚诺说。他原本希望所有的女人都洁身自好。

“老兄，那当然罗！……这才有趣呢！她是不久前跟个美男子来到马德里的……我想可能是个贩卖枪支的人。好家伙，他运来了一火车……一天晚上，我看见她……她真让人神魂颠倒。简直象巴黎女郎……可是，我不知为什么，真是混帐！一天早晨，那位先生耍了花招，不明不白地扬长而去，在公寓里，留下一大笔债，还有这儿一笔债，那儿一笔债，数都数不清……总之，可怜的女人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典当掉，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如果身上可以不穿衣服的话，连那一套也得当掉啦。费利西亚娜忘记在什么地方遇见她在嚎啕大哭，于是说：‘到我家去吧！’她真的来啦！我的老天，她常常出门上街，为此费利西亚娜还得借给她衣服穿呢。当然，她是个好姑娘。标致极了！……”

晚上，马克西米利亚诺去佩拉约大街，去费利西亚娜公寓三楼找她。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原来在大门旁有一间小屋，

那位女客人就住在那里。鲁宾进去时，她正要从屋里出来。费利西亚娜出来开门，她手里端着煤油灯，因为她刚才把灯拿到客厅去了。那灯没有灯罩，在煤油灯强烈光线的照耀下，马克西米利亚诺看见面前站着一位艳丽动人的女子，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美人。她看到的是个妖精，而他看到的却好象是个仙女。

鲁宾走进客厅，脱下斗篷，便坐在一把漆布安乐椅上，椅子的弹簧比石头还硬。奥尔梅多想和他的朋友玩纸牌，可是，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兴趣，他只好独自玩起来。费利西亚娜拿来一个上面画有小人的灯罩把灯罩上，然后无精打采地埋在沙发椅里，盖上一条毯子式的大披巾。

“福尔图娜塔，”她喊她的女友，后者正在屋子里转，仿佛在找什么。“你丢了东西啦？”

“姑娘，是我的蓝头巾。”

“你要出去？”

“是的，几点啦？”

鲁宾很高兴有了这个机会，他可以为这位美人效劳啦。他极其庄严地掏出表来说：

“九点差七分……半。”

他不能把时间说得再准确了。

“你瞧，”费利西亚娜说，“时间还早呢……十点钟再去嘛，十点差一刻走也来得及……不过，头巾呢？喂，你看，在五斗橱旁边那把椅子上呢。”

“唔，宝贝！……我真是骑着马找马。”

她披上头巾，把头包起来，面对五斗橱上的黑框镜子照了照，然后坐在一把椅子上打发时光。这时，马克西米利亚诺把她看得更真切了。他直勾着双眼看不够。突然感到胸口有什么堵

住，令他喘不过气来。说什么呢？总得说几句话呀。面对这个美人，可怜的年轻人比拜访一位显赫要人更加恐慌，找不到话头。

“你多穿点衣服。”费利西亚娜对女友说。鲁宾眼前豁然开朗，终于象个哲学家下结论那样说：

“对，晚上有点凉。”

“把钥匙带上……”费利西亚娜又补了一句，“今晚是帕科打更。他常常待在酒店里。”

另一位女人没有说话，似乎心绪很不佳。马克西米利亚诺傻瓜似地望着那双晶莹的眼睛、那无与伦比的眉心、那绝美的鼻子。如果这女人不是象现在这般象看丑八怪似地看他，而是换上另一种目光，他就是付万两黄金也在所不惜呀！“真遗憾，她不是个正派女人！”他心里想道，“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正派女人呢；我是说，在那种环境里……保持心灵的纯洁……”

这两种正派的概念深深地印刻在马克西米利亚诺的脑海里，有时它们“友好相处”，有时“矛盾抵触”。福尔图娜塔说话不多，但俗不可耐，没有任何内容值得载入史册，什么天气很冷呀，手套开线了呀，那把钥匙象“打桩机”呀，回家时要到药房去买几片止咳药呀。

马克西米利亚诺神魂颠倒，但是不敢多言，只是以微笑表示赞同，陶醉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张天使般的脸庞。她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当作悦耳的歌声洗耳恭听。

“真是个天使……她的话没有一个字是难听的……声音多么清脆！我活到今天还没有听过这样动人的音乐……假如这女人真心实意地、从心底里说一声‘我爱你’，那该多好呀！”

这念头在鲁宾的脑海里激起了感情的波涛，好一阵使他不得宁静。一股寒流流过他的脊背，一种象喝汽水时的呛痒感冲

进了他的鼻腔。

奥尔梅多玩牌玩腻了，开始讲起一些下流的故事来，马克西米利亚诺很不爱听。前几天晚上，他已经听过了这样的故事，也笑过了；可是今晚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盼望他那该死的朋友快些口干唇燥。“真不要脸，我的先生，在这些……正派人面前讲那种令人恶心的事！”鲁宾十分尴尬，仿佛在座的两个女人是娇滴滴的贵妇，修女学校的学生。可是，他胆小如鼠，不敢叫奥尔梅多住嘴。福尔图娜塔听了那些愚蠢的笑话不但没有发笑，反而半似漠然半似生气地听着。她心不在焉，在想着自己的事情。究竟在想什么？如果能让他知道的话，马克西米利亚诺甘愿献出……献出他的全部积蓄。一想起这些，他又打了一个寒战，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非常遗憾的是，那些硬梆梆的所谓弹簧碰得他全身疼痛难忍。

“我说，最逗人笑的，”奥尔梅多说，“是关于面包师的故事。你知道吧？那个主教去巡视教区时，他躺在神父的床上……哦……”

福尔图娜塔站起身来往外走。马克西米利亚诺想跟在后面看她上哪儿去。这是他表示敬意和献殷勤的特殊方式。在他那幻想家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模糊的信念，即，这些跟踪意味着一种神秘的，也许是富有吸引力的交往。跟在后面，远远地盯着，等于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语言或电报在谈话，而对方即便不回头，也会是感觉到了那吸引力的作用。福尔图娜塔冷冷地告辞而去。没过两分钟，马克西米利亚诺也告退了，他渴望在拱廊下能追上她。可是，该死的“野榆树”硬是挽留他，拉着他的一只手，用力握住不放，可怜的粗俗的鲁宾痛得哇哇叫，他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你真是头野驴！”鲁宾叫道，终于把手抽了回来，那手被捏得那么厉害，连手指都贴在了一起，“真混帐！你除了会干这个和讲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之外什么也不会干，你还是好好去读点书吧。”

“喂，好孩子，纯洁的神父，劳驾你摸摸我的鼻子好吗？”

“别撒野。”鲁宾好心好意地说，“你不是粗野之辈，想装也装不象。”

这句话大大地伤害了奥尔梅多的自尊心，他比挨朋友的一顿臭骂还要难受，他一切都能忍受，唯独不能把他的浪子级别降一点。他对鲁宾的宽宏大量是如此恼火，以致跟他到门口说了一大堆蠢话：

“好一个伪君子呀……呸！这类大美人兴许会来粘上你的。”

四

马克西米利亚诺飞快地跑下楼梯，好似一个八岁的孩子跑到院子里去寻找他从窗口掉下去的玩具。到了大门口，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站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向大街的右边还是左边走去。他的心告诉他，说应该朝圣马科斯大街吧。于是，他加快步子，心想福尔图娜塔不会走得很快，他一会儿就会赶上她的。“那个人大概是她吧？”他好象看见了蓝头巾；可是走近一看，并不是福尔图娜塔的那块天蓝色的头巾。每当看见一个可能是福尔图娜塔的女人时，他便放慢步子，以免靠得太近，因为离得太近，跟踪的魅力就会减去几分。他走过一条又一条街，然后又转回来，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寻找，然而总是看不到那朵夜来香。他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失望过。如果能找到她，他甚至敢开口和她说

说话，大胆讲几句调情的话。他拼命地奔走着，不知走了多少路，到十一点，他便累得站不住了，于是靠在墙上休息片刻。白白奔波一场……只差三十步没有赶上她，这样回家去心里很不是滋味。天太晚了，他又疲惫不堪，只好搭乘昌贝里的有轨电车往回转了。他一踏进家门便倒在了床上，熄灭灯后便在枕头上思念起来。他十分沮丧，悲戚的感情笼罩着他的心头，他想大哭一场。那天晚上，他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决定上完课就去费利西亚娜的住处。

他真的那样做了。那天，他稍稍大了一点胆子。费利西亚娜帮助他，鼓励他，这样鲁宾才得以和那个女人说上几句话。他为了掩饰内心的感情，那些话说得很俏皮。

“您昨晚回来得晚，十一点还没有到家。”

福尔图娜塔漫不经心地听着鲁宾的这些俗不可耐的话，偶尔轻蔑地回答一句。马克西米利亚诺把他纯洁的心灵留到更需要的时候。他本能地决定开头象好多人那样行事，只是打算随便开会儿心而已。费利西亚娜这个老奸巨猾的人离开了那里，留下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起初，鲁宾羞涩胆怯，可是，一下子又变得镇定自若起来，简直判若两人。他灵魂深处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天真的激情，这激情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棵拔地而起、硕果挂满枝头的奇异的大树。他心中波涛滚滚，他再不是从前的马克西米利亚诺了。甚至，那倒霉的羞怯也只成了一种表面现象了。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福尔图娜塔，甚至拉起她一只手，用颤抖的声音说：

“如果您打算爱我，我……我爱您甚于爱我的生命。”

福尔图娜塔惊愕地看了他一眼。她不敢相信这个怪物竟会如此说话……她在他的眼里看到了忠诚和正直的光芒，这使她

为之愕然。随后，她思索了一会儿，尽量把事情往坏处想。人们总是对她冷嘲热讽，眼前的情景会不会又是一次嘲讽。这个家伙肯定比别人更狡猾、更会扯谎。她想着想着，突然对那个神情悲怆的男子放声大笑起来，可是，他没有惊慌，那女人如此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勇气。勇敢点！

“如果您爱我，我将一心一意爱您，把您当作偶像崇拜……”

福尔图娜塔疑虑重重。这个卑鄙的女人对小伙子的痴情一笑置之。

“是否要我来证明一下？”马克西米利亚诺一本正经地说，真叫人不敢相信，他脸上竟然涂上了一层美丽的色彩，“是否要我来证明一下，我是真心爱您？……”

“您说什么？”

“我将把您当作偶像崇拜！……不，我已经把您当作偶像崇拜了。”

“真有意思！……当作偶像崇拜！哈，哈，哈！……”对方重复说道，她把“偶像”这个词儿“踢”了回去，犹如在比赛中把球踢回去一样。

马克西米利亚诺不再使用柔情的词藻。他明白了，再坚持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料了，于是只这样说道：

“好吧，我们交个朋友……今天达到这一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是个不幸的人，就是说，我是个好人。至今我还没有爱过任何女人呢。”

福尔图娜塔望着他，从心眼里讨厌那个塌鼻子，那张丑陋的嘴巴，那个弱不禁风的单薄身子。为什么总是这种人爱上她！她不得不装模做样，掩饰着内心的感情在那里演戏，尽管演得很不象。谈话又继续下去：

“今天晚上我想和您谈谈，”鲁宾斩钉截铁地说，“我八点半来。您答应我不出门……还是等我来了一块出去？”

她答应了鲁宾的迫切要求，会见就这样结束了。鲁宾告辞飞跑着回家去了。

这个小伙子！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感觉到象心里开了花似的，仿佛一只长久封闭的箱子打开了，一大堆被禁锢的东西突然滚落出来。这是一场感情的大发作，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一定是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然而，在他身上却是激烈的、近乎爆炸性的。真的，他甚至认为自己身强力壮了！……认为自己才华出众了！……那天下午他的脑袋里竟然冒出如此绝妙的念头和奇特而令人惊讶的理智。他曾经认为自己不是个聪明的人，然而，在突如其来的爱情面前，他认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能巧夺天工。谦虚不翼而飞了，代之而来的是骄傲……

“可是，她如果不爱我呢？”他心里想，于是就气馁了，象一只被打断了翅膀的鸟儿落到了地上，“她大概会爱我的……这类事不是第一次……等她了解我……”

说话间，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心灰意冷被克服了，无精打采的神气消失了。他突然感到心里喜洋洋的，急不可耐地想干点什么，干一番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来试试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他在大街上走着，旁若无人，不时地撞上行人，在卢查纳林荫道上，险些撞在一棵大树上。当他走上雷蒙多·卢利奥大街时，远远望见姑母在阳台上晒太阳。一看见她，马克西米利亚诺心里的恐怖剧增。“要是姑母知道的话！……”可是，霎时间，恐惧变成了勇气。他捏紧斗篷下的拳头，捏得是那样用力，手指都捏痛了。“如果姑母反对，那就让她去反对吧，我才不去管她哩！”马克西米利亚诺不管是在心里还是在嘴边都没有对姑母堂娜卢佩说过

这种不恭敬的话。但是，那是旧框框，已经被打得粉碎了。面对这种新情况，昔日的整个世界和生活都应当崩溃而消灭，正如太阳出来驱走黑暗一样。什么姑母呀，哥哥呀，家庭呀，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谁要拦他的路，谁就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以致堂娜卢佩这个可以说是他第二个母亲的女人在他的脑海里居然成了一个可憎的形象。上楼时，他平静了许多，心想姑母一定毫无所知。即使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真是个好样的，不是孬种一个！”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拿起扑满。他恨不得一下子把它在地上摔碎，把钱取出来。然而，当他把罐子提在手里，准备实践那个和节约背道而驰的想法时，恐惧突然侵袭了他的心头，他担心姑母听到响声，进来和他吵闹。他想起了堂娜卢佩对侄子的这个扑满感到多么自豪。每逢家里来客，她便把扑满当作珍品拿出来给人家看，还不时地摇晃着发出响声，估计它的重量。客人看了无不对如此懂事有远见的孩子感到惊讶。“这就叫正派，这样的孩子真是难得……”

马克西米利亚诺心想，要实现他的夙愿，还需再买一只同样的扑满，把它装满硬币，让姑母当众摇晃，使它叮当作响，估计着它的份量……他想到要耍弄姑母一下，便情不自禁地偷偷笑了起来……他，过去可从未干过这种淘气事！……只是在好些年前，偷过姑母的扣子，想把各种扣子搜集齐全。收藏家的本能无非是吝啬的变种！有一次，他甚至把衣服上的扣子全部剪下来，结果挨了一顿毒打，从此再也不干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干过别的事了。他一向性情温顺，十分注意节俭，姑母对他的爱也许主要是由于他的节俭的美德而不是别的。

“好吧，小伙子，说买就买吧。在圣恩格拉西亚大街的陶器店里有同样的罐子。我去买一个。我先把家里这一个看看仔细，量好尺寸。”

马克西米利亚诺端着罐子，上下打量一番，仿佛要画张画似的。这时门打开了，进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她又瘦又高，两臂卷起袖子，满头鬈发，刘海盖在额头上，一条围裙拖到脚面。马克西米利亚诺看见她，顿时慌了手脚，仿佛他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当场抓住似的。

“你到这儿来找什么？不要脸的小混蛋！”

女孩子没有回答，只是伸出一大截舌头，挤弄着眼睛，露出一副令人难以想象的、滑稽的丑相。

“啊，看你长得怪俊的，……滚开，不然……”

这女孩是家里的佣人。堂娜卢佩讨厌年纪大的女人，总是雇佣女孩子，以便按自己的兴趣和习惯教育和训练她们。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叫她帕皮托斯。她十分活泼，心情好时又勤快又肯干，有时却懒惰而任性。她身材苗条，两手由于劳动和经常泡在冷水里而显得很粗糙，一张顽皮的脸，一双金鱼眼十分引人发笑；突出而俊巧的小口配着两排洁白如玉的牙齿，使其面部的表情更加引人注目。两颗上门牙极大，总露在外面，就是在她生气的时候，嘴也不能完全合拢。

听到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威胁，帕皮托斯越发肆无忌惮地纠缠。她放肆惯了。越吓唬她，她就越闹个没完。她把舌头伸得老长，然后低声说：“丑，丑……”她一连说了三、四十遍。用这个丑字来评价鲁宾的相貌，非但不失实，而且再恰当不过了。过去，这个“丑”字只是使鲁宾射出鄙夷的目光，可是，这次他却大为恼火，哎呀……他真想把帕皮托斯伸出的长舌头割下来。

“你不滚开，我就把你踢出去！……”

他扑了上去；可是帕皮托斯立刻躲开了，她不是在跑，而是在飞。她从走廊尽头，在厨房门口，继续嘲弄着鲁宾，还打着滑稽的手势。鲁宾快快不乐地回到房间，一转眼，女孩子又进来了。

“你干吗？”

“我把灯拿去装饰一下……”

女孩说这句话时之所以如此正经和平静，是因为她听到了堂娜卢佩的脚步声和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喂，帕皮托斯，我要过去……”

“姑母，您来一下……她在这儿闹个没完……”

“你就会告状！”女孩拿起灯，低声说，“丑八怪！”

“都怪你。”堂娜卢佩站在门口严厉地说，“因为你跟她闹着玩，笑她的怪模样。看，她不怕你了。你要她尊重你，那不可能。她很没有教养。”

姑母和侄子交谈了一会儿。

“今晚你晚回来吗？要当心，现在夜里很冷。都有霜冻啦。别逞强。”

“没关系，我一点也不冷。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健康。”鲁宾说着，羞怯又占了上风。

“别干那种傻事了……天冷得厉害。今年冷得早！昨晚我一夜没有暖和过来，你信不信？我在身上压了四条毯子，冷极了！据我的豪雷吉说，现在和以前大不相同了，马德里的天气坏极了，该我们倒霉。”

五

“您今晚去堂娜西尔维娅家吗？”鲁宾问。

“我打算去。如果你出门，陪我到那儿去吧，然后十一点整去找我。”

马克西米利亚诺满心不快，因为把他的时间给限定死了；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

“今天下午您出去吗？”过了一会儿，马克西米利亚诺又问，他希望姑母不吃晚饭就离开家门，以便趁她不在把扑满换过来。

“我也许上帕卡·莫雷洪家待一会儿。”

“我陪您去……我得去找纳西索借笔记。我陪您到哈瓦那大街吧。”

堂娜卢佩走到厨房，把帕皮托斯训斥了一通，因为她把菜烧糊了。但是，女孩子满不在乎，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刚刚被痛骂一顿，胳臂也被拧，便赶快又跑到女主人身后，一面揉着痛疼的胳膊，一面做怪脸，伸舌头。

“你以为我看不见你，死丫头。”堂娜卢佩半笑半嗔地说，没有转过身去。

如果没有这位小姑娘，堂娜卢佩是没法生活的。她需要一个孩子出出气，并且按自己的意愿去教导她。

堂娜卢佩披上头巾，然后姑侄两人走出房门。姑母留在阿兰戈大街，侄儿则买了瓦罐回家。作案的时机到了。他在谋划这件事时，胆量如此之大；可关键时刻临近时，却又感到坐立不安。他点上灯，锁好门，以防帕皮托斯好奇偷看；可是，一想到自己的想法是犯罪，他怎能心安理得呀？他仔细端详两个瓦罐，满意地发现大小和颜色完全一样。谁也不会发现调换过。动手吧。首先砸碎第一个瓦罐，取出金银，把硬币装入新瓦罐，加上他专门在食品店用两个比塞塔换来的小硬币。砸碎瓦罐一定会

发出声音来的。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呆了片刻，把两只罐子放在床上，轻轻地抚摩着要砸碎的那只罐子。他用眼睛看着灯光，动脑筋，想主意。灯光照着铺有黑油布的床头柜，上面那几本用报纸包皮的书，堂娜卢佩摆放得整整齐齐；还有两、三个药瓶、墨水瓶和几期《通讯报》。鲁宾的目光在这个窄小的房间到处搜寻，仿佛在追踪一只到处乱飞的苍蝇。他把目光从桌子移到衣架。衣架上挂着的与其说是他的衣服，毋宁说是他自己：勾划出他身体轮廓的外衣和外套及两条腿伸得笔直的裤子。然后他又把目光移到五斗橱、箱子和箱子上的靴子，那是他的一双时刻准备走路的脚。他忽然喜上眉梢，脸上露出了笑容，马克西米利亚诺已经拿定了主意。他说得好：这一下子他突然变成了才子。他站起身，拿起一只靴子走出去，到了厨房。帕皮托斯正在那里唱歌。

“姑娘，把锤子给我用一下好吗？这只靴子上有个大钉子，大极了，把我的脚都扎瘸了。”

帕皮托斯拿起锤子，装作要打少爷脑袋的样子。

“喂，姑娘，老实点。不然我全都告诉姑母。她吩咐我留神你，要是你离开厨房，就敲你的脑袋。”

帕皮托斯开始切起菜来，同时不停地做着怪脸。

“我告诉你姑母，”姑娘厉声说，“我告诉她，你这个很爱制造麻烦的人干了什么……”

马克西米利亚诺不禁吃了一惊。

“傻丫头，我干了什么啦？……”他装着没事似地说。

“您关在房间里，啊，我知道啦，知道啦！……您想不叫任何人看见。可是我从锁孔看见啦……好啊！看见啦，看见啦！……”

“看见什么啦?”

“给您女朋友写信。”

“胡说……我?……滚开,少管闲事……”

他拿着锤子回到房间,重新锁上门,用手绢把锁孔堵住。

“她不会再来看的,但以防万一……”

时间紧迫,堂娜卢佩可能快回来了。他端起钱罐,心怦怦直跳,呼吸急促。一股对罐子的怜悯之情涌上心头。为了不致心慈手软,前功尽弃,他要学罪犯的样子。罪犯为了打掉恐惧,平息良心,不致半途而废,常常疯狂地冲向目标,猛击一下。马克西米利亚诺抓起罐子,用颤抖的手使劲一摔。罐子发出一声闷响,裂了一道缝,但没有碎,因为是往地上摔的,马克西米利亚诺觉得响声太大,于是把裂了缝的罐子放在床上。他心情是那样紧张,差点砸了空罐子;可是,他冷静下来,说:“我真傻!这是我的东西,为什么我不能随意支配呢?”接着,一阵“痛击”……那个不幸的钱罐子、忠实的老朋友、正直和忠诚的象征,在疯狂的打击下发出阵阵呻吟,顿时碎裂成三、四块。金币、银币和铜币撒满了一床。银币最多;如果说银币是甜瓜瓤,那么金币就是白瓤中的黄橙橙的瓜子闪闪发亮。凶手把金币和银币装在了裤兜里,把铜币丢在了一边。在凶手看来,一片狼藉的碎片象头颅的碎骨,弄脏了白床单的红陶土就是血迹。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抹掉碎陶罐的痕迹,而是把铜币放进新罐子。他是那样匆忙,由于罐子口比原来那个要小,铜币卡住了,有些下不去。接着,他把用两个比塞塔换来的铜币塞到了罐子里。

再不能耽误时间了。他听到了姑母的脚步声。堂娜卢佩上楼啦?不,不是她;但是,她很快会来的,必须赶快收拾。那些碎片扔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个问题使凶手毛发耸立。最稳妥的

方法是用块头巾把“血淋淋”的瓦罐包起来，等出门时扔到大街上。血迹呢？他吹掉床单上的土，尽量弄干净。后来，他发现右手和衬衫袖子上有印迹，于是也小心翼翼地擦掉了。那把锤子也需要好好地擦一擦。衣服上有什么没有？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没有，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象所有的凶手一样，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但是，这些可怜的家伙总有什么疏忽之处，往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罪证，使案情得以暴露。

鲁宾本以为一切收拾停当，但是突然变得惊恐万状起来，他发现新罐子一点不象打碎的罐子。下手之前，他看到两只罐子是何等相似，简直一模一样！那是看错了。也可能作案之后看错了。究竟是作案前错了，还是作案后错了？他是那样慌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是，我不是还有眼睛吗，”他说，“这个罐子是和那个不一样……这个陶罐在火里烧得时间长，颜色深。这儿有块黑斑……一看就知道不是原来的那个……但愿上帝帮帮忙。看看重量怎么样？……我觉得这罐子轻了一点……不，比那个重了点，比那个重多了……真是该我倒霉！”

他呆呆地朝着灯光望了一阵。好象在灯光里看见了堂娜卢佩拿起换过的罐子说：

“可是，这罐子……怎么回事？……我觉得……不是原先的那个。”

他长叹了一声，把碎片迅速地用手绢包了起来，放进五斗橱里，准备出门时取出来扔掉。他把新罐放在老地方，即五斗橱的大抽屉里，然后取下堵锁孔的手绢，打开房门。他把作案工具送回厨房后回到屋里，想数一数有多少钱……钱是他自己的，干吗那么害怕和提心吊胆呢？他没有偷任何人的东西，可是却象个

做贼的样子。还是把实情告诉姑母吧，不要遮遮掩掩的了。可是，如果把他的奇遇和取出积蓄的用处都一古脑儿告诉堂娜卢佩，她不光火才怪呢！还是不要作声，看看再说吧。

他来不及洋洋得意地数他的财宝了，因为堂娜卢佩回来了，她径直走向厨房。马克西米利亚诺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着叫他去吃饭。他在心里琢磨着：那么重，到底有多少钱。

“想必不少，一定不少。”他估摸着，“因为有一次，我扔进了一个小金币，后来又扔进了一个。上次我吃那种苦药时，姑母给了我两个杜罗。每次服泻药，她都给我一个或半个杜罗。五比塞塔的硬币可能有十五、六枚。”

他感到又有了勇气。可是，当叫他去吃饭，他走进饭厅，坐在姑母的对面时，由于心怀鬼胎，他认为姑母会从他的脸上看出点什么名堂。她象那个倒霉的日子一样——那天他把姑母衣服上的扣子偷偷剪了下来——恶狠狠地看着他……侄儿的心跳得十分厉害，他以为要大祸临头，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觉得，”他一面喝着汤一面思索，“床单还没有收拾得很干净……哎呀，我忘了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有没有碎片落在什么地方。我现在想起来啦，刚才听见‘哨’的一声，好象砸的时候有块小碎片蹦了出去，碰在碘酒瓶上。也许，在地板上……姑母可天天扫地呀！她在用什么目光看我呀！她是不是起了疑心？……还好，姑母从莫雷洪家回来时没有去商店，店老板不会对她说：‘您侄儿刚才来兑换了两个比塞塔的硬币。’”

堂娜卢佩用刨根究底的目光看着马克西米利亚诺，这没有什么奇怪。她天天都要认真瞧瞧他的脸，以便判断他的健康状况。他的脸也是一部书，这位好心肠的太太从中学到的医学知识胜于侄儿在印制的教科书上学到的药物知识。

“我觉得你身体不太好……”姑母对他说，“我进来时，听见你咳嗽来着……天太冷…… 上帝保佑，当心别着凉；但愿别象去年那么冷。那回你接连四次感冒，差点没留级。别忘了晚上睡觉时用丝头巾包好头；要是我，现在就开始喝点药……你别皱眉头。应该调养一下。不管你要不要，明天我拿托鲁产的药片来。”

听了这番话，鲁宾心定了。原来姑母的目光无非是每日一次的健康检查。他们吃完饭，准备出门。鲁宾披上斗篷，熄灭房间的灯，偷偷地拿上罐子碎片。可是，裤袋里的金币并不是稻草，磕碰在一起发出叮叮的响声。为了不弄出声音，马克西米利亚诺把手绢塞进裤袋，把金币和银币压住，结果真的奏了效，从昌贝里到托尔盖玛达家的整个路途上，堂娜卢佩什么也没有听到。平时她对钱币的响声特别敏感，就象猫对老鼠的脚声一样，甚至稍稍听到一点声响，就会竖起耳朵。每当侄儿觉得钱币要碰撞时，便赶紧捂着裤袋，就象遇到紧急情况伸手去摸手枪似的。如果当场有人看到鲁宾这样，说不定会认为他腿上长出了一个大肿瘤呢！……

第 二 章

一个拯救者的苦心和不幸

一

那天晚上，当马克西米利亚诺一把把掏出大大小小的硬币，一边迅速地数着，一边把金币和银币分开时，福尔图娜塔不禁为之一惊。惊喜之余，疑虑陡然涌上心头，她想她的新交的这笔钱财大概来路不明。她觉得他象是个败家子，由于感情驱使，利令智昏，偷了爸爸的钱箱。她想到这里感到异常痛苦，为什么厄运老是缠住她不放。自从被抛上人生的艰辛道路之后，与她打交道的全是粗鲁、邪恶、奸诈的男子，他们都是每个家庭中最坏的一员。

为了不使马克西米利亚诺看出她对钱的来源有怀疑，她不露声色。管它从哪里来的，钱总是钱，来者不拒。看到这位可敬的小伙子不厌其烦地说他如何节俭，这和以前的那些男人大不相同，福尔图娜塔渐渐地放下心来。

“这个，”他指着一小堆金币说，“你拿去先把最急需的衣服赎回来……华丽的衣服、天鹅绒大衣。帽子和首饰以后再说，付典当费好了，这些东西不能丢弃。凡是摆阔气的东西，暂时不要去想。不能乱来，吃饭穿衣要量入为出，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不能欠债，一笔债也不能欠。你一定要记住。”

这种明智的做法对福尔图娜塔确实是件新鲜事。她对这个情人的最初看法开始有所改变，觉得他比以前的情人都稍胜一筹。以后一连几天，奥尔梅多总是绘声绘色地给她讲这个小伙子如何作风正派，如何做事有条不紊，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她对情人的好感。

福尔图娜塔和她的保护人一致同意租用这幢房子中尚未租出的一间屋子。鲁宾一再坚持因陋就简，少摆设家具，因为……（他是叫人看看他多么有头脑）“开始以少为宜”。以后会好起来的。穷家要慢慢添置家具，逐渐布置起来。这一切福尔图娜塔都同意，既没有表现出很大热情，也不抱任何幻想，她要拭目以待。她不甚喜欢马克西米利亚诺，可是，听其言，观其行，她从一开始便看出这个人还是个正派人，这对她来说可是一大奇事。和一个正派人同居，她感到很新鲜。她忙了两天才安顿停当。一个拆迁房屋的邻居把家具租给了他们。鲁宾对这一切应付自如，福尔图娜塔不禁为他有如此杰出的持家才能而惊讶不已，因为她根本没有想到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懂得怎样把一分钱分成两半花，以及还有其他一些管理钱财的本事，可是这些事情，她的出色的情人从堂娜卢佩身上全都学到了。

马克西米利亚诺为了表达对情人的感情，他觉得“喜欢”这个词平淡无味，于是到小说和抒情诗里去寻找“爱”这个动词。“爱”在语法练习中已屡见不鲜，可是在口语中却被遗忘了。这个词，他还觉得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激情。“心爱”、“象偶像似的崇拜”以及诸如此类的词儿才能更好地表达他这样一个体弱多病然而意志坚定的青年的炽热的感情。

这个初恋的青年在返家的路上，觉得福尔图娜塔在他脑子里变了样。无论东方童话里的公主，还是浪漫戏剧中的贵妇出

现在一个绅士的脑海里时都没有那样理想、纯洁、高尚的品德。实际上有两个福尔图娜塔：一个是有血有肉的真福尔图娜塔；另一个是印在马克西米利亚诺脑子里的福尔图娜塔。这美好的爱情使年轻的鲁宾的感情变得十分细腻，这美好的爱情不仅使他注意言谈举止的检点，而且唤起了他的热情和无私的精神，使他表现出纯洁的感情。他体质柔弱，不能苛求，但他有精神财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人类心灵中可能存在的高尚和美好的东西都在他的灵魂中生了根，发了芽，犹如活火山的熔岩源源喷出。他梦见了如何赎罪，如何获得新生，梦见了如何清洗污垢，梦见了如何使他情人摆脱火坑走向新生活。这位宽宏大量的情郎从那个不幸的女人的额头上看到了最细小的道德问题，他认为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人类所要进行的最伟大的事业。他那疯狂的热情驱使他使他的偶像在社会和道德上走上正路，并且把自己全部精力都用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知道她生活中有许多令人羞惭的事情后他并不沮丧，相反却高兴把女友从万丈深渊中挽救出来，使她变得纯洁如玉。就是在两个人亲热求欢的时刻，马克西米利亚诺也觉得这位不干净的女人心底还是正直的，并不象第一眼看到时那样堕落。难道他会错吗？有时候，他怀疑这一点；可是，这种怀疑立即被真诚的信念取代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不会错的是，福尔图娜塔渴望改变人们对她的看法，也就是说，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可以想象得到，她愚昧无知，识字不多，连最简单的词句都念不顺，更不用说写字啦。

小孩和村民都知道的最基本的知识，她都一无所知，当然象她那样出身或者出身比她高贵的女人也是两眼漆黑。马克西米利亚诺笑她如此愚昧无知，决心慢慢地把她教育过来。她并不掩饰自己教养浅薄；相反，她诚心诚意地表示热切希望学得一些

知识，掌握一些文雅庄重的词语。她随时随地地询问这个词或那个词的含义，什么事情都想知道。她不懂什么叫北半球和南半球，以为那是风，如此而已；她以为参议员是市政府的什么东西。她对印刷厂的想法十分荒诞，以为是作者本人在书页上放上这些大小一样的字母。她从未读过一本书，连小说也没摸过。她认为欧洲是个村落，英国是债权人之国。至于讲到太阳、月亮和宇宙间的一切，她的看法和最原始的民族相去无几。一天，她承认说她不知道哥伦布是谁，以为是一个奥唐奈或普里莫那样的将军。在宗教方面，她的知识并不比历史方面的多。她学到的一点点基督教教义也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她知道圣母、耶稣和圣彼得神；说他们是好人，再多的就不知道了。关于长生不死和赎罪的问题，她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她懂得一个人悔罪，真心悔罪，是能够得救的，她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凡是和爱情有关的事，她都不认为是罪恶。

她的发音错误百出。谁也不能使她正确说出“片段”、“精采”、“谜语”及其他常用词汇。她在努力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拚命地学习；但一无所获。词尾的“s”字母，在她嘴里成了“j”，连她自己都发现不了，即使发现了，也改正不过来。她吃音很厉害。如果她知道吃音时自己的嘴有多么漂亮，那她是不会改掉那个令人发笑的错误的。可是，马克西米利亚诺以老师自居，在她面前象拉丁文语法教师那样严厉，象皇家学院院士那样自负。他一刻不让她安静，注意发现她的语法错误，就象猫追鼠一样。

“不能说‘区笔’，而应说‘区别’。不能说‘圣林’，应说‘圣灵’。不能说‘宽恒大样’，应说‘宽宏大量’。此外，‘疑神疑鬼’这个词很难听。至于把不懂的东西统统称做‘神学’，更是荒谬绝伦。把‘骗人’这个词挂在嘴头上，这习惯很不好。”

那个女子最优秀的品德是天真无邪。马克西米利亚诺多次谈到她被污辱的那件事，因为这一点对于她走上新生的道路的打算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富有灵感而又热情的小伙子再三强调纨绔子弟的本性都是邪恶的，需要制定一部英国式的法律来保护无辜的少女免遭诱奸。福尔图娜塔对这种法律一窍不通。她唯一坚信的是那个胡安尼托·圣克鲁斯是她唯一真心爱过的男人，她将永远爱他。说别的干什么呢？马克西米利亚诺以骑士般的忠贞不贰的感情承认她的这个结论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心中也不免产生了强烈的嫉妒感，以致他的拯救计划一时被打乱了。

“你那么爱他，如果他有了危险，你救他吗？”

“当然……这一点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如果他遭到危险，我一定去救他，哪怕牺牲自己。我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我如果撒谎，让我活不到晚上。”

她说这些话时容光焕发，显得十分俊俏，鲁宾看了她半天才说出话来：

“不，你不要发誓；不需要发誓。我相信你。说点别的吧。如果现在他从那边的房门进来，对你说：‘福尔图娜塔，过来，’你去吗？”

福尔图娜塔朝门旁看了一眼。鲁宾直咽口水，同时在我们通常长胡子的地方寻找什么可拈的东西，他只摸到了几根细软的须毛，狠狠地往下拽着。

“这……要看情况……”她皱起眉头说，“可能去，也可能不去……”

二

马克西米利亚诺什么都想知道。他仿佛是一个好心的医

生，要求病人讲述有关病情最细微的情况和病史，以便对症下药，尽早把病治愈。福尔图娜塔对事情毫不隐讳；这一点她做得对。情人兼大夫的鲁宾有时候想知道的远远超过这一奇妙的治疗所需要的东西。当听到那个诱奸者如何可恶地勾引这个美人的时候，他不禁毛骨悚然！这位诚实的药物专家的学生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坏的男人。在他看来，地狱里的一切惩罚手段都施用到那个诱奸者的身上还嫌不足。他认为，那位勾引可怜的处女的少爷比杀人犯和盗贼还要凶残。那位少爷假称要与她结婚，然而却把她和孩子（或还没有生下来的孩子）遗弃在街头。他马克西米利亚诺·鲁宾说什么也不会干出这种勾当来的！……胡安尼托·圣克鲁斯是一个最无耻、最可憎、最卑劣的家伙。可是，被侮辱者本人却没有对诱奸者发泄理所当然的愤怒，所以马克西米利亚诺不得不加倍地诅咒那个家伙，骂他是魔鬼，比什么都坏。似乎福尔图娜塔要跟着骂才说得过去；可是，她实在无法把“魔鬼”这个词说出口。象其他许多词一样，它总是哽在喉咙里，每次试着骂一句，都被恶心“堵”了回去，这样反反复复多次之后，“魔鬼”这个词才从她那漂亮的牙齿和嘴唇中挤了出来。

福尔图娜塔喜欢讲些童年的事情。她父亲已经过世，生前在小广场上摆摊卖货，为人忠厚老实。母亲和她的姨妈赛贡达一样，做买卖鸡蛋的生意。从小大家都叫她“皮图莎”，因为她十二岁以前一直瘦弱多病；可是，后来突然长了许多，变成了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十二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马克西米利亚诺兴趣盎然地听着她讲这些事儿。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求福尔图娜塔开门见山，把诸如她生孩子这类见不得人的事儿说出来。当福尔图娜塔把这段不幸的历史多少讲出一些时，

鲁宾差一点掉了泪。可怜的孩子除了母亲之外再没有什么人保护，眼见着被遗弃，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悲惨图景呀。为什么不去法院上告呢？她本应该这么做呀。对这些流氓不能心慈手软。还有，为什么不跟他大闹一场，让他出丑，抱着娃娃上他家去，找堂娜巴尔瓦丽塔和堂巴尔多梅罗，把他们的儿子干的缺德事一一讲清楚呢？……可是，不能那样做；这样有失尊严。还是在心里骂他，让他受良心责备去吧，对，良心迟早会彻底向他算帐的。

福尔图娜塔一边听鲁宾讲这番话，一边两眼盯着地面，机械地一遍遍重复“最好是在心里骂他”这句话。对，在心里骂他，鲁宾也这样重复了一遍，因为求那个混蛋保护是不光彩的。可是，福尔图娜塔怎么也说不出不光彩这几个字。马克西米利亚诺坚持说，她回到马德里，孩子生病时去求助那个无耻的胡安尼托·圣克鲁斯保护，是干了件错上加错的事儿。

“可是，小傻瓜，要是不求他，我们拿什么安葬孩子。”福尔图娜塔说，她偏袒起她自己的凶手来了。

“我宁可不埋也不去求他……尊严，亲爱的，尊严才是最重要的。你好好想想。我现在想知道那个后来和你结合的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居然把你弄出马德里，象市场上的破烂似地把你从一个村子带到另一个村子。”

“是个忘恩负义的坏家伙。”福尔图娜塔很不情愿地说，仿佛回忆那段生活叫她很不愉快，“我跟他走，是因为破罐子破摔，我回不了家；那人是我们在卡瓦·德·圣米格尔街的一个邻居的兄弟。起初，他在广场开一家杂货铺，后来经营小五金。他带上几大箱子便宜货，到集市上摆摊。因为他皮肤黑，大家叫他黑皮华雷斯。他见我孤苦伶仃，许愿让我过上好日子，说得天花乱

坠。于是姨妈把我撵出家门，姨夫不知去向。我身上有病，华雷斯说如果我跟他走，可以带我去洗温泉。他还说他在庙会上可以挣来金山银山，我会比王后还幸福。我们不能结婚，因为他是有妇之夫，可是只要整天喝得烂醉的老婆一死，他就履行诺言，是的，先生，他履行诺言，同我结婚。”

福尔图娜塔继续快速地讲述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仿佛想一吐为快。和胡安尼托·圣克鲁斯少爷的那段生活，尽管十分悲惨，但她说起来却滔滔不绝，脸上露出既痛苦又满意的表情。但是，关于同黑皮华雷斯那段情史，她讲起来便吞吞吐吐，犹如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忏悔或在法庭上的作证，每句话都有如万箭穿心。她后悔不该落入那个家伙的手里！他是个浪子，无赖，坏蛋。要不是与她同处的那些亲戚硬把她推到那边的话，她本来可以不走那条路的，因为这些亲戚根本不想抚养她。她很快发现黑皮华雷斯答应她的事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一个子儿不挣，跟谁都吵架。他由于到处碰壁，把心中的沮丧和愤怒都发泄到情人身上……总之，她从来没有过过这样非人的生活，也不想再过……本来她去马德里，孩子死的时候，胡安尼托·圣克鲁斯给了一点钱，华雷斯那条狗满可以重振买卖；可是，他干了些什么呀？除了酗酒，还是酗酒，一杯杯浓葡萄酒和白酒把他毁了。一天早晨，她醒来时，听见他在大声哼哼……好象他的咽喉给人扼着似的。怎么回事？原来他正在垂死挣扎。她惊慌失措，立刻跳下床，去叫来邻居。没有来得及给他治疗，她只好给他涂了圣油。这事发生在莱里达。两天后，她把破破烂烂的东西卖掉，凑了些钱到巴塞罗那去了。她发誓今后再也不跟这般兽性十足的男人来往。自由，自由，自由自在地生活，她的身体要自由，她的灵魂要自由。

一个人要紧的是诚实，干吗遮遮掩掩说假话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别的美德的话，坦率就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美德。正是在这种美德的驱使下，福尔图娜塔直言不讳地说，在放荡生活的第一阶段，她还是快活了一阵子，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就象醉鬼用酒浇去心中的忧愁一样。那时，她达到了无忧无虑生活的目的，缺乏教育更使她什么也看不清楚。她最后竟然认为，越是堕落就是对那些使她陷入泥潭的人报复得越狠。她常常想，如果圣克鲁斯那个流氓看到她衣着华丽，优雅而迷人，也许还会爱上她的。对，正是为了报复他，她才变得更加放荡。……接着她又叙述了许多许多事情，马克西米利亚诺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得不象修辞学家说的那样，给情人那段历史蒙上一层面纱。那面纱必须很厚才行，因为福尔图娜塔的坦率之光是那样强烈，把过去的事情完全照亮在他的面前，语言是那样绘声绘色，犹如旧事重演……于是，她对她的叙述做了些删略，删去的不只是字词，而是一大段一大段，甚至整章。下面就是她叙述的基本情况：赫赫有名的卡塔卢尼亚风景画家托雷利亚斯是那样追求她，简直不让她得到片刻安宁。他千方百计地折磨她，设置种种圈套引她上钩，她终于抵不住他的百般纠缠，最后只好“束手就擒”了。她明明知道那是陷阱，却偏偏往里跳，因为她想愚弄一下那个讨厌鬼，他玩的花招太多了，只有这样，才能狠狠地报一下仇。如此而已……后来那个该死的风景画家差点宰了她。最使这个画家感到恼火的是她对他不忠，她竟然与他的一个好友勾搭上了。那一个人也是画家，他有一张画，画的是大卫① 盯着一个——福尔图娜塔记不得名字——反正是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对这两

① 大卫（公元前1010?—前975?）：古以色列王国国王。

个艺术家，福尔图娜塔一个也不爱；如果这两人可以用钱买的话，她一个钱也不肯出。他们的画倒比他们本人更值钱。自从她背着第一个画家跟第二个画家相好以后，心里便起意再找个第三者好好惩罚一下这两个画家。一个年轻、贫穷，但对人颇为热情的职员满足了她的这一愿望。这个人很象胡安尼托·圣克鲁斯。

又一层面纱……马克西米利亚诺不得不再为之蒙上一层面纱……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他心想，照她这样讲下去，他至少要准备一匹薄纱了。

可是，她还是继续讲了下去。她说，那青年也耍了鬼花招。一天早上，乘她熟睡之际，他把她的所有首饰全部拿去典当作赌注了。于是，从此两个人分道扬镳……接下来是个老头儿。这老头给她很多钱，把她带到巴黎，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从而使她养成了讲究衣着打扮的习惯。这是个老滑头！……在上次战争中他是个保守派将军，同神职人员打得火热。他满身恶习，支使她做这做那，一刻也不让停歇，弄得她整天头昏脑胀。一天，她发火了，把老头赶到街上。老头后边是坎普斯。他把福尔图娜塔安置在一所豪华的住宅里。表面看来，这个人象是挺富有的，但是，后来发现他搞的完全是个大骗局。来马德里之前，他给她闻到点气息，到马德里不久倾盆大雨便从天而降。坎普斯带着几张介绍信去见银行行长，伪称给政府买了枪，企图弄到几张期票。一天晚上，他愁眉不展地回到家里，拿出一只手提箱，塞满衣服，把福尔图娜塔手中的钱全部要走，说是去埃斯科里亚尔。他去了那里，从此再也没有露面。至于其他事，马克西米利亚诺就了如指掌了。坎普斯的后面就是他。从她眼睛里放射出的那

种真诚的光芒，他看出她对这个继承人是满意的。福尔图娜塔对此早已说得明白无误。感谢上帝，在生活道路上，她遇到了一个正派人！

马克西米利亚诺觉得身上有一种拯救者的力量，那力量可以同大自然的创造力相媲美。世人将会看到他怎样把仁慈和真理之光洒在这个不幸的男人的牺牲品身上！自从认识了她并且感到上天赐福给他之后，他全身充满了理想，变得高贵起来，成了一个正人君子。他和那些玩弄这个可怜女人的公子哥儿是多么不同呀！不管你在鲁宾的生活中怎样苦寻细找，也只能发现他患有头痛病和其他一些小病小恙；可是，别想从他身上发现任何可耻的行为，哪怕是一点点的过失。

三

马克西米利亚诺在执行拯救计划时要做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要福尔图娜塔爱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项崇高的事业就会遇到困难。假如福尔图娜塔能够爱他，哪怕出于道义表现出最低程度的爱，那么通过感情上的吸引力而把她变成好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马克西米利亚诺需要掌握这个预先获得爱情的先决条件，因而再三问他的偶像是否对他产生了一点爱情，而且是否会越爱越深。对此，福尔图娜塔有时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爱，那种没有表情的回答有如用功的学生背诵课文那么轻而易举。有时她要考虑片刻，真诚地答道，爱情不取决于人的意志，更不取决于理智，所以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会爱上个蠢材，而拒绝正派人的求爱。她以感激的心情向马克西米利亚诺保证说，他对她那么好，今后交往多了会产生爱情的。鲁宾认为，在精神世界中，事物的自然逻辑是，爱情来源于

感激之情，当然，也会产生别的情况。他说，他的心在悄悄告知他，福尔图娜塔会忠于对他的爱，因此他耐心地等着这个甜蜜的预言得以实现。然而，他并没有十分把握，因为有时自己的心声也会失误，可怜的小伙子心急如焚，有时整天关在家里沉思，揣摸情人心中在想些什么。他忽而疑虑重重，忽而信心百倍。有时他想，福尔图娜塔一点也不爱他，有时又认为爱情已经萌芽。这一切无非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和分析她的言语、表情和行动。“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事？她欲言又罢，那是为什么？……她那一阵大笑是什么意思？……昨天，她给我开门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我告辞时，她却叮嘱我多穿些衣服。”

马克西米利亚诺租的房子位于圣安东老街的一角。门厅里有家钟表店，以致入口处变得那么狭窄，胖子必须侧身方能通过；底层有个小面包铺，使得整所房子弥漫着肉桂和白糖的香味；在主层开设着一家当铺，它的巨型灯笼挂到了大街上。有时，阳台上晾着典当的斗篷。上面几层是窄小的、租金便宜的住房。每层有左右耳房和两个内室。那里的住户有两种：荡妇和在邻近圣安东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家。在那些狭小的房间里，住着一些卖鸡蛋和卖菜的女人，她们把孩子赶到楼梯口去玩。费利西亚娜住在二层的一间内室，福尔图娜塔住在三层。后者的房子是鲁宾顺手租下的，他准备等以后情况变化后再换间好的。

马克西米利亚诺一有时间就到那里去。晚上要待到十二点，有时甚至待到一点，即使头痛病大发作，也不失约。对此，堂娜卢佩的惊讶和疑惑自不待言。侄子怎样解释她都不满意。“这里准有鬼。”狡猾的夫人说，“或者更明确地说，有‘女鬼’。”

每逢马克西米利亚诺患着头痛病去福尔图娜塔家时，这个情人都对他照顾得那样周到，比起堂娜卢佩半点不差。她千方

百计不叫卖鸡蛋女人的孩子们吵闹，使马克西米利亚诺得以安宁。病人对此十分感激，从而对她更加爱慕，如果这种爱原来是十分的话，现在可以说已增加到十二分。他满意地看到，现在福尔图娜塔已经尽量少出门了。早上，她挎着篮子下楼买东西，不一会便回来。她亲自做饭和打扫屋子，几乎把时间都消耗在这上面。她不让品行可疑的女人来串门，自己严格遵守常人生活的准则。

“她浑身上下一股正派气，”马克西米利亚诺兴冲冲地说，“她干活简直入了迷，甚至做完一件东西后又把它拆掉，重新再做，免得闲着无聊。劳动是美德的基础。我的意思是说：这女人原来是被迫变坏的。”

马克西米利亚诺神魂颠倒，陶醉在甜蜜的幻想之中。可是有时心里感到阵阵痛苦，不禁又回到现实中来。这好比我们刚刚进入甜蜜的梦乡，突然被蚊子狠命地咬了一口……不管他如何绞尽脑汁节省，细水长流，瓦罐中的钱总有用完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而金钱恰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限的东西……天哪！一旦那可怕的时刻到来……一旦最后一个杜罗的最后一个比塞塔花掉了……当马克西米利亚诺躺在床上睡了觉或准备睡觉时，被这只“蚊子”一咬便坐起身子，清醒得仿佛日当正午，或者辗转反侧，忧虑笼罩在心头，体温骤升，连木板床都热了起来。有时，他不停地祈祷，恳求上苍。他希望上帝对他业已开始的善举能助一臂之力，请求上帝把他们这对情人从无底深渊拯救出来。他不是浪荡公子，她正在重新做人，而且用实际行动筑起一道道高墙，同过去决裂。如果上帝看不到这些，那么一个人表现好坏又有什么用？遵纪守法，安分守己又有什么用？这如同水一样清澈。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福尔图

娜塔时，她也有同感。应该这样，否则，说上帝怎么怎么好，全是谎言。我将很快告诉读者，他们是如何脱离困境的，以此证明上帝确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应该得到上帝的这种帮助，因为他满腔热情，她渴望并且已经开始学习做个正派人。这两个人难能可贵，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得到各种方便条件，以便继续进行他们惩恶扬善的事业。

四

马克西米利亚诺和福尔图娜塔唯一经常接待的客人是费利西亚娜和奥尔梅多。这两个人，马克西米利亚诺都不太喜欢，因为费利西亚娜为人粗俗，感情不真诚，不可能长久地正直待人；奥尔梅多莽撞冒失，夸夸其谈，脏话连篇，满嘴都是低级趣味的笑话。他进门时总是把礼帽戴在后脑勺，装出一副粗野的样子，模仿醉鬼的神态和步伐，说话拉着长调，声音含糊不清。不过，他借口有胃病而滴酒不沾，实际上是因为他喝不上两杯就入醉，理智不清。马克西米利亚诺对福尔图娜塔亲切地说，应该搬一下家，免得同这种与规矩人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人为邻。

为了拯救情人，马克西米利亚诺在计划做的事情中，最紧迫的是教她看书写字。每天早上，他花半小时教她写字。福尔图娜塔有求知的愿望，但是，不管她如何耐心和刻苦，她的书法才能却无所发展。干这种细活，她的十指已嫌僵硬。童年时期劳动的习惯使她那双健美的手变得十分粗糙，象女工的手一样。她没有写字的天资，落笔写字时手指上沾满了墨水，累得浑身冒汗，气喘吁吁，双唇撅起，宛如一个优美的喇叭口。

“别撅嘴，宝贝，那样太难看。”老师抚摩着她的脑袋说，“手指不能捏得太紧……这事再简单再容易不过了……”

的确，对于他是容易的，可是，对于从来没有拿过笔杆的她，写字是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她悲伤地说她永远学不会，并且抱怨儿时没有机会上学。朗读也使她十分吃力，心烦意乱，因为象从井里打水似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读好一阵子之后，她对书本上说些什么仍然一无所知。她轻蔑地把书本或报纸扔在一边，声称再也不愿受那份罪了。

如果说她对文学没有任何兴趣的话，在社交艺术上却肯于勤学苦练，而且表现出突出的才能。在有关礼节和良好教养所要求的基本知识方面，马克西米利亚诺给她上的课大有益处，有时只要略加指点，她便能领会一个或一组概念。

“虽然你读书困难重重，”他说，“但我觉得你大有才华。”

在短短的时间里，马克西米利亚诺便教了她礼节性拜访中惯常的所有规矩，进门如何问候，告辞该说什么客套话，如何请人来家作客，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亲切交往中的特殊礼貌。她也学会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事儿，比如她以前不知道的一年中的月份顺序，哪个月三十天，哪个月三十一天……虽然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实际上此乃西班牙愚昧无知的一大特征。这种情况城市胜于农村，女人甚于男人。她很喜欢做家务活，从不知道累。她有一双铁臂膀，火一样的热血不容她有半刻休息。她尽可能地注意延长而不是缩短工作时间。她十分喜爱熨洗衣服，干起来轻松愉快，有条不紊，那双拳头可真派上了用场。她浑身肌肉坚实。在她身上，结实和灵活，优雅和粗野结合得那么完美，委实构成了一个野性美的形象。她不穿紧身衣也显得十分苗条匀称。衣服穿在她身上，时装裁缝感到自豪；裸体或半裸体，都形如古代的雕像（每当她忙着料理家务，比如上阳台晾衣服，擦拭家具，把弹簧垫子扛到室外吹风——弹簧垫子在她手里

成了轻如羽毛的小靠垫——时，她都是这样。）至少，鲁宾是这样看的，他只在巾帼英雄画册里见过这样的美人。有时，他觉得她象《圣经》里的女子——那个沐浴的拔示巴①、利百加②或撒马利亚③人，这些夫人他是在一本带插图的书中看到的，她们虽说妩媚动人，但与他的健美、优雅的女友相比，却相形见绌呢。

在这种生活的初期，马克西米利亚诺荒废了许多学业；然而，随着爱情生活逐步走上正轨，他决意承担的道德使命便激励他努力学习，以尽快成为一个专业人材。他的变化非同一般，在学习科学知识方面显得比以前聪明，并善于理解，他的求知欲如饥似渴，过去所厌烦的东西现在感到兴趣无穷。他在沉思时，常常说天才闯入了他的脑海，就象说自己身上发了烧一般。毋庸置疑，他与前已迥然不同。过去用两个小时都学不会的课程，现在不到半小时便融会贯通了。在课堂上，同学们看到他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并且有独特见解，不禁为之愕然。老师和同学们看到粗俗的鲁宾突然开了窍，实在大为诧异。同时，鲁宾对一些过去不加理睬的与药剂学无关的书籍，现在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同学常常把最有名的文学作品带到课堂上偷偷阅读。鲁宾从不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或莎士比亚的剧本夹

---

① 拔示巴：《圣经·旧约》故事中赫人乌利亚之妻。大卫在屋顶上看见她沐浴，便派人把她接来，与她同房。她怀孕后，大卫设计谋杀了乌利亚，娶了她。此事使耶和华不悦，于是让大卫与拔示巴所生之子病死。

② 利百加：《圣经·旧约》故事中拉班的妹妹，以撒之妻。亚伯拉罕年迈时派仆人为儿子以撒娶妻，仆人求神施恩，在井旁遇到利百加，于是以撒娶她为妻。

③ 撒马利亚：古代巴勒斯坦名城，以色列王国的首都。据《圣经·列王纪》第十六章，以色列王暗利自撒马族购得该地而建城。后以该地为中心的地区，亦称撒马利亚。传该地大部分居民在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期间，同其他民族通婚而种族混杂；被掳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时，对他们抱歧视态度，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而呼之为"撒马利亚人"。

在《有机化学药剂学》的课本里偷着带进课堂。可是，自从受到那爱情的震撼之后，他特别喜欢起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来，甚至达到入迷的地步。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浮士德》① 和海涅② 的诗集。特别是过去他对法语很畏难，如今一下子变得畅通无阻。一句话，我们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度过了一个大难关。爱情的震动使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觉得，在命运把他带到那个女人身边并赋予他拯救她的使命之前，他一直在昏昏而睡。

“我过去是个傻瓜，”他说，毫不掩饰他对自己前一段时期的轻蔑，那个时期完全可以称之为远古时期。“我过去真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缺乏生活的目标。所谓傻瓜，就是那些无所事事，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人。”

福尔图娜塔没有雇用使女。她说这么个小家庭一个人料理已绰绰有余。许多天的傍晚，福尔图娜塔在厨房做饭时，马克西米利亚诺靠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学习。要不是钱罐那个幽灵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告诉他，从罐中取出的钱行将用尽，可怜的小伙子会感到多么幸福呀！尽管如此，他仍陶醉在幸福之中。爱情这杯甜酒使他的眼睛变得明亮了，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没有困难，没有危险，也没有挫折。钱会跑到他手里来的。福尔图娜塔是个善良的女人，一切都表明她要做个正派的女人。诸事如意，眼下只差学完专业……这时，有个想法他要说出来，在恋爱初期他守口如瓶，不到合适的时候是绝不外露的。现在这个秘密涌到了嘴边，不能再藏在肚子里了；如果不说出来，它自己会冲破一切阻挡迸发出来，是的，会迸发出来的；那个

---

① 系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1749—1832)的作品。
②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想法是他全部爱情之所在，是他的整个灵魂，孕育着他的高尚的新生。如此巨大的东西不可能长久地禁锢在“谨慎”这个狭小的小盒子里。福尔图娜塔走进饭厅兼客厅的屋子里摆放桌子。这活对她来说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五分钟就结束。马克西米利亚诺表露出敬佩的神情——他有时确实是这样，扑到情人跟前，真诚地吻她半裸露的胳臂，抓起她的一只粗糙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说：

“福尔图娜塔，我和你结婚吧。”

她哈哈大笑起来，摆出一副不信的神气；可是，鲁宾一本正经地又说了一遍，“我和你结婚吧，”福尔图娜塔便真地相信了。

“这件事，”他补充说，“我考虑好久了……一个月前我认识你时，就想过……但是，我觉得最好和你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再说……要么和你结婚，要么立刻死去，我两者必取其一。”

“真有趣……这‘两者必取其一’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要么我和你结婚，要么我死去。无论在天堂还是在人间，你都是属于我的。你不是想成为一个正派人吗？那么，只要你有这个愿望，又决心取得人们的信任，事情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决心帮助你成为正派人。你会成为正派人的，只要你有这个愿望，会……”

马克西米利亚诺拣起掉在地上的书籍。餐桌上吃的东西还不齐全，福尔图娜塔走出去拿。她走进来时对马克西米利亚诺说：

“这种事情需要慎重考虑……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

“啊，我已考虑好了；已经反复想过了！……你，你想过吗？”

“没有……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你家里是不会同意的。”

“我快成年了。”鲁宾果断地说，“他们同意不同意，对我都是

一个样。”

桌子上的东西还没有摆好，福尔图娜塔就被迫住了手，这时饭也快烧糊了。她坐到马克西米利亚诺身边，后者一再拥抱她，吻她，把她弄得懵懵懂懂……脸上几乎不见笑容，眼睛不停地扫视四周。她对朋友的痴情并非无动于衷，他用劲握她的手，她也以握手作答，尽管没有他那样用力；他深情地抚摩她，她也同样这样做，但那只是友谊的表示。她站起身回到了厨房。在厨房里，她一边漫不经心地将鸡蛋倒在盆里，一边思索着马克西米利亚诺提出的婚姻要求……“我结婚！……真是滑稽透了……跟这个瘦猴结婚！……一天到晚，白天黑夜永远和他生活在一起！……可是，你得好好想一想，做个诚实的女人，结婚，当某某人的太太……做个正派人！……”

五

马克西米利亚诺经常谈起他们鲁宾一家某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因此，福尔图娜塔对堂娜卢佩、胡安·巴勃罗和当神父的尼科拉斯都有所知晓。年轻人把他的家人介绍得是那样详细，使福尔图娜塔对他们了解得如同曾与他们有过交往一般。那天夜里，决定结婚的这个想法使他特别兴奋，以致不知不觉说了许多关于姑母的不该说的话。堂娜卢佩通过一个叫托克马达的人放债给军人、职员和一切破落的人，实实在在地说，马克西米利亚诺不主张用这个办法大把大把地捞钱，可是姑母执意要那么干，和他有什么相干？姑母很爱他，也许会把遗产留给他。她的床对面放着一张黑色的又大又旧的铁写字台，里面存放着钱币和债务期票。她不乱花一文钱，储蓄日渐增多，天知道总数有多少，反正她是富翁，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马克西米利亚诺经常

看到托克马达给她送来成捆成捆的钞票。

说到他的哥哥胡安·巴勃罗，显然是站到了卡洛斯派一边，如果这些人得势，他将身居高位。哥哥尼科拉斯一定会当个好神父。谁知道呢，也许会当上主教哩……总之，这对年轻的恋人四处望去，一幅幅美丽的图景映现在他们的眼前。这是第一夜他们谈得这样晚，谈得那么多。马克西米利亚诺告辞回家后，福尔图娜塔陷入了沉思，浮想联翩，很晚才入睡，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

情人也没有很快入睡，可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又好象有块硬东西在肺叶中穿过，使他呼吸极度困难；又好象有许多蜡烛在他的脑海里放射光芒，不管他怎样用力吹也吹不灭，因而无法入睡。姑母总是板着面孔望着他。她肯定生了疑。她是个目光敏锐的人，绝不轻信他的谎言，什么在外边读书啦，看护生病的朋友啦，那全是借口。小伙子怀着激动心情直言求婚的第三天，堂娜卢佩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夫人不仅露出疑惑之色，而且显得十分沉痛。她把侄儿叫进小会客室，并且关上了门。侄儿顿时魂飞魄散。姑母取下大披巾，叠好后放在五斗橱上，并把胸针别在上边，一边用足以使侄儿胆战心惊的目光望着他，一边说：

“我要和你认认真真地谈一谈。”

每逢姑母用“认认真真”这个词时，必定是把他训斥一顿。

“你今天头痛吗？”接着，堂娜卢佩问道。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脑袋十分正常；可是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他说头开始痛了。这样，堂娜卢佩便开始同情起他来，倒在一张安乐椅上，揉捏着额头。

“是个坏消息。”豪雷吉的遗孀严肃地说，“我的意思说，这个

坏消息不是特别坏……可也不怎么好。”

鲁宾不明白姑母所指，可是他猜测那与他的秘密爱情毫无关联，于是松了口气，胸部不那么憋闷了。等到听了姑母下面的话，他心中的一块石头完全落了地。

“这消息对你不会有很大影响。干吗拐弯抹角呢？你姨妈堂娜梅利托娜·略伦特去世了。你看看这封信吧，是莫里纳①的神父先生写来的。上边说得很清楚，她死得象个圣女，接受了所有的圣礼，留下三万雷阿尔做弥撒。”

马克西米利亚诺对姨妈比较生疏，只在小时候见过她两、三次。他记得父亲堂尼科拉斯·鲁宾在世时，姨妈年年送来小面包圈和葡萄汁。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印象了。这位好心肠太太逝世的消息委实对他震动不大。

“一切由上帝安排吧。”为了要有所表示，他喃喃地说了一句。

堂娜卢佩转身去开五斗橱的抽屉，边开边说：

“你们兄弟继承梅利托娜的遗产，我估计至少有两万到两万五千杜罗。”

由于姑母背朝着马克西米利亚诺，他没有听清她说的话，但那事使他很感兴趣，他站起身来，把一只胳膊肘支在五斗橱上，叫姑母再说一遍，好弄个明白。

“这是我的估计。”堂娜卢佩补充道，“可是，你瞧，在镇子里，谁有钱谁没有钱很难知道。也许你姨母还把一部分钱用来放了债，那可就等于白扔了。你去要帐，不是不还，就是少还。所以，你们别抱太大的幻想。胡安·巴勃罗来马德里时，叫他去莫里

---

① 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的一个市名。

纳，看看遗嘱上是怎么写的，把归你们的那份钱要来。”

“那就让他快些去吧。”马克西米利亚诺用手在五斗橱上敲了一下说，“他一到马德里，马上就在火车站买张票，转上火车，不就干净利落地把正事办了嘛！……”

“噢，没那么顺当。你哥哥眼下在巴荣纳。最好来马德里前路过莫里纳。我今天就给他写信。你沉住气。你就是这样，要么垂头丧气，要么急如星火……别瞧你现在这样，过去连动弹一下都得问你哥，如今却变成了个冒失鬼。”

堂娜卢佩以询问的目光看着马克西米利亚诺，可怜的小伙子挨了一瓢凉水，情绪又低沉了下去。只要姑母不用那双敏锐的褐色眼睛盯着他，他可是一个坚强如钢的人。他惶恐之极，赶紧改了话题，向姑母问起了堂娜梅利托娜姨妈的年纪。豪雷吉的遗孀撅着下唇，象摆锤一样摇晃着脑袋，两眼望着天花板，算了半天才算出了个数字，但马克西米利亚诺并没有理会。堂娜卢佩又谈起侄儿的变化，同他开了几个小小的玩笑。他听了很不是滋味。

“瞧，你在朋友家念书，都变成大学问家了……你不要跟我撒谎……你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在搞什么名堂……坦率地说，女人那方面我倒毫不担心，因为你并不喜欢，而且也不内行，即使你喜欢……”

小伙子听了“也不内行”几个字，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好象受了莫大的侮辱，差点没有站起来狠狠反驳姑母一通。但是他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堂娜卢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侄儿，不知道能不能答应。那一天是帕皮托斯救了他。这个使女把主妇的全部注意力引到了自己身上。这个鬼丫头干活忽冷忽热，反复无常。有时十分勤快，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

净净，堂娜卢佩赞不绝口，说她是颗明珠。可有时弄得乱七八糟，让人无法容忍。那天她开头干得很好，末了却搞得不象样子。上午，她样样事情都做得很不错，有说有笑，手脚不停。可是只要太太一转眼，她又做鬼脸又蹦蹦跳跳，这种狂热往往是神经错乱的先兆。果然，到了下午，她把一个汤盆盖摔成了两半，接着就闹个没完，真是一场灾难。她怄气时，活干得要多坏有多坏，人家还以为她是故意的呢。让她干这个，她偏去干那个，错误百出，简直不可收拾。堂娜卢佩说得好，她被魔鬼缠住了，她是个捣蛋鬼，是个货真价实的捣蛋鬼，不要脸的东西，没教养，祸害……真正的祸害。越数落她，她就越来劲，越不好好干。她把热水锅里的水全倒在菜锅里，结果把菜锅变成了水锅。菜豆也烧糊了，吃起来苦得要命。汤里的盐，没有哪个人会象这个该死的姑娘放得那么多。此外，她竟然如此厚颜，因为她不仅不承认自己做了蠢事，还说那是太太的过错，而且表示，既然她惹人讨厌，那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因为，她嘟囔……她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良好待遇。堂娜卢佩和她吵得不可开交，一边说一边掐她、拧她，还说姑娘的母亲授权给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她撕成碎片。帕皮托斯听了，两眼冒着火星回答道：

“啊，老婆子，把我撕成碎片！看你有多大本事！”

此时往往是争吵的高潮。最后太太狠狠地打了使女一记耳光，使女号啕大哭起来……胡闹的事儿在继续，上盘子时，使女把它摔得叮当作响，全然没有想到盘子可不是铁做的。堂娜卢佩威胁说要把她送进牢狱，或唤两名警察来，把她腌成咸肉。这样，这个野性十足的姑娘才慢慢平静下来，直到最后温顺得象只小绵羊。

六

马克西米利亚诺看到那场大吵大闹使姑母把他忘在了一边，心中乐得开了花，于是便站在当权者一边，来反对帕皮托斯。对，对，她很坏，恬不知耻，应该狠狠惩治她，叫她服服贴贴。他火上浇油，使堂娜卢佩怒上加怒，再也顾不上指责他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啦，在外边不干正经事啦，等等。

那天晚上，堂娜卢佩去了卡尼娅姐妹家，在那儿聊了好几个钟头。马克西米利亚诺十一点回到家。在福尔图娜塔躺下几乎睡着的时候他才离开，准备硬着头皮去听姑母的训斥，并且为自己辩白辩白。因为，遗产的事情提出以来，他已不再怀疑上帝赐福予他，为他打开了一条路，真地关照他了。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可是，那天晚上，他觉得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上帝——哪怕不向他祈祷——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就是忘恩负义。他变得疯疯癫癫，一路上望着满天星斗，觉得它们比平素格外美丽，好象在向他说话，在用眼睛看着他。出于对死者的尊敬，他没有对福尔图娜塔提遗产的事儿，只是说了几句关于死者在莫里纳有几座庄园的事，并且问起她，如果把钱存在当铺里，是否会变成大富翁，世界上无人能与之相比。有时他的想象力使他在遗产的数目字后边加了几个零，“因为村镇上的人是一文钱都舍不得花的，他们一门心思就是攒钱，攒钱……”

在他眼里，街灯仿佛是一颗颗星星，行人都是些心地善良、情操高尚的伟大人物。他走进家门，决心和姑母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我敢这样做吗？”他想，“如果我敢，那又有什么坏处？就是往最坏处想，姑母还能把我怎么样？难道把我吃了不成？如果她

不同意我和我喜欢的人结婚，那我就要让她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谁都有个脾气，我也是那样，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到关键时候我要叫她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尽管他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可是当听到帕皮托斯说太太还没有回来时，他却如释重负，因为他把秘密公诸于世后，一定会惹出事来，想到这里，即使最老练的人也会畏缩不前。他并不担心会败在对方手下，因为爱情和拯救者的使命将给予他勇气；但是，虽说如此，最好也还是要谨慎从事，周密考虑怎样说才能不致触犯姑母，如果可能，设法说服她在这场可怕的纠纷中站在他这一边。

他跟着帕皮托斯进了厨房，这是他的老习惯，同帕皮托斯独处时，他总是喜欢聊聊天，说点笑话开开心。一年前，小女佣和他这个大学生在厨房里不是说笑话，就是猜谜语。在这方面帕皮托斯要比马克西米利亚诺强得多。当她把谜语说了一遍又一遍而另一个怎么也猜不到时，她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一直传到大街上。马克西米利亚诺挠着脑袋，怎么用心去想，也找不出谜底。帕皮托斯骂他是笨蛋、傻子和一些更难听的话，马克西米利亚诺听了并不生气。他也有报复的手段，那就是他很会讲故事。他一讲起来，帕皮托斯听得简直入了迷，嘴张得老大，一对眸子死死地盯着“故事员”。那天晚上，帕皮托斯因为挨了女主人的训斥而郁郁不乐，她讨厌少爷跟着她，埋怨少爷在她和女主人吵架时不象以前几次似地站在她那一边。

“丑八怪，傻蛋，”姑娘看见他坐在厨房的松木小桌旁便撅着嘴说，“告密者，笨蛋……不可救药的蠢货。”

马克西米利亚诺想尽办法取得她的谅解，同时又不失去他的少爷的尊严。他的心头突然涌现出一种对她的亲切感，觉得

有责任保护她。是的，他们曾在一起玩耍过呀！尽管两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前一年，他们还都孩子气十足，天真无邪地在一起打闹哩，可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他长大了，是个男子汉啦。而帕皮托斯仍然是个无忧无虑、喜欢嬉闹的女孩子。但她人品不错，待她有了头脑，身材长高之后，一定是个呱呱叫的女仆。姑娘骂了他一通之后，便补起袜子来。她把袜子象手套似地套在左手上。把雪茄烟盒制作的针线匣放在桌子上，里面有线轴、带子、生锈的针筒、白蜡、扣子和其他一些缝缝补补所需要的东西。帕皮托斯的识字课本也在桌子上，书页污迹斑斑，有的已经卷起。厨房里的煤油灯没有罩子，灯筒熏得黑乎乎的。灯光照在女佣那吉卜赛人的脸庞上，象是给它抹上一层棕红色的光彩，而少爷的脸则苍白无血色，反射出蜡一样的光芒。他眼圈发黑，双唇四周长满了疙瘩。

“我来教你念书好吗？”鲁宾拿起识字课本，说。

“不用……瘦鬼，看您那个样子……用不着您教。”姑娘拒绝说，模仿着他的嗓音和声调。

“别那样撒野……你应该多识一些字，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鲁宾说，他竭力装得象个有头脑的人，“今天你有点出格了，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你如果有点理智，我们会把你当成家里人的。”

“唷，看吧！……我闯进您的家啦……”姑娘学着他的样子尖叫着说，一面做着惯常做的鬼脸。

“我们永远不会抛弃你。”小伙子说，他很想关怀她一下，“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你应该知道知道；姑娘，你应该知道。你记住，等我结婚时……等我结婚时，我要把你接去给我夫人作使女。”

帕皮托斯纵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弄得椅子靠背咯咯作响，仿佛要散架似的。

“您要结婚！……傻子，您比傻子还要傻上十分，居然打算结婚！”她大声说道，“可如果太太说您不能结婚怎么办？……是的，她是这么说的，是一天晚上对堂娜西尔维娅说的。”

马克西米利亚诺听到此话是那样的气愤，如果发泄出来的话，必将会酿成一场大祸。受了这样的侮辱，只有抓住帕皮托斯的脖子，把她掐死，才能解恨。可是他不便这样做，因为帕皮托斯比他力气大得多。

“你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野蛮、最粗鲁的人……”鲁宾咕哝道，“如果不改掉这些坏毛病，你将一事无成。”

帕皮托斯伸出套着破袜子的左胳臂，手指从袜洞里露出来，揪住少爷的鼻子使劲拉。

“老实点！……听见没有！……你还没有尝过挨打是什么滋味吧……今天我要让你尝一尝……你傻笑什么？……难道因为我说了我要结婚？那好，先生，我就是要结婚，我愿意。”

马克西米利亚诺好久以来就想用这种方式跟谁讲讲话，把他的想法全部亮出来。对别人很难说出的心里话，在小厨娘面前倒不必那么拘束。马克西米利亚诺说了那几句话之后，胆大了起来。

“你太天真啦。”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头，说，“你对世上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这些话，帕皮托斯一点都不懂……那是一种新的语言，少爷的表情也很特别，一本正经，她以前从未见到过。他讲故事时，脸色可不是这样的呀！

“你会知道的，”鲁宾一片真情地继续说道，“爱情是至高无

上的法则；爱情左右着世界。如果我找到我喜欢的女人，如果说她不是我全部的生命，起码也是我生命的一半，因为这样的女人会把我造就成新人，使我具有高尚的行为和情操。我为什么不能和她结婚呢？喂，请告诉我；讲出个道理来，哪怕有一半道理也好……你不该用那些胡说八道的道理来劝我；你不该象别人那样带着偏见看人……”

说到这里，演说家有些慌乱了，这倒并不一定是因为害怕讲不过对手那张嘴。帕皮托斯看到少爷说话时那副庄严神气，听到他说的那些没头没脑的话语，开初大为惊讶，接着便厌烦起来。马克西米利亚诺继续倾诉他的心头话，对他来说，这种无拘无束地道出心里话的机会是难得的。姑娘忙碌了一整天，又挨了一顿骂，终于累得把左臂放在桌上当枕头，脑袋枕在上面睡着了。那时，马克西米利亚诺依然讲得那么激动，不由自主地说道：

“提出的唯一理由是她从前怎样怎样。我的回答是，那都是不实之词，是无中生有。如果说在她一生中有过不光彩的日子——我并不认为那是不光彩的日子，而是不幸的日子——，那是由于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并不是因为堕落……在这种事情上，有罪的是男人，是公子少爷，是该隐① 一类的人，他们才是堕落、卑鄙无耻的……我认为，我再次重申，这么多女人堕落，这责任应由男人来负。如果对诱奸者和花花公子进行惩罚……社会也许……”

① 该隐：《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是种地人，其弟亚伯是牧羊人。一日，他以禾谷、亚伯以头生羊羔和羊脂为供物献给上帝。上帝悦纳亚伯及其供物而对该隐及其供物不中意，该隐妒忌，在田间杀死亚伯。西方文学常以此比喻骨肉相残。

帕皮托斯把脸蛋枕在结实的胳臂上，睡得象个天使，手中还戴着那只袜子，指头从袜洞里露出来。她恬静安详地睡着，脸上表情严肃，仿佛下意识地同意了马克西米利亚诺对诱奸者的谴责，并且准备届时也用这些话去维护自己。马克西米利亚诺越说越激动，简直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他无法安静下来，也不能沉默不语。他站起身，沿着走廊往前走去，边走边低声自言自语和做手势。走廊里一片漆黑，但他对各个角落了如指掌，所以走起来步子既不犹豫又不绊交。他走进同样黑洞洞的客厅，随后钻进姑母的会客室，里面黑得更加伸手不见五指。在那儿，他的口才倍增，演说的劲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打着手势，强调句子的语气，许多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家人听了都会目瞪口呆的句子脱口而出。真遗憾，他姑母不在那里！……他仿佛看到姑母一样，说出了这些大胆的话："跟您说清楚，我不让步，也不能让步，因为我要按良心办事，凡是和良心相违背的无稽之谈分文不值，毫无用处。您对我说的那么一大堆带有偏见的话，都是老脑筋在作怪。是的，夫人……那是偏见。我要结婚，我要结婚，我要结婚，我有决定自己干什么的权利，因为我已经成年，因为我的心叫我这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您同意，我和她都将张开我们的双臂拥抱您，热烈地欢迎您，您将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的引路人……"

不过，马克西米利亚诺委实感到遗憾，豪雷吉的遗孀并没有坐在他面前的油布安乐椅里。即使她当真在场，他肯定也会说出现在对着想象出的、假设的堂娜卢佩说的那番话。随后，他又走到走廊里，继续发表演说。他从这头踱到那头，在黑暗的掩护下，打着手势，做着怪相。夜间万籁俱寂，独自一人，又没有光亮，便于那些胆怯者象个大胆的饶舌者那样做戏。他们把自己

当作观众，为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马克西米利亚诺悄声低语，他那有力的手势同低沉的语调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激情被压抑，他在那儿讲话只能算作一次排练。

当听到堂娜卢佩敲门时，侄儿走去开门。她见侄儿还没睡下，不禁觉得有些蹊跷。

“天这么晚还没有睡，哪里来的精神呀！”夫人略带讥讽地说。这使马克西米利亚诺吓了一跳，精神上的独立感立即化为乌有。正如煤气灯一亮，火光把黑暗一扫而光一般。帕皮托斯听到门铃响，一边揉搓着眼睛，一边趔趔趄趄地跑去开门。堂娜卢佩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老天爷，都去睡觉吧！”

时间已经很晚，帕皮托斯明天还得起早。侄子和小厨娘都蹑手蹑脚地分别进了各自的屋子，就象兔子听见猎人的脚步声时那样。

七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求爱使福尔图娜塔十分困惑和痛苦。那天晚上和其后的几个晚上，她思绪万千，相互矛盾的想法不时涌入脑际，使她久久不能成眠。她刚刚躺下，又起了身，披上一条毯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可是，思虑并没有留在被窝里，她走到哪里，就跟她到那里。第一个晚上，经过良久的考虑之后，下面的想法终于占了上风。“我结婚，和一个忠厚的男人、一个正派的男人结婚！……”这正是她所渴望的，……有个正式的名字，不再和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而只和绅士老爷、贵妇来往！马克西米利亚诺是个幸运儿，肯定会使她幸福。早上，她梳洗完毕，点着炉子，拿起篮子，准备去买东西时是这样想的。她披上披肩，包

好头巾，下楼上街去。一只脚刚刚踏上大街，想法就又改变了。

“可是，就和这个长得象丑八怪的……毛头小伙子生活一辈子！我比他高一头，我不费劲一只手就能把他举起来。比妻子体力单薄的丈夫不成其为丈夫。这个可怜虫是上帝的宠儿，然而，即使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一千年，也不可能对他产生爱情。这当然有些忘恩负义，可我该怎么办呢？我无能为力……”

她心不在焉，肉铺老板一连问她三次要买什么，她都没有回答，愣了半天，最后才听见老板的问话。

“今天只要半磅臀尖做荤菜，另外再要一块里脊。帕科先生，请把份量给我称好。”

“拿着，可爱的姑娘，愿为您效劳。”

她又买了二两腊肠；随后，在肉店的蔬菜部买了一棵圆白菜，在街角的铺子里买了点米、四个鸡蛋和一筒辣椒罐头。回到家里，她看了看炉火，就开始打扫房间。在擦家具时，又想到了这个老问题：“愿意背这么个大包袱的男人可不是每天都能找到的。”

她整理好床铺，开始梳妆。当她看见镜中自己白净而漂亮的脸蛋时，便又犹豫起来：“我的天，如果打赌谁的长相丑，没有人会胜过马克西米利亚诺的……药房的那股味多难闻呀！他本来应该学别的专业……但愿上帝帮助我……如果我生个孩子，准会象他……这可不行！……”

经过这番思索之后，福尔图娜塔便拿定了主意，看来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了。她颇为得意地继续欣赏着自己的美貌。她为自己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而感到骄傲，那双眼睛是那么漂亮，按她自己的说法，即使“圣灵看了都会自叹不如”。她脸蛋洁白如玉，皮肤透明，犹如象牙雕品，美得迷人；嘴巴虽然稍嫌大了一点儿，

但如鲜花初放，不论微笑还是气恼都逗人喜爱……那两排牙齿就更不必说啦！“我的牙齿，”她一面张开嘴巴，一面说，“象凝乳一样洁白闪光。”她的鼻子完美无缺。“象我这样的鼻子是少有的……”最后，她一边梳理乌黑浓密的头发（好象在梳理邪恶的想法），一边说：“瞧，上帝给了我一头多么好的头发呀！”梳妆即将完毕时，她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并非第一次出现，而是天天出现：“我比……从前漂亮多了！漂亮多了！”

顷刻间，她又变得心灰意懒了。嘴唇撅了起来，凝乳般的牙齿消失了。双眉紧锁，有如一块乌云停留在那里。这时有一道亮光闪过“乌云”，好象在说：“假如他现在看见我！……”在这种想法的压力下，她好长时间静默不语，两眼发呆。最后她从“昏睡”状态苏醒过来，又去照镜子，看到镜子里自己俊俏的脸蛋和苗条的身材，又不禁高兴起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眉心是最美的……即使我怒容满面也是最美的……好，瞧瞧我发怒时是什么样子？对，对，是这样……哦，有人叫门了！”

门铃响了，她不得不离开梳妆台。她走去开门，手里拿着梳子，肩上搭着毛巾。进来的是她的拯救者，他满面春风，叫她赶快梳妆。原本就差一点儿，福尔图娜塔不一会就梳妆完毕。马克西米利亚诺夸奖她不请别人来梳妆。为什么女人不能自己梳头呢？谁要是不会，可以学嘛。福尔图娜塔也这么说。可怜的小伙子一个劲儿地赞扬未婚妻的头发梳得好和懂得节俭，她自己动手，不用使女帮助。那些厚脸皮的女贼干不好这种事情。福尔图娜塔说，她的那种习惯没有什么值得夸奖，因为她本来就喜欢干活。

“你是千里挑一的女人。”情人骄傲地说，“使女全是些搬弄是非和拉皮条的东西。她们登上谁家的门，谁家就不得安宁。”

以后他们要雇个女佣，因为不能让福尔图娜塔拼死拼活地干活。生活肯定会好起来，说不定哪一天会大摆筵席。仆人总会用得着。没有保姆就忙不过来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听到这儿，福尔图娜塔差点儿笑出声来；但她忍住了，只是暗自思忖："这倒霉鬼要保姆干什么！……"

接着，年轻人突然把话题转到结婚上。他长篇大论地讲个没完，面对他的慷慨精神和高尚心灵，福尔图娜塔的心终于软了下来。

"你的行为将决定你的命运。"他说，"你会表现得很好的，因为你的灵魂再善良不过了，对此我们一清二楚。我要把正派女人的桂冠戴在你的头上；你不能让这顶桂冠掉下来，要无愧于它。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悔恨荡涤了过去的一切污迹，一切污迹。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和我们没有关系。别人是什么东西？你听我说，如果没有道德，就不配做人。"

福尔图娜塔的眼圈湿润了，她的感情易于冲动。每逢有人庄严、慷慨陈词地对她讲话，哪怕有些东西还没听懂，她也会深为感动。声调、语气和眼神都会使她动感情。这时，她认为从良心出发应该提醒一下她的朋友。

"你要三思而后行。"她说，"别让我损害了你的……"

她想说"尊严"；但是没有想起这个词儿，因为她这一生中还很少使用这一类词藻。但是，她有本事粗俗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她说：

"你琢磨一下，如果我们结婚，认识我的人都会叫你'福尔图娜塔的丈夫'，而不叫你的真实姓名。我非常感谢你为我做的事，可是，为了尊敬你，我不愿意看见你……"

她想说"额头上带上烙印和污点"；可是，她不知道这两个词

儿，即使知道，也不会准确表达。

“我不愿意你为了我而受到别人嘲笑。”她说完这些话之后，神色十分安详，希望能说服马克西米利亚诺。

可是，在思想上和良心上对自己的信心坚定不移、仿佛有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保护着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听了这话却笑了起来。这样的论据不堪一击，有如直布罗陀海峡的占领者们看见一个人拿着竹竿去攻打他们一般。他才不理睬庸俗之辈的那些蠢话哩！……

当良心对他说：“喂，孩子，这是条正道，沿着它走下去”的时候，哪怕地球上所有人都来阻挡他，也是徒劳无益的，哪怕用一门大炮瞄准他，他都不会在乎，因为他正在锻炼出一种人们尚不知晓的钢铁般坚强的性格。人们说他怯懦，那是一派胡言。

“你应该成为一个善良、正直、忠贞的女人，这是最为重要的；其余的事情由我来管；由我来管，你不用操心。”

过了一会，福尔图娜塔去吃午饭，马克西米利亚诺拿起书本学习。两个人时不时地交谈几句。那一天的整个下午，姑娘的心灵沐浴在乐观的想法之中，因为他在话中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一点关于莫里纳的遗产、地产以及典当资产的事儿，他还有把握地说“他的葡萄园可以给他提供多少多少钱”。天黑下来时，他们要了咖啡，“和平”咖啡馆的侍者送了来。奥尔梅多和费利西亚娜来聊天。他们正闹别扭，互不理睬，毫无疑问是为家务事拌了嘴。因为，如果最巩固的国家没落和崩溃一定是财政状况不佳的话，对于他们这个家，这个家庭或者叫别的什么吧，情况也是一样，是因为入不敷出，外债累累。费利西亚娜把她最好的衣服典当了出去，奥尔梅多则完全告贷无门。只要财源断绝，无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都是要垮台的。奥尔梅多这个好心人绝望之至，

灾难临头是确定无疑的了。了解他的朋友们，发现他扮演浪荡公子角色的劲头已不那么大了。他的善良本质常常透过假面具显露出来。有人告诉马克西米利亚诺说，他们看见奥尔梅多躲在雷蒂罗公园偷偷读书。当朋友发现他时，他立刻把书本藏在树丛里，因为他不愿别人认为他软弱。他很看重人的行为产生的后果，认为突然一下子放弃浪荡公子的招牌是丢脸的。人们会怎么说呢？朋友们会怎么说呢？那些比他年轻、把他视为楷模的毛头小伙子会怎么说呢？有一些小孩，为了假充大人，点上一支很冲的雪茄，一口接一口地抽得头晕目眩，但他们努力不呕吐出来，以不被人说抽醉了。奥尔梅多的处境眼下和这些小孩子一样，他再也忍受不住那种可怕的折磨、恶心和头晕，可是他仍然叼着雪茄，装作在抽的样子，实际并没有把烟抽进去。

费利西亚娜则已另起炉灶。说起来，正派和爱情是好东西，可是不能当饭吃。那天晚上，那位职业浪荡公子没有搞什么恶作剧。只是当四个人坐下来喝咖啡时，他才用平素随随便便的语调说：

“妈的，半个世界的人都聚到这儿来啦。”

福尔图娜塔和费利西亚娜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鲁宾却闹了个大红脸，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把这种词儿用在正常往来的人们身上是对他们有失尊重，是粗野、下流，对，下流……可是，他没有吭声，以免吵架或使聚会失去严肃和庄重。他想起了计划中的婚事还没有告诉奥尔梅多，显然他不知此事才用了如此放肆的词儿。于是，马克西米利亚诺决定一有机会就把他的想法告诉奥尔梅多，好让他今后说话时注意分寸，多加斟酌。

八

那天夜里，福尔图娜塔也睡得很不好。她心烦意乱，几乎整夜都在考虑那个人是否还记得她。说来奇怪，至今在街上还没见过他。她没有仔细注意，说不定在街上打了个照面还没有看见呢。他是不是生病啦，是不是不在马德里？后来，当她得知胡安尼托·圣克鲁斯二、三月间曾得肺炎时，方才记起那天梦里梦见过他。是的，天快亮时她梦见了他。当时她脑袋热得简直麻木了，由于整夜思前想后而仿佛变成了一个醉妇。当她从短暂的然而是深沉的睡梦中醒来时，天已大亮，那时她脑子里的形象和思想却翻了个儿。

“我和我的药剂师在一起。”她在心中为“我们在天之父”祈祷——她从来不忘记这件事——之后，说，“我们将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她起了床，生好炉子，然后下楼去买菜。她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心中不住地想着马克西米利亚诺可能会长高，挺起胸脯，长肥发胖，变得壮实起来。总之，他会变得更有男子气些，而且会治好那该死的慢性鼻炎，不再整天把鼻子抽得很响。他心地善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为人正直，当真和他结婚，他会对老婆言听计从。几句甜言蜜语可以使他受宠若惊，乖乖就范。要紧的是不能与他的良心和……使命作对。……这儿有个形容词，福尔图娜塔不记得了。她想说的是“崇高”，可是，没关系，大家都知道那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就是了。

那天，买菜时间稍长了些，因为马克西米利亚诺告诉她，他来和她一起吃午饭，她打算做一种两人都很喜欢吃的杂碎炒米饭，这是福尔图娜塔的拿手好戏。她做的这种饭菜味道鲜美可

口，吃起来会使你把盘子舔个精光。可惜洋蓟还不到季节，否则她也要买来放在米饭里。但是，她割了点羊肉，那会为米饭增色不少。她还买了牛排，两个雷阿尔的杂碎和几条咸沙丁鱼做两道菜。

回到家后，她按照西班牙人做饭菜的习惯，精心准备好三只锅，接着做了一小锅米饭。那天，厨房里的所有器皿都动用上了。炒好洋葱，捣好蒜头，切好杂碎，当重要的事一一做完时，她方才洗了手去梳头，而且梳得比往常加倍细心。过了不一会，厨房就散发出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天哪，她在厨房干的活开始见成效啦！十二点鲁宾来到，女友笑容满面地给他开门。餐桌已经摆好。那女人一个钟头能干两个钟头的活，只要她愿意，什么活都干得又麻利又迅速。情人说肚子饿得慌。女友要他耐心等一会，因为她忘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酒，准备下楼去买。可是，马克西米利亚诺自告奋勇去干那件家务活，一溜烟下楼去了。

半小时之后，他们便亲亲热热地坐到桌子上了，可是，那时福尔图娜塔的脑中陡然涌现了一些如此希奇古怪的想法，连她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她把自己那几天的心比作一只帆船，忽而驶向东方，忽而驶向西方。突然，犹如狂风骤起，帆船来了个大转弯，头尾换了个方向。这样巨大的变化她经历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次象用匙子为未来的丈夫盛饭时那么大。她不知道那种感觉为什么和怎样涌上她的心头，最后完全控制了她。她只知道，在瞅了可怜的小伙子一眼之后立即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反感，不得不强迫自己掩饰这种感情。马克西米利亚诺毫无察觉，不住地夸奖米饭味道绝佳，可是福尔图娜塔沉默不语，她咽下去的不是一勺勺米饭，而是混杂的苦果，差一点使她呕吐出

来。她暗暗地对自己说："我宁可被切成这样的碎块，也不和这样的男人结婚……难道你们没看见，没看见他一点男人的模样都没有吗？……甚至他身上的味道都是难闻的……当我琢磨着一辈子都要望着面前这只塌鼻子时，我真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你好象心情不佳，我的娃娃。"鲁宾对她说道，他经常用这个亲热的绰号称呼她。

福尔图娜塔说米饭做得没有象她原先希望的那样好。在吃牛排时，马克西米利亚诺露出拉丁文教师的神色，说：

"我要教给你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吃饭时既要用刀又要用叉子，而不能单用叉子。不过，以后会有时间的，我不但教给你这个，还要教给你别的。"

马克西米利亚诺还纠正了她吃饭时的其他动作。福尔图娜塔希望说话得体，做个有教养的正派人；可是，如果老师是别人，而不是那个鼻涕长流、脸庞灰暗无光象死人一般的人，而不是仿佛只剩五脏没有肌肉的人，她该从那些教导中学到多少东西呀！

福尔图娜塔虽然对马克西米利亚诺那么反感，但仍然尊重他：一个不幸的人，一个荣誉盖身和品德高贵的绅士，从道德意义上讲不知要比她好多少倍。她对他的尊敬混杂着深深的怜悯之情。她对他的尊敬、感激和难以言状的同情——按照常理是不会去怜悯高不可攀的人的——是她克制住那厌恶的心情的原因。她不大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随便一个比鲁宾少沉溺于幻想的人都能看出她漂亮的眉心间布满了阴云。但是，鲁宾是透过自身思想那副眼镜来观察事物的。对于他，一切都应该是他想象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怎么样。午餐用毕，福尔图娜塔很高

兴，因为她不喜欢一本正经的谈话和聆听别人的训戒和批评。对她来说，收拾餐具和桌子要比这有趣得多，他们一喝完咖啡，她就忙乎起来。她愿意在厨房而不是在客厅多待些时候。她不是涮锅，就是切凉菜，虽然还不到吃的时候。她过一会就到客厅转一圈，马克西米利亚诺已在那儿看起书来了。那天，他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他的心飞了，每次女朋友进来，脑子里的药物学便无影无踪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她待在客厅里，甚至为她在厨房里逗留时间太长而抱怨。

“姑娘，别老是干活，那样会累坏身子的。把活拿来，坐在这儿干。”

“不过，我在这儿，你就没心思学习了。你应该好好学习，别留级。”她反驳道，“如果留级，还得再学一年！……”

福尔图娜塔的这个理由在鲁宾的心上产生了莫大的效果。

“你在这儿没关系。只要不跟我说话，我照样学习。看着你，我好象对课程理解得更好，思路也更开阔。你坐在这儿吧；你干你的针线活，我读我的书。我脑子迟钝时，哎，看上你一眼，马上又变得机灵起来。”

福尔图娜塔淡然一笑。她出去片刻，把针线活拿来。

“你知道吗？”她刚坐下鲁宾就说道，“我哥哥胡安·巴勃罗到莫里纳料理我姨母梅利托娜的遗产问题去了。我的卢佩姑母给他写了信。他来马德里之前经过那儿。他来信说不会有大的困难。”

“真的？等着瞧吧！……最好是这样。”

“你听我说，我现在还不好说我们兄弟每人能分到多少。但有一点我可以对你保证，我为你高兴，只为你高兴。以后，你会埋怨上帝的。因为生活上的物质条件越有保障，名誉越容易得以维

护。生活中的耻辱有一半源于穷困，是的，穷困。你相信吧，上帝来看我们了。如果现在我们行为不端，那就会堕入地狱。”

福尔图娜塔本来想说：“好一个伦理学家！”可是她脑子里没有这个词儿，于是只是说：“我这会儿当上‘传教士’了。”她用“传教士”这个词有双重意思：其一是说教者；其二是指鲁宾称之为“他的使命”的代言人。

九

马克西米利亚诺把结婚计划告诉给奥尔梅多，叮嘱他严守秘密，不到火候不可外传，以免弄得满城风雨。那位远近闻名的浪荡公子以为他的朋友发了疯，可内心却深表同情，他敬佩鲁宾无所畏惧，居然敢于做出那种难以想象的、必然会引起街谈巷议的蠢事。和一个……结婚！这做得太过分了，虽然用心是好的，但太过分了；在这样的举止中混杂着可怕的耻辱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带着一种为人所不知的大胆和下贱行为。在奥尔梅多眼里，这种行为使好心人鲁宾从粗俗的深渊中摆脱出来。因为，鲁宾是傻子，但不是粗俗的傻子：他是那种手指尖已经触到了崇高境界的傻子。当然，他的手指最后并没有够到那种境界；但确实碰到了。奥尔梅多一面试探鲁宾的想法有多大的严肃性，一面不得不承认，他奥尔梅多这个职业浪荡公子压根儿没有想到鲁宾会干出这种天大的蠢事来。

“放心好了，小伙子，谁也别想从我嘴里知道这件事，我是你的朋友，对不对？那就行啦。从我这儿知道？没门！我说话算数，你放心好了。”

凡属无赖行为，“野榆树”的诺言是神圣的。可是，那一次，他传播消息的欲望胜过了流氓无赖的名誉法规，把那桩极为秘

密的事告诉给了纳西索·普埃尔塔(“香水仙”)，并且同样叫他严守秘密，保证不再向任何人扩散。

“我对你信得过才告诉你，因为这事只要你知我知就行了。”

“放心好了，小伙子，用不着担心……你是了解我的。”

果真，除了一个人之外，纳西索没有传给别的人。把这小小的秘密告诉一个人，真的，仅仅一个人，这有什么关系？他肯定不会散布出去的。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因为我知道你嘴严。”纳西索在他朋友恩西纳斯(“高杆山毛榉”)耳边悄悄说道，“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千万注意。只你知道就行了。我们别弄得不愉快。”

“喂，别犯傻……好象你昨天刚认识我似的。你要知道我的嘴跟‘坟墓’一样，会严守秘密的。”

然而，这座“坟墓”在卡尼娅姐妹家中被打开了，自然，事情进行得也是十分慎重的，让所有人都发誓要严守秘密。

“你这是怎么啦，恩西纳斯！别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不会去乱说并使你难堪的……”

可是，卡尼娅姐妹中有一位认为不给堂娜卢佩透露点消息是极大的罪过，她早晚会知道。与其如此，不如让她早点知道，对这一沉重的打击有所思想准备。可怜的夫人！她对那耻辱还一无所知，完全蒙在鼓里，让人多么痛心呀。一句话，那消息自从怯生生的、粗俗的鲁宾嘴里说出后的第三天，便传到了堂娜卢佩灵敏的耳朵里。

据说，堂娜卢佩听到那消息后象看见幽灵一样呆了好一阵子。后来，她声称她从侄儿的异常行为中已对事情有所察觉。跟一个与许多男人鬼混过的女人结婚！呸！也许不会是真的。如果确有其事，人们很快便会知道，说实在的，堂娜卢佩心中怒火难

抑，当天夜里或第二天早晨就要给马克西米利亚诺一点颜色看看……豪雷吉的遗孀心神不宁，从卡尼娅姐妹家回到自己家中的那段路上步履蹒跚就证明了这一点。她自言自语，雨伞两次从手中掉到地上，她弯腰拾伞时，头巾又掉了下来。最后，没有进自己家的门厅，而是进了隔壁人家的门厅。如果那个伪君子在家，姑母一定骂他个狗血喷头！但是，他肯定不在，因为那时才夜里十一点，那位大少爷不到十二点或下一点是不回家的，……谁能想得到，谁能想得到！……那个懦夫，蠢才，废物，那个没有吹灰之力的家伙，到了十八岁（堂娜卢佩对他的年龄记得一清二楚）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女人、以为生下的孩子都是从巴黎来的笨蛋，一个没有男子气质的人，居然恋上爱了。可是爱的是什么人？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堕落得不可救药的女人！

“少爷回来了吗？”她问女仆。听到否定的回答后，她撅起嘴唇，表示很不耐烦。

如果不是在无辜的帕皮托斯脑袋上发泄一下，天晓得堂娜卢佩的不安和愤怒会发展到何等地步。帕皮托斯在那次冲撞中吃了最大的苦头。诸位应该知道：帕皮托斯有点虚荣心。她的头发乌黑稠密，是她身上的主要美貌之处，因而她对它爱护备至。她很小就会梳理头发，又弄发卷，又留鬓发。为了卷出刘海，她没有发夹，便用一根烧得通红的粗铁丝。她原本想在早晨做头发，但是因为女主人比她起得早，她没有时间。晚上，她一人独处时，那是她自由自在地梳理头发的最好时光。一片镜子，一把缺齿梳子，一点黄芪胶，一根粗铁丝，这就足够了。那天晚上，她千不该万不该把头发做得那么漂亮……“姑娘，你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她扑哧一声笑出了声，一边用镜子一部分一部分地照着脸庞——因为镜子照不出整个脸——一边自言自语地

说。

“猪猡，妖精，小丑，”堂娜卢佩吼道，她愤怒地用手把帕皮托斯头上的小花饰全都打毁了。“你就这么打发时光呀……瞧你那身衣服，全是窟窿眼，也不去补一补，反而摆弄那几根毛毛，不害臊？真是臭美，不要脸！识字课本呢？恐怕你连看也没有看一眼……我会给你做头发的。带你去理发店，剃个光头，光得象个鸡蛋。”

即使要砍她的头，姑娘的恐惧也莫过于此。

“好呀，刚才你用你那怪发型让我恼火，这会儿又来给我抹鼻涕流眼泪了。你活象只母猴子……多美呀……那又怎么样啊？你也抹香脂了？”

堂娜卢佩闻了闻那只无情的把罪恶的刘海毁掉的手。她把手凑近鼻子的姿势是如此的优雅，真可惜没有一个高明的雕塑大师把它重现出来。

“小猪崽子……你把我的手都弄油了……呸，真臭！你哪儿弄来的这种玩意儿？”

“马克西米利亚诺少爷给的。”帕皮托斯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句话使堂娜卢佩陡地想起她发怒的真正原因来。她想去侄儿房间搜寻一番。帕皮托斯巴不得她这样做，因为这样她的盛怒马上便可消除。

“到厨房去，”太太对她说；这话毋须重复，帕皮托斯象老鼠听到声音似地溜走了。

堂娜卢佩点上马克西米利亚诺房间里的灯，开始察看起来。

“最好能找到一封信！”她想，“可是，不可能！现在我想起来

啦，人家说那个贱女人不会写字，是个实实在在的畜生。”

她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实那个可怕消息的迹象。她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五斗橱，也一无所获。钱罐放在原来的地方，满满的，也许比以前还重些。那女人的画像，一张也没有。堂娜卢佩埋头“侦破”，也没有发现任何罪证，这时，马克西米利亚诺回了家，帕皮托斯给他开了门。他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一看到里面有灯光，不禁吃了一惊。当他与正在翻看五斗橱第三个抽屉的姑母面面相对时，便意识到那个秘密已经泄露，刹那间，阵阵寒噤传遍他的全身。堂娜卢佩控制住了自己。她是一个很有头脑、办事会看时机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她不喜欢做任何不合时宜的事，半夜三更不能揪侄儿的耳朵，因为如果那么做，她一定会提高嗓门，不适当地大吵大嚷。另外，如果突然给侄儿来个难堪，他的偏头痛可能会更加厉害。堂娜卢佩不愿意让他受罪。当姑母转过身来时，大学生呆呆地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姑母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说：

“进来吧，我走了。好好睡觉，明天我找你算帐……”

她向自己的卧室走去；可是刚走了十几步，便气愤地转过身来，对侄儿做了个威胁性的手势，一面喊道：

“好一个小滑头！……不过，先不说了，明天再说……告诉你了呀，去睡觉吧。”

马克西米利亚诺考虑着明天和姑母的那场戏，因而久久不能入睡。他有时把那场冲突想象得很严重，很可怕，犹如莎士比亚的一场戏剧；有时，又把它降低到不屑一顾的程度。“怎么样，姑母，姑母又怎么样？”他一面说，一面躺在被窝里耸着双肩，仿佛站着似的。“我认识了一个女人，我想和她结婚。我不知你为什么要这样……咱们都心平气和一些……难道我是架机器？……

我不能有点自由？……您把我当成什么了？”有时，他觉得自己理由十足，真想起床，跑到姑母的卧室，拉着她的一只脚，把她弄醒，和她大闹一场：“您听清楚，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家里硬把我当小孩子，我就偏偏让他们看看我已是个男子汉。”可是，他一想到姑母会如何作答，便凉了半截。姑母一定会这么说：“你算什么男子汉？你是……”

第二天是星期日。小伙子起床时，堂娜卢佩已望弥撒回来。帕皮托斯端来了巧克力，可是他实在咽不下去，因为他的肚子极为难受。凡是遇到困境，考试也好，恐惧或惊吓也好，他一向如此。他脸色发青。堂娜卢佩见他象罪犯走进法庭似地进了小会客室，便起了怜悯之心。窗子开着，堂娜卢佩把它关上，以免可怜的侄儿感冒。身体是一回事，“执法”又是一回事。“犯人”把手插在兜里，头戴着一顶苏格兰小帽，脚登一双崭新的靴子，身穿着一套便服。这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的样子，只有铁石心肠的人见了才不心软呢。堂娜卢佩穿一条平日穿的普通裙子，上面缀着许许多多补钉，围一条蓝方格围裙，暗色的围巾盖着高傲的胸脯，头上扎着一条黑头巾，手戴一副肉色露指手套，脚穿一双又厚又软的高腰毡鞋。那鞋柔软得走起路来比猫儿还轻。小会客室里十分干净。里面摆着的大家具只有一个五斗橱和一个式样俗气的月形大衣柜。沙发套和椅子套都是钩针织物，颇具公寓风格，全是出自卢佩夫人之手。

但是，赋予这间小会客室以某种庄严气氛的是堂娜卢佩亡夫的肖像。它挂在主位，是一幅糟糕透顶的方形油画。像上人是绰号叫火鸡的堂佩德罗·马努埃尔·德·豪雷吉。他身着国民军少校的制服，一手拿着筒形宽檐军帽，一手拿着指挥杖。这张油画俗不可耐。作者想必是专攻奶牛和母驴展览会写生的专

家。然而，堂娜卢佩却认为豪雷吉肖像是一幅杰作，谁来看那张画，她都提请他们注意两件突出的东西，即，不管观众站在哪里，像上人的眼睛都望着他；表链、胸章、扣子、皮带、帽徽，一句话，所有金属部分画得尤为出色和优美。

这幅油画旁边还挂着许多照片，堪称为一支仪仗队，可是挂得缺乏对称感，人们会以为是一群生物在墙上乱爬呢。

“很好，堂马克西米利亚诺先生，很好，”堂娜卢佩极其严厉地盯着侄子说，“坐下，咱们好好谈谈。”

第 三 章

“火鸡之妻”堂娜卢佩

一

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坐，而堂娜卢佩却坐下了，坐在了沙发正中。头上方正是肖像，仿佛这是为了给审判以更大的威严。她用讽刺的声调重复了一遍“好吧，堂马克西米利亚诺先生”。一般来说，凡是姑母尊称他为堂……先生时，可怜的小伙子便感到一场冰雹要落下来了。

“我一辈子拼死拼活地干，”她继续说，“为的是把你这个宝贝侄子拉扯大；我溺爱你，照料你，不让你患病；我省吃俭用，把送进嘴里的面包都吐出来，为的是让你上大学。亲妈妈都没有象我这样把心扑在她们儿子身上，最后竟落得这个下场！……真是好报应，好报应呀！……不，你别给我解释，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知道你想和哪个……哪个贵妇人结婚。好呀，你喜欢上这么一个好姑娘……你以为我们家能容忍这样的耻辱吗？但愿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闹着玩的，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

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这个勇气，但是又不想谈别的事，因为，如果他的灵魂深处开始掀起真正的波浪的话，那么这些波浪还没有到达岸边——嘴唇——就已飞溅解体了。他茫然不知所

措，内心的感情由于极度激动而不能表达出来。他扫视了一下对面的墙壁，似乎要从那里得到什么援助。人处在某些困境中和感到极度惊愕时，常常把目光停留在无足轻重的东西上，而这些东西与所处的困境又毫无关系。马克西米利亚诺望了一会儿萨马涅戈的姑娘——奥洛拉和奥林比娅的照片。她们戴着白头巾，挽着臂，一个显得执拗，一个显得伤感。为什么看这个？他惶惑不安，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把精神集中在随便一个什么物品上，哪怕是固定照片的钉头。

“喂，你说说吧。”情绪十分激动的堂娜卢佩补充说，“是一时任性吧？”

“不，姑母，”被告回答。这个实际上是肯定的否定开始给了他勇气，胃部的疼痛有所减轻。

“你敢肯定不是任性？你太天真了，世界上好些事你不了解，你也不了解女人！我不能允许这种浪荡女人欺骗你，勾引你，玷污你的清白名声，你不是一块手表，可以随便被人拿来拿去。对你，总得要象对呆傻儿那样照料着。别忘了，五年前我早晨还得给你穿短裤呢，你一个人还不敢睡觉呢。”

如此污辱他的人格，委实激怒了马克西米利亚诺，他顿时觉得勇气倍增；可是说不出话来。在这紧要关头，应该说的话他妈的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些词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该死的怯懦的习惯使他哑口无言，呆若木鸡。这是因为堂娜卢佩的目光射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十分奇特的迷惑力，纵然他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可是，我说什么呢？……从何说起呢？”小伙子想道，眼睛盯着挽着胳臂的托克马达夫妇的肖像。

“一切都会解决的，”堂娜卢佩把声调放柔和了些说，“如果我能清除你脑袋里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的话。因为你的感情

诚挚，有理智……可是，你坐下。看你站着，我累得慌。”

“您应该好好了解一下情况。”马克西米利亚诺坐在安乐椅上，他以为找到了合适的话头，“把情况弄清楚……我……早想告诉您……”

“为什么不早说？怎么回事！……得了，象你这样弱不禁风的孩子居然与那些坏女人鬼混！……你还不以为然……这样下去，你很快会送命的。要是病了，别来找你这个姑母照顾。我可干不了这事，听见没有？你居然叫我干起这个来，忘恩负义的浪荡子……我溺爱你，费多大劲才把你拉扯大，我对你胜过你母亲，可你居然这样报答我，不要脸的东西，跟一个娼妓结婚，你觉得这对吗？”

鲁宾气得脸色铁青，一股强烈的痛苦感从心底冲到嘴边。

“不是这么回事，姑母，不是这么回事，”他镇定下来说，“她不是娼妓。您受骗了。”

“是你骗了我，你表面上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可是，现在看看你怎么样吧。你别以为能对我玩把戏，我会让你随心所欲。大傻瓜蛋，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咳！我怎么轻信了你！……我真傻，还以为你不会注意女人呢！你玩的好把戏呀。你真是个十足的无赖……”

马克西米利亚诺一边听，一边正深情而迷恋地观赏着鲁菲妮塔·托克马达的照片，似见非见。他只是恍惚、蒙胧地如在梦中看着那位小姐的丰姿。她好似站在一条船上，远处是海洋。他醒过来时，想为自己辩护；可是，找不到武器，换句话说，找不到词儿。不管怎么样，他根本不想就此罢休。他的神经系统虽然软弱到了极点，可是意志却坚如磐石。

“您听到的不确实，”他拙劣地说道，“关于那个人……根本

不是什么荡妇……我早想跟您说：‘姑母，我……我爱这个人……我的心……’”

“住嘴，住嘴，别惹我生气。听你说爱上了一个浪荡女人，我真想掐死你，这不是因为你品行不端，而是因为你傻得要命……你说什么心不心的，我真想……上帝饶恕我吧……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她提高嗓门补充道，“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从现在开始，我还要象你十二岁时那样管束你。今天，你别给我出门。我要让你好好守规矩……从明天起，给我吃鱼肝油。回房去，脱下靴子。今天不许你上街。”

天知道这个被告人要怎样回答。他仅仅说出一个字，因为来了客人。那是他们家的好友托克马达先生。这位先生进门后，通常径直走到小会客室、厨房、饭厅或太太在的任何地方。他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堂娜卢佩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以后，才能在那张普普通通的干瘦脸上看懂某些奥秘。这张脸兼有军人和教士的特征。托克马达年轻时当过兵，眼下小胡子和鬓角已经露出银丝，在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教士气，无疑那是因为他故作谦恭和温顺之故。他的眼皮一翻一合，掩饰了他那天生的粗鲁。他的脑袋总是侧向右边，虽然身材高大，但并不威武；他那光秃多脂肪的脑袋上头皮如霜，只是四周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几根头发。那天是星期日，他的衬衫领子几乎是干净的，可是，斗篷却相形见绌，不但皱皱巴巴，而且油垢斑斑，边缘地方甚至绽开了线。裤子的膝盖部分补钉越来越厚，显得短了许多，仿佛他刚刚骑上马而没用裤腿绷带似的。也因为是星期日，他的靴子油光锃亮，走起路来咔咔作响，几里路之外都能听得见。

“家里怎么样？”他一边把总是汗湿的手伸给堂娜卢佩和侄子，一边坐下来问道。

“很好。”夫人说，焦急地察看着托克马达的神色，“你家怎么样？”

“老样子，托上帝的福。”

那天，堂娜卢佩在等待有关一件她十分感兴趣事情的消息。她一向从最坏处打算，对灾祸做到有思想准备。看到她的代理人进来，她以为带来了坏消息。她不敢问津。那个并非职业军人的脸色表明他只对堂娜卢佩的家有浓厚的兴趣。托克马达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对他的女友说：

“喂，堂娜卢佩，咱们今儿运气不错。您猜，我给您带来什么意外消息？”

太太听了喜形于色，因为她知道她的朋友一向把外财叫作意外消息。托克马达笑了起来，将手插进上衣的里兜。

“啊，真的！堂弗朗西斯科。”堂娜卢佩交叉着两手，将信将疑地喊道，“他付了……？”

“您马上就会知道……我……也没有料到。昨晚我去告诉他星期一查封他的财产。今天一大早，我正在穿衣准备去望弥撒，他进来了。我以为他来求我延期的。因为他老是骗我们，一会儿说今天，一会儿说明天……我是不相信他了。他很会说假话。总之，但愿我们天天有这样的意外消息。‘托克马达先生，’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是来付您钱的……’我一下子象人们说的那样愣住了。因为我没料到这件事。末了，他给了我八千雷阿尔，拿起他的期票径自离去。”

“我对您说过，”堂娜卢佩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个华金尼托·佩斯是个正派人。他象那些家境富有的孩子一样，有时有点小困难，今天手上有钱，明天就没有了。他恐怕是个赌徒……”

托克马达把钞票一分为二，将比较厚的一叠递给堂娜卢佩。

“给您六千雷阿尔，……我拿二千。他真是有赌运。我一向把他们看作不可救药的人，因为据说这个华金尼托已水没脖子了。不知道是哪个倒霉鬼被他刮了个精光？这我们可以不去管它。”

“反正我们不会再借钱给他了……”

“喂，堂娜卢佩，”托克马达说道，用两个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圆圆的“〇”字给夫人看。

二

堂娜卢佩毕恭毕敬地看着那个“〇”字，这时她听到：

“太太，您看，这些花花公子是些好主顾，他们不注意利息和期限。但是最后他们会骗人，而且要大捞一把。对他们要倍加小心。开始他们听说查封很害怕；可是，他们一旦没有了钱，也就完全不在乎了。即便您把他们登在报纸上，他们也照样厚颜无耻。您瞧，卡萨·博希奥的小侯爵：上个月我把他的财产查封了，甚至把他那张画有家谱的铜版画也卖掉了。可是，三天之后，我居然看见他坐在一辆四轮篷车里，满不在乎地从我身边驶过，车轮把街上的泥溅了我一身……我倒并不介意泥那玩艺儿；我说这事是让您知道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您以为他会找到借钱的人吗？月息四厘，即使是五厘，俗话说，他们也要孤注一掷。他们倒不缠人，相反，当他们请求延期时，为了叫你高兴，会给你的某个侄子一点什么好处。小佩斯对我就是这样……可是，那东西没什么了不起；也许反倒对他们是件大好事，相信我吧。因此，他现在可以来敲这扇门，我应该与他打交道。”

说到这儿，托克马达取出他那满是污垢的烟盒。他不是在别人家里，所以准备抽支香烟；他递给马克西米利亚诺一支，可堂娜卢佩立刻替马克西米利亚诺作答，轻蔑地说：

“这位不抽烟。”

抽烟前的准备动作进行了好一会儿，因为托克马达给香烟换了纸。随后，他拿根火柴在大腿上一擦，点着了。

“还有，”他继续说，“那位成衣店的少爷何塞·玛丽亚·巴列霍，每月的第一天我都象条猎狗似地追他……他欠我一千杜罗，可每月我只能收回二十六个。他怎样拖延呢？‘老兄，我有个重要约会，不能等你。’我抄起五、六条斗篷拿走，可他满不在乎……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他的斗篷，而是提醒他注意期限。没别的办法，太太。只能这样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不值得尊敬。他们还以为别人的钱都是为了供他们寻欢作乐的呢。您还记得那几个叫我们大伤脑筋的大学生吗？这是我用您的钱放出的第一笔债。那个西恩弗戈斯，那个阿里亚斯·奥尔蒂斯！都是滑头！要不是我，钱是收不回来了……他们真是十足的无赖。他们哭哭啼啼地来我家请求延期，可事后我看见他们在咖啡馆里大口大口地吃牛排……又是甘蔗酒，又是野樱桃酒……还有马约尔大街那个商人，开皮货店的鲁维奥，您记得吧？末了，有一天，他给我送来他的表、他女人的耳环，还有十二箱皮子和皮手笼。可是，夫人，就在那天下午，对，那天下午，我在太阳门看见他高坐在马车上去看斗牛……他们都是这号人……人们说，他们要钱是为了往水里扔。所以，今天星期日，我一整天都盯着何塞·玛丽亚·巴列霍。说老实话，他是个好人。我常常去他的店铺看有没有顾客，有没有动静；也瞟一眼钱柜，看看收帐的小伙子是否拿钱回来；随后教训了一顿店主，给他出主意，并且建议他把

付帐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事实，没有别的出路嘛！……因为软弱可欺的人总是被人吃掉。而且他们不说你的好话，太太，也不感谢你对他们的关心，当他们看见我进去时，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一副表情！他们毫不想一想自己用的是我的钱。那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一些可怜的蠢才。他们以为每月付二十六个杜罗，就算完事了……他们说二十六个杜罗已经不少，我说他们应该感谢我，因为年景不好，很不好。”

在十九世纪的堂弗朗西斯科·托克马达放债的漫长岁月里，一次也没有听他说过年景好过。年景总是不好，很不好。然而，到了一八六八年，托克马达在马德里已拥有两幢房子。他起家时仅有一万两千雷阿尔，那是他妻子在一八五一年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堂娜卢佩那笔微不足道的资本，在他手里不到十年的工夫就增加了一百倍。堂娜卢佩是唯一与他搞这种肮脏交易的人。他只收取她很少很少的手续费，而且把她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办，这是出于他对她已故丈夫豪雷吉的深厚友谊。

“我来得不巧，您家中有事，我走啦。”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把落在左肩上的斗篷披好。

“就呆这么一会儿？”

“夫人，我还没望弥撒呢。我刚才对您说过，我正在穿衣准备去望弥撒时华金尼托来了，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是个好消息，好消息！”堂娜卢佩说，她把拿着钞票的手捂在胸口上，钱被捂得严严实实，从指头缝里都看不见是否有钞票。

“愿上帝保佑你。”托克马达对马克西米利亚诺说。后者对他的问候只是哼了两声……

堂娜卢佩陪托克马达去客厅。马克西米利亚诺听见他们在

门口低语。最后传来了前军人下楼时靴子发出的刺耳的响声。堂娜卢佩回到了客厅。她拿到以为已经失掉的钱，心中格外高兴，那双棕色的眼睛明亮得象两块火红的木炭，嘴上挂着微笑。马克西米利亚诺见她进来，立刻意识到她怒气已消。钱，正象托克马达说的，会使她性情变得温和；她走到罪犯——他没有离开安乐椅——跟前，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上，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钞票，说：

“你不要难为情，也不必难过……；用不着这样。我都是为你好……”

“我，真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平静地答道，那平静使他自己比堂娜卢佩更为吃惊。“我没有难过，……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因为我的良心……”

说到这儿，他又结巴起来。堂娜卢佩没有给他时间再进一步说明，因为她很快走进卧室，关上了玻璃门。马克西米利亚诺从客厅听到翻腾的声音，那是她在藏钱。后来，夫人打开了门，但没有走出卧室，继续对侄子说：

“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今天不许上街……从明天起，你给我喝鱼肝油，你之所以干出那样的蠢事，是因为脑力衰竭……以后还要服磷酸钙，跟以往一样。你本来就不该停服……”

因为姑母不在眼前，马克西米利亚诺大胆地露出嘲讽的微笑。那时，他正望着姑父豪雷吉先生，当然，这位先生也正望着他。他顿时觉得姑母的高贵丈夫十分可怕。他真不明白堂娜卢佩晚上一个人时，同这个丑八怪作伴，怎么没有被吓破了胆。

“你已经知道我的用意了。”她走到门口，一边扣上黑羊毛上衣准备出外，一边说，“你把靴子脱下，不要随便乱动。”

年轻人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堂娜卢佩想，侄子是多

么顺从呀。小伙子一向屈从于她的严厉态度，她认为这是医治侄子头脑混乱的特效药。她说得好："我只要喊几声，他就得象兔子一样老老实实。那些想弄得他神魂颠倒的母狼，我决饶不了她们。"

"帕皮托斯！……"太太喊道。那时走廊上立刻传来女孩的脚步声，那脚步声重得仿佛跑马场里的马蹄声。

帕皮托斯一手拿个土豆，一手拿把菜刀，跑了过来。

"喂，"女主人用镇静的声调说，"我不在时，你要留神马克西① 少爷的行动。看他是否在那里写信，或是在干别的什么事情。"

姑娘表示领略女主人的意思，跳跳蹦蹦地回到厨房。

"噢，"夫人自言自语道，"我还忘了什么没有？……对！钱包。我该买点什么回来？……面条，糖……没别的了。哦！鱼肝油。这可不能放过他。一大匙一大匙地喝，保管能把他的病治好。现在喝药不用拿钱哄他了。他已长大成人；我是说，他已不是小孩子了。"

请读者设想一下："火鸡之妻"堂娜卢佩看见侄子走进她房间时既不是穿拖鞋也没有穿便服，而是穿戴整齐，一身出门的打扮：红饰边的斗篷，蓝上衣，咖啡色的圆顶毡帽，该是多么令人惊异呀。堂娜卢佩见小伙子这样不听话，不禁又惊又气，几乎说不出话来……

"可……可是……"

"姑母……"马克西米利亚诺用异样的颤抖的声音说，"我不能……不能服从您……我已长大成人，都二十五岁了……我尊

---

①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昵称。

重您；请您也尊重我。”

他不等回答，转过身来，飞速地走出家门。毫无疑问，他怕姑母拉住他的衣服。

他自言自语，小声地解释着自己的行为：“我不会用语言辩护；我不会说话，只要姑母的眼睛盯着我，我就会结结巴巴，惶恐不安。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来为自己辩护。我总是吃神经紧张的亏，但我的意志胜过神经。我的意志坚如钢，谁也动摇不了我。让他们都来对付我一个人吧，让所有人都来阻挠我吧；我不争不辩，我一言不发；但我要上哪儿就得上哪儿，不管什么人，谁要是想阻拦我，我就踏过他的身子，继续走我的路。”

三

堂娜卢佩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帕皮托斯，帕皮托斯！……不，不是叫你，走开。可是，你看他多不要脸！不，不是他，不是他。他被人害得丢了魂，中了邪。是不是来了个流氓？我得盯着他，通知治安警察，把他抓起来……可是，咱们晚上算帐吧，反正你得回来，伪君子，你反正得回来……帕皮托斯，过来，下楼去买面条和糖。我不出去了，我不能出去。我觉得我要犯病了……喂，路过药房时买一瓶鱼肝油，就是我上回带回来的那种。他们知道。你说我去付钱……喂，喂，别买了。他是不愿意喝的！……带几尺布回来。不，不要布。路过药房买一点鸡血石吧。我要犯病了……”

她的确面临脑溢血的威胁，情况很严重。她刚刚在侄子身上看到独立于她的倾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一向象小绵羊一样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从来没有主见。对他，从不需要动手，一皱眉，就足以使他俯首帖耳了。这只小绵羊如今怎

么啦，居然变成一头小狮子？堂娜卢佩的头脑解释不了如此深邃的奥秘。愤怒和茫然无所措之后，便是象瘫了一样。她觉得浑身酸痛，仿佛干了一上午重活似的。她慢吞吞地脱掉了刚穿上的假日服装，又把帕皮托斯叫来说：

“你光做大蒜汤好啦。大少爷不会回来吃午饭。他要是来，我得好好教训他一顿。”

她拿起那张做针线活时坐的小椅子，放在阳台边。她腰痛，坐下时哎哨了一声。做针线活，她总离不开眼镜。她戴上眼镜，从针线篮里取出活计，开始缝补床单。堂娜卢佩对在星期日干活并不感厌烦。在这么多年的夫妻生活中，由于豪雷吉给她进行的进步宣传，她的宗教观念已十分淡薄。坐在老地方——玻璃门边——动手缝补起来。阳台上摆放着两三盆花。她透过枯枝败叶观望着大街。这间房是正房，如果有人从那儿走过，是不会逃脱她的眼睛的。可是，雷蒙多·路利奥大街和与之交叉的堂胡安·德·奥斯特里亚大街上行人稀少。简直象个偏僻的小村。堂娜卢佩一人独处时，唯一的消遣是观看谁走进附近的马车房或对面的印刷厂，或者看看堂娜吉列米娜·巴切科是否经过这儿朝阿尔布凯克大街的收容所方向走去。那是进行思索的最佳地点和时间。她膝盖上放着衣服，手里拿着针，戴着眼镜，针线篮搁在一旁，猫儿蜷缩成一团躺在女主人脚边。那天，堂娜卢佩比往常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凝神沉思。

“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却落得这个结果！……这一切他不知道，他这个傻瓜怎能知道呢？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根本不懂得这是别人豁上老命挣来的。……我真想告诉他，以前有的时候一颗鹰嘴豆比一粒珍珠还贵呢……弄到一颗鹰嘴豆可真不容易呀！……要不是亏了托克马达先生，我不知道该死在什么地方

了，而没有我，马克西又怎么得了。如果光靠他的两个哥哥，他能过上这种好日子！告诉我，大傻瓜，如果我不拼死拼活挣钱糊口，把家维持得象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不绞尽脑汁、千思百虑、遇到各种事情都使用上帝赐我的智慧，那么，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会怎么样呀！……唉！若是豪雷吉活着该多好呀！”

每当遇到困难，堂娜卢佩便更加想念已故丈夫，从而心也就软了下来。在痛苦的时刻，只要想起婚后幸福而甜蜜的生活，便得到了慰藉，因为豪雷吉是男子中的佼佼者，天字第一号的好丈夫。“咳，我的豪雷吉！”她喊道，一声叹息之后，她的心都要碎了。

堂佩德罗·马努埃尔·德·豪雷吉曾在皇家兵团服过役。后来，弃军从商。他为人正直，但有些愚笨，死时只给她留下五千雷阿尔。这位原籍莱昂省的商人，成批收购鸡蛋和其它禽蛋。莱昂、萨莫拉和塞哥维亚三省的火鸡商把挣来的钱都放在他手里，让他汇给出产火鸡的村子。所以，普埃尔塔·塞拉达村民给他起了火鸡这个外号，后来又传给了堂娜卢佩。圣诞节前后，豪雷吉也代收阿斯托尔加①寄来的黄油鸡蛋糕，马拉卡特里亚②的所有脚夫都到他家去取款和存放资金。堂佩德罗身为国民军的一个头目，在政治上也是起过大作用的。他十分通情达理，只有一次激昂地高喊“伊萨贝尔二世万岁”这句有魔力的口号。那位大好人去世时，堂娜卢佩悲痛欲绝，差一点和丈夫一块离开人间。别以为没人追求这个小寡妇，陆军少校堂埃瓦里斯托·费霍就是其中一个。他盯着她不放，整天纠缠不休。可是，她对丑陋然而老实的豪雷吉坚贞不渝，把这看作比世上的一切都重要。

---

①② 都是莱昂省的城市。

随后侄子来了，她要抚养。她满怀的愁苦一下子有了排遣的办法。托克马达和生意的顺手也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使她能够忍受苦痛……年逝月移，她赚了钱，最后慢慢地达到我在上面描述过的那种境况。堂娜卢佩已是接近五十岁的人啦，可是她保养得很好，看上去还不到四十。她年轻时身材苗条，脸庞瘦削，和胡安·巴勃罗多少有点相象。眼下，她那双褐色的眼睛仍然闪烁着青春的火焰。可是，面孔却象大法官一样严肃，那条条皱纹和枯黄的面色使她的这种严肃有增无减。她那薄薄的、紫色的上唇——犹如一道新刀口的边缘——蒙着一层早熟孩子惯有的很细的汗毛。这纤细的汗毛反倒给她增加了几分容颜，也许正是那纤细的汗毛是最成功的一笔，使她颇象中世纪油画中的人物。那层汗毛风趣地一直延伸到右边嘴角，同一颗漂亮的黑痣汇合在一起。那痣上长着两、三根橙黄色的毛发，在光亮的反射下象铜丝一般闪烁不定。她的胸部很美，那里有一点，或者有一些假象，诸位以后将会看到。

堂娜卢佩聪颖过人，时时炫耀自己比别人高明。正象有些女人出于自尊心喜欢打扮一样，豪雷吉的遗孀深信在智力上高人一等，因而喜欢指手划脚，在一切有关实际和管理的事情上好为人师，喜欢卖弄自己。她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从他们能言善辩、性格坚韧、做事果断和利用花言巧语来掩饰私利的残酷行为来看，所受的教育可谓尽善尽美了。

她把思路从对她亲爱的豪雷吉的怀念重新转到侄儿身上。那是她的两大亲人。她把滑到鼻尖上的眼镜扶扶正，继续想道："别跟我要花招。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撵到街上去。得下狠心才行，因为我爱他如亲生儿子……我原想让他和鲁菲尼塔，至少和奥林比娅结婚！……不，我更喜欢鲁菲尼塔·托克马达！……

我真傻。堂娜西尔维娅和她女儿进来时，我看见他一声不吭地藏起来，还以为对这孩子讲女人的事等于在魔鬼面前说十字架呢。人不可貌相。结果，他好几个月来一直养着个女人，整天和她厮混……好，我得亲眼看看，是不是确有其事……还有一件事：他从哪儿弄的钱养活她？……罐子还放在老地方，重量也没有减轻……”

想到这里，堂娜卢佩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谁也无法知道她想得多么远。她的思想时沉时浮，好比一块掉进惊涛骇浪中的木头。这位好心的太太整个下午就是这样度过的。夜幕降临，她焦急地等着侄儿从外面回来，好把积压在胸膛的那座火山中的熔岩喷射在他头上。那个瘦弱的小伙子很晚才回来，那时姑母正在进餐，肉菜都已端走了。马克西米利亚诺坐在桌旁，缄默不语，神情严肃，心情有些紧张。他开始大口大口喝着冷汤，不时地向姑母投去不安的、询问的目光。姑母避开他的视线，免得发作……“我应该控制住自己，”她想道，“等他吃完饭再说……他胃口好象不错……”年轻人望着姑母，时不时地发出深深的叹息，仿佛要给她解释一番。堂娜卢佩不止一次要破口大骂；可是，看到侄儿那么沉默和谨慎，她控制住了自己，害怕重现上午那种他毫不屈服的场面。最后，年轻人尝了几颗甜食上的葡萄干，便起身准备回卧室去；他刚刚转过身，堂娜卢佩顿时怒火上升，于是忍着想要冲口而出的话语，跟在他后边。正当可怜的小伙子在房间里点煤油灯的时候，夫人出现在门口，她扯着嗓门大叫道：

“不知自爱的东西！”

堂娜卢佩一连喊叫了四、五遍“不知自爱的东西”，马克西米利亚诺仍是毫无表情。这个词有如堵住这位夫人怒气的瓶塞，--

旦揭开，那满腔怒火便象破堤的洪水，向小伙子冲去，姑母对他上午的所作所为愤懑异常。

“我现在不想讲理由，”她补充说，“你自己背上了那个女人……很显然，她的没教养的恶习也开始传染到了你身上。我要谈谈今天上午你干的蠢事，你以为你姑母是块破布，能容得人家随便扔来扔去吗？”

小伙子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两肘撑在床上，听着姑母的训斥，但并不看这位法官一眼。他含着一根牙签，神经质地在嘴里左右鼓捣着。对父亲这个妹妹的无比恐惧在他身上已完全消失。象某些胆小鬼放了第一枪后变成勇士一样，马克西米利亚诺自从上午以那大丈夫气概开火之后，觉得自己的意志已摆脱了懦怯的羁绊。这种懦怯纯粹是神经作用，平素的俯首帖耳和自卑心理也在其中占了很大成分。当心灵缺乏强大力量时，陈习和神经素质便铸成了他性格的外壳或外表；可是，待那长期挣扎着以求表现的力量产生之后，外壳即被冲破。懦怯或虚伪的恭顺使这外壳变得坚硬。那内力一直不能借助言语表示出来，因为那习惯了的百依百顺和胆小如鼠不容他学会用语言表达思想，这样，外壳也一直没有冲破。最后，言语做不到的事，行动做到了。外壳一经破裂，马克西米利亚诺即变得勇猛异常，准备与那头母兽较量一番。原先他以为重如大山的东西，如今好象地上的一块纱巾，伸手即可捡起。

他镇静地听着姑母发泄满腔的愤怒。他有充分理由可驳倒这位好心太太激愤多于理智的“慷慨陈词”！可是，要用语言争辩，天哪，他还不行。那就用事实讲道理吧。在这方面他确是一个能手。姑母骂得上气不接下气，跌跌撞撞地坐在桌旁一把椅子里。这时马克西米利亚诺开了腔；但那不是争辩，而是掏出自

己的心来，把它亮在床上，正象把钱罐砸破并将它倒过来一样。

“我非常爱她。”他说，两眼并不看姑母，相对来说，为了表达感情，他还比较容易找到适当的词句，“我爱她爱得要命，我把生命都交给了她，无论法律、家庭或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能把我同她分开……假若强迫我在死神和失去她的爱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死一千次，或自杀，或被杀，我决不失去她……自从我第一次看见她，我就爱上了她，只要我活着，我就要爱她……所以，反对我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是愚蠢的，因为我无所惧怕，决心越过一切障碍，即便面前有一堵墙，我也要去冲破……您看见普里塞马戏团的骑士跃身上马后是怎样冲破挡在面前的纸墙吗？那么，如果谁在我和她之间筑上一堵墙的话，我也会照那样去冲破它的。”

四

这个比喻必然在伟大的堂娜卢佩身上留下强烈的印象。她凝视了一会侄子，神色中怜悯多于愤怒。

“我一生中受过多次嘲弄。”她边说边摇头，仿佛是一个脖子上挂着根铁丝的木偶。“可是，象这样的嘲弄还是头一次。你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啦，把我骗得好苦……我确实没有权力支配你……如果你要堕落下去，就尽管堕落好了。往后你就别来求我了。我把你养育成人，教育你，象母亲一样对待你。你不觉得应该这么对我说：‘姑母，事情是这样的吗？’”

“真的是这样。”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声答道，“可是，姑母，我过去胆怯，现在我解放了，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我请求您原谅我的这个过失，我承认自己行为不端。不过，我想说话时，舌头便不听使唤了，浑身冒汗……我只会对您说我是不是头

痛啦，掉了一只扣子啦，下雨还是天气干燥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等等……您现在听我说，我沉默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把一切都讲给您听，我会自我爆炸的。我在三个月前认识了她。她很穷，过去很不幸。”

“对，对，人家都说她很老于世故。你可真太轻信啦。”堂娜卢佩恶狠狠地说道。

“您别听那一套……人性很坏。难道您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吗？现在请您告诉我，把一个走上歧途的好人引上正道这不是高贵的行为又是什么呢？”

“你呀，你呀，”豪雷吉的遗孀一边画十字一边惊恐地尖叫着，“你自以为是个牧师啦！”

“可是，您不要着急，姑母。您不能轻易地对事情下结论。”马克西米利亚诺坚持说。他心急如焚，苦于表达不清楚，“她已悔过自新了！另外，她也不象您听说的那么坏。她是个天使……”

“屋檐上的天使！祝你好运气。”

“请相信我，当您认识她……”

“我……我去认识她！别作梦了……我再说一遍，愿你的绵羊，或者说你那迷路的母山羊，给你带来好运。”

“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不清楚。请告诉我一件事：想做个正派女人和已经是个正派女人难道不一样吗？您说不一样？可是，我不这样看，我不这样看。”

“那么，想做个正派女人和已经是个正派女人必定是一回事吗？”

“从道德观点来说，是这样……如果她同我在一起规规矩矩，没有我可能会走上邪路，那么您怎能要我对她说：‘滚开，滚到魔鬼那儿去！’难道收留她、挽救她不是更近情理、更人道吗？

伟大的事业……怎么说呢？……基督徒的事业，难道要从私利的角度来看待吗？”

可怜的小伙子以为这个论点等于把一根长矛插在佛兰德斯① 上。他观察姑母的反应。果然，堂娜卢佩好一阵子都张皇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末了，她轻蔑地说道：

“你是疯了。凡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干这种事。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我不能再呆下去啦，不然我会打你的。我恨不得拿笤帚把狠狠地敲你的脑袋，直到把笤帚把打断。实际上，如果说你配不上那崇高的爱情的话，你更配不上我打你一顿呢。”

马克西米利亚诺拉着姑母的衣服，迫使她重新坐下。

“您听我说……姑母。我很爱您；是您救了我的命，不管您怎么和我吵，我也不会还嘴……情况是这样：我现在做的那件使您大为生气的事，根据我的看法，是个高尚的举动，我出于良心才那么去做，对此我十分满意，仿佛我心里有个上帝在说：好，很好……您不能使我相信我们人生在世就只是为了吃饭、睡觉、消化食物和外出散步。不，不止这些，我们还有别的目的。如果我觉得内心有一股巨大的、十分巨大的力量在推动我去拯救另一个灵魂，那么我就一定这样去做，哪怕天塌地陷。”

“问题是，”堂娜卢佩想继续扮演她的角色，断言道，“你全身都在冒傻气……仅此而已。你休想用甜言蜜语来骗我。你以为一夜之间学了几个词儿，几句花言巧语，会耍一点花招，便能叫我目瞪口呆……你简直变成了个诗人……地地道道的诗人；我一向把诗人看做是大骗子……大傻瓜……你已经不是我养大的

---

① 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临多佛尔海峡，是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最发达的毛织品中心之一。英国和法国为争夺佛兰德斯，导致了“百年战争”(1337—1453)，最后以法国胜利告终。

那个侄子了。你骗了我！……一个女人，一个情妇，一场是非！……现在又给我来讲什么要结婚，而且你居然要豁出去了。算了吧，我不再爱你了；我已不是你的姑母卢佩……我可怜你才没有把你撵出家门，那是希望你回心转意，求我宽恕。”

马克西米利亚诺已经镇静下来，他摇摇头表示怀疑。

“我已为我的沉默不语向您请求了宽恕，现在没什么可再请求您宽恕的了。还有一件事，您不知道，我想说一说。这三个月里我是怎样养活她的？噢，姑母！我砸碎了钱罐，里面有三千多个雷阿尔，这足以使她维持简朴的生活了，因为她生活节俭，极其节俭，不需要花的钱决不花。”

这件事使愤怒的堂娜卢佩迟疑了一会儿。她是个节俭的女人！……年轻人拿出罐子给姑母看，接着绘声绘色地把事情的原委叙述了一遍，仿佛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您瞧，我先买了这只一模一样的新钱罐，然后拿来那只旧的，把它砸碎，取出金银币后，把一些铜币和用两个比塞塔兑换来的铜板塞进新钱罐，让重量与旧罐相等……您想看看吗？”

没等堂娜卢佩回答，马克西米利亚诺已把罐子摔在地上，铜币滚了一屋子。

“我看到了，我看你真是个活宝。”堂娜卢佩一边拣着铜板一边说，“可是，待这笔钱用完以后你怎么办？来求我吗？哦，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

“这笔钱用完之后，上帝总会帮助我的。”马克西米利亚诺信心十足地说。

马克西米利亚诺激动万分，满脸绯红。堂娜卢佩从未见过那双眼睛如此明亮，那张面孔如此生气勃勃。姑侄两人拣起铜板，姑母用纸把钱包好，扔到五斗橱上，然后以极为轻蔑的语调

说：

“拿去吧，那是你结婚的礼物。”

马克西米利亚诺把这个沉甸甸的小包放进五斗橱，然后披上斗篷。堂娜卢佩不敢阻拦，尽管她神态傲慢和威严，也丝毫无法形之于色。她想表露出来，但一种无法名状的制约力阻止了她。她感到自己对那位堕入情网的青年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在她那历史性的力量面前出现了一股切实的、革命的力量。如果说她并不害怕这股力量的话，不可否认，侄子那突如其来的顽强精神却使她产生了几分敬重。

那个女人与托克马达合谋把一个不幸的债户掐死之后还能酣然大睡，然而面对侄子坦率地提出的良心问题却忐忑不安。如果他那么真诚地爱那个女子，她有什么权利反对他们结婚呢？假如那个女子愿意做个正派人——勤俭持家正是正派的好征兆——，那么，在其改过自新的路上受到了阻拦，又是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堂娜卢佩开始满腹狐疑。除了放债一事之外，她的心并不坏。她犹如一个有恶习的人，除了这个恶习之外，在他们不发疯时，也还是通情达理、周到谨慎的。

第二天，与侄子再次较量之后，堂娜卢佩心中隐隐约约地萌发了一点妥协的念头。可以肯定，马克西米利亚诺对那个女子的爱情是深厚的、坚贞的，站在对面反对这一爱情，等于站在扑来的巨浪面前，冒着被它吞没的危险。那天，堂娜卢佩对这一切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她出于强烈的现实感，开始承认既成事实对于我们的行动所具有的影响，反对的勇气顿时消除了大半。马克西的行为也许是胡闹，她仍然认为那是荒谬绝伦的蠢事，但现在木已成舟，只能承认和接受。于是，她以令人敬佩的准确性想道：无论在私事还是公事上，当一股巨大的、革命的、合乎逻辑的

力量——它来自事物的本质，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增强——产生出来时，置身于这力量的对面，那是等于发疯；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避开的好，跟着这股力量走，因势利导，将它纳入正确的轨道。对这场家庭革命，只能避其锋芒，适当引导，阻止它万万不可，谁想阻挡它，一定会撞得粉身碎骨……这种想法使她在第二天晚上比较耐心地同侄儿推心置腹地谈了话，而且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套出了许多有关他女友的详情细节，并且还鼓起勇气劝了他几句。实际上，她不断地在挖苦着他，可是，话说得很有分寸，不让马克西有所察觉。

“你什么也别指望我；你自己想办法……我已说过，我不想知道你未婚妻是黑眼睛还是黄眼睛。跟我别来阿谀奉承这一套。我出于尊重才听你讲讲；可是，这不关我的事。让我去看她？亏你说得出口！……”

马克西米利亚诺自身的变化使他的洞察力时好时坏。有时候，他的目光迅速准确，明察秋毫；有时候，连近在咫尺的高头大马也视而不见。激情使人的功能产生这种令人惊愕的差异，把人变得忽而迟钝，忽而敏锐，仿佛精神处于错乱状态。那天，小伙子总算把堂娜卢佩的心思看透了，他很赞赏姑母力图掩饰的和解想法。另外，他作了一番推理后得出结论说，他在某些真正灵感到来的时刻具有天才的敏锐，通过灵感，他能猜透别人心中的奥秘。他是这样推理的：“姑母软下来了，让步了。既然现在福尔图娜塔不欠她的债，今后也永远不会欠，因为我不会让她落到这步田地，终有一天她们会成为朋友的。”

五

堂娜卢佩正如她侄儿在那短暂的考虑中描绘的那样：有头

脑，富有理智，精明强干；用带点怀疑的眼光看待人们的弱点，善于宽恕别人的冒犯甚至侮辱，可是，对债务却分文不让。她一身兼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女人和放债人。凡是想和她友好相处、愿意获得她友情的人，须牢牢记住，她的这两种天性从不混淆。一张普普通通的期票，在以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态度打开和签字以后，足以把这位女友变成蛇怪，把这位女基督徒变成宗教法官。

姑母的这种双重性格在其身体表面是有标记的，即手术以后留下的永恒的标记。就这一点而论，外科是一门主持正义和执法的科学。堂娜卢佩在丈夫生前因患癌症被切去一只乳房。她喜欢炫耀自己匀称的身段，在家时要用胸衣，用一个精心制作的棉花球充当乳房。穿上衣服后，整个身体显得颇为顺眼。然而，衣服下面，只有一半胸脯有血有肉，另一半毫无知觉，即使插进一把匕首，也无痛感。她的心也是如此，一半是肉，一半是棉花。是哪一半在起作用，要看是和谁交往，亲疏关系如何。如果中间不掺杂期票的事，人人愿意与她往来。然而，由于环境使她变成一个债主，那么谁和她沾上边儿谁就要倒霉了。

丈夫在世时，她并不这样。当然罗，在那些幸福的年月里，豪雷吉只给她一些家用钱。孀居后，她只有几件破烂和五千雷阿尔，她想开个旅店；可是，托克马达打消了她这个念头，建议她把钱放出去，既得高利，又稳妥。成功和高利使堂娜卢佩尝到了甜头。她逐步而迅速地具备了一个精明的高利贷者所有的一切特点。当关系到准时收取她的债款时，她便挺出那半棉花的胸脯，变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一副铁石心肠。这种生活的头几年，夫人极为困苦，因为虽则利息很高，可也不够维持全家的开销。由于她持家有方和善于节俭，境况一天天好转，甚至破天荒

慷慨支付马克西米利亚诺所需的药费和可观的学费。她很爱侄子，尽力使他应有尽有。这个大功劳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她所说一粒鹰嘴豆的价值如同一颗珍珠，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如果说她放债的唯一目的是供侄子上学，那就不对了。当她独处自言自语时是这样说的。但是，这是一种诡辩，是为了美化自己，给自私披上高贵的外衣。堂娜卢佩之所以放债，纯粹是托克马达勾引她这样做。没有侄儿，没有生活困难，她照样会放债。

当寡妇的小小本钱增长到两千杜罗这一美好的日子来临时，她便开始走起运来，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一个暴发户。一位可怜的先生落入了这两个高利贷者联合撒下的罗网。这位先生与其说邪恶，不如说不幸。（他曾当过总经理，尽管一贫如洗，但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我不愿意讲述他们是怎样把他投入罗网的。延期债券，积累利息，每年都增加利率，从最初的每月百分之二提高到百分之四，这样只三年工夫，堂娜卢佩的两千杜罗便象气球一样膨胀起来。托克马达从那个可怜的受害者身上榨取得更多，因为他用极小的代价占有了一套昂贵的家具。不过，那家伙也是罪有应得。后来，他在古巴政府里弄到了一个小职位，又重新发财致富；后来再次破产，继而又在菲律宾恢复了元气。现在则是第四次落入吸血鬼手里。既然在殖民地的财源已枯竭，看来这个不幸的家伙难以第五次成为富翁了。有人说美洲是美洲人的。不，那是胡说！美洲是马德里的高利贷者的。

在本书介绍堂娜卢佩时，她已有一万杜罗不大不小的积蓄。一部分以股票形式存进了银行里，另一部分用合法的期票放债。她的钱要比债户估计的数字大得多。托克马达反对采用低利息的抵押做法，尽管它有法律保证。放债虽然担风险，但一本万利，这是他的乐趣所在，并且需要一套手腕。即使有的债款直到

世界末日① 也收不回来，但绝大多数受害者由于怕丢面子还是乖乖地落入他的罗网。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本钱就可以翻一番。有些人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不允许别人背后议论，他对这些人有特殊的嗅觉，能很快把他们弄到手。他整天同这种人打交道，一直到榨干他们了事。

他慢慢地把他的为人、举止和思想感情都传给了他的搭档，犹如通过复印和模印把一张纸上的图像印到另一张上去一般。每当堂弗朗西斯科把收回的钱交给她时，也就是说，一笔高利贷分文不少的收回时，小寡妇高兴得浑身毛孔都张开了，于是，托克马达的性格便通过这些渠道渗入到她的躯体，从而代替了她的性格，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托克马达的妻子和托克马达简直象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人，所以堂娜卢佩对她也象对堂弗朗西斯科本人一样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在两位夫人的经常交往中，堂娜西尔维娅也对堂娜卢佩产生了很大影响，将其道德行为的某些特征刻印在女友的身上。西尔维娅一副男子相，厚颜无耻，她双手一叉腰，能叫半个世界的人颤抖起来。她不止一次象抢劫杀人犯似地埋伏在大街上等候债户，当着行人的面将他们痛骂一顿。豪雷吉寡妇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她的气质有些软弱，又有一定的教养，所以高利贷者的火爆脾气受到了约束。可是，有一次，她俩一起到了一个不幸的负债的寡妇家里，由于催逼半天讨不出钱来，她们那贪婪的目光便落在了家具上面。两个女妖当着受害者的面简短地交换了几句话，差一点没把那女人吓死。

---

① 基督教教义之一。认为有一日现世将最后终结，所有世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刑。魔鬼也将被丢入火湖。

“那只杯形火盆对您合适，您就拿走。”堂娜西尔维娅说，“我要那个五斗橱。”

她们叫来了搬运夫，将五斗橱里的衣服和火盆里的炭扒出来之后，便把这两件东西拉走了。只要把两个魔鬼一般的女人打发掉，那女债主什么都不在乎，因为她太害怕了。

堂娜卢佩把火盆放在客厅里，可是从来没有生过火。马克西米利亚诺知道火盆的来源，也知道卧室里的一个雕花立橱和一张考究雅致的大衣橱的来源。马克西米利亚诺使用的书桌也是这样弄到家里来的。一套很少拿出来用的上等餐具，她只付了原价的五分之一便弄到了手，那是一位好友用来偿还她所欠债务的零头。这笔生意是堂娜西尔维娅做成的，堂娜卢佩还不敢走到这一步。堂娜卢佩经常骄傲地出示给众人看的还有一只大银盘，两只银托盘和一把茶壶，那也是一个要好的女友的抵押物，由于对方没有钱赎回而留下了。马克西米利亚诺对姑母搞的勾当都一清二楚。落到她手里的首饰、女服、花边和马尼拉大披巾，经过长期扣押后，通过一个叫“尖辣椒”毛里西亚的经纪人转卖出去。这女人过去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可现在几乎不作经纪人了。堂娜卢佩很怀念她，因为她虽生性浮躁、生活放荡，可是却忠于职守。另外，马克西米利亚诺在家里也亲眼看见过姑母对债户是如何残酷无情。从这些观察和了解中，他产生了如下想法：“如果我和福尔图娜塔结婚，而命运使我们生活拮据，我宁可沿街乞讨，也不去向姑母借两个比塞塔……越是亲人，越要分得清清楚楚，丝毫不能含糊。”

第四章

尼科拉斯和胡安·巴勃罗·鲁宾谋划新的拯救计策和办法

一

堂娜卢佩从心底里倾向慢慢的妥协，这也是情势所迫。但是，一直到胡安·巴勃罗来到前，她非但没有让步的意思，而且还不时地表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坚定。胡安·巴勃罗来到之后，姑侄两人谈起了家里发生的前所未闻的大事。一天早晨，马克西米利亚诺还似睡非睡地躺在床上时，就听到了从楼梯和走廊发出的响声。先是搬运夫搬箱子上楼的脚步声和喊叫声，然后是他哥哥胡安·巴勃罗的说话声。听到哥哥的声音，他感到那已被压下去的可恶的恐惧又重新复活了。

马克西米利亚诺无意起床。他听到姑母和搬运夫为该付三个还是两个半比塞塔正在讨价还价。后来又似乎听到胡安·巴勃罗和姑母在饭厅说话。可能她在和他说那件事吧！……很可能，因为姑母是个爱说三道四的人，肚子里从来藏不住一点事。过了一会，又听到哥哥在隔壁洗脸，堂娜卢佩给他送去毛巾，两个人又嘀咕了一阵子。马克西米利亚诺估计他们很可能在商谈遗产的事，但是他没有很大把握。当他想到哥哥胡安·巴勃罗是家里最和蔼、最聪明、肯负责任、通情达理的人时，不禁增添了

一点勇气。

马克西米利亚诺终于懒洋洋地起了床。他洗完脸，穿好衣服，考虑着是出去还是待在屋里，手拉门环站了一小会。这时堂娜卢佩来敲门，他无奈只得走了出去。他脸色惨白，看上去一副可怜相。他和哥哥拥抱，从哥哥的眼神和声调中立刻意识到他已知道了那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事。当时，小伙子无意解释，也不想争辩。看看时间不早，便急急忙忙上学去了。然而，到了学校仍静不下心来，不时想到哥哥会说什么，做什么。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住地唉声叹气。惧怕，那可恨的惧怕，成了他的主要敌人。看来应该快些在哥哥面前揭下自己的假面具，如同在卢佩夫人面前做的那样。因为只要不揭下来，就不能显示出自己的意志来。假如胡安·巴勃罗大发雷霆，或许会更好些，马克西米利亚诺就不用对哥哥恭敬三分了；但是，如果巴勃罗要弄外交手腕，明里装出一副让步的样子，而暗中却来反对，……唉！那事情比什么都可怕了！

得赶快把事情弄清楚。他进去吃午饭时，哥哥胡安·巴勃罗已坐在餐桌边。不一会，堂娜卢佩端着一盘煎鸡蛋和火腿片来了。那天姑母非常高兴，因为帕皮托斯活干得不错，每当厨房里活计多时她都是这样的。

“这丫头对什么都好奇，是个机灵鬼。”堂娜卢佩说。“只要我们活一多，她好象就会分身法似的。她喜欢炫耀自己，把炫耀自己看得比金子还珍贵。而家里的活少了的时候，我就得打她了。开始我带她来家时，真是个野丫头，慢慢才把一些坏毛病改掉的。原先她象只馋猫，去商店买什么就尝什么。你能想到她吃生面条吗？……我是从四条路大街的一个垃圾箱里把她捡回来的。那时她象个饿鬼，穿得破破烂烂，沿街讨乞，沾染了所有好

吃懒做人的坏习气。但是，在我的管教下，她渐渐地走上了正路。我不时对她施以棍棒，一定会把她变成一个正正经经的女人的。”

“马德里的佣人糟透了。”胡安·巴勃罗评论说。“您不必对她过分挑剔。”

在吃午饭时他们一直谈论着有关佣人的事情。每谈到一件事，他们都要看一下马克西米利亚诺，象是要征求他同意似的。小伙子发现哥哥对自己很严肃。但是，这种严肃让人觉得哥哥是把他当大人看待的。在这以前，他一直被当做小孩子，一个正在等着忍受讥笑，或者遭到象父亲对儿子那样的斥责的孩子，这是他最为害怕的。但是，在胡安·巴勃罗平淡而冷漠的话语中，既无嘲弄之情又无训斥之意。午饭后，胡安·巴勃罗觉得半边头痛，闷闷不乐地倒在床上。整个下午和前半夜他都觉得周身不适，如利爪抓心，心烦意乱。然而，他受的痛苦折磨还不及弟弟马克西米利亚诺厉害，而且一般地说，他的这种偏头痛容易用睡眠压下去。他明白那是连日旅行疲劳所致，休息一夜这种感觉就会消失。然而他并不因此就消极忍耐，而是竭力同疲劳斗争，一直斗到深夜才安安稳稳地睡着了。

与此同时，堂娜卢佩反复琢磨着胡安·巴勃罗听到有关那件事的消息后为什么反应如此冷漠。他先是皱了皱眉头，尔后认为弟弟疯了，最后耸耸肩说：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成人了，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无论马克西米利亚诺，还是他姑母，都觉察到了胡安·巴勃罗的苦闷。起初，他们认为那是他疲劳过度的缘故；但是后来发觉他睡了十二个小时后反而更加忧郁了。他和谁也不说话，好象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甚至连遗产的事也懒得提起。即使谈起这事，他也只说几句必须说的话，从不多言。

“你哥哥根本不管那件事，你知道吗？”一天晚上，堂娜卢佩对马克西说。

“什么事？”

“你的事呗！我和他谈了两次。你知道他怎么着？耸耸肩，用小指尖弹弹烟灰，然后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热恋中的年轻人听到这些话正中下怀，感到莫大安慰。毫无疑问，胡安·巴勃罗严格遵循这么一条守则，即尊重别人的感情和意图，以便使别人也尊重自己的感情和意图。他说话是如此之少，以致堂娜卢佩不得不从他嘴中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掏。

“是不是他也在装吟诗的样子。”堂娜卢佩说。“要么出了什么事。我这几个侄子真有趣，全都垂头丧气。不过马克西米利亚诺还算是心直口快的，有什么说什么。”

堂娜卢佩满可以叫大侄儿说说忧伤的原因，但一想可能涉及政治，对这种微妙的事情她就不想碰了，免得和胡安·巴勃罗发生争执。胡安·巴勃罗那时是或者过去曾经是卡洛斯分子，而堂娜卢佩却是个自由派，地地道道的自由派，说来真是蹊跷。鲁宾曾在一个军事部门为堂卡洛斯① 效力，后来被赶出了皇家总部。他亲近的朋友听说他受到了诽谤和小人的暗算等等，但具体情况却说不清楚。他不停地愤怒呼叫，发誓报仇，怨恨地咒骂自己。

“和这帮人搅在一起，真是活该！”

他被撵出堂卡洛斯的皇家总部到达马德里时，照老习惯到

---

① 卡洛斯七世（1848—1909）：自一八八六年起是卡洛斯派追求西班牙王位者。

了姑母家，但几乎整日不在家。睡在外，吃在外，在咖啡馆或在某个女友家厮混。看到侄儿如此生活，堂娜卢佩十分扫兴。在她看来，这样的生活，既不符合道德规范，又不经济。她确信自己的看法有道理。有一天，这位厌世者突然北上，留下话说很快就会回家。他在外边得知了梅利托娜·略伦特的死讯。有关遗产的事是姑母最先写信到巴荣纳告诉他的，那时他正准备返回西班牙，那封关于遗产的信加速了他的归期。他从桑坦德入境，经过米兰到达萨拉戈萨，又从萨拉戈萨到达莫利纳。他在这个小镇上住了十天，没费大劲就拿到了那一大笔遗产。这笔遗产，包括不动产和庄园的地租，共计三万杜罗，扣除遗赠和处理遗产所费，约余二万七千杜罗。兄弟三人每人分得九千。胡安·巴勃罗一来到马德里便给尼科拉斯写了信，让他也到马德里来，以便兄弟三人一起商谈分配遗产的事。

我在上边已经说过，堂娜卢佩避免和胡安·巴勃罗谈及政治。事实上，她对政治也是一窍不通。要说她是自由派，纯粹是指感情而言，是出于对她的亡夫豪雷吉的怀念，是出于对豪雷吉照片上英姿丰采的国民军制服的尊敬。但是，假如有人要她讲解一下自由党宗旨的基本要点，她将目瞪口呆，一副窘态。她只知道那些该诅咒的卡洛斯分子是些下流胚子，想给我们带来宗教法庭及锁链，别的她就一无所知了。堂娜卢佩少年时代及后来与豪雷吉结合的荣耀盖身的二十年间，也曾呼吸过进步的空气，因为豪雷吉根本不愿别人来给他讲专制主义。她简直不理解侄子这么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怎么会愚蠢到去当那个高大、健壮的堂卡洛斯的下属。在她眼里，堂卡洛斯是个毫无指望的人，是个野蛮的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

在宗教问题上，堂娜卢佩的思想与她的亡夫豪雷吉观点相

一致。豪雷吉是个最明智的人，懂得把属于上帝的东西交给上帝，把属于恺撒① 的东西交给恺撒，如此等等。这句话，寡妇只要有机会就要带着几分骄傲反复说上几遍。她还说圣母院要她相信什么她就相信什么，但是说到和神父打交道，那却是越少越好。她每个星期天都去望弥撒，说到忏悔，她只是间或做做，谁也没法改变她的这个习惯。

有一天，她和侄子争论起这件事来，两人甚至动了肝火，几乎大吵大闹起来。从此以后，堂娜卢佩再也不在胡安·巴勃罗面前讲保守派长保守派短了。见到侄子从皇家总部回来时满脸羞愧、不敢抬头的样子，堂娜卢佩是那样高兴，简直难以掩饰。她想起了丈夫豪雷吉，想起他说过和神父打交道会带来的种种不幸，丈夫说得很对，避开和神父接触是明智之举，因为和神父打交道就如同与孩子睡觉一样。

“他纠正不过来了。”堂娜卢佩想。“他还会故态复萌，心甘情愿去为笨蛋卡洛斯七世效劳的。”

二

那天马克西满怀希望地酣睡了一夜，看来姑母要同他和解了，她和他说话开始和颜悦色起来，似乎还真的把他当成大人，或者说当作堂堂的男子汉看待了。有时他甚至觉得这位杰出的夫人对自己还有几分尊敬。真的，一个人没有必要为了让人家尊敬而变得粗鲁和凶残！……还有，堂娜卢佩又和过去一样对他那样亲切。马克西米利亚诺喜欢吃的菜，她都摆上了餐桌，马克西米利亚诺房里要什么有什么，颇觉舒适惬意。总而言之，这个

---

① 恺撒（公元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他的名字后成为罗马及西方帝王习用的头衔。

可怜的小伙子感到满意极了，他似乎觉得脚下的大地都变得坚实稳固了，他认为现在他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认为在家庭这场不寻常的战斗中他已经成了胜利者。

至于胡安·巴勃罗嘛，那没有什么可怕的。弟兄俩一直没有机会详谈，因为大哥每天一吃完午饭就到太阳门那儿一家咖啡馆去消磨时光；晚上回来很晚或者根本不回家。马克西米利亚诺一想起"生活放荡的哥哥"便面带喜色，"现在咱们走着瞧吧，"马克西米利亚诺说，"看看谁更有理智，更遵守道德法规。别给我来装模作样了，我不是傻瓜。"

总之，从那天早上他和姑母大吵一通之后，我们这个男子汉就更受人尊重了。唯一不大尊重他的人就是帕皮托斯，她对马克西米利亚诺很亲近，但是越来越没分寸。

"丑八怪，尖嘴猴腮的家伙，笨蛋，"她伸出一截舌头做着鬼脸说。"您现在可真象个勇敢的小猴儿了……等着吧，他们不会让你结婚的……真的，让您结婚才怪呢，傻瓜蛋，大傻瓜蛋。"

马克西米利亚诺也摆出瞧不起她的样子说：

"给我滚，不知害臊的死丫头，不然我一巴掌把你的大牙全给打下来。"

"您，您？哈，哈！我要是抓住您，一下子就可以把您扔上房顶去。"

还是不去搭理她吧。这丫头头脑简单，自己也不晓得在说些什么。帕皮托斯正在收拾马克西米利亚诺少爷的房间。在那儿给神父摆了一张床，神父大概第二天清早到达。他看着这张床很不顺眼，哥哥尼科拉斯每次到马德里来都住在这里。夜间呼噜打得震天响，让人无法入眠。神父的咽喉和鼻孔象赫里科小号，有不同音域，只是音响难听罢了。马克西神经如此紧张，有

时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离开屋子。更使他不痛快的是，第二天早晨神父还声称头天夜里根本没有睡着觉。

马克西米利亚诺恳求堂娜卢佩把尼科拉斯安置在别的屋子里，以解除他的这一痛苦。但是，家里再没有更多的房间了，能安置到哪儿去呢？堂娜卢佩答应说，要是这次神父回来第一天晚上鼾声厉害的话，那就把他的床移到她屋里去。

“啊，我想起来了，我也打呼噜……总之，事情总会解决的，实在不行，你睡到客厅里去吧。”

第二天上午尼科拉斯·鲁宾来到。马克西看见他进了家门，简直如临大敌。他哥哥的神父性格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管姑母和他说过多少次反对神父的新玩艺儿的话，神父在家里总是有权威的。马克西不象喜欢大哥巴勃罗那样喜欢这个哥哥。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两人小的时候没怎么生活在一起的缘故。

两个哥哥在一起共进午餐，关于政治方面的事却压根儿没有提起，那是为了不想和堂娜卢佩发生冲突。正是这个尼科拉斯才把胡安·巴勃罗拉到卡洛斯派的圈子里去的，他曾答应给他别墅和城堡，这位神父原先还把他推荐给皇家总部的高级人士和驻巴荣纳骑兵部队中的教士。但是，就象我说的，进餐时他们什么也没谈。他们知道，姑母懂得怎样才能使人保持对豪雷吉应有的尊敬，豪雷吉那张难看的照片就挂在房间里，在人们脑海里，他时刻都在家里。他们谈到了天气，谈到了在托莱多生活的艰难，谈到了风怎样把大蜜桃的花卉吹散，还谈到了家庭的生活琐事，并且毫不做作地赞美着丰盛的午餐。

饭间，胡安·巴勃罗建议，既然现在大家凑到了一起，那就谈谈有关遗产的事吧。这事应该说清楚。胡安·巴勃罗不想要

农村那份财产，要是他的两个弟弟同意，他的那一份就给现钱和抵押品好了。其他抵押品和土地都归尼科拉斯和马克西米利亚诺。两个弟弟同意大哥的建议。堂娜卢佩很想插一手，但是，此事与她无关，她不敢干预，只好干着急，默不作声，但后来她对马克西米利亚诺说：

“你们俩可真傻。你大哥想分现钱，这样几天工夫就会花光。他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不过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你那一份要是拿现钱多好啊。我可以替你放出去，保证可以得到很多利息。不然，你看着吧。我想知道，你拿那么多的橄榄树怎么办？还有那么多葡萄和一块山地，你怎么管得过来呀。愚蠢透顶的尼科拉斯也一样，他什么都说行。现在你们急需一个管家，而管家把你们的眼睛偷走，你们也不会知道，每笔账算得上帝见了都会打颤。你们真是一对笨蛋！我给你使眼色，眼珠都要冒出来了，要你反对他那样做，可你却象块木头……尔后你还装得象个英雄似的。你选了一条光明大道，我的先生，真是条光明大道！”

大哥还提出了另一件事，两个弟弟也欣然同意。父亲堂尼科拉斯·鲁宾死的时候，所有债主都来要他们用商店的存货来抵债。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死者忠诚的朋友萨马涅戈。这个债权人不管在堂尼科拉斯·鲁宾走运，还是倒霉的时候，都和他同舟共济，此人在万福马利亚大街开药店。他放债的款数与日俱增，如果按利息百分之六计算的话，总数可达六万多雷阿尔。胡安·巴勃罗建议还清欠他的债，以此作为对他们亲爱的正直的父亲的纪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堂娜卢佩也表示赞成，因为这只用去遗产的很小一部分，可却是个守信用的表示，而且是对可怜的哥哥生前正直待人品格的追颂。萨马涅戈

从未要他们还债，这一慷慨之举更使鲁宾一家过意不去，一定要还清。他们两家经常相互拜访，亲如一家，甚至传闻说胡安·巴勃罗对药店老板的大女儿奥洛拉还有几分好感。堂娜卢佩也夸奖那位姑娘品行端正，聪明伶俐，会操持家务。

胡安·巴勃罗关于分配遗产和偿还萨马涅戈债款的两项建议都通过了。

由于以上这些事，马克西米利亚诺越来越感到自己地位的重要，在家庭会议上，他参与了制订协议，之后他便成人了。既然他现在有了法律上的人格，为什么不能有另一方面的人格呢？他觉得自己长高了许多，精力也充沛起来，甚至假如把他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的话，他一定比作出那些决定之前要重了许多。无疑，和过去相比，他体魄健壮，肌肉发达，肺活量增大。但是，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连他的神父哥哥都无法解释是怎么回事。很可能是这样，当事情一切顺利时，他便施展他职业的某些特有的神秘手法，求助于基督，使家里出现风波。

就在谈论遗产的那天晚上，尼科拉斯了解到了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可不象胡安·巴勃罗那样冷静，一听到那事就愤怒异常。他十分沮丧，沉思良久，决心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怕困难，勇敢地进行斗争。尼科拉斯和寡妇姑母的关系直到刚才提到的事发生之前两个月仍然是冷若冰霜的，但在这时却变得亲密无间了。这并非由于姑侄性情相同，而是在节省开支的作法上有某种吻合之处，这种吻合使得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大大缩小了。堂娜卢佩从来没有喜欢过尼科拉斯，这是因为：第一，一般说来她对教士的长袍感到很不顺眼；第二，她那个侄儿不讨人喜欢，既没有胡安·巴勃罗的迷人的仪表，也不象小侄子那样谦恭。他的外表使人不悦，他的特点象前面叙述过的那样，就是周

身都是毛。堂娜卢佩说得好，老大一人把全家人的才华都占去了，而尼科拉斯把全家人的毛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今天刚刚刮了脸，明天便黑胡子一片了。即使刚刚刮过脸，上下颌的颜色也跟黑板一样。手上、胳膊上的汗毛长得犹如肥田沃野里的杂草一样茂盛，一绺绺浓毛从耳朵里、鼻孔里钻出来。有人说，尼科拉斯的各种思想由于不愿待在黑暗的大脑里，便从他的鼻孔、耳朵里探出头来，打算看看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堂娜卢佩无法容忍尼科拉斯滔滔不绝的布道和掺杂着神父高傲的某种粗俗。姑侄之间保持着礼节性的关系，直到有一次尼科拉斯来马德里时才起了变化。那一次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自己的积蓄交给姑母放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那种习俗的友情是怎么产生的。就象两个国家，由于种族的根本区别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老死不相往来，后来由于签定了通商条约，它们便开始互相接近。胡安·巴勃罗和堂娜卢佩的关系则不同。她过去对胡安·巴勃罗很亲密，对他的才能赞赏不已，但这种感情渐渐消失了。她不能原谅他那样挥霍无度，那样视金如土。他没有拿出一个铜板给她去放债，手头老是那么拮据。一有机会，他就象最有本事的财主那样从姑母手里捞取一笔钱财。寡妇姑母对此十分恼火。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和最反感的侄子变得情投意合而和最可亲的侄子闹得水火不容的吧。

三

尼科拉斯得知那个重大消息时，还没有来得及把他那令人厌烦的布道思路接上去，这种思路只有帕皮托斯端凉菜上来时才被打断。那是因为尼科拉斯·鲁宾有个习惯，假如十一点钟

还不见面前摆上凉拌生菜或苣荬菜，他就无法入睡。根据节令，或加佐料，或捣碎，但都必须在凉菜上撒上一层蒜泥，还要在他面前按时摆上芹菜。这个幸运的神父吃得很香，此事不应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谁也不记得一年中有哪一天他胃口不好的。他的肚子就是一盘磨，刚填满，不过三小时又得往里填东西。

“这不过是个小弱点。”他神情严肃，有时还带点儿神经质地说。“你不知道，我是费了多大劲来克服的。医[illegible]多餐。”

他立即扑向凉菜盘，低头猛吃，活象一头牲口把嘴伸进了装满草料的槽子里。

“我跟您说吧，姑母。”当他咀嚼食物有一点空隙时便哼唧着说。“看起来我吃得很多，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你可以再多吃些，孩子，吃吧，能吃并非是一大罪过。”

“我要告诉您，姑母……”

尼科拉斯没说什么，因为咀嚼味道鲜美的苣荬菜梗的动作占去了他的全部注意力。厚厚的嘴唇上挂着油脂，光闪闪的，油顺着嘴角往下流，形成了一道水流。要不是有刮得不净的胡须来阻挡，那非流到脖子里去不可。他头戴一顶有饰穗的黑羊皮帽，头一低，饰穗就坠到前面来，一抬头，又退了回去。堂娜卢佩（对他的样子无法忍受）很讨厌侄子这种吃法，不过她对此束手无策。她认为，侄子最好少知道些神学，多学点礼仪。在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姑母就拿他少吃多餐的事开玩笑。尼科拉斯急忙改变话题，把她引到马克西的事上去。

“姑母，这可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真的，非常严肃的事。”

“你说得对，但是我看很难打消他的那个念头。”

“这事交给我来管吧……噢！我要是没有更重要的事，

那……”神父一面说一面将菜盘推开，盘里连一根菜丝都不剩了。“您瞧着吧……瞧我能不能象摆弄袜子一样把他翻一个个儿。在这些事上，我一个人……”

尼科拉斯没能把这句话讲完，因为一股气体从他身体的深处直冲嘴里，冲力是如此之大，他不得不把话挤到一边给这股气流让路。尼科拉斯把饱嗝打得那么响，尽管他用手捂住，堂娜卢佩还是不得不把脸扭到一边去。尼科拉斯用手捂住嘴的这个动作是他学会的少有的文明行为之一。

“……就行。”饱嗝发出的气流在饭厅散尽后，他才说完这句话。“您看着吧，他一来我就狠狠训他一顿……对了，这是我的长处。他好象已经回来啦。”

门铃响了。堂娜卢佩亲自给侄子开了门。马克西米利亚诺刚一踏进饭厅，便从哥哥板着的面孔上看出他已经知晓那事……尼科拉斯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就对他说：

“您坐在这儿，我的小先生，我们得谈一谈，啊呀，刚才得知您的事，身上凉了半截。好哇！这么说来……”

他又把那僵硬的手放到嘴前，话被挡回去了，脑袋象是受到了巨大震荡。

“这么说来，在咱们家里，真是各行其是了，什么神法、道德法，都不放在眼里啦，大骂宗教，对家庭的尊严也毫不维护……”

马克西米利亚诺对这种呵斥开始时颇为吃惊，但很快镇静下来，他全部的精神力量一下子以男子汉的英勇气概爆发出来。这是作为“新人”在他身上出现的特有的征兆。自从那可怕的事情公诸于世之后，怯懦的冰块便被打破了，他心灵深处渐渐产生出自卫的勇气。要讨论嘛，他可不干；但是说到行动，那可以，或者起码得用简明扼要的言词表明自己坚决独立的意图……

“好啦！”他喊道，傲慢地把头晃了一下，将目光从哥哥身上移开。“我不想听什么开导。我该做什么，我自己知道！”

说完，站起身来就进了屋。

“好呀！很好呀！”神父喃喃地说道。他羞怯得无地自容，望着堂娜卢佩和帕皮托斯。这姑娘对尼科拉斯那象是商量的目光感到吃惊。“真没教养！变得太狂妄啦！好！很好呀！好极了！……”

足有一立方米气体冲入口中，尼科拉斯不得不直起身子把气体放出来。他虽然十分气恼，但还是注意让手听从使唤。堂娜卢佩也似乎怒火满腔。不过，如果能钻进这位夫人身体里看看她内心深处的情况，则不难发现，在其尊严迫使她发出的怒气中，却产生了一种对小侄儿的独立性感到快慰的奇怪感情。他要真的是个男子汉硬骨头该是多好啊！……他总是唯唯诺诺，无所作为。这一点很使她扫兴。为什么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让人高兴的哪怕坚强个性呢？

“得看看这孩子的鬼把戏是从哪儿来的。”她灵机一动想道。“他会使出什么样的花招呢？”

“好呀，太好啦！”神父双手扶在椅子的把手上站起身来说。“现在你很快会看到我如何来收拾你。晚安，姑母！事情闹大了！我们哥俩躺在床上再好好说说吧。”

尼科拉斯走进卧室，那是弟弟的房间。两个人上了床。堂娜卢佩在外面听着。开始，她只听到神父那张破铁床吱吱呀呀地响个不停。只要睡在上面的那个可怜的人一动，那张就要散架的床便奏出一首名副其实的乐曲。这音乐加上那陈旧的弹簧垫发出的响声，除了尼科拉斯·鲁宾之外，大概谁躺在上面睡意都会被赶跑的！后来堂娜卢佩听到马克西忧郁然而坚定激昂的声

音；尼科拉斯不让弟弟插嘴，可是马克西米利亚诺不买账……真是一次布道和充满真挚感情的语言之间的决斗！堂娜卢佩很少象那样注意力集中地听瘦弱的侄子的声音。马克西米利亚诺那美妙、坚定、不寻常的话语本来可以使堂娜卢佩兴高采烈。但可惜她没有听懂内容，因为马克西的声音压得很低，似乎从小瓶子里冒出来的。相反，神父的嚷叫在走廊里听得真真切切。

“看看这家伙怎么办吧……”堂娜卢佩一边想一边轻蔑地转过脸去。无论圣托马斯① 还是神父苏亚雷斯② 都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谁都无权过问！……”

神父瓮声瓮气的声音终于消失了，但是却听到一种有节奏的哨声，跟着马上听到的是“牛吼声”，犹如从一片废墟的墙缝中钻出来的呼啸的风声。

“这家伙已在打鼾了……”堂娜卢佩一边说一边回自己的房间。“另一个可怜虫今天晚上怎么过呀！”

第二天，当尼科拉斯向帕皮托斯要巧克力时，大约已是上午九点钟了。他胡乱地洗完脸从房间里出来，脸上有几处地方象是自从受洗礼时沾过一点水之后，从来没有碰过水似的。

“巧克力呢？”尼科拉斯来到了饭厅，他不停地搓着手，仿佛要双手搓出火来似的。

“这就准备好。”

巧克力需要加桂皮，当然还要放牛奶，两盎司一份。还得配一块面包，几块小点心和糖水。尼科拉斯还说吃巧克力并非真的为了吃巧克力，而仅仅是为了顶支香烟罢了。

“昨天晚上谈得怎么样？”堂娜卢佩一边把一大堆东西放在

---

① 托玛斯·阿奎那(1226—1274)：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

② 苏亚雷斯(1548—1617)：西班牙神学家和哲学家。

他前面一边问道。

“毫无结果，真拿他没办法。”神父一边回答，一边把第一块小点心浸在巧克力饮料中。“您说得对，简直无法从他脑袋里把那个念头驱除。只有这么两种办法，要末把他宰了，要末随他去。我们总不能把他宰了吧……所以最后我们商定，今天我去看看那……那只疯癫的母山羊。”

“我看这个主意不错。”

“我们看看情况再决定吧。”

“你们一块去吗？”

“不，就我一个人去。再说，他今天头痛。”

“偏头痛？可怜的孩子！”

堂娜卢佩跑去看马克西米利亚诺。马克西米利亚诺已经穿上了衣服，最后又不得不躺到了床上。无疑，他那几天心情激动，又和哥哥尼科拉斯辩论了好久，或许尼科拉斯那让人无法忍受的鼾声，使他犯了病。马克西米利亚诺从后半夜起就感到脑袋特别麻木，开始有了犯病的预兆。他无精打采，总觉得没睡够。后来左眼后边象针扎似的疼痛，只有按着眉毛下方才感觉轻了一些。病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找个舒服的姿势，但怎么躺都不舒服。后来疼痛愈发加剧，整个脑袋象被一道铁箍禁锢着。周身顿时感到不适：干渴、恶心、不宁，紧接着又是不想动弹。这一点可不容易做到。最后象患了疯癫症，好象周身都有蚂蚁在咬似的。他试图起床，但稍一动弹，脑袋就象裂了二三道口子，犹如瓦罐一下子被锤子打裂一般。他感到姑母进来了。堂娜卢佩熟悉此病，她只要看上侄子一眼就知道他的病情如何。

“痛吗？”她低声问。“给你吃点阿片酊吧。”

他又觉得针扎似地痛了，犹如一块滚热的铁块从左眼穿过，

伸向头顶，一直传到右眼，这才稍稍轻了一些。堂娜卢佩象往常一样热情地给他服了阿片酊，整理好床铺，关上窗子，然后出去给他准备茶点，因为马克西米利亚诺需要吃点东西。病人告诉姑母，要是奥尔梅多来找他去上课，就让他进来，他有事托办。奥尔梅多来了，马克西米利亚诺央求他快去通知福尔图娜塔，神父要去她那里，请她做好思想准备。

“喂！你要提醒她，说话要多加注意，但不必害怕，实话实说，就这样。你把我的情况也告诉她，我明天才能去看她。”

四

神父来访一事，由奥尔梅多及时转达给了福尔图娜塔，她听了十分惶惑。起初，她觉得这是莫大的荣幸；后来又觉得是个负担，因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来访说明事情非同小可，她不知道如何周到地接待这样的权威人物。“是神父先生哪！……我会多么不好意思呀！因为他肯定要象询问一个前去忏悔的人那样询问我……我该穿什么衣服呢？穿基督教女信徒的衣服，还是随便打扮一下？……或者穿得破烂一些，象穷人那样更好，这样他就不会认为……不行，都不合适，我要穿得体面，大方，朴素。”

福尔图娜塔把当天最紧要的家务事处理完毕，简简单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穿上一件黑衣服、一双新靴子，又包上她的一条深色羊毛头巾，别上带麻雀图案的镀银领花。她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看到自己已是一派正经女子的完美形象，方才心满意足。在收拾打扮之前，她匆匆地吃了午饭。不过没有进食多少，她有点不大喜欢这种一本正经的来访，不知道该对来访者说些什么。怕可能会说出些粗鲁的话，又怕答非所问，结果食欲锐减……仔细想想，她又何必让神父来访呢？然而，她没有时光来

反复考虑这件事，因为突然……丁零丁零的门铃声响了，时近下午一点半钟。

福尔图娜塔跑去开门。心怦怦直跳。一个黑色身影穿过走廊，走进了小客厅。福尔图娜塔一时手脚慌乱，甚至没有想起来请客人坐下和放下帽子。马克西每每谈起家庭情况时，总是为自尊心所驱使，不愿讲真心话。平时他夸夸其谈，不知给她讲了多少有关尼科拉斯的事，把尼科拉斯描绘成一个道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人。福尔图娜塔全都信以为真。然而，一看到尼科拉斯那副乡间神父的俗气相，那胡乱刮过的胡须和浓密的、象是有意种下又准备收割的汗毛，她不禁大失所望。神父面容难看，偌大一张嘴巴距离又弯又小的鼻子特别远。前额虽然宽阔，但并不庄重。他体格健壮，但双手又长又黑，似乎一辈子都没有用肥皂洗过。他皮肤粗糙、黝黑、油渍渍的。神父的衣服也特别肮脏。福尔图娜塔对这一细节体察入微，从而认为来访者是神圣而庄严的。出于无知，姑娘认为卫生和道德是不相容的。过了一会，她注意到她未来的姻兄身上散发出一股味道，肯定不是琥珀味，这就愈发令她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看样子您受惊了。”尼科拉斯神父冷笑着说。“您不要怕我，我不吃人。您知道我来这儿干什么吗？”

“知道，先生……不……我是说，我想到了。马克西米利亚诺……”

“马克西米利亚诺是个呆子。”神父说，他口气是那样肯定，象是面对一个十分软弱的对话人而进行嘲弄似的。“您大概象我一样对他很了解。他现在竟然愚蠢地想和您结婚……不，我可并不为此生气。您不要以为我是来跟您吵架的。亲爱的朋友，我是个平和的摩尔人，我来这儿正是和您一道来商量这件事的。我

想看看您是不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是象一个有理智的人那样懂得草率结婚是件鲁莽的事。就这么个意思……您要是承认这一点，那我就劝您自己把那个想法从脑袋里除掉，我就为此而来……没别的，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福尔图娜塔听人读过‹茶花女›，所以知道剧中的人物。她记得有一场讲的是父亲祈求那女人把小伙子想同她结婚的蠢念打掉。福尔图娜塔觉得此刻自己也处于这种境地，不免有几分骄傲。与其说出于自我牺牲，毋宁说出于卖弄风情，她欣然接受了扮演“茶花女”的角色。真有意思！扮就扮吧！反正也不费她什么劲，更谈不上她爱上了马克西米利亚诺，于是她温柔而庄重地回答道：

“您吩咐吧，我一切照办。”

“好，很好，好极了！”尼科拉斯说道。他为自己取得的所谓胜利而感到洋洋自得，不是吗？他一露面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我喜欢这样的人。如果我命令您别再和我弟弟见面，请您今晚就走开，我弟弟明天来时不让他找到您，您能做到吗？”

听到这话，福尔图娜塔迟疑起来。

“我能做到，先生，我能做到。”她最后回答说，然后仔细地考虑着神父的计划有什么不妥之处。“可是，我上哪儿去他才不会跟踪我呀？我就是跑到地球最边远的角落，他也一定会去找我的。您不知道，他为了我，为了我这个卑贱的人，神经都错乱了！”

“噢，我知道，我知道……事情会这样的。如果给他来个避而不见，您觉得完全没用吗？……这是问题的所在。”

“没有用，先生，一点用也没有。”福尔图娜塔明确地说。此时她已无意扮演“茶花女”的角色了。这是因为如果连和马克西

米利亚诺结婚都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那么去做妓女就会让她感到更加可怕。她觉得只要不去做妓女，什么日子都可以过。

“好，好极了！”尼科拉斯装出一副深思熟虑和通情达理的样子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起点，这就是您准备……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请您告诉我：要是您和我兄弟断绝了关系，您就没有依靠的人了吗？”

“没有人了，先生！”

“您没有家吗？”

“没有，先生。”

“那您准备好行装……就是说，”尼科拉斯说着将双臂交叉在胸前，身子向后仰着。“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走正路了……自由恋爱……还有……您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懂得了，先生，懂得了……我没有别的出路。”姑娘谦卑地说。

“这是我的重大责任啊！”神父高声说，一面摇着头，一面看着地板，而且用布道的语调重复了五、六次。

这时，他产生了与来时背道而驰的然而与神父的高傲更为一致的想法。他本来的想法是，如果弟弟的未婚妻态度暧昧，那就割断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当他看到她如此恭顺，如此听任悲惨命运的摆布时，却产生了一个肮脏的念头，同时也想显示一下自己作为精神织补工的高超技巧。“这是炫耀自己的好机会。”尼科拉斯想。“我要是得胜，那将是一个神父的最大胜利，那就完全可以自命不凡了。你们想一想，我把这个撒马利亚人变成一个虔诚的修女，变成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徒……你们想一想

吧……”这样想的时候，尼科拉斯竟然觉得自己正在和同事讲话似的。他一向对自己的“钓鱼”职业十分严肃，说真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象现在这样一条大鱼。要是把这条鱼从臭水中救出来，“先生们，那将有多么大的收获呀，可谓是‘捕渔业’上的巨大胜利呀！”在以前遇到的虽不甚重要的类似情况时，他曾用尽神父的各种手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变成托莱多天主教界人人羡慕称道的对象。真的，鲁宾神父曾使两对闹得不可开交的夫妻言归于好；把一个漂亮的女孩从妓院中挽救出来；迫使三个诱奸者与被诱奸的女子结了婚，而这一切都是用说教的力量达到的……“我命中注定是干这些事的。”尼科拉斯最后这么想，好象自己是位勇猛的将领，高兴地看到一场大战役已经摆在面前。他用力搓着双手，嘟嘟哝哝地说：

“好，好，就这么办。”动作就象一个工人在干一项艰难工作前活动一下手脚，又象一个挖掘工人在拿起锹头前往手心吐口唾沫一样。接着，他突然笑着问道：

“我可以抽支烟吗？”

“当然可以，先生；可是……”福尔图娜塔回答说，她在等待着神父思考和搓手后的结论。

“是啊，”尼科拉斯一面吸烟一面认真地说。“我没有胆量把您推到污浊的生活中去。更确切地说，我从事的慈善事业和神职不允许我这样做。当您在岸上看见一个溺水的人在水中挣扎时，您忍心一脚把他踢沉下去吗？那样做是不人道的。对，那是不人道的。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向他伸出一只手或递给他一根木杆，把他拉上来。对，应该这么办。”

“你说得对，先生。”福尔图娜塔感激地说。“因为我是一个溺……”

她想说“溺水的女人”，但是担心说不好这个难念的字，因而没有说出来。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地干这种蠢事。”

“可是，我现在所需要的是，”尼科拉斯补充道。他一面把长袍撩到腿上，似乎要把双手腾出来干一件伟大的工作似的。“要看到您的悔过自新的决心和愿过正常体面生活的愿望。我现在需要的是，了解您的内心世界，了解您的心灵。好，您很久没有做忏悔了吧？”

福尔图娜塔的脸刷地一下子绯红了，因为要是说自己至少十一、二年没做忏悔那该多么不好意思呀！最后她还是说了出来。

“很好。”尼科拉斯把自己坐的椅子挪到姑娘的沙发跟前说，“首先我得告诉您，在这种事情上我是有经验的。我主持忏悔已经五年了，天上的飞鸟在想什么我都能知道！我是说，没有一个女人能骗得过我。”

福尔图娜塔发了慌，尼科拉斯又把椅子往她跟前挪了挪。屋里虽然只有他们两个人，可是有些事情还是应该小声说为好。

“喂，第一个是谁？”神父问道。这时他把那僵硬的手举到嘴前，因为他开口提问时，肚里的气体也想往外冒。

她讲了胡安尼托·圣克鲁斯的事，由于羞怯，她把那件伤心事讲得颠三倒四。

“讲得简单一些。有好多细节我都知道了。我了解得象对教义那样透彻……他答应和您结婚，您是那么傻，居然信以为真。有一天，趁您一个人不留意的时候，他……好啦，不外乎那种事呗。后来您又认识了许多男人，大概几个？”

福尔图娜塔望着天花板，在估算着数目。

“很难说……要说认识的人……”

神父微微一笑。

“我是说来往密切的人，比如在一起同居一个月，两个月……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不是指的一面之交。这方面的事以后再说。”

“那么说……大约有……”她十分痛苦地说道。

“行了，您不要怕数字！”

“那可能……大约有八个人……让我好好想想。”

“够了；八个，十二个，或者八百一十二个，都一样。想起这些丑事您感到恶心吗？”

“噢，当然罗，先生……请您相信……”

“我相信，他们不管怎么好，您也不会主动见他们的了。他们真是些地地道道的流氓！不过，您得告诉我：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要和您好，您还会和他们保持关系吗？”

“和谁都不……”福尔图娜塔说。

“真的吗？您好好想一想！”

福尔图娜塔想了想，过了一会，她忏悔时表现出来的忠实又出现在下面的话中：

“和其中一个人……我哪里知道……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先别说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吧。那个人，您把他当作例外，不厌烦他，就是那第一个男人堂胡安尼托罗。您不必说啦，那些事我一清二楚。我的孩子，您没看见我在这漫长的五年中一直是托莱多从良修女院的忏悔主持人吗？”

“但是已经不可能了，他已经结婚了，过得十分幸福，他早把我忘啦。”

“好，好，……但是，话得说回来，您说他是您唯一喜欢的男

人，您对他真正产生过爱情的男人，那种事，……都是你们这些女人干的……”

“只有他一个。”

“对其他人您就恨之入骨啦。”

“不会的。”

“对我弟弟呢？……怎么样？”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把这个悔罪的女人弄得手足无措，她没有想到神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她根本没想到可怜的马克西。她是个诚实的女人，什么时候也不曾想过要掩盖真情，事情明摆着呢。另外，她觉得神父很机灵，如果她言不由衷，他会看出她是撒谎的。

“对你的弟弟也是一样。”

“好极了！”神父一面说一面把椅子挪得尽量距福尔图娜塔近些。

五

为避免任何存心不良的人对尼科拉斯·鲁宾突然把椅子移近与他说话的女人这一举动作出不当的解释，在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尼科拉斯·鲁宾是位性格坚强的男子，更贴切地说，是位十分严谨的人。女色打动不了他的心，或者说很少能打动，正因为如此，他的纯洁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他有诱惑力的是别的肉，譬如小牛肉啦，还有猪肉啦，而又必须好的火腿片，象排骨、腰子或豌豆里脊。火腿要比女人的臀部更吸引他的眼睛，不管那臀部是多么丰满。对他来说，最漂亮的女人是以女人的名字命名的炒菜。他吹嘘自己对女人没有任何欲望，并且把这看作是极为高尚的道德。这一点，他用不着和魔鬼大打出手便可

以取胜。挪近椅子仅仅是信任的表现，是在做秘密忏悔过程中养成的一种习惯。

“所谓爱……”福尔图娜塔努力要把意思表达清楚，“爱，您懂吗？那是没有的。可是尊敬，敬佩，这是有的。”

“这么说，所谓的幻想也就没有罗？……”

“对的，先生。”

“然而，安谧的好感却是存在的，它可能带来永恒的友谊和纯洁、真诚而牢固的感情，从而使夫妻生活幸福。”

福尔图娜塔不敢明确回答。在她看来，神父提得太多了，如果去掉一些，她或许可以接受的。

“通过交往我会爱上他……”

“太好啦……这是因为您应该注意一件事，所谓幻想纯系胡闹，只有愚蠢女人才会干那种事。只是因为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眼睛或那样的肤色，或者因为他有什么样的胡子，身体笔挺，说话矫揉造作，就对他存有幻想，这是野性女人所特有的做法。这样的爱不成其为爱，而是堕落，我的孩子，那是放纵。真正的爱是精神之爱，真正的爱是爱一个人的灵魂美德。当今的女人被小说和别的女人灌输的有关爱的观念弄得神魂颠倒。这些都是撒旦① 通过诗人、小说家和其他浪荡公子臆造出来的胡言乱语和不要脸的宣传！他们全对您说爱情和美貌是不可分的，还会向您提起希腊和反宗教的自然主义。我的孩子，您别理睬这些胡诌。除了精神之爱，即心灵与心灵之爱以外，您不要相信别的爱……”

与其说福尔图娜塔听懂了神父的话，毋宁说猜测到了他的

① 撒旦：一译“沙殚”，原意为“抵挡”，亦称“魔鬼”。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诱惑人犯罪的恶鬼。据称他专同上帝为敌，故名。

意思。这些话和她的感情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一切都以“是”作答。神父看到女人点头赞同，精神更加振奋，于是加强语气补充说：

“不然就是对天主教的叛逆，就是回到神话中去……事情就是这样。”

“当然啦。”姑娘口中这么说，心里却不知“神话”为何物……因为肯定不是指“露指手套”①。

这个神父，这个修理心灵的工匠，自认为是医治被爱情伤害的心灵的医生，然而也许他是最不称职的人，因为他生性冷漠。如果说这种不可取的性格能使他脱离危险的话，那么也能使他看不见人们灵魂的真情。他完全是靠陈旧的公式或者圣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在书里的陈腐格言进行说教的。他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把头脑简单的姑娘们拖进死一般寂静的修道院过孤独的生活，迫使那些并不相爱的人成为眷属，总之，使爱情这架令人赞美的机器失灵。他就象一个在解剖图上研究人体的医生，有一套庸医的万能药方，可以随便拿来运用。他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灾难。

“这样，我的孩子。”神父自负地说。“可以举这么个例子：一个美貌女子痴情地献身于一个丑男子。请注意下面这一点并把它铭记在脑子里：真正的爱是灵魂之间的爱。其他都是想象的产物，‘想象’是一个家庭中的疯子。”

福尔图娜塔听了这个比喻觉得很有趣。

“有谁去理会‘想象’？”神父自鸣得意地继续说道，以为他的话产生了效果。“要是‘想象’这个疯子困扰您，孩子，您别理它

---

① 在西班牙语中，“神话”(mitología)和“露指手套”(mitón)两词谐音。

好啦。假如现在有个人在街上走过，胡言乱语，您能理睬他吗？这两者完全一样！要鄙视‘想象’，不要按照‘想象’诱惑的那样去做。我知道，您以前过着放荡的生活，身边又没有良好的楷模，因而在一段时间里不可能驱逐这个‘家庭中的疯子’。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您有关这个疯子的事。您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我认为我自己知道手中攥着的是什么……咱们开始干起来吧。为了您能够体面地和一个诚实的男子成亲，首先要把眼睛转向宗教，进行内心的修炼。”

“是的，先生。”女人谦恭地回答说。至于宗教，她是懂的，然而修炼① 是什么意思，她却不大理解，因为在她看来，建筑就是盖房子。

“好。您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指导，按我说的去做呢？”神父提议说，口气充满着自负，为自己从事修复破损心灵的崇高工作而感到飘飘然了。

“是的，先生。”

“那么您对基督教的教义了解多少呢？”

神父操着傲慢然而充满优越感的语调说，有如某些医生吩咐患者伸出舌头来一样。

“我……教义……”做忏悔的姑娘回答时带着颤音，“非常糟糕，我是一无所知。”

神父并没有感到奇怪，相反，他对一无所知的新教徒倒很喜爱，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从头把一切都教给他们。接着，他思索了一会，交叉着双手，两个拇指一上一下地摆弄着。福尔图娜塔静静地望着他。她毫不怀疑，神父是个知晓世故、了解人们弱点的

① 在西班牙语中，“修炼”和“建筑”是同一个动词(edificar)。

人，于是想到自己应该接受他的指导。那时，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宗教及神父的迷信占据了她的脑海。她对教义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充其量是两三个支离破碎的概念：天堂和地狱，在这里受罪为的是以后在那儿享福，或者相反。她的道德观纯粹局限在个人身上，是直觉的，和她记得的一点点基督教教义毫不相干。她对马克西的哥哥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虽说手脸十分肮脏，但知识却很丰富。对有罪女人不是指责，而是亲切相待，劝她们结婚，拯救她们，给她们讲灵魂以及其他美好的事情。

“一切都取决于您是否善于抛弃放荡的行为。”尼科拉斯接着说，他已经从遐想中清醒过来。“您大概已经听说耶稣在井旁同撒马利亚人谈话时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们两人现在的情况和他们当时极为相似……”

福尔图娜塔微微一笑，装作懂得了这个典故的样子，但心里却是困惑不解。

“如果您想改善您的处境，进行内心修炼，以取得必要的力量的话，我乐于助您一臂之力。不然，我来这里干吗？当我确信您已经变好了的时候，或许我对您和我弟弟的婚事就不致犹豫不决了。我那个可怜的弟弟在如痴似狂地爱着您。昨天晚上他对我说，如果我们不让他结婚，他就去死。我姑母想叫他忘掉这件事，但是我对姑母说：‘别着急，别着急嘛，事情得慢慢来。姑母，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我就到您这儿来了。我保证医治好您的那种‘想象’病，其病根是因为您爱了一个不值得您爱的后来抛弃了您的道德败坏的男子。待治好这种病，您将会爱一个定会成为您丈夫的人，以心灵的幻想而不是以感觉器官去爱他……事情就是这样。噢！在这种事情上，我已经取得了多次成功，我拯救了许多自认为不可救药的人！请您相信，这件事，

如同其他事情一样，一切都要动手干，一切都需要开始……想想看，当您变成新人时，那该多好呀！您将幸福地生活，受人尊敬，人家将尊敬地称呼您的名字，会有人爱您，这种爱当然不是由于您的美貌——鬼晓得美貌是什么东西——，而是由于您的精神境界的高雅，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开始时您得做出一些努力，要把您苗条的身段、美丽的脸蛋忘掉。这一点大概是最难做到的。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唯一的真正的美是灵魂之美，我的孩子，因为要说形体美，连虫子都会懂得的……”

福尔图娜塔这位沉沦的姑娘觉得这些话千真万确，连连点头称是。

“好吧，让我们来详细谈谈。您愿意创造同鲁宾结婚的条件吗？这是事情的关键。”

“是的，先生。”福尔图娜塔战战兢兢地说，心里还在想着那可怕的虫子的事。

“那么您必须经受下面的考验。”神父一面说一面用手捂着嘴打呵欠，因为那时已经四点钟，他还没有填肚皮呢。“马德里有一个最使人受益的宗教机构，它专门收留那些误入歧途的姑娘，通过祈祷、劳动和隐居，把她们变成真正的人。一些女子为了一时的欢乐而上当受骗，在那里醒悟过来以后，便永远留下了。另一些女子则在修炼之后，或者去结婚，或者在备受尊敬的人家里克尽职守。只有极少数人出来后重新堕落的。有些体面的太太也去那里赎罪；还有些是对自己的丈夫作了蠢事的轻浮的女人；另外一些人是想在孤独中寻求在喧嚣的尘世中不可能享受到的幸福。”

福尔图娜塔仍然点头，她以前就听人提起过这个宗教机构，它叫米卡埃拉斯修道院。

“对极了，正是这个修道院！好，您到那儿去，关上三、四个月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修道院的神父和我是好朋友，好得象一个人。他将在灵魂上给您以指导，因为我得回托莱多去，不能做这件事了。不过，只要我到马德里来，就一定会去看看您的身体和您接受指导的情况。您进修道院以前，我要来好好对您作几次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大致的说明，以便使您不至于去那儿一窍不通。这样，过一段时间，当您的精神状态足以令我相信您已不愧为我的弟妹时，您也许会成为我的弟妹了。我敢向您保证，只要我这个不称职的神父许可，我们全家都会说‘阿门’的。”

神父的话简明扼要，娓娓动听。这是经过细心琢磨的良方之一。他的语调充满自信，这肯定会在毫无阅历的对方身上产生巨大的效果。

这些话是如此深深地打动了福尔图娜塔，以致她几乎，几乎流出了眼泪。无疑，她非常感谢这位好心的基督布道者对她的关心。他对她毫无愠色，更没有动手打她，而是象牧人对自己最心爱的绵羊一样。尽管福尔图娜塔心情十分舒畅，但这个不幸的姑娘还是有点踌躇不前。一方面，修道院的隐居、安静和虔诚的教徒生活在吸引着她。在那里很可能使心灵上的创伤得到愈合。起码应该试一试。另一方面，那里的一切，包括修女，都是陌生的，为此她又感到害怕……修女会是些怎样的人呢？她们会如何对待自己？这时，尼科拉斯看出了她的担心，于是告诉她，修女是些少有的、待人宽厚而亲切的人。福尔图娜塔眼里闪出了泪花。她想象着自己如何由一个姑娘变成修女，想象着将如何铲除使她堕落的杂草，恢复良知，她的理智将通过学到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变得明洁起来。她的想象同老师指出的而自己不知怎样捕捉的想象一样，在她的心灵中点燃了热情之火，使她为

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感到自豪。

“好吧，好吧，……我愿意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她十分激动地说道。

“去那里没有什么，就是去赎罪罢了。您看，我们不是已经相互了解了吗？”神父一面站起身来一面高兴地说。“我说话都说累了。我对弟弟说过，‘假如你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致无法抑制，我的傻瓜，那就把事情交给我，我来替你处理。’这是我的职业，我责无旁贷，可是别的事我可一窍不通……如果不能使这些女人改邪归正，那要我这种人干什么？”

神父的傲气犹如汗珠一样从毛细孔里冒了出来，两眼晶莹发亮，他拿起帽子说：

“我还会来的。我去跟我弟弟和姑母谈谈。我们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良好基础，这就是您同意按着我这个可怜神父教导的那样去做。”

他把手伸给福尔图娜塔，她吻了他。

探访结束时，他又说那天天气不好；他在马德里只能住两个星期；最后则谈到马克西米利亚诺正在害偏头痛病。

“这是遗传。我也有这种病。但是我现在主要是胃部不适……胃虚，据说是胃虚……我得少吃多餐……就这么回事！病因是劳累过度……有什么办法呢！一到这个时候，我这儿就象有只小狗……就象有一只小狗在咬我。我如不给这该死的狗扔点什么，它就会给我点厉害看。”

“如果您愿意……请等一等……我……”福尔图娜塔一面说一面想自己可怜的食品橱里还有些什么没有。

“您别去张罗了，孩子……当然……您以为我忍受不了啦？……我不是嘴馋。我什么东西都讨厌。但是吃下去会好

的，我知道我吃点东西就会好的。”

“要是您愿意，我这就去……家里是没有了，我可以到商店去……”

“不麻烦了，别跟我开玩笑……行了，再见！再见！……小心一点，要十分小心！嗯？现在有肺病蔓延哪！”

神父走了。他去一个朋友家里。每到那个关键时刻，这位朋友常常给他服用治疗胃虚的药。

六

那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天夜里，当马克西的偏头痛减轻了时，他才得知哥哥去了佩拉约大街，而据神父亲自所说：“他的印象颇佳。”神父很看重自己的说教，而且一旦有拯救灵魂的任务落到他头上时，他都把危险和困难加以夸大，从而说明自己取得的胜利是多么辉煌。马克西心急火燎，但从尼科拉斯嘴里只能掏出一句半句的话来。

“到那里我们再瞧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我的手已经伸进了面团里……这团面还不坏，但还得使劲揉……就这么回事。我还得去那儿……你要耐心点……不过，你觉得怎么样？”

可怜的小伙子想找福尔图娜塔了解那次会见的详情，但是时间过得太慢了。十点来钟，福尔图娜塔看见马克西脸色如蜡走了进来，他偏头痛刚好，头晕，精神恍惚，全身无力。他倒在沙发上，福尔图娜塔用毯子给他盖上半个身子，又抱来几个枕头让他躺好。同时，急切地向他叙述发生的一切，以便满足他的好奇。

马克西认为，把福尔图娜塔送到修道院去赎罪这一想法，绝好地证明了哥哥有非凡的说教才能。他脑海里也曾模糊地有过

类似的念头，但不善于表达出来。尼科拉斯真是个杰出的人物！居然能想出这个办法来！经宗教洗涤之后，福尔图娜塔就将回到一个没有尘埃、没有秽物的世界中来。那时候，谁还敢怀疑她的可敬呢？这个弱不禁风的青年的心被爱情激动得上下翻滚，酷似台风席卷的大海——我们不妨这样比喻吧——浪花飞溅，想入非非。这样，把她送到修道院就如同用清凉的急流冲刷她的全身一样。宗教是个多么好的东西呀！……他自己真是太笨了，竟未想到这一着！不是笨，而是没有放在心上，是因为他老是心不在焉。他觉得他的情人，不对，他的未婚妻，那时会变得光彩夺目，会成为理想的象征。他认为他的爱情将变得更加纯洁，更加高尚，就象人们传说的但丁①对理想的爱人贝雅特里齐的爱和彼特拉克②对恋人劳拉的爱那样。

马克西米利亚诺从来没有对宗教产生过兴趣；但是此时此刻，异乎寻常的虔诚之情却猛然闯入了他的心灵，开始相信起基督或圣三位一体来，甚至连不知名的神仙也都相信了，他对自身的变化莫名其妙；爱情竟把他引向信教，就象事情如果沿着另一条路走下去很可能把他变成心毒手辣的人一样。他觉得哥哥的计划太妙了，以致使他高兴得头又微微痛了起来。他用两只手指头按住左眉，跟福尔图娜塔谈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的嬷嬷们怎么怎么好，修道院多么多么美，以及在修道院会学到许多十分宝贵和有用的东西，会突然去掉一层苦涩的外皮，变成夫人，对，变成一位体面的夫人。其他女人也可能会变成体面的夫人，但是都不如她体面，……都不如她体面。

---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②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

马克西米利亚诺这种热情也传给了福尔图娜塔。宗教！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看，这么简单的事都没有想到！……特别是，她把赎罪看作一个奇迹，只要相信有奇迹，奇迹就是存在的，就象水变成酒，四条鱼变成四十条鱼一样。

“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她想起自己是个美貌的姑娘，于是问马克西。“她们也要给我戴白头巾吗？”

“可能会戴的。”他严肃地说。“我不敢肯定，但很可能要戴。”

福尔图娜塔拿起一条毛巾包在头上，走过去照镜子。那时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新的生活中美貌将无足轻重，重要的、有价值的是心灵美。那天她看到马克西的脸是那样苍白，竟认为这小伙子的良好的道德品质在脸上显露了出来，变得不那么难看了……她似乎看到自己观察事物的方式有了根本的变化。她自言自语道：“谁知道以后事情会怎么样，要祈祷，要和修女打交道，眼睛整天不离圣体匣！可以肯定，我将不知不觉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估算着要时来运转了。我想，这就象一个人害怕世界上最坏的事情要轮到自己头上，于是说：‘绝不会发生这事。’实际又会怎样呢？事到临头，又感到惊奇，只好说：‘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好事也一样。一个人说：‘我永远爬不了那么高。’而最后竟不知不觉地爬上去了。”

马克西米利亚诺留下吃午饭，胃受刺激，加上疲惫，使他不得不节食。福尔图娜塔则相反，胃口大开，因为那天上午她做了许多事，又因为心情愉快，精神振奋。这使那个救命恩人找到了话题，谈起他哥哥尼科拉斯进食一事。福尔图娜塔听了顿时一惊，呆傻地望着情人，勺子放在嘴边。她原以为知识渊博、道德高尚的神父，必定是以不用水和肥皂洗脸而出名，他们的食物也

只能是水煮野草。

整个下午，他们都在谈去修道院的事，还谈到了未来生活中物质方面的问题。

“在分财产时，”马克西米利亚诺提高嗓门说，“我分到了几处庄园。我姑母大为生气，她希望我能够拿到现钱，但是我不同意她的主张，我愿意要不动产。”

福尔图娜塔点头表示支持，但是对“不动产”这个词的含义却把握不住，也不想问个究竟，可能是“家具”① 的反义词吧。后来，马克西跟她谈了橄榄树、葡萄及丰收在望的庄稼，她才解除了疑问。这样，她才懂得，不动产就是指树木一类的东西。她也宁可要地里的东西而不要别的财产。情人走后，她思索起自己的命运来，满脑子都是橄榄树、葡萄园、矮小的柽柳林，久久不能入睡。还是往正道上多想想吧。

“喂，怎么样？……不错吧？……漂亮吧！”堂娜卢佩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问尼科拉斯。

虽然这位杰出的神职人员没有任何激情，但是很善于马上对一个人作出评价。他把右手手指全部并拢，放到嘴边之后又马上拿开，说：

“是……个女子，仅此而已！”

堂娜卢佩陷入茫然之中。除了已经知道的危险外，看样子还得加上侄儿结婚以后绝代美女带来的危险呢。

“结过婚的女人不会很美的。”夫人以深信不疑的口气说了这么一句。

她的好奇心是如此强烈，又向尼科拉斯提了许多问题：福尔

---

① 在西班牙语中，“动产”和“家具”是一个词。

图娜塔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谈吐如何，屋子收拾得怎样，尼科拉斯摆出一副眼光锐敏的观察员神气一一作了回答。他的印象并不坏。虽然没有足够证据对福尔图娜塔的真正性格作出判断，然而凭着他的经验、好眼力和天晓得的什么才能，他完全能够做出有利的结论。这样一来，堂娜卢佩的好奇心更为强烈了，以致不亲自用鼻子去嗅闻那盘菜，她的心是安静不下来的。她觉得去访问这样一个女人与自己身份太不相称了，更何况又说过她许多坏话呀。可是，要好多日子见不到她，又不去探寻她的毛病(假如她有毛病的话)，这怎么行呢。她多么想找个小孔看看呀！堂娜卢佩虽然火气小了些，但对小侄子还是寸步不让，这孩子太叫人忍受不了。夫人觉得，让福尔图娜塔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去赎罪是个好主意。尽管谁都没有说出口，可是她觉得那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她多么渴望看上那个女妖精一眼呀。由于侄儿没有让她去看，她就更为恼火。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了，趁马克西不在意时突然对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会死皮赖脸去干那种事……”

“去干什么事呀，姑母？”

“去拜访你的……有些话我不能说出来。我认为我上那儿去是不光彩的，尽管你们有那么多计划来通过教会拯救她。”

“姑母，我什么也没有对您说呀……”

“我告诉你，我不会去的……不会去的。”

“可是，姑母……”

“这儿没你什么姑母，你没有对我说过，但你是想让我去的。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想法吗？你什么也瞒不过我。对我，你别来这一套，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说什么也不去那里，除非你们把我的手脚都捆绑起来。”

“那么我们就把您的手脚捆上带您去吧。”马克西笑着说。

她是想去，这是真情。但是，由于她早已抱有成见和形成了固定的行为准绳，并不怎么看重出访的结果。瞧，从什么地方产生出这么大的力量把堂娜卢佩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可怜的孩子几个月之前在她面前连话都不敢说一声，可现在却和她平起平坐了。爱情的力量把这个孩子变成了大人，这正如一个得到爵位的平民百姓，他对从前的专制者是尊敬的，但却已面无惧色。

由于尼科拉斯每隔几天就去福尔图娜塔那里，向她传授基督教教义，堂娜卢佩气愤难抑。这么频繁的来往使她感到恶心。但是真正使她发火的是感情上的妒忌，尼科拉斯能去，而她不能去。正因为这样，姑侄有点闹别扭。转眼到了三月份，圣约瑟节① 那天，饭间尼科拉斯说：

“姑母，已经有卖草莓的啦。”

但是，侄子的暗示没有在节俭的寡妇身上得到反应。后来神父又几次提醒说：

“我今天看到的草莓可真好！姑母，草莓现在价钱如何？”

“我不知道，反正和我没关系。”她说。“价钱没有降到三个雷阿尔以前，我是决不买的……”

尼科拉斯倒吸了一口凉气。堂娜卢佩自言自语地说：“你一心只想我给你买草莓吃，馋鬼，等着吧！”

堂娜卢佩也是个馋嘴女人。有一天，她买了一包草莓回家，把它严严实实地藏在头巾里，没有放到桌上来。吃完饭，尼科拉斯正在饭厅看《通讯报》和《巴贝里托斯》报。堂娜卢佩躲在自己

---

① 三月十九日为圣约瑟节。

屋里，香甜地大嚼起撒了糖的草莓来。神父一上街，堂娜卢佩就从屋里钻出来，把那美味的果子递给马克西米利亚诺尝上一点。她端着小盘子，拿着勺子走进侄儿房间。小伙子对姑母的关照很感激，接过盘子就吃。姑母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当盘子里只剩下五、六个草莓时，夺过盘子说：

“这几个留给帕皮托斯吧！她呀，两只眼睛就象傻瓜一样盯着哩！”

姑娘把剩下的草莓吃光后还用舌头舔了舔盘子，把盘子舔得象洗过一样。

七

胡安·巴勃罗不太重视马克西米利亚诺的事情，也不关心家里其他的事情，然而对遗产却时时放在心上。他渴望快点拿到钱还债。他夜里很晚才回家，几乎天天在外面吃饭，堂娜卢佩对此感激不尽，因为尼科拉斯的饕餮使家里开销不起。胡安·巴勃罗自从在皇家总部失意归来后一直唉声叹气。就是在商量分遗产的那些日子里也依然提不起精神来。他很少讲话。当堂娜卢佩向他提起有关马克西的婚事时，他的反应就象一个打瞌睡的人被发夹刺了一下，叫他不再睡觉一样。他耸耸肩膀，说几句蔑视弟弟的话，就再不言语了。

“让他自食其果去吧……这与我有何相干？”

在家里莫谈卡洛斯主义，因为堂娜卢佩不允许。可是，一天早上，两位哥哥热烈地交谈起来，更确切地说是争论起来，根本不理睬堂娜卢佩。胡安·巴勃罗正在自己屋里洗脸，尼科拉斯进来不知对他说了点什么，或许是说圣克鲁斯神父是个强盗或疯子吧，于是兄弟俩大吵起来，直到……

“你要不要听我说一件事?”大哥愤怒地喊道。“由于你们的过错，由于你们这些神父的过错，堂卡洛斯未能获胜。应该象我一样，到那儿去，看看那群穿长袍的人要什么阴谋诡计吧。这些人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们只知道诬蔑、谩骂在那儿真正干事的好人。我不能在那儿待下去啦，我太憋气了。我对多雷加拉伊① 说：‘我的将军，我不知道您怎么忍受得了这种事。’可是，他耸耸肩，露出对我不以为然的样子！……那些猫头鹰没有一天不向堂卡洛斯进谗言。什么多雷加拉伊与莫里翁斯谈判投降啦；什么莫里翁斯给了他一千雷阿尔啦；什么见不得人的话都说了。当我听到有人指控我去了莫里翁斯的司令部，并且带去了我的长官的口信时，我肺都气炸了。当天下午，我在圣米迦勒教堂前厅看见了那一伙人，我把披巾往脑袋上一蒙，差一点造成‘五月二日事件’②。‘这里只有你们是叛徒。你们被叛徒的妒忌心迷住了心窍，只想从自己的叛逆行为中捞到好处。我看不用一千万雷阿尔，为几个铜板你们就可以把国王和他的后代出卖掉。你们这伙强盗！无耻之徒！背信弃义的家伙！’总之，如果不是喜欢我的戈伊里上校正巧从那里经过使劲拉开我，把我送回家的话，那天下午我非掏出一颗神父的心敬献给夕阳不可。我在床上躺了三天，脑袋痛得要命。当能起床走动时，我便要求晋见国王陛下。他把退役证和边境通行证交给了我。总之，那些勾搭在一块的人们把我打翻在地了，仅仅是因为我不帮他们搞阴谋来反对忠于国王的人和英勇善战的人。由于这些穿长袍的神父，卡洛斯五世失败了，卡洛斯七世也没有吸取教训。

---

① 多雷加拉伊（1823—1882）：西班牙军人，在最后一次卡洛斯战争中出了名。

② “五月二日事件”，指一八〇八年马德里人民反对法国占领的斗争。

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你不是要宗教吗？宗教在哪儿呢？你那么样迷恋神父，那你就自食其果，自取灭亡吧！”

“这是你的看法。”尼科拉斯怒气消了一点说。“我觉得你的看法站不住脚……事情就是这样。”

“你知道当今世道的现实是什么吗？你是心不在焉。”

“我看你是有点疯了。你要小心，别胡说八道。”

“闭上你的臭嘴，笨蛋！……”尼科拉斯怒不可遏地说。

“你知道我对你说的是什么吗？”胡安·巴勃罗傲气十足地提高嗓门喊道，“我这个人呀，谁也甭想让我不说话，听见了吗？我有幸刺了佩尔塞波利斯主教几句。既然连穿紫色长袍的人都不怕，还怕你穿黑袍的人吗？……”

“那我要告诉你……”尼科拉斯气得浑身发抖，不知该用拳头还是用言语去吓唬他。“我告诉你，你真是个多管闲事的人……”

“干吗这样大吵大嚷？”堂娜卢佩一面大声说，一面进去调解。“你们这些老爷呀！我给你们这些爱吵架的老爷说过多少次了，如果想争吵，就到大街上去吧！我不愿意在我家里吵吵闹闹的。”

“和这头蠢驴无法心平气和地讨论……”尼科拉斯气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胡安·巴勃罗默不作声，背过身去继续穿自己的衣服。

“瞧你那火爆脾气。”堂娜卢佩说。胡安·巴勃罗没有看见她。“你得想想，你弟弟是个神父……特别是，你别总吹嘘你那套玩意儿。你在那臭名远扬的叛乱集团中混不下去了，双手抱着脑袋跑回家来，我们家里人有什么过错？”

胡安·巴勃罗觉得姑母的话不屑回答。堂娜卢佩抓着神父

的一只胳膊，把他拉了出去，她担心两兄弟又会吵起来。饭厅里，马克西米利亚诺已经坐在餐桌上准备用午饭。他听到了争吵声，但完全不知道结果。争吵归争吵，尼科拉斯吃起饭来胃口丝毫不减，不管情绪如何波动，从不会影响他消化器官的特殊功能。这时，三个人都听到街上有叫喊声。堂娜卢佩注意听了听，以为是有人在叫卖报道自由派军队打败卡洛斯分子的报纸“号外”。一八七四年的那些日子，报纸常常出“号外”，人们天天巴望早点看到。

“帕皮托斯！”夫人喊了一声。“拿点钱，下楼给我买一份《官方公报》的‘号外’来！看看报纸上对那些纯洁无辜的人受到打击是怎么说的。”

尼科拉斯耳朵很灵。静静地听了一会，让大家不要作声，然后说：

“我说，姑母，您别听错了，没有人卖什么报纸‘号外’，那喊声分明是卖草莓的……草莓。”

“也可能，”堂娜卢佩说着就把钱包飞快地藏了起来，让你来不及看见。“不过，草莓还青着哩，太酸啦，没法吃……”

“我的上帝。”尼科拉斯叹了口气说。“耶稣倒了霉，他想喝水，可尽给他胆汁。”

马克西米利亚诺吃完最后一口饭，背起书包离家上学去了。过了好久，胡安·巴勃罗才独自一人吃了午饭。一会儿他吃，一会儿你吃，堂娜卢佩烦透了。难道侄子们以为这个家是客栈不成？唯一看重这个家、不怎么吵闹、吃得最少的要算马克西啦。这个天使象面团揉成的人，即使被女人的眼光弄得惶然失措时他也照样彬彬有礼。那天下午，堂娜卢佩反复思考着这件事。当时他面对着阳台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只有一只小猫为伴。

“不管怎么说，他是弟兄三人中最好的一个。”她一面穿针引线一面这么想。“尼科拉斯太自私，胡安·巴勃罗胡搅蛮缠，他比他们都强……他想和一个什么样女人结婚？得看看去，得考虑一下这件事。既不听又不看是无法作出判断的……也可能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得了！他如痴似狂地爱着她，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上帝保佑他吧！”

尼科拉斯从街上回来了。堂娜卢佩问他，他说是从女妖精那里来。那天，他很满意，甚至断言他的女信徒很懂宗教，还说，从道德上讲，福尔图娜塔“是块好料子”。听了侄子的话，寡妇充满了好奇。她无法再象过去那样轻蔑地无视此事了。

“既然你一定要这么办，”堂娜卢佩那天夜里对年轻人说，“那么你终究会如愿以偿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姑母？”

“就是我要去亲眼看看那个……女人。不过你要明白，我可是违心去的。”

马克西米利亚诺是个好心人，希望和姑母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不愿意对她表现得过分冷漠。

“是呀，姑母，您要是去看她，我们将一辈子感激您。”

“我才不要你们的什么感激哩。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去呢……”

“去吧，姑母。”

“要是只因为你们感激我，我才不去哩。我是想亲眼看看你在那个深渊里到底陷了多深，并且看看我能不能把你从深渊中救出来。”

“明天就去吧，姑母。我陪您去。”小伙子兴奋地说。“您会看到那个深渊的。不过您一旦看到，不但不会拉我，说不定还会往

下推呢。”

第二天，堂娜卢佩盛装前往。在这之前，她曾穿着这套衣服参加了吉列米娜养育院的盛大庆祝会。她曾应这位夫人的邀请出席，对此十分满意。她仗着善于自制和谈吐自如的本领，想一鸣惊人，以为这次访问不费力便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就这样，她真的去了。她一生中，即使丈夫豪雷吉在世时，外出走访也难得有几次衣着如此讲究。既然那个女妖精不善社交，且名声不好，地位低下，这位夫人自然便可以为所欲为、身价百倍了。堂娜卢佩很有礼貌地对待自己假定的侄媳妇，但又保持着距离。有必要说一下，被访者是个顽皮的姑娘，但有一颗做个正派女人的心。来访者是一位夫人，不是一般的夫人，而是马德里或者至少是普埃尔塔·塞拉达一带历史上最诚实、最正派的豪雷吉的夫人。她贵夫人的品德表现在访问开始时她竭力露出一副严肃的神气，表现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后来却又有点倾向于宽大。真正的贵妇绝不会以侮辱下等人而自鸣得意。堂娜卢佩很想保护福尔图娜塔，以致忘记了人们对她的忠告和自己制订的道德准则，这是因为她渴望保护、指导和规劝一个人，以便对此人发号施令……

堂娜卢佩对福尔图娜塔还算中意，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姑娘一启齿便露羞色，她立刻看出，福尔图娜塔讲话不象那些油头滑脑的人。她胆怯，腼腆，说话很有分寸。这赢得了堂娜卢佩的好感，因为在她看来，谈吐上信口开河的人，行动上必定不会规规矩矩。

“您别急，”寡妇用扇子亲切地敲了一下姑娘的膝盖说，“要一个早上学会象我们这样说话是不可能的。这得需要时间，养

成习惯，要经常和朋友交往。一个字说得不好是常有的事，别不好意思。对没有受过严格教育的人来说，这算不上什么过错……”

福尔图娜塔对如此彬彬有礼的来访觉得很棘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该如何回答堂娜卢佩的问话，也不知是应该笑脸相迎还是严肃对待。她希望这位夫人快些走。她们谈了去修道院的事。马克西的姑母对福尔图娜塔决定去修道院大为赞赏，把脑袋里最华丽的词藻都挤了出来夸奖姑娘。由于这位夫人遣词造句如此玄妙，以致福尔图娜塔听了之后仍然糊糊涂涂。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福尔图娜塔求之不得的。她也有几分害怕，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能清楚而平静地说那些客套话。豪雷吉的夫人象个老于世故的人那样把话说得十分动听，而福尔图娜塔却结结巴巴，把话说得颠三倒四的。

在谈话中间，马克西米利亚诺很少插嘴，只是在一边看着福尔图娜塔，准备在她答不上话来时助一臂之力。堂娜卢佩出去时，他觉得应该陪伴她，于是把她送到了街上。

“她是个憨厚的女人。”寡妇对侄子这么说；“能配得上你……象是有条绳子捆住了她的心，假如遇上个聪明人，她能改邪归正，因为她的本质不坏。可是，我怀疑你……”

八

堂娜卢佩是个有鉴赏力的人，用不着仔细打量，便知福尔图娜塔是个漂亮女人，这是女人的特殊观察能力。可有些女人自己没有姿色，也不承认别人长得美。

“委实是个美人。”在归途中寡妇自言自语道，“这才是美呢。但是，她是个野丫头，需要驯服。”福尔图娜塔表示希望获得

知识，对此堂娜卢佩很高兴。她心头激起了当老师、顾问、保护人和家长的愿望。堂娜卢佩具有教育人的天资和虚荣心。对她来说，最大的荣誉就是有人能让她施展权威。马克西米利亚诺和帕皮托斯两人既是她的儿女，又是她的学生，因为这位太太总能博得她所教育的下属的爱戴。有些人说，豪雷吉本人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的学生。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姑母带着满脑子的如意算盘回到家中。面对那头渴望老手驯养的优良牲畜，她心中升起了一股驯服它的热情。看看这儿吧，姑侄两人各有各的动机，但愿望却是一致的。请看，这个家里的霸主现在终于对过去被自己骂得一钱不值的女人刮目而视了。小伙子很感激。据他判断，姑母的宽容是出于某种感情，严格说来，是来自人们常常感到的一种急迫的需要，即把所具有的一切才能都表现出来。因此，这个寡妇不停地思索着通过教育和雕琢可以把她改变成为一个正派女人，从而也能得到极大的好处，她想这一胜利与马克西米利亚诺在另一领域中所得到的胜利相似。事情不会很简单，因为那只牲畜或许有些怪癖，然而，困难越大，老师就越能表现自己。突然，豪雷吉的夫人的心头产生了一个个疑问。她心想："也可能不行，她是个那样美貌的女子，他匹配不上。要是没有血统上的差异，他以他的柔情，我以我的渊博知识，定能制服这头牲畜。但是，这个姑娘说不定哪一天会使我们改变主意，打消原念。不用说，她会使我们的希望落空的。"

她就这样在心里反复琢磨了三、四天。一会想去当这种老师，一会又想坚持过去的想法，不去干预任何事……但是，女友们聚在一起时，她又得扮演另外的角色，因为她在外边时虚荣心十足，从不愿处在受到冷落或可笑的境地。她总是竭力把自己打

扮成高人一等的样子，因而不得不夸张和美化自己周围的一切。她是这样一种人，老是夸耀自己的一切。她的什么都是好的：她的房子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这条街是本区最好的，这个区又是本城最好的。如果搬了家，这种住地的优点也随着她到达她所搬迁的任何地方。假如遇有不顺心或可笑的事，她就掩掩盖盖。反之，要是遇上满意的事儿，那就敲锣打鼓地公诸于世。因此，当女友中传闻，她体弱多病的侄子要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结婚时，“火鸡之妻”简直不知如何自圆其说了。事情真是难办，她惯于颠倒黑白的本事此时也大大显得不够用了。

有几个晚上，堂娜卢佩都和卡尼娅姐妹聚在一起，她象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自从去看过福尔图娜塔之后，忧郁的神情为之一扫，她觉得找到一个支撑点，得以把那已经倒塌的快乐大厦重新建筑起来。那么，你们以为她是依据什么东西才重新露出过去那种傲视一切的神情的呢？那就是福尔图娜塔的绝代美貌。不亲眼看见她，很难想象出她有多美。总之，她见过许许多多美女，但象福尔图娜塔那样的美人却从未见过。真是个名副其实的仙女呀！

女友们听她这么一说，都为之愕然。堂娜卢佩趁大家惊奇之时，说出了以下具有战略性的话：

“至于她有一段不光彩的身世，说来话就长了……事实并不是象人们传闻那样。我敢肯定远远不是那样。”

当问及福尔图娜塔的品行和性格时，堂娜卢佩说了许多含糊其辞和模棱两可的话。

“这我可不好说……我仅见过她一面，谈过一次话。我觉得她温顺、懦怯。只要你善于引导，她是不难管教的。”

后来堂娜卢佩谈到把福尔图娜塔送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去

时，在场的女人对这一想法无不交口称赞。于是，堂娜卢佩又显得神气十足了，说那是她出的主意，有了这个条件她才让步的。还说，福尔图娜塔过一段宗教生活之后便可以搬到她家里来，因为总不能老是那么严厉地对待她呀！让马克西米利亚诺同福尔图娜塔断绝往来，把她拒之门外，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说话间，商定把福尔图娜塔送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的日子临近了。尼科拉斯·鲁宾已和修道院的神父、他在神学院的同学说好了，这位神父也和修道院长说了。院长是位杰出的贵妇人，吉列米娜·巴切科的密友和远房亲戚。按照修道院的有关规定，圣周一过，就让她去。圣周四那天，马克西和他的女友走了几个地方，星期五老早就到教堂去了，然后沿圣贝纳迪诺一带散了一阵子步。福尔图娜塔对宗教就象小孩子穿新鞋那样新鲜。她要情人给她解释什么是圣周四，什么是晨祷①，什么是复活节大蜡烛，以及其他象征和标志。马克西解答起来很费劲，凑凑合合说上几句，用他的独到之处去填补福尔图娜塔无知的空白。在他的心被爱情所占据时，他感到宗教太虚幻了，不能激起他信仰的兴趣。但是他清楚，不管福尔图娜塔多么聪慧，她也超不过天主教教堂的尖顶。而他的智慧是可以超过的。他想得很远，想得很远很远，而且与其说是由于深思熟虑，毋宁说是为感情所驱使。他虽然没有以研究作为基础，可还是想到了为什么宇宙、物质和精神世界能够正常的、准确的运动。

“应该成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说。“应该成为现实的，就让它成为现实吧。”

---

① 即天主教纪念耶稣受难的赞美诗晨祷。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四、五、六三天举行。祷告时将蜡烛顺次熄灭，使教堂黑暗。

他相信上帝对凡人生活的直接作用。上帝不仅安排公众历史，也安排个人历史。如此说来，那些象征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是，他不想使福尔图娜塔对那些圣像、神父的挽歌以及教堂那令人感叹的剧院般的富丽堂皇失去幻想，因为，已经可以看出……有些事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而且，作为一个有罪的人，应该使她在一段时间里保持那种幻想，使她处在较低的意识领域中观察问题。这一点就如同道德净化或宗教监督。

姑娘的热情恰似迷恋于某一刚刚兴起的时装那样强烈：正如我已说过的，一对情人沿巴列埃尔莫索高岗散步，一会儿走在砖瓦厂之间，一会儿走在麦田间的小道上。最后，两人谈宗教终于谈厌了。鲁宾呢，有关宗教礼仪的知识他都兜售穷尽，福尔图娜塔呢，一只脚被靴子夹得够呛。穿小鞋是一大痛苦，身体不适会打断思路。他们俩穿过了北郊公墓，然后在水库边停留下来。福尔图娜塔坐在一把椅子上，脱掉靴子。马克西米利亚诺叫她看看马德里鳞次栉比的房屋。从他们所坐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教堂圆顶，后面是大海一样宽阔的地平线。然后，他把东边一片在建的红砖房指给她看，并且告诉她，那就是她将要去的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福尔图娜塔觉得那建筑和所处的位置都不错，表示希望马上就去。如果可能，当天就去。这时，一个悲哀的念头突然闯入马克西的脑海：去修道院是好事，可是不能过头啊，如此虔诚可能会导致他的不幸，因为如果福尔图娜塔对宗教过于狂热，真的变成女圣徒，那就会对尘世失掉兴趣，永远关在修道院，天天敬拜圣龛，那样的话……啊！这个想法使这位可怜的救命恩人感到窒息，以致涨红了脸。这种事很可能发生。有些女人带着罪过进去，在那里改正得如此彻底，如此渴望忏悔，

以致再也不愿离开修道院，同她们谈婚事如同谈魔鬼一样。这类事屡见不鲜。……但是，福尔图娜塔不会这样。正如堂娜卢佩所说，她不具备变成完美女圣徒的天赋。如果她变成女圣徒，马克西米利亚诺可就伤心透啦！那他就会成为新教徒，共济会成员，犹太人，无神论者了。

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把这些担心告诉他的情人。此时她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着靴子，聚精会神地看着成队蚂蚁来往奔忙。他只是对她说：

“不着急，过几天再去吧，不必太紧张。”

他们得继续向前走。她重新穿好靴子……啊呀……真疼呀！糟糕的是那一天是圣周五，没有车子，要回家只得步行。

“我们走得太远了。”马克西米利亚诺一边说，一边把胳膊伸给她。“扶着我吧，这样你走起路来就不那么跛了……你知道你这样被拖着走象什么吗？……象一个怀孕九个月寸步难行的女人，而我象即将当爸爸的丈夫。”

这几句话不禁把福尔图娜塔逗笑了。她想起前一天晚上马克西米利亚诺在情感奔放时说过的传宗接代的事，于是自言自语地说：

“这事随你的便好了！”

到了下一个星期四，福尔图娜塔就被送进了米卡埃拉斯修道院。

第 五 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外

一

马德里有三所修道院收容从良修女。两所座落在老城区；一所在新扩建的北城区。新建立的宗教机构和被革命剥夺了传统房产而从市中心赶出来的社团都聚集在这儿。这一带有多得数不清的教会建筑物，有的是为了收容从良修女，有的是供和世俗有联系并同人间贫困作艰苦斗争的修女居住的。这些修女都属于圣维森特·德·保尔① 教团派生的现代教派，圣维森特·德·保尔教团被改变成了收容老人、救死扶伤和教育儿童的机构。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一地区耸立着高大而壮观的青砖楼房，尽管它的艺术价值还难以评定，但却显示出宗教宣传的卓越成效，显示出心地善良的人们留下的“精神储蓄”，或者说好施乐善者的实际成果。在马德里，“穷苦修女”、“马利亚奴婢”及其他教团因热心救助平民而得到高度赞赏；在这一地区，这些教团以承包工程那样的速度建起了自己的房舍。在这些建筑中，供教士们用的只有一处，那房子高大而宽敞，俗气又阴森，有如一座居民楼。那些从堂娜巴巴拉创办的修道院赶出来的比西塔西翁教派的修女也有了新的住所，那些搜集和珍藏“暴君”堂佩德罗② 尸骨的老修女们，住在萨拉曼卡街区的高坡上。

位于波索斯和圣巴巴拉至四条路大街一带的昌贝里平川，是新建教团云集之地。我们已经知道，这里建起了吉列米娜·巴切科收容所（吉列米娜是位好施乐善几十年如一日的杰出女人），还建起了米卡埃拉斯修道院。这些建筑物大有匆忙造就之态，造价低廉，完工极快，砖头裸露在外，具有穆德哈尔式③和法国哥特式的双重特点。教堂内壁是用易剥落的熟石膏粉刷的，想必要同法国卢尔德大教堂的优雅相比美吧。教堂颇使人赏心悦目，但建筑风格却粗糙得令人沮丧。引进新的信仰方式，如祈祷"圣心"，以及被法国赶出来的戴圆披肩修士一批一批的到来，这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坏事，一方面教堂收拾得一尘不染，另一方面，风格却变得俗不可耐。在马德里，几乎没有任何条件防止这种"入侵"，因为它的教堂除了肮脏得不忍目睹外，从艺术角度看，也会令人啼笑皆非。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引以为荣的地方。我们教堂粗陋的巴罗克风格，满是污垢的门斗，墙壁布满灰尘的祈祷室，以及马德里所有教堂有失体面的平庸之色，同这种最新式宏伟建筑的过分雕琢和修饰相比，并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尽管后者也是用容易脱落的石膏粉刷内壁，处处描金镀银，四周壁画环绕，然而它至少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味，无时不动用笤帚、清水和肥皂去清扫。

我们称之为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的大房子座落在比吉列米娜收容所还要往北一点的地方，那里人烟稀少，空旷地段多，建筑物少。通过这幢大房子的一些孔隙，可以望见一片片光秃秃的草

---

① 圣维森特·德·保尔(1581—1660)：法国教士。

② "暴君"佩德罗(1334—1369)：统治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曾频繁发动战争。

③ 穆德哈尔是公元八世纪至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建筑风格，是罗马式和哥特式同阿拉伯式艺术的混合产物。

地、公墓的围墙和丛丛柏树。工厂细高的烟囱酷似脱掉枝叶的棕榈树。大片大片荒芜的土地成了驴子和山羊的牧场。那里的房舍和村镇里的一样低矮。有些房子带有走廊，房间编着号码，站在墙外可以看见房门。米卡埃拉斯这幢房子本来是座私人住宅，后来在房子内侧沿花园两边加出一段半回廊形的建筑。当时，在另一侧正在兴建一座宽敞而时髦的教堂，按照穆德哈尔风格，砖墙没有粉刷，教堂尖顶用诺维尔达的石料砌成。因为教堂尚在施工，所有圣典都在大门左侧低矮走廊里临时设置的祈祷室举行。

用走廊作为临时教堂说明修道院可敬的修女们心地多么善良和纯洁，艺术上多么天真无邪。教堂内壁象我们的卧室那样抹了灰泥，因为这种装饰在马德里花钱甚少，同时，清扫也极为方便。最里边是祭坛，大家都已经知道，是白色和金黄色的，其格式是那样司空见惯，一成不变，仿佛是来自固定的图案。左右两侧挂着两大幅颜色鲜艳的石印圣心像，上方开着两扇狭长的窗户，窗的顶端呈尖拱形，白、红、蓝三色玻璃拼成菱形，跟现代楼房楼梯上的窗户一样。

靠近门口，竖着一道木栅栏。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外面人来这里时，就用这木栅栏把他们同修女们隔开。栅栏里面的地板上铺着油布，在完全可以称作中殿的两侧摆着两排祷告椅。中殿右边有两个不太大的门：一个通向圣器室，另一个通向唱诗班。从唱诗班不时传出悦耳的风琴声，主音和第五音以及转调都十分和谐；同时也传来两三个修女歌手激昂的歌声。这音乐同这建筑物十分相称，听起来有时如感伤的说唱剧，有时又象时装报赠送给订户们的歌曲。雄壮的圣歌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是由于主管人的放任和在庄严的天主教中渐渐掺入了许多

新东西。

复活节后不几天，福尔图娜塔被送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那天，马克西一醒来就感到胸口憋闷，仿佛胸和背之间横插着一根木棍。考试那些天他就不舒服，但是没这么厉害。福尔图娜塔看上去很高兴，她盼望时间过得快些，以便尽快结束那种情侣间对视不语，焦急而茫然地等待的状态。至少她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对他讲的了；而他，尽管思绪万千，但是由于生来讨厌夸夸其谈，在某些场合不喜欢高谈阔论。说实在的，那天马克西多少表现出一点同情心，这唤起了未婚妻温柔、平静而亲切的感情。他设法使谈话亲热而随便，一会儿说天气的冷暖，一会儿嘱咐她不要忘记带某件贵重衣物。尼科拉斯也在场，他既不允许两个情人亲亲热热，也不允许他们长时间接吻。他帮福尔图娜塔把要带的东西收拾在一起，并且叮嘱了些实实在在的话：

“您已知道，脂粉、首饰及各种装饰品都不能带进修道院。一切世俗的东西统统得留在外边。”

当搬运夫来搬运箱子时，福尔图娜塔已经准备停当，穿戴格外朴素。马克西米利亚诺看了好几次表，但却没看清是什么时间。尼科拉斯很平静，他看了看自己的表，说时候已经不早了。他们三人下了楼，谁也不说话，迈着缓慢的步子向奥尔塔莱萨大街走去，准备在那里乘坐马车。马克西米利亚诺费了很大劲才坐到座位上，因为未婚妻的裙子和神父拖到脚跟的长袍妨碍了他的出入。如果路途再远些，那六条不知往哪里放的腿更要受尽煎熬。福尔图娜塔透过车窗茫然无趣地望着街上的行人，她是为了不看车内才向外观看的，马克西米利亚诺用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她，而尼科拉斯则企图用蹩脚的笑话来活跃一下气氛，结果却事与愿违。

修道院终于到了。两三个老太婆在门口乞讨，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时间向她们施舍。他感到嘴里特别苦，他的声音微弱得象哮喘病人一样从喉咙里断断续续地挤出来。他心烦意乱，不禁说了些粗鲁话……

“这些穷人真讨厌！……好象正在做弥撒，因为听见了举圣体时的摇铃声……这幢房子真漂亮，看上去很舒服，真的，很舒服……”

他们走进大门右侧的一间客厅，另一侧是祈祷室。修女们在这间客厅里接见来访者，星期四下午从良修女在这里同家人会面，不过只有一个半小时，而且还要有两位嬷嬷在场。会客厅陈设简单，近乎寒酸，只有几张圣像和一幅圣约瑟神的油画像。这幅画像和堂娜卢佩的丈夫豪雷吉的画像仿佛出于同一人之手。瓷砖地光洁闪亮，擦洗得十分干净，正面两条长凳前，只挂着两张草席挡寒。这些长凳、椅子和一条弯腿沙发样式杂乱，并不配套。显然，所有这些破烂家具都是这家或那家捐赠或奉献的。他们三人没等上五分钟，就来了两位嬷嬷，她们是接到通知后赶来的。跟在她们后面，进来一位修士，那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总是张着嘴巴笑嘻嘻的。他名叫堂莱昂·平塔多①，可那副长相，和名字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尼科拉斯·鲁宾同那个快活的傻大个儿热烈拥抱，并且以你相称，互致问候。两个嬷嬷中，有一个很年轻，红扑扑的脸蛋，樱桃小口，那双眼睛如果不斜的话，一定异常漂亮；另一个是成年人，面容干瘦，戴一副眼镜。不难看出，她在修道院里比她的同伴更有权力。她们讲话温和，彬彬有礼，全然是一副当今修女讲话的风度和清脆的音色。福尔图

---

① 在西班牙语中“莱昂·平塔多”意为“彩色的狮子”。

娜塔正要琢磨词句，打算恰如其分地回答她们的问话，可是，思路突然中断，口中只是发出“呼呼”的声音，嬷嬷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会面只进行了一小会儿，无疑，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的修女们不愿多耽搁时间。

“您向他们告别吧。”那个干瘦的嬷嬷拉起福尔图娜塔的一只胳膊说。

福尔图娜塔没分清谁是马克西米利亚诺谁是尼科拉斯，同他们一一握过手，然后便跟嬷嬷们走了。马克西米利亚诺向前迈了一步，离开那两个神父，他们两人正互相拉着对方长袍上的缎穗交谈着。马克西米利亚诺看着他心爱的人，他崇拜的偶像和未来的希望消失在一扇油漆得雪白的房门后边。那扇门是连通这间客厅和整个修道院的；它虽然同别的门没什么两样，但是当它再一次关上时，在这个热恋中的年轻人马克西米利亚诺看来，它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门的含义都截然不同了。

二

马克西米利亚诺沿着古兵营尘土飞扬的道路向马德里走去。他机械地看了看表，仍没有弄清是什么时间。他没有发觉哥哥和堂莱昂·平塔多在津津有味地交谈，时而停下，早已落在了后边。两位神父在谈论西圭萨① 诵经遭到了反对以及由此发生的争吵的事情。落选的诵经候选人堂莱昂·平塔多痛骂主教管区的主教和教士会。马克西米利亚诺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回到了家里。堂娜卢佩给他们开了门，并且问了他几句话：

“怎么样？她高兴吗？”

---

① 西圭萨(1544—1606)：西班牙教士。

从这些问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关心和好奇。在姑母一片善意的激励下，马克西米利亚诺答了话，向她讲述了几个如利剑刺心的问题。他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再也见不到福尔图娜塔了，这不是因为她会死去，而是因为她留在修道院里，在虔诚的修女们的影响下，会被神圣的东西迷住，从而投身精神生活，甚至不去爱一个有血有肉的丈夫，而去爱耶稣，即真正圣洁的修女们所喜爱的丈夫。马克西米利亚诺吞吞吐吐地讲出了这些亵渎神明的话；但是，堂娜卢佩却抓住了他的思想实质。

“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堂娜卢佩的肯定语气使马克西米利亚诺不知所措。“这也不是第一个例子了，那些坏女人，我是说那些轻浮的女人，……转眼间就变了，完全变成另外的人，于是只好封她们为女圣徒。”

福尔图娜塔被封为女圣徒！听了这话，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心一下子透凉。尽管这种想法荒谬绝伦，但还是折磨了他整整一个上午。

“坦率地说，”他考虑了许久以后说，“她不会变到被封为女圣徒的程度，但是她很可能沉溺于神秘主义之中，而不愿离开修道院，使我空等一场。”

啊，这一想法使他很害怕，果真如此，他也只好成为圣徒，去献身教会，做个神父……耶稣啊，这有多么荒唐啊！当神父！为的是什么？想来想去，他的头脑陷入了一个痛苦的旋涡，为了从中解脱出来，他不得不压下折磨自己的想法。他想念书……但念不下去。他想给福尔图娜塔写封信，告诉她不要理会修女们的话，别听什么精神生活、天恩神爱那一套……这不又是一种胡来吗？最后，他渐渐平静下来，那些阴暗的想法消失之后，理智稍稍清醒了一些。

大约十一点钟，他在自己房间里听到堂娜卢佩同帕皮托斯吵架的声音。吵架的原因是尼科拉斯一时心血来潮，一定要请他的朋友平塔多神父在家里吃午饭。请人家吃午饭倒不是坏事，糟糕的是急急忙忙地把那位神父带进家门，也不想想家里是否有足够他们这两张嘴吃的东西。

堂娜卢佩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可是，她当着神父的面不好说什么，她气得面红耳赤。这位夫人很爱面子，不愿给他们吃残羹剩饭，因为那样有失她家体面。她左右为难，不禁勃然大怒，自言自语说了些使神父暴跳如雷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希利伽巴拉① 要来……你以为我家是佩伊内② 的客店。他吃了我一个胳臂肘子还不算，又带来个同伙吃我的另一个胳臂肘子。看样子，他牙齿很好，胃象水塘一样大。哎呀，天主啊！这些神父有多自私啊！……我应该跟他算帐要钱。那么……啊！那么，他就不会请人来啦，因为他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自己不掏腰包，而是慷他人之慨。”

豪雷吉夫人胸中有座火山在燃烧，她只好把熔岩喷射在帕皮托斯身上，帕皮托斯也正好该承受这样的惩罚。那天，这姑娘本来想把家务做得井井有条，但女主人无缘无故地责备她……可这姑娘也不是好惹的！她把一切都搅乱，故意跟人作对。让她把砂锅里的水倒掉，她却灌得满满的；让她切洋葱，她却捣蒜；让她到商店去买一盒沙丁鱼罐头，她却买回来四磅苏格兰鳕鱼；还打碎了一只碗，真是干尽了荒唐的事，以致堂娜卢佩差点儿用铁锤把她的头打破。

---

① 希利伽巴拉(204—222)：罗马皇帝，公元二一八至二二二年在位，以疯狂、贪吃和残暴著称，后遭暗杀身亡。

② 西班牙语“peine”的音译，意为“无赖”。

"这都怪我，笨蛋，谁让我那么固执要驯服这些蠢驴，把它们变成人呢……今天你就给我滚回你家去，回你四条路大街原来的垃圾堆去吧，和猪鸭鸡狗住在一起，那才是你该呆的地方……"她说了一大堆诸如此类的话……可怜的帕皮托斯！她唉声叹气，眼泪簌簌而下。她十分慌乱，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两个神父在客厅里吸着烟，坐在大沙发椅上，双腿粗鲁地叉开搭在两把扶手椅上，继续口若悬河地谈论着反对西圭萨的老话题。都怪教长，这个老笨蛋，非要让他侄子去布道不可。一叔一侄，这两个狗东西！侄子做过唯理论的演说，大革命①时，在一次民主派的集会上，高呼托佩特②、普里莫③万岁。堂娜卢佩终于走了进来，她竭力抽搐着脸部的肌肉，勉强露出一丝微笑，告诉神父们可以进去吃饭了……请他们多多包涵，将就着吃点吧。

入座时，堂娜卢佩惊奇地打量了一下侄子的朋友。那人活象一头两条腿的黄牛。她想，如果他的饭量也象他身材那样大的话，桌子上的东西全给他吃了也填不满他的肚皮。幸好马克西米利亚诺食欲不振，几乎一口也没吃。堂娜卢佩也称自己胃口不好，于是问题便解决了，没有发生使人难堪的事情。尽管平塔多身材高大，但吃得并不多，并且还又兴趣盎然地讲起反对……西圭萨的事，活跃了饭间的气氛。堂娜卢佩出于礼貌，说没有让他去宣道是件荒谬之事。

豪雷吉夫人的火气并没有因为午饭顺利结束而平息下来……她继续对帕皮托斯唠唠叨叨，缠着不放。帕皮托斯也是

---

① 指西班牙一八六八年九月革命。
② 托佩特(1821—1885)：西班牙政治家，参加了一八六八年九月革命。
③ 普里莫(1831—1921)：西班牙政治家。

个一触即跳的人，她怒火中烧，想要报复。“瞧，这个妖婆！”她吞下眼泪，自言自语地说。“只有一个乳房！……呸，还有脸用破布做个假的，骗人，让人家以为她象别的女人一样有两个真乳房，也象我将来有的两个乳房呢！……”下午，豪雷吉夫人出门上街，叮嘱她把衣服洗出来，她想趁机狠狠地报复一下女主人，那是一次永世难忘的报复。她居然想到把卢佩夫人那件用来骗人的带假乳房的衣服晾在阳台上。帕皮托斯满肚子鬼主意，想把证明夫人身体缺陷的东西挂在阳台上，让过路的人都看见，他们一定会大大地耻笑她一番。但是，事与愿违，因为没有一个行人注意那个假乳房，它看上去活象个奶油面包。最后，帕皮托斯赶紧取下那件衣服。她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堂娜卢佩进家时看见阳台上挂着暴露她身体缺陷的东西，一定会暴怒得象头发了狂的野兽，说不定会把她这个女仆所盼望有的两个真乳房割下来呢。

三

第二天早晨，马克西米利亚诺即走出家门向修道院走去。他不是想进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他是要去看看修道院的墙，因为他心爱的人就生活在那墙后面。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晴空万里，圣恩格拉西亚大街两旁的树木开始吐叶泛绿。马克西米利亚诺在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前停下脚步，观看新教堂工程的进展情况，此时，主殿尖拱已经建起了一半。他走到对面人行道上，爬上一堆硬土包，从建筑中的教堂上方望过去，看见修道院里的一条长廊，那儿有修女或从良修女在走动。但是，工程进展很快，修道院里的东西每天看到的越来越少。以后几天，马克西米利亚诺发现，教堂每加高一层砖，都在悄悄地挡住修道院内一

部分令人流连忘返的东西，仿佛一个人把衣服抻开遮上裸露的肉体一样。到了最后一天，便只能看见支撑走廊顶盖的木柱的尖端，新的建筑物把修道院完全遮挡住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烟囱。就是想要看这些隐约可见的烟囱，也必须站在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

修道院北面有一片耕耘粗糙的大麦田。在这片公地上竖着一根杆子，上面的木牌上写着出卖地基的字样，修道院果园的高大围墙正是向那里绵延。两三株槐树和一株七叶树的树冠从墙头伸出来。不过，看得最清楚和对这个忧伤的小伙子最富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那个带动水车的帕尔松风力发动机，它高大的机身远远超出了修道院的屋顶和四周的房屋。形同去掉了凸起部分的日本阳伞的巨大风轮，随着风力的大小或有节奏地或迅速地旋转着。马克西第一次见到它时，威严的风轮正在缓缓地转动着，那红白两色木板做成的美丽的大圆盘如同飞舞的羽毛一般悦目。马克西米利亚诺用忧郁的目光足足注视了它一刻钟。在修道院的南面，同果园一墙之隔的是一家油墨印刷厂；果园东边同繁忙的石场作坊相毗邻。就这样，马克西米利亚诺怀着不可名状的亲切之感凝视着水车的风轮，专心致志地听着石匠们用凿子雕琢坚硬的石块奏出的音乐。这种音乐持续不断，而且总是一个调子，好象石匠们在那永垂不朽的石碑上雕刻着一位极度忧伤的诗人在向他们一字一句地讲授着的神话。在这种音乐的后面是笼罩着原野的威严的沉寂，犹如几颗星斗背后展现着广阔无垠的天空。

马克西米利亚诺有时也到这偏僻的地方去散步，但眼睛却一直望着修道院。他沿着草地上被人们踏出的小径走来走去，当太阳不毒时，也在阳光下小坐片刻。远方，一个个粪堆和草垛

给这光秃秃的地面增加几分生气；这里和那里时而看到土色的砖墙，墙上涂着宽条石膏，上面写着工厂的名字；还可以看到四周种着花草的房子；再远一些的地方，或是砖瓦厂，或是看守房。凡是视线能达到的地方，都给人一种孤寂之感，只有当一两条机灵的狗，为了逃避城里施放的毒药从那里低头走过时，才会打破那种孤寂。有时马克西米利亚诺回到大路上，不由自主地向北走上一程，但是他不想遇到人，便又离开大路，重新回到田野里，一直深入到远远望见洛索亚渡槽的拱门处。那时，远处的山景转移了他的注意力，隐约可见的山峦和星星点点的白雪给他带来了片刻的愉快。但是，他很快又把目光转向南方，寻视着脚手架和米卡埃拉斯那座庞大的建筑物，它已同昌贝里最古怪的房屋混在一起了。

每天早晨，上课之前，马克西米利亚诺都到他昼夜思念的田野去做一次郊游，就象虔诚的教徒去望弥撒或瞻仰埋着亲人尸骨的墓地一样。一过昌贝里教堂，他就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风轮，直至走到它的跟前。当发动机快速转动时，不知为什么，这位恋人便热血沸腾，脚步加快。他无法解释事情的内在联系，只是快速运转的风轮似乎在对他说："快点，快过来，有新鲜事儿。"但是，当他走到跟前时，一切如故，只不过那天风刮得比较强劲罢了。在果园围墙那里就可以听见风轮轻轻旋转的声音，宛如风筝发出的沙沙声；在那里还可以听到发动机带动水泵连杆发出的吱吱呀呀声……有些时候，他看见风轮静止不动，在大气的怀抱里昏昏欲睡。马克西米利亚诺不知为何停住了脚步，但转眼工夫又继续慢慢地向前走去。为了使风轮转动，他恨不得把肺中全部气体都呼出来。这是愚蠢之举，然而他却无法自制。在他看来，发动机静止不动是不祥之兆。

但是，马克西米利亚诺最感痛苦的是，每个星期四去看望未婚妻时，得到的印象都不同。尼科拉斯每次都陪他去。另外，那两个修女总不离开福尔图娜塔，所以他无法向她说出知心话。第一个星期四，他看到福尔图娜塔很高兴；第二次，她脸色惨白，有点忧伤，即使勉强含笑，那种把嘴一抿即能使她的情人如醉如痴的魅力也不见了。话题总是围绕修道院里的事，福尔图娜塔说自己读书和写字都有很大进步，并说修女们对她十分亲切。言谈之中她显得十分得意。后来有一个星期四，福尔图娜塔说了些关于她喜欢圣灵降临节① 的事。在修道院里那是一年中的主要节日，之后，他们的话题转到教堂和宗教信仰上，福尔图娜塔热情洋溢，然而马克西米利亚诺却担心起来，他又想到他心上人可能会变成神秘主义者，痴情地爱上耶稣基督那样可怕的情敌。一连串离奇古怪的事情闪过马克西米利亚诺的脑际。他想趁修女们不注意的瞬间，同情人密谈几句，告诉她不要相信什么圣灵降临，那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火舌和什么基督。如果可能，他还要告诉她，修炼生活是最乏味的生活，不要去要求什么长生不老，因为人世间的斗争和好好履行社会义务是最能净化和陶冶心灵的。毋须说，他把这些令人震惊的学说全都留在了肚子里，因为当着嬷嬷们的面实在无法启口。

① 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亦译"圣神降临瞻礼"。据《圣经》载，耶稣"复活"后第四十日"升天"，第五十日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后开始传教。据此，教会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第五十日为圣灵降临节，又称"五旬节"。

第六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内

一

福尔图娜塔被斜眼和瘦子两位嬷嬷带进修道院里面时，心情十分激动。她最初的感觉是又惧怕又害羞，犹如一个小学生被老师带到同伴们面前，这些同伴很快就会成为她的好友，然而她们看见她走进教室时，却投以敌视和嘲笑的目光。她所遇到的从良修女都对她冷眼相视，这使她不禁窘得面红耳赤，而且不知如何接待。那些嬷嬷们见过各种各样面孔的犯罪女人走进这个修道院，她们似乎并不把这位新来的从良修女的美貌放在眼里。嬷嬷们犹如是些医生，对走进诊所的任何可怕的病症患者都不感到恐惧。过了好一会儿，福尔图娜塔才平静下来，并且还能和那些与世隔绝的同伴们交谈几句。但是，最初的冷漠气氛在女人中间比在学生中间会更快地打破，而且交谈几句话之后，她们便慢慢亲热起来，为将来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正如福尔图娜塔所期待的那样，给她戴上了一块白头巾，但是，修道院里没有镜子，不能照照头巾是否戴得正合适。随后，又让她穿上一身非常朴素的黑色粗呢衣服，不过，这套服装只是在去教堂和祈祷时必须穿上；干活时可以脱下来，换上自己带来的旧裙子和修道院发给的工作场合穿的普通裙子和上衣。这儿收

容的修女分为两类:一类叫"菲洛梅娜"①,另一类叫"约瑟菲娜"②。前一类妇女是来接受改过自新的;后一类全是些女孩子,是父母送来接受教育的,而更多的是继母送来的,因为她们不愿意把这些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这两部分人,或称作两家人,从不往来。不用说,福尔图娜塔是属于"菲洛梅娜"一类的。她看到,这些人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宗教活动,上午祈祷,下午读教义。后来得知,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都举行圣礼,那冗长但还算有趣的祈祷,有音乐伴奏。在举行圣礼和早晨望弥撒时,从良修女和一般修女们一样,头上都戴着一块几乎象床单一样大小的大面纱。她们进教堂前,在入口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戴上面纱,出来时再把面纱叠好放回原处。

福尔图娜塔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早晨九、十点钟才起床,因此修道院要求起早的规定对她来说真是难上加难。每天早晨五点钟,修女安东妮娅就到各个寝室摇铃,刺耳的铃声顿时把那些仍然处在梦乡的可怜的修女们惊醒过来。早起是嬷嬷们采取的提高纪律性和进行教育的最好的措施之一,她们坚决反对夜深人静时还不睡觉的不良习惯,说这对灵魂和肉体都是有害的。所以,值夜班的修女不时地到各寝室巡视,发现谁要偷偷说话,就对谁进行最严厉的惩罚。

修道院里的活多种多样,有些活是很艰苦的。老师们特别注意教育修女除掉染上的恶习和暴躁脾气,用疲劳惩罚她们的肉体,拯救她们的灵魂。福尔图娜塔不大喜欢修道院作坊里的缝纫和刺绣一类的细活,她笨手笨脚,不大爱做针线活。她希望

---

① 菲洛梅娜:女圣徒,公元四世纪的贞烈,她的尸体于一八〇二年在罗马被发现。

② 约瑟菲娜:对圣约瑟女修会的成员的一种称谓。

指派她去洗刷地板，擦门窗玻璃和干其他只有佣人才干的粗活。可是，嬷嬷们偏偏叫她整天坐在椅子上缝衣服上的商标，她简直腻烦死了。她喜欢到厨房干活，给当厨娘的修女做下手。在那里，可以看到她擦洗铜器和陶瓷器皿，她一个人比两三个最勤快的修女干得都快都好。

嬷嬷们对那些所谓从良修女，不管是"菲洛梅娜"，还是"约瑟菲娜"，都严加管教。她们象机警的哨兵一样监视可能结交的朋友和由于相互同情而结成的伴侣，让以前声名狼藉但眼下已被公认转变的女人陪伴新来修道院的和可疑的修女。其中有几个人，除了在大的娱乐场合可以同她们的同伴讲话外，其他时间是不允许的。

尽管严禁结成亲密的伙伴和小团体，但是总有个别人阳奉阴违，不遵守这一制度。修道院里有四、五十个妇女，不可能避免有那么三两个人利用种种干活的机会交谈几句。一个星期六上午，院长纳蒂维达德（从许多迹象来看，这位那天接待福尔图娜塔进修道院的干瘦嬷嬷是院长）打发福尔图娜塔擦客厅的地板。纳蒂维达德嬷嬷是比斯开人，对修道院的卫生要求特别严格，总是要把修道院保持得如同明光锃亮的银杯。只要她看到有一点污迹，一点灰尘或任何一点脏东西，就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大声嚷叫起来，犹如大难临头，或者是有人犯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这位清洁之神对那些恪守她的信条的修女则殷切相待，甚为宠爱，而对那些失职的修女，则毫不留情，大骂特骂，尽管用她那严格的清洁标准来衡量，也是可以原谅的。有一天，她大发雷霆，因为没有擦……，你们以为没有擦什么吗？是因为没有擦大厅里挂画用的镀金钉子头，至于那些画，也必须摘下来，前前后后擦干净。

“既然你们没有灵魂，一点也不尊重天恩，”她对修女们说，“那么你们就该去下地狱，这不是因为你们品行不端，而是因为你们是猪猡。”

我前面说过，那个星期六，她打发福尔图娜塔和另一个修女在客厅给地板打蜡、擦洗，要求她们把地板打扫得象太阳的面庞一样发出光亮来。

这项工作对福尔图娜塔来说，不仅轻巧容易，而且愉快有趣。她喜欢右脚踩着厚厚的地板刷，左脚拖着抹布，在宽敞的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跳着舞步或滑冰步，双手叉腰，高兴地做着体操动作，活动全身肌肉，直到挥汗如雨，脸热得象火鸡一样红，浑身感到十分舒服。纳蒂维达德分派同她一起干活的是一个“菲洛梅娜”，福尔图娜塔已多次注意过她，似曾相识。对，没错，她在什么地方见过那张面孔，但是已不记得具体时间和地点了。她们两人不时地你看我，我看你，好象希望得到某种解释，然而，由于从未交谈过，谁也不好启齿。福尔图娜塔只知道那个女人性格暴躁，反复无常，总是和嬷嬷们争吵不休。

自从院长让她们俩单独在一起以后，一开始那个女人就一边“滑冰”，一边讲话。过了一会儿，她停在福尔图娜塔面前，说：

“咱俩是老相识了，对吗？人们都叫我‘尖辣椒’毛里西亚。你不记得你在帕卡家见过我吗？”

“噢……对了！……”福尔图娜塔说着，用力一蹬右脚，滑向另一边，使劲擦着地板。

“尖辣椒”毛里西亚看上去有三十岁或者三十刚刚出头，凡是对历史人物肖像知晓一二的人都熟悉那张面孔，也就是说同拿破仑·波拿巴在成为第一任最高执政官前的面孔一模一样。这个女人很奇特，长得美丽出众，十分健壮，留短发，但从不认真

梳理，也不用心束扎。她用力干活时，头发一直披散到肩上，这时就更象征服了意大利和埃及的年轻的拿破仑了。毛里西亚并不会使所有见到她的人都对她产生好感，但是，只要见过她一面，便永远对她难以忘怀，而且希望能再次见到她。这是因为她有着笔直隆起的眉毛，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藏在眼眶里总象是在窥探着什么，一对贪婪的眸子闪动不停，高高的颧骨，瘦削的脸颊，健壮的颌骨，罗马人的鼻子，宽大的嘴巴，两角稍嫌弯曲，总之，一副充满幻想和忧郁的表情，这一切对见到她的人无不产生难以名状的魅力。但是，毛里西亚一开口讲话，这种魅力便不翼而飞了。那洪钟般的声音，与其说她象个女人，不如说更象男人。那粗鲁的言语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性格。她一会儿大发脾气，一会儿和蔼可亲，令人困惑不解。

二

两个人互相认出之后，又默默地卖力干了一会儿活。干得累了时，她们便坐在地板上。这时毛里西亚凑到福尔图娜塔跟前，说：

“那天……，你知道吗？你刚走，胡安尼托·圣克鲁斯就来到了帕卡家啦。”

福尔图娜塔吃惊地望着毛里西亚。

“哪天？”她只说出这几个字。

“你忘了？就是你去帕卡家那天，也就是我认识你那天……看你象个傻子。我和比西塔西翁打了起来，她偷了我的手帕，她真是个不要脸的小偷。我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耳朵，刺啦一声撕裂了她的耳垂，扯下了耳环……差一点撕下她半张脸来……她在我胳膊上咬了一口，你看……现在还有伤痕呢。但是，我狠狠

地抠了她的眼睛，到现在她还睁不开呢。我嚓的一声从她太阳穴那儿撕下一块皮，一直扯到她下巴那里。要不是有人把我们拉开，要不是你搂着我的腰，帕卡搂着她的腰，你信不信，我非把她撕碎了不可……”

“我想起那次打架的事了。”福尔图娜塔一边说，一边惊惧地望着伙伴。

“我就是这么个人，谁欠我的债都得还。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马蒂尔德，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

“不知道，我不认识她。”

“那回，我和特列里亚家的小伙子聊天时，她走近来说我的闲话……有一天，我抓住了她，把她摔到地上，用脚在她身上踩来踩去，一直到我心满意足为止……然后，我抄起一把小铲，一下子就让她的脑袋开瓢啦，砍出硬币那么大的一个窟窿……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听说从那个窟窿里可以看见她的脑子……我狠狠地收拾了她一顿！还有一次在莫德洛，你看……一个又骚又丑的婆娘说我什么都不懂，我一巴掌就把她打倒在地，让她四脚朝天打起滚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捆上……好了，我刚才说过，同比西塔西翁吵架的那天……”

她们听到了院长的脚步声，又立即站起来擦地板。院长象鸟儿一样侧着头左右看了看地板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两个修女又重新接上了话头。

“后来你再也没到那里去。我问帕卡：胡安尼托是否又去过那里，她说：‘别说了，我的孩子，昨天晚上听说他得了肺炎……’怪可怜的，这事他提都没有提，他拿不定主意是说还是不说……一天傍晚，我把手里准备推销的马尼拉大披巾拿给费利西亚娜看时，向她打听了一下你的情况。她说你要和一个药

剂师结婚……对了，是'火鸡之妻'堂娜卢佩的侄子……哎呀！亲爱的，我太熟悉这位堂娜卢佩了……你向她问问我的情况好了。我卖给她的贵重首饰数都数不清。哎！那时我身体还挺好，但是突然得了胃病，疼得我什么也吃不下，咽口东西喝滴水，都象火烧火燎似的。我姐姐塞维里亚娜把我接到望河街她住的家里。在那儿，我的胃痛得如针扎一样。一天夜里，我痛得实在受不住啦，就爬起来进了酒馆，一口气喝了三杯白酒。然后我拖着身子趔趔趄趄地往外走，刚走到大街上，就摔倒了，小孩子们把我围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把我带到了警察所。塞维里亚娜还想把我接到她家去。但这时，一位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太太，就是堂娜吉列米娜，你大概也听说过她的名字……把我带走了，之后送我到了这儿。堂娜吉列米娜本人当年就曾是个穷人，你知道吗？她四处乞讨，在那边建了个收容所，我和我姐姐都是在她的收容所里长大的。那里是巴切科先生家的大宅院。这些先生是阔人，你信不信，我母亲就给他们熨烫衣服。所以，堂娜吉列米娜对我们很好，见到我困难就慷慨解囊。她说，我越是不好，她就越要帮助我。所以，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把我送到了这里……以前，他们也送我来过这里，但只呆了一个星期，我就象猫一样爬过果园的围墙逃走了。"

毛里西亚以惊人的坦率讲述了这段经历，这给福尔图娜塔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两人又在大厅擦得光洁如镜的地板上溜过来滑过去，好象是滑冰运动员。福尔图娜塔对"尖辣椒"毛里西亚讲的有关自己的事情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想把一件重要的事情澄清一下，于是对毛里西亚说：

"我只去过帕卡家两次，照我的本意，一次也不去。亲爱的，不去不行呀……以后我再没去过，因为我已对一个小伙子产生

了爱情，我要同他结婚。”

在沉默的一瞬间，许多往事一下子涌上她的脑际；她觉得应按照修道院的指导思想说点什么：

“那个男人干吗老找我？……他安的什么心？还要拉我下水吗？一次就够受的了。”

“男人都是反复无常的，”“尖辣椒”毛里西亚用哲学家的口吻说，“当他们把一个女人弄到手后，这个女人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件破家具罢了。不过，倘若这个女人同另一个男人谈话，前一个男人又赶紧亲近她了，唯恐那个男人把他的玩物抢走。假设这个女人变成个正派人，那些狡诈的男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假设我们女人整天祈祷、忏悔和领圣体，那么男人们就会更加疯狂地追求我们，只要我们一和宗教打上交道，他们就越发喜欢我们……你以为胡安尼托知道你在这儿就不来纠缠你了吗？你象个傻瓜。记住吧，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有车子从这里经过，那准是他的。”

“别犯傻了……你尽说蠢话。”福尔图娜塔反驳道，脸色苍白。“这不可能……因为，你想，二月里他得了肺炎……”

“你的消息真灵通啊。”

“是费利西亚娜告诉我的，比利亚隆加的一位朋友几天前把这事告诉了她。你看，他二月得了肺炎，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小伙子，并和他恋爱上了……胡安尼托一病就是两个月……怎么办呢？他左思右想，最后还是走了，三月份他同妻子一块去了巴伦西亚。”

“还有呢？”

“现在可能还没有回来。”

“傻瓜，……说是这么说，如果说他现在没有回来，那么总有

一天会回来的……也就是说，他回来时，知道你入了修道院想成为女圣徒，一定还会向你求爱的。”

“你才傻呢……让我安静一会儿吧，即使他到这儿来向我求爱……那关我什么事？”

纳蒂维达德院长检查地板擦得怎样，她看到擦得很好，那干瘪的脸上流露出艺术家的满意神色。她看了看天花板，企图找出苍蝇爬过的痕迹，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甚至前一天擦过的墙上的钉子头都象颗颗金星在闪闪发光。院长架着眼镜四处查看，想找出点可以挑剔的地方，但没有发现任何可指责的东西。她吩咐把家具擦干净以后再搬进大厅，以便把灰尘留在外边，不要带进大厅里；并且再三嘱咐要顺着木纹擦洗；但是两个修女没有弄懂院长的意思，院长便拿起一块抹布迅速而认真地做给她们看。当只剩下她们两个人时，毛里西亚对福尔图娜塔说：

“要让这个疯婆子高兴，她是个好人，你要是顺着纹路给她擦洗家具，她会非常喜欢你。”

毛里西亚喜怒无常，修女们认为她是神经不正常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她都顺从地服从分配，但是突然她就会发疯，胡说八道起来，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修女们第一次看到她这样时都吓慌了；但是毋须诉诸武力她就会安静下来。以后她再违犯纪律、放肆无礼时，人们就都不大在乎了。那是一个既使人惧怕又使人开心的场面，每隔一段时间，一般是半个月到二十天，毛里西亚就会给全修道院的人表演一次。福尔图娜塔第一次看到这情景时也真的吓坏了。

那次，毛里西亚的神经错乱症又犯了，如同其他疾病一样，起初症状不甚明显，但后来逐渐加重，一直发展到高峰。这种病的先兆往往是同某个从良修女在早餐时为喝巧克力饮料的事发

生一点摩擦，或者走出餐厅时有人故意绊她一脚。经嬷嬷们调解，毛里西亚最后也就不说话了，两三个小时沉默不语，也不干活，要么就是让她这么干，她偏偏那么干，让她往东，她偏往西。她本来非常勤快，此时却变得十分懒惰。如果嬷嬷指责她，毛里西亚当面一声不吭，但是只要嬷嬷一转身，她就嘟囔个没完，还夹杂着一些脏话。一般来说，接着便是一阵狂喊乱叫，搞些恶作剧，引起一些“菲洛梅娜”们哄堂大笑和修女们的愤懑。她看见人们忙着干活的大厅里寂静无声，便在猫尾巴上绑个巧克力盒，把它放进大厅，或干出任何一种只有顽童才干得出而和规规矩矩的女人毫不相干的荒唐事来。好心的安东妮娅修女用天使般的严峻目光看着她，而毛里西亚却横眉冷对，并且说：

“您不认识我了吗？……哎，不认识我了吗？为什么这样看我？……想给我画像吗？”

那天，修女安东妮娅把院长找来了。院长是比斯开人，很老练。她进门就说：

“魔鬼又在胡闹了？……”

院长命令把毛里西亚关在用来作牢房的小屋里。哪个从良修女不听话，就被关在那里。这时，毛里西亚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开始撒野了。

“把我关起来！……真……的……吗？请您别对我说这件事……宝贝。”

“毛里西亚，”院长用力打了个手势，用她家乡的土语说道，“不要撒泼了，听话。您知道，我们不怕您胡闹。在这儿，谁撒泼，我们都不怕。我们出于怜悯和仁慈，才没有把您赶出去，这您是知道的……好了，孩子，别让我费口舌啦，按照吩咐您的话去做吧。”

毛里西亚的下巴直抖擞，恶狠狠地瞪着两只眼睛，象猫摆好架势准备捕捉老鼠一样。从良修女们惶恐地看着她，有几个修女围上院长，提醒她要留点神。

“这个发神经的女人说些什么呀，去她的吧！……把我关起来！得啦！那我就回家，嘿！……回家。这些下流货把我从家里骗出来，是的，你们骗了我，因为我象太阳那样诚实。在这儿，你们只教我们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哈，哈，哈！……让那些贞洁有德的、圣女般的嬷嬷们见鬼去吧！哈，哈，哈！……”

这几个喉音的单音节字是使着大嗓门发出来的。她那下流的讥讽言词和粗野的声调设若不是遇上象纳蒂维达德院长和伙伴那样有涵养而镇定自若的人，别人大概早被激怒了。这种情况她们经历得多了。她们曾制服了那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野性女人，这点辱骂又算得了什么！

“好了，”院长皱着眉头说，“闭上嘴，到院子里去。”

“我喜欢教堂里高等妓女们的圣洁！……哈，哈，哈！……”厚颜无耻的毛里西亚大声嚷着，她双手叉腰，目光扫视着围拢来的从良修女们。“你们把自己关在这里，同戴圆披肩的修士们尽情地调情……哈，哈，哈！……真不要脸！……还同不戴圆披肩的家伙们……”

许多从良修女用手捂住了耳朵，也有的人停下手中针线活，望着几位嬷嬷，她们对嬷嬷如此镇静感到惊讶。这时大厅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来人是马尔塞拉，一个老嬷嬷，又瘸又矮，几乎象个侏儒。不难想象，她是女人中长得最丑陋的了。那马粪纸一样的脸，黝黑、粗糙、扁平。那双眼睛既富有表情又和蔼可亲，同某些四足动物相类似；她的身材不象女人，走起路来仿佛要散架似的，总往左边倾斜，踏得地板冬冬作响，不知是木

头脚发出来的声音，还是残肢的骨头发出来的声响。她虽然长得难看，但是胆量过人，她用既怜悯又轻蔑的目光注视着毛里西亚。

马尔塞拉右手拿着把大钥匙指着毛里西亚的胸脯，用舌头打了个响，直截了当地说：

“走！”

毛里西亚赶紧乖乖地摘下头巾，甩了甩蓬乱的头发，跨进走廊，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瘸腿嬷嬷又给她指了指路，可毛里西亚却象风车翼似的挥动着两只胳膊，高声叫了起来：

“婊子！……你们不就是想让我丢脸，把我象罪犯一样关起来吗？混帐东西！……我要是愿意的话，几个耳光就可以全把你们打得四脚朝天……”

不管毛里西亚闹得多么凶，瘸腿嬷嬷照旧不慌不忙地在前边领路，就象带着一条狂吠的狗一样，因为人所周知，狂吠的狗是不会咬人的。楼梯下到一半时，毛里西亚转回身去，用两只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瞪着站在走廊里的修女们，高声尖叫道：

“强盗，比强盗还坏！……人面兽心的东西！……”

她刚骂完，瘸腿嬷嬷就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背上，推着她往前走。走到院子里时，瘸腿女人不得不抓住她的胳膊，因为她要回到楼上去。

“人家都不理你了，傻瓜。”嬷嬷说。“不是你自己，而是钻到你嘴里的魔鬼在说话。看在天主的份上，住嘴，别再找麻烦啦！”

“魔鬼就是你。”毛里西亚反驳道。由于她异常激动，她不顾一切地胡言乱语起来：“丑八怪，小丑，怪物……”

“你骂吧，满嘴喷粪吧。”马尔塞拉不紧不慢地嘟囔着，一边打开了牢门。“进去吧，你的怒气很快会消的；进去吧，明天你就

老实啦。晚上我给你送饭来。忍着点吧，孩子……”

毛里西亚又喊叫了一阵子，怒气冲天地大骂了一通，但没做任何真正的反抗，就这样，那个可怜的残废老太婆象对付小孩子一样把她管住了。吵闹过后，老嬷嬷只是抓住她的一只胳膊便轻而易举地把她关进了禁闭室。修女马尔塞拉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然后拔出来放进口袋里。她的面孔很象日本的一种假面具，依然冷静如故。当马尔塞拉穿过院子向楼梯走去时，她听见毛里西亚哈哈哈的大笑声，她正趴在牢门上方装有铁条的天窗上，探着头向外张望。马尔塞拉没有停下来听那头母兽辱骂她的脏话。

“喂！……瘸子……你那只蹄子哪儿去了！回来，看我不给你几个大嘴巴……丑婆子！……废物，只有一条半腿的废物……”

三

傍晚，面孔酷似拿破仑的毛里西亚，脸色发青、披头散发地又把头探到了铁窗栏上。修女马尔塞拉去鸡窝那儿看看有没有蛋，又到果园的一个角落给三色堇和毛茛浇水，回来时多次从禁闭室门前经过。院子很小，通过一道几乎总是打开着的木栅栏门与果园相通。院子的石子路面坑洼不平，瘸腿嬷嬷一步三摇，恰似一只小船颠簸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马尔塞拉经常在这个院子里走来走去，因为她掌管着柴房、炭房和牢房的钥匙，修道院家具库房和教堂大门的钥匙也操在她手里。

我刚才说过，时已傍晚，马尔塞拉走过时，毛里西亚趴在铁窗栏上对她讲话。她的声调已不象上午那样粗暴了，而是变得有些沙哑，充满了痛苦和悲哀，恳求得到怜悯。狂怒的野兽被征

服了。她双手使劲抓住铁栏杆，脸紧紧贴在上面，伸出嘴来，以便让人家听清她的话。她悲怆地说：

“我的小瘸子……我亲爱的侏儒，我是多么爱你啊！……小鸭子在那儿摇摇摆摆地过来了，一，二，三……修道院的明星，你过来，听我说，我想跟你说点事。”

听到这些夹杂着亲切嘲弄的拉近乎的话，马尔塞拉既不回答，也不看她一眼。毛里西亚继续说道：

“哎哟！我亲爱的小瘸子，真生我的气啦，可我是多么爱你呀！……修女马尔塞拉，只说一句话，就一句。我不想让你把我放出去，因为我应该关禁闭。但是，我亲爱的，你看我病成什么样子啦！我的胃就象有人用火钳夹着往外掏似的……这都是上午吵闹的结果。我真想把裙子撕破拧成绳子，拴在这铁栏杆上吊死。如果你不看我一眼，不跟我说几句话，我就上吊，真的，我马上上吊……迷人的小瘸子，美丽的小侏儒，喂！听着，如果你想让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让我象狗一样听你的话，那就请你帮我做一件事，请你把你的圣药给我一丸，就是医生给你开的治肚子疼的那种药……喂，天使，你看，我是在真心实意地求你，病痛缠着我不放，看来我快要死了。去吧，亲爱的，高贵的天使，请把我要的东西拿来吧。这样，天主将让你升天，这是你盼望已久的；当你瘸着腿去天堂时，天使们将赐你桂冠……”

马尔塞拉嬷嬷走过去了……那只象椅子腿一样硬的脚冬冬地敲击着地上的卵石，她既不回答，也不看她一眼。天黑时，她下楼给毛里西亚送来晚饭。打开门走进黑咕隆冬的小屋。乍一进去她看不清毛里西亚，后者正蜷缩在几块木板上，双膝紧贴着胸脯，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托着下巴。

“我看不见你，你在哪儿？”瘸子嘟哝着坐在另外一摞木板

上。

毛里西亚哼唧着答应了一声，就象沉睡着的狗被踢了一脚醒来那样。马尔塞拉嬷嬷把一盘炖豆角和一块面包放在身边。

“院长，”她说，“只让我带给你面包和水，不让我送别的东西；但是我替你说了情……我说不应那样对待你。她让我不要心肠太软，但是我就是硬不起来。我得按我的方式来管理你，我知道，越是对你不好，你越是闹得凶……你看看，孩子，我对你够迁就了吧……”她一边说着一边从斗篷底下取出一件东西。

毛里西亚可能闻到了气味，因为她突然抬起头来，脸色显得那么兴奋和快活，就象那个一边指着金字塔一边说“四千年”的人① 的面孔似的。牢房里黑洞洞的，只有一丝白昼的余辉从门口射进来，两个女人能彼此看见；她们面面相觑，与其说是两个人，不如说是两个黑影。毛里西亚急不可待地伸出手去，直到摸到瓶子，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说着感激的话语，但是老嬷嬷把瓶子拿开了。

“哎！……别动手。如果你不规矩，我就走了。你看到了吧，我不是霸王，我这样仁慈，可能已超过了允许的界限。但是我还是说：‘给她点吧，只一点点，我来安慰她，这不会是恶习。’因为我知道胃病是怎么回事，它多么让人受罪。一再拒绝有罪过人的要求是不道德的。上帝是不愿我们这样做的。我们要有恻隐之心，给悲伤的人以安慰。”

她说着便拿出一只小酒杯，准备把那宝贵的酒稍稍往里边倒一点。那是一种上等白兰地，她常常用来医治她那顽固的消化不良症。后来，她突然想到毛里西亚在喝酒前应该先把饭菜吃

---

① 暗指拿破仑。

掉。毛里西亚懂得了老嬷嬷的意思，为了节省时间，三两口便把饭菜吃完了。

“我给你的这个，”老嬷嬷马尔塞拉补充说，“是用来恢复神经功能和治疗精神不振的良方。你不要以为我是背着院长偷着干这事的，她刚刚允许我把这好东西拿给你。她说不能喝得过量，要把胃口需要和寻欢作乐区别开来。我知道这对你身体有好处，而且使你愉快地尽你的义务。你看，这就是说，一些人认为坏的东西，在合理的限度内则是好的东西。”

毛里西亚感激不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马尔塞拉唯恐倒多了，倾着瓶子小心翼翼地往杯子里倒了一指深的酒，随后一边把酒杯递给毛里西亚，一边重新开导她。从毛里西亚喝完酒后舔嘴抿舌的那副模样来看，那酒太香甜啦！她对瘸蹄子的脾气了如指掌，因此喝完以后还想向她再要点。通过以前类似的事情，她知道马尔塞拉是从不超越她的善良和仁慈允许的限度的。她给东西时象天使一样善良，但在适可而止的关键时刻又象岩石一般毫不动摇。

“我知道，”她小心地盖上酒瓶说，“你那疲倦了的神经得到这一点安慰之后，你将会重新振作起来，而身体的恢复将有助于灵魂的恢复。”

果然，毛里西亚开始喜上眉梢，随之也愿意听话、愿意干活了。她一下子变得什么好事都想做，甚至愿意祈祷，愿意忏悔，愿意象马尔塞拉那样一遍遍地念祷词。据从良修女们说，这位老嬷嬷还穿苦行衣呢。

“看在天主份上，请您转告院长，我已经悔过，请她宽恕我吧……我发病时出言不逊，我是只鹦鹉，胡说八道，舌头不当家，快把我放了吧，我将比任何时候都卖力地干活；就是让我把整个

修道院从上到下擦洗一遍，我也乐意干。狠狠地惩罚我吧，无论叫我干什么，我都会立即完成。”

“我很高兴看到你恢复了理智，”老嬷嬷一边收拾盘子一边说，“但是今天晚上你不会出去。好好想想你都有哪些罪过，多多祈祷，请求天主和圣母对你光照启示。”

毛里西亚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光照启示，因为情绪的激动点燃了她的思想，给了她一定的热情。她活动一下身体之后，用双手抓住栏杆将自己悬起来，她的手脚急切需要舒展一下；接着她便排除一切杂念，以她全部的虔诚做起了祈祷。最后终于在木板床上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她被解除了禁闭。一出来，立刻到厨房去干活，她服从指挥，一言不发，活干得无可挑剔。每隔三、四十天，拿破仑模样的毛里西亚就必定要受一次惩罚，受罚之后，她就有所克制，在同伴们面前显得既拘谨又羞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干活上，又勤快又听话，使嬷嬷们十分满意。在四、五天之内，她一个人能轻轻松松地干三个人的活，一点也不觉得累。两个星期之后，人们便发现她渐渐疲劳了，干活时那股令人钦佩的冲劲消失了，疏忽、遗忘和粗心的现象开始出现，而且日益严重，甚至错误百出，预示着又要犯病了。我在上面描写的那一激烈场面过后，毛里西亚同福尔图娜塔又亲近了起来，她们在厨房一起削土豆、刷锅，同时没完没了地交谈。在那儿她们有一点自由，而且象任何一个家庭的女佣一样，不戴头巾，只穿工作服。

“我有一个女儿，”毛里西亚在一次透露自己的秘密时说，“我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阿多拉松。她长得很漂亮！……她住在我姐姐塞维里亚娜家里，因为我脾气暴躁，不知不觉就给她做了坏榜样。你知道吗？这个小天使跟塞维里亚娜在一起比跟我

在一起要好。那位堂娜哈辛塔夫人，就是你的那位先生的妻子，很喜欢我女儿，给她买衣服，给她打扮，想把她带走。她想孩子都想疯了，可是天主就是不给她！真不公平，对吗？孩子是给富人的，不是给穷人的，因为穷人养不起。”

福尔图娜塔表示同意毛里西亚的看法。她早就听说过哈辛塔想孩子的事，但是毛里西亚还讲了点她不知道的事情，说起了“调皮鬼”的事。哈辛塔以为“调皮鬼”是她丈夫和福尔图娜塔的孩子，想收养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勾起了福尔图娜塔对儿子和没有如愿以偿的爱情的怀念，害得她两三天都神魂颠倒，老在想着这件事。

四

从楼上的走廊可以看到宪兵营的一部分、洛索亚水塔、圣马丁公墓和四条路街的房舍。远处，是蒙克洛亚的肃穆景色和大海一样浩瀚的地平线。在那微微波动的不甚平静的地平线上，仿佛有只帆船在漂动，那是阿拉瓦卡塔，或称作乌梅拉塔。太阳慢慢隐去，西边的天空燃起绚丽的火焰；日落后，无限美妙的景象消失了，天空变得象蛋白色一样惨淡。一块块黑云在天空中构成千姿百态的图案，好象随着观赏它们的人的思想情绪和忧郁的心情而变幻着。当夜幕完全笼罩了大街和房屋时，西边的天空仍残留着柔和的亮光，那是白昼溜走时留下的尾巴，不过它也在慢慢逝去。

待到昼夜施工的教堂竣工后，“菲洛梅娜”和“约瑟菲娜”们就一点也看不到如此壮丽的景色了。每天加高的砖墙都要遮去一线风景。仿佛泥瓦匠们每砌好一层砖不是在建造什么，而是在抹掉什么。大墙外边的一切在自下而上地逐渐消失，宛如大地

在下沉一般。先是圣恩格拉西亚大街的住房和洛索亚水塔看不见了，接下去是公墓。当砖墙砌得与美丽的地平线一样高时，尚能望见的就只有乌梅拉塔和墓地的柏树梢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从良修女们踮起脚尖或跳跃起来后，才能看到残存的一点景色，她们要向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朋友"告别了。最后，教堂的屋顶把一切都吞没了，只能看见夕阳的余辉，那是白昼拖在天空的尾巴。

可是，如果说什么也看不见了，但还能听见外面的动静。打石坊叮哨叮哨的敲击声似乎构成了修道院周围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尽人皆知的。每逢星期日，打石坊的"打击乐"停止时，修道院里的居民们便迎来了欢快的节日。每星期天，从两点开始就可以听到旋转木马游戏的鼓声和在水塔旁边玩跷跷板的吱呀声。这种喧闹声和四条路街、特图安街小吃店里的吵嚷声一直持续到深夜。起初，一些修女对这鼓声非常讨厌，这不仅是因为鼓声低沉，而是还因为那是世俗乐器的响声。但是她们慢慢地习惯了。最后，象听石匠们干活时的敲击声一样，对旋转木马的鼓声也不感到刺耳了。有些假日的傍晚，从良修女到果园或院子去散步时，嬷嬷们甚至允许她们随着那些民间音乐跳一会舞，当然是规规矩矩地跳。在那单调的旋律中，当这些可怜的被收容的女人旋转起舞时，她们会回忆起多少往事，会激起多么深沉的情感的漪涟啊！她们怎么也不会忘记，在阿兰布拉大厅里同店员们一起跳波尔卡舞时，地板尘土飞扬，双手汗漉漉的，嘴里嚼着变质的糖果。最为糟糕的是，她们最终毁了自己，尽管那些憨厚的店员均是出于好心。以好心来为恶劣的手段打掩护那是最可怕的。因为她们后来所得到的只有耻辱和贫困。

马尔塞拉嬷嬷最主张让她们好好玩上一会。由于腿瘸和长

相丑陋，她似乎对舞蹈缺乏美感。但是这位长有日本妇女扁平脸庞的嬷嬷，对人情世故却颇为懂得。她有一颗宽厚的、慈悲的心肠，坚持这样一种主张：绝对禁止由恶习养成的欲望是最不可取的办法，因为那样会使人绝望；为了治愈她们多年养成的痼疾，应该适当的、有始有终地放宽对她们的约束。

一天，马尔塞拉发现毛里西亚在炭房里抽烟，这对女人来说，确实是件不雅观、不该干的事。瘸子并没有象人们通常做的那样立刻把烟从她嘴里抢下来，只是对她说：

“猪猡！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会喜欢上这玩艺儿的，不头晕吗？”

毛里西亚噗哧一声笑了，使劲闭上了一只眼，因为烟钻了进去。她用另一只眼瞟了一下马尔塞拉，然后把烟递过去，说：

“你尝尝，嬷嬷。”

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修女马尔塞拉吸了一口把烟扔掉，露出恶心的样子，连连啐了几口唾沫，那表情难看得就和魔鬼或者马来亚人崇拜的偶像一样。毛里西亚捡起烟叼在嘴上继续吸着，两只眼交替着一睁一合。后来谈到烟是从哪里弄来的时候，毛里西亚不想说，可是无事不通的老嬷嬷对她说：

“是泥瓦匠从工地上扔给你的。你不要否认，我看见你向他们要过烟。要是院长知道你同泥瓦匠来往，那可饶不了你……她这样惩罚你是有道理的。把烟扔掉吧，真不成体统……唉，多恶心呀！你看，我只抽了一口，便满嘴不是味！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这烟熏火燎的东西，喜欢这鬼味道。那些男人好象坏毛病还少似的，每天还要出些新花样……”

毛里西亚把烟扔掉，又用脚踩灭。

进修道院一个月后，福尔图娜塔又交了一个朋友，而且关系

相当密切。那人名叫堂娜马诺利塔，是个正派夫人，因为她已结了婚。她帮助修女们上阅读课和写字课，对福尔图娜塔教得尤为认真，这是她们结为良友的主要原因。在遵守院规方面，嬷嬷们对马诺利塔管得松些，允许她单独同一两个“菲洛梅娜”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不管是在教室还是在果园；还允许她到“约瑟菲娜”们的住房去。由于她一个人住一间房，房租也贵，所以她的生活条件比修道院里同伴们都要优越。

福尔图娜塔和马诺利塔一认识就互相介绍了各自的身世。福尔图娜塔直言不讳地讲了自己的历史，而马诺利塔却把自己的历史粉饰一番，想把它说得凄楚些，使任何人都不能了解其真相。从她讲的情况看，她并没有罪过：一切纯系误会；她丈夫很粗鲁，对那误会是有责任的；是的，他应该对误会负责；也可以这样说，是他居心不良，直接把她送到这里来。由于她过去有一定的地位，讲起世俗间的事情和奢华来真是津津有味。她说她参加过许多舞会，穿过许多华丽的服装。她丈夫是个经销新产品的商人，出身比她低贱。她父亲是信贷公司的高级职员。福尔图娜塔听了这些令人羡慕的自夸之后，认为她女友的爸爸一定是个有权有势的人。

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交谈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件极为有趣的事，马诺利塔认识圣克鲁斯一家。太巧啦，她丈夫佩佩·雷奥约斯是堂巴尔多梅罗先生的挚友，而马诺利塔本人也经常去拜访堂娜巴尔瓦丽塔。她们从这里谈起了哈辛塔。啊！哈辛塔非常漂亮，她身上具有一切美德：善良、美貌、聪颖、贤慧，胡安尼托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可配不上她。尽管如此，他还是个好小伙子，很和气。

“你大概已经知道，”过了一会儿，马诺利塔说，“今年二月他

得了肺炎，差点一命呜呼。在这个修道院里，圣克鲁斯夫妇是出了力的，大家都求天主保佑他。胡安尼托脱离危险之后。哈辛塔大大破费一番，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副主教来给我们做了弥撒……”

“真的吗？……多有意思呀。”

“正如你已经听到的那样，你没想到吧！哈辛塔是为这个修道院出力最多的太太之一。你知道，她没有孩子……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你没看见那几束用金线银缕编织的花吗？金花银叶多漂亮！”

“看到了。”福尔图娜塔说，她全神贯注地听着。“那是圣灵降临节时放在祭坛上的。”

“对，就是这些，是哈辛塔敬献的。圣母身上的花缎披肩有好几束花……多漂亮呀！也是哈辛塔敬献的，是为她丈夫身体痊愈向天主表示报答。”

福尔图娜塔惊叹了一声。事情多奇怪呀！前几天她还擦拭过披肩上的几滴蜡迹。可以说，这件披肩是对天主拯救胡安尼托生命的酬谢！然而，这一切都很自然，只是她头脑里翻来覆去地想着。想什么呢？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事情的巧合，那真是巧合。她的手曾拿过这些东西，通过社会这条曲线，又同他联系起来，而她本人却没有想到这一点。

“可是，最有趣的事情还在后头哪。”马诺利塔补充道，她看到福尔图娜塔那么惊奇很得意；照我们看来，与其说福尔图娜塔感到惊奇，不如说是感到恐惧。“你知道吗？圣体匣也是从那儿来的，那是巴尔瓦丽塔夫人献奉的礼品。她曾许愿说，如果她儿子能够康复，她将献给修女们一个圣体匣子。那匣子不是金的，是银的，上面镀了一层金，但很漂亮。是不是？”

福尔图娜塔陷入了沉思，不应该用“漂亮”这样的字眼形容圣体匣，那是蠢话，不过当时她没有注意到。

五

一连好几天，福尔图娜塔都在想着堂娜马诺利塔给她讲的那些事。还要说明一下，马诺利塔不是刚刚对她表示亲近的。她之所以陷入沉思不是因为有谁献了圣体匣和披肩，而是为什么那样巧合……“真有趣。”如果她早几天进修道院，那就可以参加那次隆重的弥撒，看见主教和见见世面了。说举行弥撒是为了那个人的康复对天主表示感谢……这就更有趣了。福尔图娜塔通情达理，不计较别人对她的冒犯，她完全可以同修道院所有人一起表示祝愿……那一来就更加有趣了。

但是，她心中挂念的是亲眼见一见活着的有血有肉的哈辛塔。她不但不认识哈辛塔，甚至连照片也没有见过。但是由于她想她想得那么多，以致在头脑里出现了哈辛塔的形象。但这形象与真人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为修道院出钱献物的太太们，只要她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到里面去参观。在隆重的节日里，修道院要进行大扫除，把一切都擦洗得明光锃亮，对其需求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以便让太太们了解她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慷慨帮助。基督圣体节① 那天，望完大弥撒后就开始瞻仰，瞻仰持续了几乎整个下午。那些乘坐华丽马车前来瞻仰的侯爵夫人和公爵夫人以及虽然没有爵位但十分阔绰的夫人们，鱼贯而入，穿过大厅和走廊。在纳蒂维达德的亲自指挥下，从良修女们用粗糙的双手把

① 基督圣体节：亦译“耶稣圣体瞻礼”。天主教规定恭敬“耶稣圣体”的节日。弥撒时，供“耶稣圣体”于祭台上称为圣体发光的器皿中。教徒手执烛火或彩旗花束，唱赞美诗或朗诵经文，在教堂附近巡视一周。

这些地方打扫得一尘不染。正如俗话所说：在地上吃饭都不用铺桌布。有一间大厅展出了“菲洛梅娜”们的刺绣，“约瑟菲娜”们的习字，以及这两类修女精心制作的其他物品，这一切都是为了对节日表示祝贺。夫人们进进出出，给修道院留下了世俗的香气，有些从良修女贪婪地吸闻着。她们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那群高贵、自由的妇人们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其实，这群人中，有些人——我们说句公平话——所犯的罪过比关在修道院里的最坏的女人所犯的罪过还多得多。马诺利塔不停地在福尔图娜塔的耳边唠叨这种尖刻的看法。在那群人中，福尔图娜塔看见了哈辛塔，而马诺利塔特别让福尔图娜塔注意胡安尼托太太的妩媚、高雅和朴素大方的衣着以及赢得所有人敬佩的谦恭风度（这是马诺利塔在她的社会批评中唯一的一个例外）。哈辛塔在走廊的尽头一出现，福尔图娜塔就一直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仔细端详着她的面容、走路姿势、举止和衣着。福尔图娜塔和同伴们混在饭厅门口的人群中，一直用眼睛盯着哈辛塔，并躲在楼梯口，等哈辛塔下楼时就近看看她。哈辛塔那亲切、和善的面容终于清晰地印在了福尔图娜塔的脑海里。

然而，这位撒马利亚人对哈辛塔的印象是如此复杂，以致她自己都说不清楚。毫无疑问，那爽直而热情的性格引起了她的嫉妒。那个女人夺走了属于她的东西，在她看来，从法律上讲，那东西是属于她的。但是，这种感情又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强烈的奇怪的感情混杂在了一起。那是一种极其热烈的愿望：她想成为哈辛塔那样的人，有她那样的风度、派头，象她那样温文尔雅。这是因为在她那天见到的那么多贵妇人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胡安尼托太太，没有一个表情象哈辛塔那样庄重，举止象哈辛塔那样得体。如果当时有人建议福尔图娜塔转世变成

另一个人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成为哈辛塔。

她心灵上的这种怨恨慢慢变成了怜悯，因为马诺利塔给她讲过多次哈辛塔备受丈夫的白眼和虐待。最后她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所有丈夫都喜欢寻花问柳，而不喜欢结发妻子，虽说也有例外。这样说来，尽管哈辛塔在教堂举行了庄严的婚礼，但最终还是逃不脱变成和福尔图娜塔一样的牺牲品。当这种想法同别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时，福尔图娜塔的怨恨减弱了，而希望成为象哈辛塔那样的人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一连几天，哈辛塔的形象都留在福尔图娜塔的脑海里，她觉得说不定那会儿哈辛塔便会从某个门里走进来……在修道院那种孤寂的环境中，福尔图娜塔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哈辛塔，以致夜里做梦都梦见胡安尼托的这位太太，事情就象是真的一样。她一会儿梦见哈辛塔来到她面前哭诉自己的不幸，讲述丈夫的卑劣行径；一会儿梦见她们两人争论谁更不幸；最后梦见忽而她变成了哈辛塔，哈辛塔变成了她。这些荒唐可笑的事情弄得福尔图娜塔昏头昏脑，以致醒来后还是神志恍惚，满脑子乱七八糟的念头。

每星期四和星期日下午四点到六点，马克西米利亚诺都来修道院探望，唯有这时，福尔图娜塔才从这些纷乱的思绪中解脱出来。她很高兴这种时刻的到来，她期待着马克西米利亚诺来看望她，因为马克西米利亚诺是她同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尽管宗教情感已部分地征服了她，但并没有割断她对世俗的兴趣和感情。在这方面马克西米利亚诺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即使福尔图娜塔的宗教狂热达到顶点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要成为女圣徒。她乐意见到马克西米利亚诺，总觉得同他在一起呆的时间太短，他们在一起时可以谈谈堂娜卢佩和帕皮托斯的事，认真

地考虑一下会发生的事情。说真的，她不喜欢马克西米利亚诺这个可敬的小伙子的外表，但她已习以为常，反觉得他的缺陷并不那么严重，而且从心底越来越感激他，这也是实话，如果做一个心理测验，无疑她对自己的救命恩人马克西米利亚诺爱得不深，而对他更多的则是赞赏和敬重；尤其可以看到，在她头脑里产生和巩固起来的想法是将就着和他结婚，那样可以在社会上有个体面的地位。有时她扪心自问，这种想法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又是怎样巩固起来的？可是，她得不到答案。莫非是那种平静寂寞的生活使她产生并发展了这种人之常情？果真如此的话，她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那愚笨的头脑做出的唯一回答是："多思使我多一分智慧，正象马克西米利亚诺痴心爱我使他多了一分智慧一样。这种智慧告诉我：'我应该结婚，否则我将是个十足的傻瓜。'"

当看到他心上人答应他四十天后一离开修道院马上同他结婚时，马克西米利亚诺这个医药专业的学生顿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无疑，她的心灵纯洁得象面镜子。然而，糟糕的是，当可怜的福尔图娜塔在修道院足足呆了五个月以后，尼科拉斯这个蠢货却坚持说时间还不够，至少要过一年。马克西米利亚诺勃然大怒，把这件事告诉了堂娜卢佩。堂娜卢佩考虑了这个特殊的问题，同意福尔图娜塔早些离开修道院。她虽然由侄子带领到修道院去看过两三次那个妖精，但还没有来得及打听福尔图娜塔是否已完全洗净了过去的污点。不过，正如我在上边所说的，堂娜卢佩想施展一下自己的教育才能，由于迟迟没有把福尔图娜塔交她照管，那一伟大的试验便只得搁置一边。这位好心的夫人不大相信宗教机构能使误入歧途的人改邪归正。她说，这些人在那里学到的只是用虚伪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弊

端。只有待在社会上，待在尘世间，待在客观环境中，在一种英明的指导下，才能改正她们的缺点。滋补剂用来治疗发育不良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堂娜卢佩认为，如果不同时做户外活动和锻炼，这些滋补剂则无济于事。她要采取的措施是：社会、生活，同时还有必须遵循的原则。

六

福尔图娜塔同“约瑟菲娜”们没有任何来往。“约瑟菲娜”们都是些五至十一、二岁的女孩，单独住在修道院正面的房间里。她们和“菲洛梅娜”们在同一个饭厅里用餐，时间比“菲洛梅娜”们早，到果园去的时间也不一样。每天上午，女童们在一起高声朗读课文，整个修道院都能听到她们那有节奏的如泣如诉的尖叫声。下午她们也唱诵教义。如果是去教堂，她们便两个两个地从房间里依次走出来，头上戴着黑头巾，由两位修女老师带领在祭坛两侧排好队。

福尔图娜塔每天都在“菲洛梅娜”们中间结有新交。这里我应该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也许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而都以其对宗教的狂热而出众。其中一个几乎还是个孩子，体型优美，满头金发，嗓音如银铃。在唱诗班迎接圣餐时，她是唱调子忧伤的副歌的。这孩子名叫贝伦，待在修道院的这段时间里，确实表现出有悔罪的愿望。她可能不会有很多罪过，因为她非常年轻。但是不管怎样，她决心洗刷掉心灵上所有罪过的痕迹，这从她的艰苦生活、痛心忏悔和一心侍奉圣神上可以看出来。据说，她曾是说唱剧① 的合唱演员，就是从那儿变得堕落了，直到有一双仁慈

① 西班牙的一种轻松小歌剧。

的手把她从泥坑里拉出来，送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同贝伦形影不离的是费利莎，她比贝伦大几岁，身材也很苗条，象个阔小姐，但实际上并不是。一有机会，她们两人就凑在一起，用同一个绷子刺绣，在同一个盘子里用餐，休息时更是分不开的一对儿。费利莎有着和贝伦完全不同的经历。她只和剧院有点间接的联系，因为她是一个著名女演员的使女，这女演员也是在剧院沉沦的。堂娜吉列米娜·巴切科把费利莎送进了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也可以说是这位夫人在马德里大街上抓住了她——当时两名警察正在驱赶她——，不管她愿意与否，夫人就收留了她。吉列米娜对陷入泥潭的姑娘就是如此操心的，她不仅对费利莎，对其他许多姑娘也是这样。至于说这是侵犯人权的事，她是不做任何解释的。

如果想看到贝伦和费利莎生气，只要说声让她们返回世俗就行了。她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那种逆境呀！在修道院她们多快活啊。如果说有时也回忆起往事的话，那是为了同情仍然处在魔爪之中的不幸的女人。整个修道院里，除嬷嬷之外，再没有她们那样的宗教狂了。如果允许的话，她们会整天待在祈祷室里。一年四季各个时节有许多漫长的宗教活动，如基督圣体节、大斋节讲道、圣母月等，可她们还嫌太少。贝伦以极大的热忱，用自己全部的音乐才华为天主效劳，以致唱诗时把嗓子都唱哑了，可她准备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们两人经常忏悔，即使良心上有个极微小的疑惑，也会跑去问神父，就象勤奋的学生在教室门口围住老师请求解答疑难问题一样。嬷嬷们对她俩很满意，尽管她们对贝伦和费利莎的虔诚并不怀疑，但凭着她们老于世故和对青年人深透的了解，对这两个女孩看管还是很严，注意不让她们一个人单独行动。费利莎和贝伦白天在一起，晚上就

分开了，因为她们不住在一个宿舍。休息时，嬷嬷们特别注意把干活时由于心心相印或脾气相投而爱凑在一起的人分开。

一种特殊的感情纽带把福尔图娜塔同毛里西亚连在了一起。毛里西亚犯病时，福尔图娜塔心惊胆战，毛里西亚放肆时，她又嗤之以鼻。不过，“尖辣椒”毛里西亚可能有某种魔力能赢得人心。福尔图娜塔对她比对别人更为亲近，特别愿意和她推心置腹地交谈。这肯定是“尖辣椒”的坦率性格吸引了福尔图娜塔。此外，还因为毛里西亚有敏锐的理解力，能把一切说得头头是道。毛里西亚出众的相貌，忧郁严肃的表情，苍白漂亮的面孔，深邃有神的目光，也迷住了福尔图娜塔。就这样，福尔图娜塔把毛里西亚看成了爱情问题和确定她俩应该信奉何种道德伦理的权威。一天，她们被派去果园洗衣服。两个人穿着工作服，没有戴头巾，火热的阳光照在她们身上，微风吹拂着她们健壮的脖颈，她们感到舒适和欢快。这时，福尔图娜塔向女友透露了一些秘密，说她就要离开修道院，要和某某结婚了。

“你不要再说了，亲爱的……你应该出去，应该出去。管他呢，我了解堂娜卢佩就象了解我的亲生女儿一样。你见到她时，可以问问她，‘尖辣椒’毛里西亚这个人怎么样，她会把我捧到天上去的。啊！我给她多少好处呀！人们说我厉害，她才叫厉害呢，会抠门！亲爱的，是这样……”说着她攥紧了拳头给她女友看。“但是她是个很有才干的女人，很会管家。你怎么看呢？她在银行和当铺有上百万资产。我敢说，这个人比卡诺瓦斯① 知道的事还多。她的侄子我见过几次，听说是个傻子，什么也不会干。这对你最合适，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亲爱的。这样好的对象，你

① 卡诺瓦斯(1828—1897)：西班牙保守派政治家，作家。

打着灯笼也难找。我说的话你千万记住，我不会看错……嗨！我见得多了。请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你丈夫不中用，也就意味着他一切听你的。你能当上家，你就可以唱赞歌了。这样你会过上天堂般的日子，甚至你自己也就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了。”

两个女人兴致勃勃地交谈着，时而将插进水里的两双健壮的胳膊停下来，搓红了的双手按着一堆泡着的衣服，挤出的肥皂泡滋滋作响。她们面对面地坐在木盆两侧，互相观望着。休息片刻之后，又使劲干起来，而且仍然叽叽咕咕地交谈着。

“我一定要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福尔图娜塔重复了一句，同时把全身重量都放在两只手上去揉搓盆里的衣服，仿佛是揉面团。“这一点你不必说了，你会看到……一旦我结了婚，就要成为正派的人，再不会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啦。”

“那当然，最好还是过……一段逍遥自在的日子。”毛里西亚说。“不过还要看事情发展如何……比如一个女人说：‘我愿意这样。’然后就着手去做。可是出人意料，本来求的是鱼，却偏偏跳来一只青蛙。你太幸运了，亲爱的，天主在关照你。你可以使胡安尼托发火，因为他一看到你成了个体面人，必然会去找你，就象猫儿奔着肉去一样。相信我的话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得啦，得啦，他可是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啦。”

“你真傻，当为你举行圣礼时，你敢打赌他不会来找麻烦吗？……你不了解这个狡猾的家伙。”

“等着瞧吧，我看不会出那种事儿。”

“你敢打赌吗？的确，现在他没有来纠缠你，你似乎已经认定了他一定会这样。可是，你能使我相信你不想他吗！……当一个女人完全被宗教事务包围，弥撒来弥撒去，左一个讲道，右

一个讲道，整天望着圣体匣，闻着修女们的气味，点烛烧香，这时，就象太阳落山时蚂蚁出洞一样，在世间经历过的所有好事和坏事都一一闪过她的脑海，可教会却只要她头脑清醒，有一副慈悲心肠就行了。”

这一席话打动了福尔图娜塔的心，她终于说出了心里活。她确实有点想他，有时晚上怪梦不断。有一次她做了这样一个梦，她走在弗雷萨大街的柱廊下时，突然和他面对面地碰到了一起；还有几次梦见他从财政部走出来。在她的记忆中，这些地方都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她又梦见自己成了他的妻子，哈辛塔是他的情妇；她有时被抛弃，有时没有；情妇想要孩子，而妻子已经有了孩子。

“直到有一天……我感到情妇十分可怜，就对她说：‘好吧，您领个孩子吧，不要再哭了。’”

“哎呀！真有意思！”毛里西亚叫了起来。“好兆头，女人的梦就是有点那个……”

“去你的，尽是些没谱的事！我对你说的这些事，就好象我亲眼所见似的。我是在教堂里光明正大举行婚礼的，而她是私下成婚的。最奇怪的是我对她不但不生气，反而同情，因为我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她……一个也没有……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同样的梦，于是来回琢磨这件事。去它的吧，全是胡思乱想！哈辛塔想孩子想得要命，就是不能如愿，而我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而你却年年都生，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说出来吧，傻瓜，别难为情。”

“就是说，我已有过孩子，而且还可以再生。”

“当然！那个女人看到自己不能生孩子，而你却象缝衣、唱

歌那么简单，一定会气得要命……亲爱的，别犯傻，别低三下四的，没志气，不要可怜她。她把完全属于你的东西骗走时，也没有可怜你呀……出身贫寒的女人不受尊重，这个趋炎附势的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能使她苦恼，那就大胆去做好了，自己活着痛快就行……不要因为你出身贫寒就让人家笑话。你要把她从你手里抢走的东西夺回来。你猜是谁坑害了你？”

福尔图娜塔没有答话。毛里西亚这一席话和其他类似的话总是唤起隐藏在她心灵深处的爱情和忧伤。听了她的话，她感到有一道寒光穿过脊梁骨，觉得这位女友的暗示正好符合她隐藏在内心的感情，这些感情她一直象隐藏危险武器一样从来没有外露过。

七

她们正在谈得津津有味，忘掉了手中活计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嬷嬷，两人只好赶快闭上嘴，重新干起活来。毛里西亚倒掉了脏水，福尔图娜塔打开钢板蓄水池的龙头往木盆里放清水。想来那是象征着需要往两位朋友不大纯洁的谈话里注入一些清新的思想。水池里的水已经不多，木盆好半天才被灌满。那天给水泵传送动力的风轮转动缓慢，只是间或时断时续地转动着。在寂静的田野里，风车嗡嗡地叫了片刻便停住了，好象迫不得已而干活似的。两个从良修女还想继续聊下去，但是嬷嬷不准她们说话，想看看她们怎样把衣服冲洗干净。后来两位女朋友只得分手了，因为那天是星期四，福尔图娜塔得去换衣服，迎接鲁宾家人的来访。毛里西亚一个人留下来晾衣服。

那天下午，马克西米利亚诺明确地告诉福尔图娜塔，根据家人的商定，并征得院长同意，九月份，也就是下个月，她就将结束

修道院的生活，可以结婚了。嬷嬷们对福尔图娜塔表示满意，夸她谦恭、听话。她不象贝伦和费利莎那样有火一般的宗教热情，也就是说，她对修炼生活不感兴趣，但是她能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也就够了。在文化学习方面，她有很大长进，已能不费力地阅读天主教教义。米卡埃拉斯修道院认为，在教义的启示下，这位学生已经完全醒悟，有了在笔直或弯曲的世俗道路上独立行走的能力。修道院确信，它的学生只要掌握了教义原则，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对付所有的疑难问题。这方面还应该包括一个人的个性和情操。这种内在的永恒的东西，往往要比由教育而产生的表面变化重要得多。但任何一个嬷嬷，包括那些最接近福尔图娜塔的嬷嬷，都说不出她哪里不好。大家都认为她单纯、听话、容易管教。说实在的，嬷嬷们几乎没有在涉及爱情这个广阔的王国里施展自己的教育才能，这也许是因为她们没有踏进过这个王国，也许是因为她们不敢探头窥视这个王国。

可以说，那天下午，当马克西米利亚诺告诉他的未婚妻她就要离开修道院时，她有点迟疑了。出去，结婚！……那时她觉得那本来就不讨人喜欢的未婚夫更加令人讨嫌了。多可怕，她发现，尽管她在米卡埃拉斯这个孤寂、神圣的地方做了那么多的祈祷，听过那么多的讲道，但是，正如尼科拉斯·鲁宾预言的那样，自己灵魂深处那些金灿灿的领域却尚未发现。神父在讲道时说，我们应该尽力挽救自己，要做善良的人，不要做罪人；他还说爱天主要胜过爱一切，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就象归天后灵魂看到的那样。但是她觉得她的心却在偷偷地爱着世俗，这种爱是通过眼睛和感情获得的，和她心爱的人象不象圣人毫不相干。尼科拉斯神父的学说一文不值，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总之，福尔图娜塔对她未婚夫的感情丝毫没有改变。但是，

当马克西米利亚诺告诉她已选好了要租的房子，并同她商量要买哪些家具时，她的虚荣心，或者说希望有个象样的家庭的心情，不禁在她心中激起了对体面的新生活的向往。她感到离那个拯救了她，并给了她新生的人更近了。因此，她表示愿意尽早地离开修道院，对家具、餐具，甚至厨房的锅灶也发表了许多恰如其分的意见。

他们高高兴兴地分手了。福尔图娜塔满脑子装着这些问题离开了接待室：一个体面安逸的家！那是她一生所向往的呀！……她从来就不喜欢豪华，也不愿意过奢侈放浪的生活！……她向来喜欢孤寂和宁静，而该死的命运却把她推到了喧闹和动荡的地方！……她一直梦想置身于亲人们中间，按天主的旨意生活；她爱自己的亲人，亲人们也爱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由于绝望，她违心地开始了堕落的生活，但她并不喜欢那种生活，是的，她不喜欢！……她想了很多很多，痛心反省之后，自问在修道院里究竟得到了什么。在迷恋灵魂之美方面有些进步，在其他方面也有些收获。她的精神平静了一些，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这种平静只是在毛里西亚咬着耳朵饶舌时才被搅乱。可是，这并不是她唯一的收获，在她身上还播下了顺从的种子和对生活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的信念，应该愉快地接受命运给我们安排的一切，不要希望我们的愿望能全部圆满地实现。这一切都是那束从圣体匣射出来的神奇的光芒，那玄妙的思想告诉她的。但是，戴着蚊帐一样的面纱，几小时几小时地跪在圣像前是很无聊的事情。这时，福尔图娜塔更为注意的往往是圣体匣和它的外形，而不是圣体本身。这件珍宝使她浮想联翩。

福尔图娜塔这个傻姑娘，她那种玄妙的思想，甚至相信那圣

体，那耶稣的灵魂在用同她一样的语言对她说："你不要总是盯着我四周的金框珠饰，看着我吧，我就是真理。是我给了你那么渴望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如果说这东西不多的话，可也大大超过了你可以得到的限度了。你收下吧，不要向我要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你以为我仅仅因为象你这样一个女仆一时心血来潮就会下命令改变社会法律吗？你向我要求得到的那个男人是个显赫的人物，而你却是个可怜的姑娘。你以为我能轻而易举地让公子少爷同女仆结婚，或使平民的姑娘变成阔太太吗？你想到哪儿去了，我的傻孩子！再说，你没看到他已结婚了吗？他是按照我的宗教仪式，在我的祭坛前举行婚礼的。那么，是和谁结了婚？同我的一个天使。你以为应该让一个男人丧偶来满足你这样一个不知廉耻女人的欲望吗？当然，象你说的，我可以把哈辛塔召到这里来。但是，她来不来不决定于你。就算我把她召来，就算那个男人成了光棍，呸！难道这样他就同你结婚吗？是的，他曾经是属于你的。但是，如果你守贞操的话，他是不会结婚的。可是，你看，你堕落到何等地步呀！要叫我说呀，你好象疯得不可救药了，恶习使你变成了傻子，变成了疯子。你刚才向我提出了如此荒唐可笑的要求，我老是听不进去。你应该和我坦诚相见，正象你的神父昨天对你讲的那样。他可能不大聪明，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好人，懂得他的职责。福尔图娜塔，在那些迷途的女人中，我是对你另眼相看的，因为你有时抬眼看我，我知道你有悔改的愿望。但是，孩子，现在我看你完全可以变得正派，正派得如我希望的那样，那时我将把你所喜欢的男人送给你，……这没有什么！……不过，总之，我不愿生气。我说过，我对你是无限怜悯的，我给了你不配得到的好处，给了你一个诚实的爱你的丈夫，而你还在嘟嘟囔囔，还无休无止地提出要

求……你们看，为什么我懒得说，好，一切让你们满意……这些不幸的女人也不好好想想，她们应该通情达理。我本来打算让某个男人给她们带来新生，可她们还不知足……必须是某某，必须是她们中意的人，否则就不答应。我心爱的孩子，我不能改变我的决定，不能拿我制定的法律当儿戏。对一个灵魂纯洁的人来说，时间常在！我的孩子们，你们应该听话，你们是群羊，牧人不会丢弃你们。你们要以同你们居住在一起的绵羊为榜样。福尔图娜塔，你要真诚地感谢我，我给了你无限的、你不配受用的恩惠，不要胃口太大，因为我如果什么也不给你，你将再度沉沦。啊，当心点……”

当从良修女们走出教堂取下面纱时，走在福尔图娜塔身边的人看见她嘴角上挂着微笑。

八

对历史学家来说，被迫涉及许多幼稚可笑的细节是令人厌烦的，那些琐碎的事情必定会引起读者的鄙视，而决不会使他们入神。因为，即使这些微不足道的枝节，似乎在一架机器里起着重要的齿轮的作用，也是不值得把它们写进真实而严肃的故事中去的。好吧，你们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现在当读者读到老嬷嬷马尔塞拉怕老鼠时一定会发笑，大概更不必再加上几句，说瘸嬷嬷见了老鼠惊恐万状的事了，为此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甚至悲剧的后果。她孤单单地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听到了这该死的小动物窸窸声整夜不敢合眼。她气得连祈祷都不能做了。与其说她是对老鼠发火，不如说是对纳蒂维达德发火，是她这位院长坚持不让在修道院养猫，因为过去养过猫，把修道院弄得很脏，这和她处处要保持清洁美观的想法是不相容的。

八月的一天夜里，老鼠一直同马尔塞拉嬷嬷捣乱，她清晨起床时决心要抓住它，狠狠地教训它一顿。这个小东西十分骄横，甚至大白天都在屋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还用它那贼溜溜的小黑眼睛望着马尔塞拉。“你等着，你等着，”马尔塞拉说着艰难地爬上床，因为她怕老鼠靠近她的脚，尽管那只脚是木头的，她也吓得魂不附体。“今天你可逃不掉了……你等着，别动，看我们怎样来收拾你。”

她把福尔图娜塔和毛里西亚叫来，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告诉了她们。这两个从良修女，特别是“尖辣椒”，就喜欢干这种事。她们说一定要逮住这个敌人，否则就不再叫毛里西亚和福尔图娜塔。马尔塞拉下楼到教堂去了，她们两人留下来摆开了战场。她们把屋里的东西全都搬开。五斗橱是那样沉重，两个人使出浑身力气，花了一刻钟工夫，也没能挪动一下。她们老是发笑，劲都没有了。最后，她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使马尔塞拉在走出教堂时得知老鼠被抓住的喜讯。矮个子嬷嬷马尔塞拉上楼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路上她听到从良修女们的喧闹声，知道毛里西亚在搞恶作剧，手里攥着抓到的活老鼠吓唬她的同伴们。

马尔塞拉花了一点力气才使秩序安定下来，并且吩咐毛里西亚把老鼠摔死扔出去，然后，她又让两个捉老鼠的修女把房间里的东西照原样搬回去，于是，老鼠的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天是那个夏季最炎热的日子之一。朝南的房间简直不能待，闷得喘不过气来。太阳照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变得干燥、静止不动和烫得烤人。在果园里，连树梢上的叶子都纹丝不动。帕尔松风轮停止不动，好象一只巨大的呆滞的死人的眼睛凝视着广阔无垠的田野。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修道院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因为这时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支持不住了。有

的修女回宿舍去睡午觉，有的去教堂，那里是修道院里最凉爽的地方。她们倚墙坐在小板凳上，或是懒洋洋地做着祈祷，或是睡上一小觉。

“菲洛梅娜”们也都疲惫不堪，有的回宿舍，有的躺在干活的大厅或课堂的地板上。看管她们的嬷嬷们允许她们破例这样做，因为她们自己也忍受不住了，她们甜蜜地闭上双眼，进入安静而幸福的昏睡状态。她们的面孔象个假面具，仍保留着严师的表情。这些严师的职责就是维持纪律。

教室里，有两三伙女人坐在板凳上，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有的人呼噜呼噜地打着鼾。一位嬷嬷也向后仰着头，张着嘴巴睡着了。书桌旁边有两个从良修女没有睡，一个是贝伦，她正在阅读祈祷书；另一个是“尖辣椒”毛里西亚，她歪着脑袋，用一只紧握的拳头托着前额。开始，身旁的贝伦以为毛里西亚在祈祷，因为她听到喃喃低语声，并且偶尔有个把字从她耳旁一掠而过。但是，后来她发现毛里西亚是在哭泣。

“喂，你怎么啦？”贝伦猛地抬起了头问道。

毛里西亚没有回答。贝伦看见她泪痕满面，就象头上被浇了一桶水似的。她两眼通红，眼泪汪汪，活象个抹大拉的马利亚①，至少在贝伦看来是这样。贝伦一再询问毛里西亚，并且对她十分亲热，那个伤心可怜的女人终于作了回答。她似乎得不到安慰，想哭上三天三夜。

“我这个不幸的人，怎么办哪？”最后她吞下眼泪喊道。“不知为什么，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个坏

---

① 据《圣经·路加福音》八章二节及七章三十七节载：抹大拉的马利亚，原为一罪恶淫荡的女子，后悔罪而得救。在西班牙文学作品中常常用来泛指悔过自新的女人。

女人，坏透了。我所犯的一切罪过，从第一件到最后一件，一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么，亲爱的，”贝伦用学来的单调而颇带蔑视的语气说。那语气同她天使般的形象以及启发的方式十分相称。“你要明白，即使你的罪过多得如沧海中的沙粒，只要你悔改，天主也是会原谅的。”

听到这儿，毛里西亚长叹一声，泪水簌簌而下。

“不，不，不会的。”毛里西亚哽咽着说，她哭得那么伤心，仿佛要窒息似的。“上帝是不会原谅我的，因为我陷得太深了，亲爱的，所有的罪过我都犯过……太多了……你随便说什么罪，肯定我都犯过……”

“你有什么事呢？亲爱的，”贝伦赶快说道。她想起自己当合唱演员时的情景，说唱剧的舞台可怕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别的女人也犯过严重罪过，严重得不能再严重了。可是她们象你这样一哭，天主就宽恕了她们。”

毛里西亚手里拿着一块手帕，上面浸透了泪水和汗水，团得象个球似的。她用手揉搓着，不时擦着她那痛楚的脸。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副样子了？”贝伦迷惑不解地问道。“啊，是天主出其不意地触动了一个人的心。哭吧，亲爱的，把心里话都倒出来吧，不要怕……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明天就去忏悔……也许你还有点什么要说，要忏悔，因为总会留下点什么拿不定主意，该说呢还是不该说，而这就是陷阱，是最可怕的，最令人烦恼的……好吧，你就全说了吧，倒得一干二净……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完全忏悔之后才得安宁。后来撒旦那条老狗为了报复就来折磨我。弥撒开始时，幕布拉开，我不由得唱起了《世纪歌》：‘我们是生灵……’有一天，我差一点唱不出来，……那是这

魔鬼在捣乱，可是它斗不过我，动摇不了我的信仰。我跟它斗啊斗啊，终于把它制服了。你看它现在还敢不敢来？不敢啦。亲爱的，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吧，天主会启示你，宽恕你的。”

这番话并没有奏效。贝伦越是安慰她，她哭得越是伤心，眼泪都流成河了。负责管理那个地方的修女安东妮娅醒来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职，她大喊了一声，但并没有怎么理会睡觉的修女们，只是说了句天气热死人的话。过了一会，贝伦同这位嬷嬷窃窃私语了一阵。自然是在说毛里西亚的事，因为她们两人的目光注视着她。贝伦在嬷嬷们那里有点影响，因为她顺从、虔诚，还经常向她们汇报同伴们的言行。

那天是星期日，下午四点，全修道院的人都去教堂参加圣礼和讲道。“菲洛梅娜”们坐在嬷嬷们后边，她们全都戴着面纱。“约瑟菲娜”们待在唱诗班的房间里。贝伦和其他善唱的人，在展示圣体时唱起了天真的浪漫曲，歌词说她们心中燃烧着爱情之火，激情满怀云云。休息时，那个弹风琴的修女演奏了几首非常庸俗的小曲。尽管这些曲子有些亵渎神明，但正如马诺利塔所说，教堂里飘溢出野花的芳香，显得非常漂亮、恬静、神秘而又轻松。

福尔图娜塔正好坐在毛里西亚身旁。这位后来成了鲁宾家的太太的福尔图娜塔说，有一次她透过自己的面纱和毛里西亚的面纱打量后者时，发现毛里西亚的表情是那么特殊，她为之愕然。毛里西亚是哭着走进教堂的，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好象又笑了，那是一种抑制着的邪恶的笑。福尔图娜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以为是面纱的笼罩使她同伴的面孔变了形。她又假装回身驱赶苍蝇偷偷看了一眼，那时……也许是幻觉，可是毛里西亚的双眼象两个火球。总之，一切反常。

堂莱昂·平塔多走上讲道台开始讲道。他矫揉造作，俨然一副演说家的神气。他那天下午讲的内容都是前几个下午早就讲过的，只是略去了一些话。同往常一样，他抨击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家，成千上万次地称他们是“谬误的使徒”。福尔图娜塔从教堂里出来时，习惯地朝木栅栏后边的人看了一眼，看见马克西米利亚诺也在那儿；他没有一个星期不前来赴那种默然无语的约会。她深情地望着他，高兴地发现，这个可敬的年轻人身体上的缺陷不那么严重了。莫非那就是美丽的灵魂产生出来的爱的萌芽吗！福尔图娜塔最感宽慰的是有了希望，而且希望越来越大，因为神父在忏悔室多次对她说过，她在天主和人间法律保护下结婚并同丈夫和睦相处时，一定要爱丈夫，而且不是随便一种什么爱，而是真诚的爱，发自心灵深处的爱。圣体匣里的圣体，也是这样启迪她的。

九

天黑下来时，“约瑟菲娜”们都回宿舍去了。嬷嬷们允许“菲洛梅娜”们在果园里比规定的时间多待一些时候，看看天气会不会稍微凉快一些。已经九点了，大地依然象个火炉那样烤人，一丝风也没有，天上的星星闪着耀眼的光辉，好象比平日离地球更近一些。有大的星星和不大不小的星星，但更多的是小的星星，小星星密布，看上去犹如银粉撒满蔚蓝的天空。一弯镰刀形新月早早地降到了地平线下面去了。月牙周围的白色光环预示着第二天天气还要炎热。

从良修女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地上，也有的坐在连接主要走廊和果园的木板楼梯上。为了凉快一些，她们取下了头巾。有的人望着依旧纹丝不动的风车。风车脚下的水塘边坐着三个

人：福尔图娜塔、费利莎和堂娜马诺利塔。她们坐在砖墙上，享受着水边的凉意。那是乘凉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她们出于自私却守口如瓶，因为如果大家都聚集在那里，那一点点凉意就要分散，轮到她们头上的就微乎其微了。果园的对面，是最偏僻最糟糕的地方，那儿有一个破棚子，棚子下面放着一些空花盆和破花盆，还有一堆咖啡粉末一样的粪土、两轮小推车、喷壶以及几件花匠的工具。从前那儿有个猪圈，用残渣剩饭养了一头猪。但是，市政府下令禁止修道院养猪，从此猪圈就闲置起来了。

天一黑，“尖辣椒”毛里西亚就一个人坐在粪堆上。由于那儿是最热的地方，谁也不愿陪伴她。有人走过去同她开玩笑，但她一句话也不说。她象摩尔人那样坐着，双臂下垂，脑袋挺直，比任何时候都更象拿破仑。她凝眸遥望前方，与其说在沉思，不如说在做梦。她那傻劲也许象印度斯坦的苦修者。这些苦修者一连多日望着天空，眼都不眨一眨，半似昏睡，半似销魂。天已经很晚了，贝伦走来坐在了她身边。贝伦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眼，问她在那儿干什么，有什么心思。毛里西亚终于开了口，她的话使小贝伦脊梁骨发凉。

“我看见圣母了。”

“你说什么？喂，你怎么了？”这位前合唱演员焦急万分地问。

“我看见圣母了。”毛里西亚不慌不忙，以肯定的语气说，这使贝伦一时摸不着头脑。

“你的话有把握吗？”

“噢！……我如果撒谎，就不得好死。我面对十字架向你发誓，”毛里西亚吻着双手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看见了圣母……她从水车风轮那儿下来……一束光芒伴着她，那光……我怎么对

你说呢？……你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光……那光，打个比方说吧，就象高度纯净的蜂蜜一样……”

“象蜂蜜一样！”贝伦不解地重复道。

“因为……它甜如……后来，她就走过来，向这儿走过来，停在了那儿，就在前面一点。她从你们中间走过，可你们没有看见她，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她了……她怀里没有抱着圣婴。她向前走了两三步，又停了下来。喂，你看见那块小石头了吗？就在那儿……她注视着我……我连气都不敢喘。”

“她对你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吗？”贝伦瞪大眼睛问，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

“没有……可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哭……她掉了几滴眼泪！……她没有抱着圣婴，好象有人把他抱走了。后来，她转过身去，又从你们中间穿过，你们还是没有看见她。她一直走到那棵树那儿……我看到树旁有许多小天使，他们爬上爬下，一会儿从树干跳到树枝，又从……”

“又从树枝跳回树干……”

“后来……我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象瞎了一样……就是说，眼前一片漆黑。有一阵子我什么也看不见，不敢动弹。我感到这儿，在我身上有一个东西，一个东西……”

“那是苦痛。”

“不是苦痛，不；是愉快，是安慰……”

这时，福尔图娜塔凑了过来，她们两个人不作声了。

“如果你们在谈什么秘密，那我就走开。”

“我看，”贝伦严肃地停了一会儿说，“这件事应该去请教忏悔神父。”

毛里西亚站起身来，慢慢腾腾地回到她睡觉和放衣服的宿

舍去。贝伦和福尔图娜塔以为她回去睡觉了，就留下来议论那件奇事。贝伦把那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给福尔图娜塔。贝伦信以为真，或者装着信以为真，福尔图娜塔却不以为然。突然，她们看见“尖辣椒”又转了回来，重新坐在了粪堆上。贝伦和福尔图娜塔疑惧地看了看她便走开了。

“啊哈……，”从果园猛地响起一阵愉快的喊声，宛如观看焰火的人们发出的欢呼声。所有从良修女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风轮。风轮威严地转动起来，但是刚转了两圈就又停住了。

“风，风！”有几个人喊道。

但是风车只转了半圈就停止不动了。铁连杆吱吱地响了一会，坐在水塘边上的从良修女听见水泵深处有轻微响声，出水管吐出一点水来。之后，一切又变得令人绝望的平静。

贝伦偷偷地同一位叫法昆塔的修女交谈了一阵。法昆塔是修道院里有学问的人，她识字断文，为人忠厚，是天下第一大善人。她负责组织所有重大的活动，专门为圣母和需要穿戴服饰的圣像当侍从。“菲洛梅娜”们，特别是“约瑟菲娜”们很喜欢她。她纯朴、天真，人家讲什么事——特别是好事——她都当作是福音书一般绝然相信。她圣洁无瑕，在她的忏悔中从来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东西，因为她连犯罪的念头都没有过。但是，她觉得忏悔时什么都不讲实在说不过去，所以总是搜肠刮肚寻找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不轨行为，拿出一条完全无足轻重的东西来荡涤灵魂，神父常常忍俊不禁。由于可怜的堂莱昂·平塔多必须以此为生，他只好煞有介事地听着，装出认真对待那些任何一个天主教徒都无法理解的罪过的样子……嬷嬷法昆塔悔恨万分，说再也不去做那种傻事了。莱昂·平塔多这个大无赖则说：是的，必须谨防重犯，并且……嬷嬷法昆塔曾是一位显赫的上层贵族太

太，但她抛弃了财富和地位，来这里过修女生活。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和蔼可亲，热情待人，非常喜欢同年轻姑娘们交往。休息时，她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女孩子。她们年纪轻轻就对宗教发生了浓厚兴趣，好问，爱祈祷，其言行和热情堪称为神圣的“火鸡”。

要想了解嬷嬷法昆塔和她的小朋友们形成的这个小圈子里的事，是颇为不易的。下面就是贝伦激动地、焦急地对法昆塔说的话：

“毛里西亚看见圣母了……”

过了一会儿，所有从良修女极为惊诧地重复说道：

“她看见圣母了！”

法昆塔嬷嬷在姑娘们的簇拥下朝毛里西亚走去，足足看了她好一阵子，没有说一句话。不幸的毛里西亚仍然象摩尔人似地坐在那里，头枕在双膝上，好象在哭泣。

“毛里西亚，”嬷嬷法昆塔说，语调悲怆，而且抱有近似上帝恩赐的良好信念。“你不要以为自己一度是个坏女人天主就不原谅你。”

这时，毛里西亚大吼一声，仰起了她那满是泪痕的脸。她呜噜呜噜地讲了一阵，法昆塔嬷嬷和身旁的修女们谁也没有听懂她说些什么。突然她站了起来，月光下，她的面孔显得格外漂亮，在场的人都不知如何形容为好。她的眼睛闪着魅人的光芒，双手使劲捂着胸部，好象一尊雕像。她以动人的语调说：

“噢，圣母啊！……我把他给你抱来，给你抱来……”

她飞快地向楼梯跑去，转眼就不见了。嬷嬷法昆塔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修女。院长一声令下，所有人都离开果园向宿舍慢慢走去（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离开，因为晚上很热，想在外边多

待一会儿乘乘凉)。这时听到有人说,毛里西亚已经躺下睡了。

福尔图娜塔前几天才搬到了毛里西亚的宿舍。她发现毛里西亚脱了鞋,和衣倒在床上。她走过去,听见她呼呼的喘气声,以为她是睡熟了。福尔图娜塔暗自思忖,女友为什么这样反常啊,她希望这次犯病也能象每次一样很快过去,尽管情况有所不同。她想着那件事,想着其他的事情,久久不能入睡。大约十二点光景,当寝室和整个修道院寂静无声的时候,她发现毛里西亚起了床。为了保持宿舍的安静,福尔图娜塔没有同毛里西亚说话,也没有阻止她。房间里只有一点行将熄灭的微弱的灯光,毛里西亚象影子一样悄悄地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睡意向福尔图娜塔袭来,她迷迷糊糊地入睡了。但是,在那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她好象看见毛里西亚又回到了宿舍,不过没有听见脚步声。毛里西亚钻到床底下去,拉出一只箱子,然后又翻腾了一会裤子……后来,福尔图娜塔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因为她真的睡着了。

毛里西亚穿过走廊,坐在楼梯的第一道台阶上。"我告诉你,我敢……"

她在同谁说话?那里没有人,只有她一个人。在那夜深人静之时,她除了天上的星星之外没有人相伴。

"你在说什么?"然后她问,好象有人在同她说话。"请大点声,风琴的响声使我什么也听不见。啊!我明白了……你放心好啦,即使他们打死我,我也给你抱来。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尖辣椒'毛里西亚是谁,她连天主都不怕……哈,哈,哈!……明天,神父来的时候,这些趋炎附势的老娘们下楼去教堂的时候,让她们大失所望吧!"

她轻蔑地笑了一声,顺着楼梯冲了下去。她着魔了吗?……

她进了一扇小门，这小门把院子同长长的楼道连接起来。她进门后，顺利地来到前厅。前厅里黑洞洞的，她便摸着墙走。只听她有时把牙咬得嘎吱嘎吱作响，还从喉咙里迸出几个单音节来，可以说她在笑，也可以说她在发怒。最后，她摸着墙壁来到小教堂前，伸手抓住门锁，在上面不住地摸着。钥匙没有挂在上面……

“真糟糕！该死的钥匙在哪儿呢？”她绝望地吼了一声。她试探着想用全身之力或者找个巧法把门打开，结果白费劲，那个圣神所在之地门关得牢牢的。这个不幸的女人象一只被关在家门外等待主人开门的狗一样，不停地嚎叫着。这样过了半小时，她就累得倒在门槛上，歪着脑袋睡着了。她沉睡得象是死了过去。她的头象一块落下来的石头撞在石门槛上，身体严重扭曲着，费力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尖细的哨声，接着是水开锅似的鼾声。

毛里西亚在沉睡中竟然干了醒着时没有干成的事，被紧锁的大门中断的举动继续了下去。这样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然而就她的意愿来说，这确实是事实。她走进了教堂，在那里她大模大样地走动着，因为祭坛上的灯光足够照亮通路。她径直向主祭坛走去，边走边说：

“我的小天主，我绝不会加害于你，我要把你抱给你妈妈，她在外边哭着等我把你抱出去……怎么，你不想去找你妈妈？……你看，她在等你……她那么漂亮，那么迷人，披肩上撒满了星斗，双脚踩在月牙尖上……你看，你看，我把你抱出去有多好啊，孩子……我很喜欢你，你不认识我吗？我叫‘尖辣椒’毛里西亚，我是你的朋友。”

尽管她走得很快，但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祭坛前。这个小小的教堂一下子变得十分宽大，从门口到祭坛足有半莱

瓜① 远……而且越走越远……不过最后她还是走到了。她上了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阶梯，她站在那里，就近看着那张用细纹精纺白麻布盖着的桌子，不禁十分惊奇，过了一会儿，她连步子也迈不动了。当她把手伸向神圣的祭坛时，抽搐地笑了一下……

“谁跟我说话？……噢，我心上的天主啊……我……嘿，嘿，嘿！……”

她把圣体匣门前的耶稣蒙难像拿开，伸开胳膊，但是还够不着，她伸啊，伸啊，伸得胳膊都酸痛了……最后，感谢天主，她终于把圣体匣的门打开了。这门，平常只有神父用涂过圣油的手才能触摸。她抬起头在那个神秘莫测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匣里找了一会儿……噢！什么也没有……她这里找找，那里看看，还是什么也没有。她想起来了，圣体匣不在那儿，而是在一处更高的地方。她爬上主祭坛，双脚踩在祭坛上……又到处寻找……啊！她的手指终于触到了圣体匣里的一只铜脚。这么凉呀，凉得冰手，毛里西亚觉得一股寒流穿过自己的脊梁骨……她犹豫了。拿走吗？拿还是不拿？拿，拿，一定要拿，就是死也要把它拿走。她小心翼翼然而非常坚决地紧紧拿起圣体匣，顺着一条以前本来不在那里的梯子走下去。当她看到自己手里拿着天主的象征物时，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欢乐……玻璃罩上闪着耀眼的金光！在这玻璃罩里，那纯洁、白净、神圣、具有人的一切特征的圣体是多么威严和神秘啊！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块鲜美的面包而已！

毛里西亚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地走了下来，轻松得仿佛没拿什么东西。她高举着圣体匣，就象神父举着它让教徒们朝拜一

---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一莱瓜约合五·五公里。

样……“你们看，我多么勇敢，”她想，“你们不是说这是不可能的吗？……看吧，是可能的。有什么了不起！”她沿着教堂继续向前走。纯洁的圣体尽管没有脸，却好象有眼睛在看着她……当亵渎神明的毛里西亚来到唱诗班窗下时，开始对那种目光感到惧怕了。

“不，我不放开你，你别想再回去了……跟你妈妈回家去吧……好不好？这孩子真的不哭了，愿意跟妈妈走了，对吗？……”

说着，她竟把圣体贴在胸前。这时她发现圣体不仅有深沉的、天空一样明亮的眼睛，而且还会说话，听见他在她耳边以凄惨的语调讲着什么。此时，圣体匣的实物感已完全消失，剩下的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实质和象征。毛里西亚发狂似地紧紧抱住它。

“孩子，”那声音对她说，“不要把我带走，把我放回原处去吧。你不要发疯了……如果你把我放回去，我将饶恕你那罄竹难书的罪过。但是，如果你坚持把我带走，我将把你打入地狱。放了我，不要怕，为了不让莱昂先生和嬷嬷们责备你，我什么也不对他们讲……毛里西亚，孩子，你在干什么？……要吃我，要吃我吗？……”

事情就是这样……真是一场恶作剧！但是，不管这事多么荒唐，人们总是把它记在脑子里。

十

大清早，院长和法昆塔嬷嬷从各自的房间走出来时相遇了。

“相信我的话吧”，法昆塔嬷嬷说，“事情确实有点怪，我现在

就去找堂莱昂。毛里西亚那件事得仔细调查一下。”

纳蒂维达德嬷嬷是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对法昆塔那天真的热情已经习以为常，听了她的话，只是仁慈地笑了笑。她本想对法昆塔说：“你真是傻到家了，亲爱的。”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掏出一大把钥匙就朝更衣室走去。

“不过，那个疯子在哪儿？”过了一会儿她问。

“哪儿也没有。”福尔图娜塔说，她是奉马尔塞拉嬷嬷之命下来找她的女友的。“她不在上边。”

“菲洛梅娜”们的宿舍一片忙碌景象。大家都在洗漱，为洗脸水而争吵不休，不是你拿了我的毛巾，就是她端走了我的水。

“不，我的水在这儿。”

有一个修女从床底下掏出一块面包吃起来。“啊呀！饿死我啦！……这大热天，不知要出多少汗啊，简直不能活了……现在还要戴头巾可够呛！”

安东妮娅嬷嬷走了进来，屋里顿时变得一片沉寂，她叫大家快些梳洗。小教堂的铃声响了。从前厅圣器室铁窗栏对面，执事几次探出头来接二连三地说：

“堂莱昂还没有到……堂莱昂已经来了……堂莱昂正在换衣服。”

这时楼上响起了脚步声，那是全体修女到教堂去望早弥撒。走在前边的是“约瑟菲娜”，一个个睡眼惺忪，懒洋洋地打着呵欠，你推我拥往前走。后边是“菲洛梅娜”，她们秩序井然，勤快一些的人催着懒惰的人快走。大凡女人多的地方，都少不了学校那种嘈杂声，即使最严格的纪律，也不能将它禁绝。在喧笑声中，可以听到低声议论：

“毛里西亚……你们知道吗？昨天晚上她看见圣母其人

了。”

“得啦，别说了。”

“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去问问贝伦。”

“呸，我们可不是傻子……”

“圣母的脸？……去你的吧……别胡扯了。”

法昆塔嬷嬷和她的同伴从楼梯上下来，说那件事很可能是假的，但也可能确有其事，尽管毛里西亚罪过深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比她更堕落的女人，天主也不知道拯救了多少。

堂莱昂主持了弥撒。他办事迅速，讲话利索，象个任职多年的神父。他曾做过随军神父。嬷嬷向来喜欢这位军人神父的直率性格。后来堂伊尔德布兰多来了，他是法国戴圆披肩的神父，此人同平塔多完全相反，言语罗嗦，把弥撒拖得冗长不堪。

当众人离开教堂时，最后走进来的堂娜马诺利塔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过去告诉院长说，毛里西亚正坐在果园的粪堆上。

“找到了……在垃圾堆上呢。”纳蒂维达德嬷嬷皱着眉头说，“那是她的老地方。”

从良修女们到食堂用餐，吃的是巧克力饮料和面包片。早餐虽然较为简单，但却充满世俗的热闹气氛。嬷嬷们竭力使食堂保持兵营式秩序，但她们没能达到目的。

“这盘子是我的。”

“给我的餐巾……”

“跟你说，这是我的……”

“去你的吧！”

“哎呀，圣安东尼奥，这面包多硬啊！……”

“这真称得上是圣伊西多尔的婚宴。”

“别说话了！”

有几个人胃口特别好，要是让她们敞开吃的话，三份饭也吃下去了。

一吃完饭，那支娘子军就象回归各自的团队一样陆续散开去了。有的下厨房，有的到教室或缝纫房干活，还有的摘下头巾，穿上工作裙去打扫卫生。

院长和安东妮娅嬷嬷正在宿舍门前谈话，这时，一个从良修女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我让她来，她不肯来，还要打我，幸亏我跑得快！……她抓起一把脏土朝我打来。您看……”

她边说边把弄脏的肩膀指给嬷嬷们看。

“我得亲自去……哎呀，这是什么女人呀！……真跟我们没完啦！……”院长说。“马尔塞拉嬷嬷呢？让她把狗窝的钥匙拿来。今天我们可得给她点厉害看看……她今天神经错乱得更厉害啦，让天主赐给我们耐心吧！”

“法昆塔嬷嬷刚才对我说，”安东妮娅嬷嬷爽朗地一笑，眼睛更斜了，“毛里西亚见到圣母了！”

院长淡淡一笑作为回答。三四个男人般的“菲洛梅娜”奉命到果园去把处于幻觉中的毛里西亚带来。

“可怜的女人，她怎么变得这样神魂颠倒！”纳蒂维达德对围上来的嬷嬷们说。“是神经有毛病。没有别的，是神经有毛病。”

她刚说完这话，眼睛就同法昆塔嬷嬷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法昆塔嬷嬷正向她走过来，神色异常忧郁。

“这事您没有问过神父先生吗？”她说。

“问过了，”纳蒂维达德嬷嬷有点诙谐地说，“神父让我把她关进狗窝里。”

“就因为她哭把她关起来！……”法昆塔嬷嬷喊道，她怯生生地不敢反抗院长。“这事需要好好调查调查。”

“为防止万一，”比斯开女人说，“我们还要通知医生。”

“医生来干吗？……这我可不知道。当然，院长说了算。但是，我认为……也可能是身体有病；可那要不是呢？如果毛里西亚果真……我并不是肯定它，但是我也不敢否定它。她一直在哭，那不是忏悔又是什么呢？看看天主用什么办法……”

修女法昆塔说完就回自己宿舍去了。她几乎同修女马尔塞拉撞了个满怀。马尔塞拉踏着那只木头脚冬冬地敲打着地板，一摇一晃地向人群走来。她气得脸色比平素更加难看，走得那么急，几乎气都喘不过来。由于生气话都说不成句子了。

“我们已经知道啦……天啊！……这个无赖……谁会想到出这等事……啊，天主啊！是不是她要发疯了！……”

她悄声同院长说了几句话，院长听后脸色大变。

“我……您知道得很清楚……”修女马尔塞拉结结巴巴地说，“那东西我是用来治胃病的……是上等白兰地。”

“不过，这个该死的，怎么？……如果是这样……耶稣保佑！吓死我啦。是在什么时候？……”

“事情很简单……你想想看。是前天，大慈大悲的上帝啊！她在我的房间里搬东西抓老鼠的时候。”

院长忍俊不禁，但马上又严肃起来。侏儒马尔塞拉跑到从良修女们跟前，把她方才对院长说的话又对福尔图娜塔重复了一遍，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

“她是不是见到什么鬼了？……你说呢？我们都吓得直打寒战！”

福尔图娜塔一言不发，板着脸，也许这位嬷嬷的话没有说服

她。她遵照嬷嬷的嘱咐到宿舍里寻找被指责有罪的女友可怕的罪证。

“你们看，”院长对离她最近的修女们说，“这个堕落的女人怎会发生幻觉的……好了！她什么看不见啊！她怎么还不来？我发誓她不会再跟我们来这一套了。要好好跟她算算帐……”

瘸子马尔塞拉再次出现在人群中，手里挥舞着狗窝的大钥匙给大伙看，她好象拿着一支手枪，满脸杀气腾腾。她确实气坏了，那只硬木头脚冬冬地戳在地板上显得特别响。这时福尔图娜塔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瓶子，修女马尔塞拉一把夺了过去。

“空了，一点没剩！”修女马尔塞拉把瓶子举在空中，对着阳光看，一边大声喊道。“原来几乎是满的，差不多少……”

这时她又把塌鼻子凑到瓶口闻了闻，痛惜地说：

“只剩下一点味了……这个无赖！我还会给你酒喝……”

那件罪证从马尔塞拉的鼻子上转到修女纳蒂维达德的鼻子上，又从纳蒂维达德的鼻子上转到身边其他人的鼻子上，大家都闻到了，于是对毛里西亚罪行的评论更加热烈了。

“真叫人恶心！她的胸脯一定鼓得老高了……”院长喊道。“看吧，这瓶烈性酒灌到她的身体里该多么难受呀！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得好好收拾收拾她，好好收拾收拾她，她来不来呀？”

院长走下楼去，决心尽快审理此案，这时听到一阵吵嚷声。三个去寻找罪犯毛里西亚的修女从果园穿过小绿门逃到院子里，她们惊恐万状，怪叫不止。只听得小门“哐”的一声响，那是石块有力地击中了它。

“她要打死我们啦，她要打死我们啦！”三个人一齐大喊着，同时用手撩起裙子，以便尽快逃上楼去。

在通向院子的走廊里，嬷嬷们趴在楼梯的扶手上，看见毛里西亚走过来。她光着脚，披头散发，通红的眼睛直发愣。总之，完全象个疯子。性格坚强的院长也忍不住了，从楼上喊道：

“破烂货……不要脸的东西，你再不老实，看我们来收拾你。”

“快，快找几个警察来！”几个嬷嬷异口同声喊道。

“用不着……你们瞧着……我一个人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院长自夸说，仿佛对这件事很有办法。“她不是我的对手，我叫她尝尝我的厉害。”

毛里西亚一下子就跳到嬷嬷们所在的走廊对面的角落里，骄横地扫了她们一眼，把舌头伸得老长，做着各种不成体统的鬼脸和怪相。

“废物！你们这群没用的货，看着！”毛里西亚一边喊一边迅速地弯下腰，从地上拾起石块和砖头扔过去，扔得既有力又准确。

嬷嬷和从良修女们听到响声，蜂拥般地朝主楼和二楼的走廊跑去，一边跑一边尖声叫着，似乎天塌了一样。我的上帝啊！这不闹翻天了吗！毛里西亚以野兽般的嗥叫来回答楼上的喊声。

有的人看见石头飞来急忙躲在栏杆后面；另一些人抬头张望一下又赶紧缩了回去。毛里西亚着了魔似地一边投石子一边喊叫，宛如一位巾帼英雄。她半裸露着胸脯，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右手扔石头时披散的头发在她脸上扫来扫去。嬷嬷们看见她那副面孔感到十分可怕，可实际上她显得十分漂亮。这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威风，更加男子气，更加象拿破仑。

修女马尔塞拉壮起胆子想下楼去，但刚下了三个梯级就畏

缩了，又转身上来。她那张菲律宾人的脸变得象英国芥末一样蜡黄。

“你看我下去不下去，你这个不要脸的魔鬼！”这是她的口头禅，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下去。

在圣器室里，执事把脸贴在铁窗栏上向院内张望。不一会儿，堂莱昂·平塔多也把头伸了出来。两个在门房值班的修女也从一扇矮窗里探着头向外看。毛里西亚一看见她们，就拿起石头向她们砸去。没办法，她们只得退了回去。那些可怜的女人吓坏了，急待救援。这时有人敲修道院的大门。不一会儿，进来一位来访的太太，她先到大厅，得知发生的事情以后，也从那扇矮窗户里探出头去看。这位太太是吉列米娜·巴切科，她惊讶地看着那里发生的悲剧，不住地划着十字。

“我以……的名义！可是你！……毛里西亚！……人们会怎么看你呢？……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吗？”

看门的女人和另一位修女没能阻止住吉列米娜，她穿过通向前厅的门来到院内。

“吉列米娜，”修女纳蒂维达德从楼上喊道，“别出来……小心……你看，她是头野兽……看看吧，看看吧，这就是你给我们送来的宝贝……快回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看她那副疯样子，什么也不顾了……请给我叫两个警察来。”

“什么警察不警察的！”吉列米娜满脸不悦之色说。“毛里西亚！……你怎么啦！”

语音未落，一块鹅卵石就擦着她的脸飞过去。要是打在正面，非打个满脸开花不可。

“耶稣啊！……不过，没，没关系。”

她用手捂着痛处，大声喊道：

“不要脸的东西，你，你竟然敢用石头打我！”

毛里西亚若无其事地大笑起来。

“打的就是您，不管谁我都打。”她嗓音十分沙哑，几乎听不清她喊的是什么。“你这个趋炎附势的娘们……快从这儿滚开！”

修女们恐慌万状，把手伸向空中；有几个竟然放声而哭。这时堂莱昂·平塔多用力打开圣器室铁窗栏，跳进院子，这是圣器室到修道院的唯一通道。他向毛里西亚扑过去，紧紧抓住了她的两只胳膊。

“放开我，莱昂，狗娘养的神父！”毛里西亚嚎叫着……

平塔多有一双铁手，虽说平日胆子不大，可一旦壮起胆子，力量顿时倍增。他不仅抓住了毛里西亚，并且给了她两个响亮的耳光。那场面实在令人作呕。在平塔多之后，辅祭也跑了出来。修女们看见他们两人对付“尖辣椒”，敌人已被征服，便冒险下楼奔到吉列米娜身边，吉列米娜正用手帕擦伤口流出的血，伤势很轻。这位修道院的创始人颇为平静，与其说满面怒容，毋宁说笑容可掬地对她的女友们说：

“当心出事！……我来就是让你们把多余的砖头瓦砾送给我，你们看，这么快我就如愿以偿了……没什么，你们马上把她赶出去，让她滚得远远的，永远别回来。”

“我们马上照办。堂莱昂，你不要虐待她。”院长说道。

“寄生虫！……挨千刀的！……”毛里西亚吼道，她已精疲力竭，倒在了地上。“神父竟动手打一个……女人！”

“把她的衣服拿来，”修女纳蒂维达德喊道，“快，快！我真没想到我会亲眼看着她离开……”

毛里西亚不再反抗了，她那股野劲也消失了。但是她仍然

一脸凶相，象个疯子。

顷刻间，从楼上走廊里扔下一双靴子，接着是一条大披肩……

“拿下来，孩子，拿下来。”院长仰头往上看着，又恢复了平素发号施令时的镇静面孔。

福尔图娜塔拿着一包衣服从楼上下来，又从地上拾起靴子，把东西全部交给毛里西亚，也就是说，把东西都放在了她的面前。这一可怕的场景使福尔图娜塔大为不快，她对自己的女友深表同情。如果修女们允许的话，也许她早就劝说发疯的毛里西亚平静下来了。

“这是你的衣服，你的靴子，”福尔图娜塔温和地低声说，“亲爱的，你怎么这样呀！……你不知道你刚才神经错乱了吗？”

“走开，贱货……走开，要不我就把你……”

“别理她，别理她。”院长说。“一句话也别再跟她说。把她赶出去就完事了。”

毛里西亚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拾起衣物。当她站稳身子时，似乎疯病又犯了。

“把这包衣服拿上。”

“还有靴子，靴子。”

毛里西亚把东西全拾起来，默然无语地向外走去，吉列米娜用严厉的目光看着她。

“哪有这种女人！出修道院都不知道穿得规规矩矩的。”

毛里西亚光着脚拎着靴子走了。

“穿上靴子！”院长向她喊道。

“我不愿意。再见……你们都是狗仗人势的家伙。”

“忍耐点，孩子，忍耐点……我们要多多忍耐。”修女纳蒂维

达德对她的同伴们说，同时用手捂住了耳朵。

所有的门都对毛里西亚四敞大开，人们躲在门后，就象打开牛栏放斗牛到斗牛场上去一样。福尔图娜塔是最后一个同毛里西亚说了几句话的从良修女，她出于怜悯和友谊一直陪她走到前厅，想听到她说些悔悟的话。但是，毛里西亚这时是耳聋眼瞎，什么也感觉不到，她使劲推了一下自己的女友，要不是福尔图娜塔倚在墙上，肯定会实实在在地摔倒在地上。

毛里西亚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了修道院，她用高傲和藐视的目光扫视四周。一来到大街上，两眼便闪出了欢乐的目光，同时高喊：

“啊，我亲爱的大街，我宝贝的大街！”

她伸出双臂，又收拢回来，犹如要把所见到的一切都亲切地搂到怀里似的。然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是头斗牛刚刚跑到斗牛场，停住脚步，惊慌失措地向四处张望。过了片刻，她辨别出了方向，便迈着坚定的步子沿街往下走去。她赤着双脚，不顾羞耻，披头散发，两眼直冒凶光，腋下夹着那包衣服，手里拎着一双靴，在众目睽睽下走着。街上行人不多，他们以惊奇的目光望着她。当她来到比利亚百货公司跟前时，碰上几个扫街的小伙子。他们手拿扫帚坐在小推车上。这几个小伙子不把她当人看，对着她那张拿破仑式的脸哈哈大笑起来。

“喂，看你醉成了什么样子，好极啦！……”

毛里西亚不可一世地站在他们面前，举起那只闲着的手对他们说：

“孬种！”

毛里西亚说完便傻笑起来走了过去。扫街的小伙子觉得很开心，便把扫把放在车上，推着车，跟在她后边，宛如一支不象样

子的炮兵部队在守护着她。他们鬼哭狼嚎地大喊大叫，用污秽下流的语言辱骂毛里西亚。

第七章

婚礼和蜜月

一

最后终于这样商定，福尔图娜塔九月下半月离开修道院结婚。婚期渐渐临近。如果说福尔图娜塔对面前的新生活还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话，可她也并不怀疑应该结婚，我们大家都不应当追求一步登天，而应该心满意足地接受天主可能赐给我们的恩惠。最近几次探望时，马克西一遍遍地告诉她幸福马上要降临到她的头上。有一天，他告诉福尔图娜塔，说已经在萨贡托大街租好了房子，房间很漂亮，离他姑母家很近；又有一次，他兴高采烈、淋漓尽致地向她描述了房内的摆设，告诉她所需用的各种家具几乎都置备齐全。堂娜卢佩自夸干这些事很内行，每天都翻阅《通讯报》上的拍卖消息，买了许多便宜货。只有双人床是在家具店买的，由于堂娜卢佩会办事，也没花多少钱。不仅有了房子和家具，连女佣人也都有了。这女佣人是托克马达推荐的，什么都会干，而且做得一手好菜。她适逢中年，正派，办事利索，也很谨慎。在马德里这样一个难得雇到称心的人的地方，找到这样的佣人可以说是象他们买家具一样拣了个大便宜。她名字叫帕特里西娅，但是托克马达称她为帕特里娅，因为托克马达是个节俭的人，甚至字母也不多用。他喜欢用缩写词，这样讲话时

省唾液，书写时省墨水。

一天下午，马克西突然给福尔图娜塔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喜讯。福尔图娜塔进修道院时把贵重首饰和华丽衣服都典当了，当票都留在马克西手里，这位青年人打算有钱时再把东西赎出来。现在好了，他可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告诉自己的心上人，当她走进新家时，又可以看到她遇难时抛到大海里去的那些衣物和首饰了。说实话，堂娜卢佩很喜欢这些漂亮的高级首饰，至于那件天鹅绒大衣，只要稍加修改就是一件考究的衣服。这自然使他谈到了继承权问题。马克西已分到了自己那部分遗产，并且用得到的一部分现金赎回了典当的首饰和衣物。他已经有了不动产，这比现金更重要。在谈到遗产时，马克西米利亚诺还告诉福尔图娜塔，他大哥胡安·巴勃罗和堂娜卢佩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胡安·巴勃罗把分到的遗产全部用来偿还他所欠的巨额债款和在卡洛斯派政府的透支。可是分得的遗产根本不够，竟然又向堂娜卢佩借钱，堂娜卢佩肺都气炸了，骂了他许多难听的话！……总之，姑侄吵得不可开交，从此互不理睬。侄子搬走后和情妇住在一起。道德万岁！我是传统主义者。

又有一天，马克西米利亚诺和福尔图娜塔谈起了新租的漂亮房子，说建筑式样极为美观。从会客室的阳台上可以望到水塔；房间新裱糊过，卧室粉刷一新，附近街道很安静，住户不多，每一层有两间屋子，又只有上下两层。除了这些优点之外，一切都很方便：楼下就是煤铺，再往前走几步有肉店，附近的十字路口有舶来品商店。

他们并没有忽略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学业，这事至关紧要。九月中旬他考完了最后一门功课，行将毕业，很快就会拿到文凭。他理所当然要到萨马涅戈药店当实习医生。萨马涅戈重病在

身，如果一命呜呼，那么他的遗孀就得找两个医学院毕业生来支撑门面，马克西肯定会成为副手，时间长了就会主持店务，最后成为店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未来正向他们微笑呢。

听了这两件事，福尔图娜塔欣喜若狂，充满了希望，更加憧憬那安居乐业的新生活。她理智地思考了一番，坚定了走那条路的决心，她十分满意自己的家，自己的名字和做人的尊严。

离开修道院前两天，福尔图娜塔向平塔多神父做了忏悔。她的忏悔持续很久，认真而仔细地检查了心灵，哪怕最遥远的事情也无一遗漏。她准备忏悔就如同准备升级考试一样。神父对她尤为关心和照顾，凡她不便直言的事情，神父便用妙语启发诱导。平塔多干这事可是条嗅觉灵敏的老狗。福尔图娜塔毫无保留地掏出了自己的心，她对神父的忏悔竟然变成了挚友间推心置腹的交谈。神父给了她许多有益而可行的忠告，举出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例——其中有的还是很幽默的——使她懂得，一个人如果为感情所牵引就会误入歧途；并绘声绘色地给她讲述了节制有度的生活的益处，切忌狂妄、放荡和奢望。堂莱昂从灵魂的高度到实用哲学领域向福尔图娜塔反反复复说明，作风正派总是有益的，如果行为不端，尽管有时会带来辉煌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终将给人们带来某种程度的痛苦，且不用说来世下地狱的事了。即使今世受不到惩罚，来世也必定要得到惩罚。

“你要知道，”神父还对她说，“你是另一个女人了，你死后要在另一个世界复活。在那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过去使你走上堕落道路的人们，你就把他们当成幽灵和幻影，不要理睬他们。”

最后，神父嘱咐她对圣母要虔诚，这样就会使她心灵健康，行为高尚。福尔图娜塔很高兴，在领圣体那天，她显得格外镇

静。

福尔图娜塔同嬷嬷们告别的场面很动人。她泪流满面。她的女友贝伦和费利莎同她吻别，送给她画片和纪念章，并且答应永远为她祈祷。堂娜马诺利塔既妒忌又悲伤，她也将离开修道院。她来修道院只是因为闹了点误会，迟早事情会弄清楚，届时她那个蠢驴丈夫得来请她原谅，并把她从那个禁闭所接走。修女马尔塞拉、修女安东妮娅、院长和其他所有的嬷嬷都对福尔图娜塔表示亲热，说她是最使她们省心的从良修女之一。她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她惜别，祝贺她婚姻美满，祝贺她顺利结束修道院的生活。

马克西米利亚诺和堂娜卢佩在客厅里等候福尔图娜塔，来了后便带她乘上一辆出租马车。他们事先商定，把她带到未婚夫家里，这样做实在不同寻常，但是只能这样，因为她在马德里没有任何亲戚，连个熟人也没有。在住房问题上，堂娜卢佩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婚礼定于十月一日（星期一），即她离开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的第三天举行。

豪雷吉夫人感到格外兴奋，她把自己看作是杰出的雕塑家，如今别人给她一块蜡，她可以任意捏制，大显身手了。她的教育家的才干有了用武之地。她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把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女人变成一位体面的太太。从举止到言谈，她什么都得教她。学生越是显得缺乏教育，老师越是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和感到乐观。就在那天吃午饭时，堂娜卢佩已经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和一副庄重的表情开始她的教育工作了。

“不要说成‘armejas’，而要说‘almejas’①，孩子，要慢慢学

---

① 西班牙语“almejas”意为“有许多蛤蜊”。福尔图娜塔将这个外文词中的一个字母“l”误发成“r”了，故堂娜卢佩加以纠正。

会按天主教导的那样讲话。”

堂娜卢佩希望福尔图娜塔主动把她当作道德和社交方面的引路人，而一开始就对福尔图娜塔厉颜相待，好象一位熟知肩负重任的教师一样来履行自己的责任。

福尔图娜塔住在夫人卧室隔壁的房间里。那儿本来是这位夫人的衣帽间，里面装满了破烂家具，福尔图娜塔几乎转不开身子。但是，两三天怎么也能凑合过去。那两天，福尔图娜塔在她未来的姑婆面前显得很拘束，因为堂娜卢佩坐在三脚凳上不停地训斥她。她很少开口，而夫人不是提醒她注意纠正发音，就是提醒她注意言谈举止，活象个暴君，当然她还是注意分寸的。

“在修道院里，”堂娜卢佩说，“很多毛病都能改掉，不过，会使人变得缩手缩脚。您放开点，接待客人时要大方，不要手忙脚乱的。”

福尔图娜塔听后闷闷不乐起来，更加畏首畏尾了。

她想，等住进自己家就可以摆脱那讨厌的监护人了。当然，不能同她争吵，堂娜卢佩到底是个能干的人，她见多识广，教给她的事情有些还很在理。

福尔图娜塔讨厌有人来访，她认为这些人都是来猎奇的。堂娜西尔维娅好奇心最盛，在福尔图娜塔出修道院的当天就来过了。第二天是巴西利奥·安德烈斯·德·拉卡尼亚的妻子帕基塔·莫雷洪。福尔图娜塔认为这两个女人是爱管闲事的人。她们本来是平庸之辈，却装作温文尔雅、自命不凡。

女客人前来祝贺她新婚之喜。可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出她们在想：“啊呀，你原来也是个便宜货！”第二天，堂巴西利奥的太太又来了，这一回，为了摆阔气，穿了一件做工拙劣的破绸衣服。她对福尔图娜塔表现得过分亲热，想拉近乎，称赞新娘子长得漂

亮，然而却别有用心，想以此影射新娘子道德品质方面的缺陷。

另一位显赫的客人是胡安·巴勃罗，他是被弟弟拉来的。自从为遗产分配吵架以来，堂娜卢佩再没和鲁宾兄弟的老大讲过话。新娘子为胡安·巴勃罗对她如此热情而感到惊愕。姑母讲了她那么多坏话，而他偏偏对她十分亲切，这不是故意激怒姑母吗？那次会面时间不算短，福尔图娜塔坐在一张椅子边上，呆若木鸡，面对能说会道的胡安·巴勃罗，她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告别时，胡安·巴勃罗和她紧紧握手，表示一定参加她的婚礼。

然后，姑婆和侄媳一起去看了洞房。堂娜卢佩把家具一件件地指给福尔图娜塔看，夸它们如何如何好，并声称房间布置系由她设计，十分合适。关于房子、家具及其布置，堂娜卢佩事先已经说过，福尔图娜塔除了说“是的……真的……”之外，别无他言。

回来时已是傍晚。路过雷蒙多·卢利奥大街时，她们买了些第二天所需要的东西。马克西米利亚诺出去请几位朋友，堂娜卢佩也出去了，说天黑前回来。家里只有福尔图娜塔一个人，她拿出那件将在婚礼时穿的黑绸衣服，想把几处修理一下。只有帕皮托斯陪着她。帕皮托斯从厨房跑出来坐在小姐身边，对小姐的美貌赞叹不已。福尔图娜塔的头发梳理得那么漂亮，这姑娘都看呆了，真想自己也学着梳一个那样的发型。她坐在福尔图娜塔身边，看呀，看呀，看得入了神；当福尔图娜塔让她帮点忙时——即使是区区小事——，她都欣然从命。这时听到有人叫门，小姑娘赶快跑去开。当福尔图娜塔看见来人是“尖辣椒”毛里西亚时，一下子目瞪口呆，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

二

在米卡埃拉斯修道院里，毛里西亚在福尔图娜塔身上激起的那种感情，那种既恐怖又诱人的难以理解的感情，此时在她心灵深处变得更为强烈了。毛里西亚使她害怕，同时也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而神秘的同情心，她似乎既觉得毛里西亚的事应该受到谴责，又觉得令人愉快。福尔图娜塔看了其女友一眼，没有说话；毛里西亚微笑着走近她，仿佛想说："你没有想到我会来这儿吧……"

"真的是你？……"

福尔图娜塔看到毛里西亚穿着一双非常漂亮的黄皮鞋，系着蓝鞋带，打着圆缨子结。

"你的鞋真漂亮！……"

"没想到吧？"

福尔图娜塔又看了看她的脸，毛里西亚面色苍白，笔直而浓黑的眉毛之下闪着一双阴沉的大眼睛，紫色的眼眶深深凹陷下去。鼻子犹如象牙制成，嘴巴更为突出，周围的两道皱纹明显可见。她神色忧郁，象是在沉思，至少福尔图娜塔是这样看的，但她却说不出为什么。毛里西亚披着一件崭新的大披肩，头上戴着鲜艳的红蓝相间的条纹丝头巾，腰里系着小方格布围裙，穿着花格呢料长裙，手里拿着一包东西，用头巾四个角斜对着系起来包着。

"堂娜卢佩在吗？"她说着便毫不客气地坐下了。

"我已经说过她不在了。"帕皮托斯没好气地顶了她一句。

"我没有问你，不要多嘴多舌管闲事，到厨房干你的活去，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帕皮托斯嘟囔着走开了。

“你来干什么？”福尔图娜塔问，毛里西亚一进门，她心里就扑通扑通直跳。

“没什么……我又开始在推销衣物，这次带来几条披肩，想让哪个趋炎附势的娘儿们看看……”

“哪能这样说话呢？改改吧，亲爱的……你把修道院的事忘了吗？看你闹的那场风波！我真为你难过。那天我难过极了。”

“亲爱的，别说了……咳，那天我真的神魂颠倒了。人很容易这样。怎么，我说了许多粗话吗？我已不记得了。那时我已身不由己，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我见到了圣母，后来我想进教堂取圣体……我梦见我吃圣饼……我以前发作都没有象这次厉害，亲爱的……当一个人着魔时，什么事情都会想得出来！你应该相信我，我说的是实话。当我头脑冷静下来时，真感到羞愧之极……我唯一痛恨的人就是神父那条老狗。他恨不得一口一口把我吃掉。对嬷嬷们我并不怀恨。我本想去向她们道歉，但是出于面子，我没有去。最使我难过的是用砖头打了堂娜吉列米娜。这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真怕见到她，当我在街上看到她时，我的脸就刷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赶紧转到大街的另一边去，不让她见到我。她对我姐姐说她原谅我，你看，她还在牵挂着我，打算为我做点什么哩。”

“你也太任性了……”福尔图娜塔说，“这个毛病不改，迟早要吃亏的。”

“得了，亲爱的，不要说了……我离开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以后，再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正象别人说的那样，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我不愿和姐姐住在一起，因为我和胡安·安东尼

奥要好；我现在变得规矩啦，谁也不能再使我步入歧途。请你相信，我再也不去修道院了。要不，你看着……我们谈谈另一件事吧，听说你明天要结婚了。”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在这儿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了。”“尖辣椒”毛里西亚狡诈地说。“啊，你算是走运了。我为你高兴，因为我爱你。”

这时，毛里西亚突然弯下腰来，从地上拾起一个小东西，原来是一只纽扣。

“好兆头，你看，”毛里西亚说着把扣子拿给福尔图娜塔看。“这是你幸福的兆头。”

“不要相信巫术……”

“不信？……傻瓜。如果一个女人拾到一个扣子，她就会发生点事儿。如果扣子象这个一样，是白色的，有四个孔，便是吉祥之兆；如果是黑色的，三个孔，那就是凶兆。”

“这是胡说八道。”

“亲爱的，福音书上明明这么说的。我体验过多少次了。现在你要成为贵妇人了，有件事你知道吗？”

毛里西亚最后一句话是有用意的。不知为什么越来越焦虑的福尔图娜塔在“你知道吗”这几个字后边看到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秘密。

“什么事？”

“你心如火燎。”

“我怎么会这样呢？”

“没什么，亲爱的，你会心如火燎，他就在你旁边。你是不是喜欢把事情讲得明白一点，对吗？好吧，他就在那儿。他从巴伦西亚回来了，身体很好，而且非常爱你。亲爱的，我曾对你说过，

当他知道你在米卡埃拉斯修道院成了天主教徒后便会情火如炽的。他每天下午都乘着一辆敞篷马车打那里经过。男人就是这样：当东西在自己手里时反倒不放在心上，而等东西锁起来时，却又千方百计地想搞到手。”

“去去去……”福尔图娜塔想装出镇定的样子，“别跟我胡扯啦。”

“你定会看到他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看到他？算了吧，你有些事……”

毛里西亚爽朗地放声大笑起来。在福尔图娜塔看来，毛里西亚象个既美丽又诱人的魔鬼一样诙谐和风趣。在那可怕的笑声里冒出这样一句话，使福尔图娜塔听了毛骨悚然：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不是对你说了吗？”

“可是你说的是什么呀？”

两人对目而视。毛里西亚那凹陷的、青紫色的眼眶里，一对猛禽般的眸子闪着凶光。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那个人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哎唷，他很精明强干，给你设下了一个圈套，你将陷进去……你有只脚已经伸进去了。”

“我？”

“对……是你。他在你将要去住的房子的左边租了一套房间，你的那套在右边。”

“呸！……别胡说了。”福尔图娜塔反驳道，力图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她正在整修一条黑绸裙，这时裙子从膝盖滑落到地板上。

“你听见了吗，亲爱的，他就在那儿。你一进家门就能听到

他的呼吸声。”

“滚开，滚开……我不想听你罗嗦。”

“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我要告诉你，半小时前我刚同他在一位朋友家里交谈过。如果你不中圈套，我看，那个可怜的人就得气炸了肺……他对你充满了爱慕之情。”

“旁边那个房间……进门的左边……；我的房间在右边，这就是说……你别让我发疯了……”

“是一个叫西里拉的人替他找的……你不认识这个女人，我认识她，也是个倒卖首饰的，还开过客店，现在同一个曾在秘密组织待过的人结了婚。是你那位先生使我认识了她。”

福尔图娜塔脸涨得通红，脑袋里象是着了火。

“去你的，尽是些胡诌……你以为我会相信那些谎话？……他怎会记得我呢！……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

“你会看到他的。唉！这个小伙子！见了他叫人难受……为了你，他都有点儿发疯了……他后悔不该坑害你；如果可能的话，他一定设法补救……请你相信我的话吧。”

这时，帕皮托斯进来问小姐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她只是来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毛里西亚见她进来，恶狠狠地瞧了她一眼。

“你这个小丫头，你要是不滚开，看我不收拾你！”

毛里西亚一边说着一边举起手来威胁她，要给她一记耳光，但是那姑娘大声尖叫道：

“我就是不走……碍你什么事？……这是我的家！……”

福尔图娜塔对她说：

“帕皮托斯，到厨房去。”

姑娘尽管不高兴，还是顺从地走了。

“那么我……”福尔图娜塔接着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告诉我丈夫另找房子。”

“那你就得告诉他原因呀。”

“我就讲给他听，……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会惹出乱子来的……另找房子也没有用，亲爱的，你走到哪儿，那儿就会设下陷阱，扑通一下你就掉进去了。”

“那么，算啦！……我就不结婚啦。”福尔图娜塔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啊呀，你再傻，也不能那样干呀……你以为好事天天有吗？不要那样想……结婚吧，要按自己的设想去做，只是要有分寸。单身女人就是奴隶，没有任何活动的自由；有了丈夫，一切都好办啦。”

福尔图娜塔不作声了，两手托着下巴，茫然地望着地板。

“你在看什么呢？”“尖辣椒”弯下身说。“哎呀，又是一个扣子……这是三个孔的……肯定凶多吉少，亲爱的。这就是说，如果你不结婚，就会遭殃。”

毛里西亚拾起扣子，拿到眼前仔细观看。天黑了，房间里渐渐暗下来。过了片刻，福尔图娜塔就只能看见毛里西亚模糊的身影和那双黄皮鞋了。她害怕起来，然而却不希望毛里西亚离开，她愿意更进一步地谈谈那件可怕的事情。

“我告诉你不结婚。”福尔图娜塔又重复了一句，她又一次感到同马克西米利亚诺结婚是件可怕而不光彩的事。

在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好不容易取得的灵魂上的收获这时突然化为乌有了。那座用修身养性筑起来的祭坛也好象被地震彻底摧毁了。

“左边的房间……那么说……这又是被出卖了……一个门

在这边，另一个门在那边……”

“我对你说过，你有只脚已经伸进去了，只差另一只脚啦。”

毛里西亚又放肆地大笑起来，说也奇怪，这倒使福尔图娜塔感到愉快，并且唤起了她对邪恶感到甜美的本能。

“好啦，我不结婚，我不结婚，嘿！”福尔图娜塔说着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好象打算活动一下来增强自己必要的勇气似的。

“你再这么说……”毛里西亚佯装威胁的样子补充说。“你想想，这样的便宜事能随时遇到吗？不可能，亲爱的，这是你走运，结婚吧，别的女人还都想拿这面镜子做做门面呢。一句话，亲爱的，结婚吧，小心落入圈套。好了，做个正派人吧，我们至少也是天主创造的……我告诉你，这是福音，亲爱的，是真正的福音。”

福尔图娜塔在毛里西亚面前停下来，毛里西亚拉她重新坐在自己身边。

“别怕，结婚吧……结婚才是你的出路。不然，你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总是被人玩弄。你别傻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正派人，那就大胆争取吧，亲爱的。别担心，不会有人拿刀子逼你去犯罪的。”

“那么，我结婚。”福尔图娜塔鼓起勇气说。“我不怕什么圈套不圈套的！我不会上圈套的……”

“当然……他就在旁边……挨雷劈的。你怕什么？你就说‘我是正派人’，谁也不会把你从那儿弄出去。过几天你就对你心爱的丈夫说，你不喜欢这套房子，那不就可以另找别的房子吗！”

“你说是吗？……我们另找房子，他的图谋也就告吹了。”福

尔图娜塔说道，她认真对待女友的劝告。

“真的，他决不会罢休，你走到哪儿，他就会跟到哪儿。我说的都是实话，他发疯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佣人帕特里西娅，也就是托克马达推荐给堂娜卢佩的那个人，她被收买了。”

“被收买了！……哎呀！……”福尔图娜塔又害怕得叫起来。“你看，怪不得我今天早晨一见这个女人就感到讨厌。她是个马屁精，爱涂脂抹粉地打扮，活象一条毒蛇……没关系，我告诉我丈夫，就说我不喜欢她，明天就把她辞了。”

“这……你真行。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做个正派人，你就努力去做；但是，不结婚，不结婚！你千万不能这样想，我的宝贝。”

福尔图娜塔听了女友这番亲切而诚挚的劝告，似乎又平静下来了。

“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接着福尔图娜塔象一个海上遇难者看见一块木板向自己漂来一样高兴地说：“我就对我丈夫说，我身体不适，让他带我到他继承产权的那个镇上去住。”

“镇上！……你到镇上去干什么？”毛里西亚象母亲关心女儿的前途一样不安而难过地说。“喂，请相信我的话，要成为一个正派人，在小镇上比在大城市里更难，大城市里人多热闹，而小镇上一个人待不多久就腻烦了。那里眉清目秀的美男子寥寥无几，你又不能避开他们，有什么办法！最终你不得不喜欢上其中的一个。我了解村镇上的情况，那里的人可会追逐女人哩。结果，要末是镇长，要末就是医生，不是医生就是法官——如果有的话——，会讨你欢心的，别的我就不说了。最后，他感到腻烦透了，别人一引诱，你就要作孽……”

“滚，滚……真恶心！”

“我说，亲爱的，你不要考虑离开马德里。”毛里西亚抓着福尔图娜塔的胳膊，把她拉过来坐在自己腿上。“我的心肝，除了你我能喜欢谁呢。我说的话都是为你好。照我说的办吧，要结婚，随它有圈套没有圈套的，出事，那就让它出好啦，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听我的话，我疼爱你，就象你母亲一样。”

福尔图娜塔正要说点什么，但是，门铃响了，那是堂娜卢佩回来了。

堂娜卢佩走进客厅之前，已从帕皮托斯口中得知谁在那里。

“那个疯子在哪儿？”堂娜卢佩说着走进了客厅。“真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毛里西亚……”

“我在这儿，我的堂娜卢佩夫人。应该给我们点灯了。”

福尔图娜塔去拿灯。这时堂娜卢佩对她的经纪人说：

“你带来了什么？好久不见啦！……怎么样？你改邪归正了吗？平塔多神父把你那吓人的事都讲给了尼科拉斯……”

“别听他那一套，太太。堂莱昂的话没准，他总爱添油加醋的。那是我一时冲动。”

“算啦，管他什么冲动不冲动的……可是，你带来了什么？”

福尔图娜塔端着点亮的灯走进来。毛里西亚打开包裹，拿出几条马尼拉披肩，一条日本壁毯，还有一条提花长毛绒床罩。

“喂，您看，多么精致呀。这条大披肩是特列里亚侯爵夫人的。她把它看得一钱不值。下决心买吧，太太，明天送给您侄媳妇作礼物，但愿你今后万事如意。”

“得啦！……她才不要这样的披肩呢。这年头！多少钱？……五十个杜罗！哈，哈！……多有意思！我从森夸那儿买的比这条好多了，每条才二十五个杜罗。”

“我倒想见识见识……您知道吗？有人给我三十八个杜罗我都没卖。如果我说谎，那就让我立刻死在这儿……你看，我敢对十字架发誓。”

说着她用两个手指做了个十字，并且吻了吻。

“你真会找地方！……我有披肩……”

“可这样的你没有。”

“比这漂亮得多，漂亮一百倍……但是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交给你一件好东西去卖。”

她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直到马克西米利亚诺回来。堂娜卢佩叫佣人把汤端来。马克西米利亚诺听说客厅里有客人，便轻轻地走到门口看看是谁。

“是毛里西亚。”他的未婚妻迎出来对马克西米利亚诺说。

他们两人去饭厅等姑母把毛里西亚打发走。当毛里西亚告别时，福尔图娜塔不想出来送别，因为担心她会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

三

马克西米利亚诺告诉未婚妻，他邀请了谁来参加婚礼，但是福尔图娜塔没有心思听他说些什么。马克西米利亚诺由于心情非常激动，并没有注意到。他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打算按照一切习俗的要求做新郎。饭厅里尽管只有他和自己的未婚妻两个，但他还是庄重礼貌地对待她，甚至都没有鼓起勇气吻她一下。他想等在教堂接受新婚祝福之后再尽情地吻她，并且和她好好亲热一番，他幻想着以前谁也没有碰过她。他们进餐时，福尔图娜塔沉浸在悲痛之中，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让马克西米利亚诺看出来。她对将来的处境是那样惧怕和厌恶，甚至起了

想从家里出逃的念头。她在心里说:“即使把我捆上也不到教堂去。”堂娜卢佩喜欢显示自己的权威，使一切行动都符合社会道德，所以她一刻也不让这对未婚夫妻单独在一起。她要用一种想象的道德让人们看到现存的道德，并且向人们证明我们在一切行动中遵守这种道德的重要性。

那一夜,福尔图娜塔心神不宁,无法安眠，有时哭得象抹大拉的马利亚一般。哭了一阵子后，又回忆起平塔多神父对她说的那席话和对圣母虔诚即可得救的事。最后，她在祈祷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她梦见圣母为她主持婚礼，但并不是和马克西米利亚诺,而是和她真正的男人结婚;尽管她悔恨交加，但那个人是他的。她突然惊醒过来，嘴里还说着:“原来可不是这么定的呀!”在严重失眠和头脑昏沉时,她以为是堂莱昂骗了她,觉得圣母是她的敌人。“如果是这样,根本不需要向我们在天的父和万福马利亚祈祷……”早晨醒来时,她觉得这些胡思乱想十分可笑,心情也比较平静了。她清楚地看到,不沿着这条指明的道路走下去那简直是糊涂,这条路无疑是最好的。“好! 我要不惜一切成为正派人,不管我面前会遇到多少困难,我都要决心克服。”

早晨五点钟，天还没有亮，堂娜卢佩就离开了她的鸭绒被窝。她揪着帕皮托斯的一只耳朵，把她从床上拉起来，让她生火。那一天没有什么活，只是准备十二个人的午饭! 堂娜卢佩又把福尔图娜塔喊起来，让她梳洗打扮。两人商量得让马克西睡足，因为他一起早就头痛。堂娜卢佩又吩咐福尔图娜塔到厨房去干活,然后挎着家里的大篮子同帕皮托斯上街买东西。

堂娜卢佩所说的“杂碎”都是好菜:炒腰花,烧猪脑，鳕鱼或海鲷,如果有的话,再来个牛排，英国风味的里脊肉……这些菜全由堂娜卢佩亲自掌勺。福尔图娜塔也准备做一种西班牙风味

的菜饭。刚刚八点钟，堂娜卢佩就回来了，她是个火爆脾气，做事急如星火。十点钟大家要到教堂去。

“不，我不去了。如果我不在，帕皮托斯肯定会跟我捣乱。”

幸好帕特里西娅来了，堂娜卢佩才决定去参加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新娘穿上了她的黑绸衣服，堂娜卢佩非要在她胸前戴一朵柑橘花，为这事展开了一场争论……有的人主张戴，有的人不赞成戴。不过，既然堂巴西利奥的太太已经把花送来，总不能使她扫兴，更何况那是她结婚时戴过的。福尔图娜塔漂亮极了，帕皮托斯总想找个借口到客厅去看看她，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她想：“她胸前才不会有棉花呢！”

豪雷吉的遗孀戴了一串玻璃项链，而堂娜西尔维娅披了块马尼拉大披巾，这使堂娜卢佩很不高兴，因为看上去似乎是要参加民间婚礼。托克马达打扮得非常漂亮：头戴一顶新圆帽，衬衫领子有点脏，黑色的旧领带上别着一个珍珠饰针，这件漂亮的饰物以前是卡萨-博希奥侯爵夫人的。他拄着一根藤手杖，裤子膝盖上有两块大补丁。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人，总爱拿天气开玩笑。譬如下倾盆大雨时，他就说：

“真是风沙弥漫哪。”

那天，天气燥热，这是他显示自己的大好时机：

“好大的雪啊！”

他这些风趣的话，只能逗得堂娜西尔维娅和堂娜卢佩发笑。

马克西穿着一件新燕尾服，戴一顶新礼帽，这顶礼帽是他第一次戴出来。他很不习惯这个过了时的笨玩艺儿，对着自己的影子看时好象有三四拃高，进到房子里时，似乎帽子都要碰到天

花板了。就礼帽而论，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堂巴西利奥·安德烈斯·德·拉卡尼亚了，他的礼帽至少在过去的十四次时装比赛中都是名列前茅的，早在布拉沃·穆里略让他管理帐目的时候就买了。同高雅的礼帽相比，他脚上的靴子就相形见绌了。尼科拉斯·鲁宾则不同寻常，这次比较及时地赶到了，他对没有把堂莱昂请来感到遗憾。“野榆树”、“高杆山毛榉”和“香水仙”都衣冠楚楚地来到。他们都身着短礼服，有一位还戴着新买的手套。他们围着新娘，向她表示祝贺，甚至还同她开开玩笑，新娘很怕羞，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们。最后，堂娜卢佩一声令下，大家都去教堂了。

福尔图娜塔觉得嘴里有股苦味，好象嚼着金鸡纳树的枝条一样。一进教堂，她顿时恐惧起来，仿佛她的仇敌就躲在某根柱子后面。听到脚步声，便以为是这个仇敌来了。仪式是在圣器室里举行的，不一会儿就结束了。她看到圣体的象征物深为感动，差点儿倒在地上。同时，她觉得自身似乎沐浴在一种新的光芒之中，犹如受到震动，大梦初醒，一种庄严之感在内心升腾。要有点太太的派头，一想到这一点她便振作起来。再不象原来那样仿佛是根倾斜的柱子，眼看就要失去平衡而歪倒了。她结婚了！她成了正派的女人，或者说，马上就要成为正派的女人了！她成了另一个人，再不是以前的福尔图娜塔了。这些也许是由于一时激动而产生的想法，使她感到欢欣和鼓舞。但是刚一走出教堂，她又感到万分恐惧了。仇敌会不会出现在她面前！……因为毛里西亚对她说过他就在她身边转悠，在她身边转悠，在她身边转悠……这儿是圣母的地方！但是，圣母的地方又怎样？如果圣母马利亚保护那个仇敌呢？她无法把这个古怪的想法从脑海里驱除掉。圣母怎么能庇护罪过呢？这太荒谬了！但是，荒

谬也好，别的什么也好，她都无法驱赶这种想法。

回到家里，堂娜卢佩喜出望外，忙个不停。好象一个人变成了几个人，什么事情她都要过问一番。一会儿小声劝福尔图娜塔不要在堂娜西尔维娅面前老是板着面孔，一会儿跑到饭厅去摆桌子，一会儿又吩咐帕皮托斯和帕特里西娅干这干那。她好象可以同时出现在厨房、客厅、贮藏室和走廊似的，仿佛这个家中有三四个豪雷吉的遗孀在活动。她为午饭做不好而着急。如果做得好，那该有多好呀！她的心怦怦直跳，全身发热，甚至那个棉花球也变活了，不但在跳动，还有疼痛之感。最后，终于一切安排就绪。胡安·巴勃罗没有去教堂，但是，人们从教堂回来之后，他也凑了上去。这时，他寻找借口要退席。当饭厅里传出搬动椅子的声音，宾客们相继入席时，胡安·巴勃罗走了过来，他数了一下人数，然后说道：

“我要走了，”他说，“免得凑成十三个人①。”

有些人反对这种迷信说法，而另一些人则表示赞成。堂巴西利奥认为这种说法和本世纪的文明水火不相容；堂娜卢佩也是这样看的。由于她对这个侄子没有好感，便没有挽留他。胡安·巴勃罗一走，餐桌上只剩下了十二个人，大家就此放下心来。

午饭持续了很久，有些令人腻烦。福尔图娜塔依然很拘束，不敢开口；在不得已时，也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上一两句。她怕用餐时有失礼貌，欠缺文雅，也怕暴露出自己没有教养。正是担心别人看出自己粗俗，她的话一到嘴边就又咽了回去。堂娜卢佩坐在她身边，必要时就帮她说上一两句。如果有人问福尔图娜

---

① 西方人认为十三这个数字不吉利

塔一些什么问题，十有八九都是她出面回答，或者小声提醒她应该说些什么。

福尔图娜塔和堂娜卢佩都看出马克西米利亚诺身体不适。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还想自欺欺人，硬充好汉，但是，后来终于支撑不住了。

“你头疼了。”姑母对他说。

“是的，我头疼。”他双手捂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我本想不去理它，看看能否就此过去。但是不行，老是疼个没完。我的脑袋象是要爆炸了。显然，昨天折腾了一天，晚上又没睡好，夜里三点钟就醒了，我以为该是起床的时候了，后来再也没有睡着。”

进餐者对马克西米利亚诺深表同情，向他投去怜悯的目光，有的人告诉他一些希奇古怪的药方。

“这是遗传病，”尼科拉斯说，“什么药也治不好。我头一旦疼起来与圣彼得·马蒂尔一样，也很厉害，好象有把大斧子砍在脑袋上一样。可是，这段时间，我用火腿片把它治得见轻了。”

“怎么？……用火腿片贴在脑门上？”

“不是，亲爱的……把它吃下去……”

“啊！是内服……”

“你最好退席吧。”福尔图娜塔对丈夫说，因为他疼得越来越厉害了。

堂娜卢佩也这样劝马克西米利亚诺，于是，马克西米利亚诺向大家道歉后退席，客人则说些安慰的话，叮嘱他好生休息。午饭已近尾声，福尔图娜塔起身去陪丈夫，不用说，她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她很高兴离开餐桌，因为这样她可以摆脱那烦人的礼节和众人射来目光的折磨。马克西倒在床上，妻子给他

盖好被子，然后关上门窗到厨房沏茶。在厨房里她遇到了堂娜卢佩。堂娜卢佩对她说：

“先帮我煮咖啡，客人们在等着哪，完事后再给你丈夫沏茶，他更需要的是休息。”

饭后喝咖啡和闲谈拖了很长时间。堂巴西利奥和尼科拉斯谈起了卡洛斯主义、战争以及可能导致的战争结局。由于药剂师们（他们都是强硬的自由派）也参加了进来，引起了一场争吵，差一点用盘子互相对打起来。托克马达劝说大家平静下来，免得大声吵闹影响病人休息。最后，大约四点来钟，客人们陆续离去，新娘子又不得不听那些腻人的道贺，道贺中还夹杂着庸俗不堪的玩笑，她只得信口作答。那天下午，马克西过得很不舒服，不是呕吐，就是癫痫性头痛一阵阵发作，实在使他受不了。天黑时，他坚持要到新房去，妻子和姑母都无法阻拦。

“那样，你的病会更厉害的。今天就睡在这儿，明天再……”

“不，我不在这儿睡。我觉得好了一些，不象以前那么疼了。这会儿说不清是哪儿疼，半小时以后可能右边该疼了，左边会舒服一些。我们回家吧，我躺在床上，慢慢就会好的。”

福尔图娜塔叫他别动弹，但是他还是起身穿上了斗篷。这样他们只好回到新房。

“姑母，”马克西说，“别忘了那瓶阿片酊。福尔图娜塔，带上它。我一躺在床上就设法入睡。如果睡不着，你就倒六滴，一定记住……六滴阿片酊，不能多了。倒在一个水杯里，给我喝下去。”

姑母和妻子怕他着凉，给马克西米利亚诺穿得严严实实的，又把头给他包好，把他送入新房。这新婚之夜很令人沮丧。两座楼房相距很近，转眼工夫就到了。在穿过圣费利西亚那大街时，

福尔图娜塔好象看见……她可以发誓……一股冷气传遍了她全身。但是，她不敢回头去看个究竟。也许只是由于毛里西亚对她说了那么多令人可怕的话，使她如此惊慌和疑惑。

来到新居之后，看到过夜用的东西一切准备齐全，什么也不用他们操心了。只是忘了带蜡烛，帕特里西娅马上下楼去买，马克西米利亚诺刚躺在床上，令人担心的事就发生了：病情加重，他又开始呕吐起来，全身痉挛不止，显得十分痛苦……

“你不听我的话……今天晚上要是睡在我家里该有多好！都怪你固执。”

堂娜卢佩威严地讲过这些话之后，看到侄子安静下来，象是被睡魔战胜了，于是便开始教导福尔图娜塔如何管理家务。那不是劝导，而是命令。她甚至告诉侄媳应该懂得吩咐佣人去市场买来第二天、第三天以至第四天需要的东西。

“别忘了跟那个女人把帐算得分毫不差，托克马达说她不敢为女佣人担保，所以不能把家全交给她……如果厨房里缺少什么，你不要自己去买，我给你买好了，因为人家会敲你的竹杠……千万不要买筒装煤油……我可害怕火灾。从明天起卖煤油的小贩就来了，你只买当天用的即可……土豆呀，肥皂呀，各买一阿罗瓦①。记住，每天只能花十六个雷阿尔，最多十七个……如果哪天要买点额外的东西，你就告诉我……我和帕皮托斯到圣伊尔德方索市场去，看到合适的给你买回来……明天给马克西煮两个鸡蛋，这你已经知道，再做一碗肉汤。以后你可以做他喜欢吃的牛排炒土豆。不要去昌贝里买鱼，要让帕皮托斯去买。一定当心那个卖肉的，他比犹大还贼。你如果同他发

---

① 西班牙的重量单位，一阿罗瓦约等于十一·五公斤。

生什么争执，提一下我的名字，他就会吓得打哆嗦……”

接着，她又以一家之主和总管的傲慢神气对福尔图娜塔千叮咛万嘱咐了一番。谢天谢地，最后她总算走了。

当新居只剩下新娘和她的丈夫以及佣人帕特里西娅时，大概已经十点钟了。马克西还没有最后安静下来，因而需要采用更加厉害的药物。这是病人自己提出的要求。他从床单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声，那瘦小的身躯同偌大的床铺一点也不相称。福尔图娜塔拿起滴管，把灯移近，准备好药。她没有倒六滴，只倒了五滴，因为害怕它有危险。马克西喝了药，不一会就张着嘴睡着了，脸上露出一副既痛苦又好笑的怪相。

四

看到丈夫已经睡着，福尔图娜塔似乎觉得他已远离而去，她只身一人呆在屋里，周围死一般寂静，静得令人可怕。她在房间里转了几圈，脑子里一直不停地想着，目光盯在同邻室分隔开来的夹壁墙上。忽然，她觉得那墙变得那样透明，有如一道薄纱，透过它，可以看到另一侧发生的一切。她踮起脚尖在走廊和客厅里走着，听见有说话的声音。如果把耳朵贴在墙上，也许会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她不敢那样做。饭厅的窗户是朝向中院的，从那里可以看到对面有个带花纹的同样的玻璃窗。窗前亮着一盏绿灯罩的油灯，周围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模模糊糊，看不清他们的面孔。

福尔图娜塔看了一会，便走进了厨房，女佣正在那里准备第二天的东西。这女人善于料理家务，手脚勤快，连卢佩夫人看她干活都感到惊讶。她干活迅速麻利、有条有理。不过，福尔图娜塔并不喜欢她，她觉得她的殷勤令人讨嫌，在这殷勤的背后，那

不良的动机隐约可见。

“帕特里西娅，”女主人装着既好奇又不在意的样子问，“你知道旁边那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吗？”

“小姐，”女佣人没等她说完就接过去说，“因为在你离开修道院的前一天我就到这里来了，这里左邻右舍我都认识……你知道吗？那房子里住着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人们都称她堂娜西里拉，她丈夫不知道在火车上是干什么的，看样子很阔气，戴一顶有金银丝带的帽子，上面还写着字。今天晚上我下去买蜡烛时，在商店里碰上了这位夫人，她还向我打听了少爷的情况。她说不管什么事她都可以帮忙……您知道吗？她待人非常热情。昨天她过来看了看房子，我也到她家去啦……她说她很想来拜访您。”

“拜访我？”福尔图娜塔反问道，一下子坐在白松木桌旁的椅子上。“这世道哪能轻易交朋友！你，你无缘无故地到她那儿去干什么？……你知道我愿意不愿意跟她打交道呢？……”

“我……小姐……我估计……”

“完了，我被出卖了……”福尔图娜塔想，“这个女人也是个魔鬼。”

福尔图娜塔沉思着，直到听到正在泡豆子的帕特里西娅奸诈地说出下面这些话时才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女佣说：

“堂娜西里拉对我说您非常漂亮，您知道吗？……今天上午她在教堂里看见您了，对您印象很好。您同她打打交道，就会爱上她的。她说她随时欢迎您上她家去……真的，她还说他们夜里打牌一直打到十二点。”

“让我到那儿去！……我！”

“当然罗……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少爷已经睡着了，才十点钟……我是说，如果您想消遣一会儿的话。”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想消遣！”

福尔图娜塔本想发火，可是她抑制住了。她的心动了，没有再说什么。这时有人来叫门。

“有人叫门！……不要开，不要开。”福尔图娜塔说，她预感到大祸临头。

“为什么，小姐？……为什么这样害怕？……我从小窗户看看。”

女佣人说完就到前厅去了。福尔图娜塔在厨房听见门口有人低声说话。不一会儿，女佣人回来说：

“是邻居……叫门的正是堂娜西里拉。没什么，她问我们是否有柠檬软糖，我说没有。她问我少爷怎么样了，我回答说他睡得很香。”

福尔图娜塔离开了厨房，什么也没有说。她眉头紧锁，双唇颤抖。回到卧室，看到丈夫睡得正香，吃了镇静药还在胡言乱语，在情话中夹杂着医药术语：“亲爱的……吗啡醋酸盐，十毫克……我的宝贝……硫酸盐，三克……把它溶解了……”

福尔图娜塔又回到厨房，她让女佣人去睡觉，可是帕特里西娅说不困。

“小姐不睡，我怎么能睡呢？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吗？”

这个狡猾的女佣人想同女主人攀谈一会儿，但女主人根本不理睬她。福尔图娜塔正在全神贯注地考虑着有人可能给她设下的圈套，突然，她那锐敏的耳朵好象听到门口有动静。仿佛有人在外边用钥匙悄悄地开门。她心惊胆战地向门口走了几步，可是一凑近，响声又消失了。她吓得魂不附体，便叫了帕特里西

娅：

“我发誓门外有人……怎么，您没有闩门吗？”

福尔图娜塔一看，门果然没有闩上，她便小心地把门闩好，不让它出声。

“哼，我真不放心把这个家交给你！听，仔细听听 …… 你没听见象是有人开锁的声音吗？……听[illegible]了吗？现在有人推门了……这是怎么回事？”

“小姐……您知道吗？这是楼梯上的风。您不要如此 提 心吊胆的……”

说也奇怪，福尔图娜塔在小心地把门闩上之后，心灵的最深处又感到不安起来，莫名其妙地希望把门闩重新拉开。也许那是她的幻觉，但是，在她看来，门象是玻璃的，她看见了门外那个人，她认识那个人，觉得就是他……真是太离奇了！她熟悉那人的推门姿势、找锁眼的姿势、用不对路的钥匙试探开门的姿势。女主人和佣人好一阵子都没有互相看一眼。女主人双手颤抖着，脑袋乱作一团。女佣人以狡猾的目光盯着女主人，她那嘲讽的微笑显得既滑稽又可怖。不知怎的，仆人同主人的目光忽然碰到了一起，这一下，她们立即心照不宣。帕特里西娅闪着两道拨动心弦的目光，似乎对女主人说：“开门吧，傻瓜，别装模作样啦。”太太的眼睛好象在说：“你觉得开门合适吗？……你以为……？”

但是，尊严突然征服了福尔图娜塔，自爱和荣誉感使她打消了那种想法。

“如果再这样，”她说，“我就把我丈夫叫醒。啊！贼好象走了，大概是贼……”

她摸了摸门闩，看看是否插好，然后回到客厅。帕特里西娅

则回厨房去了。

“不管怎么说，事情来得太快了。”福尔图娜塔坐在椅子上思索起来。有如勤奋的黑蚂蚁出洞，她的脑海里立刻涌现出一大串不祥的念头。然后，她又尽力使自己恢复平静。“明天我一定对我丈夫说我不喜欢这所房子，我们应该搬家。把这个无耻的女人赶到街上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福尔图娜塔突然在一个不可抗拒的、几乎是机械的、倒霉的冲动面前屈服了。她站起身来，离开客厅，向门口走去。这会儿，所有的道德观念都从这个不幸女人的灵魂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肉体的冲动。在她肉体里仅有的一点点精神的东西就是自我欺骗，而她却认为那是一种单纯的好奇心。她把耳朵贴在铁栅栏上……对，是那个家伙，小偷，或者是什么，他仍然站在那里。福尔图娜塔本能地、象准备自杀的人用手指扣住扳机一样把手伸向门闩。但是，她又象一个怯懦的自杀者一样不敢开枪，把手从门闩上移开来。门闩上有一个指向前方的硬柄，宛如一个指着什么的手指。

这时，从铁栅栏缝隙传进几句细声细气的话语，那声音犹如被细筛子筛过似的：“亲爱的，我的心肝……现在你可逃不了啦。”

福尔图娜塔一动不动，她变成了一尊雕像。她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但是，这时她看见帕特里西娅象猫儿一样悄悄地走过来。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她那猫一样的脸和那象是总在舔来舔去的嘴巴说：“小姐，开门吧，不要再做戏了。反正你拖到明天也要开门，何必不在今天晚上就开呢？”

帕特里西娅的这句话仿佛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福尔图娜塔也用声音答道：

“不，我不开。”

“啊呀，看在天主的面上……”

后来便是长时间的可怕的沉寂。又过了一会儿，隔壁房子便传来了开门和关门的声音。福尔图娜塔松了一口气；那个人等得不耐烦走了。

“啊呀，看在天主的面上，”帕特里西娅重复了一句，好象在说：“常在水边站，哪有不湿鞋的……”

一刻钟以后，又传来左边房间开门的声音。福尔图娜塔跑到小窗户跟前仔细观看……那个人出来了，披着镶有肉色花边的斗篷。看见那个人，她异常激动，呆呆地站在那儿，以致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三年没有见面了……她看到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情景：她认为那人出来时自然会向右边看一眼，可是他压根儿也没这样做……显然他是生气了……

依然在那种机械的冲动下，鲁宾的夫人福尔图娜塔跑到客厅的阳台上，悄悄地打开了窗户……果真，她看见他穿过大街，拐过堂胡安·德·奥地利大街街角离去。他还是没有向房子的阳台看一眼，一个攻打要塞而不克的人，在撤退时本是应该这样做的。

帕特里西娅亲切地把手放在女主人肩上，对她说：

“现在我们真的可以睡觉了。真把我们吓坏了！”

福尔图娜塔答道：

“我吓坏了？……我才不怕呢！”

她们是悄声说这话的。不过，即使那里没有病人睡觉，她们也会这样做。女佣人蹑手蹑脚地顺着漆黑的走廊走掉了，女主人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福尔图娜塔一见到丈夫，觉得象是一个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马克西在床上翻了

几个身，象鸟把头扎在翅膀底下睡着，他那瘦小的身体埋在那张又宽又大的床上，显得实在小得可怜。在睡梦中，他如同遨游在无边无际的天堂地狱之间。

福尔图娜塔没有上床，只是搬来一把扶手软椅靠在床边，然后躺在上面合上双眼。后半夜，她终于被困魔征服，脑子里犹如塞进一个乱线团，折磨得她痛苦不堪，一会儿听到门闩拉开了，一会儿听到门被打开，一会儿看到隔墙变得透明起来，一会儿又发现有人从墙壁里钻过来溜进她的房间。

五

第二天早晨，马克西的偏头疼已见好，但还是浑身无力，看到他这样真是令人难受。他的面色象死人一样苍白，舌苔老厚，身体十分虚弱，没有一点胃口。福尔图娜塔给他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叫他卧床休息直到下午。马克西的心情尚可，因为在那张宽大的床上滚来滚去，使他重新感到一种儿时的欢乐。妻子象哄孩子似地照料着他，真的，她已经忘记他是个大人啦。

堂娜卢佩大清早就来了，得知马克西的病情好转后，就开始吩咐做这做那；看到一些事情没有按她说的去做，她显得不大高兴。她从客厅走到厨房，又从厨房走到客厅，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料理家务的规则和办法。马克西不时地喊妻子到自己身边来，抱怨她总在外面而不在卧室。

“感谢天主，亲爱的，你可来了。你甚至都还没有吻我一下。这是什么婚礼，亲爱的，是什么新婚之夜呀！这该死的偏头疼……不过已经过去了，至少半个月内不会再犯了……看吧！你又要到厨房去了，那个帕特里西娅不是在那儿吗？”

“她去买东西了。你姑母在厨房里。她左一道命令右一道

嘱咐，弄得人家手足无措。”

“不理她，她说什么，你只管应声‘是’好了，过后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小鸽子，过来……让帕特里西娅去干吧，她就是来干活的。她干得多好啊！对吗？她是个很机灵的女人。”

“我相信……”

“你真的要走吗？”

“我得去，不然，你姑母又要责备我了。”

“我太高兴啦！……那么我也起来吧，跟你一块到厨房去。我愿意看着你，直到看够为止。现在你是属于我的，我是你唯一的主人，你得听我的。”

“我一会就来，亲爱的……”

“一分钟我也忍受不了。”他在被单上爬来爬去，象是在波浪中游泳。

福尔图娜塔整个上午都在想着隔壁那间房子。当她独自吃午饭时，她通过朝向院子的窗户往外张望，但是没有看见任何人。那间房子似乎无人居住。每次经过客厅时，鲁宾的妻子总是偷偷地向大街扫几眼。街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毫无疑问，只有在夜间才设置陷阱。

下午，福尔图娜塔一个人和帕特里西娅待在厨房里，她本想打听一下：“隔壁的人呢？”

但是，福尔图娜塔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那个该死的女人可能看透了女主人的心思，她象回答问话一样，顺口对福尔图娜塔说：

“您知道吗？刚才我到肉店去买肉时，碰见了西里拉小姐。她向我问起少爷的情况，还说要过来看看您，但没有说什么时候。”

“别总跟我讲……那个女人啦。”福尔图娜塔答道。她神情泰然自若，姿态庄重。“她跟我一点也不相干……懂我的意思吗？”

马克西米利亚诺起床后在屋里转了几圈，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不得不重新躺下了。这时，福尔图娜塔还在继续观望。邻室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晚上，依然是静悄悄的，仿佛堂娜西里拉、她的丈夫，即帽子上写着字的那个男人，以及来拜访他们的朋友们全都被大地吞没了。夜里，福尔图娜塔感到极度痛苦和不安，她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隔壁有人，没有听到脚步声和推门声，总之，她满心凄楚，因为她既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马克西米利亚诺就又躺在了床上，裹在被单里乱踢乱蹬，象个久病初愈的孩子一样不停地闹腾。快到十点钟时，他要妻子上床睡觉，福尔图娜塔顺从了他。但是，那时她心中的厌恶和反感是如此强烈，费了很大劲才没有流露出来。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只能用思想和心意来表达对妻子的无限深情。火一样的激情在他心中燃烧，但是只能禁锢在他的身体里，不能表露出来，也就是说，他无能为力。福尔图娜塔用亲切口吻安慰他说：

“好了，睡吧，好好休息，别激动。昨天夜里你病得很厉害，要几天才能恢复过来。你就当我不在这儿，睡吧，听话。”

不知道他是否平静下来，但他确实是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才醒来。

马克西米利亚诺想睡个够便在床上多躺了一会，因为他身体虚弱需要充分休息。福尔图娜塔开始收拾房间，打发帕特里西娅去买东西。这时，堂娜卢佩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您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吗？咳，是件小事。让我坐下说吧，我

都喘不上气来啦。看吧，都是我的好侄子们给我惹的麻烦，昨天夜里胡安·巴勃罗被抓走了，是堂巴西利奥刚才来告诉我的。警察闯进现在和胡安·巴勃罗同居的那个女人的家，这事你以后逐渐会知道的！警察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把文件全拿走了，后来就抓住了他，现在关在萨拉德罗监狱里……你看，我现在该怎么办呀？老实说，他对我一直不好，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只会大手大脚地花我的钱。如果只是在监狱里关几天，那我还挺高兴，因为可以让他吸取点教训，免得再到处管闲事。但是巴西利奥先生说，他们要把昨天晚上抓的所有犯人……他们抓了很多……都弄到马里亚纳群岛① 去。尽管胡安·巴勃罗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但是，坦率地说，他毕竟是我的侄子，我要尽力营救他，使他获释。”

马克西在卧室听到了几句姑母说的话，便喊他姑母进去，堂娜卢佩把发生的事情对他复述一遍，并补充说：

“你应该马上起床，快去找人营救你的哥哥，他一定吃足了苦头，你多方托人吧。可是，我们能做点什么呀！……你去找堂莱昂·平塔多，托他找塞德尼奥博士，再通过塞德尼奥博士找堂胡安·德·兰蒂瓜。尽管胡安·德·兰蒂瓜先生是个正统的天主教徒，可他有威望、有影响。我想去找卡斯塔·莫雷诺，请她向堂马努埃尔·莫雷诺·伊斯拉说情，再请这个人朝萨拉梅罗央求。萨拉梅罗的妻子是鲁伊斯·奥乔亚的女儿。咱们分头去找人吧。有什么办法！为了不让他们把胡安·巴勃罗流放到马里亚纳群岛去，咱们就得受点累操点心吧。”

马克西米利亚诺立即穿好衣服。卢佩夫人吩咐不要在福尔

---

① 太平洋中的岛屿。

图娜塔的厨房做午饭，让他们夫妻俩到她那里去吃，以便大家在如此忙碌的日子里可以凑在一起。吃过早饭，马克西米利亚诺就出了门，他的妻子和姑母到别人家去。路上，堂娜卢佩说：

“真遗憾，尼科拉斯两天前到托莱多去了。要是他在，就可以为他哥哥奔波了，而且肯定今天就能把胡安·巴勃罗从监狱里接出来，因为神父最有办法，他们最会同政府打交道……他们设下圈套，而后采取种种手腕引部长们上钩，把他们手脚捆住，爱怎么收拾他们就怎么收拾他们。国家就是这样，令人痛心……一切都那么腐败……更有甚者……一阿罗瓦土豆要六个雷阿尔，这种事从来没有过。”

堂娜卢佩积极而勇敢地开始活动，这种精神使她这一辈子获得了许多成就。福尔图娜塔和帕皮托斯留在家中做午饭。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堂娜卢佩气喘吁吁地回了家，她说卡斯塔·莫雷诺的丈夫萨马涅戈已危在旦夕，所以她什么忙也帮不了啦。卡斯塔也不便陪她到别的地方去找人。下一步她想直接去找费霍先生了。费霍先生是她的朋友，曾经追求过她，同哈辛托·比利亚隆加交情很深，而哈辛托·比利亚隆加又是内务部长的挚友。说话间，堂巴西利奥来了，他说马克西不回来用午餐。

“他同堂莱昂·平塔多去见一位什么大人物了，要晚些时候才能回来。”

福尔图娜塔决定回自己家中去，因为她有些事情要料理。她把堂娜卢佩第二次出门时布置的几件事交待给帕皮托斯，披上披肩上了街。她并没有什么急事要办，只是想到街上去走走，在和煦的阳光下散散心。她思绪万千，心中象有旋转木马，来回旋转……她沿着圣恩格拉西亚大街慢慢向前走着，在一家商店里停下来买了些她喜欢吃的枣子。然后又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

尽情地享受着——哪怕是片刻也好——自由和独处的乐趣。此时，她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想到这里不禁兴奋异常，热血沸腾。这种心情使她变得仁慈起来，她把身上所有的硬币全都施舍给了路遇的穷人，这些人可不少……走着走着，她竟然无意回家。她到家里去干什么呢？无事可做。还是在外边活动活动吧，吸点新鲜空气也好。她在米卡埃拉斯修道院被管束得够苦了。漫步在圣恩格拉西亚这样长的大街上，从这头到那头，真是趣味无穷！这样的散步最大乐趣就在于独自一人，无拘无束。无论是马克西、堂娜卢佩，还是帕特里西娅和别的什么人，都无法注意她的行踪，监视她，更不能阻止她。假如早就让她这样走下去……天晓得她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她既兴奋又好奇，东瞧西望，即使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也会引起她这个刚刚结束了长期囚禁生活的人的浓厚兴趣。她的思想在那甜美而自由的天空中任意翱翔，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无忧无虑的生活多美好啊！一个人生活在她所喜爱的人中间，而且自己也被他们所喜爱……她把目光移向比尔图德斯住宅区，因为她对穷人的房舍向来怀有亲切的感情。那些从房门走出的穿着破衣烂衫的妇女和在街上玩耍的、衣着褴褛、满面污垢的孩子们吸引着她。那种恬静的生活，虽然十分暗淡而穷困，她却感到羡慕。她不可能过这种生活，因为命运把她置于这种生活之外。她生来是干体力活的，象主教一样，只要能占有她认为应该属于她的东西，她并不吝惜出力。但是有人把她从最初的生活模式中拉了出来，抛入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旋涡之中，尔后，她便在各种人手中周旋来周旋去。最后，另一些人坚持要把她变成一位体面的太太，把她送进修道院重新塑造，后来又让她结了婚……她就这样被抛来抛去。她象一个有生命的洋娃娃，一个无形的、陌生的团体在玩弄她，但

是她不知道这个团体叫什么名字。

福尔图娜塔想，难道她就没有勇气，也就是说，没有自立精神吗？……她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吗？她这样想着想着，来到了水塔旁的兵营。那里有许多方石，她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枣来。每吐一颗枣核，就象在那无垠的遐想中增添一点自己的想法，仿佛把火星掷向草堆，使其燃烧一样。

“我诸事不顺……天主把我忘在了脑后，还故意破坏我的事情……我爱过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是穷泥瓦匠呢？可是，不，他偏偏是个阔少爷，于是我只能受骗，而不能同他结婚……后来，我当然讨厌他了……可是，不，先生，不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真是糟糕，到头来我更加爱他了……再后，他自然让我安静下来，我想这件事也就慢慢过去了。但是，不，先生，不行，倒霉的事又发生了，他又围着我转，在我面前设下圈套……当然，没有任何正派人愿意同我结婚，可是，不，先生，这时出来一个马克西，他……咳！非要同我结婚不可。还没等我来得及想，便唱起了祝福歌……可是，我真的结婚了吗？……”

六

福尔图娜塔望着刚刚吐出的一颗枣核，仿佛那枣核告诉她是真的结婚了。她自己也做了个肯定的表示，但不免有点忧伤……“这算什么结婚呀！”她陷入了沉思，呆呆地坐在那里，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可是，她猛地站起身沿街向下走去。好象她头脑里有个固定想法，象只响铃为她引路。她刚才走上这条长街时是一副漫步街头的样子，心不在焉，面带喜色，不时地左顾右盼；而现在却象个偏执狂患者了。走到教堂门前时，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突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这是他的脚步声，”她

想，“我可不能回头看。怎么办？快走，快走。”

好奇心能压倒一切，福尔图娜塔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原来不是他。往前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紧跟着她，同时看到街上有一个长长的身影与她并肩移动着。确实是……往后看不看呢？不，最好佯装不见……最后，又是那该死的好奇心……她回头看了一眼，仍然不是他。回到家里，她的心才比较平静了一些。帕特里西娅出来开门时，福尔图娜塔问她：

“有人来过吗？少爷在吗？……”

“少爷晚上才回来，他托人捎口信来，要您不必等他。”

这个奸诈的女人谄媚地微笑着，福尔图娜塔不禁又问：

“谁在这儿？”

帕特里西娅诡秘地笑了笑，还……

“什么？……什么……？”福尔图娜塔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一边踮着脚尖向客厅门口走去。

她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缝，什么也没看见。于是，她开大了点，又大了点……她面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她又开大了点……干脆全打开吧！啊，天主啊，那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大客厅的沙发上……是他，正是他！福尔图娜塔差一点昏厥过去。不知是什么在她眼前一闪，仿佛是垂落或飘起的一块面纱。她什么也没有说。那个人的面色也很苍白，站起身来，朗朗地说：

“进来吧，亲爱的。”

福尔图娜塔一动不动。她突然（魔鬼才知道怎么回事）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快乐，埋藏在心底的无限热望一下子迸发出来。她情不自禁地扑到“海豚”的怀里，大声叫道：

“亲爱的！仁慈的天主！”

这对情人忘记了一切，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还是福尔图娜塔先开口，她说：

“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到这儿来，”胡安尼托拉起她的一只胳膊说道。

福尔图娜塔让他领着，那象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房间的门敞开着，他们走了出去。说来真巧，左边房间的门也是开着的。他们进去后，有人把门关上。那所房子里笼罩着一种谨慎机警的气氛。胡安尼托把福尔图娜塔带到一间布置得非常漂亮的小客厅，客厅旁边是一间异常整洁的卧室。他们坐在沙发上又拥抱起来。福尔图娜塔象是醉了，有些神志恍惚，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一点也不记得了。所有的道德观念也一扫而光，就象梦中的事情醒来时从头脑中消失一样；结婚、丈夫、米卡埃拉斯修道院，所有这一切都远离而去，连思想都无法跟随。她的情人亲切地对她说：

“我们有多少话要说啊！”

福尔图娜塔抽搐地笑了笑，那笑容实在难以描绘。

“嘻嘻嘻，……三年了！……不对，还要长，还要长，嘻嘻嘻……你看，我怎么颤抖得这样厉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的，时间还要长，因为，嘻嘻嘻……当我和‘黑皮’华雷斯在这里时，我见到了你，又象没见到你……他总是站在我前面挡着。有一天，我告诉他，我爱你，他拔出一把大刀，嘻嘻嘻……要砍死我……我很想同你谈一次，他说不行……不行……我们的小宝贝死了，我难过得死去活来，嘻嘻嘻，在巴塞罗那，我记起了你，我让风带去我的吻，在萨拉戈萨……同样让风带去我的吻……嘻嘻嘻，在马德里也是这样。当我被送进修道院时，还是……嘻嘻嘻……让风带去我的吻……而你却忘掉了我，真

坏……”

“我忘掉了你！自从我由巴伦西亚回来就一直在追着你……我也够苦了，亲爱的！以后再对你说。我终于捕捉住了你……啊，多好的猎物呀！现在，我要跟你算总帐了……你可让我受够了！……我不知诅咒过多少次这个可恨的修道院！……你多漂亮啊，亲爱的。”

“嗾。”

“漂亮极了。”

“嗾……全为了你。”

她那冰冷的心突然变得象火焰一样炽烈，抽搐的笑变成了痛哭。

“今天不该哭，而应该高兴。”

“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吗？想起了我们那个可爱的小宝贝……如果他活着，你一定会喜欢他的，对吗？当人们用蓝色的小棺材把他抬走时，我好象看见了他……就在那天晚上，‘黑皮’华雷斯掏出一把大刀，大声向我吼叫：‘喂……八点了，你要祈祷什么就快祈祷吧，因为九点以前我就要把你杀死。’他嫉妒得发疯了……哎呀，真吓死我了！”

“我们有多少话要说啊！……我有话要对你说，你也有话要对我说。我知道你结婚了，你做得对。”

“你做得对”这句话犹如一滴冷水滴在了福尔图娜塔的心头，顿时使她回到了现实中来。她擦着眼泪想起了马克西，想起了他们的婚礼；想起了那被她抛到九霄云外的家，那个家就在那里，只有几步之远。它阴森森的，令人厌恶。想到这些，她心中异常难受，眼泪一下子全干了。

“为什么我做得对？”

“因为这样你更自由，并且有了自己的名字。你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啦，只要谨慎点就行。我听说你丈夫是个好青年，有眼力……”

听到这话，福尔图娜塔看到自己头脑中出现了一个虚构的形象，确切点说，是她那堕落的幽灵。在人类卑鄙行径的记载中，她刚刚做的事堪称是最奇特的、最不正常的、最无法形容的事。这种场合、这种时刻，使她的行为显得愈发丑恶。她稍稍扪心自问之后，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她过去和现在的激情都如此强烈，以致那幽灵逃遁得无影无踪。在那种事情上，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任凭超自然力摆布的机械装置。在她看来，她所做过的一切都是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下做的，这种力量能支配宇宙中最大的物体，如日出和巨大星体的陨落。她不能不那样去做，对命中注定的事情，何必多费唇舌。她也不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因为她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即使看清楚了，她这个决心一条路走到黑的人也会不顾一切后果继续前进，就是下地狱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她的想法。

“我租下了你旁边的房子，”胡安尼托说，“这种不端行为不能用别的什么理由来解释，只能怪我发疯罢了。亲爱的，我对你朝思暮想，恨不得马上说点知心话。当我得知你来到马德里时，我简直神魂颠倒了！……从良心上来说，我觉得实在对不起你，我对你太无情啦，总是在受良心的谴责。我发疯了，四处找你，就如同寻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的东西。我没有找到你，回来路过一个街角时，肺炎突发，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病倒了。”

“我的小可怜的！……这事我知道。你找我，我也知道。天主会恩赐于你！要是我早些知道的话，你就找到我了。”

福尔图娜塔扫视一下客厅，但是，客厅那颇为华丽的装饰并

没有打动她的心。即使在寒酸的地窖里，在挂满蜘蛛网的地下室里，在任何一个恶臭而阴暗的地方，只要能同现在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待在一起，她就如愿以偿了。她注视着他，总觉得看不够。

“你真是个美男子！”

“你呢？不也十分漂亮吗？……你比过去漂亮多了。”

“啊，不！”她有点卖弄风情地说。“你这样说，是不是因为我变得有些教养了？不对！你不要这样看，我并没有开化，我也不愿意开化；我永远是个平民百姓，就象过去一样，象你设圈套捉住我时那样。”

“平民百姓！”胡安尼托有些卖弄学问地说。“它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根本，即原料。因为当文明失去伟大的思想，即原本的思想时，就必须到平民百姓中去寻找，到人民的智慧中去寻找。”

福尔图娜塔不大理解这些概念，但还是模模糊糊地懂一点。

“我真不敢相信，”他说，“亲爱的，我又设圈套把你这只心爱的小兽逮住啦，让你待在了我的身边。我伤害了你，做了许多对不起你的事，现在我要求你原谅……”

“算了吧……原谅！”福尔图娜塔喊道，露出一副宽宏大量的表情。“只要你爱我，过去的事情何必计较呢？”

说着她仰起头，那邪恶的自信使她的面孔显得更加漂亮。她大言不惭地说：

“我的丈夫就是你……其他的……去他的吧！”

胡安尼托的心象弹簧一样能伸能缩，但听到福尔图娜塔如此大胆的话，也不免大吃一惊。为了作出相应回答，他本该说

“我的妻子就是你”，可是，就象谨慎的人在关键时刻收起武器一样，他把这骗人的话咽了下去。

七

福尔图娜塔回到自己家中已经是黑夜沉沉了。她丈夫还没有回来。福尔图娜塔在等待丈夫的时刻，又看到了自己身上那丑恶的幽灵。这次她看得很清楚，而且无法轻易地将它从头脑中赶走。“他们骗了我，”她想，“他们象把牲口赶到屠宰场一样强迫我草率地结了婚，这岂不是没有等我考虑就一刀把头砍掉了吗？……我有什么过错？”房间里黑咕隆咚，她点上了灯。当她把火柴扔到地板上时，火柴仍然没有熄灭，福尔图娜塔饶有兴趣地望着它，不禁想起了年青时曾听到过的迷信说法。“如果燃烧的火柴掷地后仍然不灭，”她自言自语地说，“而且火苗朝你晃动，那说明你要走运。”

马克西拖着疲惫的身体若有所思地回来了。可是一见到妻子，马上就兴奋起来。一整天没见面了！他给她带回来一包面包圈。胡安·巴勃罗情况如何？最终会一切妥善解决的。他肯定不会被流放到马里亚纳群岛去了，不过，大概要在萨拉德罗监狱里关上半个月或二十天。

“他活该，亲爱的，谁让他鸡蛋里挑骨头来着？”

夫妻俩坐下来吃面包圈的时候，福尔图娜塔开始打量起她的丈夫来；虽说她眼睛盯在丈夫身上，实际上是通过想象来观察他，结果顿时一种强烈的憎恶和空前巨大的反感涌上了她的心头，她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这个堕落的女人丝毫无意克制这种感情，而是将它当作一种带有诱惑力的怪物玩味着。

“我的心肝，”他们吃完面包圈后，马克西米利亚诺对福尔图

娜塔说，“看到你胃口这样好，我很高兴。你愿意我们现在到咖啡馆去吗？”

“我不想去。”她冷冷地答道。“我懒得动弹。你没看见我眼皮都抬不起来吗？我只想睡觉。”

“好吧，这样更好，我也想睡了。”

他们上床躺下，入睡前，福尔图娜塔思前想后，她想到胡安尼托，也想到马克西米利亚诺，把他们两人的一切做了比较。每逢马克西的瘦小身躯碰到她时，她便不禁痉挛起来。这时她就想到，她现在不得不过一种演员式的双重生活，即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是虚假的，这对她来说是何等的讨厌和困难呀！让她演戏，让她装模作样，这太难了，简直太难了，她越想越苦恼。“我不能，我不能，”快睡着时她这样想，“我不能长期把这出喜剧演下去。”她酣睡之后，体力得到了恢复，但第二天清晨醒来时却哭了起来，她思潮起伏，绞尽脑汁回忆着一幕幕的往事，为不能时常见到她的情人感到极度忧伤。

从那以后，每当马克西离家外出，福尔图娜塔就偷偷溜到隔壁房间里去。马克西米利亚诺为了获取学位，要和一位朋友在一起读书，此外，他还经常到萨马涅戈的药店去。已经谈妥，他将在药店工作。尽管马克西米利亚诺每天都不在家，这两个罪恶的偷情者还是决定把爱巢筑在更远的地方。这期间，帕特里西娅为所欲为，无论是福尔图娜塔的吩咐，还是堂娜卢佩的命令，她都置之不理。她肆无忌惮地偷东西，而女主人却不敢训斥她。这一切麻烦事的罪魁祸首分明是胡安尼托，可当情人问他该如何处置时，他却束手无策。最明智的办法是另租一套房子，然后把帕特里西娅辞掉，多给她一点赏金，堵住她的嘴，不让她把事情张扬出去。

有几天，“海豚”提出要给福尔图娜塔一些礼物和钱，可她什么也不想接受。她头脑里有个十分牢固的荒诞不经的想法，当她讲出来时，两人不禁笑得前仰后合。她的怪想法是：胡安尼托不应当是个阔少爷，而应当是个穷鬼，这样，事情才合情合理。那时，她就可以象个黑人一样拼命干活来养活他。

“假如你是个瓦匠、木匠，或者，比如说，是个守夜的更夫，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得了，你怎么想到这种事上去了。”

“我也不知道。”

谁也没有办法打消她头脑里那种不符合天主旨意的想法。

“总之，”胡安尼托说，“你是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你说，你喜欢不喜欢荣华富贵？”

“当我没有和你在一起时，我是有些喜欢的，但并不那么过分。我从没有迷恋过衣着打扮。但是，当和你在一起时，对我来说，金子和黄铜都是一样，丝绸和粗布也是一样。”

“跟我说实话，你什么也不需要吗？”

“什么也不需要，这你可以相信。”

“难道是天主的灵魂给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吗？”

“是的，天主的灵魂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这你可以相信。”

“我想送你一件衣服。”

“我不穿。”

“送你一顶帽子。”

“我要把它捏扁扔在一边。”

“你莫非发了誓要受穷吗？”

“没有，我没有发过什么誓。我爱你，就因为我爱你，别的我一概不知道。”

“什么也不要，她纯粹是个原始人。”“海豚”想，“这种想法只有不开化的人才会有，她根本没有接触过文明，思想还处在愚昧之中。”

一天，他们谈起了马克西米利亚诺。

“不幸的小伙子！”福尔图娜塔说，“我对他的恨其实不是真正的恨，而是怜悯。我一直对他十分厌恶。我被他拖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又勉强同他结了婚……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吗？正如人们所说的，他们操纵着一个人，他们想怎样就怎样。我就是不愿意，也无能为力。他们把我当成洋娃娃，随便扔过来，扔过去……现在，我为欺骗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而感到内疚，是的，这是真话。他是一个既无功又无过的天使。有时，我很想对他把真情说穿，可实在……要让我爱怜他，我做不到，我绝对做不到，我没有那种感情，我生来不会这样做。我祈求圣母给我力量，让我把事情说清楚。”

“求圣母！……你相信圣母吗？……”胡安尼托为之一震，他一直认为福尔图娜塔是个异教徒。

“照你说，我不该相信圣母吗？我每次闭目向圣母祈祷时，她总是劝我爱你，要我得到你的爱……圣母和你在一起，亲爱的……你为什么吃惊呢？听我说，尽管我是个坏女人，但是当我向圣母祈祷时，她还是保佑我的。谁知道从这里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有朝一日，事情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呢！我坦率地对你说，有时我怀疑自己是个坏女人……是的，我怀疑。我可能不是那样的人。我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又那样想，一直处在疑惑之中。最后我这样认为：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说是坏事。”

“这里有个问题，”“海豚”听了福尔图娜塔那种十分奇特的想法之后觉得怪有意思的。“如果你丈夫发现了咱们的事要

杀死我怎么办？”

“哎呀，不要给我说这种话……即使开玩笑也不要这样说。如果他要杀死你，我会象头母狮向他扑过去，把他撕个粉碎。你看见人们怎样捉大虾吗？先揪掉它的腿，再把它的身子一拧，内脏就掏出来了。我就这么办。”

“但是，走着瞧吧，亲爱的。我曾抛弃了你，让你饱尝痛苦，让你怀着身孕落在‘黑皮’华雷斯手中，难道你不恨我吗？”

“我一点儿也不恨你。当时我只是感到气愤。恼怒和贫困把我推到了‘黑皮’华雷斯的怀抱里。你能相信我对你说的话吗？当时，尽管我十分讨厌他，也还是跟了他。这不是很怪吗？……其实不然，因为我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而他能给我，你看，就是这样……当时我说：‘我现在跟着这个畜生，将来再报复吧。’我生下孩子之后，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后来孩子死了；华雷斯暴死之后，我认为你不会再爱我，所以我说：‘现在我要报复了，要有多坏有多坏。’”

“可是，怎么报复，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你什么都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报复就是做不该做的事……做最丑恶的事，最……”

“亲爱的，你这样是向谁报复呢？”

“向天主，向……我也不知道向谁……不要问我了，我如果象你那样有学问，就能给你解释了，可我连个大字都不识。尽管堂娜卢佩和嬷嬷们不厌其烦地想使我开点窍，可我什么也没学会……她们教我不要说那么多无用的粗话。”

胡安尼托沉思良久。

有一天，他们又谈到了哈辛塔……胡安尼托不愿意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但是一有机会，福尔图娜塔就直截了当地提起

这事。对她的问话，胡安尼托总是躲躲闪闪的。

“算了，亲爱的，让我妻子好好待在家里吧。”

“那么，你得向我保证你不爱她。”

“我爱她，是的……我何必骗你呢？……不过，爱她和爱你完全是两回事。她值得我尊重，因为……你想象不到她有多好。”

福尔图娜塔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没完没了地追问胡安尼托同妻子的亲密关系的细节，但是胡安尼托机敏地避开了。在那种罪恶的言谈中，他尽一切可能保护妻子的神圣人格。

“这个可怜的女人，”胡安尼托最后说，“她浑身充满了激情，更确切地说，一种狂热折磨得她神魂颠倒了。”

“怎么回事呢？”

“她想孩子想疯了。天主不给她孩子，而她又非要不可。不育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身体每况愈下，她消瘦了，不久前满头又出现了白发。她已忧郁成疾。你知道发生的事情吗？她上了大当。你的姨父何塞·伊斯基耶多同另一个家伙合谋，使哈辛塔相信他身边的那个三岁的小男孩就是我们的小胡安尼托。我妻子简直发了疯，想把他收养下来，就把他带回家来。虽说骗局很快被揭穿，但你姨妈还是骗走了她六千雷阿尔。”

“真有意思，这事我听说过。那孩子可能是佩佩① 姨父前妻的女儿尼科拉萨的儿子，比我们的孩子晚出生六天，他爸爸是个点汽灯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还不明白。我觉得，由于你妻子认为那孩子是你的，所以她喜欢他；但想到那孩子为另一个母亲所生，又讨厌起来。我看这是因为我。”

“别说了，傻瓜，我妻子对世界上所有孩子，不管是谁的，都

---

① 何塞·伊斯基耶多的昵称。

喜欢得要命。那个所谓的小胡安尼托，只要她认为是我的，就会收养下来。她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她人有多好。她要是能生孩子那该多好啊！……天主啊，这事我连想都不愿去想。她确实想疯了，而且使我们大家也疯了。她爱我的儿子胜过爱我，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

听到这里，福尔图娜塔露出了笑容，陷入沉思。她那装满古怪东西的脑袋在想什么呢？

“听我说，我的心肝，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一个伟大的设想。我想和你妻子做笔交易。她会同意吗？”

“那要看什么交易罗。”

“很简单，你看如何。我把你的一个儿子让给她，她把她的丈夫让给我。一句话，用一个小孩换一个大孩。”

“海豚”听了福尔图娜塔带着几分聪明而俏皮的神气提出的这笔罕见的交易笑了。

“她会同意吗？……你觉得如何？”福尔图娜塔以极大的诚意问道，然后她又由天真变得热情地说：“好吧，你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不过这是个伟大的设想。”

学识渊博的胡安尼托陷入沉思的汪洋大海。

八

在西里拉家的约会持续了两个星期；但是，事实清楚地表明，胡安尼托和福尔图娜塔不能再在那里继续约会了，于是他们另找了一处房子。帕特里西娅变得令人难忍，堂娜卢佩又经常不适时宜的不请自到，来指手划脚，使侄媳妇经常难以脱身。在这段时间里，福尔图娜塔并没有对马克西米利亚诺有失尊重，但她的冷淡足以使一团火变成冰。马克西米利亚诺情愿妻子同他

大吵一通，也不愿看到她以冷漠、轻蔑的神情对他相敬如宾。福尔图娜塔很少有对他表示亲热的时候，为了得到一点爱抚，马克西不得不再三请求，而到头来得到的温存也只不过如一种施舍。可是福尔图娜塔并没有高等妓女的本领，她装得是那样笨拙，以致看上去令人难受。

年轻的药剂师马克西米利亚诺有时感到极度悲伤，思绪纷乱。后来，他摆脱了这种状况，开始注意观察起来，并以惊人的速度提高了自己的观察能力。只要他在家里，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研究她的动作、眼神、步态，甚至呼吸。吃饭时，则观察她用餐的方式；躺在床上时，则观察她如何睡觉。

福尔图娜塔从来不看丈夫一眼。细心观察到的这一现象使这个不幸的小伙子如万箭穿心。他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荣誉、自己的名义换来了这双眼睛，难道为的就是让它宁可看一把椅子也不看自己一眼吗？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真是岂有此理！有一天，他怒火中烧，但还是不想表现出来，独自紧握拳头强忍住了。

“你为什么不看我？”一天晚上，马克西米利亚诺沉下脸、皱着眉向福尔图娜塔责问道。

“因为……”

她没有说下去，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天晓得她要说什么。

马克西这个倒霉的小伙子对福尔图娜塔太痴情了，为了得到她的爱，他整日苦思冥想，以致成疾。他苦心探索怎样博取妻子的欢心。由于在肉体方面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办法，他便求助于精神世界，幻想通过这一途径激起妻子对他的爱。他本来就是个善良的人，并准备成为圣人，因此，他探索妻子在感情上喜

欢什么，以尽力满足她的心愿。每逢遇到穷人，妻子总是慷慨施舍，那好，他便加倍解囊；妻子向来钦佩忘我行为，那好，他就寻找机会表现得象个英雄；妻子勤于劳作，那好，他就拼命干活。不幸的小伙子就是这样折磨着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善良的、崇高的、美丽的东西全都奉献给那个无情无义的妻子，就象某个人毁掉整个花园，把全部鲜花扎成一束花献给情人一样。

“你已经不爱我了，”一天，马克西米利亚诺无限伤感地对福尔图娜塔说，“你的心飞了，象小鸟一样从打开的笼子里飞了。你不再爱我了。”

福尔图娜塔回答说还是爱他。可是，她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还不如干脆说不爱好哩。

“你为什么远远地离开我？好象我使你恐惧似的。我一进家，你就板起面孔；当你觉得我不注意你时，你便沉思不语，嘴角挂着微笑，好象心里在同什么人说话似的。”

还有一件事在折磨着马克西米利亚诺。他和福尔图娜塔一起外出散步时，所有人都盯着福尔图娜塔，啧啧称赞她那动人的姿色，然后才把目光转到他身上。马克西米利亚诺想，大概所有人都认为象他这样的男人不配娶福尔图娜塔为妻。有些人甚至傲慢无礼地打量他。如果他们到咖啡馆去，也只能稍稍呆上一会，因为朋友们都紧紧地围在福尔图娜塔身边，根本不理睬她的丈夫，这真使他犹如吞食苦胆。最令马克西米利亚诺困惑不解的，是福尔图娜塔不和任何人亲近，只要他说声“我们走吧！”她便马上起身跟随。

药物学专业的学生马克西米利亚诺寻觅是什么在折磨着他的心，但是他没有找到。他想同姑母商量一下，又不甘心在姑母面前认输，怕堂娜卢佩说：“瞧，都怪你不听我的良言！”是嫉妒

吗？嫉妒谁呢？福尔图娜塔象对他一样，对谁都那么冷淡。她常常悲郁地扫视着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但并不盯着任何人，仿佛在寻找一个不愿让她看到的人。最后，她只好凄然地把目光收回来。

朋友们在他面前夸奖福尔图娜塔，同样使这个年轻人心痛如绞。

“你老婆真漂亮！”“香水仙”对他说道。

“高杆山毛榉”贴在他耳边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

“这个女人可够你享用了，潇洒的小伙子。你可要小心点啊！”

但是，堂娜卢佩的看法却使马克西米利亚诺乐观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位目光敏锐、做事老练、饱经风霜的豪雷吉的遗孀不止一次地对侄子说：

“你妻子真能干！我每次来这儿都见她忙个不停，不是熨，就是洗。坦率地说，我不信……她会帮助你的，会帮助你的。最近她有点沉默……有些日子我没有听到她那银铃般的声音了。”

由于杂事缠身，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几乎无法学习。他正在努力争取获得硕士学位。他的就业问题已经解决，因为萨马涅戈在十月底已经去世。萨马涅戈的遗孀调整了药店人员，给马克西米利亚诺留了个职位。堂娜卡斯塔·莫雷诺同堂娜卢佩商定，等马克西米利亚诺取得学位后再确定他的薪水，实习一年后就可以分红。在经济方面，他一切称心如意，因为在靠自己的职业谋生以前，马克西可以用那为数不多的遗产年金过舒服日子。糟糕的是，当他进了药店后，就得整天离开家了。这使他如坐针毡。于是，在每个嫉妒者身上发生的情况在他身上同样

发生了。一天，他出门时说是去药店，但转眼即返回。他这样试了一次，什么也没有发现；福尔图娜塔在厨房里。他又这样做了一次，也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福尔图娜塔在做针线。第三次，福尔图娜塔不在，过两个钟点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包东西。

“你问我上哪儿去了？我去买了点零星东西。你不是说想要条领带吗？我买来啦，你看吧。”

一天晚上，马克西米利亚诺走进屋来，情绪相当激动。他一把拉起妻子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旁，劈头便说：

“今天我看见那个毁了你荣誉的流氓啦。”

福尔图娜塔一下子愣住了，脸色象死人一般苍白。

“什么……他不是病了吗？”

她这句话脱口而出，要想收住已经来不及。胡安尼托有一个星期没来同她幽会，西里拉给她带来一个口信，说他在别墅骑马时摔下来，一只胳膊受了点伤。

“病了？”马克西米利亚诺恍然大悟，眼睛死死地盯着福尔图娜塔。“一点不错，他一只胳膊缠着绷带。你从哪儿知道的？……”

“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福尔图娜塔慌了神。

“你刚才不是说了？”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声喊道，两眼闪着可怖的光芒。“你从哪儿知道的？”

福尔图娜塔的脸顿时红得象胭脂虫，继而又变得苍白如纸。她在设法摆脱那一困境，最后终于说：

“咳！”

“咳什么？”

“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小傻瓜？……这很简单。是报上说的……你姑母昨天晚上给我读了这条消息。你看，就在这儿，说

他在别墅骑马时摔下来了。”

她恢复了平静，在桌子上翻了一会，拿起《公正报》，上面果真登着这条消息。

“喂……看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吧。”

马克西米利亚诺看完后又说：

“我是在萨拉德罗监狱看见他的，这个流氓一辈子都应该关在那里。是同我一起去的奥尔梅多先生把他指给我看的。我去看我哥哥，他去看一个叫莫雷诺·巴列霍的人，这个人也因为谋反被捕。可胡安尼托那个家伙是最令人讨厌的……”

福尔图娜塔用报纸挡着脸，装作读报的样子。马克西米利亚诺一把把报纸扯了下来。

“你好象……吃了一惊似的。”

“让我安静一会吧。”福尔图娜塔冷漠地说，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心刹时变得冰凉冰凉的。

“你这是怎么啦，亲爱的！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啦。”

福尔图娜塔的嘴仿佛贴上了封条。吃饭时两人谁都没有言语。饭后，马克西米利亚诺伏案学习，福尔图娜塔做针线活，还是没有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临睡时也是如此。她朝丈夫背转身去，对他唉声叹气不予理会。他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谁都没有入睡。尽管他们的身子贴得很近，但是福尔图娜塔的心早已飞得远远的了。

过了两三天，马克西米利亚诺又去了萨拉德罗监狱，他告诉哥哥很快就会获释。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胡安尼托驾着一辆四轮敞篷马车沿着圣恩格拉西亚大街往北走，胳膊已经痊愈。他看了看马克西米利亚诺，马克西米利亚诺也看了看他。马车跑得很快，马克西米利亚诺从远处看到它拐进了雷蒙多·卢利奥

大街，他是不是要到萨贡托大街？此时的马克西米利亚诺激动异常，他恨不得长上两只翅膀。他尽力加快脚步，可当他来到他住的大街时……天主啊！……那正是他所担心的事发生了！……福尔图娜塔站在阳台上，正向卡斯蒂利亚大街那边的哈瓦那林荫路张望，马车肯定刚刚从那儿走过。马克西米利亚诺飞快地跑上楼梯，到了楼上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看来吃醋的人还得有非常健全的肺才行。他不是坐下，而是倒在了椅子上。妻子和帕特里西娅赶紧跑来，以为他出了什么事。马克西米利亚诺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当帕特里西娅离去，只留下他和妻子时，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暴怒已经变成了怯懦和痛苦。他的心象是撕碎了，剧烈地振动着，强忍着把愤怒埋在心里。他热泪盈眶，跪倒在妻子脚下，狂吻着她的双手。

“你可怜可怜我吧。”他说，伤心得象个孩子，简直不象个男子汉，“不要再瞒我，我都看到啦！是真的，真的，那位先生……你在等他……他从这儿过是来看你。你不爱我，你在欺骗我……你又爱上了他……你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不会错，都说出来吧……我宁可悲痛地死去，也不愿蒙此大辱。福尔图娜塔，我把你从大街上的垃圾堆里救出来，你却溅我一身泥巴；我把纯洁的荣誉献给了你，你却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我把我的名字给了你，你却将它胡乱涂画。我求你最后一次……把实情告诉我吧，告诉我吧！”

九

福尔图娜塔动了动舌头，张了张嘴巴，实情就在那舌尖上，但是，她犹豫了片刻，不知该说出来，还是把它埋在心底。事情的真相想从她嘴里挣脱出来，要说的话都默默地排好了队，可以

鱼贯而出:“是的，我确实讨厌你，同你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死亡。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生命。”福尔图娜塔内心的斗争是短暂的，她把那可怕的事实真相隐藏到心灵深处。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悲伤需要用谎言安慰一下，她作为妻子只好撒谎了……谎言只能引起说谎者的极大同情，而给受骗者的安慰却是微乎其微的。福尔图娜塔说了谎，但那只不过象一个护士，拿着无效的药品企图解救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

“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对我说说吧，那样我会相信你。”马克西米利亚诺说，“你说话时应该有点热情，就是象以前跟我说话时那样也好。你不知道你给我造成的创伤有多大。你简直让我相信连天主都没有了，似乎一个人表现得是好是坏全是一个样。”

同情心战胜了福尔图娜塔，那天下午和晚上她显得相当温柔，这使马克西米利亚诺平静了下来。但是，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命中注定要倒霉，他精神上刚刚得到一点慰藉，偏头疼又闹了起来。那天夜里，他病得十分严重，福尔图娜塔细心地照料他。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头疼时还要绞尽脑汁在寻找解决或减轻精神痛苦的途径。他刚刚呕吐过就对妻子说:

“我想起一个克服困难的办法……咱们到莫利纳去，那里我有庄园。我放弃学业去务农……你说好不好？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活了。”

福尔图娜塔表示同意，尽管她还记得毛里西亚对她讲的村镇生活是什么样子，到那里她要过苦不堪言的日子。然而，那天夜里，她只能满口答应。

一连几天，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得可怕，犹如在大量出血。他惊恐万状，赶紧去找奥古斯托·米基斯求医。米基斯说，如果他在结婚前请大夫看一看就好了，

象他这种情况，医生一定会毫不含糊地嘱咐他过独身生活。这番话使马克西米利亚诺倍加痛苦，但是当米基斯说治疗这种病的唯一良方是到乡下去时，他又燃起了希望之火，更加坚定了离开首都到莫利纳——那里他有土地——过一辈子的想法。

他第二次同妻子谈及此事时，发现妻子并不以为然。

“要去乡下，你的学习，你的职业怎么办？你去同你姑母商量一下，她一定会说你是胡思乱想。”

马克西米利亚诺发现妻子有几件事十分反常，从而疑虑重重。几天来，她两眼几乎总是盯着地板，目光忧伤。但是，一天下午，马克西米利亚诺从药店回来，上楼梯时突然听见福尔图娜塔在唱歌，进屋时还看见福尔图娜塔脸上浮现着欢乐兴奋的神色。发生了什么事？马克西米利亚诺不得而知，尽管醋意使他特别敏感，可以对事实进行种种揣测，且能猜出八九分。原来是帕特里西娅给福尔图娜塔送来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中断了半月之久的爱情又可以恢复了。马克西米利亚诺想：“她为什么这般高兴？”凭着吃醋人的本能，他懂得应该给沉浸在欢乐之中的福尔图娜塔泼一瓢凉水，于是他对妻子说：

“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到乡下去。我和姑母商量过了，她同意。”

实际上，他并没有和堂娜卢佩商量，他这样说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这个建议是不可更改的。

“要去你一个人去……”她微笑着说。

“不，”他强忍着内心痛楚补充说：“两个人一起去。”

“你疯了，”福尔图娜塔厚着脸皮笑着说，“我还以为……那么，你说的是真话吗？”

“当然罗！……你不是说过也愿意去，还说要当个村妇吗？”

"我是说过，那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把我关在一个小镇上，亏你想得出！"

看到马克西米利亚诺脸色变得那么难看，刚刚想开几句玩笑的福尔图娜塔只好沉默下来。马克西米利亚诺什么也没有说，突然箭也似地跑出去，嘭地一声把门关上，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福尔图娜塔不禁打了个寒战，急忙趴到阳台上，她看见马克西米利亚诺飞快地穿过萨贡托大街，然后沿着圣恩格拉西亚大街跑去。过了一会儿，福尔图娜塔也离开了家门，踏上了圣恩格拉西亚大街，不过她是朝着相反方向，往四条路街那边走去。

大约下午六点钟，马克西米利亚诺回到家里，脸色青紫；当帕特里西娅告诉他福尔图娜塔出去买东西时，他的脸色又由青紫变成铁青。他是那样嫉妒，以致失去了理智，竟然向女佣问起了妻子的情况……但是他能从帕特里西娅那里得到什么呀？帕特里西娅象叛徒一样守口如瓶，只是向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头脑里灌输这种印象，即他的妻子差不多是个女圣徒。福尔图娜塔回家时，马克西米利亚诺已经让女佣点上了灯，正坐在客厅的桌旁。

"你去哪儿了？"马克西米利亚诺问道。

"我好象对你说过了，"她回答说，"我去买点粗棉布。"

她拿出一包东西，打开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

"你看……这是你最喜欢的素菜汤……"

"今天下午，"马克西米利亚诺沉下脸来说，"我也给你买了一件小礼物……你看。"

他伸手拿出进门时藏在桌子底下的纸包，慢慢地打开来，这时福尔图娜塔笑眯眯地俯身观看。

“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啊！是一支左轮手枪……”

“对，是手枪，我买它是为了我们好同归于尽……”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声音阴森可怖。看着手枪，他感到一阵恐惧开始向他袭来，他平生还从未摸过这玩艺儿呢……

“你这是怎么啦！”福尔图娜塔脸色煞白，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你象个傻瓜……要杀死我，为什么？……”

她向丈夫投去一道温柔而深沉的目光，丈夫过去也曾这样看过她以报答她的一片真诚。此时，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觉得心头似乎压着沉重的锁链。

“天哪！你怎么会想出这种荒唐事来，亲爱的……我胆子很小，一看见这种东西就浑身发抖。你这种让我爱你的办法太妙了，真的，太妙了。”

她胆怯地伸手去摸枪柄。

“你可以拿去，没上子弹。”马克西米利亚诺说，他一下子从暴怒转为怜悯。

“你真象个孩子，”她拿起手枪说，“应该把你当作孩子对待。把这玩艺儿放在这儿吧，我来保管，留着它对付小偷。”

说完，她把手枪拿走了，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阻止她。她把手枪锁在一只装旧东西的箱子里以后，转身又回到丈夫身边。马克西米利亚诺若有所思，毫无疑问，他不安地琢磨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和实际行动上的软弱无力相距甚大。

那天晚上平安无事。但是第二天下午，“香水仙”到萨马涅戈的药店来找马克西米利亚诺，告诉他，福尔图娜塔同一位先生在圣恩格拉西亚大街的一所房子里约会，那房子就在比利亚百货商店过去一点。

十

马克西米利亚诺乘上去昌贝里的马车回了家。进门后听说妻子不在，便慢慢地向教堂走去。当他看到教堂前厅的铁十字架时，突然想起应该把手枪带上。他转身往回走，半路上又记起手枪被妻子锁起来了。他真傻，怎么让她把枪锁起来呢！他又回头往北走，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既想知道真相又怕知道真相——交织在一起，无情地鞭挞着他的心灵。当他看到高高地矗立在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上方的水车风轮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便放声大哭起来。风轮一动不动。

马克西米利亚诺走过比利亚百货商店时，开始观察那里高大的房舍。由于他不知道哪所房子是偷情者的住所，于是决定把所有的房子都扫视一遍。夜幕徐徐而降。马克西米利亚诺盼望天快些黑下来，以便风轮在他眼前消失。在他看来，风轮象个滑稽的见证人的眼睛，集中了世界上全部的讽刺。他不由自主地诅咒起圣神来，埋怨他的耻辱离神堂竟是那样近，而正是在这神堂里，卑鄙下流的东西被人们说得天花乱坠，他在美好的幻想中被愚弄和蒙骗。换句话说：他本是到那里去寻找圣饼，然而给他的却是一扇磨盘……更为糟糕的是，他居然糊里糊涂地吞下了这颗苦药丸，到头来弄得有苦难言。

马克西在那里走来走去，许久，才看到胡安尼托的仆人驾着四轮敞篷马车慢慢过来，好象担心马匹出汗着凉似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马车是来接胡安尼托的。马克西看见马车驶上了四条路街，在那儿停下点灯，然后沿街而下，走到比利亚百货商店时又转而向上。马克西一直盯着它。车夫现出一副厌倦而不耐烦的样子。马车掉头时，马克西突然发现车夫把目光投向一

所房子。“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克西停在附近，缩小了他的监视范围。那时是七点钟。

最后，正当马克西米利亚诺由南向北走动时，他看见从相当远的一所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他，正是胡安尼托，他穿着上衣，戴着圆顶毡帽；出门后停住脚步，用眼睛寻找他的车子。房间里的两盏灯还在亮着。马车向四条路街驶去……马克西米利亚诺加快脚步，紧跟在后，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

那条路很僻静，天气又冷，行人稀少。“海豚”感到身后有脚步声，一种神秘的担心，也许是一种良心，告诉他是谁紧跟在后边。当他回头看时，适逢那人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喂，您听着。”

胡安尼托立刻停下来，尽管他不大认识马克西，还是毫不怀疑此人就是他。

“您有什么事？”

“流氓！……不要脸的东西！”马克西米利亚诺喊道，他声调虽很凶狠，但表情却看不出来。

胡安尼托不愿再听下去，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做什么解释，便使劲一挥右臂，推开了他的情敌。他没有打马克西的耳光，只是推了一下。但是弱不禁风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哪里经受得住，他向后倒退时一脚踏空，打了个趔趄，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他喊道：

“我杀了你……也杀了她。”

马克西米利亚诺在地上连滚带爬地继续咆哮着：

“强盗，扒手，偷鸡摸狗的家伙……你等着吧！……”

胡安尼托象一时不知所措的杀人凶手一样冷静地观看了一会儿。当他看到马克西米利亚诺终于爬起来时，便向他走过去，

用力抓住了他的脖子，象是真的要把他掐死……他把马克西米利亚诺按倒在地，大声喊道：

“蠢货……癞蛤蟆……想让我踢死你吗？……”

不幸的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喉咙被掐得那么紧，发出的呻吟声如同窒息的鼾声，他的瞪得圆圆的眼睛盯着他的凶手，有如一双暴怒垂死的猫眼一般闪烁着火花。他唯一的自卫手段就是想把指甲磨尖去抓胡安尼托的臂膀、大腿，以及一切够得着的部位。他竭尽全力抬起一点身子，想使个脚绊打倒胡安尼托。结果两个人都摔倒了，这样斗起来显得更加势均力敌些。可怜的马克西虽然有理，但是他被蛮横的胡安尼托压倒了！正义何在？有谁出来为弱者打抱不平呢？正义不存在！打抱不平者也一个没有！

尽管“海豚”怒气冲天，但还不存在他仗着自己的优势将对手打死的危险。“虽说这个家伙象条虫子，但他终归是个人。”他想。于是他既怜悯又轻蔑地松开了他的猎物。马克西米利亚诺一动也不动地倒在了路旁又似土坑又似水沟的地方。看到他象是死去一般，胡安尼托不禁有点害怕起来。“会不会无意中把他打死了呢？……反正……我是出于自卫。”可是，马克西米利亚诺怒吼了一声，象癫痫病患者一样滚动起来，嘴里不停地喊着：

“强盗……杀人凶手。”

“海豚”走到马克西米利亚诺跟前，将一只脚踏在他的胸口，但并不用力。

“你这只蟑螂，如果还不闭上嘴，我就踩死你。”

马克西米利亚诺一跃而起，使出了弱者的武器：指甲和牙齿。他是那样凶狠，假如抓住对方的话，非撕掉他的皮不可。胡安尼托当即进行自卫。

“我跟你说过了，我会踩死你……如果你还……”

胡安尼托象拿一根羽毛似地把马克西米利亚诺提起来，狠狠地把他扔到原来摔倒的地方——街道最后一幢房子过去一点的宅基地，或者说是一块无人耕种的荒地——。马克西米利亚诺被摔得昏了过去，野蛮的胡安尼托看见自己的马车驶来，便趁机让车停下，跳上去匆忙地逃跑了。

在胡安尼托和马克西米利亚诺拼搏的最后时刻，有一个人停在了他们面前。这时，他走到马克西米利亚诺跟前，恐惧地望了他一眼。他以为马克西米利亚诺受了致命伤，自己不想被牵连进这场人命关天的纠纷中去。但是，当他听到马克西米利亚诺说话的声音时，便往前凑了几步。

“我的好汉，这是怎么回事？……可怜的小伙子！噢，不象小伙子，分明是个老头儿……哎呀，怎么这样打一个可怜的老人！”

过了一会儿，从路过的一群工人中又走出一个人来，在这个人的搀扶下，马克西米利亚诺终于站起身来。他沿着马路向下跑了很长一段路，边跑边喊：

“强盗！……抓住那个家伙！……抓凶手呀！……”

但是，马车早已驶进教堂。马克西米利亚诺身边围了一些人，四个、六个、十个，越来越多，有男有女。马克西米利亚诺望着他们，好象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在他身上看到正义被践踏，人类被嘲弄，必然会评他有理。马克西米利亚诺象是失去了理智，他那愤怒的面孔使人毛骨悚然，他那细长的声音令人震惊。

那场激烈的搏斗已使马克西米利亚诺筋疲力尽，说话都没有力气，声音变得又尖又细，仿佛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他钻到哪儿去了？……钻到哪儿去了？……他是个卑鄙的

家伙……是个抢劫犯……不对吗，先生们？他把属于我的东西抢去了，偷去了……他把她扔到垃圾堆里……我把她捡起来，擦洗干净……他把她从我手中夺走，又扔掉……又把她扔掉了。无耻的东西！……但是，我一定要杀死这两个人。我将上绞刑架……；上绞刑架没什么了不起，先生们，我是说，我愿意上绞刑架……但是他们得先上……他们得先上。”

围着马克西米利亚诺的人都对他表示同情。由于不知打架的起因，大家各说各的看法。

“无缘无故突然打起来了。”

“不对，是为女人的事，对吗？”“什么呀！你没见他自己就象个女人吗？”

妇女们都更为关心地看着他。

“你额头上有血。”一位妇女说。

那是一处擦伤，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发现。他伸手往头上一摸，弄了满手鲜血。此时，他才觉得右臂疼痛难忍。

“喂，快点，”一个男人对他说，“快到急救站去。”

“流氓……无赖……”

“走吧，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的帽子呢？”

马克西米利亚诺一句话没说，也没有顾得上找帽子。他突然嚎叫起来，那声嘶力竭的喊叫无非是想说点什么。围观的人费了很大劲儿才听懂了他的意思：

“挖了他的心我也不解恨，应该……把他千刀万剐，剁成肉泥。”

两个男人分别架着马克西米利亚诺的一只胳膊，扶他沿街往下走去。他痴呆地望着他们，不停地喊着：

“把他剁成肉泥！”他走走停停，不断地发出疯人般的笑声。

快到教堂时，来了两个治安警察。看到马克西米利亚诺那副模样，恶狠狠地瞪了他两眼。他们以为他是个小流氓，挨打活该。警察以一种在大街小巷中正义而仁慈的抓人方式，一把抓住了马克西米利亚诺的上衣领子。

“你怎么了？”一个警察没好气地问道。

马克西米利亚诺仍旧以疯人般的狂笑回答了警察的问话。警察看到这般情景，手抓得更紧了，以显示人间的正义对罪犯是残酷无情的。

“打你的人哪？”

“把他剁成肉泥！……”

马克西米利亚诺来到急救站时，身后已跟着一大群人。值班医生认识他。他的伤势不重，医生给他包扎了一下，就让治安警察把他送回了家。

十一

惨遭毒打的马克西米利亚诺走进家门时，福尔图娜塔还没有回来。帕特里西娅一看见他那可悲的样子，马上跑去告诉堂娜卢佩。堂娜卢佩立刻赶来，一路上她又伤心又不安。这位夫人性格刚强，面对发生的事并不惊慌，看到侄子头上的血也没有害怕。首先，她吩咐安顿马克西米利亚诺躺下，然后拿来药水，仔细地检查了他的伤口，并且请医生来。

“福尔图娜塔呢？”

“出去买东西了。”帕特里西娅答道。

“真怪！天都黑了，八点半还不回来！”

堂娜卢佩打算从马克西米利亚诺口中了解事情的原委，但是她什么也没有问出来。马克西米利亚诺除了叫喊“把他剁成

肉泥!”以外，什么也不讲。他的嗓音是那样尖细，堂娜卢佩很觉奇怪。好不容易才把马克西米利亚诺扶到床上躺下，并且给他敷了药。急救站医生来后吩咐他静心休养。医生担心马克西米利亚诺有轻微脑震荡，可是，最终只不过可能导致一次严重的偏头疼罢了。医生给他开了大剂量的溴化钾，吃了头一次，马克西米利亚诺就镇静下来，有点昏睡状态，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可是豪雷吉的夫人什么也听不清楚。直到这时福尔图娜塔还没有露面!

九点半左右，当医生离去时，堂娜卢佩终于听到一阵喧哗声，之后又听到有人在楼道里窃窃私语。原来是福尔图娜塔回来了，她正在小声同帕特里西娅说话。堂娜卢佩一直纳闷，什么详情也不知道，此刻，她才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她越想越远，越可怕，越悲观。她蹑手蹑脚地向大厅走去，想听清楚她们在谈什么秘密。福尔图娜塔走了进来，面色如蜡，眼里闪出恐怖的光芒。但是，堂娜卢佩什么也没有说，她望着福尔图娜塔朝小客厅走去，然后向卧室走了几步，停在房门口，从那儿探身看她丈夫。她为什么不进去呢？她为什么站在门口？怕什么呢？卧室里黑洞洞的，因为大厅里的灯光几乎照不到那里。堂娜卢佩把灯端到小客厅，想看看侄媳妇在干什么。突然，福尔图娜塔那奇怪的表情引起了她的注意，一个妻子伤感时的表情是不应该这样的。她从远处看清了是姑母，可她丝毫没有理睬这个受人尊敬的夫人，而是转身回到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坐在了一把椅子上。她的披巾还搭在肩上，象是要上街似的。她双手托腮，一动不动地呆了足足有一刻钟。三个房间都笼罩在寂静之中，只是偶尔听到马克西米利亚诺一两句含混不清的话语和女佣人轻轻的脚步声。女佣人穿过客厅去接受那天夜里唯一在这个家中指手划脚的人的

命令。马克西米利亚诺需要安静，否则，咳，堂娜卢佩早就雷鸣般地发号施令和训斥，震得房子也摇晃了。但是，她不能这样做。她有多少话要讲给侄媳妇听呀！于是，姑母决定把那场争吵留到第二天；但是，她是那样好奇和气愤，以致最后还是一步步走到客厅，压低声音对福尔图娜塔说：

“你跟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这？……”福尔图娜塔喃喃地说。她扬起脸，好象刚刚醒来。

“说吧，把事情讲清楚……马克西米利亚诺被人打伤……你回家这么晚，看你那副心虚的样子。”

福尔图娜塔把堂娜卢佩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大约一刻钟之后，重新一言不发地双手托腮。

“我可听说了……我喜欢……”

这时，堂娜卢佩听到马克西米利亚诺在呼叫，便向卧室走去。不一会儿，又听到他呕吐起来。福尔图娜塔仔细听着寝室里的动静，但是，她还是没有变化，象尊雕像。

堂娜卢佩回到客厅时，已经十点多了。

“十点多了！”她那威严的声音足以使一座岩石为之震颤。“你还不放下披巾，难道还想出去……去买东西？可怜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刚才一醒就问我，你回来了没有？我对他说没有。我真张不开口说你回来了，我实在难为情，因为那就得告诉他，凭你进门时的状态，就可以看得出你是有过错的……他说：‘不回来更好……’你应当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应当把事情讲清楚，懂吗？说吧，孩子，说吧，要么我就按我的想法办了。”

福尔图娜塔显得很激动，堂娜卢佩摸不透那激动从何而来。福尔图娜塔看了堂娜卢佩一眼之后，又用双手托腮长叹了一口

气，在那阴郁的寂静中，她狠下心来，那沉默的态度使堂娜卢佩再也无法忍受了。

“你这不是发疯吗？……”堂娜卢佩怒不可遏地说，“你以为，你以为可以骗过我吗？你要知道……”

她心头的怒火几乎压不住了，为了不致爆发出来，她又回到了卧室。她情绪异常激动，头脑里翻来复去地想着：“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早就说过，这个女人早晚会给我们带来苦恼……唉，看我这眼力！我竟没看出来，我竟没看出来！不过，我一直在说：‘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也好，不进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也好，我们都不可能把一个坏女人变成一个正派的妻子。’瞧吧！瞧吧！现在不是证明了吗？你们看我猜对了吧，再也不会说我的担心是多余了吧……”

堂娜卢佩最恼火的是她受了嘲弄。尽管她嘴里这么说，事实上，她曾认为福尔图娜塔已经完全改邪归正了。她无法压抑内心的冲动，再次回到客厅。

“你说呀，究竟是不是？……”

堂娜卢佩这时才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个黑影说话，福尔图娜塔已经不在了。堂娜卢佩来到走廊，看见福尔图娜塔存放衣服的小屋里有灯光。她推开门，福尔图娜塔果真在里面，已经取下了披巾，正从柜子里拿衣服往箱子里放。

“你到底想不想和我说清楚呀？”堂娜卢佩毫无顾忌地抬高了嗓门。“发生这样的事真丢人。如果你坚持不开口，那么我就认为你是这场悲剧的肇事者，没别人，只能是你。”

福尔图娜塔转过身来，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

“喂，”豪雷吉夫人打着手势说，“假如我侄子再问我你回来没有，我怎样对他说呢？”

“您就对他说，”福尔图娜塔声音很低，十分吃力地说，“就说我没回来，因为天一亮我就得离开这里。”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的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天主啊！……是谁打了马克西？”

福尔图娜塔长叹一声。

“这是演的什么戏呀！我要到法院告去，看你敢不敢这样对待法官。很显然，是你的过错，不然，你为什么要走？”

“因为我应该走。”福尔图娜塔低头看着地板，回答道。

她没有再说什么。堂娜卢佩大怒起来，一把抓住福尔图娜塔的胳膊，用力地摇晃着，骂道：

“嘿，你这个该死的！……事情明明白白，你是个骚货……地地道道的骚货……你过去一直是骚货，现在还是骚货，一辈子也改不了……你把所有人都骗了，可就是骗不了我……你骗不了我……我是看着你来的。”

福尔图娜塔忧心如焚，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如果堂娜卢佩扑上去打她，她会毫不反抗地甘心受罚。

“好，你走吧，”堂娜卢佩走到门口说，“我才不留你呢……滚吧，滚吧。这是什么家，这是什么夫妻！别再骗我啦……我再说一遍，你把所有人都骗了，可就是骗不了我。”

她这是在说谎话，因为第一个受骗的就是她。她的教育才干惨遭失败！这种失败比她猜想到的侄媳妇可能犯的罪过本身更使她恼火。

堂娜卢佩又回到客厅，她气得象是失去了理智，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她首先决定当天晚上留在那里，然后吩咐帕特里西娅到她家去，把那天刚从托莱多来的尼科拉斯唤来。

“让尼科拉斯马上来；如果他睡了，就让帕皮托斯喊醒他。”

福尔图娜塔仍然待在衣帽间里，衣物远远没有整理完；在那种情况下，也许还是不动为好。她坐在一只箱子上，两眼忽而望着地板，忽而望着蜡烛，烛芯又黑又长，滴着蜡油。自从她对丈夫不忠以来，从没有象那天晚上感到内疚过。过去，她那可卑行径的幽灵象玩笑一样很容易被驱散，然而那天晚上则不然，那一幽灵总是伴随着她。她坐下，幽灵坐下；她站起来，幽灵也站起来；她整理衣服，幽灵给她帮忙；她叹气，幽灵也叹气；她的眼睛就是幽灵的眼睛。总之，她就是幽灵，幽灵就是她。良心上的谴责、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在炽热的情火中过正常生活的强烈愿望，一齐向她袭来。她想起，情人答应为她找一幢房子，在他们那不正常的关系中建立一种正常的爱情关系。但是，这可能吗？在她的心灵中，对爱情的渴望和模糊的恐惧心理交织在一起。末了，她终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不过这不是因为她的过错、而是上苍的安排，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精神力量推动的结果。那天夜里她不想睡，一心盼望早些天亮，一走了事。听到丈夫的呻吟，她如万箭穿心。她宁愿少活十年，也不愿看到发生那样的事。但是，既然无可挽救，那就祝愿马克西伤势不要太重！除此之外，她强烈的愿望就是夺门而出，永远逃离那个家。她情愿死，也不愿再继续演那出实际上不存在的婚姻闹剧。

时钟敲过十二点之后，堂娜卢佩走进屋来，打断了福尔图娜塔的沉思。堂娜卢佩身裹毯子，在福尔图娜塔看来，那样子着实阴森可怕，象是阴间的幽灵。

“可怜的马克西，”堂娜卢佩说，“总想哭……不停地问我，你是否回来了……坦率地说，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

“您告诉他，我已经死了。”福尔图娜塔说。

“也许那样做再好不过了……箱子全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您看，您看，不是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拿。”

“你的首饰呢？”堂娜卢佩问道，同时扫视着房间里值钱的东西。

“我的首饰？”福尔图娜塔先是踌躇了一下，最后断然地说。“那不是我的，是他的，是马克西赎出来的，我全留给他。”

“那么，你除了你的衣服什么都不带吗？”

“什么也不带，连钱包也不带，里面还有他最后一次给我的钱。我把钱包放在柜子上了。您看看吧。”

精明的堂娜卢佩拿起钱包，看到还胀鼓鼓的，就把它收了起来。

十二

有理由相信，半夜，当帕皮托斯走进尼科拉斯的房间，一边用力摇晃着他，一边叫着：“先生，先生，您姑母让您马上到她那儿去”的时候，这位神父只是答应了一声，随后翻了个身就又睡着了；而当帕皮托斯第二次催促他时，他又伸了个懒腰，象醉汉一样嚎叫了一声，昏睡的脑袋只是想到让他姑母多等一会，他要待第二天早晨再说。就是这样，尼科拉斯早晨来到弟弟马克西家时，已过七点，尼科拉斯的慢条斯理激怒了堂娜卢佩，她暴跳如雷地对他说：

“我是命中注定要死在你们这三个白痴的手里……你们各行其是，让我遭罪，三个人合起来不就活活把我折磨死吗！……天主啊，这是什么家，这是什么家呀！要是我的豪雷吉活着，事情哪会这样呀！我的老天，你可真沉得住气！我不明白，你睡得着，吃得下，怎么不胖呢……我夜里十一点就派人叫你，而你到

这时候才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堂娜卢佩看到尼科拉斯进客厅时，气急败坏地说了这一番话。从尼科拉斯的眼神看，显然他美美地睡了一夜。听到说话声音，福尔图娜塔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靠近客厅门口，想听听谈话的内容。但是姑侄两人的声音很低，什么也听不清。过了一会儿，尼科拉斯神父按照姑母的吩咐走进过道，福尔图娜塔赶快钻到屋里等候他。

天刚蒙蒙亮，那间屋里仍然黑洞洞的，乍一进去还看不见屋里的人。点了大半夜的蜡烛已经燃尽了。福尔图娜塔从屋里看见了站在门口亮处的尼科拉斯，她等着这位神父进来，或者等他说点什么。似乎一个人害怕进入猛兽洞穴一般，尼科拉斯站在门口，朝黑屋子喊道：

“福尔图娜塔，你在里面吗?……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在这儿，先生。”福尔图娜塔轻声应道。

“我姑母，”神父说，“把昨天夜里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告诉了我……我弟弟被人打伤，你回家很晚，一进家就收拾衣服准备走。你这样做，破坏了夫妻的和睦，对此，我们大家都迷惑不解。你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好吧，先生。”她说，声音里流露出惊恐和不安。

“那么你是否参与了那卑鄙的勾当?”

“我……我没参与打他。”她迅速地回答。

“咱们好好谈谈吧。”神父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摸索着在黑暗中向前走了几步。“几天前……昨天我偶然得知……我弟弟怀疑你对他不忠，事情就是这样。他这种怀疑有道理吗?”

福尔图娜塔没有回答。在令人可怕的期待气氛中过了一会儿。“你不回答?”尼科拉斯气冲冲地问。“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吗？要知道，你现在就等于在忏悔室里。我不是作为家庭成员，也不是作为法官来问你话的，而是作为神父。他这种怀疑有道理吗？”

又过了片刻——这片刻对神父来说比刚才那一会儿更长——，福尔图娜塔用微弱的声音答道：

“是的，先生。”

“我看出来了，”尼科拉斯气呼呼地说，“你把我们大家都骗了，首先骗了我，骗了米卡埃拉斯修道院的嬷嬷们，骗了我的朋友平塔多，也骗了我们全家。你不配做我们的教友。你看我们扮演了多么荒唐的角色啊！我说什么呢！……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我原先把你当作误入歧途的女人，而不是堕落的女人；而现在，我看你象个残忍的魔鬼。”

那时，他把门稍稍掩上，又向前走了一步，用手摸着墙，想找把椅子或凳子坐下。

“直说了吧，你不爱我弟弟……照实说，说心里话。”

“我不爱他，先生。”福尔图娜塔毫不犹豫地说，并且非常自然。

“你从来就没爱过他……事情就是这样。”

“从来没爱过，先生。”

“但是你对我说过，如果他对你好，你会爱上他的。”

“对，这话我说过。”

“但是结果你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就这样愚弄人！……当然，有时候……那么说，你一点也不爱他。”

“一点也不爱他。”

“好极啦！但是，你忘记了，你已经结了婚，天主要你爱你的丈夫，就是你不爱他，你的身体和思想也要忠实于他。瞧你干的

好事，真的，你真是蠢极啦！……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你践踏了天主的荣誉和法规，迷上了一个分文不值的无赖……看得出，过去的放荡生活害了你的灵魂，而在修道院也未能得到净化。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天主啊，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神父听了福尔图娜塔那恶劣的回答勃然大怒，他那灵魂拯救者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挫伤，为了把心中怒火一下子吐出来，他气愤地说：

“你要知道，你注定要下地狱，你再不会有得救的可能，一定要下地狱。”

不知是不是这可怖的“判决”起了作用，福尔图娜塔没有说话。在那漆黑的房间里，丝毫看不见她对这可怕的诅咒有什么反应。

“不幸的女人，至少你得把你的罪过全都讲出来。”尼科拉斯说。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一只箱子坐了下来。“对我，你什么也不要隐瞒。多少次，你有多少次对你丈夫不忠？”

福尔图娜塔迟迟不答。尼科拉斯把语调放缓和些，一连重复问了三次，最后终于听见福尔图娜塔低声说：

“很多次。”

一听说“很多次”，尼科拉斯神父立刻打起了寒颤，他仿佛隔墙听到了那些拉皮条的女人蜂拥而至的窃窃私语声。

“同几个男人？”

“就一个。”

“就一个！……真的吗？是结婚以后认识他的吗？”

“不是，先生。我认识他好久了……我一直爱着他。”

“啊，知道了……还是从前那件事……一点不错。”神父说。当他看到自己似乎有先见之明时，他又自尊心十足了。“我一直

担心此事。最初的爱情！……这事我对你说过吧？说过吧？危险就在那儿。这种事我经历得多了。好的，就是说，你还是跟昔日人所共知的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罗？”

福尔图娜塔做了肯定的回答，但她不知道“昔日”这两个字是什么含意。

“就是那个卑鄙的家伙，仗着力气大，猛打体弱多病的可怜的马克西？……唉，悲惨的人间！”

“是他……但事情是马克西挑起来的……”福尔图娜塔说，“到底为什么，我也讲不清楚，……我是从窗子里看到的。”

“从哪里的窗户？”

“从那幢房子的窗户。”

“你们有小房子吗？……对……对，还是那么回事。我早就料到了。你不要以为你还能骗我。小房子，以及其他一切！……真卑鄙！你不感到内疚吗？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感到十分痛苦……而你却这样无动于衷。”

“我感到痛心……痛心……我并不愿意发生那种事。”

“不发生那种事，好让你继续偷偷地去犯罪，继续胡闹！对这种堕落行径，我了解得非常清楚。”

福尔图娜塔哑口无言。也许因为尼科拉斯的眼睛此时已习惯了房里的黑暗，也许是因为室内射进了更多的光线，神父开始看清了他弟妹坐在一只箱子上，手里拿着一块手帕，她不时地把手帕放到脸上，象是擦眼泪。福尔图娜塔确实在哭；不过她用手帕擦脸不仅仅是为了抹干眼泪，有时也是为了遮挡神父身上陈旧的黑衣服散发出的刺鼻臭味。

“你流下了眼泪，是真心悔改吗？要知道……如果你真心悔改，我说的是真心悔改，一心一意，那末事情还可以补救。不过，

你必须经受我们对你的严峻的、采取果断措施的考验……事情就是这样。让你回米卡埃拉斯修道院行吗?”

“噢！不,先生。”福尔图娜塔急速回答。

“那末,好吧,让魔鬼把你带走吧!”神父带着轻蔑的神情喊道。

“我告诉您……我很懊悔,但是……”

“什么但是不但是的!……”尼科拉斯粗鲁地挥着手说。“你必须忘记那个坏男人！必须忘记那个使你神魂颠倒的坏蛋!”

“这……”

“这什么？……你不要来这套！……真是不要脸，恬不知耻。”

福尔图娜塔不知道“恬不知耻”是什么意思，于是再不开腔了。

“种种迹象表明,你还想旧罪重犯，而且没有人能使你抛弃那种邪恶的想法。”

福尔图娜塔长叹一声，这比说话更清楚地回答了神父的推测是对的。

“这就是说,虽然你被那个卑鄙的家伙毁了,败坏了名声,但还是爱他。那你就跟他好下去吧!”

“我无路可走，那东西在我身上生了根，我怎么也赶不掉它。”

“好了……这种陈词滥调,我都能背诵下来啦……女人就是想那样，她们不能把它从头脑中赶走。什么这呀那呀的……一句话，这一切都不过是丧尽天良，男盗女娼，为犯罪找借口罢了。啊！这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啊！她们知道应该战胜和排除邪念。但却总是鬼迷心窍……一意孤行……总而言之，你想毁了

自己。我们把你引向了洗心革面的光明大道，可你立即又重蹈羊肠小道。真是本性难移！孩子，本性难移！好吧，你跟天主去说吧！你要被愚弄了，我含笑拭目以待，看看你可悲的下场。现在我好象已经看到了，你又要过放荡生活。好惬意呀……哎！……暂时你会有办法，那个无赖可以保护你，你可以有房子住……我想起来了，那家伙结婚了吧？”

“是的，先生。”福尔图娜塔痛苦地说。

“万福圣母马利亚啊！”神父双手抱着头喊起来。“太可怕啦，这成什么社会啊！又是一个受害者，那位先生的妻子……你太不要脸了，走到哪里就把死亡和毁灭带到哪里，……”

神父的这番说教使福尔图娜塔吃了一惊。

“你很快就会受到惩罚，很快。象以前那样……我的天主！是些什么女人啊！什么女人啊！你去冒险吧，去玷辱你的丈夫吧，去破坏两个家庭吧。不幸的结局就要临头，就要临头。我敢保证这一点。现在是姘居，接着是卖淫，最后就堕入万丈深渊。是的，深渊在那儿等着你哪，它已张开了它那漆黑的大口，比龙口还可怕。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你将一头栽进去……因为那个男人将抛弃你……这是确定无疑的。”

福尔图娜塔把头低得几乎贴在膝盖上，缩作一团，抽泣不止，心中很不平静。

“啊，不幸的女人！”神父站起身来庄严地说。“你不仅是个女流氓，而且是个白痴。所有放荡的女人都是这样，因为她们的理智枯竭了。有人把她们从涤罪所里救出来，但她们再次回到那里去。你想这样，那就去吧。这一切都要在地狱里跟你算总帐。你到地狱里去诡辩和谈情说爱吧……一切都完了。我对你尽到了责任，你在这个家里也无事可做了。一切到此结束。走

吧，孩子，尽情玩乐去吧。你离开这儿。你一走，我们就用香熏屋子，是的，用香熏……太，太……太好啦。”

尼科拉斯在门口说完这话，转身就出去了，没有再说什么。堂娜卢佩在客厅里等他，她想知道尼科拉斯是否比自己了解到更多的事实真相。姑侄两人在客厅里唠叨了好一阵子。后来，他们听到了一点声音，那是福尔图娜塔同帕特里西娅悄声说话，可能是告诉女仆她什么时候和怎样派人来取衣服。堂娜卢佩和侄子把身子探到阳台窗户上，看到福尔图娜塔匆匆穿过大街，拐过街角，头也不回地永远离开了这个家。

尼科拉斯又露出了满意的神态，“用香熏，用香熏，用香熏。”说到薰衣草，对他的身体也不会有坏处……也不会冒犯任何人。

1886年5月于马德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　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　　（上册）
作者＝（西班牙）加尔多斯
页数＝６４８
ＳＳ号＝１０１６２０７４
出版日期＝１９８７年０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胡安尼托·圣克鲁斯
第二章　圣克鲁斯和阿纳伊斯；马德里商业的历史回顾
第三章　埃斯图皮尼亚
第四章　“海豚”的失足和得救
第五章　新婚之行
第六章　关于这个显赫家庭的详细情况
第七章　老圣女、创业者吉列米娜
第八章　夫妻生活的篇章
第九章　出访贫民区
第十章　夫妻生活的新篇章
第十一章　结尾，亦即开头
第二部
第一章　马克西米利亚诺·鲁宾
第二章　一个拯救者的苦心和不幸
第三章　“火鸡之妻”堂娜卢佩
第四章　尼科拉斯和胡安·巴勃罗·鲁宾谋划新的拯救计策和办法
第五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外
第六章　米卡埃拉斯修道院之内
第七章　婚礼和蜜月
第三部
第一章　古怪的习俗
第二章　复辟成功了
第三章　革命失败了
第四章　一堂实用哲学课
第五章　重归于好
第六章　心灵上的自然主义
第七章　想法…厚颜无耻的想法
第四部
第一章　万福马利亚大街
第二章　失眠症
第三章　放荡
第四章　新生活
第五章　没有理智的理智
第六章　结局